

南越

越南戰爭序曲

第一共和國
興亡史

唐向宇／著

一九五四年越南為什麼被一分为二？
南越第一共和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美國為什麼會捲入越南戰爭？
本書透視了南越第一共和國的悲情歷史。

South
Vietnam



南越

越南戰爭序曲

第一共和國
興亡史

唐向宇／著

本書作者特別地感謝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收集了完整的有關越南戰爭的書籍，本書作者依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大量藏書編著了此書。沒有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豐富的藏書，本人無法完成此書。

contents
目次

- 第一章 越南阮朝時代和法國殖民地統治時期 / 007
- 第二章 胡志明的越盟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 018
- 第三章 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和平談判 / 051
- 第四章 吳廷琰出任風雨飄搖中的越南國總理 / 067
- 第五章 史詩般的70萬北越天主教徒向南越的大逃亡 / 096
- 第六章 吳廷琰同平川派軍閥的較量 / 120
- 第七章 南越國軍接管越盟撤離地區的行動 / 144
- 第八章 吳廷琰建立南越第一共和國 / 165
- 第九章 1955年－1959年繁榮的南越第一共和國 / 188
- 第十章 1960年越共對南越的滲透遊擊戰升級和南越的困境 / 211
- 第十一章 南越政府的特種戰爭和戰略村計畫 / 229
- 第十二章 南越政府發動對南方越共的攻勢行動 / 258
- 第十三章 南越的農村問題 / 278
- 第十四章 老撾和柬埔寨問題 / 309

- 第十五章 佛教徒發起反對吳廷琰政府的抗議
運動 / 332
- 第十六章 美國大使羅奇暗中支持推翻吳廷琰
政府的政變活動 / 362
- 第十七章 吳廷琰總統被政變軍官殺害 / 393
- 第十八章 政變後南越的混亂政治局勢和美國
地面部隊進入南越 / 419
- 第十九章 南越第一共和國第一夫人陳麗春 / 436
- 第二十章 對吳廷琰和吳廷瑑的評價 / 459
- 人名以及機構名錄 / 474
- 參考資料 / 483

第一章

越南阮朝時代和法國殖民地統治時期

越南阮朝開拓南越地區的歷史，以及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和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這些歷史對後來的南越共和國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的唐朝滅亡後，越南北部地方出現了豪強稱雄的局面。西元968年，丁部領建立大瞿越國，越南擺脫了中國的統治，成為獨立的國家。此後，越南經歷了多次王朝更替，包括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0～1009年）、李朝（1010～1225年）、陳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後黎朝（1428～1788年）、西山朝（1788～1802年）和阮朝（1802～1885年）等。越南的這些王朝都與中國的王朝維持著宗藩關係，這種宗藩關係主要體現是，越南王朝的老君主崩逝、新君主即位時，往往遣使中國「求封」。而當時的中國統治者對於越南境內的王朝更替或君主更易，一般不會干預，基本上滿足這些新君主的要求，派人進行冊封。

近1000年來，在宗藩關係的前提下，中越兩國總體上保持友好關係。其間除了蒙古人的元朝入侵越南和1407～1427年間明朝在越南重設郡縣引發了戰爭外，兩國之間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戰爭。

相反，中越兩國之間的小規模衝突多因越南方面侵擾中國邊境地區引起。

1558年，後黎朝的鄭氏貴族把持朝政，架空黎王，阮氏貴族阮潢從河內遷移到越南中部的順化地區，成為割據軍閥，是為阮主。

越南名義上是處在後黎朝時代，但是，其領土分裂成兩大塊，北越河內一帶（北圻）為鄭主控制。越南中部（中圻）是阮主的地盤，都城在順化。在往南是占婆人的地盤。最南邊的湄公河流域是高棉王國的勢力範圍。這兩國都是印度教和佛教混合型國家。湄公河流域人煙稀少，這裏就是後來所稱的南圻，高棉人稱之為下東埔寨。

從1627年到1677年，阮主和鄭主為了爭奪權利，進行了長達50年的斷斷續續的內戰。阮主為了對抗鄭主，曾經在北部邊界地區修建兩個長城，從海邊一直延伸到安南山脈的山腳，其位置很接近1954年日內瓦協定劃定的南越和北越之間的分界線。

從1620年代開始，阮主勢力不斷向南方延伸，侵蝕占婆人和高棉人的地盤。占婆王國興盛於第7世紀到第15世紀。高棉王國的高峰期是在第9世紀和第14世紀之間。高棉文化的代表作就是柬埔寨的吳哥窟。

阮主阮福源於1623年在西貢一帶設立兩個收稅站，以後越南中北部的越族人陸陸續續南移到這個地區，收稅站成為人口集中的港埠。

阮主對高棉王國施加壓力，取得大量湄公河流域領土，在西貢附近設立了嘉定府。

1740年代，阮主逐漸控制了湄公河流域的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也就是南圻地區。南圻人口主要是越族人和高棉人、占婆人，也有少數從中國逃來的難民。

由於越南人侵吞了高棉王國的下東埔寨地區，越南人和高棉人之間一直是相互敵視的。

越南阮朝嘉隆皇帝和法國天主教神父百多祿

1771年，阮主與北越的鄭主和中部新崛起的西山阮氏三兄弟之間相互進行了慘烈的相互敵對的內戰。結果阮主大敗，阮氏家族遭到大規模屠殺。

1775年，阮主阮福淳及其侄子阮福映從海上逃難到湄公河下游的嘉定和西貢。

1777年9月，西山軍攻入西貢，阮福淳敗死，阮福映逃入法國神父百多祿的天主教修道院，受到百多祿的保護，以後兩人結成生死之交，後來上演了一場法越聯手奪江山的大戲。此時，阮主已經亡國。

百多祿神父於1741年出生於法國，1767年來到南圻傳教。歐洲傳教士已經於14世紀進入越南傳教。

1782年，阮福映的軍隊同西山軍再次交戰後仍然大敗，阮福映逃入富國島。百多祿建議阮福映尋求法國的幫助以復國。阮福映表示同意，將年僅四歲的兒子阮福景交給百多祿帶到法國做人質，請求法國援助。阮福映自己逃到暹羅國，向暹羅國王拉瑪一世求救。

1784年，暹羅派出援軍2萬，戰艦300艘，分水陸兩路進攻西貢，仍然被西山軍擊敗。阮福映再次隨敗軍逃往暹羅。

1787年，百多祿攜阮福景抵達法國。在百多祿多方勸說下，法王路易十六於1787年11月同代表阮福映的百多祿簽定《法越凡爾塞條約》，條約主要內容為：法國答應援助阮福映，提供兵艦4艘，陸戰隊1200人，炮兵200人，非洲土著兵250人；阮王同意割讓會安港給法國作為報答；阮王允許法國人自由進出其國土，從事商業和傳教活動。

但是，法屬印度殖民地總督反對法國出兵，認為無利可圖。而法王也面臨法國大革命風潮，無力他顧，隨擱置此議。

百多祿決定自己幹，他要在交趾支那搞一場革命，他的目的是希望在越南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百多祿私下募集資金，前往法屬印度殖民地招募法國軍官20人，雇傭兵500人，購得商船兩艘，武器一批。

1789年於7月24日百多祿到達頭頓，返回越南，支援阮福映。阮福映也向葡萄牙購買一批軍火，勢力大增。法國雇傭軍協助阮福映，鞏固在越南南部的統治，幫助訓練阮主的軍隊，並建造城堡，於1790年建造了西貢城堡，1793年建造了延慶城堡。法國海軍的軍

官負責訓練海軍。到了1792年時，阮福映建立了一支大型海軍艦隊，其中含有兩艘歐式軍艦和15艘護衛艦。

1792年，阮軍襲擊了西山軍的戰略要塞歸仁城，打開了擊敗西山軍艦隊之門。

同年，西山軍阮文惠攻入河內，滅北越鄭主，後黎朝滅亡。阮氏三兄弟分別在三地為王。阮文嶽在中部歸仁自稱中央皇帝，阮文惠為北平王控制北圻，阮文侶為東定王控制南越嘉定地區，並同阮軍作戰。清朝封阮文惠為安南國王。

1792年，阮文惠病逝。

1793年，法國雇傭軍突襲西山軍，燒毀其60餘艘武裝帆船。

1794年，百多祿指揮駐守延慶城堡的阮朝軍隊，擊退了西山軍的圍攻。

1799年，經過了激烈的戰鬥之後，阮主佔領歸仁城。

同年10月，百多祿因痢疾在歸仁逝世。阮福映以非常隆重的禮節將百多祿葬於西貢。阮福映專門為他寫了一篇祭文，盛讚百多祿是「有史以來出現在越南朝廷中最傑出的外國人」。

阮福映於1801年佔領順化。1802年，阮福映攻下河內，西山政權跨台，阮福映殘酷報復，屠殺了西山阮朝的王室家族。

阮福映統一越南。越南的王朝第一次完全控制了南圻地區。

1804年，阮主獲清朝之承認和冊封，國名為「越南」。1806年，阮福映稱帝，號稱嘉隆帝。嘉隆帝於1815年佔領高棉王國的首都金邊，高棉王國成為越南的屬國。

嘉隆帝感謝百多祿神父和法國官兵幫助他復國，對天主教的傳播採取寬容的態度，因此天主教在其任內興盛起來。在此之前，天主教已經在越南北方廣泛傳播。

1819年，全越南有4位主教，25位歐洲傳教士，180位越南本土神父，1000位教義問答者（Catechists）和1500位修女，東京地區（北圻）有越南天主教徒30萬，中圻和南圻有天主教徒6萬人。

現代基督教新教是從天主教脫胎換骨而來，基督教新教起源於德國，後來在北歐，英國，美國傳播。基督新教於16世紀開始在

歐洲傳播，在亞州地區的影響力遠不如有組織又有千年歷史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使用同樣的《聖經》，所以有時候通稱它們為基督教。

天主教傳教士最早於1533年來到越南的東安地區。1615年，葡萄牙耶穌會的傳教士開始在河內、會安、峴港傳教。在傳教士們的艱苦努力下，天主教硬是在儒教興盛了千年的越南打開了局面，天主教逐漸在越南紮下根來。人數眾多的越南人歸依天主教，其後對越南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有意思的是，儘管越南人和中國人在文化上很接近，越南人深受中國的儒教和佛教的影響，但是越南人比中國人具有更為強烈的宗教情感。

越南天主教的教徒主要是社會最低層的大眾。很多越南官紳階層人士也成為天主教徒，最有名的就是順化的吳氏家族。不過，眾多越南天主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包括衣著和藝術欣賞方面，仍然保留舊式中國儒教的風格。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羅曆山在1620到1649年期間到越南傳教。他將較早時由葡萄牙傳教士所編寫的越語拼音系統加以改良，創造了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國語字」，日後成為越南主要的文字系統。羅曆山寫了一本《拉丁文與越南文的天主教的教義問答》，以及第一部《拉丁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辭典》，採用羅馬字母印刷，收錄了8千多個越南字。羅曆山創造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國語字，是改變那個年代的一場文化革命。

1923年廢除漢字和喃字以前，90%以上的越南人是文盲。因為越南國語字（越南拉丁文）容易學，只要會說就能拼寫，廢除漢字喃字，大力推行國語字後，98%以上的越南人可以讀和寫。所以，越南的文盲率遠低於同時期的中國。

法國逐漸控制越南

一開始，法國並不重視印度支那。到了英法七年戰爭之後，英

國戰勝法國，法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又遭失敗，那時才激發起法國人在印度支那拓展殖民地事業的想法。

1776年，一位名叫羅迪的旅居廣州的法商在其回憶錄中說：「在亞洲，被英國人忽視的地方似乎只剩下交趾支那了（南圻）。如果他們比我們捷足先登，那麼我們將永遠放棄那個地方，我們將失去在亞洲地區的一個重要據點；如果我們佔領那裏，一旦法英兩國因商而戰，我們將據有印度支那作為阻擊英國人之地。」

法國人在印度支那的商業拓展計畫，因缺乏資金和缺乏政治領導人的積極性，進展很小，直到法國傳教士在18世紀後期捲入阮朝復國活動。

阮朝嘉隆帝時代，很多法國天主教神父在越南從事傳教活動，越南天主教徒人數大增。法國朝野也通過法國傳教士認識了越南以及印度支那地區的經濟潛力。

嘉隆帝在位時，法國曾經要求越南兌現《法越凡爾塞條約》的條款，被嘉隆帝拒絕。

1820年嘉隆帝去世，傳位明命帝。

明命帝採取迫害天主教徒的政策，將法國駐越南領事驅逐出境。越南和法國的關係惡化。

1833年，明命帝和他的儒教統治集團發佈對天主教的禁教令。他們仍然堅信儒家社會是優越的，是維持社會和諧的唯一手段。明命帝的越南王朝扣押並處死了許多歐洲傳教士，但天主教仍然在越南廣泛傳播。1841年，明命帝去世，紹治帝繼位。紹治帝繼續敵視天主教，殺害了很多西方傳教士和越南本土的天主教徒。1847年，嗣德帝登基。越南王朝迫害天主教徒的政策不變。

據估計，從明命帝上臺到1862年期間，約有4萬名越南天主教徒死於非命，30萬名天主教徒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園。

1855年，阮朝下令所有信仰天主教的官員在一個月內宣誓放棄信仰，其他人則在半年內放棄信仰。同時高價懸賞逮捕天主教神父。

當越南天主教徒遭到迫害時，法國準備使用武力干涉越南，一方面為保護越南天主教徒和法國傳教士，另一方面法國準備借此機

會尋找在越南開闢殖民地。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和英國於1842年簽定《南京條約》，清朝和法國於1844年簽定《黃埔條約》。根據清朝政府和英法兩國訂的條約，洋人只能在條約規定許可的中國通商口岸城市活動，中國的其他地區依然處於洋人不得入內的狀態。另外，清朝政府保證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1854年，法國神父馬賴從香港闖入廣西傳教。

1856年，法國神父馬賴被中國廣西當地官員殺害。按中法條約的條款，發生此類事件，中方應該先將洋人送至附近領館，再作處理，絕不可上刑，更不能殺頭。法國這回是理直氣壯地要找中國討個說法，要求的僅僅是賠款和道歉，偏偏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回答是：不理不睬，結果馬賴神父事件成了懸案。

根據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洋人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城市設領事館，但是兩廣總督葉名琛始終拒絕英國公使進駐廣州。

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號」船事件，英國人找兩廣總督葉名琛討公道。葉名琛的辦法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在這種情況下，英法聯軍聯手北上找清朝皇帝討說法，北上進攻大沽炮臺。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攻下大沽口，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戰敗。

1858年6月27日，清朝分別同英國和法國簽定《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條約上有清朝鹹豐帝的印章。法國取得對清朝的勝利後，準備吞併大清的屬國越南。

1858年8月31日，法國和西班牙聯合艦隊的14艘軍艦進攻越南土倫港，沒有成功。法西艦隊轉往西貢。

1859年2月18日，法西聯合艦隊佔領西貢。不久，法西聯軍佔領越南土倫港。

1860年，清朝鹹豐帝不肯履行《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的條款。英法聯軍決定進攻北京，法國駐西貢的艦隊北上增

援英法聯軍。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下北京城，清朝向英法兩國屈服。1860年底，獲勝法軍南下越南，佔領了西貢附近三個省。

1862年5月9日，法國與越南簽定《法安第一次西貢條約》。條約規定：越南允許歐洲傳教士在越南自由傳教，越南人有自由信教的權利。越南割讓南圻的邊和、嘉定、定祥三省給法國。

1874年3月15日，法國與越南簽定《法安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規定：越南割讓交趾地區另外三個省給法國，法國在交趾控制了6個省，實際上控制了南圻。越南開放河內、海防、歸仁，允許外國人進入通商和傳教。法國在河內設立軍事據點。

1883年7月，嗣德帝去世，協和帝登基。越南阮朝王室尋求清朝的支持，清軍出兵越南的東京地區，中法戰爭爆發。法軍進攻順化皇城，越南阮朝王室向法國投降。

1883年8月25日，阮朝協和帝和法軍北圻駐紮官何羅芒簽定《何羅芒條約》，也叫《法安第一次順化條約》。該條約規定，北圻和中圻成為法國的保護地，越南失去獨立地位。此時越南有天主教徒60萬人。

1884年3月，法軍在越南的東京地區擊敗清軍。

1884年5月，清朝和法國簽定《中法會議簡明條約》。清朝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1884年6月6日，法國公使巴德諾與越南簽定《法安第二次順化條約》，也稱為《巴德諾條約》，確認《何羅芒條約》的條款。越南正式接受法國的保護，法國稱越南為安南。安南和東京是法國的保護領地，仍然由安南國王統治。交趾支那為法國直轄殖民地。原安南各省官員照舊負責各地政府機構，但需接受法國官員的監督。

清朝和法國於1885年6月9日簽訂《中法新約》，承認1884年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法安第二次順化條約》，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

1887年，法國設立印度支那總督，總督府設在河內，統領下列地區：

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北圻）東京殖民地

法屬印度支那（越南中圻）安南王國

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南圻）交趾支那殖民地

法屬印度支那柬埔寨王國

法屬印度支那老撾王國

法屬印度支那大清國廣州灣租界（今廣東湛江市中心城區）

雖然法國擁有中南半島印度支那地區的實際統治權，但之前各王國的皇室仍被保留，仍然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

在文化方面，法國於1906年發佈印度支那教育方案，模仿法國的近代學制；法國決定一律以拉丁化拼音文字表記越南語，並稱之為「國語字」。1915年，法國在越南廢除科舉考試制度。

阮朝從明命帝開始實行採取迫害天主教徒的政策，直接引發法國武裝保護越南天主教徒的行動。法國開始干涉越南的事務，最後導致法國佔領越南，把越南變成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佔領越南的主要原因：1、保護法國在越南傳教士和越南的天主教徒；2、建立殖民地，取得殖民地的經濟利益；3、取得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可以同英國、荷蘭在亞洲地區競爭；4、法國大革命給法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法國的殖民主義者受到自由平等和公民權等法國共和國理想的激勵，他們看不慣越南腐爛的舊官僚政權體制，推翻了這種舊的官僚體系。

不過，普通越南人並不喜歡法國人帶來的外族殖民地統治。脫離了法國本土法律和社會道德的限制，有些來到越南的法國人對待越南人非常傲慢，視越南人為劣等民族。這些法國人在越南無法無天，把自己當成越南人的老爺，引起了越南人對他們的憎恨。當然，有些法國人對越南人很好，很同情越南人。越南人對法國人的感情是愛恨交織的。

法國殖民地當局對印度支那殖民地有積極貢獻一面：他們建設了很多近現代化的越南城市，包括河內和西貢；修建了橫跨越南的

南北鐵路和公路系統，建設了海防港和西貢港；改進了越南的農業技術水平；建立了比較廉潔有效率的政府機構；普及推廣近現代化教育和醫療系統；建立了相對公正的法律系統等等。法語在越南廣為流行，大部分有文化的人會說法語，很多普通農民也會說簡單的法語。

法國學者慕斯認為：「法國人認為他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安南人卻不認為如此。在法國殖民地統治的80年內，印度支那曾經有多次機會可以轉變為現代化的獨立國家，越南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工業化的國家。但是，安南人缺乏推動這個轉變的決心和行動。」

在法國殖民地統治初期，很多有才智、有思想的越南人選擇同法國人合作，他們主張越南要吸收法國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思想，吸收法國人帶來的科學和技術知識和行政管理經驗。在行政管理方面，法國人很依賴越南人擔任重要政府官職。法國的思想、文學成為越南文化界的主流。他們接受法國文化，編寫新的越南教科書，發行報紙和雜誌，扮演了啟蒙者的角色。

有些越南人對法國殖民地政府官員的守時、著裝規範、高官的清廉、司法審判過程的相對公正等印象深刻。這些新派的越南人認為，越南發展的主要趨勢將會是西化，更確切地說，就是實行法國化。

不過，歷史在這裏出現其矛盾性，也有很多受過法國式教育的越南人成為堅定反對法國殖民者的愛國者，比如吳廷琰家族。

南越和北越的區別

從氣候上來說，南越湄公河地區終年炎熱多雨，氣候相對比較穩定，對農業生產非常有利，湄公河流域是亞洲的米糧倉；但是，北越紅河三角洲地區氣候多變，夏季炎熱，多颱風，多洪水，冬季陰冷潮濕，氣候條件不如湄公河地區。

從地理環境來說，湄公河地區土地肥沃，地廣人稀，湄公河地

區的稻田沒有田埂，成大片大片分佈。北越紅河三角洲地區人口稠密，稻田被田埂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人多地少。

南越是由不安分守己的北越人南下開出的新天地。南越的生活比較富裕，南越氣候溫和。所以南越人性格比較開放，思想靈活，對人比較禮貌，他們是樂天派，不喜歡專制主義，比較懶散。南越人也同占婆人、高棉人相互融合，所以比較有包容心。

北越人多地少，生存資源有限，自然災害頻繁。所以，北越人天性好鬥、保守、固執、無情、勤奮，他們尊重專制主義。

湄公河的南圻地區開發很晚，1800年左右才第一次併入越南國土。1860年，法國佔領南圻，南圻再一次同北圻和中圻分離。

法國人最先在越南南圻站穩了腳，並把該地轉變為控制整個印度支那地區的統治系統樞紐。在南圻，越南本地精英多為大地主和商人，本身比較富有，他們中很多人成為法國殖民地政府官員，接受法國人的思想，對政治的理解比較開明，做事比較公正。他們跟法國人關係密切，欽慕法國文化。他們有一種理念：南圻是越南的一個特殊地區。

第二章

胡志明的越盟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越共領袖胡志明的經歷

1945年9月2日下午2點，幾十萬人越南人聚集在河內的巴亭廣場。人們被告知，有一個越南人已經宣佈自己是全體越南人的領袖。在廣場上搭的木頭高臺上，胡志明開始向廣場上的人群講話。

幾個星期前，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日本宣佈投降，佔領河內的日本軍隊放棄對河內的管理權。胡志明的越盟乘著河內出現權力真空的時機，帶領5000名武裝越盟戰士，奪取了河內的政權。胡志明邀請了幾名美國戰略服務辦公處OSS的人員參加了大會，美國人上了主席臺。此時，恰好有兩架美國P-38戰鬥機飛過廣場的上空。這些情況給人一種印象：美國支持胡志明。

美國戰略服務辦公處（OSS）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胡志明在大會上念了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大革命宣言中的一些重要言辭：「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宣佈越南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

他指責法國殖民主義者違反了這兩個宣言中的普遍原則。他宣佈他的政府代表全體越南人民。他沒有提越南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理想。他說要全體越南人民動員一切力量，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保衛人民的自由和獨立。

胡志明的9月2日講話只提到民族主義，沒有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認為他是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主義者。

胡志明於1890年出生於越南北部的義安省。他的父親是安南王國科舉出生，擔任過安南王國的地方官員。義安省是越南天主教徒的重鎮，胡志明在他年輕時代受到過天主教的影響。

胡志明在順化的法文中學Lycee Quoc Hoc學習了6年，接受了法越式西化教育。有意思的是，反共的吳廷琰和吳廷琄，共產黨方面的武元甲和范文同也是這個學校的畢業生。

胡志明後來離開了越南，到歐美等地遊歷。他於1917年在法國生活，過著非常窘迫的生活。胡志明在法國加入了左派的法國社會民主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崛起。胡志明在法國接觸到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他接觸到列寧關於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的思想後，很容易接受了列寧的主張，他很讚賞列寧的獨裁主義和集體主義。胡志明參加法國共產黨，他是法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

列寧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綱領》中宣佈：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先要披上民族主義的外衣，同本國的資產階級合作，打敗殖民地政府；然後，無產階級實行獨裁統治，再消滅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要消滅本國其他民族主義者，消滅各種基督教的力量。無產階級完成一國革命後，要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共產革命，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列寧強調用暴力手段鎮壓那些反對革命的人。胡志明在後來領導越南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列寧的指示。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當蘇聯共產黨和中共發生激烈衝突的時候，胡志明經常在雙方之間調解勸和。他幻想把已經打碎了的陶瓷杯碎片用膠水粘結起來，他很在乎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團結。

胡志明自己回憶讀到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綱領》這篇文章時說：「在此綱領中，有些政治術語難以理解。經過反復研讀，我終於抓到它的要點。激動、狂熱、光芒、信心向我侵入。我喜極而泣。雖然獨自留在室內，我卻高聲喊叫，如同向廣大群眾演講：

『親愛的烈士們！親愛的同胞們！這就是我們所需求的，這就是我們的解放之路！』從此以後，我完全信仰列寧和第三國際。」

1923年6月，胡志明在蘇聯的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列寧主義。東方大學是蘇聯訓練東方國家共產黨幹部以實現其東方政策的重要機構。胡志明就讀的東方大學，除膳食、住宿、衣服全部免費外，每個月給學生發5個金盧布的零用錢，每個星期有兩次免費招待電影。這裏的生活比胡志明在巴黎的饑寒交迫的生活強太多了。他有個俄國的名字利諾夫。胡志明第一次在蘇聯停留了1年半的時間。

1924年底，共產國際派他到廣州。胡志明在廣州參加了中共的政治活動。

越共一直宣傳胡志明是獨身主義者，為了革命事業，一直單身。有證據顯示，胡志明曾經於1926年在廣州同一名叫曾雪明的中國女子結過婚，此時他的化名是李瑞。廣州的《羊城晚報》2011年11月1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它的標題為「尋訪胡志明的廣州妻子」，確認曾雪明就是胡志明的妻子。

1927年胡志明回到莫斯科。胡志明後來去了暹羅，組織建立當地共產黨。

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派胡志明到香港，整合三個鬆散的越南共產主義組織，成立了越南共產黨，該黨每月接受共產國際5000法郎津貼。胡志明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分局負責印度支那地區工作的代表。

共產國際又派胡志明到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共產黨組織。越南共產黨後來改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其內建立了老撾和柬埔寨共產黨分支機構。在泰國，胡志明告訴他的同志們：「共產主義者不僅要在本國開展革命運動，也要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做出貢獻。」

1930年，印度支那共產黨在越南的北部地方發動革命，開始在越南實踐共產主義理論。越共發動了土地改革，殺掉很多地主和當地的越南籍官員。不過，法國的外籍軍團撲滅了越共的這場革命，越共損失慘重。

1933年初到1938年底，胡志明回到莫斯科，在列寧學院工作學習。這是胡志明第3次來蘇聯，這次停留了5年多時間。胡志明前後在蘇聯停留過8年。

1932年12月6日，由於烏克蘭農民消極抵抗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蘇共政治局頒佈了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和蘇聯很多地區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估計有600萬烏克蘭人被餓死，蘇聯各大城市到處都是沒有父母的乞討兒童。胡志明正好在莫斯科，他可能知道烏克蘭以及全蘇聯的饑荒情況。

1933年到1938年，史達林在蘇聯發起肅反運動，100多萬蘇共黨員和知識份子被殺害。很巧，胡志明這段時間正好在蘇聯。

1938年底，胡志明回到中國。他長期在廣西和雲南兩省活動，組織協調越共力量。他在廣西活動時得到了同情越南民族主義者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幫助。

1941年5月，越共中央委員會在北越的北坡召開第8次擴大會議，決定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為越盟，建立「民族陣線」，廣泛團結越南人民。不過，此時的越盟勢力很弱小。越盟實際上是越南共產黨控制的聯合政治組織。

1942年，胡志明在中國廣西地區旅行時因為證件不全，身份可疑，而被中華民國政府扣押，他本人也不肯透露真實身份。國民政府後來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後，優待並釋放了他。

日本軍隊佔領越南

1940年6月，法國在歐洲戰敗，希特勒德國佔領巴黎。法國貝當政府成立，對德國求和，簽訂停戰協定，其政府遷到法國南方維希。

1940年9月24日，日本與希特勒德國以及義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象徵二戰軸心國的確立。

1940年9月22日，在日本軍隊的武裝威脅下，法國維希政府駐印度支那的總督戴古，同日本簽訂《日法越南協定》，允許日軍在越南登陸，並允許日方使用越南的飛機場，日本軍隊佔領越南。但是，日本保留了法國殖民地當局對越南的統治權，因為法國維希政府現在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友。日本人通過法國殖民地當局從越南強行徵收大米、橡膠、礦產品等資源。日本人在越南強行徵收大米行動，導致北越在1944年到1945年期間發生嚴重的大饑荒，成千上萬人被餓死。

此時，胡志明已經建立了越盟的武裝力量。越盟開始在越北地區發動遊擊戰，攻擊法國殖民地軍隊。

胡志明為了取悅美國人，宣稱自己是抗日組織。胡志明通過救援迫降在越南境內的美國飛行員，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OSS在昆明的辦事處建立了聯繫。一小隊美國情報人員進入越盟在北越的基地，幫助訓練越盟的士兵，並提供一批武器給越盟。胡志明的目的是給其他人造成一種印象，美國人支持他。

其實，胡志明的越盟遊擊隊並沒有去攻擊日本人。越盟的主要攻擊對象是法國殖民地當局，奪取越南政權是越盟的主要目的。

1944年8月，盟軍攻下法國巴黎。自由法國的戴高樂將軍控制了法國政權。

日本軍隊解除法國殖民地軍隊武裝

1945年3月9日，駐越南日本軍隊推翻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政權，解除了法軍的武裝，扣押了大部分法國部隊。一部分法軍散兵遊勇逃往中越邊境地區，準備逃往中國，越盟乘這個機會攻擊法軍敗兵，繳獲了大量武器。

越盟在幾個方面獲得很大的利益：1、通過追擊法國敗軍，繳獲法軍的武器，越盟的武裝力量從1000人擴張到5000人；2、乘著法國殖民地當局被日本推翻的良機，越盟快速發展自己的政治勢力，控制了很多鄉村地區，建立了鄉村地方政府組織；3、此時北

越地區因為政治混亂和日本大量徵收大米而出現嚴重饑荒，估計有50萬到100萬北越人餓死。越盟借此機會引領農民打開法國殖民地政府的糧倉，越盟成為農民的恩人，借此機會越盟進一步擴充力量。

由於日本人向越南的法國當局發動進攻，已經收復了巴黎的自由法國力量向美國人求救，美國人沒有什麼表示。美國人認為印度支那是不重要的地方，另外，美國不希望法國重新恢復印度支那殖民地。

1945年3月13日，戴高樂將軍生氣地告訴美國人：「如果法國公眾知道你們美國人在印度支那反對我們，那將是一件非常令人沮喪的事情。誰都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我們不想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也不想加入蘇聯共產黨集團。但是，我希望你們美國人不要逼我們加入蘇聯集團。」

美國總統羅斯福反對殖民主義，不希望法國重返印度支那，他設想用一種多國託管的方式管理越南。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向羅斯福表示，中國無意控制越南。

但是，考慮到歐洲的戰略地位比亞洲更重要，美國政府最後同意法國在二戰勝利後重新返回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同時，英國重新返回馬來亞、新加坡、緬甸。荷蘭重新返回荷屬印度群島（印尼）。

羅斯福命令在中國的美國空軍為法國在越南的抵抗力量提供援助。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去世。杜魯門接任美國總統。

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盟國劃分了盟軍暫時佔領印度支那的職責範圍，規定北緯16度以北保留在中國戰區範圍內；北緯16度以南劃歸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勳爵指揮的東南亞盟軍統帥部轄區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訪問蘇聯時會見法國駐莫斯科大使卡特魯，宋子文向他保證，中國政府不反對法國

恢復在印度支那的統治，重申中國是法國真正友好的朋友。

1945年8月15日，法國戴高樂總統任命海軍上將達留禮擔任法國駐印度支那最高行政長官，法國重返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行動正式開始。

1945年9月2日，盟軍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令，決定把日本在越南的佔領區分為南北兩部接受投降：北緯16度以南地區由英軍負責受降，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中華民國負責受降。

日本投降導致越南出現權力真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越南的日本軍隊放棄了政權。越南局勢一片混亂，越南出現權力真空。

從1945年3月9日開始，由於日本解除法軍武裝，越盟快速地擴張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成為越南擁有最強大武裝力量的越南政治組織。越盟為了能夠奪取國家政權，已經做了長期充分的準備。其他的各種越南政治勢力的力量都比越盟弱小。

越盟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迅速奪取了河內的政權，也控制了其他主要越南城市。5000名拿著閃閃發亮的美國武器和法國武器的越盟士兵進入了河內和其他越南城市。越盟廢除了法國人制定的遭到越南人痛恨的政策：高稅收政策；政府獨家經營鹽、酒、鴉片煙生意的法規。

越盟的初期成功的原因有：1、日本軍隊放棄政權，越南出現權力真空；2、胡志明展現的個人魅力，他是一個政治強人，他也很廉潔，越南人對他所持的政治理念無所謂；3、越盟顯示出的軍事力量和組織力量；4、越南人以為美國這個世界強國支持越盟；5、越盟反法主張贏得越南民眾的支持；6、越盟廣泛吸收了社會各界力量。

南越國軍軍官Tran Ngoc Chau在回憶這段時間的情況時說：「在二戰前，我們越南人對共產主義所知甚少，我們從法國人的宣傳資料上瞭解到，共產主義是一種暴力極端主義，它將摧毀家庭、民族、宗教。作為學生，我們更關注的是法國人的表裏不一，他們在

法國國內採取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他們在越南採取的是不民主和壓制的政策。」

「儘管法國人公開歧視越南人，越南社會把我們這個階層的越南人看成法國化的越南人。我們喜歡法國的一切東西：法國的文學，法國的電影，法國的哲學，法國的糖果。我們也喜歡美國和英國的產品，我們有時認為美國的產品比法國的更好。我們很羨慕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我的父親是法國殖民地政府裏的法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在法國本土和印度支那遭到了羞辱。我們吃驚地發現，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戰爭的初期也敗給了日本人。儘管日本人佔領越南違反了越南人的意志，越南人也很高興日本人打敗了歐洲人，說明亞洲人不比歐洲人低劣。另外，我們也很高興擺脫了法國人。」

Tran Ngoc Chau和他的3個兄弟姐妹參加了越盟，他的家庭是屬於越南富裕階層的。

有意思的是，法國大革命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通過越法之間的文化交流，傳播到了越南，深深地影響了越南的年輕學生們和知識份子。《悲慘世界》等法國名著感動了越南一代又一代人。矛盾的是，有些追求民族平等、熱愛法國文化的越南精英階層的年輕人拿起武器，加入越盟，以武力反抗法國重新佔領越南。

陳文敦將軍回憶說：「在我還是非常年輕的越南學生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同在越南的法國學生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同。」也有很多越南年輕知識份子仍然選擇同法國人合作。

越南很多其他政治組織以為美國人支援越盟，放棄了抵抗越盟的打算。

保大國王解散了新成立的越南帝國，自動下臺。

此時，胡志明還不知道美國已經同意讓法國人重新返回越南。

胡志明告訴美國OSS的官員：他不是共產黨員，他是愛國者，追求國家的獨立。

OSS的官員讚揚胡志明，說他是一個說話非常甜蜜的老頭。

OSS的官員表示站在胡志明這一邊。不過，美國政府發電報警告在越南的OSS官員，說胡志明是共產黨領袖。

OSS在西貢的官員帕迪（ArchimedesPatti）說：「1945年，越盟的宣傳就是要誤導我們。越盟不是可靠的盟友。越盟是紅色的政治組織。越盟嘴上說要民主和自由，實際上幹的都是不民主、不自由的事情。」

越盟有時會給其他反對派成員一個高級職位，但是很快就架空他。越盟控制了非共的報紙，不允許他們批評越盟。越盟使用逮捕、拷打、綁架、活埋、暗殺等手段對付任何反對他們的人。越盟最厲害的一招，就是殺掉越南主要反對派領袖，用史達林式的方式除掉反動派，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在被越盟殺害的越南愛國者的長名單中，包括以下這些人：

範瓊：保大的越南帝國高級官員，越南文化和政治領袖

吳廷魁：廣南省省長

Nguyen The Nghiep：越南國民黨領袖

Nguyen Ngoc Son：越南國民黨領袖

Bui Quang Chieu：越南憲法黨領袖

Ho Van Nga：越南南方保守派領袖

阮文聲：越南民族聯合陣線領袖

Truong Dinh Tri：保大國王在越南東京地區的代表

Truong Tu Anh：越南大越黨領袖

黃富數：越南南方和好教創始人

阮左守翰（Nguyen Ta Thu Thau）：作家，越南托洛斯基派領袖

這些遭到越盟迫害的非共的政治團體的殘餘人員成為反抗越盟的一支力量。

越盟隨後進行本身大清洗，一方面除掉越盟內的非共產黨人士，一方面清洗自己的越共幹部。越共開始對農村共產黨支部進行清洗；在抵抗法國期間，越共開始對其幹部進行清洗。軍隊首先受清洗，打擊面非常大，很多越盟軍官逃離越盟。此後，越盟已經完

全變成共產黨組織力量，越盟就是越共。

1945年8月29日，越共號召在各村設立除叛徒委員會。數百名託派隨即被捕殺；其他曾助法國的當局的人，大多被剝奪糧食或殺害；越共按蘇聯模式，建立國家安全組織（即秘密員警），剛清空的監獄很快又被填滿。越共還成立了一個暗殺攻擊委員會。9月25日該暗殺委員會即在法國佔領區留下數十具斷肢的屍體。嫁給法國人的越南女子也遭到制度性屠殺。

僅在8月和9月兩個月，越共暗殺了數千人，綁架了數萬人。越共中央後來公開後悔當時未能消滅更多的敵人。成立於1927年的越南國民黨，與越共之間進行了血腥的爭鬥，該黨作為政治力量於1945遭到越共的重大的打擊。

越盟在鄉村地區剝奪法國殖民地政府官員的職位，建立自己的政府組織。越盟在鄉村進行土改，把地主和殖民地政府官員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越盟爭取了大量在土改中獲得土地的農民站在自己一邊。當然，如果農民反對越盟，越盟就會用暴力手段打擊這些反抗的人。越盟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控制了越南大部分農村地區。在法國人重返越南後，一些受到史達林式的土改激進政策打擊的農民選擇站在反對越盟的保大國王一邊。

在北越地區，天主教徒人數眾多。按照列寧史達林的理論，越盟要消滅各種基督教的力量。越盟開始限制和阻攔天主教的傳播和活動，迫害天主教徒和神父，這激起了北越天主教的反抗。

法國人後來捲土重來，很多受到越盟迫害的或者對越盟的共產極權主義不滿的越南人反而站在法國人和保大國王一邊，報復越盟。所以，越盟的反法戰爭，既是外戰也是內戰。很多越南人拿起武器抵抗胡志明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

中華民國軍隊接受北越日軍投降

中華民國派出以盧漢為司令官的中國國軍第1方面軍開進越南接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的日軍投降。參加這次行動的中國部隊包

括：52軍，53軍，60軍，62軍，93軍，暫19師，暫23師，獨立93師。兵力為20萬人。獨立93師接管了老撾。留在越南北部的日軍僅有日本第38軍之21師團，獨立第34混成旅團共3萬多人。日軍拘留營中有4000名法軍戰俘。

中國國軍第1方面軍在河內成立了軍政府，為了避人耳目，用第5處（G5）代表這個軍政府。盧漢兼任處長，副處長為陳修和與黃強。蔣介石還令行政院組成顧問團，隨軍入越。顧問團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及軍政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糧食部等部代表組成。

1945年9月15日，行政院向顧問團下達了《佔領越南軍事及行政設施原則十四項》，規定入越軍隊應與法方當局聯繫一切交接事項。

1945年9月16日，中國國軍60軍和62軍的先頭部隊到達河內。

中華民國派往越南顧問團團長凌其翰於1945年9月19日報告稱：盧漢對中央的態度極為不滿，而對外交部措施尤多指責。盧漢的反法態度堅定，盧漢向蔣介石建議：可扶植現政權（胡志明政權）。

9月28日，盧漢在河內第1方面軍司令部（原法國總督府）舉行接受日軍投降儀式。

10月30日晚，蔣介石總統在設宴款待法國駐中國大使時說：「談及越南事，中國準備撤兵，希望法國在越南能用不流血方式解決糾紛。」

中國國軍進駐河內之時，越南各派武裝力量為爭地盤互鬥不已，胡志明共產黨越盟有5000個民兵，但是反共的武鴻卿、阮祥三的越南國民黨和阮海成的越南革命同盟會力量也不弱。經過中國國軍出面協調，河內市區北部由胡志明的越盟武裝力量駐紮，市區南部為阮海成、武鴻卿的等反共的武裝力量駐紮。

第1方面軍第5處副處長黃強、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國民黨海外部特派代表邢森洲、督察室主任王之五等人主張支援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讓他們建立反共的政權，同時推翻胡志明政權。

凌其翰認為：「越南是我們西南的門戶，越南赤化於本黨的政治鬥爭和國防安全都有很大的影響。」

後來，在1947年1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張壽賢在國防部負責召集的「策越方針」會議上仍耿耿於懷地表示：「我們對越最好的機會是國軍在越北受降的時候，可惜當時不能相機運用，迄今猶不能不引為遺憾。」

蔣介石本人對是否推翻胡志明共產黨政權舉棋不定，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是報同情態度的；但是他又是一個反共的人，他知道胡志明是共產黨。如果蔣介石想推翻胡志明共產黨政權，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接受越南南方的英國軍隊就毫不客氣地趕走了西貢的共產黨臨時政權，期間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流血事件。

胡志明本人極力討好中華民國的駐軍。中國國軍第1方面軍參謀長馬鏌等人同胡志明等人時相往來，情誼漸增。

1946年1月6日，越南臨時聯合政府成立，胡志明為主席，阮海成為副主席。1946年1月間，法國全權代表聖德尼前來河內，與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臨時政府談判。

1946年2月28日，中華民國和法國方面簽定《關於中國駐越北軍隊由法國軍隊接防之換文》協定。協定規定各地交防開始日期為3月1日到15日，至遲於3月31日交防完畢。法國政府支付中國駐越軍隊的全部開支。法國政府從1945年9月1日到1946年2月，每個月墊付中國駐軍越幣6000萬元。

3月5日晚上10點，法國方面和胡志明達成《法越初步協定》。其中規定：越南為法蘭西聯邦的成員國；法國承認越南是自由的國家；越南政府自行設立議會，享有財政與軍事的自主權；越南政府暫時先統治北圻、中圻，南圻的地位等3個月後舉行南圻公民投票決定；法國留駐越南的軍隊以25000人為限，其中10000人為越南土著兵，最長駐紮時間是6年。

3月6日，中國軍隊和法軍在海防接防時發生武裝衝突，國軍53軍130師同企圖提前登陸的法軍發生交火事件，雙方各有傷亡。

中國國軍於1946年6月底全部撤出越南。第1方面軍的大部分部隊在海防集中，乘坐美國的軍艦前往東北同中共打內戰。

中法海防衝突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總統當面對參加接受北越的第60軍軍長萬保邦發火：「你眼睛瞎了嗎？胡志明是共產黨，你不會不曉得，你為什麼要主張接濟共產黨，要裝備胡志明的部隊，你為什麼要這樣糊塗呢？你對國民黨滿不在乎，對共產黨反而一味相向。」他一面說，一面跳，一面罵，並將手中所拿的開水杯也砸在地上，脾氣是越發越大。

法國重新返回越南

二戰後，去殖民地化是一場全球的運動。即使沒有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法國最終會放棄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法國已經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結束前，允許老撾王國和柬埔寨王國取得一定的獨立地位。

1949年1月8日，柬埔寨王國和法國簽訂《東法巴黎條約》，法國承認柬埔寨是獨立國家。

1950年，法國實際上已經讓老撾王國獲得了獨立。法國向老撾王國移交了大部分政權。

自由法國的領袖和擔任過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道：

「在重新擔任起領導法國的工作時，我就曾經決定，從今以後，不惜代價把法國從過去作為帝國所加之於它的義務中擺脫出來。

法國珍視幾代的非洲、亞洲的英勇士兵們在我們法國部隊裏所作的努力；法國珍視這些勇敢的士兵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的勝利所作的貢獻；法國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戰鬥的法國』的英雄事業中，法國的海外領地以及它們的軍隊、勞動者、資源所起的作用。

法國認為，幾個世紀來，無數的法國士兵、行政人員、移民、教師、傳教士、工程師在這些落後地區所取得的成就，代表了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法國為此感到驕傲。因此，就我來說，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們的權力，卷起我們的旗幟，合上這部偉大的歷史，是一種多麼痛苦的精神考驗啊。」

法國重新返回越南的主要原因：

- 1、維持法蘭西共和國的體面。在二戰中，作為歐洲3大強國之一的法國被德國打敗，法國的國土被德國人蹂躪，法國在二戰中受盡了屈辱。法國希望通過重新控制印度支那殖民地來恢復法蘭西宗主國的榮譽和力量。法國希望維持法蘭西聯邦的完整，這也是法國的榮譽的一部分。重新返回亞洲和非洲殖民地是二戰後歐洲強國的共同選擇。英國重新返回馬來亞、新加坡、緬甸。荷蘭重新返回印尼群島。驕傲的法國很自然地要重返印度支那。
- 2、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豐富資源可以幫助法國恢復其戰後經濟。
- 3、保護法國在越南的僑民利益。1945年3月，日本推翻法國在越南的殖民地統治後，日本人利用把市鎮、郡縣、鄉村的行政權力交給越南人執掌的機會，鼓動越南人反法排法，給於越南人可以任意殺戮法國人以復仇雪恨的自由。這種復仇行動展開之後，法國軍民死傷甚眾，連法國的婦孺也難逃劫難。另外，法國人80年來在越南也有很多經濟利益，包括購買了大量越南農田和種植園。

後來，戴高樂曾經於1954年1月接受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蘇茨貝格的採訪，談到越南問題時他說：「除了從印度支那撤兵或者繼續維持目前局勢之外，我還看不出有別的路可走。要實現軍事解決，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但是法國不想作出那種努力。我們在印度支那沒有真正的直接利益。現在在那裏進行的只是一場保持體面的戰爭。其實對於法國的體面也沒有多大的利益。」

不過，在那個時代的越南，幾乎所有越南有文化的、有才智的人都反對法國重新返回越南。1945年胡志明奪取了河內政權後，越南人已經嘗到獨立的甘甜滋味。很多人越南民族主義者之所以開始反對胡志明，是因為胡志明後來實行史達林式的共產極權主義政策，採用殺人的辦法消滅和恐嚇那些反對越共的人。這些人只好選擇站在保大國王或者法國人一邊反對胡志明。

1946年，胡志明有一段關於吃屎的著名論斷，他說：「暫時聞下法國人拉的屎的氣味好過一直吃中國人拉的屎。」

胡志明說這段話時不能確定中共是不是可以打敗國民黨政府。中國國民黨中的一些右派勢力打算幫助越南國民黨奪取越南政權，把胡志明趕下臺。胡志明痛恨這些中國國民黨的右派勢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胡志明恨所有的中國人。胡志明跟中共關係很好，他跟國民黨左派力量的關係也很好，他曾經得到國民黨的張發奎將軍很多實質性的幫助。

1946年6月，中國的軍隊撤出北越。越盟立刻發動武裝攻擊，打擊越南國民黨力量以及其他非越共政治力量。

武元甲說：「清洗越南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的行動很成功。我們解放了所有曾經被越南國民黨控制的地區。」越共對「反革命分子」的定義可以是任何非共產黨人，可以是任何不跟越盟合作的人。

越南南方的中心城市西貢市是一個國際化的亞洲大都市，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在1945年的秋天，西貢各派在政治舞臺上爭權奪利，鬥爭激烈。西貢人有一個特點：他們對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會形成統一的認識，西貢人的特點就是不團結。

1945年9月，英軍將軍格雷斯帶領2000名英印軍佔領西貢後，拒絕承認越盟的臨時政府，並且將越盟勢力趕出西貢。由於局勢混亂，英軍起用已經投降了的日本軍隊，把日軍重新武裝起來，讓日軍幫助英軍協防越盟，維護治安。在西貢的混亂形勢中，越盟曾經殺害了200多名法國僑民。

1946年2月，當第一批3萬名法國遠東派遣軍重新回到西貢，英軍將越南南方的控制權交還給了法國，法軍控制了南越的主要的城

鎮。越盟仍然控制了南越的廣大鄉村地區。

在南越，越盟採取了激進的共產極權主義政策，結果同所有曾經的反法盟友翻了臉，包括和好教、高臺教、平川派、天主教民兵、鄭明世的民兵力量等，相互發生激烈武裝衝突。

法國人在越南南方對反法各派系又打又拉。法國人給幾個重要的派系軍閥以地方自治權。同時，法國人向南越的主要反對越盟的派系，例如高臺教、和好教、平川派、天主教民兵組織等，提供資金和武器援助。越盟在南方殺掉了和好教教主黃富數。這個殺人事件使和好教教徒成為越南南方最頑強的反共力量。

1946年，在法國方面和胡志明的越盟達成《法越初步協定》後不久，越盟和法國人的關係惡化，雙方隨後發生了一系列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在此期間，胡志明越盟的武裝力量增加到6萬人。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打響

1946年12月19日，胡志明的越盟破壞了河內電廠，導致河內電力供應中斷。同時，越盟向法國人發動武裝進攻。歷時8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了。

由於勢力強大的法國共產黨的強烈反對，法國不能使用法國本土公民作為普通士兵參加戰鬥，只有2萬名法國人在法國遠東派遣軍中擔任軍官職務。法軍兵源只能依賴法國各殖民地的募兵，包括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塞內加爾，以及法國外籍軍團，也包括在越南招募的本土士兵。

此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胡志明以前曾經是該黨的黨員。法國的社會民主黨本來對越南的獨立抱有同情態度。越盟最近發起的對法國平民和軍人的進攻，使得法國社會民主黨認為越盟是騙子，是邪惡的。法國政府批准法國駐越南派遣軍司令官對越盟使用武力。

法國的第一步是打算用武力恢復秩序，然後再考慮同越盟談判。法國派遣軍很快把胡志明的力量趕出了河內和其他越南主要城

市，迫使越盟轉移到鄉村地區。越盟司令部選擇佔領靠進中國的越北地區，那裏多山多岩洞，他們的司令部就藏在那裏。

在1947年的戰鬥中，越盟損失慘重，他們的戰鬥經驗和戰術比不上法軍。法軍訓練有素，火力強大。後來，越盟採用打了就跑的戰術，襲擊法軍運送給養的車隊。法軍也不甘示弱，起用天主教民兵和農族民兵用遊擊戰對抗越盟。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是一次非常殘酷的戰爭。越共常用遊擊戰術攻擊法軍。在戰鬥中，法軍經常看不到越共的遊擊戰士，當法軍遭到攻擊時，法軍士兵不分青紅皂白地開火，經常誤傷很多越南村民。反過來，越共借此宣傳法軍濫殺無辜。後來，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重新經歷了法國人經歷的一切。

1948年的戰事相對比較平靜，只有一些小規模的戰鬥。

1949年6月，法國扶持保大國王在西貢組織了新的越南政府，建立越南國，法國承認越南國的保大政府為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保大的新政府吸引了不少反共的越南民族主義者成為保大政府的支持者。

南越國軍的軍官Tran Ngoc Chau回憶道：他那時是越盟83團的訓練軍官，曾經在同法軍戰鬥中受了重傷。Tran Ngoc Chau認為他不能接受越盟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決定脫離越盟。此時，他的姐姐和姐夫、他的兩個兄弟都是越盟的軍官。

1949年初的戰事處於僵持階段。

1949年10月，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越盟和法國之間的戰爭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捩點。

胡志明在給中共的書面賀信裏這樣說：「幾千年來，中國和越南的關係是兄弟關係。現在，這種關係將更加親密，我們將共同發展兩國的自由和幸福，我們將共同保衛世界民主和維護世界和平。」

在亞洲，共產主義集團現在有了一個巨大的基地。越共歡呼中共取得了「光榮的勝利。」

中共取得了大陸政權後，加強了對越盟在武器與人力的軍事援

助。因此，越盟亦加速了從遊擊戰轉變為大型的抗法戰爭。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人來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們派遣軍事幹部，並提供三個師的裝備和10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

韓素音說過：「周恩來對胡志明十分尊重和愛戴。他常說：『按理說，胡志明是我的老師。』胡志明在中國呆了許多年，能講六種中國方言，並擅長寫中國古詩。周與胡十分默契。周委派壯族出身的韋國清擔當廣西的省長。越共的遊擊隊在廣西的基地受到庇護。沒有中國的幫助，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戰爭是無法開展的。」

隨著中共開始支持越盟，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是世界冷戰的重要部分。

美國重新修正外交政策，支持法國繼續進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加大對法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力度，目的是要防止共產主義集團力量在亞洲地區的進一步擴張。

1950年1月，胡志明啟程前往北京、莫斯科尋求援助。不久，中國和蘇聯宣佈承認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隨後，紅色中國方面很快派出了軍事顧問團，組織車隊從柳州經南寧向越盟開始運送所需的各種武器彈藥和軍事器材，並在中國境內為越共308師（缺一個團）和209、174團全面更換裝備和進行訓練。

1950年2月，史達林告訴胡志明：「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中國已成為亞洲革命的中心。我們認為，支援與幫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國來承擔為好。」

毛澤東說：「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彈藥，也還有其他軍事物資，中國不一定都能滿足其需求，他們自然希望蘇聯也給予幫助。」

史達林說：「中國和越南地理靠近，聯繫較多，由中國去幫助較為方便。我們已經打完世界大戰，大量的武器裝備用不上了，可以把它運到中國去，有些越南適用的，你們當然可以運一些到那裏。」

毛澤東告訴胡志明：「我們是兄弟黨，又是近鄰！在軍事物資上儘量援助你們是應該做的。關於向越南派軍事顧問的事，我是贊同的。」

1950年4月，281名中國軍事顧問團人員來到北越，中共軍事顧問人員配備到越共的營級戰鬥單位，負責訓練越共部隊。中共派出陳賡到北越擔任最高級軍事顧問。

在此後三年多的時間裏，中共不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槍炮和彈藥等，而且還具體協助越共中央組織了一系列的重要戰役行動。毛澤東更是經常親自審閱作戰部署和具體指導作戰計畫。從對法軍事作戰的角度，同時也是從爭取整個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這時甚至還明確提出了把戰爭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去，幫助老撾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張，顧問團還親赴老撾協助指揮作戰。

1950年前9個月，中共向越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14000支步槍，1700挺機關槍，60門大炮，300具火箭筒以及無後坐力炮等武器裝備。越盟特別喜歡火箭筒和無後坐力炮，認為它們就像大象一樣有力量。

後來，1966年4月13日，黎筭的越共代表團在北京會見周恩來和鄧小平。在這次會見中，黎筭說：「在我們抗法戰爭期間，如果中國革命沒有成功，越南的革命也將難於成功。中國的援助是最直接的和最廣泛的。」

在1946年開始的中國內戰中，美國切斷了提供給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並且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這個是導致國民政府丟失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美國右翼人士指控杜魯門政府應該為丟失中國大陸負責。為了避免美國右翼的進一步指責，杜魯門決定加大對法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阻攔共產主義力量向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擴張。

1950年初，法國警告美國，它無法一邊繼續在越南戰鬥，一邊在歐洲承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責任，北約組織於1949年4月成立。法國國內有強大的共產黨和左派社會民主黨勢力，法國已經站在退出北約的懸崖邊。如果美國不管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死活，法國

有可能投入蘇聯的共產黨集團陣營。蘇聯共產黨集團已經吞併了全部東歐國家，正在虎視眈眈地盯著脆弱的西德、法國、義大利。如果法國投向蘇聯集團，西德也保不住，蘇聯控制整個歐洲大陸的危險近在眼前。

為了幫助西歐的最重要的盟友，美國決定把對法國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援助放在最高優先順序級別。

1950年5月，美國國會同意給法國的撥款是每年1億美元。1954年，美國給法國的援助提高到10億美元，占法國的當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開支的80%。

1950年5月，美國在西貢建立了MAAG，即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人數為327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共軍越過三八線進攻南朝鮮。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黨集團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亞洲的兩個戰場同時開打，世界冷戰進入新的階段。

1950年9月到10月之間，越共發動「邊界戰役」，或者叫「4號公路之戰」。在紅色中國的支援下，越共橫掃法軍在中越邊境線一帶沿4號公路的據點，法軍被趕出東京北部地方。法軍損失慘重，陣亡和失蹤者高達4800人。此時，紅色中國的援助物資可以毫無阻攔地運送到越共佔領的越北地區，越共的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1950年底，法國在越南的派遣軍的士氣跌落到了最低點。此時，法國傳奇將軍德拉特（JeandeLattre）接任派遣軍總司令官。他憑自己的能力扭轉了法軍的不利局勢，大大提升了法軍的士氣。他大量招募本地越南人參加法軍，填補法軍的人員損失。法軍也重新奪回一些丟失的據點。

1951年1月到5月之間，德拉特指揮法軍在穩固建立的紅河三角洲環形防線上擊退了越共3個步兵師發動的三次大規模人海攻勢，守住了防線，2萬名越共戰士陣亡。德拉特指揮法軍修建了以河內和海防為中心的紅河三角洲「德拉特環形防線」。

「德拉特環形防線」全長380公里，法軍在防線上修建了1200個鋼筋混凝土碉堡，碉堡的頂層被加厚，可以抗擊155毫米榴彈炮

彈的攻擊。每3到6個碉堡編成一組。海防市的週邊再增加一道56公里長的環形防線。

德拉特因為患上癌症，於1951年底返回法國治病。他於1952年1月去世。

1952年1月，薩朗將軍接替德拉特將軍擔任法國遠東派遣軍司令官。越共開始攻擊老撾北部地方。

在1952年和1953年的戰鬥中，法軍鞏固了在北越紅河三角洲環形防線，法軍也在中圻地區改善了它的不利處境。在這段時間裏，胡志明感到非常沮喪，他向毛澤東提出要求，請中共派軍隊直接到越南參戰。中國拒絕了他的要求。

根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提供給越共的援助包括：各種槍支15.5萬支（挺），各種炮3692門，手榴彈84萬枚，汽車1231輛，軍服140萬套以及各類戰爭物資。

越南保大國王和越南國

在法國殖民地時代，儘管法國控制了越南，安南王國的阮朝仍然在安南地區保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保大是越南阮朝最後一任國王。

保大在晚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他是越南阮朝第一位歸依天主教的國王。

保大的名字是阮福暉，原名阮福永瑞，他於1913年出生於順化。

1922年5月15日，9歲的阮福永瑞王子被封為東宮太子，隨後他被送往法國。在法國時，吳廷琰的六弟成為他的好朋友。

1925年11月6日，阮福永瑞的父王啟定王去世。

1926年1月8日，12歲的阮福暉在順化皇城登基，成為安南國王，號「保大」。隨後，他又回到法國繼續完成學業，他任命一名天主教徒阮有拜執掌順化朝廷。

1932年9月6日，19歲的保大返回越南，開始親政。年輕的國王懷有改革的遠大抱負，希望越南能夠像日本一樣富強。在幾個月之

內，他迅速地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包括放棄如三跪九叩之類的繁瑣舊習。

1933年5月2日，保大事先得到了法國全權殖民主部長帕斯奇爾的首肯，發動了「寧靜政變」，將阮友拜及其親信降職，同時提升範瓊、吳廷琰等一批能幹的年青官員進入內閣。不過，保大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挫折，法國人不願意讓出政治權力。3個月之後，內政大臣吳廷琰突然辭職。保大的回憶說，吳廷琰不滿法國人明目張膽的殖民者態度。1934年，法國全權殖民主部長帕斯奇爾因飛機失事意外身亡，保大失去了一位熱心支持他改革的靠山。這時，保大發現自己並無多少實權，他開始對安南王國的改革感到心灰意冷。

1940年6月，法國向希特勒的德國投降，法國成立屈服於德國的維希政府。日本乘機向維希法國提出要求，法屬印度支那不得繼續允許中華民國利用滇越鐵路從越南運送進口戰爭物資到中國。維希法國被迫允許日本軍隊佔領越南，封鎖中越邊境。

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始，日軍利用越南為基地發起進攻馬來亞-新加坡、荷屬印度群島、緬甸戰役。不過，日本佔領軍並未驅逐法國的殖民統治當局，印度支那的行政機構仍然由法國人實際控制，日本人也允諾不去打擾保大在順化的皇宮。

1944年8月，美英盟軍攻佔巴黎之後，新成立的自由法國戴高樂政府轉向反對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

1945年3月9日，駐越南的日本軍隊推翻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政權，解除了法軍的武裝。1945年3月11日上午，日本駐越南大使橫山前往順化，在太和殿覲見保大，他以「亞洲歸亞洲人」的宣傳鼓動保大。當天下午，保大召集六部尚書和王公親貴，發佈《獨立宣言》，宣佈廢除越南與法國在1884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巴德諾條約》，越南脫離法國保護，越南成為獨立的國家。

3月19日，負責撰寫越南《獨立宣言》的大臣範瓊由於有親法傾向，在日本人的壓力下，保大被迫將其革職。範瓊後來被越盟殺害。保大這時希望前內政大臣吳廷琰出山執政，但被吳廷琰拒絕。4月17日，保大國王請僑居新加坡的陳仲金教授返回越南，出任內

閣首相，成立了一個親日的政府，這是第一個按照現代政治模式組織的越南政府，但是沒有軍隊和員警。

1945年6月18日，保大宣佈成立統一的越南帝國，包括北部的東京、中部的安南和南部的交趾支那，保大被加尊號為越南皇帝陛下。越南帝國在名義上恢復了對包括南圻在內的全部越南領土的主權。

1945年8月，日本向盟軍投降。8月19日，乘著日本人投降後形成的權力真空，胡志明領導的越盟遊擊隊在河內奪取政權，成立臨時革命政府。8月23日，胡志明的臨時革命政府電函順化，要求保大退位。

8月25日，保大下詔宣佈退位。8月30日，保大在順化王宮的午門前舉行了退位儀式，將象徵權力的國璽和寶劍交給越盟代表，他宣稱：「願為獨立國之民，不作奴隸一樣的帝王」。保大放棄了君主身份和姓名阮福暉，改用原名阮福永瑞。

9月2日，越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河內成立。

按照盟軍的波茨坦協定，越南北緯16度以南的日軍向英國軍隊投降，北緯16度以北的日軍向中華民國軍隊投降。英國軍隊協助法國人重返越南南部，並逐漸向北推進；盧漢將軍率領的中華民國軍隊也進入越南北部。

1946年1月6日越盟舉行全國國會選舉，成立臨時聯合政府，胡志明任主席。

3月5日，法國方面接受胡志明的條件，雙方達成《法越初步協定》。法軍進駐北越的海防和河內。3月16日，保大選擇離開越南，前往香港淺水灣寓所過流亡生活。

1946年12月，越盟和法國人之間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

1948年，法國人遊說流亡海外的保大出面組織新的越南政府。1949年3月8日，保大與法國政府簽定《法越協定》，法國同意越南獨立。

1949年6月14日，保大正式在西貢上臺，保大宣佈自己是國家元首，成立越南國（State of Vietnam），越南國包括北圻、中圻、南圻全境。保大自己兼任總理。這個政權得到美國、英國、法國和聯

合國的承認。

在保大的越南政府的呼籲下，很多越南人從戰場回到城市和鄉村自己的家中，過正常和平的生活。

1950年1月5日，保大宣佈辭去總理一職，由外交部長阮潘龍接任。

1950年3月26日，阮潘龍辭去總理一職，由陳文友接任。

1952年6月2日，保大免去陳文友總理職務，由阮文心接替總理職位。

1954年1月12日，阮文心下臺，由保大的表兄弟寶洛親王組閣。

當時西貢各派政客與知識份子，相互鬥爭激烈，特別是那些軍閥勢力不斷給每屆政府出難題。西貢的政黨派系攻擊阮文心內閣為法國殖民者的走狗內閣，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阮文心只好下臺，由寶洛親王組閣。

1954年6月14日，寶洛親王辭去總理職位，保大請吳廷琰組織內閣。

1954年6月26日，吳廷琰從歐洲返回西貢，接任越南國總理職位。

1955年10月26日，吳廷琰政府宣佈組織全民投票，讓南越人選擇新的國家元首，吳廷琰在這次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

吳廷琰成立越南共和國，廢除保大的國家元首的職位，吳廷琰擔任了越南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保大此後對越南事務只表現出很少的興趣。

1997年7月30日，保大在法國巴黎去世。在他去世以後，他的太子阮福保隆繼承了阮朝國王的稱號。

越南近現代歷史上最漂亮的女人就是保大的第一任正妻阮有氏蘭（1914-1963），人們稱她為南芳王后。保大本人相貌風流倜儻，兩人非常般配。

1914年，阮有氏蘭出生在南圻湄公河三角洲的前江省鵝貢市的一個天主教家庭，她的教名是Marie-Therese。她的父親阮有好

（PierreNguyen HuuHao）出身於一個貧窮的天主教徒家庭，據說他們家有華入血統。通過西貢主教的介紹，阮有好擔任越南富翁黎發達的秘書，黎發達的女兒黎氏平愛上了阮有好，兩人後來結婚了，生了阮有氏蘭。1926年，12歲的阮有氏蘭被送到法國巴黎，進入當地一所著名的天主教學校就讀，她後來歸化為法國國籍。

長大後的阮有氏蘭回到越南，在避暑勝地大叻的一次舞會上，邂逅了同樣剛從法國回國的安南國王保大，保大對這位美女一見鍾情。

1934年3月9日，保大公佈了他和阮有氏蘭的婚約，保大在公告中說：這位出身平民的未來王后，身上結合了西方的優雅和東方的魅力，他確信她完全配得上王后的稱號。當時，她甚至還有「印度支那第一美女」之稱。

保大於1934年3月20日在皇城順化正式迎娶阮有氏蘭，婚禮採用傳統的佛教儀式。此前，這場跨越宗教信仰的婚姻引起了很多爭議，當時的安南王室成員不能接受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王后。阮有氏蘭拒絕脫離天主教，她向天主教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提出特別申請。教宗允許新娘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條件是她必須讓所生的女兒都信仰天主教。安南王室反對這場婚姻。但是，保大顯然為愛情下定了決心。當4天的婚禮歡宴結束時，他給阮有氏蘭的賜號為南芳，意為南部的芳香，以致謝她的出生地。

1939年夏天，南芳王后首次正式訪問歐洲，掀起一陣南芳旋風。當她拜見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時，媒體是這樣報導的：「這位來自印度支那的訪問者沒有穿著女性傳統的黑色長袖長袍和面紗覲見教宗，而是身穿繡著龍的金色越服披風外衣、紅色頭圍巾和銀色褲子來覲見教宗。」

保大國王和南芳王后共生了5名子女，他們都在法國接受教育。太子阮福保隆生於1936年。1947年，南芳王后及其子女移居到法國坎城附近的莊園，那裏有她外公黎發達在20世紀初購買的產業。1955年之後，南芳王后與保大的緣分日漸淡薄。保大第二任正妻是小他29歲的法國女子，此外保大還有三位妃子。

1963年9月，南芳王后因心臟病發作而在家逝世，享年49歲。她被葬在法國當地的公墓。

南越國軍的建立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越南國軍是支持法軍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在19世紀法國殖民地時代，法國人已經在法軍裏成立了以越南本地人為主的步兵單位，例如安南來福槍團，目的是給越南人一種參與到法國殖民地管理的感覺。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法國對於同越盟的多年戰爭感到厭倦，覺得有必要給於越南更大的獨立性。

1950年，越南國軍正式誕生了。1952年，越南國軍參謀總部成立。由法軍負責越南國軍的訓練。越南國軍最初的兵力是從法軍越南本地人的步兵單位抽調過來的。

儘管越南人對越南國軍和保大國王有些疑惑，幾百萬越南人還是選擇支持保大政權和越南國軍，而不選擇支持共產主義的越共。人們選擇支持保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宗教、反共、自我保護等等。這些保大的支持者認為，跟隨自己的國王，總比跟隨胡志明這個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者好。

Tran Ngoc Chau離開越盟後，也自願加入了越南國軍。他在越南國軍大叻軍事學校畢業後，留校當了一年的教官。後來，他成為前線的營級指揮官，因為作戰勇敢，他在一年內從上尉晉升為少校。

越南國軍從一開始就面臨軍官短缺的問題。因為在法軍中，法國人最多把越南人提拔到連長一級，所以新成立的越南國軍缺少指揮官和參謀人員。

在1954年，從紙面上說越南國軍有15萬人，不過很多營沒有滿員，很多士兵開小差逃跑了，越南國軍沒有後勤支援能力，要靠法國人進行補給。

在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簽字的時候，越南國軍幾乎處於崩潰地步。

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MAAG及時從法國人手上接管了越南國軍的訓練，在MAAG的美國顧問們的幫助下，越南國軍重新走回正常軌道。

中國國軍黃傑兵團退往越南

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敗後，逃到越南的中國國軍殘軍和難民共3萬餘人，分六批先後出境。各批基本情況如下：

- 1、華中第一兵團黃傑部。這是逃越國軍的主力。黃傑於1949年8月6日被遷到廣州的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綏靖總司令和第一兵團司令官。第一兵團轄第14、71和97軍。在共軍的強大壓力下，黃傑兵團從湘南邵陽地區南撤至桂林、柳州、賓陽、南寧等地。

12月上旬在南寧得知雲南的盧漢叛變，黃傑決定假道入越，轉回臺灣。於是黃傑一邊指揮部隊集結於鎮南關東南的隘店（今愛店）地區，一邊與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接洽。12月12日與法軍駐諒山邊防軍負責人康士登上校簽署協定。法方同意國軍入境，在指定地點交出武器，予以封存，再徒手由法國人護送至海防碼頭，乘船返台，待離境時再交還武器。12月13日上午開始，黃傑率第一兵團殘部1.4萬餘人，由隘店出境，當日經峙馬屯，黃昏集結於靠中越邊界的越北祿平。隨同第一兵團入越的還有其他國軍殘部共2000餘人，以及部分家眷、難民、流亡學生等共約1.8萬人，後被集中軟禁於越南北圻蒙陽。

- 2、桂系第46軍譚何易部的第188師1900餘人，與峙馬屯法軍諒山指揮所聯繫，經法方同意，於12月14日從廣西龍州水口關之南的蒙包進入越南。這一路還混雜了張淦第三兵團第7軍軍直200餘人，共2000餘人。
- 3、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所轄其他兵團殘部及廣西地方部隊軍民，總共近8000人，於12月19日從水口關進入越南。

在高平和諒山地區遭到越盟遊擊隊與法軍的攻擊，12月24日依附於反共又反法的越南武裝力量越南國民黨建國軍武鴻卿部，改稱「越南救國軍」，原擬在越南紮根打遊擊；後武鴻卿被法越當局逮捕，這批國軍只得另找靠山。1950年1月6日，與法軍諒山指揮所達成協定，停火繳械，與上一批譚何易部一起被集中於北圻萊姆法郎集中營。

- 4、駐滇的中央軍第26軍殘部共4000餘人，於1950年1月20日逃到越南萊州省邊界小鎮猛梭。
- 5、華中第17兵團劉嘉樹部，殘兵1800餘人（主要是100軍杜鼎部），於1950年2月和5月分兩批逃進越南。後被集中於中圻金蘭港。
- 6、由貴州省保安團1949年10月升級改編的第19兵團101軍272師殘部分數路進入今屬麻栗坡縣董幹鎮和今富甯縣孟梅、普梅一帶的中越邊境地區。在渡中越界河（今名南利河）進入越南時，又遭越盟遊擊隊的攻擊，師長餘啟佑在慌亂中掉進河裏淹死。殘部1000餘人，在副師長張亞龍指揮下，於1950年4月下旬，經麻栗坡縣出境，分別到達越南北部普棒、麻那等村鎮。

除以上六批成建制的國軍之外，還有一些散兵遊勇，以及雲南、廣西的地主、難民等，陸續逃出國境，進入越南後，也被越南當局送往關押上述國軍的集中營。

黃傑兵團等1949年12月13日從隘店入越後，共軍約3萬追兵趕到中越邊界，封鎖了該地。中共的周恩來指責法國既然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就不應允許國民黨軍隊入境。法國政府十分惶恐，趕緊從巴黎致電法越當局，按照國際公法的慣例，對入境的國軍解除武裝，予以軟禁。於是駐越法軍不再提送國軍去海防港、轉運臺灣的事情。第一兵團官兵約1.8萬人，被集中囚禁在廢棄的煤礦蒙陽。桂系其他部隊，12月14日和19日從水口關等地入越的殘部，以及兩廣地方團隊等，共1萬餘人，被集中囚禁在宮門以西的另一煤礦區萊姆法郎。

蒙陽集中營生活條件十分惡劣。該地是一個廢棄的煤礦坑，四面高山，中間形成盆地，面積狹窄，每日只有正午才能見到太陽；瘴氣瀰漫，雜草叢生，瓦礫遍地，無水無電無房舍，國軍殘軍用僅存的被單麻袋、竹枝野草搭成低矮小棚，擠住其間。吃飯由法方供應，每人每天主食大約半斤，副食量少質差；汲海水煮飯，苦澀難以下嚥。雨季道路泥濘，蚊蠅鼠蛇肆虐，衛生條件極差；缺乏淡水和禦寒、更換的衣服，洗澡洗衣條件基本沒有。缺醫少藥，半饑半飽，營養不良，導致被囚官兵死亡率較高。

萊姆法郎在鴻基煤礦區內，地面就是露天煤礦，燃料掘地可取；地形開闊，自然條件稍好；但衣食住行供應情況，和蒙陽一樣糟糕。後經黃傑一再交涉，法軍才提供部分刀斧工具；國軍官兵們又自己動手，將廢鐵軌磨成砍刀，用罐頭鐵皮做成鋸子，砍草伐木，搭蓋房屋。1950年1月，新營房基本完工，居住條件略有改善；同時法方也對其他供應條件稍作改善。

1950年2月上旬，留越國軍殘軍統一整編。在蒙陽成立「留越國軍第一管訓處」；在萊姆法郎成立第二管訓處；兩處之上成立「留越國軍管訓總處」，由黃傑任管訓總處司令官。經過點驗，兩個集中營，共有戰鬥兵員17440人，編為8個總隊，每個管訓處轄4個總隊；編餘的非戰鬥兵員4968人，對編餘人員，舉行甄別考試，錄取學員3019人，組織預備幹部訓練班，編為6個軍官大隊，2個總隊；難民972人，編為1個義民大隊；另有眷屬1693人、學生307人、文職人員386人；兩個集中營共有25766人。

法國在北圻經營的鴻基煤礦、在南圻經營的廣利橡膠園，先後到集中營來招工；合計徵召了約2000人到煤礦工作、1000餘人到橡膠園工作，基本上是義民大隊的平民、沒有考上預幹班的編餘軍官和沒有選入戰鬥部隊的編餘士兵。

1950年1月20日第二十六軍彭佐熙部官兵約4000人，1月25日與法方取得聯繫並達成協定，26日進駐萊州，30日被解除武裝。2月26日在河內車運或繼續步行至海防，再從海防港船運至越南中部的金蘭灣。金蘭灣是二戰時的一個軍事要地，日軍曾把該港口當做補給

站，建有倉庫。國民黨殘軍就住在港灣廢棄的倉庫、機場房屋中。臺灣指示在越國軍統由黃傑指揮，於是黃傑指定在金蘭灣集中營成立「留越國軍第三管訓處」，由第二十六軍軍長彭佐熙任處長。

經過整編，此時全部留越國軍共計33079人（其中包括難民、學生1279人，眷屬1693人）。後來北圻集中營國軍官兵向南圻富國島轉移時，預幹班有2個大隊運到了金蘭灣。第二十六軍自己在整編時，已將編餘軍官編為1個大隊，隸屬於預幹班；後黃傑命令將此軍官大隊和北圻運來的預幹班2個大隊合併，改為預幹班第二總隊（富國島剩下的預幹班4個軍官大隊則合編為預幹班第一總隊）。加上預幹班這兩個大隊，金蘭灣集中營的總人數達到6000餘名。

為避免受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武裝與法越當局的戰爭影響，法越當局於1950年3月決定，將位於北圻的蒙陽和萊姆法郎兩處集中營的中國軍民轉移到越南南方富國島集中關押。至同年8月才全部轉移完畢。

富國島位於中南半島最南端，靠近柬埔寨，面積約600平方公里，島上有機場。居民8000余人，其中華僑約占十分之一。地處熱帶，一片翠綠，風景優美；土質主要是沙土，不適宜種植水稻和小麥，農作物主要是紅薯和土豆，經濟作物有胡椒，島民的主要收入是漁業和水產。留越國軍到了富國島，分駐位於南端的介多和位於西南的港口城市陽東兩地，第一管訓處和總管訓處駐陽東，第二管訓處和預幹班駐介多。國軍高級將領42人住在與富國島隔海相望、屬於柬埔寨的瀕海小鎮白馬，由成剛中將負責。黃傑本人則常住西貢，便於對外交涉聯絡。

至此，留越國軍就集中於南圻富國島和中圻金蘭灣兩處集中營。1951年4月入越的國民黨第十九兵團272師1000餘人，7月被直接送抵富國島。

島上營房內由中國軍人自行管理，法軍僅控制島內外交通，不允許中國軍人自由離島。中國軍人在富國島居住的近兩年時間裏，營房不斷修補、翻修、新蓋，花費了不少時間。法國供應中國官兵

每人每天大米17兩（老秤），肉3.2兩、魚6.4兩，以及油鹽等，另每人每日發越幣1元。食、住、行條件都好於北圻集中營。唯服裝供應無人問津，使經常上山伐木、施工的國軍官兵衣不遮體。

由於富國島和金蘭灣兩地距離遙遠，不便於管理。應黃傑的要求，1952年3月，金蘭灣國軍6000餘人開始轉移至富國島，至5月份全部運完；留越國軍至此全部集中一地。6月，進行第三次整編。第三次整編的結果，國民黨殘軍總數共達35000餘人。此後，還有不願做工從煤礦和橡膠園歸來的人，以及從中國滇黔桂出境的新難民和遊雜部隊，被法越當局收容後遣送來富國島。最後返台前留越國軍總人數達37000餘人（包含平民）。

1950年4月，已經在台復職的蔣介石總統給黃傑寫了一封信，是留越國軍和臺灣的第一次聯繫；臺灣當局駐西貢領事館的人也前來慰問，並帶來了蔣介石專門彙來的2萬元美金慰問金。1950年10月，蔣介石又派林蔚上將等人帶著蔣致黃傑和留越全體國軍官兵的信到越南慰問。林蔚等人還帶來了服裝、醫藥、書刊及文體用品，尤其是帶給每人一套草綠色軍便裝、兩套白色運動衣，為官兵們解除了衣不遮體的燃眉之急。以後臺灣當局每月彙撥60萬越幣，使留越官兵每人每月可發越幣約30元，用於購買日常用品。1951年12月，臺灣當局又再次籌措3萬多套軍裝運到越南。以上措施均受到留越官兵的格外歡迎。但官兵們最為關心的獲得自由或返回臺灣問題，則遲遲未能解決。1951年12月25日耶誕節即西曆的大年初一，在富國島和金蘭灣兩處集中營曾同時爆發了國軍官兵爭取自由的絕食抗議行動。

不論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12月法國駐北圻高級專員比容和北圻司令亞歷山大負責時期，還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2月駐印度支那法軍總司令兼印支高級專員塔西尼（Tassigny）將軍主政時期，都堅持對國軍留越官兵實施軟禁政策。中共武裝在國共內戰中表現出強大的作戰能力。法國非常害怕中共軍隊介入越南戰事，甚至直接出兵懲罰法越當局；故處處小心，唯恐給紅色中國提供了干預越南政局的藉口。

法國在二戰中損失慘重，至1950年尚未完全恢復元氣，故不希望共產黨國家和反共國家兩大陣營爆發衝突，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再次殃及法國；因此宣佈對中國的國共內戰採取嚴守中立的立場。從這一基本外交立場出發，法國既不願意接受留越國軍參加反胡志明的越南內戰，也不願意將這3萬國軍「放虎歸山」，增加臺灣的軍事力量，招致中共不滿；故對滯越國軍堅持軟禁，寧願每年花300萬美元養著他們，也要扣住不放。當然也不虐待他們，給予他們在富國島內活動的自由。

1952年1月，堅持上述立場的塔西尼將軍病故，繼任的高級專員高芝埃和法軍遠東總司令薩朗將軍處事比較靈活。在巴黎分管此事的法國聯邦事務部部長黎都諾比較務實，認為不必由法越當局扣留、供養這批中國軍人，故對留越國軍主張釋放運台。

1952年6月，臺灣當局成立了「留越國軍處理小組」，由國防部次長徐培根上將主持，外交部司長袁子健協助，積極與法國協商。法國外交部也擬定瞭解決方案；為防止法國國會和政府中的親共力量干擾，決定乘夏天法國國會休假的機會，快速辦理此事。

7月，法國外交部發出致臺灣當局駐巴黎外交機構的正式文書，說明法國方面的基本態度是：1、願意放棄原定提交國際機構處理的意見。2、首批遣送病患官兵。由國際紅十字會組織醫務團負責甄別；甄別合格人員，允許其自由選擇願往之地。3、「首批遣送後，如不引起中共的危險反映，則繼續辦理全體遣運」。4、請絕對保密，以免節外生枝。

11月黃傑返回越南，加緊準備工作。1953年2月，法方同意第一批遣送5000人回台，其中除病患外，還允許搭載3000名健壯員兵。

1953年4月下旬，法國表態同意全部遣返滯留越南的3萬多名國軍官兵。美國承諾提供運輸工具，幫助運送留越國軍回台。臺灣當局最後終於作出決定，將這批國軍接回臺灣。5月下旬，啟運工程終於開始。5月23日，第一批3艘船舶抵達越南，次日即滿載4500余名官兵啟航。至6月28日，3萬餘國民黨官兵和眷屬、難民、學生，

共分為7批，全部乘船離開越南，抵達臺灣高雄，結束了在越南三年半的囚徒生活。其間，共有814人埋骨越南，1000多名小孩在越南誕生。

第三章

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和平談判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主戰場在越南北部地方。

1952年底，法國和越南國軍在越南的地面部隊總兵力是38.2萬人，其中包括法國遠東派遣軍23.4萬人和越南國軍14.8萬。

法國遠東派遣軍23.4萬人，包括：

法軍：5.5萬人（法國人擔任軍官，士兵為法國各殖民地的募兵）

法國外籍軍團：1.9萬人（德國人為主）

北非阿拉伯人部隊：3萬人

非洲黑人部隊：1.8萬人

本地越南人部隊：5.3萬人

輔助部隊：5.9萬人

越南國軍14.8萬，包括：

正規軍：9.5萬人

輔助部隊：5.3萬人

越南國軍戰鬥部隊包括：57個步兵營，5個傘兵營，3個炮兵營，6個裝甲偵察分隊。法國-越南國軍聯軍的輔助部隊都是由越南本地人組成，這些輔助部隊包括：員警部隊，民兵，後勤支持分隊。

1952年底，越共的總兵力為30萬人，包括正規軍15萬人和輔助部隊15.5萬人。在越共的正規軍中，包括6個步兵師，它們是304，308，312，316，320，325步兵師，2個炮兵師，8個工程兵營，以及各種戰鬥支持分隊。越共的主要武器裝備是由中共提供的。

越共的15.5萬輔助部隊包括遊擊隊和地方部隊：

越南北部地方：6萬人

越南中部地區：2.5萬人

第5區（越南中部以南）：3萬人

越南南部：4萬人

拿山（NaSan）簡易機場之戰

法軍為什麼要在奠邊府地區孤軍深入設立據點？其主要原因是法軍取得了拿山（NaSan）簡易機場防禦戰的勝利，重創越共的部隊。法軍計畫在奠邊府地區設立據點，引誘越共的軍隊來攻，再打一個類似拿山簡易機場防禦戰的戰鬥，削弱越共的力量。

在1952年11月到12月之間，法軍佔領了拿山簡易機場。拿山位於河內西南方向160公里的地方，在河內到奠邊府公路的中間位置。這裏也是山區，拿山簡易機場在黑水河的南岸。它是一個孤立的據點。

法軍空降兵上校吉勒斯指揮了12個營的法軍，在拿山簡易機場附近山頭上構築工事，形成直徑為5公里的環線防禦陣地。這12個營的法軍包括空降兵、外籍軍團、北非、越南本土的戰鬥部隊。法軍的火力支持包括105毫米榴彈炮和120毫米迫擊炮。在法國外籍軍團中，有一半士兵是參加過二次大戰的前德國士兵。

越共武元甲的進攻部隊有3個野戰師，包括308師、312師、316師。在11月23日到12月1日之間，越共曾經發起3次大規模夜間攻勢。由於越共的部隊缺乏重型火炮支援，這些夜間攻勢都失敗了，越共遭受重大傷亡。法軍的損失很輕微。法軍司令部認為拿山簡易機場之戰效果比較好，這個模式可以重複使用。

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勝利，已經使整個中國大陸成為越共的大後方，單憑法軍已經無法對付越共的進攻了。法國國內反戰聲浪日益高漲，法國希望體面地撤離出越南。另外，法國也期盼美國，作為歐洲冷戰反共的北約組織的盟友，加入法軍在北越的戰鬥，幫助法國脫離困境。

法國派了高級官員到華盛頓遊說。但是，鑒於美國剛剛結束在朝鮮的血腥戰爭，艾森豪政府無意再次將美國地面部隊投入越南，迎戰共產黨的軍隊。不過，美國支持法國在越南打下去，以阻止共產黨勢力在東南亞地區擴張。美國向法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武器裝備。

同時，美國希望法國增強在越南的攻擊力量，增加法軍的數量，像美國軍隊在朝鮮戰爭中那樣打一場大規模的有決心的戰爭。但是，法國人不想擴大戰爭規模，也不想增加兵力，法國人只想維持在越南的某種平衡。

法國的另外一個考慮是，最好能夠重創越共，取得好的談判條件，撤出越南。這個就是法軍在奠邊府地區設據點的主要原因。

在這個時候，法國人和美國人的關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策略是不一致的。

法軍在河內和海防之間的紅河三角洲設立了「德拉特防線」的環形防禦圈。法國和越南國軍利用這條防線，有效抵擋了越共的幾次重大攻勢。效忠法國的北方天主教民兵在支持法軍的戰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為法軍提供了大量後勤服務。

1953年5月，法國納瓦爾將軍接替了薩朗將軍擔任法國派遣軍司令官。納瓦爾將軍到達河內後，重新調整戰略，採取積極攻勢，同時擴大越南國軍部隊的規模，讓越南國軍承擔了更多的戰鬥任務。

1953年底，納瓦爾將軍計畫在距離河內300公里的奠邊府山谷設立了簡易機場前進基地，準備加強對奠邊府附近地區的巡邏，切斷越共向老撾運輸武器裝備的補給線，同時也可以從後背威脅包圍紅河三角洲的越共部隊。法軍計畫引誘越共的軍隊來攻這個孤立據點。

奠邊府是一塊南北長約18公里、東西寬6到8公里的盆地。如果越共進攻這個陣地，法軍可以複製拿山簡易機場之戰的成功經驗。

但是，法軍嚴重低估了越共當時的實力。法國判斷越共沒有重型火炮以及防空炮，但是，法國的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另外，奠邊府環形防禦圈比拿山簡易機場防禦圈大很多，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法軍兵力不足。

奠邊府戰役

1953年11月，法軍在奠邊府實施空降，建立了環形防禦陣地。納瓦爾將軍考慮把奠邊府建成環形築壘陣地，引誘越共進攻這個築壘陣地，殺傷越共的有生力量，重新取得戰爭的主動權。

法軍在奠邊府構築了完整的工事，甚至把10輛輕型坦克拆開後空投到奠邊府，然後在現場重新組裝起來。法軍在奠邊府山谷空投了1.6萬人，包括12個步兵、傘兵營另加7個連、2個105毫米榴彈炮營、1個155毫米榴彈炮連、2個120毫米迫擊炮連、1個工兵營、1個坦克連。奠邊府的法軍中有大批老撾的苗族戰士，他們向法軍提供後勤支援。

奠邊府山谷據點遠離法軍在紅河三角洲的穩固環形陣地，所有的陸地補給道路都已經被越共控制，法軍只能依賴空投進行補給。奠邊府作為防禦陣地有幾個弱點：1、完全依賴空中補給，如果空中補給線被切斷，守軍必敗；2、法軍大炮的數量嚴重不足；3、法軍兵力不足，奠邊府山谷陣地太分散；4、奠邊府山谷四周都是高山，如果越共把大炮推到山上，將會對法軍陣地形成嚴重威脅，越共可以居高臨下轟擊法軍陣地。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紅色中國可以騰出手來支援越共了。中共把朝鮮戰爭中使用過的先進武器交給了越共。紅色中國同時派遣了一個強大的軍事代表團到北越，負責訓練北越軍隊。此時越共在北越共有8個人員和裝備都非常充實的野戰師，這些野戰師是由越共總部直接指揮。這8個師包括：6個步兵師和2個炮兵師。

越共派出5個野戰師共5萬人官兵參加奠邊府戰役，包括第351炮兵師和4個步兵師。4個步兵師為308師、312師、316師、304師。

越共第351炮兵師的裝備包括：一個有12門6管喀秋莎火箭炮營，一個榴彈炮團（105毫米榴彈炮24門），1個山炮團（75毫米山炮20門），1個工兵團，4個迫擊炮連（包括120毫米重型迫擊炮16門）、1個高射炮營、2個高射機槍營、1個75無後坐力炮營。越共

第351炮兵師的火力是相當恐怖的，越共在兵力和武器裝備方面占絕對優勢。

越共的雷達控制的37毫米防空炮群有效地阻攔了法國空軍對奠邊府包圍圈內法軍的支援，紅色中國的顧問配到連排一級。越共挖了很多戰壕通向法軍陣地，可以近距離向法軍陣地發起攻擊。越共另外有5萬人提供後勤支援。中共提供了1000輛卡車承擔補給運輸任務，每個月向越共運送4000噸作戰物資。越共的後勤支持部隊克服了巨大的山地道路條件的困難，把重型大炮和防空炮用人力拖進了包圍法軍的越共陣地。

1954年3月初，越共在榴彈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的支持下包圍了奠邊府山谷，開始進攻法軍在奠邊府山谷的環形陣地。但是在初期的戰鬥中，由於法軍的頑強的抵抗，越共傷亡慘重，進展很小。

越共主力308師102團在進攻奠邊府東部山頭血戰中被法軍重創，傷亡非常大。

中共的資料寫道：「在日內瓦談判進行中，越南人民在奠邊府打得不順利，武元甲將軍信心有些不足，說：『損失太嚴重了，我們的精銳部隊幾乎全搭進去了。』」

1954年4月，胡志明告訴中共，戰局沒有希望了，要求中共直接出兵。中共拒絕了胡志明的請求。

周恩來曾經秘密地告訴赫魯雪夫：中共不準備派部隊到越南參戰，因為中共在朝鮮戰爭中死了太多的人，參加朝鮮戰爭的代價太過高昂。但是，中共向胡志明保證，如果確實需要，中共會出兵。

越共慢慢地啃下奠邊府法軍的一些週邊重要陣地，取得了戰鬥的優勢。

美國總統艾森豪認為東南亞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但是，他不打算向印度支那派出美國地面部隊。美國也擔心，如果美軍出動地面部隊到越南，中國也可能出兵。

4月4日，法國人告訴美國人，奠邊府戰役的情況危在旦夕，要求美國儘快出動空軍轟炸奠邊府山谷附近的越共陣地。法國人警告

美國，如果法軍在奠邊府被打敗，法國將退出越南戰爭。美國考慮出動空軍可能效果不大，沒有出動空軍支持法軍。

美國駐日本的盟軍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在1982年的《越南歷史電視節目》中談到美國沒有派出空軍支持法軍在奠邊府山谷戰鬥的原因時說：

「在奠邊府戰役結束前，我正好在白宮同艾森豪總統等人一起用早餐，在場的有杜勒斯國務卿和其他一些美國將軍。美國海軍上將拉德夫德說他有兩個航空母艦編隊在靠近越南的東京灣公海，可以隨時出動飛機支援法軍在奠邊府的戰鬥。但是，艾森豪總統強烈反對，總統解釋說，美國空軍無法阻攔越共取得勝利。如果美國轟炸越共的陣地，他們就會後撤到叢林裏。當飛機飛走後，他們會再次發動攻擊。如果美國軍隊捲入，美國面對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派出美國地面部隊，艾森豪當然反對這個選擇；第二個選擇是派出美國空軍參戰，如果美國空軍無法救出法軍被圍部隊，我們的盟友和朋友會認為美國的干涉是無用的，美國不是可靠的盟友。所以他反對美國派出空軍支持法軍。」

不過，從後來公佈的資料看，當時的越共進攻部隊也在苦苦支撐中，越共部隊死傷慘重，雙方已經咬牙拼到了最後的時刻。在這個最後關鍵時刻，如果美國出動空軍支持法軍，有可能扭轉奠邊府戰局。如果美國空軍出動轟炸越共部隊，並且向包圍圈中的法軍空投補給品，在奠邊府被圍的法軍至少有50%的機會突破越共的包圍圈。

法國對於美國不肯用空軍援助被圍在奠邊府的法軍，頗有怨言。法國人認為，從西方自由世界陣營角度來說，這是美國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犯的一個錯誤，美國本來應該派出空軍支持在奠邊府苦戰的法軍。

5月7日，越共攻下奠邊府的法軍陣地，殘餘的法軍投降了。經過2個月的苦戰，由於陣地被壓縮以及包圍圈內的法軍空投補給被切斷，法軍彈盡糧絕。法國方面的損失情況是：10903人被俘（包括5613名傷員），2080人戰死。

法軍也重創了越共野戰主力軍。越共方面的損失情況是：死傷2萬3千人，其中7900人戰死，15000人負傷。在戰鬥中，法軍甚至用榴彈炮直瞄轟擊越共的進攻人海。雙方在奠邊府戰鬥中的表現都很勇敢。

儘管法軍在奠邊府失利，法軍主力部隊仍然牢牢地控制著北越紅河三角洲環形防禦陣地。

在奠邊府戰役之後，越共調動王牌軍第308師進攻永福地區的法軍，結果越共損失慘重。

越南國的保大政府於5月16日簽發命令，要將保大的政府軍擴充到30萬人，為此動員1921年－1929年出生的男子參軍。

經過8年的苦戰，到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結束的時候，法國派遣軍有75000人陣亡，包括：法國人20700人（大部分是軍官）；法國外籍兵團11600人；非洲法屬殖民地募兵15200人；越南國軍26700人。估計越共戰死20多萬人。



法國遠東派遣軍的士兵

越南人由於政治立場的不同，已經分裂為支持越共一派和支持法國及保大的越南國一派，彼此捲入長期血腥的內戰。

中共和越共的柳州會議

在日內瓦協定最後簽字前的1954年7月3日到5日，中共周恩來和越共胡志明等人在廣西柳州舉行了會晤，達成了雙方在日內瓦會議上立場一致的決定。

在柳州會議上，中共向越共施加壓力，要求越共接受法國提出的條件，把越南分成兩個部分。越共已經取得奠邊府戰役的勝利，非常不情願接受法國的停戰條件。

在這次會議上，雙方參加會議的人員是這樣評論越南的前景的。

韋國清：由於法軍在紅河三角洲大大收縮，目前向那裏進攻有較大的困難。

周恩來：如果美國不干涉，法國照樣增加兵力，繼續打下去，我們多久才能取得整個印度支那？

韋國清：在修好公路的情況下，還需要兩三年，但也不是有絕對的把握。羅貴波也同意這個觀點。

胡志明：在上述條件下，越方再打3到5年可取得勝局。

周恩來：在停戰之前，越南人民軍還需要多少軍火，我們可以先運進去，然後在半年裏不運入任何軍火。我們可以先運進去10個步兵師需要的東西。

武元甲說：我們的初步打算是從南方大約撤走6萬人。也有打算在6萬人中留下少數，比如5000到1萬人的樣子留在南方。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黎筍於1979年談到1954年日內瓦協定的情況時說：「當我們簽署日內瓦協議時，正是周恩來將我國分為兩部分。我國以這種方式被分為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後，他曾又一次向我們施加壓力，要我們不要對南越做任何事情。」

中共領袖陳毅於1968年10月17日在北京會見越共領袖黎德壽時談到1954年的日內瓦協定。

陳毅說：1954年，在美國的反對下我們簽署了日內瓦協定。我們把軍隊從南方撤到了北方，聽任南方人民被殺。當時我們犯了錯誤，這個錯誤有我們一份。

黎德壽：因為我們聽了你們的勸告。

麥克亞瑟將軍推斷紅色中國和蘇聯迫使越共接受日內瓦停戰的原因時說：

「據推測，蘇聯和紅色中國對越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要求越共接受日內瓦協定的越南分割條件，而不是控制整個越南。我認為紅色中國和蘇聯這樣做的原因有幾個。首先，一個和平協定至少可以保證半個越南在越共手裏，先吃下半個蘋果再說。他們有了半個越南，就可以爭取西方國家承認越共的北越為合法政府。第二，他們想避免美國進行軍事干涉。如果美國進行軍事干涉，越共將會在北越遭到嚴重的失敗，紅色中國和蘇聯也將不得不直接捲入戰爭以防止越共的失敗。如果紅色中國和蘇聯卷入越南戰爭，我們在那個時候仍然有原子彈作為最後的壟斷性武器。最後，我認為他們相信可以利用北越為基地，進一步滲透顛覆破壞南越政府。」

在日內瓦會談休會期間，周恩來訪問了印度。1954年6月28日，周恩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在印度新德里發表聲明，重申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過，紅色中國與印度於1962年發生邊境戰爭，兩國關係破裂。

關於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

1954年1月，蘇聯在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提議召開包括紅色中國在內的5大國會議，和平解決亞洲問題。2月18

日，柏林會議結束並發表公告，建議有關各國於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主要議題有兩個：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

4月27日到6月15日，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此時朝鮮戰爭已經停戰。

5月8日到7月21日，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國包括：柬埔寨，老撾，越南國，越南民主共和國，紅色中國，美國，法國，英國，蘇聯。美國只是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日內瓦會談的印度支那會議。

在日內瓦會議中，越共代表團和保大的越南國代表團發生激烈爭吵。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經在會議上指著越共代表范文同的鼻子大罵：「你們的政府在哪里？你們不過是影子政府！」

周恩來從柳州飛往北京，並於7月12日返回日內瓦，旋即拜會了范文同。範極其勉強地同意了暫時分治，但要求將分界線劃在北緯十六度。法方建議劃在十八度。最後雙方同意以北緯十七度為界。這意味著越共的軍隊必須從他們佔據的一些地方撤走。對此，不僅越共指揮官們惱火萬分，就連范文同也懷恨在心。范從來沒有原諒過周恩來，因為他認為周是這一安排的策劃者。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越中兩國關係惡化，多年的積怨又提了出來。

1954年7月21日下午3點，日內瓦會議最後一次全體會議舉行。

越南國的保大政府代表陳文度首先發言說：越南國代表曾提出一項建議，要求交戰雙方的軍隊撤退到盡可能小的集結區內，解除武裝，由聯合國對越南全國實施臨時控制，通過選舉使越南人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未來。

接著，陳文度宣佈了幾項抗議：首先抗議前項提案未經審議就被日內瓦會議拒絕了。其次抗議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和越盟部隊總司令倉促締結停戰協議，忽視了越南國的利益。雖然法軍總司令被授權指揮越南國軍部隊，但是法國不能把越南國的利益作交易。最後，他抗議法國越俎代庖，沒有征得越南國的同意就確定了未來越南大選的日期。

陳文度的發言使日內瓦會議氣氛又緊張起來。

法國代表對越南國的代表進行了安撫性解釋。法國政府一直關注著越南北方天主教教徒集聚區的安全，贊成他們自由地表達意志。法國希望胡志明先生的承諾是有效的。

陳文度隨後憤怒地辭職。

接著，英國代表艾登首先宣讀了關於在印度支那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該協定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涉及越南、老撾、柬埔寨。下面僅列「關於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關於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協議在簽字後48小時生效，一切武裝力量停止戰鬥。考慮到實際情況，越南北部在協定生效後5天內停火，中部在10天內停火，南部在20天內停火。每一戰場在停火後30天內釋放戰俘和被拘平民。

協議規定，在北緯17度線以南、9號公路稍北劃定臨時軍事分界線，此線以北為越南人民軍（越盟）集結區，以南為法軍集結區。協議簽定後雙方在300天內完成在各自區域內的集結。臨時分界線南北各5公里為非軍事區。

在越南統一選舉的政府成立之前，雙方各自管理集結區內的事物。自停戰協定生效之時起，禁止一切增援軍隊和軍事輔助人員進入越南，越南全境禁止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包括外國軍事基地）。

這個協定的締結雙方是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和越盟部隊總司令。這個協定已經於7月21日凌晨由法國遠征軍總司令的代表和越盟部隊總司令的代表簽字。

然後，英國代表艾登請與會代表仔細閱讀已經發到手中的日內瓦「最後宣言」文本。

紅色中國堅持所有日內瓦會議與會國都在協定上簽字。

最後大家妥協，會議通過唱名表態的方式通過宣言。

6個國家完全同意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他們是：法蘭西共

和國、老撾、越南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王國（英國）、蘇聯。

柬埔寨對日內瓦協定持保留態度。

越南國不同意該協定。

美國單方面聲明不妨礙該日內瓦協定，美國宣佈按照聯合國的原則致力於加強和平。

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1954年7月21日）

由柬埔寨、越南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老撾、越南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王國（英國）、蘇聯代表所參加的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1954年7月21日的最後宣言：

第1項：會議注意到在柬埔寨、老撾、越南結束敵對行動的各項協定，這些協定並建立了關於其條款之執行的國際監督和監察。

第2項：會議慶倖在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的敵對行動的結束。會議確信：本宣言和各項停止敵對行動協定中所規定的條款的實施，將使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從此能夠完全獨立自主地在國際的和平大家庭中起它們的作用。

第3項：略

第4項：會議注意到「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中關於禁止外國軍隊和軍事人員以及各種武器和彈藥進入越南的條款。會議同樣注意到柬埔寨和老撾兩國政府的聲明，即兩國政府決心不要求關於軍事物資、人員和教官的外國援助，除非為了有效地保衛本國領土的目的，而在老撾，則更須限於老撾停止敵對行動協定所規定的範圍之內。

第5項：會議注意到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中關於在雙方集結區內不得建立任何外國軍事基地的條款。同時，雙方應該注意，務使劃歸他們的地區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並不被用來恢復敵對行動或者服務於侵略政策。

第6項：會議確認：關於越南的協定的主要目的是解決軍事問題，以便結束敵對行動，並確認軍事分界線是臨時性的界線，無論如何不能被解釋為政治的或領土上的邊界線。

第7項：會議聲明：關於越南，在尊重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的基礎上對各項政治問題的解決，應使越南人民享有經由秘密投票的自由普選而建立的民主機構所保證的基本自由。將在1956年7月內，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中所規定的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成員國代表所組成的國際委員會的監督下舉行普選。自1955年7月20日起，雙方地區有代表性的負責當局，應就此項問題進行協商。

第8項：停止敵對行動協定中關於保證維護生命財產的各項條款，必須最嚴格地予以執行，特別是必須使在越南的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選擇他願意居住的地區。

第9項：略

第10項：會議注意到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的聲明：即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願意根據有關各國政府的請求，在經雙方協定規定的期限內，從柬埔寨、老撾、越南的領土上撤退其軍隊。

第11項：會議注意到法國政府的聲明，即法國政府將在尊重柬埔寨、老撾、越南三國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來解決有關恢復和鞏固柬埔寨、老撾、越南的和平的一切問題。

第12項：日內瓦會議的每個與會國家在對柬埔寨、老撾、越南三國的關係上，保證尊重上述各國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對其內政不予任何干涉。

第13項：與會各國同意就國際監督和監察委員會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彼此進行協商，以便研究為保證柬埔寨、老撾、越南的停止敵對行動協定被尊重所必需的措施。

協定規定，1956年7月內在越南舉行南北越重新合併的秘密投票的自由普選。為此建立了國際觀察委員會ICC，成員國為加拿大，波蘭，印度，以監督各方遵守日內瓦協定。

因為協定的內容比較正式，筆者對這個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的協定作些解釋：

- 1、這個日內瓦協定在很多關鍵性問題上是含糊不清的，這個協定的本質是相關各國對停戰協定的一個進一步的聲明。對於越南來說，它只是一個對於法國和越盟之間停戰協定的會議的補充聲明，兩個主要參加國越南國和美國竟然不同意這個聲明的內容。關於柬埔寨、老撾、越南的獨立問題，已經由法國政府另外同這三國協商解決了。
- 2、後來引發了進一步爭議的是第7項，關於1956年7月內在越南舉行南北越重新合併的秘密投票的自由普選。南越政府首先不承認日內瓦協定，然後南越政府認為北越是共產黨極權主義政府，不可能允許北越的人民進行秘密投票的自由普選。北越認為南越政府違反了日內瓦協定的第7項，破壞了越南的統一，所以後來決定用武力推翻南越政府。
- 3、日內瓦協定從法理上承認了兩個越南的存在，承認越南國（南越）是獨立的國家。
- 4、協定「注意到」禁止外國軍隊和軍事人員以及各種武器和彈藥進入越南的條款（關於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包括北越和南越。
- 5、日內瓦會議的每個與會國家（包括紅色中國）在對柬埔寨、老撾、越南三國的關係上，保證尊重上述各國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對其內政不予任何干涉。
- 6、在最後表決時，紅色中國政府是同意這個協定的。
- 7、在最後表決時，南越沒有同意這個協定。
- 8、在最後表決時，美國單方面聲明不妨礙該日內瓦協定，沒有同意這個協定。

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中說：從實際出發，周恩來著手準備達成一項和平協議，暫時承認兩個越南。

保大的越南國認為日內瓦協定為越南人民的重大失敗。越南國

總理吳廷琰宣佈日內瓦協議簽字日為「國恥日」。

據新加坡記者陳加昌回憶：當日內瓦協定宣佈越南被分割成兩半後，他到新加坡一所教會學校訪問越南留學生，他看到許多越南留學生為了祖國被分裂而悲憤交集，失聲痛哭。有的人說，法國人這是要砍斷我們的一隻胳膊啊；有些人甚至說，如果法國人不願意打，我們自己去打。這裏的學生大部分是支持保大國王的。

這時，越南北方有1400萬人口，南方1100萬人口。北越的人口超過南越的人口。假如在1956年7月舉行越南統一大選，北越憑藉極權主義壓制手段，一定可以取得絕大多數北越人的選票，不管南越方面怎麼樣投票，北越已經贏定了。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次會議上說：「美國不同意日內瓦協定，因為我們不能再次捲入類似『雅爾達協定』這類悲劇中，『雅爾達協定』保證了蘇聯對其他國家的征服。」

但是，美國避免批評這個協定，因為美國的歐洲主要盟國法國是這個協定的簽字國。艾森豪說：他希望這個協定能促進和平；但是，美國不是這個協定的簽字國，美國的決策將不受這個協定的限制。不久，美國開始向南越提供資金和武器裝備的支援。

參加日內瓦會談的杜勒斯是美國政府國務卿，他那「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論，當時在紅色中國幾乎盡人皆知。他總是保持著一種政治活動家的莊重嚴謹。他面色蒼白疲倦，神情陰沈，戴一副夾鼻眼鏡。他患了癌症，剛做過手術，胃裏防了一支「鏽管」。在日內瓦，沒有一個人見過杜勒斯笑過。他笑不出來。那時，自由世界的國家的日子都不好過。面對共產主義集團的攻勢，世界主要自由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步步退縮。杜勒斯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人員同任何紅色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每次對面見到周恩來，杜勒斯都面無表情。

在日內瓦會談中，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兩個主要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第一是統一整個越南；第二是擺脫外國影響，實行越南的完全獨立。各方都沒有遵守這個協定，繼續向這個地區輸入武器和軍事顧問團人員。這個協定只是推遲了越南戰爭的爆發時間。

實際上，紅色中國和越共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並沒有遵守日內瓦協定的條款，越共立即派出大批軍隊秘密潛入老撾王國，攻擊該國的合法政府軍隊。越共軍隊進入柬埔寨王國，長期佔據柬埔寨東北部和東部的廣大地區，並以這些地區為基地進攻南越共和國。

在隨後的歲月裏，紅色中國秘密地向北越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並派出工程兵部隊進入北越和老撾王國，幫助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武裝力量在其控制區修路架橋。

紅色中國動用外匯款，在柬埔寨境內秘密地修建了胡志明小道，並使用中立國船隻，把大量武器裝備經過海運運送到柬埔寨的磅遜港和白馬地區的海邊，轉交給越共。

在越南戰爭最高峰時，在北越的中共軍隊人數高達17萬人，擔任後方防衛和防空任務。

日內瓦會議的最後一天，周恩來邀請兩個越南的代表團以及老撾和柬埔寨的代表團參加在日內瓦萬花嶺別墅舉行的宴會。何文樓大使（當時他是北越代表團的一位上校成員）回憶說：「當時共有三十人，大家圍坐在圓桌旁。中國總理走過來和我們一個個地祝酒，每次他都喝乾一小杯茅臺酒，整整喝了三十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恩來邀請吳廷琰的弟弟吳廷練訪問北京。周與吳廷練交談起來：「雖然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們仍然歡迎你來訪問。你們都是越南人，應該一起為祖國的統一而工作。」

北越共產黨的黨務人士對這種折衷主義的說法十分反感。

第四章

吳廷琰出任風雨飄搖中的越南國總理

吳廷琰早期生涯

吳廷琰（Ngo Dinh Diem）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教徒。他於1954年6月成為越南國總理，1955年成為越南第一共和國總統（1955年－1963年），他是越南共和國的奠基人。越南共和國實際上僅僅控制了北緯17度線以南的越南南方，所以有時稱越南共和國為南越共和國。

說到吳廷琰的名字，有一個插曲。在1950代和1960年代，中國和東南亞華文媒體，均用吳庭黠。1960年，吳廷琰訪問臺灣期間，與蔣介石互贈照片並簽名，吳廷琰用毛筆題中文「吳廷琰」三個字，以後南越和臺灣中文報紙全部正名為吳廷琰。不過，中國大陸仍然用吳庭黠。吳廷琰幼時也曾經飽讀中國儒學經書，會做律詩，書法造詣深厚。

1960年代初期的中國報紙上，經常出現吳庭黠的名字，它是同美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被稱之為美帝在南越的走狗。他給中國人的印象就是一付青面獠牙要吃人的模樣。他其實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矮胖子，非常儒雅。

吳廷琰於1901年出生於安南王國的首都順化，吳廷琰出生後在順化的天主教教堂受洗。幾個世紀來，吳家一直同越南阮朝王室關係密切，很多吳家先祖在阮朝做官。他們家族早在17世紀受葡萄牙傳教士勸導就已經皈依天主教。在400多年的風雨中，他們家族

一代又一代頑強地堅持天主教的信仰，他們是越南有名的天主教家族。

1880年代，越南阮朝發起一場反天主教暴力運動，這場風暴幾乎完全摧毀了吳家。一夥暴徒乘著吳家人在Dai Phong的一座教堂做彌撒時，襲擊了他們。在那天，100多位吳家人，包括婦女老幼被綁在木樁上活活燒死。

吳家的唯一倖存者吳廷可，此時恰好在馬來亞的天主教會進修神學。他聽到噩耗後趕回順化。他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姑母、叔叔、伯伯、侄兒、侄女們，全部都遇害了。

吳廷可滿懷悲傷，重建了他們家族的教堂。吳廷可的第一位妻子早逝無子女。上帝憐憫吳家，吳廷可的第二位妻子為他生下了6個出色的兒子和1個女兒，老三便是吳廷琰。吳廷可放棄了成為一名天主教神父的計畫，躋身仕途，在法屬印度支那的安南王國擔任阮朝成泰王的顧問，後來升任阮朝朝廷的禮儀和宮監大臣。他是當時阮朝首相阮有拜的好友。阮有拜也是一名天主教徒，深受法國人的信任和尊敬。

1907年，法國人以精神錯亂為理由，廢黜了不滿法國殖民制度的阮朝成泰王，另立保大的父親為國王。吳廷可退隱回鄉種地，以示抗議。

在鄉下，吳廷可帶著自己的兒子們在家裏的田裏一起種水稻，他們用水牛拉犁耕地。作為安南王國的朝廷重臣，他的這個舉動是很不尋常的。那個時代，做官的人看不起種田人。這件事情給吳廷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後來執掌南越政府之時，他非常重視南越的農業生產。

吳廷琰從小拜阮有拜為義父，受阮有拜教誨甚多。他繼二哥吳廷俶之後，進入天主教修道院學習，他有可能在這個時候立下獨身的志向，把自己的一身獻給上帝。幾個月後，他就因那裏的規矩太嚴而離開，轉上順化的法語中學Lycee Quoc Hoc。

在中學將要畢業之時，他因成績優異而獲取獎學金，可以前往巴黎攻讀神學，但是他最終放棄了成為神職人員之路。中學畢業



吳廷琰全家合影

後，他前往河內，就讀於法屬殖民地行政學院，該學院專門為法國殖民地政府訓練越南官員。

在行政學院學習期間，他陷入一生中僅有一次愛情：他愛上了一位老師的女兒，該女子據說有傾城傾國之色。但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她離開了他，進入順化的女修道院，成為一位修女。所以吳廷琰的情感受到很大的打擊，再加上早期他在修道院立下獨身誓言，他最後選擇獨身。

後來，在吳廷琰當上南越總統後，他曾經約他的前女友，共同乘船遊順化的香江。吳廷琰在船上彈奏曼陀林琴，兩人回憶往昔浪漫的時光，此時兩人都已50多歲了，不過仍然保持純友誼的關係。

吳廷琰終身沒有結婚，也沒有什麼緋聞。

1921年，吳廷琰以優異成績完成在法屬殖民地行政學院的學業，提前一年畢業。

他在越南文官考試中名列前茅，繼大哥吳廷魁之後，他成為一名法屬印度支那政府的公務員。他從最低等級的公務員做起，穩步

晉升。

他剛滿21歲就得以擔任承天省廣田縣縣長，然後調任廣治省海陵縣縣長，政績不錯。

25歲時，吳廷琰晉升為平順省省長。他的大哥吳廷魁娶了阮有拜之女，吳廷魁擔任廣南省的省長。

吳廷琰以廉潔和公正著稱，這在當時的官場是一種很難得的品德。法國殖民地當局和阮朝朝廷都很欣賞他。

他喜歡騎馬穿過鄉村地區，訪問農民們，調解農民的衝突，監督鄉村公用設施建設。鄉民們很尊重這個年輕的省長。他的個人生活非常簡樸，對吃和穿都很不講究。他吃的早餐跟農民的一樣，稀飯和醃鹹菜。

1932年，保大國王回國登基。

1933年，保大發動寧靜政變，將阮有拜降職，任命範瓊和吳廷琰等一批新人進入內閣，吳廷琰擔任阮朝內政大臣，此時他32歲。

保大國王很想改革朝政，幹一番事業。但是，法國殖民地當局對保大的改革設想不積極。3個月後，吳廷琰向法國人提出建立越南人自己的立法機構，法國人拒絕了他的要求。吳廷琰的天性就是不願妥協，非常固執。於是，他憤而辭去公職。

隨後，吳廷琰隱居起來。他有21年之久沒有再擔任任何正式官職。他將時間用於閱讀、禱告、參加教會彌撒、園藝、狩獵和攝影等活動。

吳家在順化一帶有很多房產和農田；吳家世代在阮朝為官，頗有積蓄。所以，吳家很富有，吳廷琰有可靠的經濟來源。

1945年3月，日軍推翻法國維希政府的殖民統治，扶持保大國王為越南帝國皇帝，保大請吳廷琰出任越南帝國首相，但被他拒絕了。

1945年9月，日軍投降，越南出現權力真空。胡志明在河內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

隨後，吳廷琰被越盟逮捕，他被流放到中越邊境地區的一個山村。在那裏，他差點因瘧疾和流行性感冒而喪命。6個月後，他被

帶到河內見胡志明。

胡志明打算委任他為越盟政府的內政部長，但是他拒絕加入越盟，並且為他大哥吳廷魁和吳廷魁的唯一的兒子在順化被越盟活埋一事質問胡志明。

吳廷琰問胡志明：「你們為什麼殺害我的大哥？」

胡志明說：「這是一個錯誤。國家很混亂，沒有辦法的事情。」

胡志明當時放他走了，回頭又派人追他，下令逮捕他。吳廷琰逃往安南山脈的山區，山區的山地人收留了他。

這次吳廷琰虎口逃生。他永遠不原諒胡志明殺害他的大哥，他說胡志明是「陰謀家和罪犯。」

1946年底，法國和越盟之間的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

吳廷琰乘機逃往南方的西貢地區，二哥吳廷俶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永隆教區擔任主教，他去投靠了他的二哥。

這時，吳廷琰兄弟在南越共同創立「越南民族聯盟」，要求法國承認越南擁有類似於英聯邦國家的主權地位，鼓吹反共反法的民族主義。該聯盟分別在河內和西貢各辦一份報紙。但兩份報紙都被關閉了。河內報紙的編輯被越盟逮捕，而西貢報紙的編輯被越共雇傭的殺手殺害。

吳廷琰在報紙上發表聲明，鼓吹在共產主義和法國殖民主義之外的建立第三種力量，但他的主張只激起了少數人的興趣。

1950年，因為吳廷琰的反共立場，越共對他失去了耐心，缺席判處他死刑。越共領袖黎筍認為上次抓到吳廷琰時，就應該殺掉他。

吳廷琰於1950年離開越南，過起海外流亡生活。

此時，吳廷琰覺得自己的政治前途是茫然的，他覺得應該去找一個修道院繼續當天主教修士，渡過餘生。

吳廷琰流亡到美國

他在1950年8月和吳廷俶一起離開越南。

他們先到了日本，吳廷琰在日本偶然遇到美國學者費舍（Wesley Fishel），費舍是加利福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此時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日本站擔任顧問。費舍支持亞洲國家反殖民主義、反共的第三種力量學說，吳廷琰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議吳廷琰到美國去碰碰運氣。

吳廷俶和吳廷琰兩兄弟來到美國。他們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瑪麗科諾天主教修道院落腳。在美國期間，吳廷俶利用自己在美國天主教勢力中的關係，把吳廷琰介紹給美國的政治和宗教界人士。

紐約的天主教樞機大主教斯貝爾曼是吳廷俶在羅馬神學院學習時的同學，他在美國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斯貝爾曼幫助吳廷琰安排各種機會接觸美國的政治領袖，特別是美國著名的天主教家族的甘迺迪兄弟。通過吳廷俶和斯貝爾曼的關係，吳廷琰結識了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參議員諾蘭，參議員曼斯費爾德，參議員約翰·甘迺迪，杜勒斯兄弟等美國政要，這些人後來成為他在美國政壇的主要支持者。

這時，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政治家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個冷戰戰場越南。美國的歐洲盟友法國正在同中國支持的越共苦戰，這是朝鮮戰爭的另外一個翻版。美國政治家開始尋找可以承擔反共大任的越南政治領袖。

但是在當時，美國政客們對吳廷琰不感興趣，認為他沒有什麼政治背景和政治力量。

此後3年中，他住在瑪麗諾科修道院，過著洗盤子、掃地、禱告的修行苦日子，實際上靠打工維持學習生活。他甚至準備在美國留下來當一名修士。

吳廷俶返回越南南方繼續擔任天主教的主教。

基根神父曾經在美國瑪麗諾科修道院求學，他是吳廷琰的同學。

基根神父回憶道：「我那時18歲，進瑪麗科諾修道院學習神學。我進修道院的時候，吳廷琰已經在那裏了。吳廷琰是一個非常虔敬的天主教徒，他比我們這些神學院的學生們還要虔敬。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但他的英語不好，法語很流利。他跟普通學生一樣，

每天在餐廳收拾碗碟，洗盤子，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不像是什麼大人物。修道院裏的神父們通常是不做這些雜事的。」

「不過，他很孤單，沒有什麼人來看他，他自己有一間很小的房間。他走路的樣子很像電影裏的卓別林，當我們看到矮個子吳廷琰走路的樣子時，我們都想笑，因為他的樣子很滑稽。儘管他的英語不好，他跟我們處得不錯，同學戲稱他為『Go Ding Ding』，類似『小丁丁』的意思，因為他的個子矮。他的年齡比我們大很多，有點神秘，但他對人還是很熱情的。他喜歡安靜，不喜歡熱鬧。他後來離開了修道院。」

「幾年後，突然有一天，幾輛前面插著越南國旗的豪華大轎車駛進修道院，一批便衣員警人員分佈在修道院各處，我們知道來了大人物。突然，吳廷琰從豪華大轎車出來了，我們吃驚極了，一個普通的小人物，最後變成了一個大人物。」

吳廷琰在美國東部旅行，在大學中演講，聲稱只有「自由世界」能夠拯救越南，但是需要美國來幫助建立一個既反對越共又反對法國人的民族主義者的政府。通過費舍的幫助，吳廷琰獲得密歇根州立大學的訪問學者身份。密歇根州立大學負責管理美國政府主辦的援助冷戰同盟國的計畫。

吳廷琰當政後為了報答費舍，曾經請費舍在南越實施密歇根州立大學集團計畫，訓練南越的員警力量和行政官員。

1953年5月，吳廷琰的六弟吳廷練寫信給吳廷琰，讓吳廷琰離開美國去法國，見保大國王。

此時，保大國王正在考慮新的越南國總理人選，他想找一個有能力、反共、廉潔、可靠的民族主義者。這個人可以在越南挑戰胡志明。

吳廷練從小就是越南保大國王的好朋友。保大剛到法國留學時，吳廷練也在法國。保大國王和吳廷練的託管人是同一個法國人，那時吳廷練12歲，保大13歲，兩個人在一起學習和玩耍，吳廷練是保大的玩伴，兩個人親如兄弟。吳家有很多人在歷史上一直是阮朝的重臣。根據吳廷練的說法，是他把吳廷琰推薦給保大，讓吳

廷琰出任越南國的總理。當然，吳廷琰曾經擔任過保大的內政大臣，兩個人很熟悉。

不過，此時的越南國是一個爛攤子，總理根本不是一個肥缺。前面幾任總理都沒有幹下去。法國報紙形容越南各方勢力的情況時說，就像一群活螃蟹放在了一個筐裏。保大本人不願意回越南，保大認為吳廷琰也許有辦法能夠挽救越南的混亂局面。

吳廷琰成為越南國總理

在1954年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和談仍然在進行中時，美國艾森豪總統和國務卿杜勒斯構想了新的東南亞地區反共戰略。他們希望建立一條新的反共防線，沿著北越和南越分界線延伸到老撾和泰國全境。為了防守這條防線，對抗共產黨集團的正規進攻戰和秘密遊擊戰，美國準備向東南亞的盟國提供援助，並建立了一個共同防衛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

美國不打算在這一地區投入美國軍隊，他們認為這樣做代價太大。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人員損失慘重，所以美國不想重蹈覆轍。如果共產黨集團向美國的東南亞盟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美國不想採用朝鮮戰爭的打法來抵抗共產黨集團的進攻，美國準備採用核威懾戰略對付紅色中國。

在東南亞國家，艾森豪和杜勒斯認為，抵抗共產黨集團的擴張必須依賴本土的民族主義領袖，因為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在興起，而歐洲殖民主義正在衰落。

國務卿杜勒斯說：「共產黨集團認為共產主義運動代表了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們狂熱地推廣這一理念。在東南亞，我們必須在我們這邊找到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領袖必須認可我們的自由生活方式，認可我們的生活方式才代表了未來的潮流。這樣的領袖必須同共產黨人一樣堅強。」

保大考慮起用吳廷琰為越南國總理。希望吳廷琰可以挽救陷入嚴重困境的越南國。

保大告訴吳廷琰：「越南有被分割成兩半的危險。你沒有權利逃避你的責任。越南的安全需要你。」吳廷琰向保大提了一個條件，吳廷琰要掌握越南國政府的行政和越南國軍隊的全部大權。保大同意了。

隨後，保大國王正式指定吳廷琰擔任越南國（State of Vietnam）的總理，此時保大是國家元首。越南國在名義上包括北越和南越。

保大國王選擇吳廷琰為總理的幾個原因是：1、吳廷琰的舉薦；2、吳廷琰曾經擔任過保大的內政大臣；3、吳氏家族是越南歷史上的名門望族；4、吳廷琰在做官期間，以廉潔奉公著稱；5、他還是堅定的反共者，這一點深得保大的賞識；6、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可以獲得越南天主教徒的支援；7、吳廷琰的忍耐力很強，也許他能夠頂住壓力；8、他有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

吳廷琰首先得到越南天主教徒的支持；很多越南其他派系反共人士知道美國支持他，轉而支持他對抗北越。他和他的兄弟們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了一個支援他的政治組織網路。他本人有很高的政治鬥爭技巧和超強的忍耐力。在越南的這個危機時刻，吳廷琰是能夠團結越南四分五裂的反共政治力量的最佳人選。



吳廷琰

法國學者慕斯說：「在越南，只有一個人可以挑戰胡志明的權威，他就是吳廷琰，因為他跟胡志明一樣有非常好的道德名聲，生活也很簡樸。」

1954年6月26日，吳廷琰從法國抵達西貢的新山一國際機場，空降為風雨飄搖中的越南國總理。

保大國王認為，起用吳廷琰為總理是挽救越南國的最後希望。此時，在日內瓦舉行的印度支那和平談判的各強權國家準備把越南分割成南北兩個部分，越南國只控制越南的南部地區。

越南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法軍和越南國軍主力準備撤出北越紅河三角洲，退到南越；越南國軍基本上處於崩潰狀態，吳廷琰控制不了越南國軍，他在軍隊中沒有任何影響力；越共控制了北越的大部分鄉村地區，越共也控制了南越五分之三的鄉村地區，越共在越南的城市中也有很大影響力。南越各地派系的私人軍隊勢力強大，而且經常互相內鬥；國家經過多年戰爭，經濟殘破不堪，人民窮困；法國人正準備完全撤出越南，越南國政府沒有足夠的受過訓練的各級官員，填補法國人離開後留出的各級政府的空缺。

在西貢的美國軍事顧問、西方記者、越南的社會精英階層普遍認為，越南國必定在幾個月之內崩潰，要麼是因為國內各非共產黨派系之間的內鬥，要麼是因為越共打垮已經衰弱而且完全沒有士氣的法軍和越南國軍。有些美國人認為，對付共產黨力量擴張的自由世界防線可能要後移到泰國一線。

吳廷琰於1954年8月底回到南越。他回憶道：「吳廷琰上臺時間不長，政府機構根本靠不住，政府職員人心惶惶，每個人都知道越共不久就會南下，南越失敗近在眼前。政府工作人員無心工作，每個人都都在盤算如何逃離這個國家。越南國軍的總參謀長是一個法國籍的越南人，軍隊不聽吳廷琰的。」

「我晚上剛到總理府時，聽到總理府外面的越南國軍的軍車跑來跑去，用擴音機廣播反政府的口號。南越政府一分錢都沒有，國庫空空，負債幾十億法郎。10萬名北方難民已經到達西貢，被臨時

安置在西貢郊區，沒有工作，沒有住房，沒有土地耕種，情況真的是岌岌可危。」

吳廷琰認為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對挽救越南國的危機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

吳廷琰的美國顧問蘭斯代爾

吳廷琰上臺不久就認識了美國駐西貢的情報官員蘭斯代爾，蘭斯代爾很快成為吳廷琰總理的顧問。

蘭斯代爾的回憶錄比較生動地描寫了吳廷琰執政之初的情況，所以要想瞭解吳廷琰的情況就不得不在蘭斯代爾的回憶錄中挖掘素材。

愛德華·蘭斯代爾（Edward Geary Lansdale, 1908-1987）是一位美國空軍情報軍官，他是南越歷史上的傳奇人物。

他是一個老派的美國人，仿佛生活在美國建國之初那個時代，他的理想是希望把美國建國初期的自由理想帶給東南亞國家，他敵視極權主義。他對於第三世界的國家普通民眾有著深切的好感和同情。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很善於交朋友，他的同事形容他：「可以跟任何人交朋友，除了魔鬼撒旦。」

蘭斯代爾認為，自由世界要想在東南亞取得對共產黨力量的勝利，必須先爭取東南亞國家人民發自內心的支持，民心是最重要的。他認為，爭取越南農民的真誠支持，是吳廷琰政府獲得成功的關鍵點。

蘭斯代爾很善於同亞洲人打交道。他的策略是：首先注意聽亞洲同伴說什麼；然後，他按照亞洲人的思路，對亞洲人的方案加以修改，使它成為可以操作的方案；最後，他巧妙地把這個可行的方案傳遞給他的亞洲同伴；他的亞洲同伴以為這個方案是自己想出來的，很高興地採取了這個方案。因為他不去教訓亞洲同伴，他贏得了他們的尊重。

那個時代有一本很暢銷的美國小說《醜陋的美國人》，就是以蘭斯代爾為藍本寫的。另外一本暢銷的美國小說《沈默的美國人》

也是以蘭斯代爾為藍本，該小說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二戰後期，蘭斯代爾作為陸軍航空隊情報官員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美國戰略服務辦公處（OSS），擔任太平洋地區心理戰專家。

二戰結束後，他幫助菲律賓反共的馬格塞塞總統擊敗並收編了菲律賓共產黨胡克遊擊隊，他同馬格塞塞總統結下了深厚友誼。

1953年，蘭斯代爾曾經到越南旅行。他在北越看到過幾百個法國人的要塞，有的規模很大，有複雜的鋼筋混凝土碉堡系統，有的比較簡單，由戰壕構成。法國負責對越南國軍和支持法國的民兵進行訓練，負責他們的軍餉，同時統一指揮他們。法國控制區的行政機構也是採用這個混和模式。各級政府裏有法國官員，也有越南官員。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隨著戰爭的升級，法國為了對付越共的遊擊戰，摧毀了很多越南鄉村村莊，越來越多憤怒的民眾加入越共隊伍。後來，法國人總結教訓，在越南各個地區給予越南人很多自治權利，改善法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關係。由於越共在自己的統一反法陣線中不斷清洗其他政治力量，所以有很多人越南人站到法國一邊。

在越南，蘭斯代爾認為支持法國人和支持越共的越南民眾人數不差上下。

蘭斯代爾對東南亞各國反擊共產黨遊擊隊的戰爭有個總結。

馬來亞的情況是，政府軍和員警部隊6萬5千人對陣馬共遊擊隊1萬人。在馬來亞緊急狀態達到高峰期時期，英軍和馬來亞政府其他武裝單位共25萬人在追逐1萬名共產黨遊擊隊員。最後，馬共遊擊隊被擊敗。菲律賓的情況是，政府軍和員警部隊5萬人對陣菲共遊擊隊1萬5千人。菲共遊擊隊被擊敗。

根據這兩國的經驗，蘭斯代爾認為，為了對付共產黨發動的遊擊戰，政府軍應該擁有比遊擊隊多4倍以上的兵力，才可以控制鄉村的局勢。

所以，從兵力對比情況看，法國人在越南兵力嚴重不足，再加上越共可以得到中國的支持，法國人在越南的前景堪憂。

1954年，美國政府決定把他從菲律賓緊急調到南越，看看他能為面臨崩潰的越南國政府做些什麼。

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告訴他：「我們準備把你派到印度支那。」

蘭斯代爾問：「去幹什麼？我不想幫助那些法國人。」

杜勒斯說：「不，不。去幹你在菲律賓幹的事情。」

1954年6月1日，蘭斯代爾上校乘飛機從菲律賓到達西貢，加入西貢的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MAAG），他的上司是奧丹尼爾將軍，蘭斯代爾上校的頭銜是美國駐越南國大使館助理空軍武官。

蘭斯代爾上校到西貢的第一天，向奧丹尼爾將軍報導。

晚上，蘭斯代爾臨時住在奧丹尼爾將軍的住處。

半夜時分，蘭斯代爾被巨大的連續爆炸聲驚醒，看到穿著睡衣的奧丹尼爾將軍已經站在視窗向外張望。蘭斯代爾到窗邊把窗戶打開，外面的熱浪撲面而來。爆炸的地點是西貢機場附近的法軍軍火庫。顯然，這個軍火庫遭到了越共遊擊隊的攻擊。蘭斯代爾覺得西貢的情況很危險。

蘭斯代爾到達越南後發現法國人仍然是越南國的實際控制者。法國人控制了越南國的貨幣發行、外交、軍隊、員警，法國人也在越南國政府和越南國軍關鍵崗位上任職。越南國的最高領導人實際是法國駐西貢的高級行政公署的專員，而不是保大國王。

此時法軍仍然控制著越南國的國防部的各個部門，除了G-5局（宣傳和心理戰局）。法國人不介意美國人插手不重要的G-5局。

蘭斯代爾於是進入G-5局，成為范春甲上尉局長（范春甲是南越著名越共間諜范春安的堂弟）的非正式顧問，他慢慢瞭解越南的情況，交了很多越南朋友。

G-5局在西貢總部有一批參謀人員，包括一些作家和藝術家，

一個軍隊電臺，一個印刷廠。在北越戰場前線有3個武裝宣傳連。

這時在北越同法軍並肩作戰的越南國軍士氣低落，官兵們的薪水很低，饑腸轆轆的士兵們經常在軍事行動中偷搶北方農民的雞、豬、大米等物。

G-5局的范春甲上尉局長問蘭斯代爾有什麼宣傳戰術可以用在北越戰場？

蘭斯代爾建議虛構有1個中共師已經進入北越，佈置在靠近中越邊境線一帶。范春甲上尉記下了蘭斯代爾的建議。過了一段時間，蘭斯代爾自己已經忘了這件事情。

忽然，他接到華盛頓的電報，讓他調查關於已經有三個中共師進入北越這個消息的準確性。於是，蘭斯代爾飛到河內，調查此事。

他問G-5局在河內的軍官，這個消息是真的嗎？

這個軍官唔著嘴笑了起來。G-5局的武裝宣傳連散佈了這個假消息，並且把蘭斯代爾虛構的1個中共師誇大到3個師，效果非常好，因為越南人從歷史上來說對中國人的入侵特別敏感。這個軍官說河內幾乎每個人都相信這個消息，各種有關中共師的消息像雪片一樣飛到法軍和越南國軍情報部門的辦公桌上。

蘭斯代爾寫了份澄清事實的報告給華盛頓當局，結果美國國防部回電狠狠地批評了蘭斯代爾，美國國防部說一點都不喜歡這個笑話。

1954年10月，一群北越的反共民族主義者準備離開北方的故鄉到南越去。在同越盟的戰爭中，他們吃夠了越共宣傳策略的苦頭，打算在離開北越時報復一下越共。恰好蘭斯代爾在河內，他們跑來問蘭斯代爾有什麼辦法。

根據日內瓦協定，法國將在10月10日把河內交給越共。此時，河內的越共地下黨正在忙於安排越共軍隊進城的歡迎儀式。

蘭斯代爾建議做一份假冒的越共宣傳廣告，大量分發出去。這份假冒的越共宣傳廣告完全模仿越共的語氣和格式。這份宣傳廣告告訴河內的老百姓，越共軍隊進城的歡迎儀式要進行持續7天，除了醫院這樣重要的部門，全城的人都要準備7天的歡迎儀式。其

實，正常歡迎儀式幾個小時就可以結束了。

北越的反共民族主義者趕緊印了一大批這樣的廣告，乘著夜色在全城派發。此時河內還在法國人的控制下，這些人有個朋友在法國殖民地政府當警察局長，這個局長保證，萬一他們被法國人抓住了，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

這個宣傳廣告如此逼真，以至於有些河內的越共地下黨挨家挨戶去動員，告訴市民，歡迎儀式要進行7天。

越共最高領導層發現這個檔是假的，於是在河內城外的越共電臺上廣播說這個檔是假的，叫大家不要相信。不過，河內的越共地下黨認為這個廣播是法國人搞得鬼，沒有人相信這個廣播。

那個在法國殖民地政府當警察局長的人也來了勁頭，連夜把這些廣告裝在自己的汽車上，出去分發。結果，他被法國軍隊當場抓住，法軍認為他是越共的間諜，把他關進了警察局的監獄。這個警察局長要求法國人把他押往西貢，法國人同意了。



吳廷琰在邦美蜀視查（1956年）

第二天，當越共軍隊進城的時候，河內所有的工廠、公共交通、發電廠、通訊系統全部停了工，人們都上街歡迎越共軍隊。越共軍隊花了5天時間才恢復了河內的正常秩序。

後來，當這名警察局長被押到西貢後，蘭斯代爾去找吳廷琰求情，要求把這個局長放了。吳廷琰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打消了對這個警察局長的疑惑，同意把他釋放了。

蘭斯代爾第一次見到吳廷琰

美國駐南越的希斯大使告訴蘭斯代爾，保大已經任命吳廷琰為總理，問蘭斯代爾怎麼看？蘭斯代爾說他根本不瞭解吳廷琰。蘭斯代爾於是跑去問那些越南朋友。

他們說吳廷琰在越南是很有名的，不管是讚揚還是反對他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很多人認為吳廷琰是唯一可以聯合越南非共產黨派系的愛國者。不過，也有少部分人認為吳廷琰個性過於固執，不適合當政治領導人，當個天主教修道士可能更合適。

1954年6月26日，蘭斯代爾開車去機場，準備參加外交人員的歡迎團，迎接新總理吳廷琰。

他吃驚地發現，雖然上午天氣很炎熱，馬路兩邊已經擠滿了人，顯然民眾是在等著看吳廷琰。這些年來，西貢政府的領導人就像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西貢人已經習慣了各類「大人物」進進出出西貢政治舞臺，對這些「大人物」已經很麻木了，沒有人會對這些政客們多看一眼。

而這麼多人來迎接吳廷琰，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事情。

蘭斯代爾決定不去機場，就在路邊看看人們的對吳廷琰的反應。

吳廷琰的車隊要經過的地方已經成為快樂人群的海洋，很多人都是整個家庭來的，孩子們有的爬在父母的背上，有的騎在父母的脖子上。人群旁邊有很多賣榨甘蔗水的推車，生意非常好。時間過了一個又一個小時，車隊沒有來，人們傳說飛機晚點了。

終於，聽到了摩托車的轟鳴聲，聲音越來越大。人們紛紛向前擠去。先是一個摩托車方隊開路，後面是一輛黑色的大轎車，車前面插著越南國的國旗。不過，車窗是關著的，看不到裏面的人。車隊很快呼嘯而過。

路邊的人非常失望，人群裏瀰漫著失落的情緒。

蘭斯代爾心裏想，吳廷琰以這樣的方式進城很愚蠢。吳廷琰應該坐著敞篷車上慢慢地開進城，回應西貢人的熱情。

突然，蘭斯代爾想到吳廷琰可能需要一個好顧問。

蘭斯代爾決定把自己推銷給吳廷琰。蘭斯代爾連夜寫了一份建議書。建議書的第一點首先從今天進城的情況談起，談到民眾的失望情緒；第二點，蘭斯代爾建議吳廷琰應該將各類非共產黨的武裝派系整合為統一的國家武裝力量；第三點，吳廷琰應該以懷柔方法團結所有非共產黨的黨派在政府旗幟下，鼓勵更多私下支持吳廷琰政府的人能夠公開站出來支持政府。吳廷琰政府應該積極進行土地改革，發展鄉村經濟。



南越第一夫人陳麗春和她的大女兒

蘭斯代爾這套東西的核心是從中共毛澤東的理論那裏學來的，就是用人民戰爭對抗越共的遊擊戰。蘭斯代爾幫助菲律賓政府對抗菲共時用過這些方法，現在他要拿它來對抗越共。

第二天，蘭斯代爾把這份建議書拿給希斯大使看，希斯大使認為建議書的內容雖然沒有違反美國政策，但他不允許以正式檔的形式交給一個新政府的新總理。

蘭斯代爾決定以私人建議書形式直接交給吳廷琰。他找了個懂法語的美國人作翻譯去見吳廷琰。

兩人開車前往越南國總理辦公地點嘉隆宮。

到了嘉隆宮，只見裏面一片混亂，沒有門衛，也沒有人接待他們。只有一些人匆匆忙忙地在各個辦公室之間跑進跑出。

有一個人告訴他們總理在樓上。

上了樓，蘭斯代爾注意到有一間辦公室的門是半開著的，他敲了門，輕輕地推開了門。

這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勉強放下一張辦公桌，桌上推滿了檔，一個中年越南人坐在椅子上，頭埋在那堆紙裏。

見到他們進來，他抬起頭來。他是一個很普通的越南人，一個矮胖的傢夥，穿著白色雙排扣西服。他的兩腳並沒有著地，半吊懸空著，看來他的腿很短。他有一頭黑髮，梳得很整齊，臉很寬，相貌上最顯著的特點是兩邊顴骨上堆起的兩堆肉，看來他是一個很喜歡微笑的人。

在蘭斯代爾的目光同他的目光第一次接觸時，蘭斯代爾感到他目光裏的友善和活潑。突然，這個越南人的目光變了，變得警惕和老成，他想要看看這兩個傢夥要來幹什麼。

蘭斯代爾的翻譯用法語說，打擾了，我們在找吳廷琰總理。

這個男人回答：我就是吳廷琰。

翻譯匆匆地介紹了他們的來意。蘭斯代爾把那份建議書遞給他，一再強調說這只是私人意見，不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

吳廷琰請蘭斯代爾他們坐下來，然後拿起蘭斯代爾給他的那幾張紙，摸出一副眼睛，開始讀起來。

突然，他停了下來，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小而舊的法英字典。蘭斯代爾看到那個小字典，暗暗地偷笑，那是個買菜購物用的小字典，肯定找不到關於國家方針政策的字詞。

蘭斯代爾建議，翻譯員可以為他翻譯。吳廷琰同意了。蘭斯代爾的翻譯員拿著這個檔，左看右看，然後又把檔拿到離自己一臂的距離再看。翻譯員忽然說，我忘帶老花鏡了。

吳廷琰笑了起來，拿下自己的眼鏡借給了翻譯員。

翻譯員開始口頭翻譯，吳廷琰認真地聽著，中間提了幾個問題。最後，他向蘭斯代爾的建議致謝，並把建議書仔細疊好放入口袋。

從此以後，蘭斯代爾成為吳廷琰總理的非正式顧問，他們兩個見面的頻率越來越高，後來幾乎每天都見面。兩個人發展了一種特殊的深厚友誼，充滿信任和坦率，他們經常促膝談心。蘭斯代爾認為吳廷琰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吳廷琰的兄弟們

1954年9月7日，法國人把獨立宮交還給南越政府，吳廷琰搬到獨立宮辦公。不久，蘭斯代爾被邀請參加吳廷琰的家庭晚餐。作為一個單身漢，吳廷琰很享受他的家庭晚餐。

參加國事討論晚餐的人有：吳廷琰，二哥吳廷俶，四弟吳廷瑋和夫人陳麗春，六弟吳廷練和夫人。五弟吳廷謹跟吳廷琰的老母親住在順化，很少來西貢。此時，吳家共有6個人活躍在南越的政治舞臺上。

這是一個具有強烈天主教情感的家族，吳廷琰兄弟們嚴格遵守天主教每日禱告儀式。吳氏兄弟覺得他們應該在越南危難的時刻主動站出來，他們都有這樣一種光榮的使命感，為避免南越落入北越的手中而戰。這種神聖的使命感是長期支撐他們的動力。

他們家族也深受中國儒教文化影響。

老六吳廷練說：「我們的家族接受的是一種混合型的理念和教

育。一方面，我們受到儒教的社會秩序理念影響；另外一方面，我們是天主教徒，我們也被天主教的追求公平和人人平等的理念所吸引。這是一種非常令人驚訝的混合。這兩種思想在我們心中取得了平衡，我們很滿意這種平衡。我們就是在這種教育背景下長大的。」

吳廷琰的大哥已經被越共殺害。現在吳廷琰的主要家庭成員包括：

- 1、二哥吳廷俶的頭銜是天主教永隆教區大主教，他是羅馬神學院的神學博士，實際為南越天主教最高領袖。他8歲離開家進入了天主教修道院，後來去羅馬學習。在吳廷琰執政初期，他發動南越的天主教力量支持吳廷琰。吳廷俶性格豪爽，有大家長風度。
- 2、四弟吳廷琮的頭銜是總理特別顧問，南越第一屆國會議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政治領袖，他是南越政府最有能力的政治組織者，有人形容吳廷琮是南越的影子總理和總統。不過，令人不解的是，吳廷琮從來沒有在南越政府裏擔任過正式的官職。

吳廷琮畢業於法國國立文獻學院，講一口漂亮的法語。他很少在外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不過，在家人面前，他是輕快活潑的。

以前，吳廷琮曾經組織過越南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抗議法國人的殖民統治。現在，他創立了一個隱蔽的政治組織勤勞黨，這實際是一個秘密員警系統。他建立了特別小組監視南越反對派人士和軍隊高級軍官，並提拔那些忠於吳廷琰政權者。

後來，南越實行鄉村戰略村計畫，他是實際負責人。他對中共的成功經驗很有研究。在政治方面，他對吳廷琰的影響最大，兩個人是非常好的搭檔。在南越政府初期那些困難歲月裏，吳廷琮幫助哥哥支撐住局面。

吳廷琮實際上秘密員警頭子。他壓制南越新聞自由，把很多反對政府的人或者被懷疑是越共的人抓進監牢。很

多南越人恨他，美國駐西貢的記者和美國國務院一些官員也恨他。

吳廷琰曾經告訴美國記者：「每個政府都有強硬的人負責幹那些骯髒的以及令人憎恨的事情。就是在美國這樣先進和民主的國家，艾森豪也用亞當斯（Sherman Adams）幹那些骯髒的事情。在越南，暴力和邪惡到處都是，我就是那個幹髒活的人。因為我被醜化了，其他人才可以倖免。」

- 3、五弟吳廷謹，他常駐順化，沒有官銜，他是兄弟中受教育最少的人。吳廷琰曾經告訴蘭斯代爾，吳廷謹是個宅男，不喜歡拋頭露面。他的心臟不好，身體比較弱。

順化省處在南北越軍事分界線處，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說他是順化軍政實權人物，號稱中坻王，但是，沒有確定的證據能證明他在順化的作為。

- 4、六弟吳廷練，他是法國一所工業大學的礦業工程畢業生，後來外派為南越駐英國公使，他做人比較低調。在家庭晚餐上，吳廷練經常起調和的作用，調合兄長們的激烈言辭。他也是非常聰明能幹的人。
- 5、吳廷琰的夫人陳麗春是南越第一屆國會議員，南越婦女運動的領袖。她在晚餐會上經常發言，她精力充沛，乾脆俐落，聰明機警，她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她的發言經常能擊中要害。不過，她的性格過於剛強和直率，有時說話尖刻。在家庭晚餐會上，吳廷練夫人比較少說話。

吳廷琰政府現在面臨堆積如山的頭痛的難題：

- 1) 儘管在南越的越共已經開始北撤，有跡象顯示他們在南方留下很多幹部和武器，越共重新開始在南越進行遊擊戰爭只是個時間問題；法軍正在準備全部撤退出越南，南越國軍能抵擋住越共發動的遊擊戰進攻嗎？南越國軍能抵擋住北越正規軍發動的大規模常規戰進攻嗎？
- 2) 根據日內瓦協定，越南被分成南北越兩個部分。大量北

越人要南逃南越，運輸問題怎麼解決，南下的難民如何安置？

- 3) 南越國軍現在由參謀總長阮文馨控制，他口口聲聲說要推翻吳廷琰；
- 4) 南越各類私人軍閥派系山頭林立，相互戰爭不斷；首都西貢的員警部隊竟然由平川派軍閥把持，社會治安混亂；
- 5) 南越鄉村地區經過長期遊擊戰爭，很多農民極端貧困，大批鄉村難民湧到城市謀生；城市經濟殘破不堪，失業隊伍龐大。
- 6) 法國雖然控制著南越政府系統，但法國人準備撤退；如何進行各省各地區政府機構的交接？如何找到大量合適的行政官員填補法國行政官員離開後形成的政治真空？如何填補越共撤退地區的政治真空？
- 7) 保大國王仍然在法國對南越的事務遙控發號施令，他對南越國軍和員警力量仍然有發言權；
- 8) 國家的基礎設施殘破，大部分橋樑和公路被破壞，電話和電報通訊系統中斷；
- 9) 國家經濟不斷惡化，國庫空虛。

這些議題就是吳廷琰家庭晚餐會的討論話題。很多關於國家命運的指令就是從這個餐桌發到南越各地的。

在南越有一個特別的群體，就是南越的精英知識份子，他們包括：作家、大學教授、記者、律師、醫生、工程師。這些人並不多，但是影響很大。他們在法國或者在越南的法語學校接受教育，這些精英階層主要居住在西貢，他們對其他生活在小城鎮和鄉村地區的南越人影響很小。他們提倡西方式的民主，所以他們不喜歡吳廷琰政府，認為它是獨裁政府。

南越政府要想打敗共產黨力量，生存下去，必須先採取獨裁手段壓制反對政府的力量。政府同反對派妥協會導致政府的瓦解。

南越的精英知識份子敵視吳廷琰政府的另一個原因是，吳廷琰政府通過土地重新分配政策收買了他們的土地。法國人曾經把這些土地贈與他們，以獲得越南精英階層的支持。

南越的精英知識份子他們對到西貢來的西方人影響很大，因為他們可以說法語或者英語。剛來到西貢的美國人很容易同西貢的知識份子們站在一起，批評吳廷琰政府獨裁。美國人來的時候帶著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越南應該是另外一個伊利諾州或者加利福利亞州，越南應該有美國那樣的人權和民主。後來對南越的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的美國駐西貢記者們就屬於這批人。

吳廷琰曾經說過：「我們有一個非常瞭解我們的朋友，但是，他總是喜歡在我們前進車輪的輪輻裏塞木棍，他就是法國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非常慷慨大方的朋友，但是，他根本就不瞭解越南，他就是美國人。」

吳廷琰生活中輕鬆的一面

吳氏兄弟們的煙癮很大。吳廷琰的辦公室總是煙霧繚繞，蘭斯代爾稱之為藍色房間。

吳廷琰對越南歷史瞭若指掌，如果不從政，他本可以成為越南頂級的歷史學家。吳廷琰是一名攝影愛好者，他在總理府有自己的洗照片暗室。

1954年耶誕節前期，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越南的天主教徒過耶誕節的方式同美國人完全不同。越南的天主教徒沒有聖誕樹，沒有耶誕節晚餐，沒有禮物，也不熱鬧。那天是神聖的一天，越南天主教徒早上要去教堂，回家後只是靜靜地做禱告。春節才是越南最熱鬧的節日。

吳廷琰說，他很懷念在美國聽到的那些耶誕節古典頌歌，比如「平安夜」，這些歌在越南電臺聽不到。

兩人於是合計，在耶誕節期間找些耶誕節古典頌歌在西貢電臺播出。兩人分頭去各處找唱片，都沒有找到。蘭斯代爾趕快請菲律

賓的朋友把耶誕節歌曲唱片寄到西貢。

收到唱片後，吳廷琰弄了一台唱機，高高興興地搬個凳子坐在旁邊，把唱片放了進去。第一首歌是「拉道夫，紅鼻子鹿」，然後都是此類流行歌曲。

吳廷琰聽著聽著，疑雲慢慢地爬上他的臉，他有禮貌地問蘭斯代爾：「這些是古典的耶誕節古典頌歌嗎？」

蘭斯代爾看了看唱片上的標籤，知道這是美國最近新流行的聖誕歌曲，他自己也沒有聽到過。

他告訴吳廷琰：「這些是耶誕節頌歌，不過不是古典的。」這些不是吳廷琰以前在美國聽過的老歌。看到吳廷琰一臉失望，蘭斯代爾不禁哈哈大笑。

吳廷琰和夫人陳麗春一家都住在總理府內，他們有4個孩子。

蘭斯代爾經常見到孩子們，跟他們混熟了。每次孩子們看到蘭斯代爾，都要吵著跟他玩官兵抓賊的遊戲，蘭斯代爾就是那個賊。一旦蘭斯代爾被孩子們用手比劃的槍打中，他就會像真的中槍一樣，步伐踉踉蹌蹌的。有一次，一群各國外交官到訪總理府，大家看到這一幕，都大吃一驚，不過外交官們仍然很嚴肅，無人笑出聲來。

吳廷琰奪回對南越國軍的控制權

吳廷琰第一步的打算就是奪回對南越國軍的控制權。然後，吳廷琰準備請美國顧問團對南越國軍進行整編和訓練。

因為吳廷琰批評法國簽定了日內瓦協定，把北越割讓給了越共胡志明，出賣了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法國人開始討厭他。

此時，吳廷琰總理在美國政府裏的主要支持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多次拒絕法國要求更換吳廷琰的請求，他批評法國人不應該捲入南越反對吳廷琰的活動，他認為吳廷琰有能力，又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沒有人可以替代他。

日內瓦協定簽字後，大批在越南北方戰鬥的南越國軍隨法軍南撤。撤退回來的南越國軍士氣非常低落，幾乎處於瓦解狀態。南越

國軍缺少現代化軍隊的一切要素：領導階層，士氣，訓練，戰鬥經驗。南越國軍的數量是15萬人，而法國此時在南越也有15萬軍隊。

在吳廷琰回國出任總理前，保大國王已經安排深得他本人和法國人信任的阮文馨將軍為越南國的陸軍參謀總長，他是越南國軍的實際控制人。

阮文馨將軍是南越現代歷史上的一個奇葩。

這個阮文馨將軍長得漂亮，也很有能力，他以前是駐越南法軍裏的空軍上校。他娶了一個法國太太，擁有法國國藉和越南國籍。他的父親是越南國的前總理阮文心。

阮文馨將軍現在擁兵自重，不把沒有軍隊背景的吳廷琰放在眼裏，還處處刁難抗命。他一天坐穩總參謀長的位子，他手下的15萬南越國軍便不能算是政府的力量，那麼，吳廷琰要軍隊接受美式訓練，以促成軍隊國家化就不可能實現。因此，他不能不向阮文馨開刀。

阮文馨當然也知道吳廷琰的心思。所以他就經常恐嚇吳廷琰，不斷聲言要發起軍事政變推翻吳廷琰，自己當總理，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他想把吳廷琰嚇跑。不過，兩人之間的鬥爭還算是一種君子之爭。

有一天，吳廷琰命令一個將軍調動幾個營到越盟撤退地區去接管該地區。

這個將軍拒絕了吳的命令。不過，將軍下面的幾個營長準備執行吳廷琰的命令，這個將軍馬上派部隊把這幾個營堵住，不讓他們走。

吳廷琰氣壞了，下令把這個將軍解職。但這個將軍根本不聽，他還說要把吳廷琰打死自己當總理。吳廷琰把這件事情告訴阮文馨，阮文馨只是冷笑而已，說他只聽命於保大國王。

惡作劇還在繼續。一天，阮文馨派人佔領了西貢軍隊電臺。然後，這個電臺開始大罵吳廷琰。吳廷琰也不甘示弱，用自己控制的電臺罵回阮文馨。所以，那時在西貢，如果打開收音機，可以聽到兩派在不同的頻道上對罵。經過美國MAAG的干涉，阮文馨停止在

西貢軍隊電臺上罵吳廷琰。

另外一次，蘭斯代爾有事去找南越文職國防部長黎玉振。當蘭斯代爾到達國防部長的辦公室時，發現他的辦公室門是虛掩的，裏面有人在吵架。

蘭斯代爾推門進去，看到矮個子的國防部長站在自己的辦公桌後面，一隻手放在旁邊的一個抽屜裏；他的對面站著三個阮文馨的軍官，他們是南越國防部G-6局（特別行動局）的頭頭們，軍官們拿著衝鋒槍對準矮矮的國防部長。

蘭斯代爾趕快打破疆局，勸說三個軍官離開，這三人一邊笑著對蘭斯代爾做鬼臉，一邊離開。

國防部長黎玉振把他的手從抽屜裏拿出來，抽屜裏放了一把手槍。黎玉振說：阮文馨的軍官準備來逮捕他，不過他已經逮捕了他們。

黎玉振不高興地對蘭斯代爾嘟囔著：「你來了，破壞了我逮捕他們的行動。」

蘭斯代爾哈哈大笑說：「死人是會去逮捕別人的，很幸運你還活著。」

阮文馨將軍繼續公開宣佈，他準備發動政變推翻吳廷琰，並且還規定了日子。如果日子到了，人家問他怎麼樣了，他也只是一笑了之。

有一天晚上，希斯大使臉色沉重地找到蘭斯代爾，讓他最好到總理府去看看吳廷琰是不是還活著，因為有不好的消息傳來。

蘭斯代爾駕車來到獨立宮。獨立宮裏一個人影都看不見，警衛也沒有了。整個總理府好像已經被廢棄了。蘭斯代爾趕緊跑到吳廷琰辦公室，還好，總理沉靜地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批閱檔。

吳廷琰看到蘭斯代爾進來了，就說道：「哎呀，這個世界上總算還有人關心我的安全。」

那天晚上，蘭斯代爾去見了阮文馨，探個究竟。阮文馨告訴蘭斯代爾，今天他自己騎著摩托車到獨立宮內內外外轉了好幾圈，把獨立宮裏所有的人都嚇跑了。他問蘭斯代爾有沒有聽到他駕摩托車

的聲音？又問吳廷琰是不是被嚇壞了？

蘭斯代爾告訴阮文馨，他的確把所有的人都嚇跑了，除了吳廷琰。不過，蘭斯代爾說，沒有聽到摩托車的聲音，因為他正忙於同總理談事情。

又一次，阮文馨將軍請蘭斯代爾到他家吃飯。令人吃驚的是，他家已經變成一個繁忙的戰時指揮中心，一些參謀人員對著電話大喊大叫發命令，摩托車傳令兵進進出出，幾個軍官對著牆上的西貢地區作戰地圖指指點點。

阮文馨告訴蘭斯代爾，明天政變一定開始。

為了避免發生可能的災難，蘭斯代爾決定行動起來。

蘭斯代爾對阮文馨說：「太遺憾了。我今天是來通知你，我準備帶你去菲律賓考察工作。很抱歉現在才通知你，飛機是今天晚上的，聽說馬尼拉夜總會的美女們很不錯。」

阮文馨說他太忙了，不過蘭斯代爾可以把他的幾個貼身軍官帶去菲律賓。蘭斯代爾馬上打電話給奧丹尼爾將軍，急調一架C-47運輸機去菲律賓。

到菲律賓後，蘭斯代爾把這些貼身軍官們交給了菲律賓的馬格塞塞總統，總統給他們安排了一個星期的愉快假期。蘭斯代爾自己當晚趕回西貢。

第二天，蘭斯代爾遇到阮文馨，阮文馨非常懊悔地說：政變已經取消了，因為他忘記了那些貼身軍官是政變的重要角色，沒有他們，什麼事情也幹不了。

吳廷琰向保大提出，讓阮文馨將軍辭職，派他到法國考察工作6個月。保大回電說不同意。

由於吳廷琰同阮文馨將軍之間的爭鬥，美國駐西貢大使館武官在發回華盛頓的電報中說：「南越已經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癱瘓了。如果形勢不能得到扭轉的話，估計越共將會在1956年大選前拿下南越。」

希斯大使主張吳廷琰向阮文馨讓步，吳廷琰告訴希斯：「如果

這樣做，我會失去我的所有追隨者，他們會罵我沒有榮譽也沒有勇氣。」

艾森豪和杜勒斯最後拍板，美國支持吳廷琰，讓阮文馨將軍走人。

艾森豪說：「我們為什麼要受法國人的折磨？如果不行動的話，吳廷琰將會被推翻，沒有人可以替代他。」

艾森豪要求美國國務院向法國人施加壓力，讓他們撤換阮文馨。

1954年11月，美國駐西貢大使和法國駐南越的最高司令官同時換人。美國方面由科林斯將軍替換希斯大使，法國的派遣軍新司令官是埃裏將軍。埃裏將軍是一位有遠見的老兵。他們共同對保大國王施加壓力，要求撤換阮文馨。

1954年11月19日，阮文馨被保大國王召回法國。

蘭斯代爾去機場為阮文馨送行。兩人之間發展了一種奇怪的友誼，阮文馨對蘭斯代爾幾乎無話不談，他曾經給蘭斯代爾很多幫助。這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南越國軍參謀總長終於離開南越，沒有再回來。

阮文馨回法國後被任命為法國空軍中校。1960年晉升為法國空軍上校，然後到阿爾及利亞的一個空軍基地當指揮官。1962年被任命為法國空軍少將，1964年晉升法國空軍中將直到退休。

吳廷琰控制了南越國軍，開始培養自己在軍隊中的力量，提拔有能力的年輕軍官擔任重要職位。軍隊國家化的計畫很快就見到了雛形。通過控制南越國軍，吳廷琰穩定住了局面。不過，這件事情也導致吳廷琰和保大之間的關係蒙上陰影。

科林斯將軍是老資格的參加過二戰的美國將軍，曾經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美國駐北約的代表。艾森豪希望增強對南越的軍事援助力度，所以派科林斯將軍到南越當大使。在科林斯將軍離開美國前，杜勒斯國務卿告訴他，南越能夠生存下去的概率是10%。

科林斯將軍和吳廷琰之間的關係並不好。科林斯發給華盛頓方面的早期報告說：「吳廷琰是一個小個子，他很靦腆，缺乏信心，

幾乎沒有什麼個人吸引力。他沒有決斷力。」

幾個月後，科林斯對吳廷琰的評論是：「他的廉潔公正、他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他的韌性、他的內在精神素質，使他成為領導南越反抗共產主義的最佳政府總理人選。」

不過，科林斯將軍仍然對吳廷琰不太滿意，他堅持吳廷琰政府進行民主自由化改革，美國人一直就這個問題對吳廷琰政府施加壓力。

1955年1月，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和法軍組成聯合訓練顧問團（TRIM），訓練南越國軍。聯合訓練顧問團分成4個組：陸軍、空軍、海軍、非常規作戰。蘭斯代爾成為非常規作戰組的組長，下轄10名美國和法國軍官，這是蘭斯代爾在南越的第一個正式工作職位。非常規作戰組負責協助南越國軍接管原先的越盟控制地區，並監視越共在南越的活動情況。

史詩般的70萬北越天主教徒 向南越的大逃亡

1954年7月21日，關於越南問題的內瓦協定正式簽定。

日內瓦協定規定，沿著北緯17度線把越南分為兩個部分，北越由越共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控制，南越由保大國王的越南國控制。同時內瓦協定規定，全體越南人有權在內瓦協定生效後300天內自由選擇居住在南方或者北方，自由遷移的結束時間是1955年5月18日，屆時南北越的邊境線將被封閉。法軍要在日內瓦協定生效後80天內把河內交給越共。這時，越南北方有1400萬人口，南方1100萬人口。

很多北越平民利用日內瓦協定給予的機會，大量南逃南越。南逃的北越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們上演了一幕越南版的「出埃及記」。

法國記者法爾寫道：「在和平時期長距離運送100萬訓練有素的軍隊已經是一項奇跡了。在一年之內，成功運送100萬沒有組織的、在身體和精神方面幾乎崩潰的平民更是史詩般的奇跡。」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第90特遣艦隊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參加了這個行動，運送了30萬北越平民到南越。美國海軍把這個行動的代號命名為「自由之路行動」。

另外，法國空軍和海軍運送了27萬北越平民到南越，法國空軍飛行了4280架次，通過河內機場運送越南軍民到南方。

美國海軍和法國海空軍還運送了10萬名法國遠征軍，6萬名支持法國的越南國軍，4萬名法國平民，以及8萬噸武器裝備和各類物資到南越。

10多萬北越平民自己設法從陸路或者乘小船從海路逃到南越。有些北越人搭乘了沿公路向南方撤退的法軍車輛和越南國軍的車輛南逃。

即使在規定的300天自由遷移時間到期後，仍然有大量北越難民走山路，或者海路陸陸續續逃往南方。

總計大約有70萬北越平民逃往南越，其中天主教徒占很大的比例。

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的一次史詩般悲壯的大遷移。估計還有40萬希望南逃的北越人被越共想方設法阻攔住了。法國人在內瓦協定生效後80天把河內交給了越共，越共佔領河內這個北方交通樞紐後，阻攔了很多北越人逃往南方。

南逃的北越人也包括很多佛教徒，以及各類不願意在史達林式共產極權主義統治下生活的北越人。還包括幾萬名儂族人和越共所謂的白色反共華人。南逃的北越人成為支持吳廷琰政府的重要力量。

南逃的北越人成為支持吳廷琰政府的重要力量。

開始的時候，吳廷琰估計有1萬左右北越人將移民到南越，法軍總司令埃裏將軍認為可能有3萬左右北越人南移。

隨著南逃的北越人越來越多，吳廷琰政府和法國不得不向美國政府求救。

在此之前，美國人對越南發生的事件不感興趣，美國社會對亞洲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朝鮮戰爭。經過血腥的朝鮮戰爭，美國朝野都不希望在越南同中共進行對抗，重演朝鮮戰爭一幕。中共也不希望此時在越南同美國人發生對抗。

但是，美國也樂見亞洲國家能夠抗擊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

「自由之路行動」是一次人道主義行動，美國也首次捲入了越南事務。南撤的北越天主教徒得到美國政府和美國各社會團體的幫

助，特別得到了美國天主教社團的大力幫助。美國的報紙雜誌連續大量報導了這次大遷移。南逃的北越人向美國人展示了北越人不願意生活在共產主義體制下的決心。

北越人這樣大規模的南撤行動太過壯烈，深深地打動了美國人的心，特別是美國天主教徒們的心。

美國的朝野認為，保護南越不落入共產黨集團手中，並使南越人有更好的生活，是美國的責任和義務。這個行動激發了美國艾森豪政府幫助南越人建設一個新國家的決心。這也是後來美國願意花那麼大代價保衛南越的一個心理原因。一般歷史學家很少注意到這點。

與此同時，6萬名越共人員從越南南方乘船撤退到北方，其中裹挾了成千上萬名南越男青少年。

越共在北越用共產主義思想對這些南越男青少年進行洗腦教育，同時讓他們接受軍事和心理戰訓練。在後來的南越叛亂行動中，越共把這些受到共產主義思想訓練的南越男青年派回南越，充當遊擊戰的主要力量。

北越人南逃南越的幾個主要原因

- 1、越共在1946年到1954年間控制了北越部分鄉村地區，曾經一度控制了很多城鎮。越共在自己的佔領區屠殺那些反對它的北越人，越共的共產極權主義政策使得很多北越人感到很恐懼。
- 2、宗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北方天主教徒擔心越共迫害天主教徒，逼迫他們放棄信仰。吳廷琰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擔任南越的總理，對南逃的北方天主教徒是個鼓舞。北方天主教會廣泛宣傳，聖母瑪利亞已經去南方了。這個宣傳，對北方的天主教徒的心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時，北越的天主教徒人數大概在150萬人左右，占北越人口10%。其中的50萬人到60萬人逃往南越。

一九四九年中共領袖周恩來向中國天主教領袖們保證說：「我們絕不會開展反宗教運動。」但是，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後，切斷了梵蒂岡的天主教會同中國天主教徒的聯繫。在「三反」、「五反」之後，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領袖遭到監禁，另一些因間諜罪名被處決了。

- 3、越共在北越所謂解放區推行殘酷的土地改革運動，很多普通農民遭到瘋狂的人身迫害，這些普通農民正好借此機會逃避越共的迫害，舉家南遷。
- 4、在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政權被共產黨打敗之後，成千上萬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中國軍民扶老攜幼，翻山越嶺逃入北越，其悲慘的景象讓很多北越人難以忘懷。
- 5、經濟也是一個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在越南大量徵收大米供應在太平洋地區作戰的日軍使用。1945年3月，日本人推翻法國維希殖民地當局的統治，造成北越局勢嚴重混亂，北越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同時，紅河三角洲發生了大水災。盟軍的對日軍的轟炸切斷了越南的南北鐵路線和公路線，南越生產的糧食不能及時調運到北越。最後，北越發生了嚴重的饑荒，估計有50萬到100萬北越人餓死。很多北越人對這次大饑荒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1950年代初期，北越仍然面臨糧食短缺的問題。相對而言，南越湄公河流域是富饒的米糧倉，西貢作為越南的經濟首都，經濟更為活躍。很多北越人希望逃避饑餓，到南方追求更好生活。

歐洲基督教傳教士最早於1533年來到北越的東安地區，北越一直是亞洲天主教的重鎮。

在蘇聯，取締東正基督教是列寧的遺願，史達林在1930年代完成了對東正基督教的系統摧毀，聖經被列為禁書焚毀，10萬名神父被槍斃。

紅色中國曾經大規模逼迫中國基督教徒放棄基督教信仰，並切斷中國天主教徒同梵蒂岡教廷的聯繫。

天主教在越南北方已經傳播很久，很多家庭400年來世代代都是堅定的基督教徒。因此，為了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北方天主教徒毀家南逃。有些鄉村教堂的神父帶領整個村莊的人南撤。

一個南逃的北越人回憶道：「沒有人希望生活在獨裁統治的世界裏，沒有人希望有一天張開眼睛的時候，自己就身處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之下，失去了所有的自由。」

在8年殘酷的法國和越盟的戰爭中，北方天主教徒站在法國一邊，無數天主教村莊組織起民兵隊伍，參加對抗越盟的戰鬥，或者為法軍提供後勤支援，甚至還組織了女兵連參加戰鬥。當法軍撤離放棄一些北越天主教地區時，憤怒的天主教民兵甚至向撤退法軍投擲手榴彈，因為法軍出賣了他們。北方天主教徒擔心越盟報復，也是他們南逃的另外一個原因。

越共曾經血腥殺害了很多北方的政治對手，包括越南國民黨、大越黨、復國軍的黨員，他們中有些人曾經是越共的戰友，並肩同法國人作戰。這些倖存者永遠不會忘記越共的血腥手段，也永遠不會原諒越共。他們選擇舉家南遷。在被越共殺害的越南愛國者的長長名單中，包括吳廷琰的大哥吳廷魁父子二人。

雖然從理論上說，日內瓦協定規定南北越將在1956舉行再次合併的大選，南逃的北越人都明白，再次合併的可能性很小。

越共對日內瓦協定條款的理解同自由世界的理解完全不同，儘管越共已經同意了這些條款，但這些條款同史達林式共產極權主義的教條是完全不相容的。即使在日內瓦會議期間，越共對反對派的清洗仍然在進行中，成千的人被殺。在日內瓦會議後，屠殺仍然在繼續。這樣的殘酷的現實，迫使北越人思考，越共會真的遵守日內瓦協定條款嗎？

自由之路行動

北越難民撤退行動伴隨著巨大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由美國政府和美國各社會團體出資，在北越的海防地區，中部的土倫港地

區，和南部的西貢地區建立了大批難民營。

海防地區的難民營接待來自北越各地的難民，並安排他們乘船到西貢港。

中部的土倫港難民營主要接待走陸路或者自己坐小船南逃的北方難民，土倫港也是海運運輸船的中途補給站。

西貢郊區到頭頓海邊一帶，建立了巨型的帳篷城，臨時安置北越來的難民。隨後，北越難民將按照南撤來的社區重新安置在南越各地。

在1946年到1954年的法國和越盟之間的戰爭中，為了躲避戰火，北越人一再到處遷移，已經在東京地區自發建成了不少難民營。到了1954年，法軍在北越的處境不斷惡化。

美國一些政府機構開始調查越南難民問題。

1954年1月25日，美國國際開發署越南使團（USOM）派員視察北越裴珠省的情況。全省365個村莊，只有靠近裴珠市附近的16個村莊白天是安全的。這裏有村民10萬人，其中一些人是附近逃過來的難民。

4月2日，美國特別技術和經濟使團（STEM）的調查人員在法軍的武裝掩護下進入北越廣平省。這裏已經自發形成一些難民營，難民營的情況很不好，衛生設備嚴重不足，非常擁擠，食物不足，缺醫少藥。

STEM和USOM的調查人員向美國政府報告了北越難民營的情況，說明越南國政府無力應付難民情況，法國方面也沒有擬定運送和安置難民的計畫，美國應該對可能的北越難民潮做好準備。

1954年5月7日，奠邊府戰役結束，法軍收縮防守在以河內為中心的紅河三角洲防線，法軍和越南國軍及其家屬湧到河內地區，形成新的難民群體。

1954年6月，法國和越盟之間的戰鬥仍然在進行中，USOM已經在北越建立了一些難民營，幫助把北越南定省（Nam Dinh）和河南省（Phu Ly）的逃避戰亂的難民安置在河內一帶。USOM也開始把各類物資和車輛，從河內撤退到海防，準備南運西貢。

1954年7月初，儘管日內瓦和平談判仍然在進行中，大批北越難民已經湧到海防市。難民們經過長距離跋山涉水，到海防時都已經身無分文，精疲力盡。

美國特別技術和經濟使團一直在北越進行修路和修橋工作。

1954年7月10日，該使團接到命令停止在北越進行修路和修橋工作，但是繼續整修河內到海防的5號公路。美國特別技術和經濟使團還擴建改造海防的碼頭，投入三艘新的駁船到海防港。同時，該使團擴建河內機場。這些工作是為可能到來的難民撤退行動做準備。

7月21日，日內瓦協定簽字生效。

7月28日，吳廷琰政府和法國政府正式向美國求救，希望美國政府出面幫助運送北方的難民到南越。

美國政府決定出手幫助北越平民撤退到南越，這個決定首先是人道主義的考慮；其次，美國政府認為，大量北越人南逃是用腳對越共做出了投票，幫助這些難民就是對北越共產主義勢力咄咄逼人攻勢的一個反擊。

美國除了提供運輸船艦承擔運送難民的工作外，也提供了帳篷、衣服、食品、日用品、醫療服務，幫助難民在西貢附近的難民營安頓下來。美國還提供資金和建築材料給吳廷琰政府，以便進一步把難民安置到南越鄉村地區。美國援助吳廷琰政府在南越建成了10萬套鄉村簡易住房，安置北越難民。

美國的救援行動是由美國政府的外國行動局（FOA）進行總協調。陸上行動由美國國際開發署越南使團（USOM），美國特別技術和經濟使團（STEM），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MAAG）負責，MAAG還在海防開設辦事處。

海上行動由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第90特遣艦隊負責。

吳廷琰政府成立專門的難民委員會（COMIGAL），協調美、法、越三方的行動。FOA下令將美軍庫存在日本倉庫裏的2000套帳篷緊急運往西貢，這些帳篷可以容納4萬人。

MAAG的奧丹尼爾將軍同時發出緊急定單，定購另外5000套帳篷。

7月，越南國的國防部下達總撤退命令，北越地區的越南國軍和軍人家屬，政府官員和家屬，學生，政治和宗教團體人員，教師，律師，醫生和護士，可以到南方定居。其中醫生和護士有優先撤退權，以便他們早點到南方的醫療隊報導。

後來，越南國政府的國防部宣佈新的放寬政策，歡迎普通北越人到南方定居。越南國政府通過河內的電臺和報紙開始傳播歡迎北越人到南越定居的消息。到達西貢的北越難民可以得到免費食物，一直到政府把他們安置完畢。每個難民每天可以得到12皮亞斯特的金錢補助。

吳廷琰政府調撥3.5億皮亞斯特的資金給中部土倫港的難民營，用來幫助走陸路、公路、鐵路、甚至小船到達土倫港的北方難民。

1954年8月6日，第1批12550名北越難民到達土倫港，最後大概有10萬北越難民自行想辦法到達中部土倫港的難民營。

到1954年8月初，已經有20萬難民從北越各地逃到河內和海防的難民營，等待撤退到南方。



自由之路行動中等待上船的北越難民

這兩個地方只有很少接待難民的基本設施，難民的生活極為艱苦。越共派人到難民營宣傳，難民們到了南方後情況只會更糟糕。同時，法軍和越南國軍正在從紅河三角洲各處防線向河內和海防集中，法軍經常阻攔北越難民乘火車和汽車逃往河內和海防，因為法軍要讓他們的部隊和裝備優先撤退。

美國海軍駐日本第七艦隊的第90特遣艦隊負責這次人道主義的「自由之路行動」，第90特遣艦隊的司令官是沙賓海軍少將。

1954年8月11日，沙賓海軍少將乘坐第90特遣艦隊的旗艦埃斯戴斯號兩棲指揮艦從日本起程，第90特遣艦隊旗下74艘各類船艦陸續從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地向越南航行。在從日本到越南的海路上，他和他的參謀人員用了7天時間編成了代號為2-54的行動命令，行動命令任務書共有114頁。

第90特遣艦隊參加這次行動的主要船隻包括：

快速運輸艦APD：6艘

兩棲武裝運兵船APA：7艘

兩棲武裝貨船AKA：5艘

兩棲船塢登陸艦LSD：5艘

兩棲坦克登陸艦LST：21艘

維修艦ARL：2艘

通用登陸艦LCU：9艘

水下拆除艇UDT：1艘

軍用海運服務船MSTS（大型運輸艦）：15艘

其他各類輔助船隻若干

坦克登陸艦還運載了三架提供給醫療隊使用的直升飛機。

另外，法國海軍的中型登陸艦LCM和通用登陸艦LCU也參加了美國海軍在海防的難民聯合撤退行動。

在撤退行動中，法軍先把海防難民營的難民們用卡車運送到海防郊區的塗山半島，再由法國海軍的登陸艦把塗山半島海灘上的難民擺渡到深水錨區的美國武裝運兵船等大型船艦上，然後再由這些

武裝運兵船把難民們運送到西貢地區。

由於這是非軍事行動，根據法國和美國的有關協定，為了避免越共宣傳美國對越南進行軍事干涉，美國水兵不在海防地區上岸。很多美國軍艦的停泊地點就在下龍灣一帶，美國水手認為這裏有無數的美麗小島，非常漂亮。

塗山半島距離海防市區30公里，美國海軍經過考察後認為這裏是最佳的難民上船地點。

美國水兵是這些越南難民見到的第一批美國人。美國水兵們表現出色，不僅成功地完成了他們的正常職責，也成為一批優秀的美國大使。這些美國水兵為越南難民的堅韌所感動，也為他們淒慘的狀況落淚。越南難民的真摯和純樸，給美國大兵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1954年8月15日，蒙那得號（USS Menard）APA武裝運兵船到達海防，它是第一條到達海防的美國船。8月17日，滿載了1924名北越人的蒙那得號啟航前往西貢。

蒙那得號的水兵馬捷斯基回憶：「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這些難民一貧如洗。除了身上的衣服，很多人完全是空手上船的。剛上船時，情況很混亂，這些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的船，也沒有見過美國人，有的人甚至是第一次見到大海。」

水兵安德列回憶：「我們給難民們準備好第一頓飯時，他們都拒絕吃飯，因為越共告訴他們，美國人在飯裏下毒；越共還告訴他們，美國人給他們吃腐壞的食物。後來，船員們帶頭先吃，可是難民們還是不吃，儘管他們已經餓了好幾天了。我們美國水兵以為亞洲人喜歡吃魚，所以給他們準備了很多煮好的魚，他們也不吃。最後，通過難民裏的神父，我們才瞭解到，難民不喜歡我們美國人煮飯和煮魚的烹調方式。然後，我們安排一些越南人來做飯和做菜，每個難民都吃的很開心，連聲感謝我們。」

船上的標準食物是米飯和沙丁魚罐頭，保證每個人都有一份。船上也提供茶水。

經過59個小時1600公里的航程的航行，蒙那得號於8月19日順利到達西貢。

蒙那得號在領航汽艇引導下，駛入西貢河，西貢河港區岸邊的越南國軍鳴響禮炮向美國軍艦和北越難民們致敬。

在大雨中下船的難民們非常有序，越、美、法各國官員在碼頭歡迎他們的到來。每個難民都收到一個禮包，禮包裏面有麵包、香蕉、軟飲料。越南紅十字會和駐西貢的美國婦女團向難民們派發了禮包。

美國船員們讚揚了難民中的神父。神父的翻譯起了很大作用，很多難民不會使用船上的抽水馬桶，船員們通過神父教會他們抽水馬桶的正確使用方法。難民們普遍營養不良，很多人帶病上船。因為身體太過虛弱，有兩個兒童在途中死亡。海上風浪顛簸，許多難民暈船嘔吐，把船上各處弄得很髒。不過，這仍然是一次激動人心的撤退行動。

1954年8月20日，蒙那得號又從西貢開往海防，接運下一批難民。蒙那得號在三個航次中運送了6341人到西貢。

8月18日，蒙特羅塞號（USS Montrose）武裝運兵船到達海防港，它的排水量是7190噸。這天，沙賓海軍少將的旗艦也到達海防。

法國海軍的登陸艦作為擺渡工具，先把難民們從塗山半島的海灘上接到登陸艦上，然後登陸艦開到深水區同蒙特羅塞號武裝運兵船並排停靠在一起，讓難民們從登陸艦上轉移到蒙特羅塞號上。

上船的越南人對美國人心存戒心，他們個個表情嚴肅。登船時，水兵們為了消滅難民身上的蟲子，設了一個處理區，向每個經過這裏的難民頭上和身上噴敵敵畏粉劑。很多難民嚇壞了，以為美國人要毒死他們。不過，美國水兵迷人的微笑打消了難民們的顧慮。第二天，當難民們知道美國人不會把他們扔到大海裏喂鯊魚時，難民們放鬆了警惕性，有些難民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在南撤退行動中，北越神父通常是撤退的組織者。上船後，他們是翻譯，負責同美國船員交流。大部分美國船員不會法語，所以有時簡單的拉丁語這種死語言成為越南神父同美國船上牧師進行交流的工具。到了南方以後，這些神父將再次成為新的難民定居點的領袖。

很多美國船員用手勢等身體語言同越南人交流，效果很好。美國人發現越南人很聰明。

蒙特羅塞號這個航次裝載了2109人。到達西貢時，迎接難民的人們給他們送了禮包，美國船員列隊在船邊同難民們告別。

到9月12日，蒙特羅塞號共撤出9060人。蒙特羅塞號於1954年11月21日退出「自由之路行動」，返回美國聖達戈港。

第三艘到達海防港的是摩塔各號（USS Montague）武裝運兵船。

在第一天的航行中，一個船員來找船上的醫生毛奇，說有個女病人在船艙裏生重病了。

毛奇醫生趕到船艙裏，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因為疼痛而掙紮著，毛奇醫生讓人把她抬回醫療室。不久，一個南越新公民誕生了。美國醫生順利接生孩子的消息傳遍了全船，北越人和美國人之間的不信任消除了。

摩塔各號的船員霍恩回憶：「在難民上船時發生的一幕令我永遠難忘。一個8歲多的小姑娘領著她3歲左右的小弟弟，準備經過噴敵敵畏的地方。當美國水兵給她弟弟噴敵敵畏時，不小心把一些敵敵畏噴到小男孩的眼睛裏，小男孩大哭起來，邊哭邊揉自己的眼睛。這個小姐姐彎下腰來，很冷靜很仔細地幫弟弟把眼睛擦乾淨，仍然姐姐摟著弟弟上了船。」

摩塔各號還發生了另外一起意外事件。有些難民帶了木材上船，在甲板上用火點燃木材做飯，水兵看到冒煙，趕快過來把火撲滅，然後告訴他們在船上不能點火。

摩塔各號的船員考伊特總結了美國水兵們的感受：「看到難民們的淒慘情況，我們都感到很難受。我經常同他們說話。他們說他們的話，我們說我們的話，儘管互相都聽不懂，可是我感覺我們之間仍然可以交流，這很神奇。這些越南人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真的很喜歡他們，他們純樸可愛。我說話的時候，他們會笑，好像他們聽懂了我說的英語。他們喜歡嚼檳榔，所有的人，男的女的牙齒都是黑的，他們的牙齒真的是很恐怖。」

卡爾沃特號武裝運兵船（USS Calvert）上的水兵鄧尼斯回憶：

「孩子們最喜歡船上小賣部裏的糖果。一開始，他們很懷疑。我自己剝開一個糖果咬了一口，然後把另外一塊糖果給了一個小姑娘，她猶豫了一下，也學我的樣子咬了一口，然後笑了起來，她很快就將糖果吃完了。」

卡爾沃特號武裝運兵船上的水兵齊普曼傷感地回憶：「為了給北越的難民解悶，船長決定晚上在甲板上放電影。天黑後，難民們圍坐在甲板上，當影幕上出現各種人物時，難民們被嚇得四處尖叫亂跑，他們以為看到了鬼魂，或者以為戰爭又在船上爆發了。後來，他們才慢慢平靜下來。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電影。」

8月19日，第四艘泰爾菲爾號（USS Telfair）和第五艘阿爾高爾號（USS Algol）武裝運兵船到達海防港，分別載送2080人和2140人離開海防港前往西貢。

在泰爾菲爾號武裝運兵船第二次離開海防的航行中，船長發電報告沙賓海軍少將，情況很好，難民已經完全消除了對美國人的恐懼感。他向沙賓海軍少將建議，給每個上船的難民發一塊香皂，因為他們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洗澡了。不過，船長也聽說有些難民在船上設立黑市，交易發給他們的香煙。

美國運輸艦貝費爾德號（USS Bayfield）上發生的故事，更是讓全體320名船員永遠難以忘懷。他們接受了2000多位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他們的身體都很虛弱。難民都是從東京地區長途跋涉來到海防的，他們已經12個小時沒吃沒喝了。當他們看到美國人時，都很害怕，因為越共宣傳說美國人要打他們，還要把他們扔到海裏。

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背著她的小弟弟上了船。小姑娘滿腿滿手臂都是黑泥，臉上也是黑黑的，眼淚汪汪的，哭出的眼淚在她黑黑的臉上劃出兩道白白的印記。

小姑娘到了甲板上，貝費爾德號運輸艦的頭號大個子波林漢姆咧著大嘴，笑著歡迎她。波林漢姆體重250磅，像個大狗熊，戴了頂水兵帽。

看到波林漢姆的巨大體形，小姑娘被嚇哭了。她撲到越南神父

的懷裏，問道：「我是不是做錯事了？」

神父告訴小姑娘：「不是，我的孩子，他是在為你祈禱祝福。」

波林漢姆拉著小姑娘的小手，來到洗澡的地方，給了她一塊香皂，小姑娘不會用，大個子又仔細演示給她看如何洗手、洗胳膊、臉，並教她如何使用洗澡蓮蓬頭。

洗完澡後，小姑娘和她的小弟弟高興地跑向自己的父母，告訴他們「美國神父」對她和小弟弟做的事情。小姑娘的父母告訴別的難民，這個「美國神父」已經用美國式的洗禮方式給孩子們做了天主教洗禮。

消息傳開後，越南難民們紛紛要求「美國神父們」給他們一個美國式的洗禮，美國船員都來幫忙，安排他們在浴室裏洗澡。

洗完澡後，吃晚飯的時間到了。美國大兵們按照越南人的口味做好了飯菜，放在大鍋裏。可是難民都沒有動，他們在等待。

美國水兵們心裏想：「怎麼回事，他們已經餓了很久了，還不吃？」

一個水兵忽然明白了，他用法語說了向上帝祈禱的話，同時抓了一團飯塞到自己口中。

難民們先是默默地跟著他祈禱，然後突然都沖向裝飯的大鍋，把飯菜裝到自己的帽子裏，帶給自己的家人。船艙裏滿是歡聲笑語，難民們吃飯時發出很大的聲音。

有個北越老婦人告訴美國水兵：「越共欺騙了我們，他們說美國人會打我們。你看看，美國的船上全是些年輕又和善的神父。你們給我們祝福，給我們以美國式的洗禮，還給我們準備了晚飯。越共是騙子。」

2000個北越人都把美國船員叫成「神父」。有些美國人跟他們解釋，說他們只是水兵，這些越南人都不相信，仍然叫他們「Padre（神父）」。

波林漢姆因為體形巨大，越南人都叫他「主教大人」。

1954年8月27日，越南國軍第18步兵營的698名官兵和1495名親屬，以及33輛汽車，分乘兩艘船塢登陸艦LSD，從海防撤退到南越

的芽莊。這個營已經在北越連續同越共苦戰了3年，全營官兵獲得越南國的國防部頒發的勇敢勳章。

8月29日，兩艘坦克登陸艦滿載越南國軍第14步兵營官兵前往南方。

1954年9月2日，4萬多農族華人抵達海防港難民營，他們急於撤退到南方。

但根據美國和法國之間的協定，美國軍艦不負責運送華人。

沙賓海軍少將請示上級得到同意後，開始靜悄悄地在另外一個錨區讓這些華人上船。在一個月內，4萬農族人全部撤退到南方，共用了20個航次。

1954年9月初，颱風「依達」襲擊了海防地區，撤退行動暫停，等待撤退的難民營遭到嚴重破壞。

到9月3日為止，在2個星期內，美國海軍撤出4萬7千名難民。這樣的撤退速度給西貢地區的接待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西貢方面要求北方撤退行動每天只能最多安排2500人到達南方。

9月25日，來到北方難民營的新難民人數大幅度減少。主要原因是：越共的宣傳運動和強制阻攔；北方難民營條件很差，有些難民受不了又回老家了；有些農民因為水稻收割季節快到了，又趕回家收水稻，準備晚點離開北越；有些人準備春節後再走。

越共想盡辦法阻攔北越人南逃。他們宣傳美國海軍是食人一族，美國人要吃小孩，要把難民扔到海裏。在紅河三角洲，他們切斷一些渡船服務，以免難民湧向海防。也有報導說越共使用民兵阻攔這些難民。有些地方的越共官員，一但發現村民賣自己家裏的水牛，就把他們隔離起來。

迫於無奈，有些難民只好到離家比較近的海邊等待，看看是不是有法國或者美國的救援船開過來。

根據日內瓦協定的國際監察委員會的印度官員莫迪回憶，一開始越共並不阻攔這些難民，隨著南逃的人數不斷飆升，越共才開始行動阻攔這些難民南逃。

10月10日，越共從法軍手裏接管了河內，封閉了河內通往海防

的公路，這是難民逃離的主要通道。不過海防仍然在法軍的控制下，一直到1955年5月16日。

1954年12月，由於越共封閉了河內通往海防的難民逃離通道，法國海軍派出快艇到北越沿海地區搜尋潛在的希望撤離的人群。

有些難民自己乘舢舨或者竹筏沿海岸線劃到海防上船地點。有時候，幾百條舢舨成群結隊而來，滿載幾千名難民，蔚為壯觀。

難民Pham Van Khue回憶：「1952年底，我的父親被越共殺害了，因為他是本地天主教反共青年會的頭頭。我逃到親戚家的地洞裏躲了起來，越共抓了我母親，逼她把我交給他們。我後來被越共抓住了，關了2年。1954年，他們放了我。我回到村裏時，發現家裏的東西都被沒收了。8月8日，我組織了一批人去海防，路上被越共攔住，只好回家。10月10日，我們再次離開故鄉，在路上，每人付了2萬北越幣給越共作為買路錢，10月16日我們乘美國船離開北越。」

1955年的第一季度，每天大概有300名到500名新難民到達海防，美國海軍在1月份共撤退38861名難民。

1955年4月12日，美國軍用海運服務船塞本特號（USNS Marine Serpent）離開海防，創出了單次運送難民的最高記錄，6289名難民。

1955年4月7日，美國軍用海運服務船阿得爾號（USNS Marine Adder）裝載了4006人離開海防；4月12日，該船裝載了4968人。

1955年5月5日，越共進入海防，準備從法國人手裏接管海防。5月9日海防正式移交給越共。

1955年5月16日，海防最後一批難民10人在塗山海灘上船。其中有父女二人，他們在河內等了很久，希望女孩的媽媽一起走。可是女孩的母親不願意南下，這樣一家人不得不分離了。

1955年6月，儘管已經過了規定的300天時限，仍然有6000多難民經過陸路穿過分界線到達南方。

在「自由之路行動」中，共有66名北方難民病死在美國軍艦上，美國水兵為死者舉行了海葬儀式。還有184個嬰兒在船上出生了。美國海軍在行動中無死亡事故發生，有一些非戰鬥受傷的報告。

在撤退行動中，北越天主教會發揮了很大作用。天主教會組織比較嚴密，凝聚力強，效率也很高，在面臨困難時，天主教徒能夠互相幫助。

南撤的天主教徒很多人來自北越的發豔教區和裴珠教區，它們分別位於現在越南北方甯平省和南定省。

這兩個教區的主教堅決反共，組織了天主教民兵支援法軍對抗越共。由於越共在北方逐漸占上風，這兩個教區的主教準備帶領教民們南撤。當得到日內瓦協定關於把越南一切為二的消息後，這兩個教區的大批天主教徒立刻行動前往海防港。共有4萬5千名來自這兩個教區的天主教徒撤往南方。根據教會的統計，這兩個教區70%的教徒逃往南方，其他地區的平均數字是50%，河內地區天主教徒撤離的比例是30%。在8年戰爭中，法軍始終牢牢控制著河內地區，所以河內地區的天主教徒受嚴酷戰爭的衝擊比較小。

從各個教區的情況來看，神父和其他教士離開的比例最高，因為他們一直是越共懲罰的目標，河內地區80%的神父和教士前往南方。離海邊越遠的地區，天主教徒撤退的比例越低，例如Hung Hoa地區，教區的記錄是11.8%的教徒前往南方。

在北越天主教農村社區中，神父不僅是農民的精神領袖，也是社區行政領袖，是教徒們的主心骨。在神父們的號召下，大批教徒跟隨他們南下。不過，有些家庭會留一個人照看自己家裏的田地和房產。

在南方，很多本地的天主教徒伸出手來幫助北方來的難民。南方古芝地區的馬奎斯神父依靠本教會的力量安置了500個家庭的3000個難民到古芝地區定居。

西貢接待難民的接待工作

在越南南方的西貢難民接待營地，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MAAG）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OM）承擔了主要援助工作，包括派遣衛生健康工作組，幫助解決難民營公共衛生問題，防止流行性疾病的爆發。

USOM派遣醫療隊到達難民營，一方面給難民們治病，另一方面培訓本地的醫護人員。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西德、荷蘭、中華民國都以各種方式幫助了北越的難民。

在可倫坡計畫下，澳大利亞向南越提供了農業技術人員和設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北越難民提供幫助，捐助大量牛奶給難民。

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南下難民，吳廷琰政府在西貢河的出海口頭頓海邊建立新的帳篷城，以減輕西貢的壓力。

最有力的志願援助者是美國天主教徒。美國全國天主教福利會（NCWC）和美國天主教戰爭救援協會（CRS）向南越難民捐款3500萬美元（大約折合2014年的3億美元），並派出幾百名志願工作者到南越幫助難民。美國天主教慈善協會捐助大量奶粉給北越難民。

美國天主教神父哈內特在西貢志願工作了一年多，監督人道救援項目的實施，包括建立孤兒院、醫院、學校、教堂。哈內特的志願工作隊每天向10萬名難民提供免費米飯和熱牛奶。

美國天主教徒捐獻了幾萬條毛毯給北越難民，還捐出大量建設簡易難民營地的各種材料。所以，有的歷史學家稱自由之路行動為「天主教徒行動」。

開始的時候，美國新聞界對於報導「自由之路行動」不是很熱心，隨著行動規模的升級，越來越多的著名美國報紙派遣記者趕往河內和海防。

《紐約時報》派出記者迪爾曼，《紐約先驅論壇報》派出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希金斯，麥克林則代表《時代》和《生活雜誌》。全美國的目光都集中在這些難民身上。

有篇報導是這樣說的：「這些人已經離開故鄉很多天了，沒有食物，沒有水，沒有藥品，只有離開北方的堅定信念。」

美國天主教社區的報紙和雜誌的頭版新聞都是有關北越難民的撤退行動。這些新聞把北越共產黨描述為歷史上對天主教徒最殘酷的迫害者。

紐華克的《鼓吹者》報專欄評論員的文章的標題是：「讓我們和人民離開吧！」這篇文章描述北越天主教徒如何衝破越共用鐵絲

網圍起來的勞改營，逃往南方。

密爾沃基的《天主教先驅公民報》講述了越共迫害北越神父的故事：越共把兩個神父用鐵鏈子綁在一起，他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不過兩個人最後還是帶領村民逃往南方。

為了接受這些難民，吳廷琰政府的難民救助委員會同美國USOM和MAAG一起幫助難民在南方安家。

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南下難民，吳廷琰政府在西貢河的出海口頭頓海邊建立新的帳篷城，以減輕西貢的壓力。

不久，美國天主教戰爭救援協會（CRS）和密歇根大學顧問團參加了進來。第一期把難民們安排在西貢和頭頓地區的42座臨時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利用學校、舊的法國兵營、教堂、舊的監獄來接待難民，建起了巨大的帳篷城。

第二期建立了臨時難民村，主要建在西貢通往周邊地區的各條公路旁邊。

第三期把難民永久安置到新的難民定居點，各大城市周邊地區和湄公河流域接受了大部分難民。邊和省和嘉定省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到1957年中期，新的難民安置區建成了319座村莊，其中288個是農業村莊，26個是漁業村莊。南越政府難民救助委員會建成10萬套農村新住房分配給難民。

1957年底，吳廷琰解散了難民救助委員會，宣佈難民安置工作完成。

北方難民們對「自由之路行動」的回憶

2005年，在美國紀念「自由之路行動」的網站上，越南裔的美國公民Do先生是這樣留言回憶過去的：「我已經61歲了，我不會忘記我踏上美國軍艦的那個時刻，那年我11歲。一個美國水兵給了我一塊糖，我不會用英語說謝謝，我只是發愣地看著那個美國水兵，他正忙於自己的事情，其他越南難民都在為睡在船上的那個地方擔

心著。我和我的兄弟分享了那塊糖，哦，天啊，它太好吃了。糖又軟又甜，外面包的一層巧克力也是甜的，我們兩兄弟吃糖時發出很大聲音，不過誰又會在意呢？」

「21年後的1975年，我又在美國的大地上遇到了這個糖，它的口味沒有變，它的牌子是SNICKERS。在美國，我現在隨時都可以吃這個糖，不過我的身體現在不需要這麼多的糖。我只是在懷念那個美國水兵和那條載我們去自由世界的船時才吃這種糖。」

同樣在這個紀念「自由之路行動」的網站上，克拉拉先生於2005年的留言說：「我是安多拉美達號（AKA-15）的船員，1954年8月到9月期間參加了自由之路行動。請允許讓我談一些讓我難以忘懷的事情：那時天氣非常熱，難民們非常饑餓，每次從海防到西貢的行程都有新鮮故事。」

「我記得我把幾個男孩子帶到我們的浴室，給他們洗了澡，然後給他們吃了口香糖，我教了他們如何吃口香糖。」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越南老太太挑了付扁擔上船，兩邊的筐裏裝了她的全部家當，那個老太太體重不會超過80磅，我的體重是185磅而且很健康。我想過去幫她，老太太一開始很生氣，以為我要搶她的東西，因為越共宣傳美國人要殺了他們，還要把他們喂鯊魚。後來，老太太同意我幫她挑那付扁擔，結果我怎麼也挑不起來，因為太重了，我的同事們看到這一幕，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中途停靠了土倫港，進行船上消毒。跟越南人交流非常困難，還好難民裏有位天主教神父可以說英語。有一次，我們給難民們準備好飯和茶，看來他們已經餓壞了也渴壞了，他們幾乎像惡狼一樣撲向我們。在我們船參加的26天的航行期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2007年，CuongBui在這個網站上留言：「非常感謝這個網站上的這些照片。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都是於1954年乘不同的美國船逃離北越共黨統治到南越的，不過，那時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還沒有認識。1975年，我的父親帶我們登上另外一條船，我們逃到了美國。我們很感謝這些照片，它們帶給我們很多回憶，我們也感謝美

國人給我們的慷慨幫助。我已經把這個網站和照片發給了我的父親，我想他一定會很高興看到這些照片的。」

美國人斯坦利於2008年這個網站上的留言：「我是斯坦利，作為水兵服役於阿爾高爾號AKA-54運輸船。我參加了自由之路行動。我的特別經歷是我來自路易斯安那州說法語的社區。我很榮幸成為難民和船員之間的法語翻譯。在家的時候，人們都說我們的法語跟真正法國人的法語不太一樣。不過，我發現我跟越南人交流沒有問題，他們都會說法語。這是一段溫馨和值得懷念的時光。」

越南裔美國人HiemPham和TiemPham在2010年5月的留言說：「1954年，我丈夫和我都是幾個月大的嬰兒，我們乘不同的美國船逃往南方。這是我們家第一次遇到美國人，美國人給我們家人的印象好極了。我的母親告訴我，她要在船上給我換尿布，可是怎麼也找不到一塊合適的尿布，一個在上甲板工作的美國水兵扔給我母親一塊乾淨的抹布，使我母親從窘境中解脫出來。1954年你們救了我們，1975你們美國人再次救了我們。1975年，我丈夫家和我們家再次搭乘不同的美國第七艦隊的船抵達美國，我和我丈夫是後來在美國認識的，我們在美國結婚。我們現在都是引以為豪的美國公民。」

參加過「自由之路行動」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OM）官員阿克雷（RogerAcleY）總結道：傳奇性的自由之路行動，是美國連續捲入越南事務的決定性因素。在1950年代，美國人因為這次行動，覺得有道義和責任幫助越南人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越南共和國。這次行動也是影響美國在1960年代將越南戰爭升級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說「如果南越失陷怎麼辦？當然，美國的政策是盡一切可能的力量，確保它不失敗。我相信，從道義和政治上來說，我們有責任在任何時候，採取盡可能的行動，避免南越落入越共的手中。不管是對還是錯，我們向這些南越人宣佈，也向全世界宣佈，我們鼓勵他們為自由而戰，我們因此承擔了長期的道義責任。對美國政府來說，美國不能在遠東丟臉，出賣這些朋友。」

這是美國在越南經驗的第一章，表現了美國人的決心的溫情，美國人的典型獻身精神。這是勝利的第一章。

越南農族軍團

有意思的是，大批越南農族人和北越華僑也加入進了北越人南撤的行列。北越的海甯農族人是典型的華族人。

越南的農族有兩支：一支是中國壯族的分支。一支是海寧農。在越南現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農族人，一般指海寧農族。他們其實是典型的客家人，不會越語，只會中文，說客家話。1949年，有很多中國大陸人混入海寧農族。

海甯農族為越南北方海寧省（今廣寧省）客家漢人。17-20世紀期間，他們從廣東的欽州、廉州（今北海、合浦）、防城、靈山一帶先後移居此地。

1867年，廣東巡撫在赤溪由官方撥款二十萬兩銀子，加上地方自籌資金，分給客家成年者每人八兩銀子，未成年者每人四兩，各戶發執照一份，讓他們移民到高州、雷州、欽州、廉州，領荒地開墾，於是大批客家人遷入欽、廉、防、靈四府，一部還繼續遠遷至北侖江以南的海甯地區，成為海寧地區的土著居民。

1885年中法《天津條約》簽署，以北侖江為界，將江南地方劃歸越南管轄，原居住在海甯的中國人也隨地而歸越。海甯華人一直在法屬印度支那當局管治下生活。

1946年，法殖民當局進行人口調查，登記居民的「職業」等內容，住海甯的中國人填寫「職業」時，均報稱「耕農」。鑒於這些居民的居住地按中法《天津條約》已劃為安南領土，法方繼續稱他們作「中國人」不妥，而這些居民不懂越語，其語言、文字、習俗、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純中國漢人式的，因此又不能稱其為安南人。最後，法殖民當局認定其為越南少數民族之一，以其務農種地「職業」為依據，稱之為「農族」。這就是「海寧農」名稱的由來。

1946年7月14日，法殖民當局在海甯成立儂人自治區，區政府設在芒街市，黃亞生為儂區領袖。設有區旗、區歌。區旗是在法國國旗的中間，嵌有中文「忠孝」二字。儂人自治區辦有儂區中文報《農聲報》。儂區人口12萬，面積4800平方公里。同時黃亞生還任管轄海寧、諒山兩省的地方部隊司令官。

法殖民當局對儂族人相對公正的態度，贏得了儂族人對法國的忠誠。儂族人組成了民兵部隊—儂族軍團。

「海甯儂」素來奉祀東漢馬援伏波將軍，每年都要參拜伏波廟。伏波將軍是東漢人，平定嶺南和安南有功，其忠孝、勇猛和愛國、愛民精神，深得海寧儂人的敬佩。甚至一些儂族軍人在每次出擊作戰時，事先必馨香三炷，祈求伏波將軍保佑平安。儂族所到之處，皆立伏波廟。

在1949年到1950年之間，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敗，一部分國軍殘餘部隊軍民逃往越南。其中一些堅強反共的中國人就落腳在越北海寧特區，混入海寧儂族，編入越南儂族軍團。

在《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一書中，中共援助越共的軍事顧問竇金波回憶了這樣一個戰鬥故事。在法軍和越共的戰爭中，不少中國的國軍殘部人員參加了越南國軍對抗越共。

有一天晚上，越共一個團包圍了一個法軍據點，據說裏面有40多名法國的黑人士兵。經過一個晚上的激戰，直到第二天早上，越共才攻下這個據點，發現據點裏面只有7名參加越南國軍的前中國國軍戰士，5個人已經陣亡，陣亡者中包括唯一的一名女戰士。越共傷亡30多人。在被押送到越共基地的路上，這兩名中國人竟然成功搶奪了2名越共負責押送士兵的槍，逃跑了。

參加儂族軍團的前中國國軍官兵在同越共的戰鬥中，發揮了極高的戰鬥精神，以至於越共軍隊很害怕儂族軍團，談虎色變，不敢打芒街。

在8年的越盟和法軍的苦戰中，儂族軍團堅定站在法國一邊，是除了北方天主教民兵外的一隻支持法國的民兵力量。英勇善戰的儂族人同越盟結下血海深仇，本族男丁死傷極為慘烈，令人心酸。

1954年7月交戰各方簽訂日內瓦協議，法軍南撤到南越。黃亞生農族軍團也隨法軍撤往南越。海寧地區約有30%的農人，舉家南遷。其中5000餘人隨黃亞生遷往越南中部的潼茅墾荒種地，重建「海寧郡自治區」。南遷的農人還定居在西貢等地。

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美國中央情報局招募了很多農族人編入美軍特種部隊，派入胡志明小道一帶，破壞騷擾越共。

南越失敗後，大量南越農族逃離南越，流浪到歐美各地定居。

農族司令官黃亞生出生於越南海寧省，1929年赴法國陸軍軍官學校學習。他後來回到越南，在法國殖民軍隊服役，獲得少校軍銜。1940年9月，日軍進駐越南，黃亞生帶領部隊退往中國。1945年日軍投降後，他率部重返越南加入法軍。1946年，因農族軍團驍勇善戰，法軍把農族軍團整編納入法國的主力部隊。1955年，黃亞生率部隊退往南越。因助吳廷琰政府殲滅平川派有功，升為上校。他離開軍界後當選為南越第一屆國會議員。1975年，黃亞生和4000多農族難民搭船投奔怒海，他本人死於途中，享年71歲。現在在巴黎郊區的裏奧大市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上還刻有他的名字。

第六章

吳廷琰同平川派軍閥的較量

鄭明世將軍的傳奇故事

吳廷琰執政初期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收編南越的各種軍閥勢力，實行軍隊國家化政策。他選擇的突破口就是鄭明世的反共遊擊隊。

地方軍閥主要包括平川派、高臺教、和好教、天主教民兵、鄭明世武裝力量。

在1954年，南越各類軍閥勢力山頭林立，其中以鄭明世（Trinh Minh The）的名頭最為響亮。在法國人眼裏，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魔頭，一個殺人犯，法國將軍Chanson就是被他殺死的。在越共眼裏，鄭明世是一個死敵。鄭明世竟然採用同樣殘酷遊擊戰術，把越共擠出他控制的地域。兩個對手都要取他性命。不過，他的對手都認為他是個厲害人物。據說他的軍隊有一萬名能征慣戰的勇士。

鄭明世出生在南越農村，受過中學教育，他恨透了法國人的殖民統治。二戰時，日本佔領越南。為了培植越南反法勢力，日本人在柬埔寨開設了遊擊戰培訓營，招募了很多越南人參加培訓，鄭明世就在其中。

1945年3月，日軍推翻法國人在越南的殖民地統治，鄭明世參加了日軍攻擊法國人的行動。二戰結束後，法國重返越南。鄭明世成為高臺教軍閥軍隊的軍官。一開始，高臺教軍隊參加越盟對抗法國人。後來，因為越盟不斷清洗高臺教的政治領袖，高臺教同越盟

反目為仇。高臺教武裝力量投降法國人，負責高臺教控制地區的自衛。

1949年，鄭明世擔任高臺教軍隊總參謀長。他組織了12個機動遊擊分隊，多次發動對越共的閃電突擊戰，擊敗越盟，把越盟趕出高臺教控制區。

1951年，他離開高臺教，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稱為民族聯合軍。很多高臺教民兵投到他的旗下，他的父親和他的4個兄弟也參加了他的軍隊。在同越盟的戰鬥中，他的父親和4個兄弟全部陣亡。同時，法軍也不斷追擊鄭明世的軍隊。鄭明世迫於無奈，對下令攻擊他的法軍司令官實行斬首行動。1951年，他在西貢暗殺了法國將軍Chanson。

1953年，他用汽車炸彈攻擊在西貢歌劇院裏看戲的法國將官，這次行動沒有成功，炸死了幾個平民。

鄭明世帶領他的軍隊佔領黑婆山（Nui Ba Den）地區。黑婆山海拔996米，在湄公河三角洲西北部地區上平地拔起，俯視整個湄公河三角洲。該山位於西寧省靠近柬埔寨的邊境地區，附近有巨大的湄公河沼澤地，離西寧省高臺教總教壇8公里遠。該山又被稱為「人民之心」，南越佛教徒和高臺教徒認為它是一座聖山。該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山形為完美錐形，山上多蜂窩狀岩洞和巨石。在後來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這裏變成了越共基地，美軍和越共反復爭奪此山。

鄭明世以此山為基地，政治和軍事手段並用，控制了湄公河廣大地區。

1954年秋天，吳廷琰同蘭斯代爾談起，他認為鄭明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他需要鄭明世的支援。對於脆弱的吳廷琰政府來說，如果能爭取到鄭明世，對穩固政權非常重要。他已經派吳廷琰接觸了鄭明世的人，雙方有意合作。由於法軍仍然控制南越，吳氏兄弟不方便見鄭明世。

吳廷琰微笑地問蘭斯代爾：「你有沒有興趣見鄭明世？我寫了封信給鄭明世，麻煩你交給他。」

好奇心超強的蘭斯代爾當場答應願意去。吳廷琰把信交給蘭斯代爾，信封沒有封口，蘭斯代爾可以先看一下信的內容。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他是第一個去見鄭明世的美國人，要小心，因為鄭明世仇恨外國人。此事也要避免讓法國人知道，以免法軍半路伏擊蘭斯代爾。這是一次秘密行動。

美國大使希斯和MAAG奧丹尼爾將軍批准蘭斯代爾去見鄭明世，他們認為這是整合南越各派武裝力量的良好開始。蘭斯代爾帶了5名美國人和1名南越政府官員開車去見鄭明世。他們穿著休閒運動服裝，裝成郊遊的樣子，把手槍藏在身上。一路上，那個南越政府官員非常緊張，他怕鄭明世會殺了他。

汽車沿著崎嶇不平的道路向北開行了100公里，來到黑婆山下的一個小村莊。黑婆山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稻田和河網，山上是樹林和灌木叢。汽車停在村邊的路旁，蘭斯代爾先是看到一群孩子從田埂上走過來，然後看到一隊武裝民兵悄悄地從樹林中冒出來。武裝民兵領頭的是一個瘦小的年輕人，大概17歲左右，像個中學生，身高1.5米左右，體重不超過45公斤。他穿一件褪了色的卡其布襯衣和長褲，腳蹬舊網球鞋，沒帶槍。蘭斯代爾認為他是個嚮導，準備引領他們一行去見鄭明世。

看到蘭斯代爾他們，這個年輕人臉上滿是熱情的微笑。蘭斯代爾還以微笑，兩人緊緊握手。蘭斯代爾說，他們是來見鄭明世的。

這個年輕人告訴蘭斯代爾，他就是鄭明世。

蘭斯代爾驚訝得下巴都快要掉下來了。這個看上去只有17歲、又瘦又矮的年輕人竟然是法國人最痛恨的鄭明世？蘭斯代爾無論如何不相信。難以想像的是，一個非常年輕，充滿孩子氣的人，竟然是法國人所說的江洋大盜。此時鄭明世32歲。

鄭明世看著蘭斯代爾驚訝的表情，眼裏充滿了笑意。然後，鄭明世建議他們趕快離開公路邊，因為法軍巡邏隊就在附近。他們藏好汽車，跟鄭明世向山上爬去。他們來到樹林間一個隱蔽得非常好的木屋，這裏是鄭明世的司令部。鄭明世只會越語，懂一點點法語和日語，由跟隨鄭明世的一個年輕人充當翻譯。在這個年輕翻譯絞

盡腦汁地傳遞他們的對話時，蘭斯代爾和鄭明世不斷用眼神和臉部表情相互交流。憑直覺，蘭斯代爾喜歡上了鄭明世。

蘭斯代爾把吳廷琰寫的信交給他。鄭明世仔仔細細讀了這封信。鄭明世說他很仰慕吳廷琰，他認為吳廷琰是真正的越南愛國者，相信吳廷琰是正直、誠實、有能力的人，吳廷琰可以帶領越南人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蘭斯代爾點頭稱是，然後問他的政治信仰。鄭明世拿出一本小冊子。他告訴蘭斯代爾，小冊子上面有他的政治宣言：從法國殖民者手中獲得越南的完全獨立；強調個人獨立自由；強調用社會公正來維護個人獨立自由；發展自我管理的農村社區。這份宣言已經在湄公河流域廣泛分發。鄭明世還寫了很多農業經濟發展策略的文章。在鄭明世同他的翻譯的對話中，蘭斯代爾聽到了他們說馬格塞塞的名字。

鄭明世微笑地告訴蘭斯代爾，他早已知道蘭斯代爾在菲律賓幫助馬格塞塞總統擊敗並收編菲律賓共產黨的故事，他仰慕蘭斯代爾已經很久了。蘭斯代爾深受感動，在偏遠的南越鄉村，還有他的知音。

鄭明世問蘭斯代爾：「如果馬格塞塞總統看到我的這些宣言，會有什麼看法？」

蘭斯代爾說：「馬格塞塞的理念跟你的宣言裏根本觀點是一樣的。作為美國人我必須告訴你，我被你的宣言深深地打動了，它們提醒我，在美國建國時期，我們美國人也是為這些同樣理想而戰。」鄭明世用力把拳頭砸在桌子上說：我們也是為這個而戰。

蘭斯代爾談到把鄭明世部隊編入南越正規軍，為各路軍閥軍隊樹立好的榜樣。鄭明世回答道：也許有這個必要，但是，現在南越國軍裏壞人很多，不可能跟他們在一起合作。不過，他向蘭斯代爾保證，吳廷琰可以得到他的支援，如果吳廷琰被推翻，可以到他這裏來避難，他會保護吳廷琰的。蘭斯代爾說，吳廷琰一定會很高興也很感謝你的保證。

蘭斯代爾最後說：我想看看你的軍隊。鄭明世說，來吧。

在黑婆山的山腳一帶叢林中，蘭斯代爾訪問了一個又一個營

地，士兵們穿著黑色睡衣褲式南越農民服裝，他們的各類武器五花八門的，但保養得很好。鄭明世還有一些比較重型的武器，包括重機槍和迫擊炮。鄭明世告訴蘭斯代爾，他有2500名戰士。

在密林的深處，鄭明世還有一間武器修理車間，這令蘭斯代爾很好奇。武器修理車間有鑄造、鑽孔、車、銑、刨、磨等各類機械加工設備，由柴油發電機組供電。鄭明世他們自己也造些輕武器。

鄭明世說，在車間工作的師傅都是中國人，他們原來在中華民國的國軍中服役。中共控制中國大陸後，他們逃到越南北部，跟越盟打了很多年的仗，後來慢慢退到南方。在談到法國人時，這些中國人狠狠地向地下吐了口痰，眼裏滿是怒火。

這些中國戰士是蘭斯代爾見過的最勇敢的人，他們的身材比一般越南人高大很多。這些中國人有長期的戰鬥經驗和技巧，是最堅強的反共戰士。

中國戰士們給蘭斯代爾看了他們自己仿造的美國M-1步槍，很不錯。蘭斯代爾問鋼材是哪里來的？他們說，所用的鋼材是鐵軌，是從南越鐵路線上拆下來的，然後回來進行處理。

鄭明世贏得周圍農民的廣泛支持，經常有農民自發地把各種糧食放在山腳叢林邊，等鄭明世遊擊隊來拿。跟隨法軍進攻鄭明世的越南國軍，也會把香煙和糖放在石頭上，並附上紙條：「對不起，是上級命令我們來進攻你們的。」

最後，蘭斯代爾跟鄭明世告別，兩人相約再見。

回到西貢，蘭斯代爾去總理府見吳廷琰。蘭斯代爾說了跟鄭明世見面的情況，他特別提到：鄭明世願意保護吳廷琰。如果吳廷琰有難，鄭明世的營地隨時歡迎吳廷琰去。吳廷琰深受感動。

過了幾天，蘭斯代爾開車去黑婆山見鄭明世。蘭斯代爾到了約定好的村莊，突然，一群村裏的孩子向他跑來，然後向蘭斯代爾扔石頭和樹棍，大叫著「Phap（法國人）」。他們把他當成法國人了，這裏的農村農民敵視法國人。

鄭明世帶著幾個人從樹林中走出來，孩子們看到鄭明世，一哄而散。這天，兩人繼續討論了吳廷琰收編鄭明世軍隊的方案。

晚上，蘭斯代爾回到自己住處，看到一群越南人在等著見他。他們是和好教的將領們，領頭的是阮度吾將軍。阮度吾年紀稍長，性格坦率。

一個和好教軍官把蘭斯代爾拉到一邊，他說準備跟蘭斯代爾做一筆交易，需要蘭斯代爾提供金錢和武器給他。蘭斯代爾說沒有這些東西可以給他。這個軍官不相信。

蘭斯代爾請這些將領們都坐下，說道：「各位，我對於日內瓦協定出賣越南人深表同情，我希望大家能夠聯合起來，建設新的越南。」

有人回答：「你說的很對，不過你怎麼解釋你跟鄭明世的交易，聽說你給了他大量金錢。」

蘭斯代爾誠懇地告訴他們，他沒有給鄭明世錢。

阮度吾將軍告辭的時候告訴蘭斯代爾，他跟蘭斯代爾有共同的信念，聯合各派建設新越南。他準備把自己旗下的和好教軍隊編入政府軍。

不過，蘭斯代爾用中央情報局的錢收買各類軍閥的消息還是傳開了。在一次美國和法國顧問團聯席會議上，蘭斯代爾因為晚到坐在後排。

一個法國軍官發言說：「最近蘭斯代爾用錢收買和好教的將軍黎光榮，帶了幾百萬南越皮亞斯特的錢，裝在皮箱裏。結果蘭斯代爾的座車被黎光榮的人伏擊了，黎光榮的人搶了那些錢。」說到這裏，這個法國軍官故意停頓了一下，讓聽眾感受一下這個美國人是多麼愚蠢。

這時蘭斯代爾站起來，打破沈默，請這個法國人繼續說說黎光榮的人有沒有殺了蘭斯代爾。

在另外一次晚宴上，一個法國上校走近蘭斯代爾，用手撫摸蘭斯代爾的胸部，問蘭斯代爾的槍傷怎麼樣了？蘭斯代爾氣得罵他是同性戀。

過了幾天，鄭明世托人帶信給蘭斯代爾，說他要來西貢拜訪蘭斯代爾。

到了那天，蘭斯代爾緊張地出門看看四周的情況。法軍已經在巷頭和巷尾佈置了幾輛軍用吉普車，一批法軍士兵已經荷槍實彈在車上等著。看來他們已經知道鄭明世要來見蘭斯代爾的消息。看到一個認識的法軍軍官站在巷口，蘭斯代爾走過去問他出了什麼事？法軍軍官臉黑了下來說，聽說鄭明世要來，所以在這裏設埋伏。如果他出現，就幹掉他。法國軍官叫蘭斯代爾小心，子彈不長眼睛。

蘭斯代爾回到巷子裏，正在琢磨著如何給鄭明世報信。這時，一輛汽車慢慢開進巷子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這輛車和車裏的人身上。司機是個矮個子的人，戴了一頂舊帽子，帽檐拉到眼睛上方的地方。一個臉色紅潤的大胖子坐在後排座，像是司機的老闆，大胖子手持一頂巴拿馬帽子不停地給自己扇風。

車子停在蘭斯代爾住的房子的門口，司機靈活地開門從車上跳下來，然後跑到後門給大胖子開門，司機的拖鞋踩在地面上發出啪嗒啪嗒的響聲。司機朝蘭斯代爾笑了笑，蘭斯代爾認出他是鄭明世。蘭斯代爾趕快向胖子打招呼，請他進屋，然後大聲對冒充為司機的鄭明世說：「你去廚房找些點心吃吧。」

蘭斯代爾走近那個渾身冒汗的胖子，感覺他仍然在發抖。蘭斯代爾看看四周，發現法國軍人仍然在原來的位置沒有動，守候鄭明世大駕光臨。蘭斯代爾這裏每天有很多人越南人進進出出，一個不出名的大胖子不會引起法國人的注意的。

進到房間裏，鄭明世笑彎了腰，告訴蘭斯代爾這個胖子是他的翻譯。不過，蘭斯代爾說法國人的情報很准，提醒鄭明世小心身邊的人出叛徒。鄭明世點頭同意。他說這次來是因為他們的一支部隊同和好教黎光榮的人打了起來，問蘭斯代爾可不可以去找黎光榮調停一下。蘭斯代爾說跟黎光榮不熟，不過建議鄭明世先停火，然後蘭斯代爾會去找阮度吾看看有什麼辦法。鄭明世隨後告別蘭斯代爾，開車帶著那個胖子離開。後來，鄭明世採用斬首計策，把黎光榮打傷，隨後雙方停火。

1955年2月13日，鄭明世同意歸附吳廷琰政府，鄭明世的軍隊

將被編入南越國軍。吳廷琰非常高興，決定為鄭明世的軍隊舉行入城閱兵式。

在閱兵式上，鄭明世的士兵們穿著有「黑色睡衣褲」之稱的著名的南越農民服裝，包括了無領襯衫和腰部有鬆緊帶的褲子。鄭明世的大部分士兵沒有鞋子，光著腳。士兵們都戴著原法軍的叢林帽，這個帽子就算是鄭明世軍隊的統一制服了。有鞋穿的士兵走在閱兵方陣的外邊，閱兵方陣裏面的戰士光著腳。因為很多人沒有穿鞋，加上士兵們走路很輕快，所以他們走路的時候沒有什麼聲音，就像一隻幽靈部隊。

這些士兵們穿著褪了色的黑色睡衣褲軍服無聲地在馬路上走過，士兵們士氣高昂，擦得發亮的步槍在他們的肩上閃閃發亮。馬路兩邊擠滿了穿戴整齊看熱鬧的西貢市民，他們好奇地看著這些農民軍隊。

吳廷琰以及很多政府官員、法美兩國軍官、外交人員都坐在觀禮臺上。看到鄭明世的部隊一個方陣又一個方陣的走過來，觀禮臺上的人們紛紛評論士兵們的衣著。

有個法國人說：「看看這些蘭斯代爾找來的士兵。」

蘭斯代爾回應道：「這些是久經戰陣的勇敢士兵，不是經常參加閱兵的花瓶。」

隨後，鄭明世部隊在廣場上集中，吳廷琰主持宣誓儀式，並授鄭明世以南越國軍陸軍準將軍銜，給他戴上一頂將軍帽子。隨後，吳廷琰和鄭明世一起向觀禮台走來。當鄭明世看到蘭斯代爾時，趕緊跑向蘭斯代爾。兩人相互行了軍禮。蘭斯代爾向他表示祝賀。這時，落在後面的吳廷琰一臉的困惑，不知道鄭明世跑哪里去了。不過，當吳廷琰看到蘭斯代爾和鄭明世在一起時，露出會心的微笑。

鄭明世部隊隨後出發前往他們在西貢北邊的新營地。鄭明世部隊歸依吳廷琰政府，對其他各派軍閥勢力影響很大，很多高臺教以及和好教的將領們也帶著自己的部隊接受政府改編。

掃蕩平川派

吳廷琰在掃蕩平川派時，得到了南越國軍和南越人民的真心支持。平川派佔據西貢地區，還控制了南越國家員警力量，他們還得到法國人的支持。在南越各派系軍閥中，平川派對吳廷琰政府的威脅最大。

1954年6月，蘭斯代爾剛到西貢時，城裏治安情況非常混亂糟糕。一個晚上，蘭斯代爾接到一個求救電話，是住在附近街區的三個美國大使館女秘書打來的。她們在電話裏告訴蘭斯代爾，她們住的那棟樓被包圍了，她們現在都躲在床底下，電話裏可以聽到衝鋒槍的射擊聲。

蘭斯代爾趕緊開車趕到現場，一群頭戴綠色貝雷帽的平川派軍隊正在攻擊這棟樓。蘭斯代爾問平川派軍隊怎麼回事，一個軍官回答說他們在追擊一個匪徒。平川派士兵向那棟樓逐漸圍了過去，突然，樓上丟下一顆手榴彈，平川派士兵四散趴在地上，手榴彈爆炸了。

蘭斯代爾告訴平川派軍官，這裏住了美國人，請他們撤退，以免傷了美國人。這時，樓裏那個匪徒在樓上看到蘭斯代爾在跟平川派交涉，他於是高聲叫道：「我要向法國人投降。」蘭斯代爾四周看了看，沒有法國人，他明白那個匪徒把他當成法國人了。蘭斯代爾告訴平川派軍官，這個匪徒交給他處理。平川派軍隊不敢得罪美國人，於是撤走了。

蘭斯代爾打著白旗，用英語向樓上喊話。下來的是一家4口人，夫妻二人帶兩個小孩子。這個「匪徒」是西貢警察局的高級警探，由於他不願意同掌控西貢警察局的平川派合作，所以被追殺。蘭斯代爾把他們送到南越國軍參謀總長阮文馨的家中。一家人對蘭斯代爾連說感謝。

蘭斯代爾想，這些平川派軍閥猖狂到什麼程度。

西貢的南邊有一條河流叫平川河。1920年代，幾百名武裝土匪聚集在這一帶，成為河盜團夥，他們向經過這些河流來往堤岸港區

的船隻強行收保護費，有時也到堤岸華人區搶劫。當法國殖民地員警追捕他們時，他們就躲到西貢旁邊的大沼澤地。1942年，日本軍隊在法國殖民地當局的同意下進入越南。日本人暗地裏訓練了平川派軍隊，準備將來用這些人對付法國人。1945年3月，日本軍隊在越南推翻維希法國政府，平川派參加了攻擊法國人的行動。

二戰結束後，平川派參加越盟，反對法國人重新佔領越南。

後來，越盟要消滅這些非共產黨的軍閥領袖，準備幹掉平川派首領黎文遠。黎文遠逃出越共的虎口，帶領平川派投降法國人。法國人採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用金錢和武器支援平川派在西貢地區對抗越共。

經過激烈血戰，平川派幫助法國人把越盟趕出西貢市區。法國人於是把西貢員警指揮權交給平川派管理，並委任平川派首領黎文遠為越南國的陸軍準將，允許平川派有自己的軍隊。平川派首領黎文遠人稱「七遠」，擁有私人軍隊16個營。黎文遠手下大將賴文創擔任首都西貢的員警總監。

平川派軍閥在南越是惡名彰著的，南越人非常憎恨他們。他們幹了無數的拐騙、搶劫、殺人、勒索等壞事。平川派獨家經營西貢-堤岸地區的主要非法交易，包括鴉片煙交易、賭場、妓院、遊樂場等。平川派還對進出西貢的船隻和運輸車輛徵稅。1947年，黎文遠接手堤岸區華人經營的賭場「大世界遊藝場」，還在西貢開設另一家賭場「金鐘遊藝場」。

吳廷琰擔任總理後，黎文遠要求吳廷琰拿出幾個內閣部長職位給平川派。法軍準備撤退出南越，平川派軍閥要抓取更多的政府權力，以維護他們在腐敗交易中的利益。平川派每年的鴉片毒品交易量是25億南越幣（當時官方市場1美元折合35南越皮亞斯特），鴉片毒品出口歐洲和其他地區。傳說平川派每年把一部分鴉片毒品交易的收入送給保大國王，估計保大國王一年的收入是340萬美元。平川派財大氣粗，很難對付。

面對平川派軍閥的步步緊逼，蘭斯代爾向吳廷琰建議，他先跟平川派領袖談談。

蘭斯代爾會見了幾個平川派首領和顧問。蘭斯代爾建議他們：平川派已經賺到很多錢了，現在是平川派考慮在越南歷史上留下好名聲的時候，平川派應該做些對越南人民有益的事情。黎文遠等人回想到自己童年時代貧窮艱難生活，覺得蘭斯代爾的意見有道理。

蘭斯代爾又給出具體建議：希望平川派鑄劍為犁，放下武器和權力，交出員警和軍隊，退出非法交易，用自己的財力從事正當生意。蘭斯代爾建議平川派負責修建西貢到頭頓的快速公路，可以設收費卡賺錢，公路以平川派領袖的名字來命名。這樣可以解決西貢和頭頓之間的嚴重交通堵塞問題。頭頓此時是南越的重要海港，也是海邊度假勝地，蘭斯代爾知道平川派在這一帶購買了大量土地。黎文遠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於是，蘭斯代爾安排吳廷琰會見黎文遠。

過了幾天，蘭斯代爾聽說黎文遠同吳廷琰見面後回去向自己的政治顧問發火，並用手槍打傷了一個顧問。

蘭斯代爾問吳廷琰是怎麼回事？

吳廷琰說：「我不相信他，我拒絕了他的建設快速公路的瘋狂計畫。」

蘭斯代爾說：「那個建議是我提出的。」

吳廷琰回答：「我知道，我就是不信任他，他是一個匪徒。」

蘭斯代爾無可奈何，覺得吳廷琰個性太過固執了，這樣就徹底得罪了平川派。

隨後，吳廷琰頒佈法令，關閉平川派經營的賭場，限制鴉片煙的買賣，禁止年輕人去賭場和妓院。

1955年初，南越的情況大有好轉。吳廷琰管理國家的口碑很好，威望不斷上升。吳廷琰已經控制了南越國軍。政府接管前越共控制的鄉村地區的工作進展順利，農業生產恢復正常。

1955年2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了西貢，公開表示美國支持吳廷琰政府的立場。國務卿杜勒斯成為吳廷琰的堅定支持者。1955年5月7日杜勒斯在美國強調說：「吳廷琰是唯一可以領導南越抵抗共產黨的人，不論過去美國對他的看法如何，現在必須全心全意支持他，決不允許使他成為另一個克倫斯基。」

1955年3月5日，南越政治風雲突變。在平川派首領黎文遠的支持下，南越各派系在堤岸聚會，成立反對吳廷琰政府的「國民勢力聯合陣線」，指控吳廷琰獨裁、搞裙帶主義。

平川派首領黎文遠說吳廷琰是個「蠢蛋」，只要各派聯合起來，一定可以把吳廷琰趕下臺。參加這個大會的包括：平川派、高臺教、和好教等各類派系，鄭明世和高臺教的阮成豐將軍也參加了這個大會。

發生這個事件的深層原因是，法國給各派系的財務支持已經中斷，吳廷琰政府也收緊了收稅的權力。各派陷入無米下鍋的困境。一些軍閥對派系部隊編入政府軍不滿，感到自己失去了權力。這時，各派系的軍事力量共有4萬名士兵。高臺教總教主范公稷被推舉為「國民勢力聯合陣線」最高領袖，和好教的黎光榮為軍事行動總指揮。

開完會後，鄭明世和高臺教的阮成豐將軍去找蘭斯代爾，高臺教的阮成豐將軍已經歸順吳廷琰政府。談到這個大會的情況時，鄭明世和阮成豐大笑起來，認為這個大會是一場鬧劇。蘭斯代爾覺得問題很嚴重，建議兩個將軍信守原來忠於吳廷琰政府的誓言。兩個人同意了，不過兩人說要暫時留在這個「國民勢力聯合陣線」裏，看看其他人下一步有什麼動作。蘭斯代爾立即把情況報告給了吳廷琰和美國大使。吳廷琰認為這個大會的幕後主使是保大國王。美國大使科林斯將軍告訴蘭斯代爾，美國仍然支持吳廷琰。

1955年3月21日，「國民勢力聯合陣線」向吳廷琰發出最後通牒信，讓他交出權利。吳廷琰拒絕了。吳廷琰向黎文遠攤牌，命令平川部隊在限時內全部撤出西貢市區。現在南越國軍支持吳廷琰，吳廷琰免去了賴文創的西貢員警總監的職務。

3月29日，平川部隊用60迫擊炮炮擊總理府，軍事衝突開始。忠於吳廷琰的南越國軍同平川派軍隊在西貢一些地區交火。

戰鬥開始後，蘭斯代爾的辦公室所在的樓房也遭到炮擊。

聽到總理府方向傳來的巨大爆炸聲，蘭斯代爾來到總理府。總理府內有很多南越國軍士兵在掩蔽體裏擔任警戒。總理府內非常

忙亂，但氣氛仍然比較平靜。不時有迫擊炮彈落在總理府院內，劇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吳廷琰很冷靜，他的冷靜鼓舞了他周圍的人。

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現在總理府遭到炮擊，但平川派暫時沒有發動地面攻擊的跡像，他已經給南越國軍的高級軍官們打了電話，軍官們都承諾說支持吳廷琰。吳廷琰說，決不把政府交給平川派匪徒；不過，法軍封鎖了進出西貢的道路，南越國軍增援部隊無法進城。蘭斯代爾重申美國對他的支持。

法國軍隊有3萬人駐紮在西貢城裏，法軍擁有400輛坦克和裝甲車。法軍準備調停這場衝突，在各個路口設置了路障，不讓趕來增援的南越國軍進城，蘭斯代爾在來總理府的路上看到長長一列載滿了南越國軍的卡車縱隊在一個路口被法軍的坦克攔住了。法國軍隊一直在暗中幫助平川派，平川派可以在法國控制的城區大搖大擺到處亂走，但法國人不讓南越國軍進城。

3月30日凌晨3點15分，在法國人的調停下，雙方停火。平川派的傷亡人數是10人被打死，20人受傷；南越國軍的傷亡情況是6人被打死，34人受傷。

吳廷琰的情報組織負責為吳廷琰收集情報，此外，吳廷琰的勞工聯盟已經運行了很多年，很多在平川派控制區上班的工人也自願提供消息給吳廷琰。吳廷琰也是政府同和好教以及高臺教派領袖進行談判的聯繫人，他想方設法勸阻這兩派力量參加平川派的軍事行動。

3月31日，在吳廷琰的說服下，高臺教的阮成豐將軍帶領8000名高臺教士兵歸順吳廷琰政府，高臺教武裝力量基本上瓦解了。

此時，總理府工作正常運轉，南越國軍接受平定省的計畫仍然在積極準備中。

1955年4月中旬，「國民勢力聯合陣線」提出新的政治建議：

- 1) 在南越組成聯合政府，讓反對吳廷琰的人進內閣，現政府將成為臨時政府。
- 2) 如果要任命新的員警總監，必須得到聯合政府和平川派的同意。

- 3) 1955年5月召開臨時國會。在臨時國會的86個代表名額中，60個名額將分配給各派系，16個分給北方難民的團體，10個分給吳廷琰的人。臨時國會將向保大國王舉薦新的總理人選。
- 4) 南越成立國家最高顧問委員會，委員為各派領袖。
- 5) 把吳廷琰的兩個兄弟吳廷瑑和吳廷煉驅逐出境，流放到外國。

美國駐南越大使科林斯將軍對吳廷琰的前景不看好。1955年4月22日，科林斯將軍回美國面見艾森豪總統時，他建議撤換吳廷琰，在南越建立新的聯合政府。4月25日，科林斯將軍會見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重申撤換吳廷琰的建議。

吳廷琰在西貢電臺發表講話：呼籲各派保持和平，保持全國的團結，懇請各派領袖到總理府進行和平談判。他還保證在3個月內進行國會選舉，保證國會有一些議員席位分配給各派領袖。與此同時，吳廷琰加緊調派南越國軍到西貢附近，準備參加未來的決定性戰鬥。平川派由於自身的惡名和親法的態度，在南越不得人心。

鄭明世將軍派了2個營1300人參加支持吳廷琰政府的戰鬥。蘭斯代爾和吳廷瑑也偷偷挖平川派的牆腳，聯絡平川派的大將Thai Hoang Minh歸附吳廷琰政府。

1955年4月28日中午，蘭斯代爾前往獨立宮。蘭斯代爾開車到半路時，突然街上響起機關槍的射擊聲，此時是交通高峰期，騎自行車的人們紛紛推著車跑到路邊，尋找掩蔽處，以躲避機關槍子彈。蘭斯代爾也下車隨人群躲到路邊。從路邊建築物中射出的機關槍子彈在空中亂飛。

平川派重新發動進攻了。情況稍為平靜後，蘭斯代爾和他的法語翻譯雷迪克駕車到了總理府。在總理府後面的公園裏，南越軍隊建起了炮兵陣地，還擊平川派的炮火。

蘭斯代爾在獨立宮東側樓的二層走廊見到吳廷琰，吳廷琰此時正在走廊裏來來回回地走著，心情非常焦慮，兩人沒有進辦公室，在二層走廊談話。

吳廷琰急切地看著蘭斯代爾說：「根據從美國方面得到的消息，艾森豪總統根據科林斯將軍的意見，已經決定放棄我的政府了，轉而支持建立南越聯合政府，這是真的嗎？」

蘭斯代爾回答道：「科林斯將軍在回美國述職前，曾經明確告訴我，美國站在你的政府一邊。如果總理不放心，我可以用電臺聯繫一下美國方面，看看美國政府的政策有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是美國的午夜時間，要過幾個小時才有消息。」吳廷琰聽蘭斯代爾這樣說，情緒放鬆了一些。

吳廷琰說現在平川派已經打破停火協定，在全城發動進攻了，不過南越國軍正在戰鬥，而且士氣高昂。

吳廷琰又像個調皮兒童似地笑著說到：根據吳廷琰的最新情報，平川派的81毫米重型迫擊炮，已經瞄準了獨立宮，其中一個瞄準點就是我們現在談話的位置。話音沒落，一發迫擊炮彈就擊中了獨立宮吳廷琰臥室的外牆，二層走廊上玻璃窗都被彈片擊碎，煙塵滾滾，兩人趕快跑到地下掩蔽處。

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平川派的大將Thai Hoang Minh準備歸附吳廷琰。平川派共有16個營的兵力，Thai Hoang Minh手下的4個平川營已經接受了政府的整編，另外6個營也準備投降。所以，現在情況大為好轉。各路南越國軍正在反擊平川派。

蘭斯代爾告辭離開總理府。在回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路上，他發現路上的車輛和行人都很少，遠處堤岸方向，可以聽到105毫米榴彈炮的炮彈爆炸發出的聲音，105毫米榴彈炮是南越國軍的武器。有幾股巨大的黑色濃煙柱從堤岸那裏升到天空。一隊隊南越國軍沿馬路兩邊的房屋小心地向堤岸方向前行。

蘭斯代爾回到美國大使館，發現一群高級職員準備發一份電報給華盛頓方面，說吳廷琰的政府軍士氣低落，而平川派軍隊士氣高昂，平川派正取得優勢。有一個職員告訴蘭斯代爾，有個法國人說蘭斯代爾親自帶南越士兵進攻平川派，已經被打死了。

蘭斯代爾趕緊告訴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吳廷琰已經贏了，不相信可以去外面看看。恰好，大使館的一個武官從外面戰鬥現場趕回

來，也作證說吳廷琰贏了。蘭斯代爾請大使館武官立刻以蘭斯代爾的名義向華盛頓當局發急電，說吳廷琰已經控制了局面。

1955年4月27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6點，美國國務院根據總統的命令已經發電報給美國駐巴黎和西貢的大使館，表示美國政府同意把吳廷琰撤換掉，組成南越聯合政府。儘管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不同意更換吳廷琰，但是艾森豪根據科林斯的報告同意撤換吳廷琰。

接到蘭斯代爾的急電後，杜勒斯又向兩個大使館發出一份撤銷前面電報的通知。蘭斯代爾接到華盛頓的回電，要他解釋上午那份支持吳廷琰的電報。

為了趕上當晚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蘭斯代爾以最快速度打了一份20頁的電報，分析了南越目前的局勢，說明吳廷琰的政府軍正在取得勝利。蘭斯代爾的報告一氣呵成，沒有一個文字錯誤。這份電報支持了國務卿杜勒斯不放棄吳廷琰的觀點。

美國《時代》和《生活》雜誌記者麥克林當時在西貢第四郡警察局的大樓裏，南越國軍1個連防守這棟樓。

戰鬥開始後，一個營的平川派軍隊進攻這個警察局，平川派士兵一邊前行一邊用衝鋒槍射擊這棟樓。看著黑壓壓的平川派軍隊沖過來，麥克林很擔心自己的處境。樓裏的南越國軍拼命用各種武器向平川派軍隊射擊，很多平川派的士兵中彈倒地。隨後，出現了令麥克林大感困惑的一幕，數量遠遠少於平川派的南越國軍，開始發起反擊衝鋒，小夥子們端著槍嗷嗷叫著向平川派那個營沖去，平川派崩潰了，幾百名平川軍人四散逃開，他們把槍只以及平川派代表性的綠色貝雷帽扔了滿大街。

4月29日上午，南越國軍黎文金上校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菲力浦斯從平定省臨時回西貢協調架橋材料問題，此時他們正在參加接管平定省的行動。黎文金上校目睹了南越國軍平息平川派叛亂的戰鬥。像大部分南越國軍軍官一樣，他在這個時候是支持吳廷琰消滅平川派的。

蘭斯代爾駕車帶著黎文金和菲力浦斯去位於堤岸的美國MAAG司令部駐地去找奧丹尼爾將軍。他們的車前插著美國國旗，以免遭

到衝突雙方的誤擊。當經過堤岸一帶時，蘭斯代爾看到路邊到處是燃燒著的建築物，一些屍體橫臥在人行道上。在他們路過平川派的一個哨卡時，頭戴綠色貝雷帽的平川軍人警惕地看著他們，機關槍口對著他們。蘭斯代爾把車開得很慢，以便讓平川派軍人有時間識別他們。沒有人開槍，四周一片寂靜，只聽見車胎摩擦路面發出的聲音。過了平川哨卡，他們都松了一口氣。

在美國MAAG司令部駐地，他們找到了奧丹尼爾將軍。他們一起到樓上的會議室開會。此時，戰鬥又重新打響，炮彈就在附近爆炸，機關槍子彈撲撲地打到美國MAAG司令部駐地樓房的牆上。射擊持續了15分鐘，一切又突然沉寂了下來。奧丹尼爾將軍說：「看來平川派撤退了。」

在回去的時候，當蘭斯代爾他們的車子再經過那個平川派哨卡時，蘭斯代爾發現那裏已經空無一人了，很多綠色貝雷帽和平川派軍裝被亂扔在人行道上，大部分平川派士兵都換上平民的服裝逃跑了。

平川派無法抵擋士氣高昂、充滿愛國熱情的南越國軍士兵的攻擊，平川派部隊在西貢和堤岸四處潰散。

在回程的路上，黎文金上校說要回家看看。蘭斯代爾把車開到黎文金家附近，此時仍然有流彈在空中飛舞。黎文金上校和菲力浦斯一起下了車。

菲力浦斯問黎文金：「你有槍嗎？」

黎文金上校說：「沒有。」

菲力浦斯說：「把我的槍拿去吧。」

菲力浦斯看到眼淚在黎文金上校的眼眶裏打轉。

最後黎文金說：「我為自己是一個越南人感到非常自豪。」

平川派得到法國人的支援，愛國的南越人痛恨法國人，所以也非常痛恨平川派匪徒。

一個瘦小個子的南越國軍上校和一個非常高的美國中尉，在滿是廢磚碎瓦的街道上相互擁抱告別。

蘭斯代爾來到獨立宮，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南越國軍已經把

平川派趕出了西貢市的大部分地區，平川派殘部已經退到西貢市區南面阿羅約希諾宜斯河南岸一帶，南越國軍和鄭明世的部隊正在攻擊平川派殘部。

1955年4月29日下午，蘭斯代爾把菲力浦斯送走後回到自己住地。蘭斯代爾住的地方是美國軍事顧問團租的一棟兩層樓的房子。蘭斯代爾經常在會客廳會見南越形形色色的人物。

平川派電臺廣播說，因為蘭斯代爾是發動這場戰鬥的罪犯，所以現在懸賞活捉蘭斯代爾，誰要活捉了蘭斯代爾送到平川派，將有大筆現金獎勵。如果抓到蘭斯代爾，平川派宣佈將把蘭斯代爾開膛破肚，把泥巴塞到他的肚子裏，讓他的屍體在西貢河裏漂流。

回到住的地方，蘭斯代爾發現他們唯一的菲律賓警衛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睡著了，可能警衛昨天晚上一夜沒睡。

過了一會，門口停了兩輛吉普車，一些人走進院子。為首的是個湄公河地區的小軍閥，蘭斯代爾認識他。這個軍官笑著請蘭斯代爾到平川派軍營走一趟。考慮到平川派的電臺廣播內容，蘭斯代爾拒絕了他。蘭斯代爾告訴他，現在情況對這個小軍閥很不利，因為平川派被打敗了，退往西貢以南地區，現在外面都處都是南越軍。兩個人面對面笑談著，小軍閥一再堅持他的請求，蘭斯代爾的手已經摸到窗戶邊的一個小筐旁邊，裏面藏了幾枚手榴彈。

這時，幾個同住的美國軍官回來了，蘭斯代爾鬆了一口氣。

有一個美國軍官說道：「現在外面局勢已經平靜，這裏不需要這麼多警衛。」

蘭斯代爾說他們正在離開。說完，蘭斯代爾用手摟著這個小軍閥的肩膀，一起向外走去。蘭斯代爾跟他們說再見。這些人乘了兩輛吉普車，一溜煙跑了。

這個小軍閥後來逃到了法國。10年後，蘭斯代爾和他在美國偶遇，兩人一起去咖啡館喝咖啡敘舊。

在這次西貢的戰鬥中，有500多名南越平民和各方軍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傷，無數堤岸地區的房屋被毀。平川派被打敗後，黎文遠倉惶逃亡法國。

平定平川派叛亂後，菲利浦斯再次從平定省返回西貢。菲利浦斯發現西貢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道路已經被清掃乾淨，損壞的房屋得到清理，南越人民的士氣非常高，平川匪徒已經逃離西貢。

戰後，科林斯將軍大度地給華盛頓當局回電報，讚揚了蘭斯代爾最後發給華盛頓的關鍵性的電報：「蘭斯代爾做了卓越的工作。」

和好教

在越南南方最有影響力的宗教力量有三派：高臺教、和好教、天主教。高臺教、和好教分別有教徒200萬人、100萬人，天主教徒有150萬人，這些宗教力量基本上是反共的，合計三派的教徒人口在450萬以上。

和好教和高臺教是南越本土特有的兩種宗教。

和好教為佛教的一支，也稱「和好佛教」，它是一種簡化的佛教淨土宗派，其名稱來自教主黃富數的家鄉安江省新集縣和好村。和好教戒律簡單，教徒主要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所以在湄公河三角洲各省如安江、同塔、芹苴、永隆、堅江等地蓬勃發展。到1954年，和好教有超過100萬信徒。

黃富數（1919-1947）15歲時因為身體虛弱而離開學校。然後他走遍越南的名山大川，尋找神仙。1939年，他自稱已經得道，具有超自然的能力，20歲的黃富數在自己家裏開創和好教。他的貴賤同迎的平等思想，非常簡單化的宗教結構，吸引了大量的鄉民。

黃富數號稱可以通曉過去未來，他聲稱準確預言了越南發生的很多重大事情。他用顯靈治病的辦法獲得廣大信眾。和好教不重視經典佛教教義，不建寺廟。該教沒有和尚與尼姑這種宗教階層。只在村莊裏設有職務很低的負責人，承擔一些佛事和塵事，平常與普通村民一樣生活。和好教重視的是教徒的自我覺悟和實踐，努力行善做人。和好教徒常是在家裏的正廳供奉菩薩像、祖先牌位，甚至可以懸掛一方棕色布代替菩薩，每日供奉淨水、香花，晨昏兩次誦

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淨土真言。和好教教義簡潔明瞭，不但吸引了很多農民信徒，也有很多知識份子加入其中。

黃富數在20歲時就創立了和好教，短短幾年教徒達到上百萬人，他的傳奇故事是無數越南傳奇故事中的一個。

黃富數拋棄了傳統佛教的繁瑣儀式，認為那些儀式在最早的佛學教義中並不存在。所以他是個佛教改革派。而且，他認為佛教更應該關注教徒的現實生活。因為和好教教徒日益增加，法國人很擔心該教影響法國的殖民統治，法國人先是扣押了黃富數，後來釋放了他。

1945年，和好教曾經同越盟合作共同反法。不久，黃富數同越盟發生衝突。他認為越盟不應該殺害那些反對派人士，他自己也被列入越共的清洗黑名單。

1947年，黃富數為了調解本教派同越盟的衝突，前往越盟營地。後來他再也沒有回來。一般人認為他被越盟殺害。為了報仇，南越許多地區發生了和好教信徒殺害越盟幹部的流血事件。

和好教武裝投降法國殖民地當局，法國人開始向和好教武裝力量提供武器和資金。於是，黃富數手下幾員大將各自領兵，組成幾隻很有戰鬥力的軍隊。

和好教阮度吾將軍帶領大批軍隊歸依吳廷琰政府。但是，和好教軍事統領陳文帥和黎光榮打算向吳廷琰政府敲榨一大筆錢，作為其手下軍隊編入政府軍的條件。吳廷琰政府拒絕了他們的過份要求。

吳廷琰政府決定派南越國軍清剿陳文帥和黎光榮這兩隻部隊。保大國王的帝國警衛團也已經歸到吳廷琰政府旗下，參加清剿行動。這表示吳廷琰已經完全掌握了南越國軍。

平川派失敗後，和好教陳文帥的軍隊退往湄公河地區的重要城市芹苴市附近的CaiVon地區，並隔著湄公河的支流巴塞河向芹苴市區開炮。

吳廷琰把進攻陳文帥和黎光榮部隊的行動交給楊文明中校指揮，並委派阮玉書為政治顧問。

南越國軍在清剿行動中以政治戰和心理戰為主，並注意處理好同當地農民的關係。南越國軍轟擊了陳文帥軍隊的陣地，開始大規模進攻行動，陳文帥和黎光榮的軍隊很快崩潰了。陳文帥手下4600名和好教士兵在政府的宣傳下，向吳廷琰政府投降。陳文帥和黎光榮分別帶領少數人躲到湄公河流域的農村。

1956年3月，陳文帥投降了。

後來，黎光榮被南越國軍的巡邏隊抓到。黎光榮年輕時為了表達自己爭取越南獨立的決心，切掉了自己的一個手指，他是和好教的一員勇將。和好教同越盟翻臉後，黎光榮帶領和好教軍隊對抗越盟，立下功勳。法國為了獎勵他，授於黎光榮南越國軍上校軍銜。

在此之前，蘭斯代爾和黎光榮有一面之交。蘭斯代爾認為吳廷琰應該爭取黎光榮到政府一邊，甚至可以利用和好教武裝對抗越共，於是他向吳廷琰求情赦免黎光榮，吳廷琰沒有同意，因為黎光榮有幾筆謀殺血債。

1956年4月13日，經過軍事法庭審判，黎光榮在芹苴市被斬首處死。他的髮妻陳氏花帶了三個孩子流亡馬來西亞八年。1964年，她回國參加國會選舉，當選為國會議員。黎光榮的三妾高氏月則先後流亡到倫敦、巴黎和金邊，到南越阮文紹政府時期才回到和好教發源地安江省東山再起。

在1960年代中後期的南越反共遊擊隊裏，高氏月身穿黑衫褲，頭戴草笠，腰佩短槍，是一名著名的女將。

高臺教

高臺教是南越的另外一個本土宗教。高臺是指高臺上帝的住所，它是一種一神教。

高臺教宣稱本教的普度是高臺上帝對人類的第三次普度，因此又叫大道三道普度。所謂第一次普度，是指2500年前，分別由佛教的燃燈佛、道教太上老君、儒教之伏羲、基督教的摩西來開啟；第二次普度是由釋迦摩尼、老子、孔子、耶穌開啟；第三次也是最後

一次，高臺上帝決定統一各個宗教，消除隔閡。由於超越了所有宗教，所以稱為大道。

高臺教以天眼象徵最高神，天眼是一元神的表徵，其他的佛和神仙不過是高臺上帝派的使徒。天眼表示高臺上帝的力量無所不在，可以看透藍天和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

高臺教的創立者是吳明釗（Ngo Minh Chieu 1878-1932），他在接受西貢的殖民地中學校教育之後，加入了法國殖民政府官僚體系。1920年，他被派往富國島任職，在此時期，他宣稱感受靈召。1924年，他被調回西貢後，號召了不少人參加高臺教。

1926年10月7日，一個由二十八位越南人為代表的團體共同簽署發表「高臺教創立宣言」，並要求交趾支那法國殖民政府給予立案。

高臺教的另外一位領袖黎文忠在黑婆山附近購得百公頃林地，開始建築高臺聖殿。吳明釗拒絕擔任教宗職位。因此，在高臺教成立大會上，教宗便由黎文忠代理。黎死後，高臺教西寧教派推出範公稷為高臺教最高領袖。

高臺教有複雜的組織結構，如同國家政權系統。中央系統包括八卦台、九重台、協天臺等；各個省市區也有對應的各級機構。因為西寧省有知名的聖堂，所以西寧省被人們視為高臺教的聖地。西寧派也以高臺教的中心和總部自居。

到1954年，高臺教有教徒200萬人。

和好教和高臺教有專門的機構照顧教民的生活福利，在南越那個混亂的時代，確實在部分地區起到了相當於政府的作用。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民依附於這兩大教派，他們至少可以在亂世中得到一些保護。

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高臺教、和好教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開始是用來保衛家園，後來也捲入南越複雜的政治鬥爭。

高臺教的武裝力量是由配使陳光榮（Tran Quang Vinh 1897-1975）所建立，希望藉此力量自保，甚至推翻法國殖民當局，達到越南獨立的目標。

1942年11月，陳光榮接洽進駐西貢的日本軍隊，組織一批青壯年高臺教徒前往西貢的日軍船塢工作。這批為數達1萬名的青壯年由日軍施以軍事訓練，其中3000余人形成高臺教的早期軍事力量，日後發展為一支號稱有3萬人的軍隊，並參加了日軍在1945年3月9日發起的對法屬印度支那的突擊接管行動。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英軍接受南越，並把南越交還給法國。

1946年，法國和越盟之間的戰爭爆發。戰爭初期，高臺教加入越盟，它的武裝力量編成越盟的第7團和第8團。

1945年10月15日，法軍攻進西寧省，劫掠高臺教聖城。此時，越盟開始迫害高臺教的領袖人物，陳光榮在越盟的大清洗行動中被逮捕囚禁，直到1946年2月間方告脫逃成功。陳光榮又在西貢被法軍逮捕。

面對受到兩面夾攻的困境，高臺教選擇和法軍妥協。雙方於1946年6月簽訂聯盟協定，法國當局允許範公稷回國，容許高臺教自由傳教。

高臺教武裝停止攻擊法軍，編入法軍後備武力。對於越盟而言，高臺教此舉無異於背叛，因此越盟和高臺教之間展開慘烈的屠殺報復。高臺教徒在范公稷的號召下，加入反共行列。法國當局將南越的西寧、美荻兩省管轄權，包括稅收、駐軍，交由高臺教負責。

在吳廷琰上臺之前，由於高臺教和好教堅決反共，在他們的武裝力量控制的南越農村的廣大地區，越共很難滲透進去。這些地區成為南越反共的堅強堡壘。

在平川派發動叛亂期間，高臺教主要軍事統領阮成豐帶領高臺教主力歸依了吳廷琰政府，給吳廷琰政府以極大的幫助。曾經號稱3萬人的高臺教軍隊，除了西寧省聖堂守衛保留1000多衛兵外，全部接受了吳廷琰政府的整編。

吳廷琰成功地解決了長期困擾南越政局的各派系武裝力量的難題。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吳廷琰收編和好教和高臺教武裝力量時操之過急，這兩派當時是積極反共的，可以利用他們在鄉村地區對抗越共，兩教有300萬教徒。和好教和高臺教武裝力量控制了南越湄公河廣大的鄉村地區，這兩教有嚴密的政治組織，甚至在村一級都有自己的教派組織。在他們控制的地區，越共很難立足。吳廷琰打碎了這兩派的軍事和政治組織，但是沒有及時地在這些鄉村地區建立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組織，形成權力真空。越共很快填補了這個真空。

1960年代初期，吳廷琰政府曾經打算起用高臺教力量對抗越共，任命了一些高臺教的人當省長。不過，此時的高臺教的軍事力量已經大大的衰弱了。

第七章

南越國軍接管越盟撤離地區的行動

按照日內瓦協定，越共要放棄在越南南方堅守了多年的省份和地區，撤退到北越。越共控制了南越的五分之三地區，包括廣大的鄉村和很多中小城鎮。吳廷琰政府當務之急，是要儘快填補越共撤退出其控制區後所形成的巨大政治真空。

1954年8月，一批50人的美軍顧問抵達西貢，其中12個人分配給蘭斯代爾的非常規作戰小組。年輕的耶魯大學畢業生魯弗斯·菲力浦斯（Rufus Phillips）中尉也在裏面，他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編制。

菲力浦斯在他的回憶錄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他本人參加南越國軍接管越盟撤離地區的行動。

1954年11月，菲力浦斯中尉首次跟隨一個南越國軍觀察組進入湄公河越盟控制區。菲力浦斯他們將去西貢西南200公里處的朔莊省（Soc Trang）和Long My，這些地方5年來一直是越盟控制區。

他們一行先乘飛機到達朔莊市的簡易機場。朔莊市是一個沉寂的小城，有一些法國殖民地風格的單層和雙層的排屋，街道兩邊種滿了令人頗感愉快的樹木，很多河道同街道相互交錯，它是一個典型的湄公河水鄉小城。

由於道路已經在戰爭中被越盟破壞，觀察組只能乘機動木船去Long My。他們的機動木船在湄公河密如蜘蛛網的水道中穿行。

突然，他們看到一處河岸上仍然有越盟哨卡，越盟的旗幟仍然在天空中飄揚。一個頭戴繡有紅五星貝雷帽的越盟戰士正在哨位站

崗。但這個越盟士兵沒有開槍阻攔他們。

船經過一段彎曲的水道，他們發現河道突然變得又寬又直，兩邊河岸上是一望無邊的各類水果樹，例如香蕉、芒果、火龍果、木瓜，夾雜著椰樹和高高的茅草。河道上有來來往往的小船，有些船上裝有各類農產品，小船通常都是女人在搖櫓，女人穿著白色的小短衣，肥褲子，男人穿黑色的睡衣式衣褲坐在船頭，有些人戴斗笠，另外一些人戴頭巾以遮蔽太陽光。

河岸兩邊有很多村民在等待過河，有些小船來回擺渡著村民。

有幾個越南老婦人向菲利浦斯他們呼叫招手，要借他們的船渡河。於是，他們把船靠岸，讓老太太們上了船。一個老太太帶了一個藤編筐子，裏面有一隻鴨子。

忽然，菲利浦斯感覺到有人在輕輕地觸摸他的胳膊，他回頭一看，那個帶著鴨子的老太太像犯了罪似地縮到一邊。

南越軍官笑道：「她從來沒有見過人的胳膊上會長毛。」

老太太對菲利浦斯熱情一笑，她的滿嘴已經沒有牙齒了。菲利浦斯還以微笑，菲利浦斯覺得越南人很友善。

4個小時後，他們來到Long My，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市鎮。南越軍隊已經佔領這裏幾個星期了，越盟已經撤走。



進攻行動中的南越國軍

當地的負責南越國軍軍官說，這裏的人非常窮困。南越國軍自己帶了糧食。當地村民的糧食只夠他們自己吃。他們衣衫襤褸，急需簡單的藥品、衣服、蚊帳、毯子，這裏白天很熱，但晚上很冷。

越盟曾經告訴這裏的民眾，不要跟南越政府合作，南越國軍會偷東西，強姦婦女。一開始，鄉民們是很害怕的，但看到南越國軍紀律很好，也願意幫助他們，鄉民們變得友善了。

南越軍官說，他急需蚊帳等物資，以幫助鄉民們，他想知道政府的救援什麼時候可以到達？

在菲力浦斯他們準備上船回去的時候，有幾個村民走過來想跟菲力浦斯談談。

一開始，他們有點緊張，他們問南越軍官，菲力浦斯是不是法國人？南越軍官說他是美國人，鄉民們放鬆了。

菲力浦斯問他們需要什麼？他們要的東西跟剛才那個南越軍官說的差不多。不過，他們提了另外一個要求，建一所學校。

菲力浦斯問他們：「以前聽到過關於南越政府的消息嗎？」

他們的回答：「沒有聽說過。」

菲力浦斯接著又問：「南越軍隊對你們怎麼樣？」

菲力浦斯沒有期望得到直接的回答，想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鄉民們臉上馬上露出了微笑，這個意思就是還不錯。菲力浦斯認為，這支南越國軍部隊能夠做到這樣，不容易了，這就是希望所在。

菲力浦斯回去後寫了份報告給吳廷琰總理。吳廷琰發佈全國通令，表揚佔領Long My這支部隊，要求各軍事單位以Long My這支部隊為行動的榜樣，善待越盟控制區的平民。

當時由於只有法國有空軍，菲力浦斯請求法軍空投一些物資到Long My，法軍的回答是他們正忙於空運北方難民到南越，顧不過來。

南越鄉村工作隊員速成培訓學校和「民眾行動」

1954年底到1955年初，吳廷琰政府面臨兩個難題：一個是如何接管越盟撤退的廣大地區，一個是如何應付國家行政管理人員大量

短缺問題。法國人將撤出南越，很多法國基層文職官員將離開越南。越盟撤出地區也需要大量官員填補那裏的政治權力真空。

一天，蘭斯代爾接待了一個自己找上門的客人。他是Kieu Cong Cung先生。Kieu個子不高，體型健壯，微胖，精力充沛，40多歲。他看上去像個農民。

他聽說蘭斯代爾在幫助越南人，所以來找蘭斯代爾。

Kieu以前是越盟的人，後來因為對越盟的共產主義制度不滿而逃到南越。他告訴蘭斯代爾，他對現在的西貢政府也很失望。他認為現在的西貢政府官員都很傲慢，沒有紀律，沒有政治頭腦，只關心自己的收入，這樣的政府無法服務於南越的鄉村農民，也無法對付越共的進攻。

他打算教他們怎麼樣做，怎麼樣服務南越的鄉村農民。Kieu告訴蘭斯代爾，在農村地區，我們應該比越共更革命，這樣才可以打敗越共。蘭斯代爾請他寫個計畫。

二戰開始時，Kieu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法軍中當軍官。當法國投降德國的消息傳來時，全體法軍軍官集合在司令部大廳，樂隊奏響「馬賽曲」，全體法國軍官起立，每個人都淚流滿面。

但他沒有站起來。他突然明白，法國不是他的祖國。他於1945年從法軍中退職，加入越盟反法陣線。他在反法戰爭中屢建功勳，晉升為越盟的旅長。他不相信共產主義，雖然越共多次邀請他加入共產黨，都被他拒絕了。

後來，他被越盟從南方調到北越靠近中國的地方，指揮一個戰鬥部隊同法軍作戰，同時，越盟派了個政治委員監視他。越共黨內的朋友告訴他，越共隨時隨地會逮捕他。

1952年，他和妻子及兩個孩子在一個夜晚逃離越盟營地。憑著假的身份證件，他們一家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逃到南方湄公河地區，他不僅要躲避越共，也要躲避法國人。後來，他一直在湄公河的鄉下過著隱居種地的生活。當他看到吳廷琰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決定出來作為志願者幫助吳廷琰。

幾天後，Kieu的計畫寫出來了。他主張建立國家農村官員速成培訓學校，為農村培養地方幹部，直接下鄉幫助農民。在法國統治時期，政府只在區以上設有行政官員。南越大部分村莊都有公田，由村委員會管理，公田的收入用於教育、醫療以及地方公共設施建設費用，但公田的收入遠遠不夠支付這些費用。新的農村地方幹部村將協調這些鄉村事務，建立政府與村民之間穩固的聯繫。

蘭斯代爾把這個計畫拿給吳廷琰和國防部長看。吳廷琰說他知道這個人，但要問下吳廷琰的意見，然後轉問國防部長怎麼看。

國防部長說：「是我推薦Kieu去見蘭斯代爾的，他是一非常聰明的人」。

吳廷琰見過Kieu後同意了他的計畫，並委任他為一個特別委員會的主任，直接向吳廷琰彙報，國防部將協助支持這個該委員會。這個計畫被命名為「民眾行動」。吳廷琰也非常支持這個計畫。

蘭斯代爾批准了一筆10萬美元的起動資金給Kieu。

南越政府各個部門不理解Kieu的計畫，所以開始的時候，他遇到了很多困難。Kieu每天都穿著南越農民的黑色睡衣褲式服裝來上班，在西貢的官員看來，他是個怪人，幸好吳廷琰支持他。

1955年1月，Kieu在西貢的新山一機場旁邊建起了國家鄉村工作隊員速成培訓學校，採用越共的辦法培養南越的鄉村工作隊員。這是一所典型的毛澤東式農村幹部培訓學校，只不過培養的是反共的農村幹部。

一開始，吳廷琰準備從西貢各政府機構中招募自願人員，可是這個計畫泡湯了。西貢政府文職人員不願意泥巴弄髒了自己的手，他們不願意到農村去工作，喜歡城市裏的優越生活，他們認為Kieu是個瘋子。

突然，吳廷琰想到已經到達西貢的北方難民。他們有些是原來北方法屬殖民地的政府職員，還有很多人是河內大學的學生，河內大學是當時越南唯一的大學。吳廷琰派人到難民營去打出廣告：「你願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嗎？」「政府現在有工作機會提供給你們。」

難民們的反應非常熱烈，報名的人排起了長龍。如果能在政府裏找到一份公務員工作，北方難民知識份子就可以擺脫在難民營的困境，找到一條出路。

第一期招募了幾百名學生，學員們士氣很高。學員一但進入這個學校，將脫掉城市人的服裝，改穿南越農民的黑色睡衣褲式服裝。學校的一切設施都要靠學生自己建起來，包括宿舍、教室、食堂、活動中心。學員們有時在露天上課。晚上，學生有時睡在地上。學生們喊的口號也是毛澤東式的，例如「權利歸於人民」等。學校課程非常緊湊，包括行政機構管理方法、身體訓練、學習使用農具、學習使用武器等等。總之，學校教的一切東西都是農村化的。學生們還要到西貢附近農村實習一段時間，幫助農民建房，修路，修橋，打水井，建立鄉村自治管理機構等。學生考核合格才可以畢業。以後視情況需要，學員們要再回學校進修提高。

有些學員太像越共幹部了，曾經發生南越國軍誤把他們當成越共幹部，向他們開槍的事件。

幾個月後，速成培訓學校第一期畢業生被編成一個個工作隊派到各個省。各省的省長們都以懷疑的眼光看著這些穿著黑色睡衣褲式服裝、滿手老繭的土包子。這些人是政府培養出來的基層政府官員嗎？

Kieu只好自己穿上黑色睡衣褲式農民服裝跑去見各省長。省長們知道Kieu現在是西貢政府的高級官員，吳廷琰的大紅人，他們相信了。

工作隊員到農村後的工作效果非常好。

不過，也有一些問題，有些難民學員的口音是北方的，南越農民認為他們是外來者，不太接受他們。越共的宣傳說，他們身上帶有致命的傳染病，會傳染給村民。越共還宣傳他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大特務蘭斯代爾的爪牙。

巧的很，美國駐西貢的經濟援助顧問團USOM也反對這個計畫，認為這是蘭斯代爾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培訓特務，不關經濟援助顧問團的事。

菲力浦斯曾經跟Kieu去視察西貢北邊的一個小村莊，越共曾經控制這裏9年之久。現在有一個Kieu的工作隊在這裏。菲力浦斯他

們到這裏後，發現村民的態度不冷不熱。工作隊和村民們正在一起建兩個木屋，一個用作村裏鄉紳們組成的村委員會議事廳，一個用作物資發放中心。工作隊來到這裏後召集鄉紳們，說明瞭他們的來意，鄉紳們表示願意合作。工作隊分發醫藥和政府宣傳資料，做些調查工作。

該村和附近村莊的村民告訴他們：打水井是最緊迫的事情；狹窄的泥巴道路需要加寬，方便村民出行；村民急需各種工具和農具，包括修路的工具，也包括家裏用的縫補衣服的工具和材料。

工作隊正在建學校，但不知道到那裏找老師。孩子們需要體育運動器材。儘管困難很多，工作隊員們士氣很高。

南越政府後來對這個政策作了一些修改，國家鄉村工作隊員速成培訓學校改為招募南越農村本地受過教育的中學生，接受培訓的時間為13個星期。北越的難民學員轉到北方難民在南越建立的鄉村新社區，這些社區也需要大量幹部。

Kieu這一招效果非常明顯。在最危險的鄉村，工作隊員跟隨南越國軍或者民防部隊一起行動，到村莊去幫助村民。他們幫助鄉村農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防衛。在同越共的戰鬥中，很多工作隊員被越共殺害，越共對工作隊員們又恨又怕。越共為了打擊吳廷琰政府的這個策略，宣佈殺死一個南越鄉村工作隊員可以獲得高額獎勵。

後來，這個計畫改名為「革命發展計畫」，培養的學員叫「革命發展幹部」。

這些學員在後來同越共的戰鬥中死傷慘重。根據韓素音寫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在1963年，越共平均每個月殺死了25名南越政府的鄉村官員。

南越國軍發起「自由行動」接管金甌省

「自由行動」是南越國軍接管南越最南部的金甌省（Camau）的行動。從1946年起，這裏一直都是越盟的地盤。

「解放行動」是南越國軍接管南越中部的廣寧省（Guang Ngai）和平定省（Binh Dinh）的行動。這兩次行動是南越國軍在全國進行的龐大接管行動中的一部分。

在南越國軍中，大部分中低層軍官都是中學生出身。有少數人是法國軍事院校畢業生，他們以前在法軍中最高當到營長一級。南越軍官都沒有指揮過團級或者師級規模機動部隊的經驗。如何指揮師團級規模軍隊進入越盟控制區，對於南越國軍來說是一個考驗。

另外，蘭斯代爾認為應該任命南越國軍的高級軍官作為各省的行政長官。軍官們因為長期在農村地區同越盟遊擊隊作戰，對農村比較瞭解。另外，南越國軍有全國唯一的通訊系統，可以隨時聯繫在各地任地方長官的軍官們。南越的民用電報和電話系統都已經在戰爭中被破壞。

吳廷琰政府決定對目前各省的情況進行分級：分成國家安全級，中間級，民事級。

1、國家安全級：該地區無法律制度存在，沒有地方行政長官，需要軍隊介入；2、中間級：情況好轉，處於和平狀態，可以用軍官暫時替代文職行政長官；3、民事級：地區處於安全狀態，完全可以派文職行政長官到任。

南越共有30多個省需要定級。

吳廷琰在獨立宮主持全國地方行政長官和高級軍官的聯合會議，讓熟悉各省情況的地方官員或者軍官給本地區評級。

參加會議的人員把獨立宮會議廳擠得滿滿的，大會開得非常熱烈，很多還在任上的法國籍地方長官也參加了會議。會議變成了訴苦大會，官員們對各自面臨的困境大吐苦水，吳廷琰盡力好言安撫這些官員們。會議最後完成了定級工作。

最南部的金甌省，中部的廣寧省和平定省被評為國家安全級。首先準備接受金甌半島地區。

為了順利進入前越盟控制地區，南越國軍在西貢郊區加強對士兵的培訓。其中一項特別訓練計畫是針對汽車駕駛兵的。這些駕駛兵開車非常狂野，經常是你追我趕，開著卡車飛馳在鄉村土路上，

如同開一級方程式賽車。南越國軍的卡車每次經過村莊時，都會引起一片雞飛狗跳。

南越國軍把這些駕駛兵集中起來培訓。培訓後，汽車駕駛兵參加考核，注意道路禮貌的駕駛兵獲得優勝獎章。不過，這些優勝者剛出訓練營，就把卡車開得飛快，塵土飛揚，嚇得村民們紛紛躲讓，大罵這些無良司機。當然，幾次培訓課還不足以改變士兵們的不良駕駛習慣。

南越國防部心理戰局還編了一些小話劇在準備擔任接管任務的部隊中演出。小話劇的角色有：一個好兵，一個壞兵，一個村民。好兵買村民的雞付錢，壞兵偷村民的雞，被村民罵。然後村民幫助越共進攻壞兵所在的連隊。

中共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被編成越語培訓資料發給士兵。蘭斯代爾認為這是個好教材。

南越國軍上上下下都擔心接管行動會不會成功，因為越盟已經控制這個地區9年了。南越方面不想讓外國人參加這個行動，因為越共宣傳吳廷琰是「法國殖民主義者的走狗」。西貢領導人希望村民看到，是越南人自己接管這裏，以消除越共宣傳的影響，讓民眾相信南越已經獨立。

不過，吳廷琰最後還是同意美國MAAG的菲利浦斯中尉和另外一個美國軍官穿平民服裝，作為觀察員隨南越國軍進入金甌地區。

在此之前，菲律賓馬格塞塞政府的發起「兄弟行動」（縮寫OB），已經派遣了大批醫生和護士志願者來到南越，為南下的北越難民提供服務。

蘭斯代爾認為金甌地區鄉民的健康情況可能很糟糕，所以有必要派一個醫療隊隨部隊進入。可供選擇的是法軍醫療隊、法國紅十字醫療隊、菲律賓醫療隊。不過，這個建議被南越國軍拒絕了。

南越國軍接管行動的前進基地設在朔莊市（Soc Trang），蘭斯代爾趕快請菲律賓OB行動負責人派三個最漂亮的菲律賓女護士到這裏參加一次盛大的晚餐會。蘭斯代爾在每一個負責行動的高級南越軍官身邊安排一位菲律賓美女。晚餐會一直沒有開始，南越軍官

們在猶豫是不是讓菲律賓醫療隊加入行動。最後軍官們扛不過美女們的軟磨硬泡，同意了。蘭斯代爾得意地稱之為東方美人計。

法國軍方也對南越國軍允許菲力浦斯中尉隨隊進入金甌省非常不滿。法國軍方對南越軍官說：「嗨，那個大個子美國人難道不是外國人？」南越軍官說：「他不是外國人，他是我們的兄弟。」

負責「自由行動」的南越軍官是Hoang Van Duc中校，12000名南越國軍參加了這個行動。

1955年2月8日，南越國軍兵分兩路進入金甌地區，一路主力部隊從朔莊省出發，另外一路從迪石（Rach Gia）乘機動船進去。南越國軍專門印了大量吳廷琰的畫像，沿途分發給當地村民，還空投了很多小宣傳冊到金甌，告訴那裏的人民不要害怕南越國軍。

菲力浦斯隨著菲律賓醫療隊一起行動。

金甌地區是一塊非常平坦的地方，無邊無際的稻田和果園，密如蛛網的河道，一派南國水鄉風光。進入金甌地區的沙土路已經被越盟嚴重破壞，路上挖了很多坑，汽車幾乎難行，路邊有一些廢棄的村莊。

最後，菲力浦斯他們進入金甌省的省會金甌市，市鎮內幾乎靜無一人，原來省政府所在的建築物還基本完好，牆上彈痕累累，旁邊是一些建築物廢墟。

廣場中心有一個越盟的烈士紀念碑，頂上是一個五角星。碑前有幾個花圈。幾個南越國軍士兵把花圈拿開。這時從邊上走過來一個本地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又默默地把花圈放回原來位置，旁邊的南越國軍士兵們一聲不吭地看著這一切。

金甌地區有50萬人口，沒有任何平民醫生和護士。

菲律賓醫療隊派出10個人參加了這個行動。他們的攜帶的物資包括：全身麻醉藥、奴佛卡因局部麻醉藥、水淨化器、瓶裝飲用水、美軍C級口糧、電爐等。這裏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衛生的地下水源，醫療隊用水要從河道取水。

菲律賓醫療隊立即在省府建築內建立起臨時醫療所。消息很

快傳播開來，很多本地人開始在烈日下排隊。菲律賓OB醫療隊在醫療所外面的牆上掛上牌子，上面用越語手寫：「醫生」，「免費診所」，「歡迎光臨」。

當地人覺得這些南越國軍跟越共宣傳的不一樣，這些軍隊是越南人的，沒有法國人。這些部隊沒有搶劫老百姓的東西。人們開始上街賣水果和大米。

醫療所外面排隊的人有50多個，大部分是母親帶孩子來看病。醫療所一直不停工作到晚上。

第二天晚上，一個奄奄一息的年輕女人被擔架抬來進來，她已經難產兩天了，小孩還是生不下來，她快死了。醫療隊決定立刻給她做剖腹產手術。一切都指望隊內唯一的外科醫生阿爾瓦雷斯。但是沒有電，阿爾瓦雷斯問菲力浦斯怎麼辦？

菲力浦斯說，你是醫生你決定吧。阿爾瓦雷斯決定用手電筒作照明來進行手術。這是一場大手術。他們在外面點著了柴堆，用來燒開水。然後，他們把白棉布鋪在一個木桌上，把這年輕女子抬到上面，用布條把她固定住。

醫生阿爾瓦雷斯通過翻譯告訴這個年輕女人，他準備給她做剖腹產手術，女人虛弱地點點頭。他們用四個人手持著手電筒來照明，四個人中包括菲力浦斯。菲力浦斯用另外一隻手扇芭蕉葉扇來驅趕蚊子。

醫療隊員先用裝在小瓶裏的麻醉藥噴到年輕女人的鼻孔裏。醫生阿爾瓦雷斯輕巧地用手術刀一層一層地剖開她的肚子，同時不斷注射奴佛卡因局部麻醉藥。

手術室裏非常安靜，只聽到蚊子群哼哼的聲音和阿爾瓦雷斯醫生向助理發出要繃帶和消毒手術器材的低聲指令。年輕女人痛得面部扭曲，但始終不哭出聲來。醫療隊的窗戶外擠滿了同樣焦慮而又好奇的鄉民們。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一個嬰兒終於出現了，阿爾瓦雷斯醫生把嬰兒拎起來，這是個男嬰。阿爾瓦雷斯醫生拍了下他的屁股，男嬰兒大哭起來，年輕的媽媽笑了。手術室裏的人們和外面看熱鬧的村

民們一起歡呼起來。菲力浦斯看到阿爾瓦雷斯醫生口罩後面微笑的雙眼。

幾個星期後，這個年輕的媽媽和她的丈夫帶著新生的孩子來到醫療所答謝。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給他起名為「Obi」，以紀念菲律賓OB醫療隊。

第三天，大批金甌病人湧入。醫療隊以後每天要看三百多個病人。

菲律賓OB醫療隊的領隊是邦仲上校。由於醫療隊醫生和護士非常忙，所以邦仲上校和菲力浦斯負責打掃醫療所的衛生。邦仲上校換上了他的上校軍服，這樣可以讓分配給醫療隊的南越士兵尊敬他。

一開始，南越士兵在旁邊看熱鬧：一個上校光著腳，卷起袖子，用布擦地板，同時不斷命令一個美國大個子幹這幹那，那個美國大個子總是很聽命令。慢慢地，南越士兵開始理解了，幫助平民，軍階不分高低。他們也開始加入幫助的行動。這樣，「民眾行動」開始了。

南越國軍的心理戰小組，把擴音器裝在船上，在運河裏邊開行邊廣播；或者把擴音器裝在卡車上，開入可以到達的村莊，然後不停地向村民廣播：「這是吳廷琰總理的越南政府的軍隊，越南完全獨立了。我們不同於越盟，他們只帶來貧困和疾病，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擴音器的音量都開到最大，音量看起來也是心理戰的一部分。

南越國軍的卡車和船隻裝滿了毯子和蚊帳開到金甌地區，士兵們把這些物資分發給鄉村農民們。工兵們負責修理橋樑和道路。

心理戰小組還在金甌市舉辦音樂會，並演出越南古典愛國戲曲節目。南越國軍同當地人的關係密切起來，在演出現場，士兵們給鄉民們遞送香煙。

在分發吳廷琰的畫像給村民時，南越國軍士兵們很小心，不強迫村民用吳廷琰的畫像取代家裏掛的胡志明畫像。過了幾天，菲力浦斯去一些村莊去觀察，發現一半的家庭已經掛上吳廷琰的畫像，農民們把胡志明的畫像交給了南越國軍。這讓菲力浦斯很吃驚。

南越國軍總體表現良好，也很守紀律。發生了幾起違規行為，有些士兵在村莊裏追逐家禽，有些士兵用言語調戲村裏的姑娘。不過，他們都還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

根據報告，金甌省曾經有3萬名越共戰士，他們已經搭乘法國船艦撤退北上。撤退時，越共強行帶走了5000名12歲到14歲男孩子。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非常悲傷。後來，越共把這些受過訓練的男孩子們派回來，他們成為以後越共遊擊戰的骨幹力量，他們的家庭也站在了越共的一邊。

菲力浦斯跟隨南越國軍的一個連，乘機動木船前往金甌省最南端的南根（NamCan）。南根在金甌市南60公里處，靠近海邊的地方。這裏曾經是越盟最堅固的根據地，只有船才可以進入。

菲力浦斯他們的船沿著運河前行，運河裏的小船越來越少。快到黃昏的時候，在河岸邊的紅樹林上方，出現了一團又一團雲霧一樣的東西。

菲力浦斯問南越軍官：「那是什麼？」

南越軍官的回答是：「蚊子。」

菲力浦斯看了看自己裸露的雙腳和胳膊，心想還沒有到南根，他就會被蚊子們活吃了。當他們看到河岸上有一些木屋時，南越軍官說：南根到了。船加快速度，以衝破越來越厚的蚊子霧。

他們一行人來到鎮上的一間咖啡店。店主在每張桌子下面點燃了一個木炭盆，煙霧可以把蚊子驅散。菲力浦斯在想，人們是怎樣在這裏生活的？

咖啡店外面圍了一些人，過了不久，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這些人發出「嗡嗡」的低語聲，聲音越來越大。南越軍官出去問這些人有什麼事情。

這些人的回答是憤怒的聲音：「Phap（法國人）！」

南越軍官連忙喊道：「My, my（美國人）！」

外面的人群突然安靜下來。

菲力浦斯會說法語，平常同南越軍官以法語交流。此時，菲力浦斯告訴南越軍官，以後他只能講英語了，然後再讓南越軍官翻譯

成法語，以免南越鄉民把他當成法國人。南越軍官們笑了起來，外面圍觀的村民們也哄笑起來。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法軍同越盟遊擊隊在南根進行過多次激烈的戰鬥。在戰鬥中，法軍炮擊和空襲南根這裏的鄉村，很多無辜的鄉民被法軍的炮火炸死。所以，這裏的人非常痛恨法國人。

菲力浦斯認為美國人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菲力浦斯當時的想法是錯誤的。

村民們告訴南越軍官，他們急需蚊帳，現在只能依賴木炭火盆的濃煙來抵擋蚊子。

晚上，菲力浦斯在臨時營地裏根本無法入睡，不是因為偶然鑽進蚊帳的幾隻蚊子，而是因為蚊帳外面饑餓的蚊子軍團發出的嗡嗡聲實在太吵。

第二天早上，他們在南根附近轉了轉。這一帶有很多燒木炭的窯孔和堆積如山的木炭。因為這裏剛剛結束戰爭狀態，外面沒有什麼船來這里拉木炭。菲力浦斯認為，其實這裏是一個很富裕的地區。

回到金甌市後，菲力浦斯想，金甌市的蚊子雖然也很猛，但比南根的蚊子馴服多了。菲力浦斯向吳廷琰寫報告說這裏急需蚊帳。

吳廷琰不久訪問了金甌省。吳廷琰的訪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無數鄉村農民站在運河兩岸，等著他的到來。當吳廷琰乘的船經過運河時，吳廷琰向兩岸的農民們揮手致意，農民們也微笑著向他揮手。

當他到達金甌市時，幾乎全城的人都出來迎接他。人們熱情地向他揮手，向他歡呼。有些人直接撥開人群，擠過來和他交談，士兵們也興奮地向他敬禮。

吳廷琰同成百的農民和士兵進行了內容廣泛的談話，人們紛紛向他傾訴各種困難，吳廷琰深受感動。

吳廷琰回到西貢後，高興了很長一段時間，蘭斯代爾認為他吃了一種叫「民眾支持」的興奮劑。

南越政府成功地接管了金甌省，金甌的鄉民們熱烈地回應了南越國軍的謙遜和友善。

Hoang Van Duc中校因功被吳廷琰提升為上校。

南越國軍發起「解放行動」接管平定省

吳廷琰政府準備接受中部的廣寧省和平定省，把這個行動命名為「解放行動」。

在此期間，平川派軍閥已經在西貢同吳廷琰的政府軍發生多次武裝衝突，西貢的局勢很緊張。

中部的廣寧省和平定省兩省，面積8000平方公里。沿海岸線是狹長的平原，地勢往內地逐漸升高，成為丘陵地帶，最後為山區，山高林密。連接西貢和河內的南北鐵路線沿著海岸線穿過這兩個省，順化到西貢的主幹公路也穿過這兩個省。這裏的農民比金甌省的農民還要窮，每一塊可耕地都被利用起來了。兩個省的人口共有150萬人。

參加行動的南越國軍按照美軍的慣例編成2個師，第31和第32師，由黎文金（Le Van Kim）上校擔任司令官。

很多輿論對於黎文金上校擔任這個職位表示懷疑，因為他是雙重國籍，同時擁有法國和越南國國籍。吳廷琰找黎文金談了談，黎文金告訴吳廷琰，他願意放棄法國國籍，保留越南國籍。黎文金的故鄉也在平定省。

由於廣甯省的道路很糟糕，黎文金上校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從峴港乘LST坦克登陸艦南下到平定省，一路從廣甯省北部向廣寧省南部前進，然後再進入平定省。

整個行動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需要7天左右時間。第一階段是從廣甯省北部向廣寧省南部前進，第二階段是佔領平定省北部，第三階段是佔領平定省南部和歸仁市。越共也在日內瓦協定國際監察委員會的監督下，搭乘法國船撤出這兩個省。

在金甌省行動後，黎文金和法國-美國聯合訓練使團的非常規作戰組一起編寫了《金甌省行動的經驗和教訓》小冊子，分發到各個部隊。很多美國人認為黎文金是南越最出色的軍官之一。不過，黎文金是1963年推翻吳廷琰政府政變行動的主要角色。

此時，法軍也在日以繼夜地把戰爭物資撤出南越，大部分物資將轉運到阿爾及利亞，用於對付阿爾及利亞人的獨立戰爭。

美國情報人員還是想辦法扣留了兩套美國援助法國的野戰醫院設備，用來在廣寧省和平定省各建一個野戰醫院，由菲律賓的OB醫療隊負責這兩個野戰醫院的運行。

1955年4月21日晚，擔任南越國軍和越共之間緩衝任務的法國工兵連連長告訴黎文金上校，越共軍隊已經開始撤退，南越國軍可以於4月22日進入廣寧省南部和平定省。菲利浦斯也參加了這個行動，並用無線電報話機同蘭斯代爾保持聯繫。兩個菲律賓的OB醫療隊再次隨南越軍隊進入這兩個省。

黎文金上校駕駛一輛吉普車，菲利浦斯坐在後座。

菲利浦斯開玩笑地問黎文金上校：「越共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把南越政府形容成外國殖民主義者的傀儡呢？」

黎文金笑道：「誰會相信像你這樣穿著平民服裝又非常年輕的外國人是我的顧問呢？」

佇列最前面是一個工兵連，後面是一長溜吉普車，再後面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步行的南越步兵師士兵，有一些南越政府行政官員和鄉村工作幹部隨軍行動。

這些地區的所有的橋樑都被越共破壞了，道路也被挖得坑坑窪窪。南越國軍的行軍非常慢，一路走，一路修橋補路。南越國軍行軍了40公里後，所有的修橋修路材料全部用盡。黎文金上校決定部隊改道沿鐵路線南下。在夜幕降臨之前，士兵們幫助把吉普車推上鐵路，吉普車沿鐵路行駛。很多鐵軌已經被拆除，只剩路基。依賴吉普車大燈的照明，車隊小心向前，車輛顛簸得很厲害。

第二天天亮後，南越國軍到達一處海灘。海灘邊是成排的椰樹林，沙灘非常平坦，這是個適合LST坦克登陸艦登陸的好地方。黎文金上校決定在這裏設前進指揮所。

第一批登陸艦從岷港到達這裏，送來大批士兵、卡車、各種補給品。

此時西貢的情況仍然很混亂，平川派軍隊同政府軍之間的零星

戰鬥不斷發生。不過，參加「解放行動」的南越國軍士兵們的士氣仍然很高。

南越國軍的行軍佇列又被一條河擋住了，河上的大橋已經被越共炸斷。南越國軍架起了臨時的木橋，士兵們可以從木橋上過河到對岸。然後工兵們把幾艘小船接起來形成一個個平臺渡船，把車輛運過河去。南越國軍繼續向南進軍，他們受到路邊村民的歡迎。行軍隊伍紀律良好，士兵們為參加這個行動感到驕傲。民眾的反應非常熱烈。

越共宣傳說南越國軍是法國的腐敗傀儡，是匪徒，他們將會搶劫鄉村。越共還散佈恐怖消息說：南越國軍很野蠻，會吃小孩。南越國軍在這次行動中，非常守紀律，熱心幫助村民，修整被破壞的市場、民房、道路。南越國軍的表現，打破了越共的謊言。有的鄉民們開始給南越國軍送水送吃的。

越共從平定省南邊的歸仁港乘船離開。越共在撤退時強行帶走了1萬名年輕的本地男孩子，失去孩子的家庭哭聲震天。越共宣傳說，要把這些孩子帶到北方讓他們接受教育，並許諾以後一定要把他們送回來。

南越國軍的心理戰小組預先收集了越共的宣傳小冊子，然後模仿這些小冊子的語氣和格式，印刷了假的聲明。

南越國軍編了一個故事，說越共準備在撤退之前，允許村民把手頭的北越貨幣按一比一的比率換成南越貨幣。其實越共是不準備換的。在越共撤退前，南越的特工人員潛入這些地區，分發了這些宣傳單給村民們。由於擔心手上的北越貨幣一文不值，村民們紛紛跑到越共的辦事機構，要求換錢，結果造成越共的極大混亂和困擾。

後來，當最後一支越共部隊在歸仁登船的時候，憤怒的鄉民們向越共扔石頭，抗議越共許諾的換錢計畫沒有兌現。有人把越共的這個「宣傳單」拿給黎文金看，

黎文金上校裝模作樣地仔細看了看這個「宣傳單」。

他說：「這個宣傳單是真的。」

快到歸仁之前，南越國軍再次被一條河擋住了。工兵們連夜架設簡便木橋，天亮時完工。

菲力浦斯開了一輛吉普車到橋邊看看進展如何。排成長長縱隊的南越士兵正在過橋向南開去。橋兩邊有很多村民站在河邊，他們等著過河，有些人帶著各類農產品，準備到市場出售，有些人準備去探親訪友。村民們搭乘小渡船過河，小渡船是要收費的，而且很擁擠。

菲力浦斯在橋頭找到那個南越工兵連長，自我介紹了一下後，菲力浦斯說他會告訴黎文金上校，這個橋架得非常好。不過，他擔心黎文金上校可能會不高興，因為這裏沒有開展「民眾行動」。

菲力浦斯說，老百姓仍然在付擺渡的錢過河，其實可以讓他們先使用這個橋，讓士兵們等一下。工兵連長向菲力浦斯眨了眨眼睛，表示他理解了。工兵連長先揮手指示士兵們停下來，然後微笑地向村民們打招呼，請他們先過橋。老百姓高興地開始過橋，並向工兵連長報以微笑。

菲力浦斯讚揚了工兵連長，說他在最短的時間內建起了最好的人民之橋。

菲力浦斯見到黎文金後，跟他講了這個故事。菲力浦斯建議黎文金表揚這個工兵連長。

黎文金上校好奇地看著菲力浦斯，然後說道：「你已經非常越南化了。」

南越國軍最後進入歸寧市。

「解放行動」非常成功。南越國軍在新接管的廣寧省和平定省向民眾免費派發了2000噸大米。

黎文金邀請菲力浦斯到他的老家去看看，那個村莊在平定省，離歸寧市不遠。兩人駕駛吉普車去了那裏。在泥濘的道路旁邊，他們看到一座小山，山頂有一個2層高的古塔遺跡，它是占婆王朝的印度教塔寺。15世紀時，越南人向南推進，消滅了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占婆王朝。

當他們到達黎文金老家的小村莊時，發現這裏已經成為一片廢墟，黎文金老家的舊屋只剩下殘牆斷壁。

黎文金的父親原來是北越人，後來到平定省開了一個蠶絲加工廠。黎文金11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把他送到法國讀書。在法國讀完中學後，黎文金成為當時法國電影名導演帕諾的助手。1938年，黎文金加入法軍，他曾經在法國炮兵學校學習一年，畢業後成為法軍炮兵中尉。二戰中，法國被德國打敗，黎文金在戰俘拘留營待了一段時間。1941年，他被法國維希政府派回越南。然後在越南的法軍中擔任炮兵軍官。1945年3月，日軍突然進攻在越南的法軍，黎文金逃回老家躲了起來。1945年8日日軍投降後，他重新返回法軍。他先被送回法國學習，在法國參謀學院接受培訓。他再次回到越南後，擔任越南中部高原地區法越聯軍副司令官，隨後擔任越南國軍的國防部人事局長。

在越盟佔領平定省的時候，他的家人逃離了故鄉。不過，他的父親沒有走，後來死在這裏。他們兩個人試圖找到他的父親墓地，但是沒有成功。

黎文金說，他一直沒有忘記他小時候關於故鄉的聲音、景色、氣味的印象。他非常懷念以前法國殖民地時代故鄉平靜而又純樸的生活。

菲律賓的OB醫療隊在歸寧市旁邊一座小山丘上發現一棟保存完好的舊樓房，他們在那裏建立了臨時醫療中心。恰好此時，颱風襲擊了越南中部。晚上，菲律賓醫療隊在這棟樓裏面避颱風。

第二天早上，菲律賓人用無線電報話機向蘭斯代爾報告說，昨天晚上他們看到很多鬼魂在這個舊建築物裏跑來跑去，鬼魂都穿著天主教修士的衣服。菲律賓人嚇壞了。

於是，蘭斯代爾去問吳廷琰是怎麼一回事。他知道吳廷琰是越南歷史的活百科全書。

吳廷琰請他坐下，喝一杯咖啡。然後，吳廷琰清了清喉嚨，慢條斯理地說起了這個建築物的歷史：這個建築物很久以前是天主教

修道士院，50年前變成了一所天主教女子修道院，10年前人們放棄了這個建築物。這些鬼魂可能是100多年前死在那裏的天主教修道士。蘭斯代爾於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菲律賓醫療隊。

再過了一個晚上，蘭斯代爾用無線電報話機打過去問菲律賓人情況怎麼樣了？菲律賓人告訴蘭斯代爾：這些鬼魂昨天晚上對他們很友好，菲律賓人不準備搬出去了。

菲律賓醫療隊非常忙碌，每天要接待1000多個病人，有的病人甚至是來自100公里外的山區，很多偏遠地區的農民紛紛慕名而來。

過了幾天，吳廷琰通知黎文金上校，他將到歸仁視察。此時，吳廷琰已經在西貢挫敗了平川派的叛亂，渡過了他執政以來的最大危機。黎文金上校命令工兵部隊連夜修補機場跑道。

黎文金上校命令士兵們在公眾場所放了很多收音機，播放西貢電臺的節目，播報吳廷琰在西貢打敗法國人支持的平川派匪幫的消息，很多不瞭解南越新政府的人得到了關於新政府的消息。

吳廷琰請了一些法國人跟他搭乘同一架飛機去歸仁，包括一位法軍將軍和幾個法國記者，法國人不相信南越國軍在平定省的接管會成功。

1955年5月26日，吳廷琰乘坐的C-47運輸機降落歸仁機場。菲力浦斯到機場迎接吳廷琰。

當吳廷琰到來的消息傳開後，成千上萬的人湧向機場，男人們穿著傳統的黑色睡衣褲式服裝，頭戴斗笠。警戒士兵們把人們攔住，人們非常友好。

飛機停好後，黎文金上校自己駕駛吉普車停到飛機旁邊。吳廷琰一邊走下飛機扶梯，一邊向民眾揮手致意，民眾一片歡呼聲，菲力浦斯站在人群後面觀察現場的情景。

吳廷琰上了黎文金上校駕駛吉普車，站在車上，一路向歡迎的民眾揮手致意。黎文金上校把車開往市區。歡迎的人群站在道路的兩旁。

在一個地方，吳廷琰下了車，走進人群。人們把他團團圍住，小個子的吳廷琰消失在人群裏不見了。過了一會，越南人做了一件跟他們的靦腆性格不相符的事情，他們把吳廷琰架到自己的肩膀上，把他抬了起來，讓更多的人可以看見他，現場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吳廷琰有點吃不消，請民眾把他放下來。

他乘坐黎文金上校駕駛的吉普車，進入歸仁市區。在越共統治了9年的地區，吳廷琰受到民眾異乎尋常的熱情歡迎。平定省的人們認為他是偉大的愛國者，他從來不向法國人妥協。

在歸仁市中心的廣場上，人們搭起了一個臺子。

當吳廷琰登上臺子時，菲利浦斯聽到黎文金上校向吳廷琰提到自己的名字和蘭斯代爾的名字。吳廷琰請菲利浦斯登上臺子。吳廷琰微笑著緊緊地握住菲利浦斯的手說：「蘭斯代爾是我的朋友，感謝你為我的國家所做的一切。」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

吳廷琰向廣場上的民眾作了演講，民眾歡聲雷動。

菲利浦斯通過觀察認為，民眾的歡迎熱情是發自內心的。

一個法國記者後來告訴蘭斯代爾：「如果我不是在現場，絕對不相信這是真的。我不知道人們是如此敬愛他，他的威望高過胡志明。」

越南人很高興，統治越南80年的法國人終於離開越南了。吳廷琰政府順利接管了這些被越共控制了很多年的省區。

第八章

吳廷琰建立南越第一共和國

南越第一共和國成立

1955年5月1日，吳廷琰打電話請蘭斯代爾到總理府去。

蘭斯代爾和他的法語翻譯雷迪克來到吳廷琰的臥室。吳廷琰的臥室內有一個小凹室，裏面放了一張桌子和椅子，另外正好可以放進三把椅子。這個小凹室是吳廷琰最喜歡的私人空間，他經常在這裏批閱檔。另外，這裏比較安全，如果總理府遭到攻擊，這裏不容易被子彈和炮彈攻擊中。吳廷琰經常跟蘭斯代爾在這個小凹室裏促膝談心。

蘭斯代爾看到吳廷琰的情緒很低落，兩個眼睛紅紅的，顯然他昨天晚上沒有睡好。吳廷琰憂傷地說了第一個壞消息，歸依吳廷琰政府的平川派大將Thai Hoang Minh夫婦被平川派匪徒殺害了。Thai Hoang Minh手下的平川派軍隊已經歸順了吳廷琰，接受政府的改編。

然後，吳廷琰心情非常沉重地告訴蘭斯代爾第二個壞消息：越南國元首保大已經從法國發來電報，要求吳廷琰把一切權利交給保大指定的南越國軍的阮文偉將軍，要求吳廷琰立刻到法國見保大。

吳廷琰淚如雨下地開始念保大的電報給蘭斯代爾聽。

保大在電報中說：他選擇吳廷琰作總理，是希望吳廷琰團結越南人民；但是吳廷琰辜負了他的期望，盡做了一些壞事；吳廷琰從

來不聽保大的命令，離間越南人同法國人之間的友誼，把越南人投入到血腥的內鬥之中。保大要求吳廷琰立即放棄總理職位，把權利交給阮文偉將軍，吳廷琰本人到法國向保大述職。

此時，吳廷琰進來了，他明顯也經歷了強烈的感情鬥爭，他渾身無力地靠在門框上，眼裏掛滿了淚珠。平常，吳廷琰是個輕快活潑的人，他好像好萊塢電影中初入政壇的年輕而又得意的美國國會議員。

蘭斯代爾柔聲地向吳廷琰建議：「你需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刻來臨了，保大和你都需要從越南長遠大局考慮問題，都需要為千千萬萬越南人考慮問題。我願意陪著你直到你做出正確決定。」

吳廷琰用手輕撫蘭斯代爾的膝，說他明白蘭斯代爾的意思。蘭斯代爾希望吳廷琰同保大國王斷交。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他和保大國王之間有20多年的君臣友誼。

吳廷琰最後決定：不聽從保大國王的命令，繼續執政。吳廷琰的決定得到南越政府內閣全體部長們和大多數南越國軍高級軍官的支持。吳廷琰在平息平川派匪徒的叛亂中表現出的果斷和決心，贏得了南越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5月2日，阮文偉將軍面見吳廷琰，要求吳廷琰交出權利。阮文偉帶領1500名精銳的保大的帝國警衛團士兵從大叻抵達西貢，阮文偉將軍把這支部隊部置在西貢的法國軍隊控制區，準備逼吳廷琰下臺。

5月3日，吳廷琰和蘭斯代爾在一起開會，吳廷琰進了會議室，非常憂傷地說：「鄭明世將軍在追擊平川派殘餘分子的戰鬥中陣亡了」。

吳廷琰聽到鄭明世陣亡的消息，臉色大變，他說：「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兄弟。」他流下了悲傷的眼淚。

鄭明世死時只有33歲。他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憑著勇敢和機智，成為無私的反共遊擊隊領袖。鄭明世的內心充滿了愛國之情。他跟菲律賓總統馬賽塞有很多相同之處，都是遊擊隊員出身，都有為農民獻身的精神。

1955年5月4日，吳廷琰政府在西貢為鄭明世舉行公開葬禮，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他的葬禮。鄭明世的遺體被送往西寧省的黑婆山，鄭明世的戰士們把他的遺體同他的父親和兄弟們埋葬在一起。鄭明世留下4個孩子和太太，他們家幾乎一貧如洗。吳廷琰政府支付了一筆撫恤金給他的家屬。

吳廷琰兄弟們組成兩股政治勢力對抗保大。第一股是由南越18個政黨的300名年輕代表組成，宣佈成立「全國革命委員會」，支持吳廷琰，主張廢除保大的國家元首職位。「全國革命委員會」包括鄭明世、阮度吾、阮成豐等一大批歸依吳廷琰政府的和好教以及高臺教將軍們。第二股勢力是吳廷琰組織的「國家革命運動」和「越南勞工聯合會」，這兩個組織宣佈來自南越各省以及主要城市的工會代表600多人將於5月4日在西貢集會，支持吳廷琰政府。

「國家革命運動」主張舉行全國大選，成立共和政府，歡迎保大參加競選越南共和國總統一職。西貢各主要報紙都站在吳廷琰一邊。

吳廷琰召開內閣會議，宣佈解除阮文偉將軍的軍職，把他流放到法國，同時收編了保大的帝國警衛團。南越內閣會議宣佈將國王領地（安南南部和交趾支那北部山嶽地帶）移交給國家管轄。

吳廷琰已經完全掌握了南越國軍。他經常下命令調動各個戰鬥營，任免各部的指揮官，他對各部的裝備情況和軍官的背景很瞭解。

同時，吳廷琰政府公開拍賣平川派的產業，包括各類酒店、夜總會、汽車運輸公司等等。平川派垮臺之後，南越國內腐化勢力被完全粉碎。吳廷琰為整肅敗壞的社會風氣，取締「大世界遊藝場」等兩家賭場，將遊藝場內和各地搜獲的鴉片煙就地燒毀示眾，堤岸上空煙焰沖天數日，大快堤岸人心。

1955年5月底，當菲力浦斯從南越中部省份回到西貢時，發現西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街道已經打掃乾淨，西貢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南越軍隊士氣高漲；平川派殘餘力量已經被壓迫到了海邊；法軍正在撤退出南越；南越的報紙充滿了批評保大、讓保大辭職的言論，南越人支持吳廷琰。

美國駐南越大使科林斯將軍已經被新來的萊因哈特大使替換，這對吳廷琰和蘭斯代爾來說是個好消息，他們跟科林斯將軍的關係一直不好。

1955年5月，法國遠東派遣軍主力從西貢市區撤往海邊的軍營，把西貢完全交給吳廷琰政府。80多年來，越南人第一次真正自己控制了西貢。

吳廷琰成功掃蕩平川派，分化瓦解高臺教、和好教等武裝割據力量，把山頭林立的南越各類軍閥武裝整合成為統一的國家軍隊。南越政府同時成功安置南來的70萬北方難民。吳廷琰也重新掌控員警力量。

吳廷琰的聲望此時達到頂峰。美國人對他恢復了信心，美國繼續向南越提供經濟援助。

1955年7月7日，吳廷琰宣佈將在1955年10月23日舉行全國大選，讓南越人民自己決定國家未來政體，以及國家的領導人。吳廷琰的競爭對手是保大。

在1955年10月23日舉行的全民公投中，南越合格選民有5,335,688人，凡是年滿18歲的南越人都有投票權。

全民公投結果是，98%的選民贊成廢黜保大，擁戴吳廷琰為南越總統。



南越共和國的美麗女子

在當時的大部分亞洲國家中，普遍民智未開，人們不知民主和自由選舉為何物，吳廷琰竟然能利用民主選舉方式贏得政權，他已經走在亞洲國家領袖的最前列了。保大國王能夠坦然接受選舉結果，也是值得讚揚的。保大繼續流亡法國。

這次公投相當有意思。每個合格選民發給選票兩張，一張用黑紙印的，上面有吳廷琰的照片和名字；另外一張是用綠紙印的，上面有保大的照片和名字，保大的照片比吳廷琰的漂亮很多，因為保大是個帥哥。

選民們把他們中意的領袖的選票投入投票箱，把另外一張選票作廢。公投過後，西貢滿大街都飛舞著保大的廢票。

後來擔任南越第二共和國政府總理的阮高琪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投過票，但是在1955年，我和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把我們的選票投給了吳廷琰。」

美國大使萊因哈特在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稱：南越大選期間，秘密投票的原則普遍得到尊重，沒有發現明顯舞弊或者直接恐嚇的證據。

有些資料說吳廷琰搞了些舞弊的事情。不管怎麼說，這次大選是吳廷琰的一次完完全全的勝利，大多數南越人是站在他這邊的。吳廷琰在這次大選中獲得的勝利，確定了吳廷琰政權的合法性。

1955年10月26日，吳廷琰宣佈成立越南共和國（Republic of Vietnam），吳廷琰擔任總統，同時兼任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官和總理，副總統為阮玉書。這個新的共和國就是越南第一共和國。

越南共和國認為越南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可分割，北越也是屬於越南共和國的一部分。但由於越南第一共和國實際只控制了越南的南方地區，所以人們有時也稱越南共和國為南越共和國。

1956年2月20日到3月2日期間，南越人民開始投票選舉南越第一屆國會議員，400個候選人競選123個國會議員的席位，選舉過程基本和平。在鄉下地區，有少數投票站遭到手榴彈攻擊。

3月4日投票結果揭曉，吳廷琰的支持者獲得了84個國會議員的席位，吳廷琰夫婦也分別高票當選為南越國會議員。

第一次國會開會時，吳廷琰提交了由他自己的工作小組編制的憲法大綱，結果被國會議員們投票否定了。

吳廷琰對國會議員們說，好吧，你們如果反對我編制的憲法，請你們另外編制一部憲法。

1956年10月26日，國會議員們編制的新憲法正式出臺，並得到國會的批准。

南越第一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吳廷琰非常重視南越的外交事務，他的外交目標是提高南越的國際地位。南越同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外交關係：美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日本、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老撾、印尼、臺灣、香港。到1958年，全世界有40多個國家承認吳廷琰政府為越南唯一合法政府。

吳廷琰於1957年出訪印度。他還訪問過澳大利亞、韓國、泰國、緬甸、臺灣等地。他努力發展同亞非國家的關係，同阿拉伯國家結好，並與日本商討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賠償問題。

南越加入多個國際組織。至1957年底，南越在聯合國的20個有關機構裏派有代表，而且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

南越共和國政府應邀派代表團參加了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舉行的亞非國家萬隆會議，南越共和國是萬隆會議的29個正式參加國之一。紅色中國和北越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們沒有對南越共和國參加這個會議的資格表示異議。

南越代表團由外交部長陳文度帶領，北越代表團以范文同總理為首。在會場內外，南北越各自召開記者會，鬥智鬥勇。出席萬隆亞非會議的代表團並非都對中國代表團很友好。菲律賓、日本、南越、斯裏蘭卡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紛紛言詞激烈地譴責「共產帝國主義」。會上，各國譴責紅色中國缺乏宗教自由、在國外搞顛覆活動的發言，一篇接一篇。

萬隆會議發表了「十項原則」。這個「十項原則」宣稱國家主

權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大小國家平等、維護國際正義、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各國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相處等原則。

1955年11月30日，吳廷琰政府發表外交聲明，要求重新開始法越兩國經濟、財政、軍事和文化談判。

1956年4月25日，法國撤出遠征軍的主要兵力。4月28日，法國遠東派遣軍最高司令部解散。6月30日，法軍完全撤出南越。

1956年7月21日，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行政公署改為大使館。法國完全結束對越南的殖民地統治。

1958年9月10日，南越副總統阮玉書同法國駐南越大使簽訂經濟援助協定，法國向南越提供大量法郎援助，作為南越政府收購法國人在南越擁有的土地的資金。法國地主可以在兩個月內按照政府規定的地價把土地轉賣給南越政府，或者納入土地重新分配計畫。南越土地重新分配計畫規定每個南越農戶保留的土地數量最高不超過100公頃，多餘部分由政府收購後分配給無地農民。法國人在南越擁有的農業用地大概有20萬公頃。

南越與日本改善關係，日本答應賠償南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損失費3900萬美元，分5年付清。另外，日本還提供一些援助貸款給南越，包括用於南越購買一套日本生產尿素化肥工廠的費用。

北越向南越提議舉行越南統一選舉

1955年5月25日，吳廷琰發表聲明，宣佈南越不承認日內瓦協定。他宣稱，日內瓦協定的各方簽字代表沒有一個是代表越南人民意願的，沒有任何一個代表是由越南人民經過自由選舉的方式選舉出來的，2500萬越南人民對於選擇參加日內瓦會談的代表沒有任何發言權，所以日內瓦協定是無效的。它只是各個世界強權國家強加到越南人民身上的東西。

1955年6月6日，北越外長范文同表示，北越政府準備在1956年7月同南越一起舉行統一選舉，這個是日內瓦協定安排的時間表。

1955年7月6日，吳廷琰政府再次發表廣播聲明：南越不是日內

瓦協定的簽字國，不承認這個違反越南人民意願的日內瓦協定，越南共和國不受日內瓦協定的約束。南越贊成自由選舉，但北越根本不是自由國家，所以北越不可能舉行以秘密投票方式進行的自由公平選舉。

此時，美、法、英各國對吳廷琰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南越接受日內瓦協定，開始同北越展開舉行統一選舉的談判。吳廷琰政府拒絕舉行這樣的會談，認為越南共和國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

在南越堅決拒絕情況下，日內瓦協定規定的1956年越南統一大選沒有進行。1957年7月18日，范文同再度致函吳廷琰，提議舉行南北越南統一選舉，仍然被吳廷琰拒絕。

吳廷琰告訴蘭斯代爾，越共一向詭計多端，從來不守信用。吳廷琰引用了一長串北越違反日內瓦協定的事實。所以堅持不談判，不上北越的當。如果北越允許吳廷琰到北越地區參加公開自由的選舉，吳廷琰相信他一定可以在北越擊敗胡志明，當然北越是不可能允許自由選舉的。北越共產黨一定會操控北越的選舉結果。

吳廷琰還說：1954年的日內瓦會談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可恥的外交會談。對於越南人民來說，越共的史達林式極權主義，和法國的殖民主義一樣都是外國人強加給越南人的東西，都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極少數越南人願意接受這兩樣東西，主要是因為長久以來他們的個人福利、生存、所謂的事業，已經緊緊地同這兩個主義聯繫在一起了。在日內瓦會談上，冷戰敵對各大國在會議上搞陰謀詭計，沒有人在乎越南人民的真實想法。

北越認為吳廷琰政府不願意舉行統一大選，破壞了越南的統一進程。所以考慮用武力統一越南。第一步就是派武裝人員滲透到南越農村地區，發動反對吳廷琰政府的遊擊戰。

根據美國的情報，北越正在組建新的步兵師，裝備了蘇聯和中國提供的重型武器。北越的武裝力量已經達到40萬人的規模。顯然是用來對付南越的。而南越只有15萬軍隊，美國為了節省對南越政府的經濟援助，希望南越不斷裁減它的軍隊。

美國援助南越共和國

美國對南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對於南越的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1954年9月8日，美國牽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在菲律賓馬尼拉成立。該條約的一項條款規定說：簽約國有權保衛「受到威脅」的印度支那國家，其中包括南越、柬埔寨、老撾。南越、柬埔寨和老撾由於要遵守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規定而沒有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不過卻受到該組織的軍事保護。SEATO的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

美國簽訂這個條約的目的，就是為了牽制亞洲的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

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1953年至1959年在任）是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創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把反共聯防的概念帶到了



吳廷琰和陳麗春（1962年）

東南亞。東南亞條約組織曾經被計畫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東南亞版。

東南亞條約組織為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大舉干涉印度支那地區的軍事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杜勒斯對吳廷琰的支持影響了其他很多美國政治人物對南越吳廷琰政府的態度。

1955年秋天，一個支持南越的美國民間組織「越南之友協會」在美國成立，它的成員包括美國國會、勞工、企業、教會、學術界的領袖和前美國行政當局的官員，其主要宗旨是支持美國政府在南越擔任積極而強有力的角色，會長是前美國MAAG司令官奧丹尼爾將軍。

在1956年的該協會名錄中，有32位國會眾議員和5位參議員，會員包括：天主教樞機大主教斯貝爾曼，約翰·甘迺迪的父親老甘迺迪，大法官道格拉斯，參議員曼斯費爾德，參議員約翰·甘迺迪，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麥考彌克，《時代》及《生活》雜誌發行人魯斯等。

1955年底，艾森豪政府加強對南越的援助，委託密歇根州立大學同吳廷琰政府簽訂協定，派出50人的專家隊伍協助南越對其行政機構進行改革，並幫助南越訓練員警和民防部隊。該計畫的領隊者就是衛斯理·費舍，他是吳廷琰的老朋友。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畫於1962年結束。

威廉姆斯將軍接替奧丹尼爾將軍擔任美國MAAG司令官。威廉姆斯將軍在美國軍界以剛強和嚴厲著稱，他是美軍最優秀的訓練軍官之一，對於訓練各級軍官很有經驗。

威廉姆斯將軍到西貢不久，就招見蘭斯代爾。

剛進MAAG的院裏，蘭斯代爾就聽見威廉姆斯將軍在大嗓門訓斥人。蘭斯代爾到威廉姆斯將軍的辦公室門口，趕緊檢查了一下自己軍服的風紀，還好，扣子都扣在了正確的位置上。這時，一個美國準將臉色蒼白地從威廉姆斯將軍辦公室走了出來。

蘭斯代爾進了辦公室，幾個低級軍官在辦公桌上頭也不抬地忙

於工作。蘭斯代爾向威廉姆斯將軍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談話開始的時候，威廉姆斯將軍以平和的語氣問了蘭斯代爾一些情況。他的口氣後來慢慢轉為諷刺，他說早上去看了蘭斯代爾那個吉普賽人的辦公室，有個軍官竟然還帶著手鐮上班（蘭斯代爾想起來，是他們去訪問山地人時買的），還有一個軍官是打著把雨傘來上班的。

蘭斯代爾嘟囔地說：「我喜歡吉普賽人的風格。」威廉姆斯將軍瞪著眼看了他一會，蘭斯代爾馬上說：「晚上請你吃飯。」

在晚餐的時候，蘭斯代爾把南越的情況向威廉姆斯將軍做了彙報。兩人打破了僵局，後來成為好朋友。

威廉姆斯將軍特別重視北越可能對南越發動大規模正規戰攻勢，認為越共很可能採取朝鮮戰爭中的戰法，以大規模武裝力量進攻南越。蘭斯代爾認為北越發動遊擊滲透戰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也不排除大規模正規戰攻勢的可能性。美國軍方對於這個問題始終爭論不休。

蘭斯代爾認為：從中共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來看，遊擊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初期革命戰爭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一但革命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大規模正規軍作戰才是消滅敵人的最有效的手段。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的經驗就是這樣的。越共也會採用毛澤東的戰略。

1956年初，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的人數增加到692人。威廉姆斯將軍加強訓練南越國軍，他的目標是使南越國軍可以抵擋住北越正規軍1個月的大規模常規攻擊，直到美國和東南亞防衛條約的援軍趕到。

威廉姆斯將軍把南越國軍整編成7個標準步兵師，南越國軍的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當然，這些南越步兵師的裝備和訓練水平遠遠不如美國步兵師，也沒有直升飛機和重炮的支援。

威廉姆斯將軍告訴吳廷琰：「越共只有在得到莫斯科或者北京的明確命令時才開始大規模攻擊行動，目前大規模國際戰爭不是共產黨集團想要的。真正的危險是南越鄉村本地的越共幹部，必須堅決消滅這些越共幹部。」

威廉姆斯將軍花了大量時間到南越各處視察南越軍隊。他同南越軍隊上上下下的軍官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南越軍官有什麼問題也願意告訴威廉姆斯將軍。威廉姆斯將軍的出色人品吸引了很多南越軍官，他在南越建立了「個人雷達」系統，可以監測南越各地的軍事和政治情況。

每個月，威廉姆斯將軍都會把南越各地的美國軍事顧問團軍官們召集到西貢開會。在會上，軍官們不僅相互交流情況，還要請南越國軍的參謀總長陳文敦將軍到場，不點名地評價美國顧問團軍官們的表現，然後公開討論這些問題。這樣加深了美國顧問團對南越情況的瞭解。

威廉姆斯將軍對吳廷琰的評價很高，認為吳廷琰有領導才能，個性堅強，有軍事見識。

1956年底，蘭斯代爾被調回美國國防部。

但是，1957年上任的美國駐南越大使杜博羅對吳廷琰的評價不高。

吳廷琰向美國方面提出申請，要求把南越鄉村自衛隊的人數增加到6萬名，每個村莊平均有12個人，並請求美國政府對這個項目撥款。美國大使杜博羅認為3萬名鄉村自衛隊就夠了。經過激烈爭論，杜博羅同意按照4萬5千人的標準向華盛頓申請撥款。

吳廷琰一直希望把南越民防部隊劃歸南越國防部指揮。杜博羅大使不同意，認為南越民防部隊是屬於內政部的員警部隊。

關於援助南越問題，威廉姆斯將軍和杜博羅大使之間發生多次激烈爭吵。威廉姆斯將軍有一次說：杜博羅大使更適合在美國售賣女鞋的鞋店當一名高級售貨員，而不是在越南當美國政府的代表。

吳廷琰和他的勤勞黨（Can Lao）

吳廷琰是南越共和國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人們對他的惡評多過好評，美國媒體把他描寫成一個很邪惡的人。

在1955年10月決定南越國體和吳廷琰政治前途的大選中，吳廷

琰組織的政治力量幫助吳廷琰擊敗保大國王。實際上，在吳廷琰登上南越政治舞臺後，吳廷琰一直是吳廷琰最堅強的左膀右臂，是他的主要謀士。

吳廷琰密切關注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內戰中失敗的經驗和教訓，準備用共產黨的一套辦法對付南越的共產黨力量。

為了更廣泛地贏得人民的忠誠，吳廷琰和吳廷琰建立了「國家革命運動」這個政黨，該黨在南越政治舞臺上公開露面，吸引社會上各種政治力量參加，該黨在南越國會中獲得多數席位。

吳廷琰一直在南越從事勞工運動。1953年，他在西貢組織了「工人和農民革命黨」，吸收了工會領袖、知識份子、農民、政府職員加入該黨。1953年9月6日，吳廷琰組織南越工會在堤岸舉行「全國統一與和平大會」，提出的口號是：法國讓越南無條件獨立，立即召開國民議會，言論以及結社自由，軍隊和政府機構改革。

吳廷琰上臺後，「工人和農民革命黨」改名為勤勞黨（Can Lao），勤勞黨成為一支非常有效率的反共秘密員警隊伍。勤勞黨主要吸收南越政府官員和軍官加入。吳廷琰主張以白色暴力手段對抗越共的紅色極權主義，他認為在當時的越南採用美國式的民主是不合適的。越南鄉村農民普遍非常窮困，受教育水平低，文盲占鄉村人口很大比例，農民很容易被越共的宣傳誘惑。他們像共產黨一樣對自己的黨員進行洗腦教育，像共產黨一樣建立了基層組織。

他們建立的另外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是「共和青年」，主要面向社會上的青年人，這個組織有點像共產黨國家的共青團組織，連名稱都很類似。

在南越城鎮，吳廷琰推行「社區自助計畫」，就是一種鼓勵居民們互相檢舉揭發的措施。

吳廷琰的很多組織和計畫的名稱，模仿越共的做法，以革命、工人、農民等當時時髦的政治術語來命名。

吳廷琰在南越的每個軍區都派有情報人員，監控軍隊的情況。在社會各階層和各機構，也廣布耳目，監視社會上的可疑共黨分子。



吳廷琰

相對於越共嚴密的政治體系來說，吳廷琰的政治組織仍然是很鬆散的。但是，吳廷琰的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吳廷琰認為，射出的子彈的呼嘯聲是越共能夠聽懂的唯一語言，任何和平談判必須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基礎。

根據中國的1955年5月18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日內瓦協定一定要全部實施」提到：據不完全統計，自從停戰起的一年來，越南南方人民被（吳廷琰政府）殺死的共有1202人，被打傷4231人，被捕25165人，失蹤705人。此時，越共在南越發動的滲透遊擊戰的規模不大。

南越國軍的陳文敦將軍在1957年到1963年期間擔任南越第1軍區司令官。他曾經於1958年一個人開了輛吉普車從北部的順化到中部的叻，行程1000公里，他在路上沒有發現任何治安問題。他在路上看到南越員警在城鄉地區活動，他也看到吳廷琰的政黨組織在南越城鄉進行活動。他認為吳廷琰成功地控制了南越的城鄉地區。

蘭斯代爾堅決反對吳廷琰的勤勞黨。吳廷琰當選總統後的一天，蘭斯代爾在他的駐地接待了一批訪客，她們是南越政府官員的家屬。她們告訴蘭斯代爾，昨天半夜他們的丈夫被一些武裝人員抓走了，武裝人員說他們是南越「特種部隊」的人。

蘭斯代爾去找吳廷琰，想瞭解發生了什麼事情。吳廷琰讓蘭斯代爾先等一下，過了20分鐘他回來了。他有點尷尬地告訴蘭斯代爾，抓錯人了，馬上放人。蘭斯代爾知道這個行動是吳廷琰指揮的。後來，蘭斯代爾瞭解到，這些官員不願意加入吳廷琰的勤勞黨，所以吳廷琰採取這個行動來恐嚇他們。

蘭斯代爾婉轉地勸告吳廷琰不要用秘密員警的手段來控制國家。他向美國的萊因哈特大使報告了此事，萊因哈特大使告訴蘭斯代爾，美國政府支持吳廷琰的策略。這件事使蘭斯代爾感到有點沮喪。蘭斯代爾也主張南越採取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策略。

南越城市和市鎮的大部分普通民眾是支持吳廷琰的。不過，城市裏的知識份子精英不喜歡他。

吳廷琰政府對反對者的態度是，允許無組織的不滿，不允許有組織的不滿，不允許反對政府的出版物出版。吳廷琰吸取了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教訓，採取了壓制反對派和控制新聞界的措施。

西貢的知識份子可以在咖啡店、大街上、私人聚會上罵吳廷琰政府，不會受到如何懲罰。越南歷史上還沒有那個政府允許民眾這樣做。

美國記者派克（Douglas Pike）回憶那段歷史時說：「1960年，有一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有天我在西貢的一個咖啡店裏喝咖啡，咖啡店裏有很多人，忽然聽到一個越南人大聲地說：『這是一個獨裁政府，在這裏我們沒有自由說話的權利。』然後，這個越南人列出了政府的種種錯誤的地方。並沒有人來干涉他。」

吳廷琰的治國理念

在政治上，吳廷琰兄弟通過自己大哥和很多越南非共愛國者被越盟殺害這一經歷，認為共產極權統治是行不通的，這種體制對越南是有害的。他們或多或少也瞭解史達林在蘇聯進行極權統治給人民帶來的悲劇。另外，通過他們自己親身在法國和美國的經歷，他

們認為在毫無民主傳統而又貧窮的越南實現美國式的民主政體也是行不通的。他們在探索一種中間道路。

他們選擇法國天主教徒蒙尼埃爾的「人格主義」作為治國理論基礎。這個理念反對共產主義獨裁、反對法西斯主義，同時也反對自私個人主義、反對無限制的資本主義，提倡家庭和睦，提倡民眾通過參加家庭和社區活動發展個人品格。它提倡個人自由，但是也警告濫用這樣自由的危險，所以主張政府對人民實行一定的控制。這個理論採取採取了共產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中間路線。它可以說是一種威權下有一定自由的政體。這種理念最終同美國人的民主自由理念相衝突，帶來了悲劇的結果。

在經濟上，吳廷琰政府採用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吳廷琰是經濟私有制的忠誠支持者。

吳氏兄弟的農村土地重新分配政策是他們的「人格主義」的基石，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提高個人尊嚴，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農村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可以使政府獲得人民的支持，也可以擊敗共產黨的暴力土改政策。

儘管吳氏家族是越南最有名的天主教家族，吳廷琰政府仍然扶持了南越其他各類宗教，特別是南越的佛教勢力。吳廷琰政府幫助修建了很多新的佛教的寺廟，吳氏兄弟想把人民吸引到這些宗教中去，以抵抗共產主義的誘惑力。不過，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南越佛教勢力最終吞噬了吳氏兄弟。

吳廷琰政府的開明軍事專制主義

開明的軍事專制主義是吳廷琰政府的基本政治特點，軍事這個概念在這裏意味著暴力或者武力。加拿大的任不寐先生在他寫的《災變論》一書中提出，歷史上的大陸東方社會是災民社會，災民社會的政府體制特點為軍事專制主義。越南社會是典型的災民社會。根據任先生的獨特見解，可以認為吳廷琰政府體制特點是軍事專制主義。因為越南在近現代受到法國和天主教的影響比較大，吳

廷琰兄弟執政比較開明，吸收了很多現代西方的自由化思想，所以南越共和國的政治體制為開明的軍事專制主義。北越政府是史達林式的極權軍事專制主義

軍事專制主義的特點是：

- 1、力量崇拜。對反對派和反對意見一定要堅決壓制。高效的國家領導人不會跟其他人分享權力；
- 2、整個社會視力量崇拜為正常現象，並賦予正面的價值，更不視為野蠻。
- 3、陰謀崇拜。政治秩序的建立、運行、變遷都是依靠陰謀而不是公開性。

政治貴族就是軍事貴族，總統或者國家主席就是軍事首領，城市就是軍事堡壘。在災變社會，軍事專制主義很有群眾基礎，一方面是信仰「彼可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廣泛默認順服更強者，從而在客觀上支持了這一專制文化。

越南社會是一個典型的東方農業災民社會，災民們不斷相互激烈殘酷內鬥，爭奪內部有限資源。越南歷史有幾個特點：第一，它的歷史是一部殘酷內鬥的歷史；第二，它的歷史是不斷向南方的占婆和高棉控制的地區軍事侵略擴張的歷史；第三，越南吸收了中國的儒教官僚制度，也接受了中國的專制主義制度。

吳廷琰和吳廷琰深刻理解了越南社會崇拜力量這一特點，建立起了威權政府。那個時代的越南民眾對西方的民主程序沒有興趣，他們更願意跟隨強力政府的命令行事。

在政府遭到反對派攻擊的情況下，如果政府不對反對派進行壓制的話，民眾會認為政府軟弱，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就會下降。這樣，一方面造成民眾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另外一方面導致軍事貴族們蠢蠢欲動，準備推翻現在的政府領袖取而代之。

吳廷琰說過：「對反對派不能妥協。每次政府作出讓步時，困難就會以更尖銳的形式返回來。人民不喜歡這樣。」

越南人對政治領袖的空洞政治理論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有力量的、有魅力的領袖，他可以組織民眾、保護民眾、公平對待

民眾。如果領袖可以提出幾個詭異的口號，例如「民族解放！」、「趕走外國殖民者！」、「救國救民」，就足夠可以打動人心了。

災民社會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戰鬥者小團體」的廣泛存在。在災民社會裏，各種生存競爭以團隊形式出現力量最大，戰果最豐。所以，南越社會裏小團體普遍存在，相互鬥爭，互不信任。不團結和內鬥是南越各個社會小團體的最大弱點。在同越共的戰爭中，這個弱點最後葬送了南越共和國。吳廷琰用威權壓制了南越各種反共政治小團體的分裂趨勢。

不過，吳廷琰和吳廷瑑的專制政府體制一直受到美國媒體和美國政府的強烈批評。美國政府反反復復對吳廷琰政府施加壓力，強迫他在南越進行民主自由化改革。

吳廷琰政府的威權統治特點，導致一些希望獲得升職的官員加入吳氏家族的小團體，有些人專門拍吳廷琰的二哥吳廷俶的馬屁。

Hoang Van Lac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因為二哥吳廷俶大主教在吳家很有權勢，很多人走吳廷俶的門路，希望獲得升職等各種利益。吳廷俶大主教的家裏經常門庭若市，有些軍官希望吳廷俶幫助他們升職，有些商人希望吳廷俶幫助他們取得政府的專案合同。」

「在一些重要的節日活動中，例如耶誕節、慶祝新年，或者吳廷俶大主教的生日慶祝活動，經常有大批政府高官以及軍隊高級官員圍繞著吳廷俶，拍他的馬屁。吳廷琰有時候對這種事情也感到煩惱，不過，吳廷琰不反對官員們向他的家族表示忠誠。吳廷瑑也質問過國會議長Truong Vihn Le和內政部長Bui Van Luong，為什麼有些國會議員和內閣部長們頻繁地去永隆教區去見吳廷俶大主教。」

越南天主教徒對吳廷琰的態度

南越的天主教徒人數在150萬人左右，是南越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吳廷琰執政時期，他們是吳廷琰的堅強後盾。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有些越南天主教徒一開始參加了胡志明越盟的反法武裝力量，可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越共的目標與天主

教教徒們所期望的完全不符。他們之中也分為兩派：人數較少的一批人跟隨越盟，而大部分人卻與法國人合作，參加反越共的救國運動，後者很多人同時支持保大國王政府。北方的天主教徒組織了大量的民兵力量，在戰爭中支持法國遠東派遣軍。

從1945至1949年期間，天主教徒的政治活動主要是爭取越南的獨立；從1950至1954年，他們的鬥爭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有反共活動。由於對越共的反感，天主教徒公開集會支持保大政府。

越南天主教徒的領袖人物之一就是吳廷琰。吳廷琰在越盟活動最強的東京中部地區的義安、河靜、發豔、裴珠等地都有眾多的擁護者。

日內瓦協定結束了法國在越南的約80年的殖民地統治。可是，這個協定給越南北方的天主教徒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在日內瓦會談上，越南國代表團中的天主教徒代表與越盟代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越盟的勝利對北方天主教徒形成一種威脅。日內瓦協定最後是共產黨越盟和法國之間簽定的，沒有人在乎越南北方天主教徒的權利。

法國人撤離後，北越天主教徒卻要作出政治上的選擇：根據日內瓦協定，要麼跟隨北方的胡志明領導的越共政權，要麼跟隨南方剛成立的吳廷琰非共政府。根據日內瓦協定，從1954年7月21日到1955年5月21日期間，南北越的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在任何一方。因此，天主教徒成為北越人南逃的主流，南逃的70萬北方難民中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徒，他們不願在越共的極權統治下生活。天主教徒曾經見證過越盟在其控制地區推行殘酷的土改政策，他們也知道紅色中國和蘇聯迫害天主教徒，他們選擇跟隨一個非共的、以天主教徒為領袖的民族主義者領導的政府亦是容易理解之事。

吳廷琰的大哥被越共殺害，吳廷琰自己曾經同越盟控制地區的天主教徒有過接觸，知道他們的苦難。吳廷琰對胡志明亦有認識和接觸。所以，吳廷琰同時得到天主教徒和反共的非天主教徒的支持。

1954年，吳廷琰剛上臺時所獲得的大部分支持來自天主教徒。曾經當過吳廷琰秘書的胡士奎曾記述：「當吳廷琰開始掌權時，天

主教徒不太認識他，但對他有信心，因為他是愛國天主教徒。」

事實上，南越的天主教社群也發生分裂：第一類是占大多數的人，他們忠心耿耿地支援吳廷琰與北越共產黨政權鬥爭；第二類是屬於少數派，有些人對吳廷琰搞獨裁不滿，加入反政府力量。

北方的天主教難民大部分都對吳廷琰寄予厚望。他們表示：離開北方是為逃避越共，應該得到南方人的同情，他們唯一的政治選擇是反對越共，他們完全支持和效忠南方政府。在佛教徒危機中，西貢的兩份天主教報紙《前進》和《建設》仍然是支持吳廷琰。

同時，在南方天主教徒中亦出現反對吳廷琰的聲音。著名的反吳廷琰天主教徒領袖阮猛夏是來自北方的天主教徒，他是海防天主教青年工人會的創立者。面對吳廷琰拒絕與北越妥協談判的態度，阮猛夏提出讓南越中立化的建議。吳廷琰禁止阮猛夏在南越居住，阮猛夏在柬埔寨金邊寫文章批評吳廷琰。

交趾支那的天主教徒有條件的支持吳廷琰，而北方南下的天主教徒無條件地效忠吳廷琰。

吳廷琰同化南越華僑的政策

在南越，除了自己的家人，吳廷琰最忠實可靠的朋友竟然是幾位南越華僑，他們是馬國宣先生和阮樂化神父。

1956年，在南越的華僑有近100萬人，其中明鄉人35萬，華僑65萬。華僑在南越總人口中占一定的比例，堤岸的華僑對南越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

吳廷琰決心把華人力量整合入南越社會，採取同化南越華僑的政策，增強南越的實力。不過，這件事令很多華僑對吳廷琰產生反感，這也是日後南越華人社會對吳廷琰評價不高的一個原因。

1671年，一支由莫久帶領的中國南明殘軍400人從中國撤退到南圻的河仙地區，在此定居，後來日漸繁榮，河仙地區當時屬於柬埔寨王國，莫久後來被柬埔寨國王封為地方官。1708年，莫久歸依

阮主，受封為河仙鎮總兵，河仙地區（包括富國島）隨之歸入阮主控制。1679年，阮主阮福濠同意從中國逃來的南明的殘餘兵力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龍門總兵楊彥迪帶領3千多人前往湄公河下游開發南方領土，進一步發展了美荻和西貢地區。

陳上川所率部眾，就是今日越南明鄉人的始祖。滿清固守中原，南明復國無望，這些移民於是在南圻定居，稱自己為明鄉人，意指明朝香火。明鄉人不斷與當地越族人及高棉人通婚，逐漸發展成一個土生華人族群，亦融入當地越南社會，但為了表示自己不忘本，常常稱自己為明香人，以示不忘自己為明朝遺民。一些阮朝官員更以明香人自居。所以明朝的服飾和文化習俗被南圻的明鄉人和仰慕中原的阮朝官員文士保留下來。現在西貢市第五郡堤岸仍保留明鄉會館。西元1863年，該會館曾獲阮朝嗣德帝賜匾，現列為越南的國家古跡。

根據法國的統計資料，1921年越南南部約有4.65萬明鄉人，占當地有中國血統居民總數的42%。到1950年，這個數字為7.5萬，但只占南圻華人總數的10%左右。明鄉人在華人總數比例下降，是因為在20世紀20至40年代有大批中國新移民湧往南越。明鄉人與當地人大量混血，實際人口可能遠遠高於統計數字。

南越那時是世界第三大稻米生產國，每年出口大量大米。華人掌握南越的碾米業，控制了南越大米生產和銷售，包括出口。有些華人經營米業成為巨富。越南農民對於華人控制稻米市場很有怨言。

1955年12月，南越公佈國籍法。1956年8月21日發佈第48號政令，修改國籍法：要點如下：凡是明鄉人，均自動擁有越南國國籍，這樣35萬明鄉人自動成為越南國公民；規定在1956年8月1日之前或者之後在越南出生者，無論其父母雙親都是華僑，或者之一是華僑，均取得越南國國籍，大概有50萬華僑受到影響。在中國出生的華人被視為華僑，但可以歸化為越南國國籍。非公民不得經營11種行業，包括零售業，這個政策是要逼迫華僑加入越南國國籍。

同時取消法國人曾經給予華人的特權。因為華人從事商業活動，一直是國家重要稅源，法國人給予華僑社會某種自治權利，華

人社會由社區領袖負責向華人徵稅，華人社區的法律糾紛由華人社區自行仲裁處理。

此消息一公佈，引起整個南越華人社會強烈不滿。

新法令禁止外僑經營的行業包括：魚肉類商販；雜貨業（洋雜貨產品）；柴炭業；汽油、火油、潤滑油等商販；平民當舖；布匹、絲綢、棉紗（各類布匹總數在萬碼以下者）；廢銅鐵業；碾米業；五穀糧食類；水路公路運輸業（載貨或載客之車輛、火輪或駁船）；經紀人業。並規定其中第1項至第7項須在半年內停業，後4項須在1年內停止。根據細則中規定，販賣雜貨包括與大眾日常用品如米、柴炭、煤、油、糖、蒜蔥頭、肥皂、燈、洋蠟燭等，均在禁例。

西貢的華人領袖因此來找蘭斯代爾，尋求蘭斯代爾的幫助，去疏通吳廷琰。蘭斯代爾到了堤岸，同華人領袖在一起開會。華人領袖們自己先吵了起來。有些人認為華人在南越賺錢生活，欠了南越人的人情，願意加入越南籍，只希望入籍的過程更為人性化；另外一些人認為華人已經為南越做了很多貢獻，發誓抵制吳廷琰，並準備離開南越。蘭斯代爾建議華人領袖們自己先統一意見，免得到吳廷琰那裏後自己又互相吵起來。蘭斯代爾還建議，南越現在困難重重，華人社會應該走出華人圈子，為南越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更好地融入南越社會。華人社會開始大批捐款給新的紅十字醫院，並救助難民和戰爭孤兒。

吳廷琰同華人領袖舉行了幾次會談，答應放慢華人入籍的步伐，另外允許華僑的子女或者華僑的越南籍的太太繼續經營法令限制非公民不得經營的11種行業。

最後，只有少數華僑離開南越，大部分留下入籍了。

1962年，南越修改徵兵法，華僑青年也要應徵入伍。很多華僑子弟參加了保衛南越的戰鬥。

在越南戰爭中，少數南越華人參加了越共的華僑組織「華運組」，在西貢的堤岸地區暗殺反共的華人，殺害對象主要是西貢的

華僑報界領袖。華裔越共也在堤岸地區的華人社會中組織罷工罷市，組織華人學生鬧學潮。

華運組的胡英曾經於1957年護送一直潛伏在南越的越南共產黨的大頭目黎筍到河內，這件事說明越共對華裔越共是非常信任的。

越共不熟悉西貢和堤岸華人密集地區的情況，所以派出華運組的越共對付思想對立的反共華人，這些華裔共產黨員的手段做得比越共還要兇悍冷血。

華運組就有專門負責所謂「殲惡」組織，他們的暗殺目標包括：反共的報人，中國國民黨的活躍黨員，知名的華僑教育界人士，華人警官。

被暗殺的比較有名的華人包括：

郭有裁，堤岸《成功日報》發行人

方中格，《亞洲日報》主筆

武竹君，《亞洲日報》主筆

潘文遠，《新越華晚報》編輯

文衍光，中國國民黨的活躍黨員

簡秀山，教育界名人

潘長雲，教育界名人

除了暗殺外，《亞洲日報》和《建國日報》報館也被華運組特工投擲塑膠炸彈。

不過，非常有諷刺性的是，1975年南越亡國後，北越共產黨開始整肅南方的越共，很多華裔越共黨員選擇跟隨千千萬萬南越的船民們一起，投向大海，倖存者投奔他們最痛恨的資本主義的美國和法國。

1955年－1959年繁榮的 南越第一共和國

赫魯雪夫主張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國家和平共處

從1955年到1959年這段時間裏，南越第一共和國在國際形勢比較有利的情況下，專心發展經濟，有了一段經濟繁榮、社會比較穩定的好時光。

1956年2月14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召開。蘇共最高領袖赫魯雪夫在大會做了一件轟動全世界的大事，他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赫魯雪夫情緒激動地譴責了史達林對蘇聯人民的大清洗和大屠殺，否定了史達林的「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觀點。

赫魯雪夫相信共產主義體制比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制優越很多，完全可以在和平競爭擊敗美國一方，達到全世界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目的。赫魯雪夫認為如果雙方發動核戰爭，將導致人類的毀滅。

赫魯雪夫主張東西方陣營和平共處。赫魯雪夫為全體共產黨國家集團的外交戰略定了調子。赫魯雪夫主張得到了蘇聯共產黨領導階層的支持。

赫魯雪夫此舉被中共的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毛澤東在他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文章《戰爭和戰略問題》中說：革命的

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蘇共和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

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1956年秋天，赫魯雪夫甚至建議北越和南越作為兩個獨立國家同時加入聯合國。周恩來曾飛赴河內，會見了惴惴不安的胡志明。按規定要在越南舉行的選舉難以實現。周恩來批評蘇聯不顧自己簽過字的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周恩來向胡志明保證，「我們絕不同意此類建議，我們絕不會參與這種背叛行為。」

1957年初，周恩來訪問了莫斯科。毛澤東在周恩來訪問莫斯科之前對隨從人員說，「我告訴周恩來要好好地批評赫魯雪夫一頓」。顯然，周恩來不折不扣地這樣做了。接著是一場激烈的辯論。周恩來譴責了「大俄羅斯主義」和莫斯科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他還譴責了蘇聯在美蘇「又爭奪又勾結」的遊戲中把北越作走卒。

赫魯雪夫怒不可遏。他對周恩來說：「你不能這樣跟我說話。無論如何，我出身於工人階級，而你卻是資產階級出身。」

1957年11月，蘇聯召開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戰爭爆發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指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國家）要打，要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個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

毛澤東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在大會中間喝茶的時候，各國共產黨代表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拿著

咖啡杯直哆嗦，他說中國有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毛澤東的這次發言嚇倒了一片人。後來很多東歐共產黨國家不再跟著中國走，這是一個最主要原因。

蘇聯共產黨認為，毛澤東這樣說，這是一條搞軍事衝突，用軍事手段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的方針。蘇聯共產黨不同意毛澤東的戰爭政策。

紅色中國此時結束朝鮮戰爭不久，也要喘口氣，也要依賴蘇聯的經濟援助進行工業化，所以表面上還是尊重赫魯雪夫的意見。

在此情況下，赫魯雪夫對越共提出的用武力奪取南越的建議不感興趣。由於蘇聯不支持北越對南越發動大規模武裝攻擊，越共只好對南越進行小規模的武裝滲透，希望通過這些行動把吳廷琰政府搞垮。

紅色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急劇惡化。一九五八年六月，伊拉克爆發革命，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赫魯雪夫呼籲召開一次由蘇、美、法、英和印度參加的首腦會議，卻沒理紅色中國。這次首腦會議未能開成，赫魯雪夫又要求召開聯合國安理會會議，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北京給他提出強硬的警告，提醒赫魯雪夫：阿拉伯國家是承認紅色中國的，阿拉伯國家的局勢不能交到聯合國安理會去討論，因為安理會的席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

紅色中國威脅說如果赫魯雪夫堅持己見，就要譴責蘇聯，這迫使赫魯雪夫1958年7月31日來到北京。他和毛進行了一次爭論激烈的會談。赫魯雪夫指責「大躍進」運動、公社化和毛的好鬥成性。赫魯雪夫說：「中國不要用戰爭恫嚇的手段向美國挑釁。」

赫魯雪夫嘲笑說，中國的農民「連褲子都穿不起。」周恩來回答道：「就是沒褲子穿，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1958年，蘇聯在莫斯科舉行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24歲的美國天才鋼琴家範克萊本代表美國到蘇聯參加比賽。

在莫斯科音樂大廳，面對黑壓壓一大片西裝革履氣派非凡的蘇

聯共產黨軍政大員和蘇聯的藝術精英，娃娃臉的范克萊本一派深沉老練，把俄羅斯民族音樂巨匠的傑作演繹到骨髓，讓全體在場的俄羅斯精英如醉如癡。他手落琴止，滿場蘇聯文武大員全場起立，掌聲雷鳴長達八分鐘。在場的藝術總監以及各位評委，通通忘記了自己還是蘇共黨員的身份，一致評定這個美國佬是天下第一！

通過蘇聯廣播以及報章雜誌，幾乎所有的蘇聯人立刻都被這個嘴上無毛的美國德州佬所俘虜。看著他回美國，多少蘇聯少女痛不欲生！莫斯科音樂廳收到了蘇聯人寫給範克萊本的成千上萬封信，強烈要求他留在蘇聯。

範克萊本在紐約一下飛機，他立即陷入了美國人民狂熱歡迎的汪洋大海。紐約人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遊行儀式，範克萊本站在敞篷汽車上，像一個英雄般接受紐約街道兩旁人們的歡呼聲。

美國人和蘇聯人及後來的俄羅斯人，都記得他這位傑出的世界鋼琴大師，國際和平使者，冷戰時代的天使，銘記他在冷戰期間兩大對立陣營戰鬥口號尖叫聲中演奏出一首難得的國際和諧曲，一組讓人類相通的上帝的音符。

範克萊本於2011年獲美國國家藝術獎章，他於2013年去世。



陳麗春

南越的土地改革

1956年10月22日，吳廷琰政府發佈南越土地改革條令，以贖買政策購買地主多餘的土地，規定南越每個農戶的土地不能超過100公頃。地主多出部分土地由政府出面收購。政府把地主多餘的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給無地農戶，購地農戶將從政府控制的信貸機構獲得6年無息貸款來購買土地。政府也用贖買政策購買了法國地主的多餘的土地。

土改前，湄公河地區有2500名地主，占總人口的0.25%，卻擁用40%的稻田，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比例很高。在南越北部地方，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的25%，每戶有超過10公頃土地的農民很少，這裏人多地少，大地主不多。

美國農業問題專家蘭德金斯基被吳廷琰聘到南越，幫助南越實施土地改革。兩人成為好朋友。蘭德金斯基的住處離總統府不遠，每天早上兩個人一起吃早餐，討論土地改革和農業問題。這樣，吳廷琰每天的工作日程表又做出了改動，工作從吃早餐開始。兩人夢想把越南建成伊甸園，除了為南越人提供豐富的食物外，還打算把多餘的食物出口到其他國家。

總地來說，土改政策是成功的。共有17萬南越無地農戶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們成為吳廷琰政府的支持者。

南越政府在土改過程中遇到了資金短缺問題。吳廷琰政府為了土改問題向美國政府申請特別資金3000萬美元，美國政府只給了400萬美元。法國政府也在資金方面給於南越政府幫助。

參加土改政策制定的美國專家認為，如果吳廷琰政府能夠將每戶土地的上限降為10公頃，讓更多無地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效果會更好，培育出來的農村中產階級力量會更強大。亞洲其他一些國家也實行了贖買政策的土改，日本每戶上限為4公頃，臺灣為3公頃。吳廷琰沒有接受美國顧問的建議，他說：「你不懂，我不能消滅我的中產階級。」

吳廷琰政府把一些國有土地拿出來分給北方來的難民。他把12萬5千名北越來的難民安排到多樂－昆嵩高原的山腳地帶農耕地區，分配給每戶5公頃土地，另外分配給他們必要的種子、農具、肥料、家畜等，以及足夠可以支撐到第一次收穫時的糧食。吳廷琰政府還把中央高原地區原來安南國王打獵場的土地分配給北方的難民。

吳廷琰政府建設了新的戰略公路網連通中央高原地區和西貢，方便農民可以把自己的農業產品出售到城市去。

吳廷琰喜歡同農業專家們共同研究發展南越農業的課題。吳廷琰本人年輕的時候曾經種過田，所以對農業的發展特別重視。

南越政府建立了農業學院，每年培養300名農業專家。

吳廷琰政府建立南越國家農業信用辦公室，以很低的利息借款給勤懇的農民，幫助他們發展農業。政府還把成千上萬的水牛免費送給農民。

南越各地大興水利，改善鄉村灌溉系統。南越政府開發了湄公河支流巴塞河和暹羅灣之間的大片沼澤地。南越政府向這裏安置了10萬農民。農民們首先把沼澤地裏的水抽幹，然後修建堤壩和運河，農民們共修了200公里長的運河。為了使北方來的難民更好地融入南方社會，吳廷琰政府把北方難民社區同南方農民社區相互交叉編組，安排在這些新的模範村莊裏。蘭斯代爾曾經去視察這些水利工程，他看到成千上萬的南越人密密麻麻地分佈在運河的兩岸修堤壩。

吳廷琰鼓勵在中部高原地區發展養牛業。他鼓勵移居到丘陵地區的北方難民種植經濟農作物，例如洋麻。洋麻可以用作南越大量出口的原糖的包裝袋材料。

有一次，蘭斯代爾說菲律賓的宿務市有一種優質芒果非常好吃，吳廷琰馬上派農業專家到菲律賓把種子帶回來，在湄公河流域移植成功。後來，吳廷琰還把南越產的這種新品種芒果托人帶給菲律賓總統麥格塞塞品嘗。

在1956年到1959年相對和平的時期，南越的農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這也是吳廷琰為南越做出的貢獻之一。

1954年，南越的稻米總產量是260萬噸；1959年，南越的稻米總產量達到了500萬噸，超過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前的最好記錄。天然橡膠的產量從1954年的54917噸提高到1959年的75374噸。水牛、肉牛、豬等大牲畜的存欄數量從1954年的130萬頭增加到1959年的540萬頭。南越農業一派興旺景象。

在美國的援助下，南越的教育和衛生事業的進展很大。政府在南越城鄉建立了幾百所新的小學和中學，也建立了新的醫院，醫生和護士都由美國人培訓。在城市和大的城鎮的公立醫院，普通民眾看病是免費的；在全部南越地區，孩子們從小學到中學讀書也是免交學費的。

在南越的大小城鎮裏，摩托車充滿了大街小巷。吳廷琰政府把南越人的生活水準提升到相當高的水平，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對南越的成就非常羨慕。

南越政府強調消費品的生產，紡織品、制糖業、水泥、造紙、玻璃製品、塑膠等產業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

吳廷琰政府修復了在戰爭中遭到嚴重損壞的南越鐵路系統和公路系統，修復了被破壞的橋樑。吳廷琰政府修建了西貢到邊和的快速公路和西貢到中央高原的快速公路。



西貢街景

吳廷琰政府重視發展中部高原地區的經濟，幫助山地人（Montagnards）或者蒙塔格納德人改善生活。

1956年，吳廷琰訪問了邦美蜀地區的山地人蒙塔格納德人營地，受到山地人的熱烈歡迎。1945年，吳廷琰為了躲避越共的追殺，曾經躲進山區，蒙塔格納德人庇護了吳廷琰好幾個月。

從天主教和個人性格出發，吳廷琰深切同情越南的蒙塔格納德人，他是少數不歧視蒙塔格納德人的越南領袖，所以很受蒙塔格納德人的擁戴，他贏得了蒙塔格納德人對他的忠誠。

南越中央高地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區。其狹窄的沿海地區人口稠密，有白色沙灘、平坦的稻田和縱橫的溝渠。高地的中部是丘陵地帶，地形高低起伏。再向西去就進入海拔600～900米高的內陸山區，法國人在這些山區建了些咖啡種植園和茶園。這裏是蒙塔格納德人的家鄉。

蒙塔格納德人性情溫和，每個蒙塔格納德人部落都有自己的語言和領土。他們的祖先原來生活在中國南部，約2000年前被驅趕到中南半島的山區和馬來群島等地。從青銅器時代到20世紀，這些蒙塔格納德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蒙塔格納德人仍然以刀耕火種的方式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先在濃密的莽林中砍伐掉灌木荊棘，然後把土翻一下就種上玉米、木薯和甘薯等農作物。山坡的表土很薄，長了三四年農作物，土質就貧瘠了，這時，蒙塔格納德人就會放棄原來的莊稼地，到別處開荒辟地。蒙塔格納德人群居在以茅草覆蓋的高腳長形房屋裏。他們一直躲避居住在低地的越南人。

越南人鄙視並粗暴地對待蒙塔格納德人，叫他們野蠻人。低地越南人不斷擠迫蒙塔格納德人的地盤，把他們步步逼向山區。

法國人從歐洲文明的角度出發，同情這些山地人。法國人修建道路進入山區，為山地人提供醫療和教育服務，改善山地人的農業生產技術。法國殖民地當局還制定特別的蒙塔格納德人法律，建立了蒙塔格納德人自治區，讓山地人自己管理自己。在文化方面，法國人為山地人創建了自己的書寫文字，復興傳統文化節日。很多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來到山區佈道。蒙塔格納德人從內心裏感謝法國

人。所以在長達8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蒙塔格納德人心甘情願地跟法國人一起對付越盟，是法國人的一支有力的山地遊擊戰隊伍。蒙塔格納德人都是一些勇敢、忠實戰士。

吳廷琰對於貪汙腐敗是非常警惕的，歷代越南政府貪汙腐敗嚴重，吳廷琰對此印象深刻。他採取嚴厲手段對付官員貪汙行為。

鑒於南越各級政府官員大部分都是原來法國殖民地時期留任的官員，貪汙腐敗比較嚴重，效率也很低，吳廷琰決定培養自己的官員，成立了國家管理學院，專門負責招募、培訓新的官員。

有一次，吳廷琰告訴一個美國朋友：「政府的部長們素質不高。各省省長們也不經常出去看看鄉村裏的農民，地區長官們不知道本地區各村的情況。西貢的官員根本不喜歡到鄉村去看看，所以不知道他們定的政策有什麼反饋意見。我為什麼喜歡干預下面的政府呢？我不斷地派出了總統代表，不過他們對於維護政府的權威和責任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我只好本人出面干涉。」

1957年9月，吳廷琰訪問南朝鮮，訪韓時作律詩一首雲：

萬裏星槎到漢城，
名城景物眼中青，
花郎雄氣山河壯，
箕子遺墟草棘平。

愛國雅欽英傑志，
同文稱切友邦情，
自由花開妖氣淨，
統一輿圖日月明。

到了1959年後期，吳廷琰派出觀察官到各省視察，觀察官的報告說：「各省級官員基本還是殖民地時期那幫人，沒有變。法國人走了，但法國人的政策、態度，特別是對農民的態度沒有改變。這些官員對待農民的態度，就是壓制、欺詐。當然也有少數好的官員。」

1959年1月31日，羅馬天主教廷派出雅靜安（Cardinal Agagianian）樞機主教出使南越，西貢萬人空巷歡迎雅靜安樞機主教的到來。在成千上萬名天主教徒的面前，吳廷琰跪在雅靜安樞機主教的面前，接受主教為他祈福。

1960年1月15，吳廷琰訪問臺灣五天，蔣介石親自到臺北松山機場迎接他。此時南越局勢比較穩定，也是吳廷琰躊躇滿志的時候。

蔣夫人將一幅約五英尺寬四英尺高親手所做的山水畫，由蔣介石親筆題字贈給吳廷琰。上寫：「晴雲明萬裏，瑞靄接天陞」，並落款「廷琰總統雅正」字樣。

吳廷琰請求臺灣在軍事上為南越提供幫助。臺灣派出以王升將軍為團長的軍事顧問團長駐西貢。

琰夫人的家庭法案

1957年10月，在吳廷琰的支持下，吳廷琰的夫人陳麗春在南越國會上提出「家庭法案」。這個法案在南越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它的主要內容包括：男女平等，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娶小老婆，禁止通姦，禁止墮胎，禁止避孕。這個法案也是一個婦女權利法案。規定婦女可以從事任何職業，女人結婚後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財產，而不像以前一樣全部歸丈夫所有。離婚要經過總統特別批准。作為天主教徒的吳廷琰，一般是不會批准離婚的。只是在幾個夫婦的特例中，批准了永久分居。這個法案大幅度減少了南越男人的特權。

國會表決時只有一名國會議員投了反對票，議員都同意家庭是社會的基礎。

當法案通過時，陳麗春自己暗自掉下眼淚，因為這麼一來，也拆散了非常多原來堅固恩愛的婚外情。

這個法案得罪了不少南越的富裕階層人士。在那個時代的南越，一夫多妻現象在富裕的佛教徒家庭中很常見。這些議員以及他們代表的富裕南越人，雖然嘴上說支持吳夫人的主張，暗地裏也增

加了對她的不滿，這畢竟干擾了他們的私生活。這個法案的出法點是好的，但造成了一些南越中上階層人士慢慢同吳廷琰政府離心離德了。

1962年6月，吳廷琰政府推行了另外一項改革措施，「社會生活清潔化法案」。這個法案也是由吳廷琰夫人陳麗春提出的，主要內容包括：限制離婚，限制抽煙，限制年輕人喝酒，禁止賣淫，禁止跳舞，禁止選美比賽，禁止鬥雞，禁止巫術，禁止避孕。該法案對準的目標就是吳夫人提到的美國人帶來的邪惡的東西。如同大多數越南人一樣，她反對美國男人和越南女人之間建立起的親密關係。

她說：「外國人到越南是來幫助越南人打越共的，不是來跳舞的。亞洲人不習慣男女之間的混亂關係。如果美國人要跳舞，他們可以去其他地方。」

吳廷琰政府要求哈金斯將軍發佈命令，禁止美國軍人在機場親吻他們的越南女朋友。

這項法律生效後，西貢市區很肅靜，更像一個處在戰爭中的城市，而不像拉斯維加斯城。西貢的卡甸那大街也安靜下來，很多西貢繁華夜總會紛紛歇業。

當然，這個法案遭到很多靠夜生活產業賺錢的南越人的反對。雖然琰夫人利用她的鐵腕使這個運動非常有效果，但使南越都市的生活倍感壓抑，社會生活趨於蕭條冷清。這個法案再次引起很多人對吳廷琰夫婦的怨恨。

吳廷琰訪問美國並會見艾森豪總統

1957年5月，吳廷琰到美國訪問21天。艾森豪總統破格到華盛頓機場迎接他。在美國期間，吳廷琰應邀到美國國會做了演講。

吳廷琰到白宮拜見艾森豪總統時，開門見山地說：「希望美國能夠增加資金給南越，幫助把南越的陸軍數量從15萬人增加到17萬人。因為北越軍隊數量已經增加到40萬人。」

吳廷琰對艾森豪總統談到老撾和柬埔寨的重要性：「越共肯定會跨過老撾和柬埔寨領土進攻南越的湄公河地區。如果情況是那樣，南越將無法抵擋，因為老撾、柬埔寨和南越之間有非常漫長的邊境線。」

談到1954年9月建立的東南亞防衛條約組織（SEATO），吳廷琰說：「我仔細地研究了這個條約，SEATO只具有良好的威懾力。如果南越一但被攻擊，巴基斯坦太遠，指望不上，只有菲律賓和泰國可以依靠。不過，菲律賓只有6萬軍隊，只能自保。泰國有15萬軍隊，如果越共從老撾進攻泰國，泰國連自衛的軍隊都不夠。所以都指望不上。」吳廷琰表達了對美國如何保衛南越的憂慮。

艾森豪說：「美國人會盡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們的盟國。但請記住，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國際義務，例如歐洲和南朝鮮。我們的經濟援助不是無限的，我們要合理使用我們的資源。國會考慮要減少對南越的經濟援助。」

幾個月後，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把美國給南越的1958年度經濟援助預算削減了20%。這對南越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美國的經濟援助差不多占南越政府預算資金的60%。南越急需資金加強鄉村地區的武裝力量，對抗越共滲透進攻。

為了安撫吳廷琰，艾森豪又派美國太平洋軍區的司令官斯湯普將軍（Feli Stump）會見他。

斯湯普說：「正如國務卿杜勒斯在多次公開講話中說的那樣，如果共產集團進攻美國的盟友，美國將考慮使用核武器。美國不會在北越人口稠密地區使用核武器，我們考慮用核武器對付中國的目標。如果南越遭到攻擊，我們又不能停止北越的這種進攻，我們將毫不猶豫地使用我們手頭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攻擊中國廣東的軍事目標。美國現有的軍事能力可以擊敗任何共產軍事力量的挑釁。」

吳廷琰訪問了瑪麗諾科修道院，可謂衣錦還鄉。

吳廷琰政府鎮壓越共的行動

吳廷琰政府在南越的成功已經讓北越明白，只有使用武力才可以打垮南越政權。迫於蘇聯和美國的壓力，北越不能採用大規模軍事進攻吞併南越。越共在南越鄉村開展遊擊戰，騷擾和破壞南越政府的鄉村組織，企圖瓦解吳廷琰政府。所以，南越鄉村一直是雙方爭奪的主要舞臺。越共於1959年5月19日開始修建胡志明小道，這條小道經過老撾、柬埔寨領土，北越利用這個小道向南越的越共輸送武器和人員。

但是，在1960年之前，越共滲透進攻規模不大。

在南越城市裏，越共已經滲透進了全部的非共政黨組織，越共甚至組織了自己的非共政黨。1955年5月，越共在南方發動工人大罷工，涉及的行業包括金屬工業、制鞋業、橡膠園，27000名工人參加了大罷工。越共是以其他非共黨組織的名義發動這些罷工的，示威者的口號是「統一越南！」吳廷琰的員警平息了這場罷工，所有涉及罷工的政治組織一律被關閉。

1956年下半年，吳廷琰在湄公河地區發動「檢舉越共分子」的軍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深入到湄公河非常偏僻的鄉村地區。幾個師的南越國軍和國家鄉村工作隊員培訓學校的畢業生一起參加了這個行動。除了搜索越共外，參加行動的南越國軍和南越農村幹部還負責在鄉村開展修建公共設施，包括修路、修橋、建學校、建運動場。為了聯絡村民的感情，吳廷琰的主要政黨「國家革命運動」派出黨員到鄉村，給村民們演戲，訪問村民家，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同時，吳廷琰的秘密員警部隊在城鄉抓捕越共分子。

吳廷琰的秘密員警在1956年共抓捕了大約20000人。關押越共嫌疑犯的監獄名稱為「再教育中心」。大部分嫌疑犯經過幾個月教育後被釋放，不過他們仍然受到秘密員警的監控。

南越政府的「再教育中心」的監獄長也是前越共幹部。他採取越共的做法，讓嫌疑犯在監獄裏勞動，接受強化的洗腦教育。有些

人受到拷打審問。

根據「檢舉越共分子」的政府法令，有些確認越共骨幹被處死了。

批評吳廷琰政府的人說，在這場行動中，很多無辜者被抓。誤抓的情況肯定是有的，但數量很少。在南越的獨立觀察家認為，吳廷琰政府沒有不分青紅皂白亂抓人的記錄。「檢舉越共分子」行動對普通人的生活影響很小。

北越的官方檔承認：南越政府拘留、流放、處決那些不願意放棄共產黨信念的人，但同時釋放那些撕壞共產黨旗幟表示同越共一刀兩斷的那些人。對於被抓到的越共黨員，只要宣佈脫離共產黨，立刻可以獲得自由。

越共南方局認為：「如果殺掉吳廷琰這個法西斯獨裁者和美國的傀儡，形勢將會變得對革命者有利。」

1957年2月22日，吳廷琰參加邦美蜀省的農業展覽會。越共派出一個年輕的殺手，準備幹掉吳廷琰。通常，吳廷琰每年都要走訪南越很多地方，他的警衛力量總是很薄弱的。邦美蜀省每隔三年舉辦一次農業展覽會，籍此吸引遊客，發展旅遊事業。省長請吳廷琰主持開幕典禮，以示隆重。開幕典禮舉行後，吳廷琰步下禮壇，由省長引領去展覽會攤位參觀產品。

正在此時，一名年輕人從人群裏沖出來，手持手槍向吳廷琰射擊，但這發子彈沒有擊中吳廷琰，打中了旁邊的一個農業專家的手臂。這個年輕人準備向吳廷琰開第二槍，但子彈被卡住了，沒有射出來。人們撲過去把這個年輕人抓了起來。吳廷琰的隨從都嚇壞了，但吳廷琰依然非常冷靜。

1957年底，分佈在南越各地的1700名越共戰士開始發動遊擊戰。1957年的最後一個季度，越共發動140起恐怖主義進攻行動，採取了打了就跑的戰術。越共主要殺害對象是：政府各級官員、鄉村的村長、鄉村教師。暗殺教師的原因是，這些鄉村文化人懂南越政府的政策，可以承擔鄉村地區反共領袖的作用。

1957年底，為了對付越共的攻勢，吳廷琰在湄公河地區和西貢

附近地區發動第二次「檢舉越共分子」的軍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很成功。

根據越共方面的資料，在1955到1958年間，越共南方局損失了90%的幹部和黨員，南圻地區的黨員數量從6萬人減少到5000人。

越共宣稱：「從1958年中期到1959年初，大量邪惡分子被訓練出來了，鄉村建立了間諜網，農村建立了反革命機構，敵人以更大規模和更激烈的方式進攻我們。幾個月內，敵人破壞了我們80%到90%的組織。在很多革命老區，我們的損失很大。」

越共的內部文件還說：「敵人從上到下建立了完整的統治機器，可以控制每個人、每個家庭。鎮壓機器幾乎控制了整個南部。吳廷琰強迫鄉村每個人參加『國家革命運動』、『共和青年團』、『人民自衛隊』等反動組織。晚上，人們不得不站崗，看到我們的幹部接近他們的村莊時，他們就敲竹筒報警。即使在我們以前的老根據地村莊，當我們的幹部出現時，馬上被大喊大叫的人們包圍、追捕。」

1959年，吳廷琰和吳廷瑑試驗了「莊園計畫（Agrovilles）」，初期計畫建設80個這樣的莊園。

該計畫把孤立的農戶遷入堡壘式的大村莊，村莊裏有學校、市場、養魚塘、苗圃、新的河道，每戶農民分配以土地、宅基地、菜地。莊園接近戰略公路。每個莊園有400戶人家。農民要把自己老家的老房子拆了，用來建新的房子，此外還要向莊園提供免費勞役。這種莊園需要政府大量投資，莊園本身太大不易防守，農民也很不高興，因為離老家太遠，離祖先墓地和祖先留下的田地太遠。

最後，吳廷琰放棄了「莊園計畫」。

後來南越戰略村計畫就是在「莊園計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到了1959年底，吳廷琰取得了反擊越共遊擊滲透戰第一回合的勝利。

196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北越領導人范文同。在這

次談話中，根據越共提供給毛澤東的資料，毛澤東提到：（你們）最困難的是1956到1959年。

儘管一向同吳廷琰關係很差，美國駐西貢大使杜博羅於1959年12月7日寫了一份報告給美國政府評價南越政府，這份報告是杜博羅大使在他的任期內寫的最具有洞察力的報告：

「我們應該準備承認，西方社會的民主概念現在不適用於越南。我們應該以容忍的目光看待南越政府建立起來的政治系統，這種政治系統是同本地的傳統和需要相一致的。我們不應該打算把南越打造成美國式的國家。具有優越性的民主、自由、國會制度只適用於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國家。從最近的亞-非國家的情況來看，他們的政府不希望民主之花過早地開在這些國家的建國的初期。」

美國共和黨紐約州議員賈威斯（Jacob Javits）認為：「吳廷琰是自由世界的一個真正英雄。」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漢德森（William Henderson）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寫文章說：「吳廷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1959年7月7日，美國《紐約時報》的文章說：「5年來，南越共和國是一個奇跡。南越共和國是自由的，而且越來越強，它保衛了它的和我們的自由。今天，讓我們向吳廷琰總統致敬。」

《生活》雜誌說：「吳廷琰是堅強而又充滿奇跡的越南人。」

泰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雖然一開始，吳廷琰看上去象一個孱弱的戰士，他幾乎沒有什麼希望能夠戰勝他的強敵。可是事實證明，他卻幹得很出色。到1959年，北越僅僅用顛覆方法來戰勝他已經毫無希望了。胡志明被迫對他的戰略進行重大改變，改為向南越大規模滲透武裝人員和軍事裝備來支持一場『民族解放戰爭。』」

北越的殘酷的土地改革政策

在1955年到1959年這段時間裏，相對於繁榮的南越，北越的情況是糟糕的。

北越先在農村地區實行土改，用暴力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然後分給無地的農民。接著實行農業集體化政策，再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辦集體農莊。北越集體農莊在農業經濟中的比例從1956年的5%提高到1960年的85%。

北越集體農莊的農業生產效率十分低下，造成北越食物長期短缺，城市實施食物配給制度，並長期依賴紅色中國和蘇聯的糧食援助。北越後來一直依賴進口糧食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越共在北越進行的史達林式的土改是非常血腥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土地革命是民族解放的一個條件。」共產黨實行土改一個目的是，激起不同階層人們的互相仇恨，有利於共產黨利用仇恨控制整個社會。土改的作用就是使用恐怖手段，徹底消滅全社會的反對力量，然後通過對全體國民進行洗腦教育，把全體國民培養成為具有獻身精神的革命戰士，為進一步輸出共產革命作好準備。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

胡志明在北越國會第三屆會議上表明：「我們土地改革的法令是仁智仁義、合情合理，不只是使僱農、貧農、下中農有田可耕，還要照顧到富農、地主同胞們。」在對抗法國人的戰爭時期，越南傳統的農村精英（即地主、富農）初時大多支援越盟。

根據河內當局出版的《越南經濟史》第二卷透露，在土改中曾有172008人被劃入人民敵人的行列中，這類人被判為地主和富農。這類人被視為必須「斬草除根」的人，有的人被當場審判處決，有的人被判入監獄，最終慢慢地死於監獄中。「斬草除根」是當時越共土改過程中流行的一句詞語。

研究越南歷史的學者認為，土改中被直接槍殺的人數是3萬2千

人，另外有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史達林式的勞動改造集中營。

一個曾經被關進越共集中營的倖存者說：「兩種殺人方式的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一種是把人們關進毒氣室快速毒死；一種是強迫人們服苦役，讓他們死於饑餓和疾病。」

曾經經歷過北越土改的裴信先生與武書軒先生於2003年6月在柏林參加的一個有關《1953年－1956年北越的土地改革》討論會上指出，北越土改政策效仿蘇聯和紅色中國的階級鬥爭的手法，批鬥的方式極其殘酷和野蠻。

裴信先生認為有50萬人北越人死在北越勞改集中營了。此外，那些受害者並不包括越南國民黨黨員等政治鬥爭受害者。若是越南國民黨黨員被抓住，他們都被當場處決。

北越的土改運動從1949年開始，直至1956年中期結束。根據越共政權發出的土改政令，土改可以被分成5個階段：

第一階段開始於1949年。越共政府為鼓勵農民增加農產品產量而下令成立減租減稅委員會。

在土改的第二階段，越共發出第二道政令，把從法國人和越奸農莊主那裏沒收得來的土地分給農民。這些越南人農莊主被稱為越奸，是因為他們與法國人合作，或者是因為他們不與越盟合作。

1950年，胡志明在與史達林會面時，史達林敦促胡志明做兩件事情：一為把越盟改名為越南共產黨；二為按照共產主義路線加速推行土改。胡志明派代表團到中國學習土改經驗。

1951至1952年，越共所作的稱為準備工作，首先是思想的統一工作，在黨與軍隊中先進行。稱作「整訓」，「整軍」。若有人提出意見，那麼有經驗的同志來對他解釋，開通思想，與黨的思想保持一致。那些土改隊，約有三十至四十人為一隊。一個地方的土改隊，絕不是由本地人組成的，全都是外地人。越共擔心本地人會對地主「手下留情」。

土改隊實行與僱農貧農「三共」，即共吃、共睡、共勞動。他們煽動農民去訴苦，揭發地主的壓迫，利用仇恨鬥地主。往往說動一人後再去挑動別人參與。叫做「以一帶三」的手法。他們對所

有的人記錄資料，將人分為地主、富農、貧農、中農等成份。土改隊一般都是突擊出發，包圍地主的家。以防備地主將財產分散、收藏。日夜間包圍地主的家園，搜查和追究他們是否把金銀錢財埋藏。連池塘、果園亦不放過搜索。他們煽動兒子鬥父親，媳婦鬥老爺。利用惡劣的語言來恥辱受害人。利用人們的仇恨心與貪心，說鬥得最多者，可分到更多的土地或財產。在批鬥前，他們先找人像演劇一樣，先導演一番，如何讓地主跪下，如何呼口號等等。一般的批鬥連接兩三日地進行。根據紅色中國顧問的提議，他們計劃要強硬地在每個地方必需定出百分之五比例的地主富農來批鬥。一場場民族的慘劇在上演。

第三階段是從1953年4月20日發佈的政令開始的。這道政令宣佈沒收法國帝國主義者、越奸與地主惡霸的土地和全部財產。越共成立了各級農業委員會，各地開始出現批鬥人的場面。

第四階段規定人民審判委員會可以判決那些反對土改的反革命分子。

第五階段是從1955年6月14日開始的。胡志明簽發了土改第五道政令，成立中央土改委員會，在各地設立土改工作隊。這時，北方農民的大災難來臨了。有的農民只有10平方米的土地也被當成地主來批鬥。普通人如果有一本法國的詩集或者說了幾句對越共不滿的話，都會被判成反革命分子。

胡志明與共產黨在1956年停止推行土改，它的理由有二：土改已達到其政治目的。其政治目的是甚麼呢？一是毀滅農村的舊的領導基礎結構，取而代之是成立一批由共產黨員組成的領導層；二是他們阻止了掩飾在民眾中的敵對分子，毀破了農村中世代相守的傳統文化，取而代之是他們推銷越共主張的那一套的馬列主義。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他們宣佈土改運動勝利了。

越共達到了其目標：消滅和完全毀滅農村的各個「反動」階層，把農民帶進由政府領導的合作社，重新拿走農民完全作主的農業生產工具--即是農民的土地，控制北方的各個糧食庫，強迫執行農業統一指揮的政策。在上述的政策與行動得到鞏固後，越共終止

了土改運動，把其政治矛頭轉向城市的穩定工作。

我們要把越南的情況置於共產主義陣營與國際背景中去觀察。那時蘇聯的獨裁領袖史達林已於1953年逝世，赫魯雪夫勝出而掌握權力。而在莫斯科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宣讀了一份控告史達林的殘暴罪惡和反個人崇拜的報告。這份報告令到全世界震驚。過後，赫魯雪夫推行一套較為寬松的政策，提倡與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和平共處。

赫魯雪夫鞏固了其權力後，就派遣代表到各共產黨國家作解釋。1956年4月，米高揚抵河內訪問，對其越南同志解釋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的政策。因此，越共不可能走與蘇共相反的路線。所以，在1956年7月總結土改運動第五階段的會議，胡志明受到國內外的壓力而終止土改運動，並開始實行修改政策。一場充滿血淚、殘暴與冤枉的土改運動終於被停止。

黎筍甚至說，北越土改是硬搬外國的政策。他指的是搬了紅色中國的政策。

據統計，在北越土地上一共3563個農社的範圍內先後進行了八次的群眾運動。

一位名叫阮猛祥的教授在1956年10月北越的越南祖國戰線會議上指出，土改使民眾對越共失去了信心。

當時為越共中央宣傳處處長的越南詩人素友日曾述說：「難以描述那些被列為地主惡霸（其實很多人只是所謂中農）當時被批鬥的悲慘景象。」

1952年太原省的土改審判委員會把阮士伍女士槍斃了。她以前亦為越共革命出過力，為一些越共領袖包括長征、黎德壽、范文同等人作過掩護，為越共提供過糧食，曾經為越盟新政權奉獻黃金100兩。然而，她被劃入地主惡霸的行列，儘管她是越共革命的贊助者及兩個越共軍官的母親，她仍被批鬥。批鬥大會上氣氛非常狂熱：她被指控於1945年以前殺害了三名佃戶。由於被折磨得精疲力盡，她被迫承認了一切指控而被判處死刑。經過中央土改委員會的

批准，她被土改工作隊處決。

一位曾積極擁護革命，為他們作過貢獻的婦女卻被他們當了甚麼國家主席、總書記、中央委員等職務的人們批准而遭到槍斃！土改的第一響槍聲瞄向一位曾為共產黨人作過幫忙的愛國婦女射去！此事預報民族災難的來臨！

1956年，土改進行到最激烈、最暴虐的階段：現場批鬥、處決和行刑；接著，很多人被長期監禁，而大部份被監禁的人皆死於監獄中。在北越大地上蔓延著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其實這些被殺的所謂地主和富農已經在進行了多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拉鋸中一貧如洗了。

北越土改的目的是通過恐怖行動消滅國內潛在的政治反對力量。另外，北越通過土改和政治清洗運動，用極權主義方式統一了每個人的思想，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培養了大批可以把極權主義擴張政策的命令貫徹執行到底的越共幹部。

在推行土改時，地主被定為人民的敵人。正如原河內市政府副主席阮明僅先生述說：「以前，我們把地主視為人民中的一個成份，但那時就不如此了。地主不是人民，人民是不包括地主，地主是反人民的人，是人民的敵人。」

這批人不僅是其本人受害，其家屬亦遭殃，因為根據黨的政策，他們是要被社會孤立和隔離。不僅這批被判為地主的人受盡苦難，而幾十年後凡曾經歷過那些慘景的見證人亦都難以忘記。

越南作家楊秋香曾在接受美國電臺記者的訪問中回憶說：「對於我來說，共產主義理想是屬於非常恐怖的東西。那時我八歲，我跟隨同學們去圍觀批鬥地主。我家後面有一條火車路軌，一名自殺者把頭放在軌道上被壓死了。我早上去菜地澆菜就看見了那個死人。那件事令我十分害怕。」

在另外一次美國電臺訪問中，越南裔作家陳猛好先生回憶：「我曾經經歷過北方的土改，我的家人也是受害人。我感到事情十分恐怖。我不明白它叫什麼主義，它只使用一個手法來鎮壓人們，把人帶去批鬥，然後槍斃，既沒有什麼公平的審訊，也沒有任何證

據。土改是一種毀滅種族的行為。幸好我內公一家全部南逃南越。我父親是長子，留下看守家裏的土地，不能與家人一起南逃南越。我父親一個人卻要頂替內公和叔伯們的罪行，他真是苦不堪言啊！」

武書軒談及土改時回憶道：「我只有一個姑姑，她丈夫亦被批鬥，可是他本身亦屬於越盟的成員。當時他被批鬥，被押在牛欄裏，受盡苦難，又沒有足夠的食物吃，當被釋放回家時他便去世了。我姑姑對我說：孩子，你要帶眼識人啊，那些共產黨人奸詐、無仁義。我說，叔叔不是共產黨人嗎？我姑姑說：就是他不能分辨清楚，而跟隨他們。」

1956年11月，胡志明故鄉義安省的Quynh Luu地區的天主教農民發起了一次大規模反抗暴動。當日內瓦協定國際觀察委員會的代表乘坐吉普車視察該地區時，很多農民圍住了國際觀察委員會的車輛，向代表們訴說越共土改的迫害之苦。越共軍警干預這些農民，不讓他們接近國際觀察委員會的代表。憤怒的農民搶奪了越共軍警的武器，攻陷當地的政府機構，幾千個農民使用農具和簡單武器組織起了反抗的隊伍，他們的口號是「打倒賣國的越共！」越共的第325師趕來鎮壓了這次起義。很多參加者被殺，其他人被抓進監獄。大清洗行動進行了3個月。

一位詩人阮志善先生對修改土改政策之事作了如下的講述：

「修改政策並不是對地主的平反，而是對那些原是共產黨黨員，或者是對抗戰有功勞的但被蒙冤的人的平反。已死去的人便算數，不再提及了。還生存的人就釋放。實際上，那些被劃為地主成份的人早被投入監獄。獄中死去的許多，當場處決的不少，就是我在的縣份，後來我返鄉探親，所知曉的是亦無一人被釋放。就是在我的鄉村，那個姓胡的兩父子，被列為地主。可是他們並不富有，他們以前亦曾把抗法部隊人員接回家中安頓。」

「我鄉村中的凡被投入獄的無一人被釋放返鄉。直至1961年當我被判入獄時，我遇見不少被劃為地主的人仍然活在獄中。我第二次被判的1966年至被釋放時的1977年，我還見那些地主仍在獄中，雖然許多人已死了。」

1956年，胡志明公開承認共產黨在土改過程中犯了錯誤。在正式公佈的172008名地主、富農階級中，越共承認其中123266人是被錯劃成份的，按比例的計算是71.66%。

1956年，胡志明模仿毛澤東，也在北越的知識份子中間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知識份子紛紛起來揭露越共的黑暗和血腥。運動進行3個月後，胡志明趕緊剎車。有些對共產黨不滿的知識份子被送到勞改營，他們在齊腰深的水中修水渠。越共從此消滅了所有反對力量，嚴密控制了北越的言論，外界再也聽不到北越內部的任何反對聲音，也看不到「竹幕」後面的真相。

胡志明於1933年到1938年期間在蘇聯學習和工作，他經歷過蘇聯共產黨實行農業集體化造成的烏克蘭大饑荒，也經歷過非常殘酷的蘇聯肅反運動，可是，為什麼他還要把同樣的迫害手段強加到越南人民身上？他到底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

第十章

1960年越共對南越的 滲透遊擊戰升級和南越的困境

由於北越加大對南越農村地區的滲透遊擊戰的力度，南越政府在1960和1961年的處境變得非常困難，其生存面臨嚴重考驗。但是，南越城市的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

實際上，從1954年開始的北越對南越的滲透遊擊戰是一場典型的內戰，這場戰爭一直延續到1975年南越被北越征服之時。

如果胡志明說吳廷琰是外國的傀儡政府，吳廷琰也同樣可以說胡志明是外國傀儡政府。在20世紀所有爭取獨立的各國民族主義運動中，每個政治團體都不同程度地依賴外國勢力的幫助和支持。胡志明在他的統治地區掛外國領袖的畫像，比如中共領袖毛澤東和蘇聯領袖馬林可夫，以及史達林和列寧的畫像。而吳廷琰從來沒有在南越掛過外國領袖的畫像。

越南人裴文富的《應該如何稱呼4月30日》的一文列舉了發生於1954年至1975年的戰爭的一連串的名稱，他總結說：「我稱它為內戰。兄弟之間的人不尋找和平的解決方法，而是各自高舉起主義的旗幟，互相殺戮。」

1959年7月，胡志明來到中國尋求經濟和軍事援助。胡志明上了廬山，中共在廬山召開高級幹部會議。

1959年九月份，赫魯雪夫就要和艾森豪舉行會談，胡志明憂心忡忡。這對北越將預示著什麼呢？赫魯雪夫已經清楚地表明，他贊

成越南實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訴周恩來，越南南方的共產黨人正在組織南越解放陣線，他們的領導人黎筍就在河內。為了實現統一，現在是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了。

周恩來現在會不會履行他答應給予幫助的諾言呢？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我們一定信守諾言。他向胡志明保證，1959年底之前中國就準備向越南提供價值五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和資金，支援北越的解放南越的戰爭。{ 36 }

1960年10月，紅色中國同意在北越的第一個5年計畫期間（1961年到1965年）給北越6億人民幣的貸款（見《周恩來年譜》）

毛澤東說過：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在古巴、阿爾及利亞、菲律賓、巴拉圭都有遊擊戰。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共處。說什麼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長期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這是毫無道理的。冷戰共處，這是國際和國內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

毛澤東多次向北越領導人表示說：「打得不痛不癢，不好解決問題。索性鬧大了，好解決問題」。你們不消滅法軍的主力，法國人怎麼會輕易放棄北越？恐怕應當多派些部隊過到南邊去。最好也要派幾千人到老撾去，這個國家200多萬人口，打了幾年，打不出什麼名堂。應當想個辦法，搞三四千人，編成六七個營，訓練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軍隊，不然戰爭永遠不能結束。毛澤東許諾說：用不著怕美國干涉，無非就是再來一次朝鮮戰爭。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中國大陸的大饑荒已經開始了（一般人認為，大饑荒的時間是從1958年底到1962年初），無數人餓死或者因為嚴重的營養不良引發的疾病而死，保守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概為3000萬人。1960年的國際市場的小麥價格是60美元一噸，5億美元可以購買800萬噸小麥。

關於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原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回憶，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為了對紅色中國給北越的援助有個概念性的認識，這裏僅舉1960年代廣西省隆安縣的農民年平均收入為例。

1960年到1962年：農民無現金分配，農民年人均口糧150公斤。

1963年：26.5元（相當於當時的10美元）

1964年：37.8元（相當於當時的14.5美元）

根據中共方面的統計，1960年至1978年間，紅色中國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達二百億美元。紅色中國從來沒有要求償還這筆錢。中共的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簡單地說就是向世界上其他國家輸出共產極權主義。

在中國的支援下，北越對南越的滲透進攻大幅度地升級了，吳廷琰政府承受了更大的軍事壓力。胡志明有了這筆錢和武器以及中國的承諾，決定在南越開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截止到1960年為止，紅色中國對北越的援助為19億7600萬元人民幣；對柬埔寨的援助為1億3391萬元人民幣。

2005年越共公佈的資料顯示，1955-1962年間，蘇聯向北越提供了總額約為14億盧布（3.5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幫助北越建設了34個大型工業企業。

紅色中國派出大量軍事顧問人員和工程兵部隊到北越和老撾北部。中國幫助北越建成了魚雷快艇修理廠、輕重機槍廠、高射機槍廠、槍廠、槍彈廠等。

北越的第559運輸團開始在南北越交界處修建第一條胡志明小道。第一條胡志明小道完全是在越南國境內修的，沒有進入老撾和柬埔寨。不過，南越國軍封鎖了南越北部的第9號戰略公路，切斷北越向南越輸送武器和人員的通道。北越馬上開始在老撾和柬埔寨境內修建新的胡志明小道。中共也利用柬埔寨的海港向越共運送武器彈藥。

越共於1960年在南越發動的進攻行動是比較成功的，大片南越鄉村地區又重新被越共控制，特別是金甌省、廣寧省、平定省三

省。越共曾經在1954年撤退出南越時從這三個省裹挾大批本地男青少年到北越，現在，北越又把這些經過洗腦訓練和軍事訓練的南越青年送回南越。1960年底，越共在南方的武裝力量有1萬名士兵。越共在南方鄉村的徵兵工作也很有效率。

越共的檳榔省和西寧省暴動

1959年底，阮氏萍代表湄公河地區的檳榔省（也稱建和省）的越共組織，參加了越共南方局的會議。會議上，一名黨的高級幹部宣佈了一個重要消息：1959年越共中央在二屆十五中全會上強調在南越主動進攻的策略，確認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越共黨中央決定採用軍事手段和政治手段推翻吳廷琰政府。到會的南方各地越共代表熱烈歡迎這個決定。南方越共幹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失敗，都認為只有用武力才能推翻吳廷琰政府。

1960年1月1日，阮氏萍回到檳榔省向越共幹部傳達了越共中央的新決定。由於吳廷琰政府的鎮壓行動，現在全省只有162名越共黨員。

會議決定於1960年1月17日舉行暴動。

暴動的那天，遊擊隊員到各村敲鼓，號召村民暴動。革命者撕毀南越政府的旗幟，燒掉每個村民屋子門口貼的全家人口花名冊，砍下樹木作路障。越共佔領了10個南越政府的據點，繳獲100件武器。

阮氏萍回憶那些被越共抓到的俘虜的命運：「我們在群眾大會上處死了有血債的員警、政府官員、間諜、地主，這些人個個都罪行累累，罪有應得。」在1月的暴動中，越共殺害了43個人。

10天後，南越國軍大部隊趕到檳榔省，雙方戰鬥非常激烈。阮氏萍回憶：「南越政府派出了極為殘暴和反動的軍隊，以極端野蠻的方式恐嚇人民。」阮氏萍繼續回憶：「由於敵人士兵的殘暴，人民的革命熱情顯著減退，村裏的同志們懇求我們的戰士來消滅敵人的據點。我們也想摧毀這些匪徒，以發洩我們的憤怒，不過我們的力量太弱了。」

越共號召了幾千名農村婦女，包圍了南越國軍的地區司令部，在司令部的門口附近放了很多大便，要求政府懲罰殺人的官兵，賠償被殺的暴動者。

越共的歷史檔透露：「由於敵人仍然控制了各級政府機構，由於敵人的兵力比我們強大很多，敵人又重新佔領了被我們奪取的27個據點。」

幾個月後，檳榔省的局勢恢復平靜，南越國軍撤出該地區，本地防衛任務交給了南越民防部隊。

檳榔省暴動後9天，越共進攻了駐紮在西寧市的南越國軍32團司令部。

南越國軍32團司令部和該團的3個營駐紮在西寧市北面7公里處的一個舊法國要塞裏，靠近南越和柬埔寨的邊境線。在正常情況下，這個要塞的防守是很嚴密的，有24小時執勤的崗哨。1960年1月底，由於臨近越南的傳統節日春節，軍營裏的大部分官兵休假回家探親了，只留下250人。軍營裏的守衛也放鬆了。

越共為了攻下這個軍營，出動了4個步兵連和1個工兵連。1月26日早上，工兵連先派人溜進軍營，用炸藥炸毀5個建築物，包括一個營司令部、兩個士兵宿舍、一個軍官宿舍。很多仍然在睡夢中的南越國軍官兵被殺。越共隨後進攻了32團部，打死了代理團長。接著，越共攻下第1營和第2營的營地。但在進攻第3營的營地時，越共被第3營官兵攔截，雙方交火60分鐘。由於攻不下第3營的營地，越軍開始撤退。南越國軍官兵追擊撤退的越共，打死越共30名，並奪回被越共搶去的兩輛卡車。

南越國軍在此戰中損失慘重，40死，26傷。越共搶走600件輕武器，2挺機關槍，2門迫擊炮，這些武器都是越共急需的。越共的這次行動說明他們可以發動營級規模的攻勢。

威廉姆斯將軍大發雷霆，認為南越國軍的失敗很丟臉。南越國軍懲罰了有關軍官，休假的團長被降為上尉。該師的師長被解職。

越共還多次在湄公河流域伏擊南越國軍的巡邏隊，造成南越國軍的傷亡。

越共加強滲透進攻戰

在這一時期，儘管在鄉村地區有激烈的戰鬥，南越城市和市鎮的生活一切正常，平靜安祥。西貢等城市同鄉村地區相比，就是兩個世界。吳廷琰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著城市。

吳廷琰政府曾經對鄉村地區的嚴密控制被越共破壞了，就像一個陶土缸，慢慢被人用錘子敲碎了。越共又在南越鄉村地區做了一個新的陶土缸，這個新陶土缸的牌子是越共的。

南越政府為了對抗越共的遊擊戰武裝力量，把南越的武裝力量分成三個級別：最基層的是鄉村自衛隊；第二級是南越民防部隊，他們是鄉村員警部隊，有自己的固定據點，可以對附近遭到越共攻擊的村莊實施支援；第三級是南越國軍正規軍，他們出動營級規模戰鬥部隊對遭到越共攻擊的鄉村進行支援。

南越政府的鄉村自衛隊，招募了村莊裏的農民，自願擔任鄉村的防共任務。早期南越政府的鄉村自衛隊所使用的武器都是非常老舊的，有的人甚至使用長刀和長矛等冷兵器。鄉村自衛隊是對抗越共的第一線力量。因為他們裝備很差，也不是正規軍人，所以，在反越共滲透作戰中，他們損失慘重。如何提高鄉村自衛隊的裝備和訓練水平，始終是困擾吳廷琰政府的嚴重問題。

吳廷琰政府的民防部隊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在鄉村地區，吳廷琰政府主要依靠民防部隊作為鄉村地區的機動力量對付越共遊擊戰。但民防部隊武器裝備和訓練水平也很差。按照吳廷琰的計畫，希望把民防部隊編為後備軍事力量，配以相應的武器和進行必要的訓練。吳廷琰希望民防部隊應該歸屬南越國軍國防部，這樣南越國軍可以調派能幹的軍官擔任民防部隊的指揮官。

美國大使杜博羅否定了吳廷琰的建議。杜博羅大使告訴吳廷琰，只有在把南越民防部隊嚴格限制為平民員警部隊的條件下，美國才會對這個項目提供經濟援助。美國大使希望按照美國國內員警的標準來培訓這些民防部隊。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畫的員警專案的專

家們負責培訓南越民防部隊，他們從美國調來警官培訓南越的民防部隊。

結果，南越民防部隊的裝備是：哨子、警棍、普通手槍。而它的對手越共遊擊隊的武器是：AK-47衝鋒槍、步槍、手榴彈、迫擊炮、機關槍。在戰鬥中，南越民防部隊還沒有接近越共，就已經被越共打死或者打散。

MAAG司令官威廉姆斯將軍特批了一批武器給民防部隊，情況才沒有惡化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越南戰爭結束後，負責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畫員警專案的特納（Ralph Turner）承認，他應該在1955年前後採用吳廷琰的建議，把南越民防部隊變成准軍事力量，而不是普通的員警部隊。特納說：「如果向後看，越南人明顯是對的。」

蘭斯代爾到鄉村視察，還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民防部隊一般都被佈置在鄉村地區的中心據點裏，據點四周有柵欄。民防部隊官



西貢大街上的婦女

兵們的家庭也在據點裏面生活，孩子們在院子裏跑來跑去，母親們晾曬衣服。越共利用了民防部隊的這個弱點。越共的戰術是兵分兩路，一路攻擊附近村莊，吸引民防部隊離開據點去增援遭到攻擊的鄉村自衛隊。此時，另外一路越共攻入民防部隊據點，非常殘酷地屠殺在裏面的婦孺。這樣就逼迫民防部隊不敢出來救援遭到攻擊的村莊。越共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控制附近的村莊。

在越共活躍地區，越共採用恐怖手段，嚇唬當地農民。在越共的字典裏，沒有仁慈這個詞。越共在對付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時，經常在他們的家人面前以殘酷的方式處死他們，包括砍頭、包括用錘子把他們的腦袋打碎。越共以這種方式恐嚇農民。

有個越共幹部回憶：「我們把這些南越政府官員帶到群眾面前，先宣讀他們犯下的危害人民利益的罪行，然後問群眾怎麼辦？殺還是放人？這時，我們預先安排在群眾中的人會站起來說：殺。其他人只好點頭同意。沒有人敢說『放人』。」

列寧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恐怖是一種合法的政府行動方式：可以即刻判決、扣押人質、就地處決、監禁那些被劃為階級敵人的人。共產黨的恐怖手段的使用應盡量廣泛，要突破一切心理障礙。恐怖是使人屈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為了避免駐紮在中心城鎮的南越國軍報復，越共在鄉村地區組織影子政府。白天，吳廷琰政府以某種形式存在於鄉村中；晚上鄉村地區就是越共的天下了。越共在晚上從事土地改革、向農民徵稅、建立秘密情報網。越共幹部擔任越共軍事行動的嚮導，監督軍事物資的運輸和分配，負責在南越鄉村中徵兵。

越共徵兵的對象偏好那些18歲左右的青年，因為他們沒有家庭負擔。另外，越共在徵兵中也偏好那些同越共士兵有親戚關係的人，這些人會忠誠於越共。1954年，越共曾經把大批南方男青少年裹挾到北越。在這些人離開南越前期，越共安排他們跟許多南方的農村少女結婚，有的農村姑娘還生下了孩子。越共通過這個辦法，擴大了這批越共士兵的親屬關係網。經過政治和軍事訓練後，這些

北上的男青年又被派回南方。原先有大批青少年北上的地區，再次成為越共的活動中心區，它們包括金甌省、檳榔省、廣寧省和平定省。

越南社會崇拜力量，崇拜威權。當越共力量在鄉村社會裏表現出強勢，很多持中間立場的人們轉而支持越共。越共在農村用大棒加胡蘿蔔的辦法，控制了很多村莊。胡蘿蔔包括土地改革，確實幫助農民解決困難問題；大棒包括用恐怖的方式嚇唬村民，在村莊裏建立越共的基層政府組織。此時，吳廷琰政府無力在村莊一級建立自己的基層政府組織，越共填補了這個真空。

由於農村地區的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對付不了越共，吳廷琰開始使用南越國軍下鄉對付越共，1960年春天派出12個步兵團參加鄉村掃蕩行動，但效果不好。

吳廷琰向美國政府提出增加經濟援助的申請，希望再增加南越國軍2萬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裝備，例如直升飛機、C-47運輸機、L-19偵查機、湄公河地區使用的兩棲車輛、武裝巡邏艇、通訊器材等。威廉姆斯將軍支持吳廷琰的建議。但是，美國大使杜博羅反對吳廷琰的要求，認為沒有必要。

1960年下半年，杜博羅大使終於對吳廷琰作出一些讓步：使用美國特種部隊來訓練南越的民防部隊；把南越的民防部隊指揮權劃給南越國防部。

1960年5月，南越國軍組織1萬人的兵力，對南北分界線附近的9號公路一帶的Quang Tri省進行掃蕩，企圖切斷北越的第一條胡志明小道，不讓北越向南方輸送人員和武器。

越共的內部文件說：「在這個困難時期，成百的革命戰士和革命群眾被暴露，被殺害。胡志明小道的很多地段被切斷。」

北越領導人回憶說：「南方的革命同志很焦急。雨季開始了，支持南方鬥爭的壓力越來越緊迫，每天，每個小時，南方同志們在等待我們的支援。胡志明小道上敵人的密集據點。由於敵人連續掃蕩，向南的行動被阻擋。現在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再用了。除非另外開闢一條胡志明小道，不然南方的革命面臨失敗的危險。」

南方越共的軍事行動引起越共中央的不滿，認為南方越共的行動規模太大。北越主要擔心越共的過激行動會引起美國出兵干涉南越。越共中央批評了南方越共的魯莽行為，河內命令停止大規模軍事攻擊，改為小規模和高效率的遊擊戰，慢慢增加攻擊的強度。

越共改變了策略，主要採取暗殺和綁架方式，襲擊目標是南越的鄉和區一級官員、南越的鄉村自衛隊、民防部隊。1960年前5個月，越共在南越發動的暗殺事件每個月是150起，綁架事件每個月是50起。在城鎮，越共採用在市場裏扔手榴彈、在飯店裏安裝定時炸彈等恐怖主義行動，破壞南越的穩定局面。

吳廷琰同美國大使杜博羅之間的鬥爭

美國政府對吳廷琰政府的獨裁統治一直是不滿意的，美國人總是不斷地對吳廷琰施加壓力，讓他做出政治自由化的改革。

從1957年開始，吳廷琰花了大量精力同美國大使杜博羅進行激烈的鬥爭。吳廷琰深知，美國提出的那些措施在他的國家裏是行不通的。但只要他拒絕美國的新倡議，他就馬上會招致美國方面的指責，說他桀驁不馴，不予合作。

1960年，西貢最高級的大飯店是10層樓高的帆船大飯店（Caravelle Hotel），它位於市中心的歌劇院對面，是西貢市區的最高建築之一。它的頂層有一個露天咖啡店，可以居高觀賞西貢的景色，西貢名流和各國外交和新聞人士很喜歡來這裏喝咖啡聊天。

1960年4月26日，18位南越持不同政見者聚集在帆船大飯店，舉辦了一個新聞發佈會，發表聲明批評吳廷琰政府獨裁。18位知識份子中有7位醫生，其餘是殖民地時期的高級官員，他們都是典型的殖民地時期的知識份子，持歐洲的自由主義觀點。帆船大飯店聲明最主要的內容是批評吳廷琰政府獨裁、不民主，壓制反對派。

吳廷琰和吳廷瑑嘲笑這個聲明：這些知識份子選擇有空調的豪華酒店發表這樣的聲明，說明這些人同南越社會的普通平民是完全脫離聯繫的。吳氏兄弟把這個聲明同美國大使最近遞交給吳廷琰的

建議書聯繫在一起。很多年後，杜博羅透露，一些美國人幫助這些知識份子寫了這個聲明。杜博羅大使用這個聲明作為南越民眾對吳廷琰政府不滿的證據。

很快，杜博羅大使得到了另外一個批評吳廷琰的有力武器。杜博羅大使得到消息，說是吳廷琰政府和泰國政府聯手，派了100人的武裝特別行動隊潛入柬埔寨，幫助柬埔寨國內反對派反對西哈努克親王。

吳廷琰政府恨透了柬埔寨的統治者西哈努克。儘管西哈努克表明上宣佈中立，實際上西哈努克允許北越利用柬埔寨作為基地滲透攻擊南越，西哈努克每年秘密地向紅色中國收取大筆買路錢。柬埔寨和老撾是南越安全的最大軟肋，因為這兩國和南越之間有漫長的邊境線，邊境線一帶叢林密佈，很容易滲透。

杜博羅大使直接到總統府見吳廷琰，他用非常嚴厲的言語當面批評吳廷琰的錯誤政策。吳廷琰對於美國大使竟然使用這樣粗魯的言辭批評美國的盟國政府最高領袖感到非常吃驚。杜博羅大使走後，吳廷琰氣壞了，當著下屬的面大發脾氣。

杜博羅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美國應該懲罰吳廷琰政府，一直到他改變那些錯誤政策。杜博羅大使主張，美國政府應該否定吳廷琰提出的要求美國增加武器裝備給南越的申請。杜博羅大使在美國國務院有一批支持者。

已經調回美國國防部任職的蘭斯代爾也在關注南越的局勢。蘭斯代爾仔細地看了美國西貢大使館和華盛頓之間的往來電報內容。他也收到美國MAAG的威廉姆斯將軍的密信，信中讚揚了吳廷琰，批評杜博羅大使企圖否定吳廷琰提出的增加武器裝備的申請。蘭斯代爾立即給國防部長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杜博羅大使的作法只會讓吳廷琰採取更加不合作的態度。蘭斯代爾在報告中說：「有些國家的領袖會為了幾架直升飛機和幾艘摩托快艇出賣自己國家的榮譽，吳廷琰顯然不在其中。」

1960年5月9日，在第444次國家安全會議上，艾森豪總統總結了各方面的報告，包括蘭斯代爾和威廉姆斯將軍的報告，主張繼續

支持吳廷琰政府，他說：「美國應該儘量幫助南越，防止南越的情況惡化。」

幾個月後，杜博羅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吳廷琰沒有採取更為自由化的政府政策，美國應該考慮更換南越的領導人。杜博羅大使提出了一長串要求南越政府改革的建議：

- 1) 任命1到2名反對派人士進政府內閣；
- 2) 解散吳廷琰的勤勞黨秘密員警組織；
- 3) 減少對新聞自由的限制；
- 4) 給國會更大的權力；
- 5) 把吳廷琰外派到國外擔任駐外國大使，減少吳廷琰對南越政治的影響。

1960年6月接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兼西貢站長的科爾比（William Colby）認為這些建議同南越政府的核心價值完全相反，只會失敗。科爾比指責杜博羅大使和其他一些美國人只會從西貢的咖啡館裏的西貢知識份子那裏獲得消息。他強調，不能把美國的政治情況同南越的政治情況相提並論。

蘭斯代爾寫報告給美國最高當局：「南越反對派人士沒有政治能力，他們缺乏公眾的支援。在這個十分危險的時期，吳廷琰需要在內閣裏有忠誠的人支援他的工作。關於驅逐吳廷琰出國的建議，這個建議是要砍掉吳廷琰的右臂。如果把吳廷琰驅逐出國，誰是合適的替代者？在南越，沒有任何人具有吳廷琰那樣的政治組織能力。關於勤勞黨、新聞自由、國會權力等問題，各方面需要時間來研究這些建議的可行性。如果匆匆忙忙地發動這些沒有經過充分準備的改革，吳廷琰的政治管理系統將崩潰。在這個非常戰爭時期，新聞自由會對南越政府造成傷害。經驗不足的國會擁用太大權力，將會打開惡意批評南越政府的潘朵拉盒子。」

科爾比和蘭斯代爾的意見處於下風。

美國國務院於1960年10月7日授權杜博羅大使向吳廷琰政府提交要求南越政府進行民主自由化改革的建議書。杜博羅大使來到吳

廷琰的總統府，當著吳廷琰的面念了這份建議書的備忘錄，表示美國政府擔憂南越政府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希望吳廷琰政府根據美國方面提出的建議清單進行改革。會後，吳廷琰告訴下屬，美國大使這份建議書在南越現在的困難時期沒有可操作性。不過，吳廷琰知道他的國家非常依賴美國的支持，所以他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取悅杜博羅大使。吳廷琰對內閣成員進行了調整，更換了4個崗位，涉及國防部和內政部。杜博羅大使對這些改革非常不滿意，認為吳廷琰做的遠遠不夠。

1960年11月11日南越傘兵旅兵變

11月11日凌晨1點左右，南越國軍精銳部隊傘兵旅的三個傘兵營士兵們紛紛爬上各種車輛，準備開往西貢。軍官們告訴士兵們，他們現在要去總統府，因為總統府衛隊發生兵變，所以他們要去救總統。兵變的領導人是37歲的傘兵旅司令官阮政詩上校。這是吳廷琰就任總統五年來第一次遇到軍人政變。

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的官員認為阮政詩是一個投機分子。美國MAAG顧問團對他的評價是：「他的個性剛強、堅定、勇敢，但他是一個愚蠢的人。」

凌晨3時30分，三個傘兵營的叛軍乘車到達總統府外的廣場。總統府戒備森嚴，占地廣大，有院牆環繞，進出口大門設有哨位。總統府大院內還有很多掩蔽陣地。傘兵們排成散兵進攻隊形，一邊向總統府射擊，一邊向總統府大院前進，機關槍和步槍子彈射向總統府大樓，大樓上所有玻璃窗的玻璃都被打壞了。

總統府衛隊只有60人，但這些人都是南越最好的軍人，他們射擊準確、戰鬥技巧高超。30名衛隊士兵守衛總統府大樓，另外30人分佈在大院內各個掩蔽體裏。在接近總統府院牆的柵欄時，一些傘兵被總統府衛兵射出的子彈打中倒地。傘兵進攻暫停。

早上7點30分，傘兵重新進攻，總統府衛兵的準確射擊再次阻攔了這次攻勢。

上午8點左右，兵變部隊的5輛裝甲車到達總統府廣場，包圍了總統府。兵變部隊的迫擊炮向總統府大院內不停地轟擊，巨大的爆炸聲響徹西貢的天空。

10點30分，傘兵進攻再次暫停。總統府仍然在總統府衛隊手中。

在凌晨傘兵的第一波進攻中，吳廷琰政府差點就立即垮臺了。在進攻前，兵變部隊已經研究了總統府的佈局，知道了吳廷琰臥室的準確位置，預先埋伏了一挺機關槍，直接對準吳廷琰的臥室。政變進攻開始後，架在總統府附近司法部大樓上的點50口徑機關槍的子彈像雨點般射進了吳廷琰的臥室，擊碎了吳廷琰臥室窗戶的玻璃，射向吳廷琰的臥床位置，很多子彈貼著臥床上方10到20公分處飛過。

射擊發生幾分鐘前，吳廷琰還在床上躺著，恰好他想起來拿點藥吃，他起身走向衛生間旁邊的放藥的櫥櫃。這時機關槍子彈射進臥室內，他靠在衛生間的牆邊，躲開了致命的機關槍子彈。吳廷琰趕緊同吳廷瑋夫婦一起躲到總統府的地下酒窖。

33歲的南越國軍參謀總長阮慶將軍，住在離總統府很近的地方。聽到總統府方向響起激烈的槍炮聲，阮慶趕緊駕車開往總統府。到了總統府後門，他發現所有的出入口都已經被堵死，因為吳廷瑋下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開門。阮慶只好爬過院牆來到大院內，進入總統府同吳廷琰匯合。

南越民防部隊的付司令官Liem Ky Quan也混入總統府同吳廷琰匯合，參加保衛總統府的戰鬥。

除了總統府外，兵變傘兵還進攻了南越國軍參謀總部、西貢員警總局大樓、西貢電臺、西貢新山一機場、總統府衛隊兵營。叛軍扣押了大部分南越高級軍官，阮慶因為提前搬了家，所以他們沒有抓到阮慶。

阮慶使用南越民防部隊的電臺系統呼叫南越國軍第3軍區司令官陳善謙，讓他派南越國軍第5團趕快來西貢救援總統府，第5團的第2裝甲營和另外2個步兵營，立即從美萩市的駐地乘車前往西貢，美萩市離西貢市75公里。阮慶還呼叫駐紮在邊和省的第7步兵師到西貢來增援。參加救援行動還有南越國軍第1和第2海軍陸戰營。

下午2點10分，南越助理國防部長阮廷舜打電話給美國杜博羅大使，通知救援部隊在路上了。

杜博羅大使問：「你們打算用這些部隊救援總統府嗎？」

阮廷舜說：「是的，您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嗎？」

杜博羅大使回答道：「我認為革命委員會（叛軍）應該和總統一起合作，內戰只會讓越共得利。最好有一方做出讓步，我相信這種讓步對於反抗越共戰爭來說是必須的。」

下午，叛軍提出要同阮慶談判。為了拖延時間，阮慶同意談判一個小時。

這個時候，第5團的第2裝甲營救援部隊趕到，救援部隊共有12輛坦克、2輛半履帶式裝甲車、1輛輪式裝甲車。救援部隊騙傘兵說，他們是來支持傘兵的。第2裝甲營的坦克穿過叛軍的陣地，到達總統府的院牆邊，把總統府和叛軍隔開了。第2裝甲營和叛變傘兵之間都很克制，避免相互發生流血衝突。有些傘兵收起了武器，撤往總統府廣場上的傘兵營地。

阮慶走出總統府，會見了一個叛軍上校。上校說：吳廷琰必須下臺，政府要將權力交給軍隊。回到總統府後，阮慶告訴吳廷琰，叛軍要求總統下臺。阮慶誇大了外面的叛亂情況，開始逼宮。

阮慶說：「這是人民和軍隊的要求。總統要讓出權力。」

琰夫人在旁邊大叫道：「不，不，永遠不。你應該命令軍隊殺掉那些傘兵。」

總統府的一位目擊者回憶：「琰夫人告訴吳廷琰，如果他是那個命定來拯救這個國家的人，他應該拒絕叛軍的要求，她希望他戰鬥到底，即使最後她也可能被殺害。」

阮慶對琰夫人的態度很不滿，他不耐煩地對吳廷琰說：「好吧，你如果想要取代我的位置來指揮軍隊，你來發命令吧，我現在就離開。」

吳廷琰婉言請阮慶留下來，轉身對琰夫人說：「你累了，我們昨天戰鬥了整晚上。你先去休息吧。」琰夫人離開了，阮慶留了下來。

吳廷琰表示同意接受叛軍的基本要求，同意由阮慶組織聯合政府，讓阮慶轉達他的意見給叛軍。

此時，美國MAAG的高級軍官們開始對叛軍和南越軍方施加壓力，要求避免進一步流血。美國MAAG的高級軍官在平息這場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面對美國的壓力，叛軍領袖接受了吳廷琰的停火建議，雙方停火。

雙方繼續談判。此時，吳廷琰開始拖延時間，等待救援主力部隊到達西貢，解決叛軍問題。這樣，他就不必同叛軍簽定任何協議。

天黑後，南越海軍把3個南越國軍步兵師運過西貢河，包括阮文紹上校的第7步兵師。

到了晚上9點，叛軍掌握的電臺宣稱吳廷琰已經投降，叛軍散佈這個假消息的目的是希望爭取其他南越國軍站到叛軍一邊。

11月12日早上6點20分，吳廷琰通過西貢電臺宣佈同意建立聯合政府，由南越國軍的將軍們掌握政府主要權力。

上午，叛軍控制的電臺呼籲西貢市民到總統府抗議吳廷琰。有幾百人聚集在總統府大門口，高喊反對吳廷琰的口號，他們帶的旗幟上寫著「吳廷琰必須下臺！」

更多的平民聚集在總統府廣場旁邊的林蔭大道旁邊看熱鬧。

叛軍領袖阮政詩號召那幾百名平民沖向總統府大院。南越國軍第2裝甲營和總統府衛隊向沖過來的平民開火。有13名平民被打死，幾十人受傷，其他幾百人作鳥獸散了。

這時，大批忠於吳廷琰的南越國軍趕到總統府廣場，包括第5步兵師和第21步兵師。步兵們向參加叛亂行動的傘兵營發射火箭彈。傘兵們終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們沒有抵抗就四散逃跑了。忠於吳廷琰的南越國軍重新控制了西貢的局勢。

下午2點，一小批參加叛亂的軍官在阮政詩的帶領下，乘車逃往西貢機場，他們搭乘一架C-47飛機逃往柬埔寨，西哈努克熱情地收留了這些南越叛變軍官。

支持吳廷琰的人聚集到總統府廣場，向吳廷琰歡呼致意。成千上萬的西貢市民湧向街道上，同參加平息叛亂的南越國軍官兵熱情交談，感謝他們打跑了叛軍。

幾個小時後，杜博羅大使來到總統府，告訴吳廷琰要仁慈地對待叛軍領袖。吳廷琰回答道：「你顯然不懂，叛軍引起了很多流血。」

吳廷琰要堅持懲罰叛軍領袖。杜博羅大使只好說：「也許有一些叛軍領袖應該被懲罰。」

政變結束後，南越的國會召開臨時會議，嚴厲遣責這次兵變。

吳廷琰政府逮捕了44名參加叛變的軍官，其中19人後來被無罪釋放，其他25人被判處5年到18年的徒刑。同時，南越政府軟禁了黎文金將軍，叛軍曾經宣佈提名黎文金將軍為新的政府總理。西貢流傳的謠言是，楊文明將軍實際上也捲入了叛變行動。吳廷琰剝奪了楊文明將軍的實權，調他當沒有實權的總統府參軍長。

吳廷琰的情報系統發現，美國大使館的加勒（George Carrer）同叛軍聯繫緊密。吳廷琰暗示美國官員，如果加勒離開南越，肯定對改善越美關係有好處。

吳廷琰告訴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科爾比：「所有國家都會有間諜活動，這個很正常。不過，沒有那個國家會允許干涉本國政治權威的間諜行動。」

11月20日，加勒收到一份死亡威脅信，寫信的人是跑到柬埔寨的叛軍領袖，他們指責加勒沒有兌現支援叛軍行動的承諾。加勒把信拿給科爾比看，科爾比認為是吳廷琰在背後搞鬼。科爾比建議加勒把信拿給吳廷琰看。同時，為了保護加勒，美國大使館準備把加勒和他的家人撤回美國。吳廷琰很嚴肅地看了這封信，讚揚了科爾比的決定，並安排員警護送加勒和他的家人前往西貢機場。科爾比說：「每個人都保住了臉面。」

有些美國人是堅決支持吳廷琰平息叛亂的。新任美國MAAG司令官的麥克格爾中將把平息叛亂的勝利歸功於吳廷琰的勇氣和帶兵來支援吳廷琰的軍官們的忠誠，他認為吳廷琰得到了大多數軍方領

袖和平民的支援。麥克格爾中將在平息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始終保持同叛軍領袖和支持吳廷琰軍官的通訊，並以自己的身份對各方施加壓力。

蘭斯代爾評論說：「杜博羅大使還有什麼個人道德可以讓他自己留在越南？吳廷琰一定認為，至少從感情上來說，杜博羅大使是站在叛軍一邊的。吳廷琰也許還會認為，杜博羅大使幾個月來對他的批評引發了這場叛亂。美國有必要把杜博羅大使從西貢撤回來。」

1960年12月20日，越共在南越成立分支機構，「南方民族解放陣線」。

1960年底，南越鄉村地區的情況糟透了。南越人正在失去戰勝越共的信心，越共在南方鄉村地區取得很大進展。由於越共加強武裝攻擊，吳廷琰政府被越共打得鼻青眼腫。

根據美國軍事顧問團的估計，到1960年底，吳廷琰政府只控制了40%的南越農村地區。

第十一章

南越政府的特種戰爭和戰略村計畫

甘迺迪接任美國總統

1961年1月20日，約翰·甘迺迪接替艾森豪擔任美國第35任總統。

吳廷琰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甘迺迪是他的故交。甘迺迪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總統，吳廷琰是南越共和國的羅馬天主教總統，同樣的天主教背景應該使彼此的心更為接近。在此之前，甘迺迪和他的家族一直是吳廷琰的主要美國支持者。

對於前任艾森豪總統採取的防衛南越的戰略，甘迺迪有不同的意見。艾森豪主張採取「大規模核武器報復」的恐嚇戰略，恐嚇中國和北越，不讓他們入侵南越。

甘迺迪準備採用泰勒將軍的「彈性反應」理論，提升美國的軍事力量，可以應對敵人的任何挑戰，而不是只靠核威脅的辦法。泰勒將軍的戰略理論是要大幅度增加美國常規和非常規的軍事力量，可以進行反叛亂戰爭和有限戰爭。

周恩來曾經告訴韓素音：「甘迺迪比艾森豪更好戰。他以為在進行一場小規模的、能夠控制的戰爭。」

甘迺迪政府的核心幕僚包括：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他是前福特汽車公司總裁；國務卿臘斯克；國家安全顧問邦迪。甘迺迪在軍事上依賴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名將泰勒將軍的意見，甘迺迪

任命泰勒為總統特別軍事顧問。甘迺迪核心幕僚們可謂一時才俊，人才濟濟，年輕有為。新的白宮政府氣象一新。

甘迺迪在美國總統就職演講中說：「我要讓每一個國家知道，無論他們對我們抱著善意還是敵意，我們將付出所有代價、擔負所有責任、面對所有艱難來支持我們的所有的朋友，對抗所有的敵人，以確保我們的朋友的自由生存與成功。」

關於宗教觀點，甘迺迪是這樣說的：「對其他國家而言，我完全反對任何國家被任何宗教集團所利用，不管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新教，我完全不贊成禁止或者迫害其他任何宗教。」

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南越農村反叛亂委員會」是一個跨部門的聯合機構，他們編寫了一份「基本反叛亂計畫」給華盛頓當局。該份報告說：儘管南越官員採取了很多措施反擊越共在鄉村地區的叛亂行動，但是吳廷琰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不然在幾個月內南越政府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農村反叛亂委員會」建議南越國軍擴軍2萬人，需要美國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改進民防部隊的裝備和訓練，需要4100萬美元額外資金。

蘭斯代爾於1961年1月訪問了南越。蘭斯代爾回來後向華盛頓方面報告說：「南越的情況很嚴重。吳廷琰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領導人。城市人對吳廷琰有很多抱怨，儘管他們比以前更為富裕了。相比之下，鄉村的農民更支持吳廷琰，儘管他們仍然比較窮。鄉村農民支持南越政府鎮壓越共叛亂行動。我建議美國改善同吳廷琰政府之間已經惡化的關係。我要求立即撤換杜博羅大使。難道蘇聯和中國會一邊幫助胡志明，一邊煽動北越共產黨內部一些人反對胡志明嗎？」

1961年1月的一天，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給蘭斯代爾打電話，說總統要見他。甘迺迪看過那本描寫中央情報局在印度支那活動的書《醜陋的美國人》，該書的主角就是影射蘭斯代爾的，甘迺迪對蘭斯代爾印象很好。總統也對蘭斯代爾報告中的觀點和評價印象深刻，他想聽聽蘭斯代爾對南越問題的意見。



美國總統甘迺迪

蘭斯代爾在白宮面對總統和一大群美國最高級的行政官員作了對南越局勢的深入分析報告。蘭斯代爾強調在南越馬上採取行動的必要性。

甘迺迪問蘭斯代爾，新的美國政府是不是應該立即表示一下對吳廷琰政府的支持？蘭斯代爾認為這是很必要的。甘迺迪一度想任命蘭斯代爾為美國駐南越的大使，但遭到國務院臘斯克和國防部一些官員的反對，甘迺迪只好作罷。

同蘭斯代爾談話兩天後，甘迺迪批准西貢的「農村反叛亂委員會」提出的南越國軍擴軍2萬人的建議，並同意立刻改進南越民防部隊的裝備和訓練。

1961年上半年，南越政府對越共作戰的不利局面仍然延續著。南越國軍已經把戰略主動權交給越共。對吳廷琰來說，1960和1961年是在他9年半的統治時期裏對越共作戰最困難的歲月。

1961年初，越共派出第325步兵師和一些獨立營共12000士兵進入老撾，攻擊老撾右翼政府的軍隊。

1961年1月19日，甘迺迪和艾森豪開會討論老撾問題，雙方的主要幕僚參加了這次會議。

艾森豪的助手說：「老撾的右派軍隊不願戰鬥。東南亞防衛條約中的參加國法國和英國拒絕參加在老撾的軍事行動。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只能自保，東南亞防衛條約現在是紙老虎。現在只有美國單幹，承擔軍事支持老撾現政府的責任。」

甘迺迪問：「在老撾組成聯合政府的前景如何（聯合政府將包括共產黨）？」艾森豪說：「最好以東南亞防衛條約名義干涉老撾。在中國內戰時期，美國曾經設想在中國搞一個聯合政府。事實證明這樣的聯合政府就是扯蛋。」

艾森豪認為現在是武裝干涉老撾事務的最好時機（他在1954年曾經極力避免武裝干涉越南）。丟失老撾，就相當於失去了一個瓶子的瓶塞。如果老撾落入共產黨集團手中，對柬埔寨和南越將產生巨大的壓力，可能會丟失整個東南亞。艾森豪估計，如果美國武裝干涉老撾，同蘇聯或者紅色中國發生大規模軍事戰爭的可能性很小。

1961年3月，甘迺迪經過考慮後，決定放棄美國出兵老撾的計畫。

甘迺迪的政策是派出美國顧問團支持老撾的右翼政府和它的軍隊，並給老撾政府一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甘迺迪派出美國的航空母艦到南中國海顯示一下武力，並派出5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到泰國。

另外，甘迺迪派出哈裏曼同蘇聯有關代表談判，尋求以外交手段解決老撾問題，準備讓老撾成立聯合政府，使老撾中立化。

1961年4月12日，吳廷琰在全國舉行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再次當選總統。任期5年，到1966年屆滿。

1961年5月，吳廷琰寫信給甘迺迪：「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老撾，不能讓老撾落入共產黨集團手中。不然的話，南越將很難頂住越共的進攻。失去老撾，將給越共大規模滲透進攻柬埔寨和南越打開大門。」

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也主張出兵保衛老撾。

華盛頓有名的自由派和鴿派官員，副國務卿包爾斯說：「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將在2年、3年、5年、10年內迎戰紅色中國。問題只是，在哪里？何時？怎麼樣打？」

甘迺迪告訴國務卿臘斯克：「如果要在東南亞打仗，讓我們選擇在南越打，至少南越人願意打這場戰爭，南越有100萬北方南逃來的難民，南越就是戰場。南越有漫長的海岸線，利於調動軍隊。」甘迺迪準備加強對南越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同時放棄武裝干涉老撾。

1961年4月29日，甘迺迪政府同意把南越民防部隊的人數從3.2萬人增加到6.8萬人。同時研究把南越國軍的數量從17萬人增加到20萬人的計畫。

蘭斯代爾建議：不能強迫吳廷琰撤換吳廷瑑。美國國務院有一幫人始終想幹這件事。

蘭斯代爾說：「現實是，吳廷琰在很多政治活動中只信任吳廷瑑，他不可能信任其他人。如果我們堅持要求吳廷琰撤換掉吳廷瑑，我們就不能幫助吳廷琰成為南越堅強的領導人。吳廷瑑是吳廷琰最信任的人，我們只能想辦法影響吳廷瑑。」

1961年5月初，諾爾丁大使到西貢接替杜博羅大使。諾爾丁有豐富的外交官經歷，會說法語，他以49歲的年齡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大使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南越大使。他對人友善誠摯，思維機敏，對文化的差異性有很強的適應性，諾爾丁很善於處理困難的問題。

國務院的魯斯托告訴甘迺迪：「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很有韌性和個性的人。」

在諾爾丁大使的任期內，他同吳廷琰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互動關係，彼此非常信任。

諾爾丁大使認為吳廷琰政府需要在政府機構中進行大的變革，以重新贏得民眾的支持。諾爾丁大使在給華盛頓方面的報告中說：他沒有公開達自己的對吳廷琰政府的憂慮，以避免影響南越政府的士氣。他巧妙地向吳廷琰表達了自己的擔心。

甘迺迪突然派出以詹森副總統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南越，表達美

國支持南越的決心。在西貢，詹森副總統把一封甘迺迪總統的親筆信轉交給吳廷琰，甘迺迪在信中這樣說：「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就美國方面而言，我們已經準備加入你們同越共的激烈對抗行動中，以贏得對抗越共的勝利，我們希望幫助越南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發展方面取得更大進步。」

吳廷琰讀到這封信時很高興，他歡迎詹森的訪問。詹森副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同南越政府發表了聯合公報，表示美國堅定地支持吳廷琰政府，詹森讚揚吳廷琰是「亞洲的邱吉爾。」

1961年6月14日，吳廷琰向華盛頓要求新的軍事撥款1.75億美元，準備把軍隊人數擴充到27萬，甘迺迪先前已經同意把南越軍隊的人數擴充到17萬。吳廷琰指出，幾個月來已經有幾千名北越士兵通過老撾進入南越，紅色中國和蘇聯運送軍火的船隻不斷抵達北越港口。最後，甘迺迪同意撥款給南越，把南越軍隊擴充到20萬人。

1961年，平均每個月有600多名訓練有素的北越士兵到達南越。北越把大量衝鋒槍、機關槍、自動步槍、迫擊炮等裝備源源不斷運到南越的越共手中。這些武器都是紅色中國和蘇聯提供給北越的。

1961年9月17日，越共第50步兵營和第26工兵偵察連攻佔了PhuocVihn省的省會，這是越共第一次佔領南越的省會城市。越共在市政廣場上處死了33歲的南越政府省長和他的年輕太太，這個省長是南越最優秀的省長之一。為了避免南越國軍的報復，幾個小時後，越共撤出了PhuocVihn省的省會，帶走了100支繳獲的步槍，並解救了關在監獄裏的270名越共幹部。

9月初，諾爾丁大使報告華盛頓方面：「到了9月，情況進一步惡化。由於最近越共的滲透行動，刺激了越共在南越的進一步徵兵行動和攻勢。如果南越政府現在能夠控制住局勢，還有50%的概率贏得戰爭。如果不能控制住局勢，南越政府將被打敗。」

泰勒將軍受甘迺迪之托，帶領美國政府的泰勒-魯斯托調查團訪問南越。

泰勒將軍回憶第一次見到吳廷琰的情景：「吳廷琰是一個身

材不高，然而頗為粗壯的越南人，年屆六旬，而頭髮烏黑發亮，一點也不見白。他面色嚴肅，但容貌悅人，凝視的目光深不可測，他具有教養有素的達官貴人的那副肅穆威儀；他的言行舉止穩重審慎，善於把話題引到他想談的方面去而回避他不願回答的問題。」

吳廷琰希望得到美國更多物資和經濟援助：更多的戰鬥機、直升飛機、巡邏艇、卡車以及經濟援助。不過，吳廷琰認為美國沒有必要派出地面部隊到南越。吳廷琰認為南越的民族主義理念是南越人抗擊越共的主要精神支柱。越共接受的是外國的共產主義理念，吳廷琰要動員南越人民反抗這種外國勢力。如果美國派出大量地面部隊，會有損南越人民抗擊越共的決心。

此時湄公河三角洲發生大洪水，這是本世紀內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洪水。吳廷琰確信，在水退之後人民需要大量的援助，因為他們幾乎失去了一切，受災者將近有五十萬人之多。

到南越後不久，泰勒將軍乘飛機視察了水災地區。極目四望，但見濁水連天，只有被淹沒的公路和河堤兩旁偶爾可看見幾個屋頂仍露在水面上。來不及逃走的人們就棲息在房頂上，等待救援。

泰勒將軍根據在南越的調查情況，於11月3日給華盛頓方面的報告說：「南越政府陷入很大的困境。南越軍隊缺乏準確的情報，85%的部隊處於靜態防守狀態，已經失去了機動作戰的能力。政治情況的惡化，主要是南越政府不能有效地保護平民，不能有效地進行對越共的戰爭。但是，儘管吳廷琰有些缺點，他的能力仍然很強，也很堅強，很有軍事上的直覺能力。」

「儘管南越政府和軍隊裏的人員對形勢感到沮喪，他們仍然尊重吳廷琰，他們仍然半心半意地支持吳廷琰。美國應該繼續同吳廷琰合作，而不是替換他。南越缺少像吳廷琰這樣有能力的人，更換南越領袖會帶來災難。」

泰勒還說：「南越軍隊的表現有所進步，新一代30多歲的軍官已經走上領導階層，他們有很強的願望承擔他們的職責。我們見到不少新的指揮官，包括各師、別動隊、海軍陸戰隊的軍官，他們

都是很有獻身精神，很現代派的軍人。」

泰勒建議：「為了挽救南越的形勢，甘迺迪政府應該立即行動。東南亞各國領導人都認為，美國的積極干預是必要的，這樣可以為南越動員和組織自己的力量贏得時間。如果南越落入共產黨集團手中，保住東南亞地區將變得十分困難。」

泰勒建議美國出兵8000人，以援助南越水災的名義把美軍派往南越。

同行的魯斯托的報告：「南越的農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對國家政治沒有興趣。城市裏的人，包括反對吳廷琰的人，都非常蔑視北越共產黨政權，因為在1954到1956年之間，北越實行了土改和集體化等野蠻政策，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在反法戰爭初期，越共也殘忍殺害了很多非共的越南民族主義者。」

多米諾牌理論

多米諾牌理論最初原型是美國外交官和學者肯南提出的遏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圍堵策略。肯南在杜魯門總統任期擔任國務院官員。

艾森豪總統時代的美國外交官們和將軍們進一步提出多米諾牌理論。它的核心意思是：西方自由世界陣營如果丟失了印度支那，會導致整個東南亞地區被共產主義集團吞噬，美國的太平洋防禦島鏈將被切斷，美國的亞洲盟友日本將被孤立，結果會導致日本和非共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屈服於共產主義集團，共產主義勢力會漫延到中東地區。最後，共產主義集團會威脅到美國和西歐的安全。

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勝利，導致紅色中國和北越結盟，引發了共產黨力量在南越、柬埔寨、老撾、馬來亞、泰國、緬甸、印尼、菲律賓的叛亂行動。紅色中國支持北朝鮮共產黨武裝力量進攻了美國的盟國南朝鮮。歷史證明，這些多米諾牌國家憑自己的力量很難抵擋共產主義集團國家的大規模常規武裝力量進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先出兵佔領了印度支那地區，迫使

泰國屈服，然後發動對馬來亞半島、緬甸、印尼的進攻，而且很快得手。多米諾牌理論支持者認為，共產主義力量先對這些國家進行恐嚇和顛覆行動，迫使這些國家自己倒下，或者被迫同共產主義力量結盟。

甘迺迪告訴訪問美國的印度國防部長：「我希望看到美國能夠從南越脫身而出，但我不希望看到由於這樣的撤退導致南越落入北越手中。如果南越落入越共之手，紅色中國主導的共產黨集團力量將橫掃東南亞國家。如果南越倒下了，下一個將是老撾和柬埔寨，然後是泰國和緬甸。泰國共產黨遊擊隊已經發起對泰國政府軍隊的攻擊。再下一個就是馬來亞。」

甘迺迪和他的主要顧問相信，紅色中國和北越正在一起密謀，敲倒東南亞地區的一塊塊多米諾牌。北越聽從毛澤東的指示，打算通過顛覆和施加壓力的辦法摧毀全部的東南亞非共國家，避免採用常規武力來征服這些國家，以避免同美國打另外一場戰爭。此時，印尼、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的共產黨，都在紅色中國設有訓練基地及聯絡處，由中共協調他們的行動。通過答應提供經濟援助的手段，紅色中國努力推動這些東南亞共產黨組織在本國進行叛亂活動。實際上，此時整個東南亞的形勢是岌岌可危的，東南亞各國面臨被共產主義集團赤化的危險。

儘管紅色中國和蘇聯之間有分歧，那時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就是把共產主義的紅旗插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在向外國輸出共產主義革命方面，紅色中國和蘇聯互不干擾，樂見對方獲得成功。在紅色中國和北越發起滲透東南亞的攻勢期間，赫魯雪夫沒有停止對北越的援助。

泰國政府領袖警告說，如果河內控制了南越，泰國將放棄親美的立場，尋求同共產黨集團的妥協與合作。幾個世紀來，泰國為了生存，一直採取誰強就同誰合作的戰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日本軍隊開進東南亞地區時，泰國國立刻宣佈同日本結盟，允許日本使用泰國的領土為基地進攻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果泰國看到美國把南越和老撾、柬埔寨交給共產主義集團，泰國沒有理由再相信

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承諾。

泰國的南邊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天然橡膠和錫的主要生產國，這兩種材料對現代機械化軍隊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胡志明於1930年建立了馬來亞共產黨。馬來亞的三分之一人口是華人，馬共的大部分成員來自華人社會。馬共於1948年發起反對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叛亂，到1960年該叛亂行動被暫時壓制住了，但在1961年期間反叛的軍事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

在1948到1960年的馬共叛亂中，由於缺少鄰國的基地支援，馬共的軍隊敗給了英國殖民地政府軍和馬來西亞聯邦的軍隊。馬共領袖陳平有一次同泰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談話時說：「我們急需同友鄰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之間有一條共同邊境線。」

不像南越的吳廷琰政府，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擁有可以抵擋越共的大規模武裝入侵的軍事力量。此外，馬來西亞政府可能不會允許美國武裝力量進入馬來西亞，因為擔心戰爭會把馬來西亞變成一片焦土，也擔心美國人會在戰爭的中途撤退，如同美國放棄南越一樣。馬來西亞政府對美國武裝保衛南越的行動是寄於厚望的。1961年10月，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赫曼發表聲明，強烈呼籲美國儘快行動保衛南越，抵抗國際共產集團的威脅。

新加坡的共產黨力量相當強大，華人的口占全部人口的70%，特別易於被中共力量滲透和控制。共產黨集團拿下南越和泰國後，將使馬來亞和新加坡直接暴露給共產黨力量。

新加坡政府一直強烈支持美國武裝保衛南越。1967年10月，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訪問美國，同詹森總統舉行了會談。詹森問李光耀：越南戰爭贏的了贏不了？他做得對不對？李光耀告訴他：他做得對，只是在軍事意義上，這場戰爭是贏不了的，不過他可以阻止共產黨人的勝利，這麼一來，南越就會出現一個受到人民支持的領導層，那就是勝利了。

李光耀告訴美國曼斯費爾德參議員：根本沒什麼容易解決的辦法，不能像西部片所描繪那樣，以拔槍決鬥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解決。這將是一場艱苦長期之戰，不是什麼風光的事，就是為了把

這場仗打完，阻止共產黨獲勝，讓南越領導層崛起，這就是勝利了。

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一塊多米諾牌是印尼。印尼是個大國，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印尼具有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它位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控制了世界主要的海洋貿易通道和海洋強國的軍艦行駛通道。

印尼也是天然橡膠主要生產國，它還擁有大量石油儲備。1961年，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排名第6的國家，印尼的人口超過其他東南亞國家人口的總和，它的穆斯林人口也超過整個中東地區的穆斯林人口總和。印尼共產黨是世界上第三大共產黨，共產黨員的數量僅次於中國和蘇聯。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是性格怪異的蘇加諾，從意識形態來說，此人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蘇聯也給了蘇加諾大批援助，援助金額大大超出了美國曾經給蘇加諾的援助。此時，蘇加諾仍然試圖在蘇聯、紅色中國、美國之間維持平衡關係。如果印尼的東南亞鄰國都變成了共產黨國家，蘇加諾肯定會成為紅色中國和越共的忠誠盟友的。美國在亞州的另外一個重要盟國是菲律賓，菲律賓如果看到美國選擇放棄南越、老撾、柬埔寨，也會考慮中立化的國家戰略。

毛澤東對國際事務的認識，始終是以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為依歸的。按照列寧的說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帝國主義階段，戰爭不可避免，而戰爭的結果則必然導致革命。

這個時候，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紅色中國已經開始設立專門的學校和基地，對準備開展武裝鬥爭的亞、非、拉美各洲的共產黨人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毛澤東開始頻繁接見前來學習的各國黨的年輕學員，鼓勵他們回國開展武裝鬥爭，並且向他們傳授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經驗，甚至為他們提供部分經費和武器。

毛澤東顯然特別重視東南亞各國黨的武裝鬥爭。包括對有著上百萬黨員，在國內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印尼共產黨，他也再三提醒他們要做武裝鬥爭的準備工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馬列主義

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麼共產黨？

馬來亞共產黨在中國湖南省益陽市建立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用馬來語向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廣播，號召進行共產主義革命。

1963年6月15日，中共正式出版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提到在全世界輸出革命的要求：

第8條：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世界的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真正實行列寧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兩個革命口號，堅決支持亞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動。

第9條：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並能同它劃清界限，不要成為它的俘虜。

第14條：因為害怕戰爭而反對革命是完全錯誤的。

1963年9月下旬：中共、越共、老撾共產黨、印尼共產黨領導人在廣東省從化舉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說：「東南亞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買辦資本主義，而要實現這一任務，首先要爭取群眾，擴大統一戰線；其次要深入農村，準備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中國是東南亞革命運動的大後方，我們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我們會以最大的努力來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反帝鬥爭。」

甘迺迪大幅度增加對南越的援助

甘迺迪經過深思熟慮後，不同意美國直接出兵到南越。但是，甘迺迪考慮大大增強支援南越政府的力度。甘迺迪決定賭一把，看看南越共和國自己是不是能夠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自己支撐下去。甘迺迪批准了泰勒的所有建議，除了直接派兵以外。甘迺迪授權大

量援助南越民防部隊和鄉村自衛隊。

由於南越的政治體制是開明軍事專制主義，甘迺迪政府對吳廷琰的強力支持，使得吳廷琰在同西貢各類陰謀派別的政治鬥爭中取得優勢，人們認為吳廷琰是強大的，很多人轉而支持他。南越國軍的戰鬥信心增強了。在鄉村地區，農民們看到南越國軍的實力增強了，看到南越國軍擁用更多的裝甲車、大炮、直升飛機、巡邏艇、卡車。所以，很多騎牆派農民開始支持吳廷琰政府。

美國國務院命令諾爾丁大使向南越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吳廷琰政府針對美國的慷慨做出回應，對南越政治體制進行自由化改造。

美國人所堅持的南越政府自由化改革方案包括：

- 1) 允許新聞自由，允許自由辦報紙，允許報紙批評政府；
- 2) 允許政治反對黨的存在，允許反對派公開批評政府。政府應該對反對派的批評意見作出妥協，以獲得這些反對派的支持；
- 3) 吸收反對派人士進入政府，政府內閣裏應該有幾名反對派的部長；
- 4) 解散秘密員警組織；
- 5) 給國會更大的權利。

吳廷琰告訴諾爾丁大使：「越南不想成為美國的保護國。非常令人不解的是，美國對南越政府的要求竟然同北越共產黨對南越的要求是一致的。以泰勒將軍為首的美國特別調查團訪問南越的結果，非常類似於1946年中國內戰初期，美國馬歇爾將軍出使中國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美國都要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化概念強加到中華民國和南越共和國身上，實際上這些西方自由化政治概念並不適合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南越的政治環境。美國根本沒有從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經驗中吸取任何教訓。」

吳廷琰也告訴諾爾丁大使：他很擔心大量美國軍事和行政人員湧入南越，會削弱他的政府的民族主義形象，人們會認為他的政府是美國的傀儡。他認為，如果在南越民眾集會上，一個身材高大、

身穿美國軍服的美國顧問站在個子矮小的南越政府省長或者區長旁邊，會給南越人民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為了安撫美國人，吳廷琰做出了一些讓步：對軍事計畫和組織進行了修改，向省級政府機構派出了更多的總統代表，在國家電臺上播出更多的總統的講話。

也許是吳廷琰對馬歇爾將軍出使中國的評論，提醒了甘迺迪。在1946年中國內戰初期，蔣介石拒絕了美國提出的要求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政治自由化改革要求。隨後，美國的杜魯門總統停止了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甘迺迪當時是美國國會的年輕議員，他強烈反對杜魯門總統切斷對中華民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決定。

1961年底，大批美國支援南越的軍事物資運抵南越港口，這些物資中包括：直升飛機，坦克，無線電監聽系統，高空偵察照相機，固定機翼飛機，M-113兩棲履帶式裝甲車，內河巡邏艇，榴彈炮，卡車等。

甘迺迪告訴國防部長麥克拉馬納：「錢不是問題。」。甘迺迪下令大規模增加美國在南越的軍事顧問團人數，1961年底增加到2600人。

甘迺迪還採用了臘斯克和麥克納馬拉建議，在南越部分地區用美國空軍實施了有限的落葉行動，清理關鍵性道路的視界；並且在越共控制的一些地區實施農作物摧毀行動，以打擊越共的糧食補給能力。

甘迺迪任命57歲的哈金斯中將接替麥克格爾中將擔任MAAG司令官。二戰中，哈金斯是美國名將巴頓將軍的助理參謀長。哈金斯本人是一個正派的謙謙君子，他在軍中廣受官兵敬重。泰勒將軍非常欣賞哈金斯，惺惺相惜。

為了控制美國新聞界對美國增加對南越援助的報導，甘迺迪政府決定對駐西貢的美國新聞記者實施資訊封鎖。美國共和黨不久開始大聲抱怨美國政府秘密地增加對南越的援助，指責甘迺迪政府在沒有得到共和黨同意的情況下把美國引向戰爭。

1961年12月中旬，美國運輸艦USS科爾號運載兩個直升飛機中

隊的直升飛機抵達西貢港。甘迺迪政府命令運輸艦上的官員們對船上運載的裝備保密。科爾號煙囪噴出滾滾黑煙，這艘巨大的運輸艦從外海進入湄公河三角洲，它在西貢河上航行45英里後抵達西貢港。卸貨港正好在西貢Majestic酒店和Terrasse咖啡店對面，這兩個地方是美國駐西貢的新聞記者活動大本營。

有記者問美國軍官：「街對面的這艘船是航空母艦嗎？」

回答是：「無可奉告！」

在西貢的美國記者對美國政府的秘密行動非常憤怒。他們很快向美國國內發出科爾號抵達西貢港的報導。

在美國對南越的援助升級之時，北越減少了在南越的叛亂軍事行動的強度。1961年10月，河內降低了在南越發起秋季攻勢的規模。北越大幅度減少了每個月滲透到南越的軍事人員數量。北越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美國武裝干涉南越的戰事。另外一個原因是，南越國軍對越共的滲透進攻的頑強抵抗。

來自紅色中國的壓力可能對北越有一定的影響。紅色中國正在經歷中國歷史最嚴重的大饑荒。雖然毛澤東支持北越打垮南越，但是紅色中國內部的困境制約了它的行動能力。

紅色中國的高級官員告訴河內：中國不打算在這個時候讓美國大規模捲入越南戰爭。如果美國大規模攻擊北越，紅色中國將不得不出兵北越，如同在朝鮮戰爭中出兵朝鮮一樣。

在1961年的最後一個月是一個轉捩點。甘迺迪總統確定美國應該在南越建立一個防洪壩，以防止共產黨力量淹沒其他東南亞國家。他選擇南越作為主戰場的原因是，他相信南越人願意同共產黨力量積極作戰，南越人的反共決心遠遠大於中南半島上其他國家人的決心。

吳廷琰政府的軍隊從1961年9月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積極地回應了甘迺迪政府的支援。吳廷琰政府兩年來同越共作戰的困難局面在1961年底結束了。

1962年1月，美國空軍正式參加配合南越陸軍的軍事行動。為了掩人耳目，美國飛機塗上了南越空軍的標誌。一批曾經服役於二

戰的美國飛機抵達南越，包括：A-26侵略者攻擊機，AD-6空中攻擊機，T-28啄木鳥教練機等。美國空軍在阻攔越共的攻勢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新到達的直升飛機大大增強了南越陸軍的機動作戰能力。

1962年初，美國MAAG軍事顧問團的人數達到11500人，美國顧問配置到南越國軍的連級單位。美國顧問也配置給南越政府的省級和地區級行政長官。美國顧問隨南越軍隊一起行動，觀察南越國軍和越共戰鬥的實際情況，並對戰鬥情況進行總結。美國顧問的另外一個工作，是統計雙方在戰鬥中傷亡的準確數字，清點雙方屍體，以避免南越軍隊誇大戰果和敵情。

1962年1月，大衛斯（James Thomas Davis）是第一個在南越地面軍事行動中被殺的美國軍人。

美國運輸艦USS科爾號運載兩個直升飛機中隊的直升飛機到達西貢港和大量美國飛機到達西貢機場，很容易被肉眼觀察到。當西貢的美國高級官員拒絕透露有關資訊給美國新聞記者們時，美國記者們開始把矛頭對準諾爾丁大使和哈金斯中將。美國記者開始大肆攻擊吳廷琰政府。

吳廷琰政府如同它的北越對手一樣，熱衷誇大在戰場上所取得的戰果，這是東方國家共有的戰略手段，南越人民並不在乎吳廷琰政府這樣做。但是，這種做法被美國記者抓到了小辮子，記者們開始猛攻吳廷琰政府的這個弱點，他們說吳廷琰政府撒謊，欺騙美國人民。吳廷琰政府陷入同美國駐西貢記者團的無休止的艱難鬥爭之中。結果形成雙方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南越空軍叛徒轟炸南越總統府

1962年2月27日清晨，吳廷琰如同往常一樣早早醒來。他來到位於總統府二樓的書房。吳廷琰是一個早起者。他的工作通常是從早上4點鐘開始。

早上7點15分，他的工作被飛機馬達的轟鳴聲打斷，他走到陽

臺上，看見南越空軍的兩架AD-6空中攻擊機撲向總統府。吳廷琰趕緊和他的家人跑到總統府地下室避難。兩名叛變飛行員是范富國和阮文舉，飛機是從邊和空軍基地起飛的，本來計畫飛到湄公河一帶執行戰鬥任務。飛機升空不久，兩人各駕一架飛機突然脫離編隊，向西貢市區總統府方向飛去。兩人駕駛的飛機向總統府左翼樓的一角，即吳廷琰臥室的位置發射了火箭彈，並投下了汽油彈。從總統府左翼樓燃燒起的濃濃沖天黑煙在市區周圍都看得到。

當這兩架飛機開始轟炸並用20毫米機關炮掃射總統府時，西貢河上的南越海軍軍艦用防空炮向這兩架飛機開火，南越空軍派出戰鬥機追擊這兩架飛機。其中一架飛機被擊落，一名叛變飛行員范富國落入西貢河中，被員警抓捕。另外一名叛變飛行員阮文舉駕機逃往柬埔寨首都金邊，受到西哈努克的熱烈歡迎。

總統府的人員損失是輕微的。只有一名華裔女傭被落下的房梁擊中死亡，她死的時候仍然緊緊地抱著吳廷琰夫婦最小的女嬰兒，不過小女孩安然無恙。琰夫人本人因為跌倒腿骨受傷，被送往醫院。

這次轟炸只是一次孤立事件。事件的起因是阮文舉的父親因為反對吳廷琰被關進牢裏，阮文舉懷恨在心，進行報復。而范富國是被阮文舉哄騙參與的。

但是，美國新聞記者無視這次攻擊只是個人行動，他們把這次轟炸行動說成是吳廷琰政府不得人心的實例。被抓獲得飛行員范富國承認，他讀過美國《新聞週刊》和《時代》雜誌上批評吳廷琰政府的文章，他期待發動對總統府的轟炸後會獲得美國的支持，推翻吳廷琰政府。

事件發生後，吳廷琰通過電臺向國人發佈公告，報告逃過此劫是受到上帝的保佑，並宣佈此事件是孤立的個案，不會追究空軍的責任。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甘迺迪立即致電慰問吳廷琰，甘迺迪形容這是一件孤立的「惡毒的破壞行為。」西貢市面很快恢復常態。

這次事件發生後，吳氏兄弟採取更大膽的行動，壓制蔑視南越政府的外國記者。1962年3月，吳廷琰決定把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畢加特和《新聞週刊》的法國籍記者索裏驅逐出境，因為他們寫

了很多關於南越政府和吳氏家族的負面文章。

當另外一個美國記者向吳廷琰問到這次驅逐出境事件時，吳廷琰這樣說：「你屬於一個富有而且強大的國家。你也許會發現南越不是美國。但是，你們為什麼在我們南越人為了南越的生存進行艱難的戰爭時，在我們為保衛自由世界的關鍵邊疆同共產黨集團進行生死搏鬥時，要來羞辱和醜化我們這些南越人呢？」

諾爾丁大使也認為這兩個記者的報導是不準確的。不過，他向吳廷琰提出了抗議，反對把他們驅逐出境，認為這樣做會令美國人民感到不安，並且會有損於美國對南越政府的支持。吳廷琰決定暫時不把這兩個人立即驅逐出境，但是在這兩個人的簽證於1962年下半年到期時，他不會批准發給他們新的南越簽證。

南越國軍重新取得軍事上的優勢

1962年2月8日，美國在南越成立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MACV），司令官由哈金斯中將兼任。MAAG負責南越國軍的訓練，MACV負責管理軍事援助物資。1964年，這兩個駐南越美國軍事機構合併為MACV。

1962年，為了增強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實力，美國政府出資把這兩個南越准軍事力量的總人數從12萬4千人增加到17萬2千人。為了減少對平民的傷害，南越政府明令禁止炮兵和空軍在戰略村附近開火。但在實際操作中，南越國軍有時沒有遵守這項命令。

1962年的春季，戰爭向著有利於南越政府的方向發展。南越國軍的表現進入穩步提升階段，這樣的升勢一直在吳廷琰政府的任期內延續著。

南越國軍開始更積極的巡邏行動，特別重視小規模的秘密行動和夜間行動。對於遠距離鄉村和哨卡的呼救，他們的反應更為迅速，更為積極。同時，這些鄉村和哨卡的防禦能力也大幅度得到提升。當南越政府國軍的軍事行動持續成功之時，村民們開始向南越國軍遞送更多的準確情報。依靠這些情報，南越國軍離開固定基地

攻擊越共力量。

越共的實力也在不斷增長。到了1962年2月，美國情報人員報告說，越共在南越地區的武裝人員達到20000到25000人的水平。美國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官費爾特海軍上將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說：「越共的戰鬥意願、決心、戰鬥能力至少同南越國軍不差上下。」根據這類報告，甘迺迪認為南越需要10年時間才可能取得對越共遊擊隊的勝利。

1962年4月6日，南越國軍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根據預先得到的準確情報，1200名越共將進攻TraBong地區的幾處政府軍據點。南越國軍預先在這些據點配置了重型武器，可以覆蓋越共可能的進攻路線。當越共開始發動進攻時，他們遇到南越國軍的機關槍和155毫米榴彈炮火力的迎頭攻擊。越共被阻攔在據點的週邊，損失慘重，最後逃回山區。越共留下45具屍體，還帶走了更多陣亡者的屍體和傷員。南越國軍陣亡16人，33人受傷。南越國軍繳獲了兩門美國造57毫米無後坐力炮，幾挺機關槍。一個美國軍事顧問說：「再有幾次這樣的勝利，本地區越共的脊樑骨就會被打斷。」

1962年4月份，最敵視吳廷琰政府的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在訪問南越各地的美國顧問團人員後，報導說：「在同越共的戰鬥中，南越國軍逐漸扭轉了不利的局面。」

1962年中期，南越政府已經終止了戰爭局面的惡化。甘迺迪曾經冒險地預測，在美國軍隊不直接捲入戰鬥的情況下，南越可以自己生存下來。甘迺迪賭對了。

南越國軍重新取得軍事上的優勢主要原因是大量引進了美國的直升飛機、裝甲車輛、無線電通訊系統等現代化裝備。固定機翼飛機可以為南越國軍在任何地區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直升飛機可以快速把南越國軍運送到越共佔領的山區和叢林據點，直升飛機大大提高了南越國軍的機動作戰能力。在護送南越國軍的汽車補給車隊時，直升飛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它們可以驅散越共的伏擊部隊。

一個越共幹部說：「白天，我們的幹部很難到處行動，因為直

升飛機可以在很遠的距離看到我們的人。幾架直升飛機就可以包圍一個目標，實行突然降落，把敵人的攻擊部隊投放到地面，在任何地形下都可以抓捕和殺害我們的幹部和戰士，特別是在開闊的田野。」

美國提供的M-113兩棲履帶式裝甲車，裝備點50機關槍，可以壓制大部分越共武裝力量的火力，越共缺少可以有效打穿M-113裝甲車鋼板的反坦克武器。無線電系統可以使分散的南越國軍據點呼召空軍、機械化部隊、大炮的快速火力支持。

南越國軍重新取得軍事上的優勢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大批美國軍事顧問人員編入南越國軍。美國軍事顧問人員把南越國軍訓練成為現代化的戰鬥部隊，如同中國的軍事顧問人員在1950年代把北越軍隊訓練成為現代化的戰鬥部隊一樣。美國軍事顧問人員並不參加實際戰鬥。

美國軍事顧問人員督促南越國軍改變了原來大規模的笨拙的和無效的掃蕩行動。新的戰術是進行小規模的行動和巡邏，巡邏行動可以覆蓋更大的區域。

美國軍事顧問人員在行動中勤勤懇懇的態度為南越國軍樹立了好榜樣。美國軍事顧問人員同南越官兵一起，穿過悶熱而且多荊棘的熱帶叢林，承擔同樣的戰鬥風險，吃同樣糟糕的軍人口糧。根據南越國軍在戰鬥中的實際表現，美國軍事顧問人員會對南越國軍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美國軍事顧問人員編入南越國軍連一級戰鬥單位，大大增強了南越國軍官兵的戰鬥決心。美國軍事顧問人員協調空軍和炮兵對地面部隊的支持。在正確情報和空軍的配合下，南越國軍甚至可以在越共伏擊陣地的背後向越共發起攻擊。

總之，美國軍事顧問人員在戰鬥現場的積極活動，為南越國軍壯了膽，大幅度提升了南越國軍的戰鬥能力，使他們的打法也更靈活多變。南越國軍現在覺得他們可以在空軍和炮兵的支援下打敗越共。

南越國軍取得優勢的第三個原因是新一代南越軍隊指揮官和省級官員走上南越政治舞臺。從1954年吳廷琰上臺開始，他就刻意培養新的有獻身精神的政府官員和軍隊指揮官，用來取代殖民地時代

的政府官員和軍隊指揮官。到了1962年，這批新人終於開始登上了舞臺。從政府的省長到鄉長，從軍隊的師長到排長，有共同理想的新人進入了崗位。

菲利浦斯於1962年中期重回南越。在訪問鄉村地區時，他發現地方官員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回憶錄有這樣的評論：「在6個省遇到的所有省級官員都是去年才上任的。他們的談話和行動反映了這些官員願意幫助鄉村農民。這些官員工作時充滿幹勁和熱情，他們白天視察管轄的省區，晚上處理各類檔，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很長。」

根據甘迺迪的戰略，南越國軍獲得了美國提供的大量新式武器，並且獲得大批美國軍事顧問人員的支持和美國空軍的支持；同時，吳廷琰政府在南越鄉村地區實施了戰略村計畫。

在這種情況下，南越政府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總體戰爭策略，越共稱南越政府這樣的總體戰略為「特種戰爭」。南越國軍在「特種戰爭」的背景下，扭轉了被動局面。

戰略村計畫

1962年初，南越政府開始對以前失敗的「莊園計畫」進行修改，推出全新的「戰略村」計畫。這是一個結合軍事、政治、經濟的總體戰略方案。總體來說，吳廷琰的「戰略村」計畫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反擊越共滲透遊擊戰的計畫，它的要點是爭取鄉村農民對南越政府的支援，向鄉村的農民提供保護，同時把越共同農民隔離開來。戰略村計畫是當時南越政府的基本國策。它的本質就是把每個村莊建成一個個堡壘，以抵禦越共的滲透進攻。

陳麗春有一次告訴美國記者：「我們的古代祖先就是用這個辦法紮竹籬笆牆，防止野獸進攻的。」

美國USOM的農村事務辦公室主任菲利浦斯對於戰略村計畫的評價是：「儘管這個計畫有很多漏洞，村莊自我防衛和自我發展的概念是正確的。參加這個計畫的人認為，戰略村計畫的缺點可

以得到糾正。在1963年初期，我們有理由對南越的前途保持樂觀態度。」

美國USOM的農村事務辦公室的弗拉雷對於戰略村計畫的觀點是：「除了幾個小的容易克服的缺點外，這個計畫的基礎是非常紮實的。最重要的是，它表達了南越政府最高領導階層同全體人民保持聯繫的決心，它是越南人自己編制並由越南人自己執行的計畫。」

南越的政府的組織機構是這樣的：中央政府下面是省，省下面是地區，地區下面是鄉，鄉下面就是最基本的村。戰略村是建在村一級的。在以前，法國殖民統治當局的政府機構只設到地區一級。

戰略村計畫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馬來西亞曾經使用戰略村計畫壓制了馬共叛亂，戰爭結束後，所有的馬來西亞戰略村都被馬來西亞政府拆除了。

南越國軍上校Hoang Van Lac被任命為第3軍區負責地方行政的長官，負責本地區的戰略村計畫。當他去西貢見吳廷琰時，心裏非常忐忑不安，因為這是一份很艱難的工作。

Hoang在總統府等待吳廷琰接見時，正好遇到吳廷瑑。兩個人相互打了招呼，一起走到總統府的陽臺上。

吳廷瑑說：「老人家給了你一份只有天使才可以完成的工作。你自己有什麼計畫？」Hoang把困難情況告訴了吳廷瑑。

吳廷瑑告訴Hoang：「作為總統，吳廷琰只是簽署命令，然後等待這個命令會被下面的部門去執行。戰略村計畫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和很多政府部門共同努力工作來完成它。」

吳廷瑑讓Hoang向吳廷琰提出建議，成立一個跨內閣各部的委員會來處理這份工作，由吳廷琰當主任，Hoang為執行委員。

在離開前，吳廷瑑再三囑咐Hoang道：「你一定要告訴總統，這是你自己的計畫，如果總統太忙，我會來幫忙主持這個委員會的。」

同總統會面後，總統讓Hoang同Quach Tong Duc共同起草一份

建立跨內閣各部的戰略村計畫委員會的命令。當Hoang把寫好的計畫交給吳廷琰簽署時，總統問他：「吳廷琰看過這個計畫嗎？」Hoang告訴總統，他已經跟吳廷琰談過這個計畫了。

隨後，Hoang調任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秘書長。在派Hoang去為吳廷琰工作之前，吳廷琰反復告訴Hoang：吳廷琰知識面非常豐富，特別是在國際事務方面。Hoang認為吳廷琰是強烈反共的人，儘管他的有些想法不切實際。

在第一次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會議上，Hoang請吳廷琰坐主任的位置，總統反而告訴Hoang，讓他請吳廷琰坐主任的位置。

在這次會議上，吳廷琰用他那沉悶的語調進行了冗長的發言，佔用了會議的大部分時間。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委員們迅速進入主題，制定了概念清楚、有條有理的計畫。會議結束後，Hoang請吳廷琰批准把會議記要翻譯成英文版本，發給美國的MACV和USOM。吳廷琰強調，必須把它翻譯成含糊其辭的英文檔，讓美國人同意南越人的計畫，達到南越政府的目的就可以了。

有一次，吳廷琰告訴Hoang：「同共產黨作戰是一項艱苦的事業，但是，同美國盟友打交道是一項更為艱苦的事業。美國的政策是不斷變化的，美國人的目的也是不斷變化的。像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沒有永遠的敵人或者永遠的朋友，他們兩個國家只有永遠的利益。」

Hoang認為，美國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南越人不能永遠依賴盟友的幫助。美國的顧問們可以解決很多技術問題，並且制定出準確的報告。不過，他們不可能替代南越人去執行南越人的計畫。

戰略村計畫是一項革命性的措施，它是一種綜合性的計畫。戰略村計畫的要點是：為村民提供保護，保護他們不受越共的騷擾，改善他們的生活，為他們的孩子們提供更好的教育，以贏得農民們對南越政府的忠誠之心。這是唯一能夠在鄉村地區打敗越共的辦法。

每個星期五，吳廷琰都要主持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會議，討

論各種出現的問題。

在美國方面，為了支持戰略村計畫，建立了以朱哈特副大使為主任的特別委員會；USOM建立了農村事務委員會，由菲利浦斯擔任主任，USOM提供了第一筆1000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援戰略村計畫。

在湄公河地區，南越政府重新修建了新的戰略村，把附近的鄉民遷移到戰略村裏，通常政府會支付一定的賠償金。湄公河地區水患頻繁，農民的住房都是沿運河兩岸的堤岸修建的，以避免水患，非常分散，不利於建設戰略村。

從戰略上說，湄公河地區非常靠近柬埔寨，越共可以從柬埔寨的基地從陸路、水路、海路滲透到南越的湄公河地區。湄公河地區的幾個省區也是越共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建立起來的老據點，有很強的民眾支持基礎。

在南越北部和中部地區，南越政府利用了歷史形成的自然村落來建立戰略村，村民不需要搬遷。

英國駐西貢的「反叛亂」顧問小組的羅伯特·湯普遜，曾經協助馬來亞的英國當局，在馬來亞發展戰略村計畫，成功壓制了馬共的叛亂。湯普遜把馬來亞經驗帶到了南越。不過，在湯普遜來到南越之前幾個月，吳廷琰兄弟已經開始偷偷摸摸地搞戰略村計畫試點，因為他們一開始不希望美國人知道，免得美國人又來干涉他們的行動。湯普遜的經驗進一步完善了吳廷琰兄弟的計畫。

戰略村計畫要點是在越共遊擊隊滲透比較嚴重的地區，建成戰略村，把村民同共產黨遊擊隊隔離開。建立戰略村的第一步是清除村莊周圍的綠色植物，為戰略村的守護者打開良好的視界。戰略村週邊第1層設置有插滿竹釘的水壕；第2層是毛竹柵欄圍欄，毛竹的一個端頭削尖向外，很像豪豬的刺，在有的情況下，戰略村使用帶刺的鐵絲網作為第2層防禦圍欄；在戰略村的進口，設置鐵絲網路障，鄉村自衛隊人員檢查進出的人員。戰略村裏建有瞭望塔。雖然戰略村的柵欄材料是很脆弱的，但對於戰略村的守護者來說仍然是很有用的，可以讓他們看清誰是入侵者。

戰略村可以控制人員和供應物資的來往。總之，南越政府是用

戰略村這個辦法把村民同越共隔離開，並為普通農民提供保護。這樣不讓越共在南越鄉村徵兵，並切斷越共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來源。每個戰略村通常規模比較小，基本上是在原來自然村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減弱了村民對戰略村的抵觸情緒。

吳廷琰政府派出大批農村幹部到各個戰略村去工作，反共農村幹部在戰略村裏每天24小時執勤。防守戰略村的民兵來自鄉村自衛隊和共和青年團的成員，這些人都是本地人，所以在本地有廣泛的人脈和可靠的情報來源。戰略村的民兵駐守在瞭望塔、哨卡、中心防禦據點等處。各戰略村之間用電話線連接起來，並用無線電報話機同本地區的南越國軍司令部相聯繫。每天傍晚，反共的民兵們敲鐘通告村民實行宵禁。宵禁後，反共的民兵們會向任何接近戰略村的人開槍。如果越共大部隊在天黑後向戰略村發起進攻，民兵們會用火把為南越空軍指明越共的位置，並用無線電報話機向南越炮兵和空軍報告越共的位置。

南越政府的農村幹部像越共幹部一樣，深入鄉村，招募和訓練村民成為鄉村自衛隊員，為鄉村的村民提供經濟援助和農業方面的指導。他們提供化肥和滅鼠藥給農民，發展本地的教育、交通、醫療衛生事業，改善鄉民的生活。在戰略村每家農戶住房的門上，南越政府農村幹部都會釘一個統計表，寫明該戶的居民清單。他們密切注意村裏的人口進進出出的情況。南越政府農村幹部還會在政府學校、市場、田地、戰略村居民家裏，宣傳南越政府是優秀的政府，越共是邪惡的勢力。他們同農民說簡單的道理，比如說政府的養豬計畫，政府發給的步槍比越共的性能更好等。

吳廷琰派出的農村幹部直接到戰略村裏工作，這些農村幹部直接向他和他的政治組織報告，這樣就避開了很多效率不高的省區和西貢的官僚們干擾戰略村計畫。國家農村官員培訓學校畢業的一批又一批幹部被派到鄉村地區工作。吳廷琰的勤勞黨和共和青年團也派出幹部到各地的農村。吳廷琰用新一代、積極的、有鬥志的幹部填補了南越鄉村地區的政治組織的空缺。這些年輕農村幹部是戰略村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

南越政府的農村幹部在戰略村裏只起幫助性作用，他們不干涉戰略村農民們自己選舉出的村長的工作。

在戰略村計畫實施的初期階段，會說越南語的美國政府官員黑夫勒（Theodore Heavner）深入考察了建成的戰略村後說：「該計畫最重要的亮點是南越政府派出優秀農村幹部到鄉村去推動這個計畫的實施。」

戰略村計畫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一方面是南越政府自己的農村幹部，另一方面是發動村民參加鄉村自衛隊。戰略村的農民們選舉自己的村長和村委員會。

在解釋戰略村計畫時，吳氏兄弟強調這個計畫的民主特性，但它是越南式的民主，而不是美國式的民主。戰略村的村民會採取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村裏的村長。南越政府的地區領導人會告訴村民投票給指定的候選人，這些人通常是村裏傳統精英階層的成員。通過這個方式，政府把效忠政府並有能力的人安排擔任村長的職務。

諾爾丁大使把戰略村計畫報告給華盛頓當局。不久，很多美國官員開始熱烈地支持戰略村計畫。哈金斯將軍對這個計畫很感興趣，他勸說南越國軍派出大量人員保護戰略村。

南越政府進一步提高各個戰略村的武器裝備水平，使得戰略村的鄉村自衛隊可以在空軍和炮兵部隊的掩護下抵擋越共的小規模進攻。在這種情況下，越共勢必要集結更大的兵力攻擊某個戰略村，這樣使得越共較大的部隊容易暴露在南越民防部隊和南越國軍面前。如果戰略村遇到特別大的越共部隊進攻，戰略村防守人員可以選擇逃跑或者藏起來。

吳氏兄弟打算在2年內把全國16000個村莊建成戰略村。

新西蘭外科醫生謝克萊登和他的太太安娜貝爾帶著他們的幾個幼兒於1963年5月來到南越的歸寧市，跟隨新西蘭醫療隊在歸甯市區建立了新西蘭援助的醫院。他們對於西貢的政治情況並不瞭解。

安娜貝爾於1963年6月14寫給她父母的信中以女性的細膩描寫了歸寧市附近鄉村的生活，其中對戰略村的觀察是很客觀的。

她是這樣說的：「歸寧附近的風景絕對很美，綠色的稻田一望



南越山地人的反共民兵

無際，整齊的戰略村每隔幾公里一個點綴在綠色的田野裏，像是一些玩具城鎮。每個戰略村有兩道由一端削尖而且斜向對外的毛竹編成的柵欄圍牆，戰略村外面還有一道水壕溝，裏面也佈滿了竹釘，村莊週邊還有陷阱。每晚實行宵禁，每天早上戰略村的大門打開，生活恢復正常。這些戰略村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們就像興旺的市鎮。農民的房子是整潔的，有些房子的牆面被刷成了白色。戰略村裏的孩子們看起來很健康，甚至比歸甯市里的孩子們更健康。」

「我們去過的一個戰略村，村民正在建造有百葉窗的木房子，不過還沒有打水井。美國人把玉米引入南越鄉村，鼓勵農民種玉米，這些玉米在這裏的長勢不錯，美國人還引入了番茄。這裏絕對沒有農業機械化。農民們用手工完成水稻的種植和收割，大部分情況下，農民用水桶澆灌農田。鄉村小橋也是用手工建造的，建橋的石塊是由婦女們從採石場一點一點敲出來的，然後婦女們用扁擔把

石块挑過來。我們後來同戰略村的村長一起喝茶，後來又同地區長官一起喝茶，戰略村的重新安置村民計畫看來是很成功的。」

謝克萊登醫生還注意到，儘管1963年中期的西貢形勢很緊張，發動推翻吳廷琰政變的謠言滿天飛，但是南越政府仍然在歸寧市附近地區有條不紊地建設新的戰略村。

1962年中期，由於軍事行動和戰略村計畫的成功，美國政府沒有對南越政府的民主自由化改革施加過多的壓力。

美國官員考特瑞爾認為：「吳廷琰的威權領導對於防止南越政治中的派系主義的漫延來說是必須的，這種派系主義是南越政治中的流行病。」

美國政府官員黑夫勒的評論說：「政府內的反對分子或者政府外的合法反對派對南越沒有什麼幫助。如果允許反對派公開批評政府，南越人會認為政府是軟弱的。」

在沒有受到美國的壓力的情況下，吳廷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政府的效率。吳廷琰解除了一些濫用職權官員的職務，建立調查公民投訴的機構，建立了為殘疾軍人和戰爭寡婦和遺孤提供幫助的機構。吳廷琰開始從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中招募後備軍官，低軍階士兵的薪水有了提高。

1962年中期，對於北越來說，由於美國力量的進一步捲入和南越國軍扭轉了南越戰場上的被動局面，北越領導人覺得戰爭將是長期和困難的。如果北越派出大量正規軍南下南越，將可能導致美國直接派出地面部隊到南越參戰。

1960年代初期，法國學者法爾是少數幾個可以進入北越的西方人之一。

法爾於1962年中期訪問了北越。從河內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法爾注意到：「自從法國人於1954年撤離河內後，河內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河內沒有鋪設一條新的馬路，沒有一棟房子被重新粉刷。在曾經一度繁榮的地區，商店的大門都被木條封住了，建築物非常破舊。普通人民都是令人震驚的沈默，所有的人都穿著同樣的黑褲子

和白色襯衣。」

他感到河內的氛圍很像奧威爾寫的《1984》那本關於極權主義的書的情景，好像「老大哥」無處不在，無所不知。

當法爾見到北越領導人時，他們向他透露，他們擔心美國的報復，因為北越新建的工業基地是很脆弱的。

范文同說：「我們知道，美帝國主義準備利用南越人民英勇的鬥爭做藉口，摧毀我們的經濟和文化成就。我們不會給美帝國主義這樣的藉口，來讓美國用武力干涉北越。」

1962年，北越領導人向蘇聯和紅色中國請求更多的幫助。胡志明訪問了莫斯科，尋求額外的軍事援助，

隨後，胡志明訪問了紅色中國。由於紅色中國已經從大饑荒中有所恢復，毛澤東決定加大對北越的支持力度。1962年夏，紅色中國無償給了北越可以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武器裝備。

第十二章

南越政府發動對南方越共的攻勢行動

進攻！進攻！

美國哈金斯將軍在擔任美國MACV的司令官時已經57歲了，但是他仍然保持了非常勻稱和健康的身材。作為前曲棍球和馬球明星，他擁有非常旺盛的精力和熱情。他的責任心和能力，他的出色人品，使他完全勝任美國海外軍事顧問團司令官這樣艱難的工作。

哈金斯將軍在美國新聞界的敵人指責他只是依賴統計報表，很少去現場視察。

美國駐西貢記者希漢（Neil Sheehan）報導說：「哈金斯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每天只是坐在西貢的空調房間內，沾沾自喜地看著那些經過塗改的統計數字。」

實際上，哈金斯將軍把大部分的工作時間花在了前線的現場。麥克林此時任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公共關係顧問，他說到：「哈金斯將軍在西貢過著斯巴達人式的軍人生活，他幾乎每天都乘著小飛機巡視南越各地，同戰爭保持直接接觸。」

1962年下半年，哈金斯將軍不斷對吳廷琰施加壓力，迫使吳廷琰解決南越軍隊那些還沒有解決的難題。哈金斯將軍是一名實幹家和技術教練，南越戰場正好需要他這樣的人物。吳廷琰政府已經圍繞戰略村計畫建立了正確的行動策略，但是，南越軍隊需要加強進攻性。

哈金斯將軍同吳廷琰的關係很好。哈金斯說話注意技巧，如同蘭斯代爾的做法，這使得吳廷琰能夠聽得進哈金斯將軍的建議，同時贏得了吳廷琰對他的尊敬。

1962年7月18日，哈金斯同吳廷琰開了一次會面。哈金斯將軍說：「這個星期，我走訪了所有的師。每到一處，大家都向我報告說連級和排級指揮官非常短缺。某些情況下，一個營只有6個軍官。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由軍士擔任臨時連長。」哈金斯將軍建議從各個司令部或者後勤司令部調軍官去填補這些空缺，縮短軍官在學校的訓練時間，吸收更多的職業年輕人進入軍隊。

吳廷琰說道：「我很擔心那些已經擔任高級職位的軍官們，他們缺少主動性。」

「這些軍官應該被解職，」哈金斯將軍說。

「這些情況是從法國人統治越南時繼承下來的，那些沒有實際能力或者沒有經過合適訓練的軍官很容易地被提升到上校和中校的職位，」吳廷琰解釋道。「我的將軍們不願意提出這些不稱職軍官的名單，因為他們是老朋友了。」儘管有這些困難，吳廷琰準備免去一些軍官的職位。

哈金斯將軍提到幾天前一支南越空降兵部隊遇到越共的伏擊。20名南越士兵被殺。在越共的最初襲擊過後，還有250名南越空降兵完好無損，他們本來可以發起反攻行動，但他們爬在原地沒動，讓那些越共溜掉了。「這是缺少低級指揮官的實例，」哈金斯將軍斷言。

哈金斯將軍認為，另外一個問題是使用大規模部隊進行掃蕩行動，這等於是向敵人發出信號讓他們提前溜掉。使用6個或者7個營掃蕩80平方公里的區域，只抓到區區兩個越共。

哈金斯認為最好的方案是使用營級規模的部隊，以準確的情報為基礎，快速並且秘密地行動。哈金斯將軍強調主動進攻的重要性，取得勝利的唯一辦法是，進攻！進攻！

哈金斯將軍在9月7日向吳廷琰建議發起「爆炸」攻勢，他預期在一年內可以大大減少越共的活動。哈金斯將軍說：「也許不可能

殺掉所有的越共，但至少可以把他們趕入地下活動。這樣也不錯，可以讓我們有時間建立更多的戰略村，恢復經濟的發展。」

吳廷琰爭辯道：「越共不會接受這樣的失敗。我不相信越共是蟲子，可以被用腳後跟踩死。他們有很多資源，北越有源源不斷的人員可以輸送到南方。」

吳廷琰認為南越可以制定一個3年期的作戰計畫。哈金斯將軍的目標主要是希望南越國軍保持一個長期的戰鬥活力。

吳廷琰告訴哈金斯，最關鍵的地區是越南中部的安南山脈。特別是廣南省和廣寧省，越共打算從山腳推進到海岸邊，以便取得補給。吳廷琰說：「直升飛機最近在這個地區的巡邏很有幫助，越共開始猶豫是不是要執行他們的計畫。但只要越共停留在這些山區據點，他們就是安全的，那裏有洞穴可以躲藏。」

「解決的方法去那裏把他們從洞穴裏挖出來，」哈金斯說。

哈金斯跟吳廷琰講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某南越國軍營長帶著他的部隊在一條河的岸邊宿營。一個美國觀察員問他為什麼不把宿營地點選在河對岸，那裏有更好的宿營地。這個營長說，越共控制了河對岸。觀察員問這個營長為什麼不攻擊河對岸的越共。這個營長回答道，只要我們不打擾他們，他們也不會打擾我們。

「這個營長是個懶人，」吳廷琰說。他曾經告訴南越的第1軍區司令官，戰爭是會有傷亡的，他已經免去了建和省省長的職位，因為他態度是消極的。儘管吳廷琰做了很多努力，某些軍官仍然不願意主動進攻。

「這是不對的，這樣贏不了，」哈金斯抗議道。「如果司令官不想打，他們應該向你報告，你可以找到其他願意打的司令官來代替他們。」

南越軍隊在1962年的下半年加強了他們的攻擊性。

1962年7月20日，南越國軍第7師在Reeds平原執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夜間直升飛機攻擊行動。30架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直升飛機參加了這次行動，運送1000名第7師的步兵到達戰場。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直升飛機攻擊行動。南越國軍第7師的步

兵在一個營的越共頭上降落。看到南越的大部隊到達，越共開始逃跑。南越陸軍、直升飛機、AD-6攻擊機猛烈追擊這些越共。很多越共在開闊地上被南越軍隊的火力打倒。戰鬥結束後，有141名越共士兵被打死，南越國軍有30人陣亡。

一份1962年的越共檔這樣記載道：「我們的人民戰爭力量很難阻止敵人的直升飛機和裝甲車輛的進攻。我們的損失在增加，很多單位被迫解散。」

越共的大部隊在南越鄉村地區發動的多次進攻被南越國軍擊破，損失慘重。越共不得不削減大部隊行動的數量，改為使用小部隊進攻，這使得越共很難用壓倒性的兵力擊敗南越國軍，也很難攻下戰略村。

看到南越國軍取得軍事優勢，南越農民積極地同南越政府合作，提供情報給南越國軍。因為這些勝利，南越軍民樂觀情緒高漲。

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高級官員朱哈特說道：「軍事方面的形勢非常令人鼓舞，進展是轟動性的。」即使是一直反對吳廷琰的南越知識份子和反對派政治家也認為，南越國軍的進展是非常大的，西貢方面反對吳廷琰的聲音逐漸減少。

駐西貢美國記者團和南越政府之間的惡劣關係

西貢有一條大街叫卡甸那大街（CATINATSTREET）。1956年法國撤出越南後，吳廷琰將路名改為「自由道」。但是，人們還是習慣叫它卡甸那大街。這條街具有濃鬱法國風格，它是一條浪漫的大道。街旁有很多法國式建築物，也有許許多多法國式的咖啡店，餐館，酒吧，飯店，奢侈品商店。

各國新聞記者喜歡來這裏喝咖啡聊天。慢慢地，各類馬路新聞就此產生。凡是從這條街傳出的可信和不可信的消息就通通被叫著「卡甸那電臺廣播」。這個並不存在的「電臺」，在記者圈和外交圈中迅速成名。有些美國記者經常來這裏的咖啡館和酒廊打探消息，然後寫成文章發往美國的主要媒體。

在吳廷琰上臺初期，南越政府和西方媒體之間的關係不錯。早期在西貢的西方記者們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內戰、朝鮮戰爭，他們經驗豐富，目光敏銳，能夠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報導百廢待興的新興獨立國家的情況，報導比較中立客觀。

以後來了很多剛從美國大學畢業的新記者，南越政府和美國媒體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

1962年8月份出版的一期美國《新聞週刊》登出索裏的一篇文章，並配以一張南越反共女民兵的照片，文章的標題是：「西貢女民兵：敵人有更強大的動力和更高的熱情。」吳夫人猛烈批評這篇文章，指責索裏為北越共產黨工作，汙衊南越婦女。吳夫人主張把索裏趕出南越。索裏到香港後寫文章攻擊吳夫人，他說：「吳夫人是惡毒的政治鬥士，對權利有著無限的渴望。她是南越最令人憎恨的人。」

當《新聞週刊》登出索裏攻擊吳夫人的文章後，西貢政府公開批評這個雜誌，禁止《新聞週刊》在西貢發行。談到美國堅持南越必須有新聞自由時，吳夫人告訴另外一個美國記者：「南越不需要你們這種瘋狂的自由。」

美國記者團抗議南越政府把索裏驅逐出境，認為南越政府沒有權利這樣做，因為美國每天給南越政府的經濟援助為100萬美元。美國記者軍團的潛臺詞是，這些援助使得美國人有權利教訓南越人應該怎麼樣做。9月份，吳廷琰把NBC的記者魯濱遜驅逐出境。

美國記者團向南越政府提交了一份抗議信，聲稱：「驅逐行動不公正地違背了新聞自由的傳統原則。」很明顯，美國記者軍團並不清楚，南越從來就沒有新聞自由的傳統。

布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長駐西貢的美國記者，他領導著美聯社駐西貢記者團。布朗此時30多歲，性格古怪。

代表美國合眾國際社的是25歲的希漢，他於1962年4月到達西貢。在西貢記者軍團中，他是最年輕的，並且是最沒有經驗的一個。

對《紐約時報》而言，代替畢加特的是哈波斯坦（David Hallberstam）。哈波斯坦28歲，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在以後的1年多時間裏，哈波斯坦的報導將會對美國和南越的利益造成極大的

損害。

駐西貢的美國記者們大部分是剛從美國大學出來的畢業生，他們一畢業就被調到情況複雜的亞洲國家來。他們在美國受的教育是認為新聞自由是民主國家的基石，他們把美國那套新聞自由理念也帶到南越這個環境裏。

美國在二戰中取得勝利，成為世界超級強國，這些記者們還帶有美國人不可一世的心態，在同南越人打交道時表現出優越感。而剛剛脫離法國殖民地統治的南越人對此非常敏感。

這些美國記者認為，按照美國的標準來看，南越政權有種種不是的地方，所以他們開始批評南越政府的缺點。這種批評讓南越政府在自己的國人面前丟臉，引起南越政府對這些美國記者的反感。另外，東方人的文化是報喜不報憂，南越政府在通報戰爭進展和其他問題時，肯定要隱藏一些不利的情況，美國記者們發現這些情況後就認為南越政府不誠實，有欺騙行為，他們進一步攻擊南越政府。美國記者們認為美國政府拿了納稅人的錢用在南越，他們有權利監督美國政府和南越政府，他們有權利知道事情的真相。

雙方的衝突就是這樣慢慢地升級了。最後形成駐西貢美國記者團對南越政府敵視的局面，這些記者們寫出的有偏向性的報導文章在美國各大主要報紙和雜誌上登出，對美國民意和美國政府官員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醜化了南越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南越政府對這些記者文章的反駁更引起了記者們的憤怒。

希漢和哈波斯坦來到南越，他們相信他們有權利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資訊。當南越政府的官員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做時，這兩個年輕人非常憤怒，尋機報復。這兩個人報復心之重不僅令南越的官員吃驚，也令一些更有經驗的記者吃驚。

路透社記者特納（Nick Turner）回憶：「我沒有指望每個人告訴我真相，因為這是戰爭時期。很多美國記者認為知道一切真相是上帝給予的權利，可我不認為是這樣的。」

談到希漢時，特納說：「希漢個性是非常輕快的，有時有點過頭。不過，我喜歡他。」

談到哈波斯坦，特納說：「我可以理解他總是很憤怒，他想利用他所處的位置來改變那些錯誤的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引導他對某些人或者事情產生宿怨，他經常以為事情不是黑就是白，實際上很多事情很難這樣區分。」

希漢對哈波斯坦的評價是：「他是這樣一種人，只用黑色或者白色來看世界，中間沒有陰影。」

當美國軍事顧問團出於安全的考慮，禁止記者參加在南越四戰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時，哈波斯坦寫信給諾爾丁大使表示抗議：「把記者排除在外的行為是愚蠢的，是天真可笑的。這是對西貢每個美國記者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智力的侮辱。」

在1962年的後期，西貢的美國新記者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去南越國軍第7師的營地。此時南越國軍共有9個步兵師，第7師駐紮在湄公河地區的美荻，離西貢比較近，西貢到美荻道路也很好。該師成為美國記者關注的熱點。

外國記者喜歡去第7師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美國顧問范恩中校在第7師當高級顧問。范恩中校希望通過美國主要媒體《紐約時報》來提升自己的名聲，所以主動接觸這些年輕的記者。

《紐約時報》是華盛頓當局瞭解美國公眾立場的一個主要渠道。范恩中校向這些美國記者提供在南越取得新聞職業提升的技巧：如何參加軍事行動；如何接近秘密的軍事情報；范恩並且把記者們不熟悉的軍事知識講解給他們聽。范恩中校還把很多轟動性的故事素材提供給記者們。

希漢後來回憶道：「范恩中校教了我們很多東西，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范恩，我們的報導將會是完全不同的。」

范恩中校參加過朝鮮戰爭，他是一個勇敢而且具有冒險精神的軍人。不過，他的個人品行記錄不好，這一點影響了他的升遷。范恩中校於1963年3月退伍。他後來重新返回南越擔任軍事顧問，他於1972年在一次直升飛機墜毀事件中陣亡。

在希漢和哈波斯坦這些新記者們的眼裏，范恩中校就是一個英雄。很多年後，希漢寫道：「我們原來相信他的職業經歷光環已經



西貢的卡甸那大街

消失，他曾經裝扮成勇敢的道德上的典範，欺騙了哈波斯坦和我以及其他所有仰慕他的人。」

在1962和1963年的關鍵的歲月裏，范恩中校得到了這些年輕美國記者們的無限信任。反過來，這些美國記者寫的文章又影響了美國華盛頓當局和普通美國人民。

諾爾丁大使在談到這些美國駐西貢記者時說：「在我當大使的任內，我經常同這些記者們接觸，我不同意哈波斯坦大部分報導的觀點。我也不同意布朗和希漢一些報導的觀點。我認為《紐約時報》的觀點是反對美國支持南越政府，後來，這個報紙開始反對美國政府本身。我不太清楚這些反對的原因。我認為這些美國記者們對南越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進度不滿。我認為，南越還沒有打好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礎，幾千年來，越南都是專制國家，不可能在幾年內改變一切。據我所知，北越的河內電臺廣播了美國《紐約時報》評論員批評吳廷琰政府的專欄文章。」

泰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各種美國新聞機構以不正確的新聞報導方式延長了戰爭的進程。美國記者只需作有選擇的報導，而並不需要故意捏造事實，就造出了這樣一種印象：我們美國人是侵略者，一心要擴大戰爭以避免即將到來的失敗，美國官員們企圖矇騙美國公眾，等等。有偏見的美國記者卻不給我們的南越盟友說半句好話，他們對後者的指責，使美國人民相信，美國並不值得為這樣的盟友作出我們的犧牲。這種有傾向性的歪曲報導，在美國國內意志軟弱的人們中間擴散了失敗主義，大大鼓勵了河內的拼死堅持、毫不讓步的決心。」

談到美國的記者們，詹森總統這樣說：「每個人都有動機，如果你是記者，你當然不會反對戰爭，因為你清楚，當你對戰爭寫出報喜的正面的新聞時，你將不會贏得普利策新聞獎。」



南越政府關押越共人員的集中營

尼克森總統說：「對於吳廷琰來說，他的不幸，是遇到了戴白手套的美國記者團，北越不會讓他們進去，南越卻開大門讓他們進來檢查。負責任的記者報導事件時會去平衡處理，不負責任的記者就作出誇大其詞的報導。共產黨國家掩蓋自己的錯誤，而我們卻大肆廣播自己的不是。美國不是敗在戰場上，而是敗在國內。」

南越國軍繼續保持進攻勢頭

在1962年10月5日的北村戰鬥中，南越國軍經歷了一個失敗的戰鬥。

配屬第7師的一個遊騎兵連準備把越共從一個村莊裏趕出去。當遊騎兵連經過一片開闊稻田時，遭到村莊邊上埋伏的越共火力的殺傷。遊騎兵連在開闊地遭到屠殺，13人陣亡，34人受傷。

在范恩的催促下，第7師的增援部隊乘直升飛機趕到戰場。不過，直升飛機降落地點離越共陣地太近了，越共向剛下直升飛機的南越國軍開火，殺傷第7師部分援軍，然後撤退。第7師援軍陣亡20人，40人受傷。

根據范恩的說法，4天後，吳廷琰把第7師的師長黃文高上校召到總統府訓了一頓。吳廷琰告訴黃文高上校，他過多地聽了美國顧問的意見，採取的行動太冒險了，導致不必要的過多傷亡。吳廷琰說，以後再犯這樣的錯誤將影響黃文高上校的升職。

范恩中校告訴美國記者，自從見過吳廷琰後，黃文高上校停止執行有意義的軍事行動，只派部隊進行虛假的軍事行動，以避開同越共的戰鬥。此外，黃文高上校不讓美國顧問人員參加行動計畫的制定。

哈波斯坦在他寫的書《無法脫身的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中說，「在黃文高上校見過吳廷琰後，整個第7師的主動性進攻勢頭停止了。」

美國記者軍團認為吳廷琰避免第7師傷亡，是準備用這個師平息可能發生的政變。第7師營地離西貢只有40英里，西貢和美荻市

之間的道路也很好，所以對於保衛總統府來說，第7師所處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在1960年11月的政變中，正是位於美萩市的南越國軍第5團快速趕到西貢救了吳廷琰。

吳廷琰限制南越部隊有過大的傷亡，也有另外一個現實的考慮，就是避免美國記者團對戰鬥的不利報導。如果南越軍隊只損失幾名士兵，在南越人看來也是丟臉的事情，除非越共的傷亡大大超過南越部隊的傷亡，這是越南文化的特點。在東方國家的戰爭中，戰爭雙方都會誇大各自的戰果，免得在自己的人民面前丟臉，降低自己的威信。

1962年10月5日的北村戰鬥的挫折對於南越政府來說是個麻煩事情，不僅美國記者報導了南越軍隊的損失，而且給人一種越共取得勝利的印象。美聯社對這次戰鬥的報導說，「越共進行了一次強力反擊。打殘了整個遊騎兵連。」

隨後，吳廷琰制定了新的規定，避免讓西方記者團知道更多的資訊。黃文高上校在他的權力範圍內禁止美國記者隨直升飛機飛到各省。

此時，正巧一個重要的局外人來到南越。崔加斯基斯是有名的戰地記者。他作為戰地記者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爭奪瓜達爾卡納爾島戰鬥，根據參加這場戰鬥的經驗，他寫出非常有名的《瓜達爾卡納爾日記》。這個書和它的作者倍受1940和1950年代成長起來的美國男孩子的仰慕，包括西貢這些年輕的美國記者們。崔加斯基斯於1962年來到越南準備寫另外一本戰爭日誌類型的書，標題是《越南日記》。崔加斯基斯花了3個月時間走遍了南越主要的戰鬥地區，訪問了很多美國顧問人員，他的日記的時間是從1962年10月9日到1963年1月11日。

皮科少校是第二軍區的美國顧問。皮科說：「巡邏正在連續進行中。我們正在進入新的地區巡邏，這樣對於越共來說，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皮科指著一份越南地圖告訴崔加斯基斯，兩個半月前越南國軍很少進去巡邏的一個省，現在南越國軍已經控制了該省四分之三的水稻產區。美國顧問的主要抱怨是：美國政府不願意

干涉老撾；在直升飛機遭到攻擊前禁止主動射擊，這樣綁住了自己的手；美國新聞記者對戰爭的不公平的負面報導。

1962年11月14日，崔加思基斯在第7師遇到了范恩中校和黃文高上校，兩人正忙於一次軍事行動。范恩仍然參加了行動計畫的制定；黃文高上校也沒有指揮部隊進行沒有意義的行動。

范恩中校對著一份地圖把當日的行動計畫告訴崔加思基斯：「我們現在估計敵人在這個地區。」這項計畫準備在湄公河三角州的一個河口地區用直升飛機運載第7師的部隊包圍越共部隊。

范恩上校說：「對越共來說，該地區一直是很安全的，我們準備用我們的內河艦艇和直升飛機把我們的部隊調集到該地區，我們有機會把他們找出來。」

崔加思基斯登上滿載南越士兵的直升飛機飛往戰鬥區域，他在空中看到大批南越士兵通過內河艦艇擺渡到河的另一邊。這天晚些時候，崔加思基斯乘直升飛機回到第7師的司令部。

范恩上校說行動很成功，第7師的部隊打死了9名越共，俘虜了15名，另外抓住60名嫌疑份子。

崔加思基斯的1962年12月8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另外一次戰鬥。參加行動的是50名南越國軍，他們乘直升飛機前往金甌半島某處。下了飛機後，崔加思基斯同這些南越國軍向一個懷疑有越共的村莊步行前進。突然，村莊裏的越共向正在越過開闊稻田的南越國軍開火了，南越國軍勇敢地繼續迎著開火的方向前進。美國顧問鐘斯上尉（Richard Jones）建議南越國軍撤退回到降落的地區。但是，南越軍官Van中尉堅持進攻這個村莊。Van中尉說著非常快的越南話，向著不斷射出子彈的那個村莊沖去。

翻譯員轉達了Van中尉的話：「村裏有越共。」南越軍通過一個用毛竹建的小橋跨過運河，向有一排木房子的村裏撲去。

崔加思基斯說：「我們的軍隊正向村裏沖去，我很欣賞他們的勇氣。」當南越軍衝進村裏時，越共停止了射擊，藏了起來。南越士兵抓了幾個嫌疑犯。搜查行動結束後，他們乘直升飛機返回朔莊市。

鐘斯上尉告訴崔加思基斯：「雖然我和Van中尉有些爭執，但至少Van中尉是有戰鬥熱情的，他想戰鬥。你必須給他這個。」

在《星期六晚郵報》上，馬丁（Harold Martin）總結說：「美國在南越的大量人員和物資的投入已經在最近幾個月裏產生了回報。」

《時代》雜誌說，「南越看上去比一年前更有希望了。越共根本沒有希望在南越建立一個共產黨國家，美國顧問們對此很有信心。」

1962年10月20日，來自美聯社西貢記者團的報導，南越國軍第21師的700名官兵在鄰近泰國灣的地區，同越共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打死了66名越共，抓到17名越共，南越國軍的傷亡人數是17名。

10月31日，布朗報導：越共猛攻VinhLong省的一個據點，21師的一個營趕到那裏助戰，激烈的戰鬥進行了好幾天。布朗報導說，僅在一天的戰鬥中，南越國軍就打死了100名越共。布朗報導最後說：「南越政府取得了幾個月來的最大的勝利。」

12天後，哈波斯坦寫了一篇文章，報導越共對Phuoc Chia哨所的進攻。2個月前，南越國軍在這裏建立了哨所，100名士兵駐紮在這裏。很多年來，這裏一直是越共的據點。11月25日清晨，越共第4和第70營的士兵開始進攻這個哨所。參加進攻的越共有幾百人，甚至可能有1000人。南越國軍熟練地引導附近的兩門榴彈炮向這些越共開火，大批越共被炮火打倒在哨所週邊，衝到鐵絲網護欄附近的越共被重機關槍和自動步槍的子彈射倒。隨後，南越國軍發起反衝擊。三個小時後，越共撤退，124名越共陣亡，包括兩名越共營級指揮員。現場的美國顧問清點了越共屍體的數字。越共丟下了幾門57毫米無後坐力炮，以及幾挺機關槍。南越軍隊傷亡數字是，受傷10人，陣亡數字是0。美國顧問對戰果非常高興，因為這完全是南越軍隊自己取得的勝利。南越軍隊按照他們被訓練的方式去戰鬥，他們的勝利不是因為他們有直升飛機或者戰鬥機的支援，而是因為他們進行了非常充分的準備，而且打得非常漂亮。

幾個星期後，在Reeds平原發生了一場夜戰，希漢報導說，2個營的南越國軍乘坐直升飛機投入戰鬥，打死64名越共，美國顧問人員的消息說這兩個營是屬於南越國軍第7師的。另外一場夜戰發生在11月25日，戰鬥地點是VihnBinh省，1個連的南越民防部隊遭遇了1個營的越共。南越趕快派出另外一個連的民防部隊和1個營的正規軍前去增援。依靠C-47運輸機從空中發射照明彈的照明，政府軍向越共部隊發起攻擊。戰鬥結束後，南越國軍的損失是8人被打死，32人負傷，越共的傷亡情況不明。

在遠離西貢的地區，美國顧問人員見證了很多成功的行動，這些行動沒有被美國記者軍團報導。最出色的戰鬥發生在南越和柬埔寨邊境地區，屬於第三戰區的管轄範圍。在一系列空-地聯合作戰中，美國顧問人員對於南越國軍善於利用戰術空中支持的行為大加稱讚。據報導，僅在一次戰鬥中，就有1000名越共被打死。

美國記者黑夫勒重新訪問越南，訪問時間是從1962年10月18日到11月26日，他報導說，「美國顧問們說，現在南越軍隊的夜戰也打得很好，夜晚不再僅僅屬於越共了。」

越共官方歷史資料說：「1962年底，南越領導人頑固地繼續加強他的軍事力量，發動更多殘酷的『特種戰爭』反對南方人民。」

另外一份越共的檔提到湄公河北部地方1962年底的情況說：「敵人成功地掃蕩了我們力量薄弱的地區，壓制了人民的革命運動，驅走了我們的軍隊，啟動了戰略村計畫。敵人採用集中兵力的戰術，把民防部隊、鄉村自衛隊、遊騎兵部隊集合起來進攻我們的解放區。」這一地區就是南越第7師控制的地區。

1962年底，戰略村計畫也取得很大進展，南越政府成功地招募了村裏的很多年輕男人參加共和青年團和反共民兵隊伍。這些反共民兵日夜不停地在戰略村的柵欄內外巡邏。一旦這些戰略村發揮作用，越共的力量就會很快衰退。當越共幹部接近村莊時，反共民兵就會攻擊他們。戰略村破壞了越共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戰後河內的一份資料表示，戰略村計畫對戰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採用戰略村措施，吳廷琰政府大幅度減少了交趾支那地區的所

謂越共解放區地盤。河內命令越共把摧毀戰略村當作首要任務來完成。

據湄公河北部越共歷史資料記載，「當我們摧毀戰略村的柵欄和哨卡後，敵人會強迫人民重建它們，這次甚至建得更堅固，敵人也會加緊建設防衛報警系統，加緊對人民的控制，積極破壞戰略村內我們的組織，使我們的行動更困難。當我們摧毀一個戰略村後，他們會重建一個，甚至建更多個。我們花了很大的力量來摧毀戰略村，但實際上收效甚微。」

1962年11月，泰勒將軍得到的報告是，3353個戰略村已經建成，但是，只有600個是配備完整的，包括需要的武器、防禦工事、安全部隊、農村幹部。其他很多戰略村只有部分配備。這600個配備完整的戰略村已經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南越每個月大概可以完成300個戰略村的建設，按照這個速度，估計到1966年，這個計畫可以在全國完成。

1962年下半年，所有在南越的觀察家，包括那些美國記者團的人，都報告說吳廷琰政府戲劇性地取得了在南越鄉村地區的軍事優勢。

1962年10月1日，吳廷琰在南越國會上發言說，由於南越政府自己的行動和盟國越來越多的支援，打敗越共遊擊隊「不僅是肯定的而且是近在眉睫的」。

吳廷琰在南越國會上說，1962年標誌著南越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他說：「這是我國反抗力量生氣勃勃、全面擴大的一年。」他舉出全國各地戰略村的發展作為例子。他說，現在有726萬人住在戰略村裏，這個數字到今年年底將增至925萬人，即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他說，目前總共有3074個戰略村，還有2679個正在建設中。南越政府「斷然拒絕」共產黨人直接或間接提出的任何實現最終中立化的計畫。

吳廷琰承認1963年的預算將無法平衡。1963年預算中的支出為270億皮亞斯特，其中有一半將用於治安和防禦方面。收入估計為225億皮亞斯特，其中135億將從南越國內籌措，其餘的來自外援。



南越國軍逮捕越共人員

吳廷琰在國會上說，「對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來說，出現赤字是正常的現象，它除了處於較不發達的狀況以外，還必須解決一系列還不是它自己的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

澳大利亞親共的記者波切特此時生活在南越的越共控制地區，他同很多越共的領導人進行了交談。他對1962年的總結是這樣的：「從控制的土地和人口的角度看，吳廷琰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南越軍隊取得了很多勝利，保持了戰略上和戰術上的主動性，1962年是吳廷琰年。」

蒙塔格納德人歃血為盟忠誠吳廷琰

1962年，南越政府最成功的戰略村位於具有戰略價值的中央高原地區，這裏是蒙塔格納德人（山地人）的家園。

南越100萬山地人中的半數離開了他們在山地村莊，前往南越政府控制的丘陵地區，以逃避在高山地區不斷升級的激烈戰鬥。幾

個世紀以來，這些山地人並不信任低地越南人。當戰爭升級時，越共遊擊隊對於大米和家畜的需求不斷增加，他們不斷向山地人索要這些食物。沒有滿足越共要求的高地村莊將會迎來一隊越共軍人，他們折磨和屠殺這些高地人，燒毀他們的村莊。整個整個的山地人村莊都被越共消滅了。相反，南越政府向這些高地部落人表達了善意，願意給他們提供幫助。山地人對於南越軍隊使用會飛的金屬大鳥發射帶火的弓箭攻擊越共印象深刻。山地人主動地遷往南越政府為他們建立的戰略村。

美國中央情報局從山地部落人中招募了很多人編入准軍事部隊，這支部隊的名稱是「民眾非正規防衛團」（CIDG），美國人用瑞典造的衝鋒槍和美國造的步槍替換了他們的長矛和弓箭。1962年底，共有38000名山地人參加了CIDG，他們都是勇敢的戰士。

1962年底，USOM的農村事務辦公室的揚被派到中部高原地區PhuBon省擔任省級代表，這個省90%的人口是蒙塔格納德人。他在這裏見識了非常盛大的蒙塔格納德人歃血為盟，忠於吳廷琰政府的儀式。參加這個儀式的有南越PhuBon省的省長以及地方官員。西貢中央政府要求省長主持儀式，讓蒙塔格納德人宣誓忠於吳廷琰政府。省長召集了所有的蒙塔格納德人的村長們到省會。他向蒙塔格納德人提供了5頭水牛，讓蒙塔格納德人以自己的傳統方式屠殺這些水牛，舉行牯藏牛祭祀，宣誓效忠於吳廷琰政府。

這種在遠古時代以砍戰俘人頭祭祀的原始宗教殺戮形式被砍殺牯藏牛所代替。蒙塔格納德人認為，活著的人與逝去的人通過牯藏牛祭祀，會心靈相互聯繫。

這些蒙塔格納德人建立了一個祭祀台，他們在台下殺掉了那5頭牛，地下一片血水。蒙塔格納德人把吳廷琰的畫像掛在祭祀台中央的柱子上，畫像下面擺了很多大碗，碗裏是混有牛血的米酒，蒙塔格納德人領袖們把這些牛血酒一口氣喝幹盡，以表達對吳廷琰政府的忠心。

祭祀台下面擺放了各種武器，包括手槍、機關槍、長刀等，這些蒙塔格納德人撿起自己的武器，親吻這些武器，然後用蒙塔格納

德土語發出誓言，如果自己背叛了吳廷琰和西貢政府，那麼這些武器就會對付自己。

揚注意到，這些蒙塔格納德人對美國人非常友好，美國特種部隊負責訓練蒙塔格納德人。蒙塔格納德人對南越政府有些懷疑，不過，他們願意服從南越政府。揚發現這裏的美國人喜歡蒙塔格納德人。

阮樂化神父的戰略村

南越戰略村計畫的另外一個成功的例子是阮樂化神父帶領下的湄公河三角洲流域金甌省平興村戰略村。阮樂化神父是道地的中國廣東人，早年到法國學習法律，然後在大陸傳教，抗日戰爭期間加入了國軍，並接受了遊擊訓練，抗戰勝利後獲中華民國的國軍陸軍中校銜。1949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敗後，阮樂化神父先到了臺灣，然後來到南越。他獲當時南越政府批准，帶領一批越南華僑在金甌省的平興村落腳，

平興村地處湄公河三角洲最南端金甌省，周圍是一片沼澤地帶，離省府金甌市很遠。這裏地廣人稀，四面幾乎都是越共的佔領區，是南越政府鞭長莫及的一個地區。村裏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由小艇或者直升飛機輸送。就是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惡劣環境下，阮神父和幾百個華人胼手胝足在此墾荒開拓，化荒地為良田，把這裏建成世外桃源。平興村村民不僅要自給自足，還要負起保衛自己村莊的責任。阮神父初抵平興村時只獲得政府發給的102枝步槍，12枝左輪手槍和兩挺輕機關槍。

阮神父在平興村建立了戰略村。在平興村周圍架設鐵絲網，挖掘壕溝，並構築碉堡，以防越共入侵。他把村裏的人口戶籍詳細調查，防止越共滲透，成年人不分男女皆施以軍事訓練，組織成一支民兵武裝力量。阮神父是平興村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這裏做到人人分工合作，男女都能使用各種武器。平時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旦有警告即可各就戰鬥崗位。

1960年，越共開始加緊在南越農村各地展開滲透、破壞、暗殺恐怖活動。平興村是阻止越共向金甌省進行滲透的要塞，所以越共處心積慮要除去平興村。1961年1月3日，越共大舉集結向平興村突然發動攻擊，但結果卻鎩羽而歸，越共傷亡很大，有172被打死，包括一名指導員，阮神父領導的民兵有16人陣亡。

越共恨透了阮神父，在一本曾經風行中國大陸的越共出版的書籍《南方來信》中，越共聲稱阮神父他們把俘虜的越共士兵剖心挖肝，阮神父他們還吃越共士兵的心和肝。

經此戰役，平興村聲名大噪，轟動整個南越，阮神父被譽為抗共遊擊英雄。為此，吳廷琰總統召見了阮神父，並將平興村一帶劃為海燕特區，隸屬第四軍區，由阮神父全權指揮。阮神父成為吳廷琰總統的好友，兩個人經常見面談心。從此，平興村不斷獲得大量新式武器及軍需品，增強了這支民兵的戰鬥力。平興村民兵被國內外媒體稱為「海燕遊擊隊」。居住在堤岸的許多適齡軍役華人子弟紛紛前來加入這支民兵隊伍，只有數百村民的平興村的人口頓時增加到二千多人。越共仍然不斷地侵犯平興村，三年來發動一百多次戰鬥，但都遭到平興村民兵的迎頭痛擊。

1963年，USOM的非利浦斯訪問了平興村。他們先乘飛機到金甌市，然後從金甌市乘直升飛機向北飛到平興村。阮神父的平興村已經擴大成為綜合性聯合體防禦系統，中心村是5年前建成的，聯合體防禦系統包括了附近的11個村落。阮神父需要建橋的材料，以便進一步擴大平興村控制的範圍。阮神父帶著非利浦斯去看了平興村新建的學校，建學校用的水泥和鐵皮屋頂都是非利浦斯的USOM提供的。

1個月前，一批新的年輕華人從堤岸來到平興村，並且參加了第一次戰鬥。非利浦斯和弗拉雷同這些年輕人聊了一會，弗拉雷會說華語。

弗拉雷問他們：「你們喜歡平興村嗎？」

年輕華人們回答：「很喜歡。」

弗拉雷又問：「你們還會選擇回西貢嗎？」

年輕華人們回答：「不，如果我們不能打敗共產黨，他們會佔領西貢，我們的家和我們的親人都在西貢。」

菲利浦斯覺得，這些年輕華人的士氣非常高，阮神父教導有方。

阮神父可以說是一位文武雙全的人物。在教堂裏，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卻又肅穆的神父，在民兵部隊裏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官，在行政上他是一位精通管理工作的首長，在建築方面他是一位全能的工程師。

阮神父於1964年離開海燕特區。海燕特區於1964年解散。

1975年，阮樂化神父返回臺灣。後來在臺灣去世，他被世人尊稱為海燕特區的「戰鬥神父」。

第十三章

南越的農村問題

越共在南越發動顛覆吳廷琰政府的遊擊戰爭，雙方主要目標是爭奪南越鄉村地區的控制權。南越政府的一個省長Tran Ngoc Chau認為，這場戰爭首先是一場政治戰爭，然後才是軍事戰爭，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南越鄉村地區爭取農民的支援，為農民提供安全保護是最重要的工作。

諾爾丁大使回憶說：「南越的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其次才是軍事問題。南越問題首先是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我認為在我的大使任期內，美國政府把南越問題從美國國務院轉交給國防部處理是一個錯誤。」

南越85%的人口住在鄉村地區，其餘15%的人口住在城市裏。

一部分南越農民支持越共的原因

長期以來，南越社會一直是災民社會，普通鄉村農民崇拜力量，誰的力量強就服從誰，農民們尊重軍事專制主義的統治。

越共在南越鄉村地區獲得一部分農民支援的原因：

- 1、越共採取的戰略是走毛澤東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所以，越共一直把戰略重點放在農村地區，培訓了大批農村幹部。這些人在爭取農民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 2、農民們從自我安全保護心理出發，選擇服從鄉村裏強勢的政治力量。越共在南越鄉村經營了很多年，他們在農村實行暴力統治，殺害法國殖民地官員和南越政府的地方官員。有時也殺雞給猴看，殺掉村裏幾個不聽話的農民，迫使其他農民站在越共一邊。農民們為了自身的安全，選擇站在越共一邊。
- 3、在越共控制的南越鄉村地區，越共用暴力手段強行推行毛澤東式土改，給了鄉村最窮農民以實惠。吳廷琰實行的土地改革並不徹底，很多農民仍然沒有土地。越共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辦法，獲得了一些農民的支持。
- 4、1954年，越共撤退出南越地區時曾經把3萬名南方男青少年裹挾到北越。在北越，越共對這些南方男青少年進行了洗腦教育，讓他們接受了軍事訓練。後來，越共把這些男青少年派回南越進行遊擊戰。在東方社會中，村民首先忠於家庭，重視血親關係。這些受過共產黨訓練的男青少年的親屬們傾向於支持越共，這些男青少年同本地的姑娘結婚，進一步擴大了他們的親屬圈子。
- 5、越共向鄉村的農民宣傳法國人是外國殖民主義者，美國人也是外國殖民主義者，南越政府是外國人的傀儡。

越共是從1945年開始在南越地區建立鄉村地方組織的，所以越共在南越鄉村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對抗法國人時期，越共建立了有效的遊擊戰組織和政治宣傳機構。

1950年代，南越城市人受西方思想影響很大，而鄉村地區跟幾個世紀前差不多。西貢的報紙曾經評論：「西方文明在越南的城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已經在越南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挖了一道深溝。」

在越共和吳廷琰政府的來回拉鋸戰中，村莊裏的農民對外面的事情不感興趣，由於不接觸報紙、書刊、收音機，農民們不知道在蘇聯、紅色中國、北越發生的農村集體化運動。

在法國殖民地時代，法國政府官員只派到地區一級，下面是權力真空。越共填補了這個真空。吳廷琰政府後來才慢慢地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改善。吳廷琰政府開展「民眾行動」，利用國家農村官員速成培訓學校培養了大批鄉村工作隊員。另外吳廷琰派遣大批「共和青年團」團員到農村地區，也像越共一樣幫助農民，抵抗越共。

一個叛變的越共幹部說：「農民很現實，如果越共說什麼民族解放，說什麼未來幸福的前途，農民不感興趣。農民只相信當前的利益。如果你現在能馬上給他們財富和安全，給他們土地，你就贏得了農村，也就贏得了戰爭。」

一個越共幹部回憶道：「我們不能告訴農民們，你們將來會成為國家的勞工，你們的土地將被政府收回集體化，你們不再有任何家畜和房產，你們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佃農。如果共產黨幹部這樣說，農民們是不會理睬我們的。實際上，黨教育我們的幹部，不能跟農民講這些事情。根據列寧的教導，農民是非常自私的群體，他們只想著他們自己。如果跟農民說一句關於農村集體化的話，他們就開始反對你了。」

越共根本不敢告訴南越農民，蘇聯、紅色中國、北越是如何在農村地區實行集體化的，國家是如何把農民的土地全部收走的。越共採用欺騙的手法贏得部分南方貧窮農民的支援。

另外一個叛變的越共幹部說：「越共在鄉村地區成功的原因是，用武力威脅農民，對農民展示越共的強大武力。越共偶而處決不合作的農民，對其他農民有恐嚇作用。農民出於本能，會選擇跟隨強大者，同時保留對弱方的某種支援，以防情況不可測的變化。」

越共幹部確實比較有能力，很有紀律，品格良好。對於同越共合作的民眾，越共對待他們如同對待自己的子女，不拿鄉民的一針一線。越共在農民面前建立了一種權威，視民如子。越共幹部願意幫助農民，對農民和氣，越共幹部能說會道。有個農民說，越共幹部說的話就像給你抓癢癢，聽了很舒服。越共攻擊農村地區地主的宣傳，很對貧窮農民的胃口。相反，大部分前法國殖民地官員對農民的態度惡劣。

胡志明的越共在1945年的8月，利用日本軍隊投降造成的越南政治真空，奪取了越南的政權，乘機從名義上解除了法國人的殖民地統治。胡志明成為越南農民的救世主。這種救恩行為使得越共的共產主義政權獲得了合法性。在後來的反法戰爭中，胡志明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救世主形象。吳廷琰上臺後，越共利用胡志明的光輝形象和越共取得的對法國殖民者的勝利作為宣傳工具，攻擊美國人是新的殖民主義者，攻擊吳廷琰是美國人的傀儡。

吳廷琰政府實行的土地改革不徹底，很多農民仍然沒有土地。吳廷琰政府的土改政策是每個農戶最多100公頃的上限指標，這樣，有些土地比較多的農戶又把多餘的土地租給無土地的農民，向他們收取租金。越共煽動者說，無地農民不應該交租金，因為他們被剝削了。

USOM農村事物辦公室的揚曾經在隆安省（Long An）搞了一項調查，找一找農民支持越共的原因。他和美國新聞署的官員找了一



南越國軍軍官和他的親朋好友

些在地區中心市鎮讀書的中學生進行調查，這些學生每天放學後都回到位於附近戰略村的家中，他們對鄉村的情況很瞭解。

這些中學生坦白地告訴揚，鄉村農民支持越共的原因是：「越共的勢力已經在村裏了。我們不在乎誰來管理這個村莊，我們不支持政府，我們也不支持越共，我們只想平平安安地在村裏生活。誰給我們提供安全保證，我們就跟誰。如果政府可以給我們提供安全保證，不讓越共向我們徵稅，不讓越共向我們徵兵，不讓越共給我們上政治教育課，我們就支持政府。」

美國真正開始重視南越鄉村問題要到1968年的「鳳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南越的普通農民提供了50萬支槍，這樣每個村莊裏的農民都有足夠的武器，農民們可以選擇對抗南越政府或者越共，最後，大部分南越鄉村農民選擇站在南越政府一邊。科爾比曾經在「鳳凰行動」後期，隨便帶幾個人在午夜時分騎摩托車到湄公河三角洲偏遠地區的村莊跑跑，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在一些原來越共控制地區，科爾比發現一些曾經站在越共一邊的人在運河的同樣哨卡向他們揮手致意，這些人現在手中拿的是美國人送給他們的武器。

Tran Ngoc Chau對越南農村問題的看法

吳廷琰起用了一批曾經在越盟當過軍官的南越軍官擔任各省省長。Tran Ngoc Chau是其中之一。

Tran Ngoc Chau出生於南越富裕家庭，曾經參加過越盟對抗法國人的戰爭，他當過越盟軍隊的連長，在戰鬥中他負過重傷。後來，他覺得無法接受越盟的共產主義政治理念，逃離了越盟，他參加了保大國王的越南國軍。他成為越南國的大叻軍事學校第一批學員，畢業後留校當教員，後來成為前線營級指揮官，參加對抗越盟的戰鬥。南越第二共和國總統阮文紹此時也在大叻軍事學校當教員，兩個人成為好朋友。南北越分家後，Tran Ngoc Chau成為南越大叻軍事學校第一批軍官訓練團的指揮官。

1959年，吳廷琰總統看過Tran Ngoc Chau中校的檔案後，把他從南越國軍中調出，任命他為總統的特別視察官，負責視察南越的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1962年初，Tran Ngoc Chau被吳廷琰任命為建和省的省長。1963年，他擔任廣南省的省長，後又回到建和省當省長。1965年，他成為南越政府新成立的鄉村發展部的高級官員，負責鄉村幹部的管理和培訓。Tran Ngoc Chau後來辭去軍職和官職，成為南越的國會議員。

1959年，Tran Ngoc Chau作為吳廷琰總統的特別視察官，花了3個月時間視察了南越40個省的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他給吳廷琰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他的報告說：全國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人員收入很低，他們的武器很低劣，他們的訓練也差。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人員沒有受過必要的政治教育，所以作戰沒有積極性，他們同當地農民的關係不好。

他在1959年的視察工作中發現，幾乎所有的南越政府的雇員，包括情報部門或者安全員警系統的職員，都曾經是法國殖民地政府的雇員。這點令他感到很困惑。從表面上看，南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國殖民主義者已經離開了南越。吳廷琰建立了新的獨立的南越政府。美國人也來幫助南越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並提供了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給南越。但是，在鄉村地區，事情沒有任何變化。他還觀察到，吳廷琰政府裏的大部分高級官員也是前法國殖民地政府的官員，包括內政部長、全國員警總監、大部分南越國軍高級軍官。

法國人離開越南了。但是，法國殖民地政府的鄉村政策和官員們對農民的惡劣態度都被保留了下來。南越政府對農民的態度仍然是壓制的。任何曾經參加越盟支持胡志明反對法國的人都受到懷疑，政府懷疑他們是越共的同情者。

後來，吳廷琰任命他為上湄公河地區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總監，負責7個省的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

1960年的一天，Tran Ngoc Chau開著吉普車去建和省的省會，路上碰到很多人圍在一個村委員會的門口。他停車去看看發生了什麼

事情。村委員會的門口擺放了12具越共的屍體，10男2女，屍體旁邊放了4支老式步槍。死者的年齡在15歲到35歲之間，他們都是本地參加了越共的農民。南越民防部隊在昨天晚上的一場伏擊戰中打死了這些越共。

Tran Ngoc Chau以前曾經參加過很多場慘烈的戰鬥，見到過幾百具屍體。當他看到那些士兵們的屍體時，他覺得很悲傷，很同情那些死者和他們的親屬。但是，他認為那些士兵是殘酷戰爭的犧牲者，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現在看到這些農民越共分子的屍體，他感到情況有點不同。這些農民被越共動員起來反對南越政府，而南越政府本來是應該保護這些農民的。他同情這些被打死的農民越共分子，但是他也感到很憤怒，為什麼這些人要參加越共？死者的親戚們都沒有哭，這點在越南是很不尋常的。在村委員會門口，一名30多歲的婦女以憤怒的目光看著Tran Ngoc Chau穿的南越國軍軍服。Tran Ngoc Chau感到思想很混亂。為什麼這些生活在平靜鄉村的農民會選擇參加叛亂？為什麼他們要放棄和平的生活冒生命的危險參加越共的叛亂行動？

Tran Ngoc Chau在這個村裏停留了3天，同村民們進行了廣泛的對話。村民告訴他，這些人的確是越共分子。村裏的很多人仍然很尊敬胡志明，他們認為胡志明是英雄，胡志明是個神秘的領袖，他打敗了法國人。村裏的人把越共北撤時留下的幹部當成是胡志明的代表。村民們尊重這些越共幹部，願意保護他們，願意聽他們的命令。村民們反感吳廷琰政府的代表，吳廷琰政府的官員還是以前法國殖民地政府那些人，那些人以前就壓迫本地的村民。

Tran Ngoc Chau調查了建和省（檳榔省）的情況。它的人口為60萬人，其中一半是天主教徒，另外一半是佛教徒或者高臺教徒。建和省的農業比較發達，社會比較繁榮。在法國殖民地時代，建和省的統治者是一個軍閥Leroy上校，他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法國人和越南人都稱這個軍閥為檳榔省的國王。這個軍閥建立了自己的收稅系統，省裏政府官員的收入依賴軍閥的稅收系統。Leroy上校於1954年離開了越南。但是，他的專制系統保留了下來。後來接任建和省

長的南越政府官僚仍然繼續使用這種專制系統，壓制本地農民，農民們痛恨這些南越政府官員。所以，越共在建和省的叛亂活動很活躍，越共稱建和省為「革命的搖籃」。

Tran Ngoc Chau調查建和省的情況時還發現，在越共的叛亂活動增加時，南越政府壓制越共叛亂的行動也加強了。這樣形成了惡性循環。政府的鎮壓行動越厲害，越共力量越容易在鄉村地區徵兵。幾個月後，他重新訪問了這個村莊。村民告訴他，南越政府曾經把被打死的12個村民越共分子的親屬們都關進了監牢。這些人被釋放出來後，都參加了越共。

Tran Ngoc Chau認為，南越的前途不取決於南越的常規軍事力量，不取決於現代化武器和美國式的訓練；南越的前途取決於鄉村的戰鬥，取決於鄉村地區的本地官員和員警，最重要的是，取決於南越的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南越政府必須有自己的鄉村軍事和政治幹部，這些幹部應該接受良好的訓練。南越的前途取決於鄉村農民對南越政府的忠誠。

Tran Ngoc Chau在美荻建立了一個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訓練基地，培訓本地區的鄉村幹部。他於15年前曾經在越盟那裏接受過鄉村幹部培訓。現在，他把越盟教給他知識轉變為訓練基地的主要課程。

- 1) 如何保護村民不受敵人的傷害；
- 2) 如何從村民那裏得到情報；
- 3) 如何贏得村民的支持和忠誠；
- 4) 學習基本軍事技能，保護人民，不讓越共利用鄉村的人力資源；
- 5) 通過每天評估的辦法，改進民防部隊的整體水平。

為了培訓學員如何從村民那裏得到情報，Tran Ngoc Chau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程式，叫著「投訴調查」。南越政府的鄉村幹部每天都要去村裏每家每戶做調查，要求村民回答三個基本問題：1、在過去24小時裏，村裏有什麼壞消息？有什麼好消息？2、你認為誰應該對壞消息負責？3、你希望政府如何改進村裏的安全？

由於每個村民都被問了同樣的問題，越共不可能發現誰是告密者。結果，大部分秘密越共人員都被辯認出來了。這個辦法很成功。這個方法也有助於找到南越政府自己的問題，找到民眾對南越政府不滿的原因。

Tran Ngoc Chau在建和省用政治手段去解決問題，他認為應該儘量避免殺人，應該把敵人爭取到自己一方來，殺死敵人是最後的手段。不過，對於死硬的越共分子，Tran Ngoc Chau組織了反恐怖小分隊，抓捕他們。

美國MAAG曾經邀請Tran Ngoc Chau去向美國顧問們介紹他的成功的鄉村經驗。不過，大部分美國高級軍事顧問人員和南越政府軍政官員對這套鄉村經驗不感興趣。在南越，鄉村自衛隊和民防部隊的官兵不受重視，也沒有什麼榮譽地位。人們還是重視正規國軍部隊。

1962年初，吳廷琰任命Tran Ngoc Chau中校為建和省的省長。吳廷琰告訴他：「你會成為一個好省長，就像你的祖父和你的父親一樣優秀。」吳廷琰的話語打動了他的心。他的祖父和父親兩代人都曾經在越南殖民地政府服務很多年，他們是廉潔的官員。Tran Ngoc Chau覺得吳廷琰很瞭解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吳廷琰認為Tran Ngoc Chau是處理南越農村問題的行家裏手。

Tran Ngoc Chau到建和省後，對該省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在全省60萬人口中，政府控制地區的人口只有8萬人。

Tran Ngoc Chau開始在南越國軍主力部隊基地附近的鄉村進行「投訴調查」行動，讓他的鄉村幹部進行每日調查活動。南越政府的鄉村幹部收集了大量的情報，這些準確情報有利於南越國軍的掃蕩行動。不久，越共幹部離開了這些村莊，以免被南越國軍抓住。南越建和省政府官員開始調整對農民的不公正態度。

南越國軍在建和省開展「歡迎行動」，赦免那些投降的越共分子。Tran Ngoc Chau認為，吳廷琰政府的一個主要錯誤是沒有正確對待前越盟的支持者。他打算糾正這個錯誤，歡迎越共分子向政府投降。

Tran Ngoc Chau的政府官員邀請村民們參加村級管理委員會的選舉工作，讓他們自己選舉村長和治安官員。他的政府官員也邀請農民們自願參加鄉村自衛隊。

為了把戰略重點放到村級，他修改了省級工作規章制度，改變了以前從上到下的工作指令模式。新的工作方法要求行政官員、員警、軍隊對發生在村級單位的情況作出回應。

一年後，建和省政府的統計顯示，現在有22萬名農民效忠於南越政府，比一年前增加了14萬人。這個重大轉變不是因為南越政府在該省取得了重大的軍事勝利，而是因為南越政府在政治方面的勝利。Tran Ngoc Chau的省政府幫助農民們有更大的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決定如何保衛自己和如何管理自己，決定如何取得經濟上的收益。Tran Ngoc Chau的省政府還在鄉村地區建立了公正有效的司法系統。

吳廷琰政府被推翻以後，不管是新上臺執政的南越將軍們，還是美國顧問團的將軍們，都不重視Tran Ngoc Chau的鄉村戰略意見。這使得Tran Ngoc Chau感到很悲涼。Tran Ngoc Chau自己當過越盟指揮官，他也有非常豐富的同越共在農村地區作戰的經驗。Tran Ngoc Chau認為這些指揮越南戰爭的南越將軍們和美國將軍們並不清楚越南戰爭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Tran Ngoc Chau後來和美國USOM的顧問人員菲力浦斯等人成為好朋友。他們對越南戰爭的共同認識是，越南戰爭是一場政治戰爭，只能通過政治手段獲得勝利，政府應該贏得人民的尊重和忠誠，特別是鄉村地區農民的尊重和忠誠。

菲力浦斯訪問南越

1962年6月，菲力浦斯受美國AID的委託，臨時回到南越調查農村反越共叛亂的情況。此時，菲力浦斯在美國經營自己家族的航空工程公司，負責為世界各國設計建造飛機場。

菲力浦斯是於1957年離開南越的。1962年，他到西貢後發現，南越人看上去更富裕了，西貢街上的汽車和摩托車很多，街上也有

很多穿軍服的美國人。菲力浦斯和弗拉雷住在一間有兩個臥室的公寓裏。

菲力浦斯開始接觸省級美國顧問團、大使館、CIA西貢站、USIS的人員，並且訪問各省，瞭解南越政府反叛亂行動的第一手資料。USOM在西貢有110個美國雇員，但其中只有3個人被派到西貢以外的地方工作。

菲力浦斯在到南越前先聯繫了國務部長阮廷舜。到了西貢後，菲力浦斯前往阮廷舜的辦公室去見他。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這是一次熱情而又激動人心的重逢。阮廷舜是南越政府裏位於吳廷琰和吳廷瑑之後的第3號有權勢的人物。

菲力浦斯認為阮廷舜老了一些，他還是那樣坦率和謙遜。阮廷舜說他的心臟不太好，他的醫生建議他做事不要太快，可是，現在的事情比以前多很多。菲力浦斯告訴阮廷舜，他此行是調查南越農村方面的進展情況。

阮廷舜建議菲力浦斯去瞭解戰略村計畫的執行情況。現在Hoang Van Lac上校擔任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秘書長，負責日常具體工作，吳廷瑑是這個委員會的主任。阮廷舜認為Hoang Van Lac很有能力，也很有頭腦。

菲力浦斯告訴阮廷舜，他準備在瞭解南越各地的情況後才去見吳廷琰和吳廷瑑。阮廷舜為菲力浦斯提供了一架小型飛機，隨時供他使用。

菲力浦斯問阮廷舜，現在南越的情況怎麼樣？

阮廷舜說，情況有改善，但是沒有南越政府宣傳的那樣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菲力浦斯問阮廷舜，現在越美關係怎麼樣了？

阮廷舜說，諾爾丁大使來後情況有很大的改善。不過，南越人現在很擔心美國會讓南越中立化。甘迺迪已經讓老撾中立化了，所以，南越人懷疑美國人的打算。

菲力浦斯說，你們不會也懷疑我吧？阮廷舜笑了起來，說道：我們不會懷疑我們的老朋友。

中央情報局的科南現在是南越政府內政部長Bui Van Lung的顧問，兩個人的關係不錯。科南負責支援南越鄉村地區的反共民兵力量。在南越政府的支持下，科南在南越的中部富安省（Phu Yen）發展了鄉村掃蕩計畫項目。

他說服南越第2軍區的司令官調撥了一個步兵團常駐富安省，幫助該省執行戰略村計畫。他的計畫是先在省會城市附近建立安全地區，並且維持安全的狀態。然後，在安全區建立戰略村，訓練反共的民兵，確定村長和村委員會的人員。這是「黃色區域」。當黃色區域的安全得到保證後，南越國軍和民防部隊深入紅色區域行動，這些地區是不安全的，然後在紅色區域建立新的戰略村。科南稱之為「安全和維持安全」行動，就像把油潑到地上，它會逐漸地散開。開始的時候，科南使用了CIA的資金和南越政府的資金支持這些行動。

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鄉村反叛亂委員會」的主任是朱哈特副大使。「鄉村反叛亂委員會」的成員是美國派駐各省的軍事顧問。朱哈特告訴菲力浦斯，南越急需AID的支持，AID的南越分支機構USOM在各省沒有代表人員。美國MAAG為每個省的省長配備了一小組MAAG顧問人員。在各省，MAAG省級顧問人員負責軍事和民事工作，包括救助難民、發展戰略村等。MACV負責直接支援南越國軍的行動，包括直升飛機和空中攻擊飛機的調配。後來，美國MACV合併了MAAG。

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秘書長Hoang Van Lac上校也是菲力浦斯的老朋友，在1955年平定省的「解放行動」中他是南越國軍的團長。他是一個安靜的和善於思考的人。

Hoang認為，越共的活動中心地區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越盟的根據地，現在越共重新在這些地區發起了叛亂。南越政府並沒有大幅度改善那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所以很多農民轉向支持越共。Hoang送了一本越南語的戰略村計畫的指導書給菲力浦斯，菲力浦斯找人翻譯成英語檔發給了朱哈特副大使一份。Hoang建議菲力浦斯訪問VinhBinh省成功的戰略村和廣寧省不太成功的戰略村。

菲力浦斯和科南乘飛機來到富安省的省會綏和市（TuyHoa）。1962年初，Dong少校剛接任省長時，情況非常糟糕，負責治安的部隊都縮在省會綏和市城裏。

Dong少校和科南發起了「安全和維持安全」行動。到1962年6月，建立了90個戰略村，覆蓋了該省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區。

菲力浦斯訪問了PhuocKhanh戰略村。昨天晚上，鄉村自衛隊擊退了越共的一次進攻，打死了一名越共。越共來進攻時，鄉村自衛隊只有4支手槍，1顆手榴彈。越共分三組沿不同的方向進攻這個村子，反共民兵也分成三組迎戰。兩組用手槍的射擊擊退了越共的進攻。第三組越共攻到毛竹柵欄邊上，準備破壞柵欄進村時，一個鄉村自衛隊隊員把唯一的手榴彈扔向越共，手榴彈炸死了一名越共，其他越共帶著傷員逃跑了。為了表揚他們，省長帶來了6支衝鋒槍送給他們，菲力浦斯把一支衝鋒槍發給了那個扔手榴彈的鄉村自衛隊隊員，他是一個小個子，他非常自豪。

科南在富安省建立了省級聯合委員會，負責快速審批美國政府的撥款。這個委員會包括省長、科南、MAAG的顧問，三方簽字同意就可以發放款項，購買需要的物資，這樣大大提高了效率。

根據南越中央政府的規定，在採購物資時，富安省原來的做法是先發出三份招標書給不同的供應商，然後把這三個供應商的投標書發給中央政府。幾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後，西貢政府如果批准這個專案，他們才可以收到款項。此時，原來要採購的貨物的價格可能發生了變動，造成採購失效。

永平省在湄公河地區，離西貢100多公里，人口30萬，其中三分之一是高棉人。省長是Thao少校，他的皮膚顏色比較黑，看樣子他有高棉人的血統，他於1961年9月接任這個省的省長。該省現在已經建了315個戰略村。

菲力浦斯先訪問了一個越南人的戰略村。然後，他來到了一個高棉人的戰略村，村裏有20個年輕人在修建柵欄。菲力浦斯發現省長跟這些反共民兵的關係很密切，省長跟這些民兵有眼神交流，眼神是自然友好的。在高棉人的村子裏，鄉村自衛隊的戰士們列隊接

受菲力浦斯的檢閱，他們都很驕傲，士氣很高。他們有5支老式法國步槍以及其他更老舊的武器，但是，他們把這些舊的武器擦得錚亮。村長說他們最近打退了一次越共的進攻，打死了2名越共。

該省的美國顧問Rawn少校證實了這點。Rawn少校說，6個月前訪問這些村莊時要帶2個連的民防部隊作為護衛部隊，現在不需要了。

Thao少校聲稱，該省急需武器和彈藥、鐵絲網、無線電通訊設備、藥品、建材、錢。後來，接到菲力浦斯的報告後，吳廷琰和阮廷舜訪問了VinhBinh省，向該省提供了大批物資。

菲力浦斯訪問了Hoang認為情況比較差的廣寧省，該省的省長是一個平民。在1955年的「解放行動」中，菲力浦斯曾經來過這個省。現在，這個省有兩個步兵團的越共，與越共對陣的是南越國軍的7個營正規軍、16個連的民防部隊，民防部隊基本負責防守鐵路線和公路附近的要點。南越國軍正規軍晚上不巡邏。

在該省的10萬個家庭中，有2萬個家庭同越共人員有親戚關係，越共的勢力在這個省非常活躍。菲力浦斯觀察到，這裏的農民非常貧窮，農民的房子也很差，很多房子搖搖欲墜，農民們穿著打補丁的衣服。這個省人均土地很少，去年該省鼠患嚴重，造成農作物收成嚴重減少。美國援助的滅鼠藥殺死了200萬隻老鼠，估計下個收穫季節情況會好些。

現在，該省建立了200個戰略村，菲力浦斯發現該省的鄉村自衛隊的民兵訓練水平很差。

這個省長請求幫助，他說：「任何美國人可以給的東西，我們都要，包括錢、糧食，任何東西。」該省長對本省的越共活動情況感到很困惑。南越國軍第1軍區準備在該省採取行動，恢復治安。

西寧省靠近柬埔寨，是高臺教的主要活動地區。黑婆山曾經是鄭明世反共遊擊隊的大本營。現在，越共基本上控制了黑婆山地區。

菲力浦斯在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西寧省的新省長是Nhuan少校，他是高臺教徒。前任省長不是高臺教人士，所以損失了很多地盤。在吳廷琰的支持下，西寧省從省長到村長全部換成了

高臺教徒，情況有所好轉，全省建立了24個戰略村。西寧省因為和柬埔寨接壤，所以越共從柬埔寨的基地向西寧省大量滲透。

Nhuan少校建議讓高臺教地區自治，並且重新起用鄭明世的老兵。菲力浦斯去了鄭明世的墓地，憑弔他。菲力浦斯想，如果鄭明世還活著，他的影響力會有助於恢復本地區的秩序。

宣德省（Tuyen Duc）的省會是大叻。以前這裏沒有什麼山地人，現在已經有1萬名蒙塔格納德人難民定居在這裏，他們為了逃避越共，從遙遠的山地逃到了大叻。菲力浦斯觀察到，在蒙塔格納德人難民營裏，有些婦女和兒童在吃野菜充饑。該省的省長Bich少校告訴菲力浦斯，倉庫裏堆滿了援助的大米，不過，內政部長告訴這個省長，只有在接到他的命令後，才能把大米發放給蒙塔格納德人。這個命令一直沒有來。省長已經用盡了一切資源，他希望得到菲力浦斯的幫助。

總的來說，菲力浦斯認為戰略村計畫已經走上了正軌。但是，仍然有不協調的因素存在。

菲力浦斯同吳廷琰見面

菲力浦斯回到西貢後，去見了阮廷舜，報告了視察情況。阮廷舜答應儘快安排他同吳廷琰見面。

幾天後，菲力浦斯接到武文海打來的電話。武文海在電話裏告訴菲力浦斯，他歡迎菲力浦斯回到南越，吳廷琰也非常高興見菲力浦斯。菲力浦斯最後一次見到吳廷琰是在1957年。吳廷琰的英語還可以，不過，他一般用法語同外國人交談。

見面時，菲力浦斯發現吳廷琰沒有太大變化，只是臉上多了幾道皺紋，頭髮裏出現了幾根銀絲。吳廷琰對菲力浦斯非常熱情，菲力浦斯甚至覺得自己好像是吳廷琰丟失了多年的兒子。吳廷琰回憶了他們在1955年和1957年見面的情景，吳廷琰並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對人冷淡及態度保守。吳廷琰看上去對人比較冷淡，實際上他是個熱情的人，他是外冷內熱的。

菲利浦斯把蘭斯代爾寫給吳廷琰的信交給了總統。

吳廷琰看到信眼睛一亮，他問菲利浦斯，蘭斯代爾有計劃回南越嗎？

菲利浦斯說，可能來不了。

吳廷琰讓菲利浦斯向諾爾丁大使提建議，建議蘭斯代爾重新返回南越。

菲利浦斯向吳廷琰報告了他訪問的5個省的戰略村的情況。

菲利浦斯說，富安省和永平省的情況很好，廣寧省和西寧省的情況不盡人意。

吳廷琰問他，廣甯省的省長是不是稱職？

菲利浦斯說這個省長看起來不能應付那裏的複雜情況，吳廷琰點點頭，肯定了他自己預先的判斷。

菲利浦斯談到這筆USOM提供的用於反叛亂行動的1000萬美元的使用。目前，南越中央政府用預先審計開支的辦法控制各省省長的開支，菲利浦斯認為這個辦法不能有效地應用到戰略村計畫裏，效率太低，他建議採用科南在富安省成立省級聯合委員會的辦法管理這筆資金。這個資金管理方法可能有損南越政府的權威。吳廷琰考慮了一會，點了點頭。菲利浦斯認為，這就表示吳廷琰同意了這個方案。

菲利浦斯建議重新起用西寧省鄭明世遊擊隊的老兵，參加反越共的戰鬥。吳廷琰同意了。

當菲利浦斯談到他去了宣德省的蒙塔格納德人難民營時，吳廷琰談起他最近已經批准把大批糧食和其他援助物資送往蒙塔格納德人難民營，吳廷琰也談起關於26個蒙塔格納德人部落的事情。

乘著吳廷琰說話停頓時刻，菲利浦斯告訴吳廷琰，那些大米並沒有發放給蒙塔格納德人。

吳廷琰吃驚地瞪大了眼睛，要求菲利浦斯重複他說過的話。在聽清楚了菲利浦斯的話後，吳廷琰立刻打電話給武文海，命令他馬上發電報給中央高原地區的各省長，要求他們立刻發放糧食給難民。他又馬上直接打電話給宣德省的省長Bich少校，讓他立刻發放

大米給蒙塔格納德人。

後來，武文海告訴菲力浦斯，吳廷琰大罵了內政部長Bui Van Lung。

吳廷琰感謝菲力浦斯報告了這個情況，他批評有些南越官員過於依賴中央政府。

吳廷琰又介紹了戰略村的計畫，說它是南越的基本國策。他詳細說明瞭各省的安全情況。菲力浦斯認為，吳廷琰掌握細節的本領令人稱奇。

菲力浦斯認為吳廷琰智力超群，他是越南活的百科全書，他清楚地知道每個省的情況，每個省長和省長的家族的情況。當菲力浦斯提到某個省長的表現時，吳廷琰就會說：這個省長的祖父是誰，這個省長的父親是誰，他的家族品行良好，他們是於1930年從順化遷到美荻的，等等。

很多美國人厭煩吳廷琰的長長的獨白。但是，吳廷琰認為，美國人根本不瞭解越南，所以他打算向美國人解釋很多東西。菲力浦斯認為自己比較年輕，比較有耐心，對越南歷史和吳廷琰的個性比較瞭解。菲力浦斯會讓吳廷琰一直講，當吳廷琰的思路走到菲力浦斯希望打開缺口的地方，菲力浦斯會提出自己的想法。此時，吳廷琰會認真地聽，並且作出回應。菲力浦斯是按照越南人的思路來思考問題的。菲力浦斯也不會當著任何越南人的面批評南越政府，只是在他的報告裏提出批評意見。

在會談的最後，吳廷琰直視著菲力浦斯說：「我希望你能來越南幫助我們。我們需要你。」

菲力浦斯說他要考慮一下。

這次談話持續了4個小時。菲力浦斯發現了南越政府的一些問題。首先是政府權力過於集中在中央政府手裏；在南越政府裏，最上面和最下面的機構的溝通的有效性有些問題。為什麼省長們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才可以把大米發放給蒙塔格納德人難民？

菲力浦斯出了吳廷琰的辦公室，被武文海拉到一邊。

武文海問菲力浦斯，老闆有沒有提到讓蘭斯代爾重新返回南越？

菲力浦斯說是的，他準備把吳廷琰的意見轉給諾爾丁大使。

武文海說：「總統急需擴大他的顧問團的圈子，只有蘭斯代爾可以幫助吳廷琰。吳廷琰已經使總統被孤立起來了，吳廷琰切斷了總統同很多支持他的人的聯繫。諾爾丁大使同總統的關係比較正式，不好談到個人敏感的問題。」

武文海說：「如果有100個人來告訴吳廷琰某件東西是白色的，但是吳廷琰說那是黑色的，那麼吳廷琰仍然會信任吳廷琰的說法。」

菲力浦斯同老朋友黎文金將軍和BuiDiem見了面，他們兩個人也肯定了武文海的關於吳廷琰被孤立的說法。

黎文金將軍現在坐了冷板凳，他對吳廷琰非常不滿。黎文金將軍強烈批評了政府的戰爭政策，沒有顧及民眾的安全。

BuiDiem批評政府沒有吸收反對派政治力量進入政府。

菲力浦斯也非正式地問了阮廷舜關於吳廷琰被孤立的說法，阮廷舜作了一個鬼臉，表示他同意這個說法。

菲力浦斯同吳廷琰見面

阮廷舜安排菲力浦斯同吳廷琰見面。這是菲力浦斯第一次正式地同吳廷琰談話。菲力浦斯進了吳廷琰的辦公室，吳廷琰坐在辦公桌後面打電話，他示意菲力浦斯先在長沙發上坐下。

菲力浦斯打量了一下吳廷琰的辦公室。吳廷琰的辦公桌上放了七、八部電話機，有些電話機仍然在此起彼伏地響著鈴聲。辦公室的牆上掛滿了各種地圖，有些地圖上塗有箭頭和圓圈。辦公室裏另外三個辦公桌上的檔堆得很高。靠牆的玻璃門壁櫥裏放滿了各種書籍、檔、檔案袋。辦公室裏的檔非常多，但是並不凌亂，看上去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

吳廷琰的臉部特徵很像吳廷琰，但是，吳廷琰比較瘦，吳廷琰有點像一條冷冷的魚。他不抽紙煙，只抽煙鬥。他看上去更有哲理性和比較冷靜。菲力浦斯心想，這裏大概就是南越共和國的心臟了。

吳廷琰打完電話，微笑地走過來，也坐在長沙發上。

菲力浦斯首先說他想瞭解戰略村計畫。

吳廷琰說，一開始它只是個設想。這4個月來，吳廷琰自己悄悄地連續訪問了全國很多省區，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同各種人物進行會談，這些人包括最基層的村委員會的委員們和村長們，鄉、區、省的主要官員等。這些旅行是非常疲勞的，但是也是非常令人振奮的，吳廷琰通過實際經驗來測試自己的戰略村理論。

吳廷琰認為，戰略村計畫有兩個目的，打敗共產黨和打敗貧窮。

他說：「在戰爭時代，人們認為必須壓制民主來贏得戰爭。一般人認為，我們要通過戰爭打敗鄉村裏的共產主義者。我不是這樣看的，我認為應該用民主來贏得戰爭。這就是戰略村計畫的概念。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讓村民們自由選舉村長和村委員會委員是這個計畫的關鍵點。」

吳廷琰懷著濃厚的興趣聽菲力浦斯談他這次考察中的見聞。菲力浦斯提到有些省長採用強迫手段逼農民們搬到戰略村去。吳廷琰說，他知道有些省長做過了頭，他本人反對用強迫手段逼農民們搬到戰略村去。



吳廷琰在辦公室工作

菲利浦斯認為南越政府應該歡迎越共戰士向政府投降，政府給他們安排合適的田地、房舍、農業物資。吳廷琰表示同意。

吳廷琰認為，南越政府應該向越共學習，建立遊擊戰小分隊，打擊越共力量。吳廷琰說，他對美國特種部隊訓練蒙塔格納德人遊擊隊的方式印象深刻。

菲利浦斯認為，吳廷琰看上去很理智和很坦率，吳廷琰考慮問題也很實際。菲利浦斯原來對吳廷琰是持懷疑態度的。外界傳說，吳廷琰性格多疑，不信任別人。但是，在這次談話中，菲利浦斯發現他不是那樣的人。菲利浦斯覺得他可以就戰略村計畫同吳廷琰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

菲利浦斯認為中央情報局對吳廷琰有很正面的看法，他把這次會議記錄發給了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理查森。

同吳氏兄弟談過話後，菲利浦斯和弗拉雷設想在美國USOM機構中成立一個「農村事務辦公室」，由USOM的副總裁負責，並向各省派出USOM的代表。在各省建立省級聯合委員會，成員包括省長、「農村事務辦公室」的代表、美國MAAG省級顧問。

菲利浦斯就省級聯合委員會問題同阮廷舜進行了會談，阮廷舜認為：「吳廷琰既然已經點頭同意了，就不要把這個建議寫成檔送給總統，照做就好了。」

後來，菲利浦斯在調查KiemPhong省時，遇到吳廷琰在這個省視察。這個省位於Reeds平原，曾經是越共反抗法國人時的根據地。吳廷琰把北方難民和中部的一些貧窮農民安置在這個省，農民們排幹沼澤地，建成了大片農業區。

在舉行了歡迎儀式後，吳廷琰即興發言。在發言結束後，吳廷琰隨機向農民們問些問題，詢問生活條件和困難。

這時，一個年輕的漁民大聲問吳廷琰，要求政府為他的捕魚船提供財務幫助。

吳廷琰轉向官員們，挖苦地說：「報紙上的評論說我有家長式的作風，可是你們看看人民是怎麼樣向我提問的。」

美國USOM的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

菲力浦斯回美國後，向美國國際開發署AID遞交了調查報告。美國國務院的佛雷斯托找菲力浦斯談話，說甘迺迪看過了菲力浦斯的報告，甘迺迪支持AID在南越開展農村事務工作，希望菲力浦斯回南越主持這項工作。

菲力浦斯作為美國AID的正式雇員重新回到南越，他暫時離開了自己的家族的生意。美國的AID全稱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它在南越的分支機構是USOM。菲力浦斯擔任USOM的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主任。

1962年9月25日，菲力浦斯和太太一起到了西貢。

USOM租的辦公樓正好在西貢有名的佛寺舍利寺旁邊，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也在這棟樓裏。

從1962年9月到1963年9月，USOM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負責管理一筆1000萬美元的資金，支援南越的戰略村計畫。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向各省派出自己的代表，由這個代表、南越政府的省長、MAAG的省級代表組成省級聯合委員會，三方審核分配到該省的USOM資金。

USOM在靠近西貢機場的「吳廷魁大道」旁邊另外租了一棟2層小樓給菲力浦斯家庭使用。這裏離市區比較遠，菲力浦斯請了幾個越南僕人，可是他們都不願意在菲力浦斯家裏過夜。後來，菲力浦斯才知道，他家住的這棟樓原來是法國人的住房。在1945年8月的混亂局勢中，這家法國人都在這棟樓裏被越盟殺害了。越南僕人們認為這裏鬧鬼，所以不願意在這裏過夜。菲力浦斯請和尚做了驅鬼法事，越南僕人才願意住下來。

菲力浦斯的太太在社交活動中認識了幾個有趣的人。其中一個是非常富有的越南人Nguyen Van Buu，他同吳廷琰家族有點親戚關係，現在經營南越主要的航運公司，有人說他為吳廷琰的勤勞黨提供大量資金。另外一個人是虔誠的華僑天主教徒Bernie Yoh，他是中

國上海人，現在是中國裔美國公民，他為天主教會從事範圍廣泛的反共工作。

農村事務辦公室從美國國際志願者服務機構（IVS）招募了一批年輕的美國志願者到各省擔任代表。

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編寫了《省級代表指南》，它解釋了戰略村計畫的目的，列出了現行的USOM技術專案、跨部門的反叛亂計畫等。手冊強調農村事務辦公室的行動必須同軍事行動相互協調。省級代表的工作是幫助越南人民鼓起勇氣，為爭取更好的生活而戰鬥。該手冊也告訴省級代表應該怎麼樣做，做些什麼。

到1962年12月為止，農村事務辦公室向南越的18個省派出了代表，並且向南越的4個軍區派出代表。

建和省的省長Tran Ngoc Chau中校是菲力浦斯約談的第一個省長，建和省一直是湄公河地區越共叛亂行動最嚴重的省。

Tran Ngoc Chau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贏得鄉村農民對南越政府的忠誠。在這一點上，他跟菲力浦斯有共同的想法。Tran Ngoc Chau使用反恐怖小分隊，反擊死硬派越共分子。後來這種反恐怖小分隊被命名為「省級偵察分隊」，成為1968年的「鳳凰掃蕩計畫」的核心部分。菲力浦斯向建和省派出了一名能幹的代表。

農村事務辦公室推廣種植新的農作物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目的是要大幅度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強農民對於南越政府的向心力。農村事務辦公室認為臺灣的農業成功經驗可以借鑒，聘請了一些臺灣農業專家來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推廣可以快速生長的水稻，品種改良的水果和蔬菜，新品種的大豆等等。農村事務辦公室配合南越政府向普通農民發放貸款，向他們提供種子和化肥。

農村事務辦公室的另外一項工作是幫助戰略村建小學，越南人傳統上非常重視教育。農村事務辦公室免費提供水泥，鐵皮屋頂和工具等物資，農民提供勞動力建學校。學校的教師是有文化的志願者，他們在各省政府接受培訓。學生的課本教材由南越政府教育部提供。到1963年夏天，農村事務辦公室幫助建成了850所學校。

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幫助戰略村建設社區工程，包括道路、

小橋、共用魚塘等。到1963年夏天，農村事務辦公室幫助了1000個農村項目。

臺灣農業專家Leonard Chang講了一個順化附近的非常貧窮農民的故事。這個農民有5個小孩，他的房子是泥巴牆的，屋頂也很破爛。這個農民請Chang到他家。農民進家後對後院的一堆草垛講話，他的妻子因為很冷又沒有毛毯所以坐在草垛裏，她正在喂一個新生的嬰兒。他想申請一筆貸款租一塊村裏的公用土地種水稻，但是，他不清楚是不是可以申請到這筆貸款。

Chang向他保證，他可以申請到這筆貸款。隨後，這個農民成功申請到貸款，租到半英畝的土地。Chang建議他不要種水稻，改種品種改良的花椰菜和茄子，這兩種菜在順化城裏很好賣。這個農民使用USOM提供的農業信用貸款得到了蔬菜的種子和殺蟲劑。

當這個農民種的蔬菜快到收割季節的時候，Chang再次來到他家。這個農民說，他家已經有三代人沒有看到過1000皮亞斯特的錢了，如果這次的收穫可以賺到這麼多，他就很滿意了。當Chang告訴他田裏的蔬菜價值45000皮亞斯特時，這個農民完全崩潰了。

他該拿這麼多錢怎麼辦啊？首先，他要給他妻子買一公斤豬肉，她已經一年沒有吃豬肉了。他看了看他自己家的破房子和孩子們身上的破衣服，他說：「有很多很多東西要買。」後來，Chang發現這個農民又去投標更大塊的土地。

菲利浦斯認為，南越各省的省長是執行戰略村計畫的關鍵，他們大部分都是南越國軍的校級軍官。菲利浦斯把他們的表現分為4個等級：

最優秀的省長包括建和省的Tran Ngoc Chau中校，富安省的Oai中校，永平省的Thao少校，宣德省的Bich少校。這些最優秀的省長很注重農民的利益，真誠地尊重農民，並主動地為農民排憂解難。

第二類省長們理解戰略村計畫的要點，但是他們依賴西貢中央政府的指示行事，他們是中規中矩的官員。大多數省長都屬於這類。

第三類省長是少數人，他們更注重西貢當局的想法，他們只關心戰略村的數量，而不管這些戰略村的實際效果如何。他們對於菲力浦斯的USOM農村發展事業不熱心。

第四類省長是極個別人。他們是不誠實的人，包括1963年初的永隆省、Dinh Tuong省、Kien Tuong的省長。

1963年3月，菲力浦斯接到永隆省農村事務代表的報告，說該省的省長在戰略村之間修土牆。Hoang Van Lac曾經告訴菲力浦斯，這個省長是吳廷琰二哥吳廷俦的親信。

菲力浦斯等人乘飛機到該省視察，Le Van Phuoc省長陪他們一起到該省的第1區。第1區的區長說他們在建一條30公里長的土牆，土牆和通往芹苴市的快速公路平行。土牆高1.8米，剖面呈金字塔形，頂上架設鐵絲網，土是從旁邊稻田裏挖出來的，挖出的深坑變成了壕溝。他們已經建了8公里長的土牆。另外一個區準備建12公里長的土牆。

菲力浦斯問一個農民，已經在這裏幹了多少天的活了？

這個農民說已經連續幹了15天，中間沒有休息過。菲力浦斯覺得這個農民對勞役是很不滿的。

Le Van Phuoc省長解釋說，這些土牆可以把越共阻攔在外面，村民們將被遷移到土牆和公路之間的新修戰略村裏。當村民們被迫使用快速公路出行時，可以在公路上設置檢查站，控制農民的流動。這樣可以把越共同農民隔離開了。

菲力浦斯向USOM的上級報告了這個情況，暫停給永隆省財務和物資援助，同時秘密地發了份備忘錄給Hoang Van Lac上校。Hoang Van Lac上校又報告了吳廷琰。

吳廷琰立即召開了戰略村計畫會議，傳喚Le Van Phuoc省長到西貢問話。在會上，吳廷琰口頭批評了Le Van Phuoc，命令他立即停止建造土牆。接著，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向各省長發出命令，嚴格禁止在戰略村之間造土牆。後來，Le Van Phuoc被調回西貢改任其他職務。

吳廷琰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吳廷琰和諾爾丁大使，稱讚了菲力浦斯。武文海告訴菲力浦斯，吳廷琰對菲力浦斯的農村事務辦公室

很有信心，吳廷琰表揚菲力浦斯以「家庭」方式解決了「土牆」問題，沒有大肆張揚這件事情。

1963年5月30日，吳廷琰在總統府邀請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全體成員開會。參加會議人員包括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26個省的代表和4個軍區的代表、菲力浦斯、弗拉雷等。

吳廷琰首先說，從1961年泰勒將軍訪問南越後，南越接受了美國更多的援助，南越的情況大有改善。

吳廷琰說：「有些人現在批評南越政府讓很多美國人來到越南各地。那些表現不好的官員不喜歡外國觀察員。美國方面怎麼看？」

弗拉雷說：「我們對於南越政府努力改善各省情況的工作很有好感，我們希望繼續當好南越政府在各省的聯絡官，為戰略村計畫作貢獻。」

吳廷琰說：「政府希望改進聯絡官工作，你們如果發現各省的問題，請坦率、謹慎地報告給南越政府。」他同意美國顧問人員提出的關於援助資金審批方法必須簡單化的觀點，他希望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繼續在這方面為南越政府提供幫助。

由於USOM停止對下一年度的農村事務辦公室進行撥款，吳廷琰說1963到1964年度的撥款主要由南越政府方面承擔，他希望省級聯合委員會繼續運行，省級聯合委員會負責審批的下一年度資金為800萬美元。

會議進行了3個小時，討論了關於戰略村計畫的廣泛話題。會議以溫情的方式結束，吳廷琰同每個到會的美國顧問握手，感謝他們為南越作的工作。吳廷琰現在非常信任菲力浦斯的美國團隊。

1963年9月初，菲力浦斯的父親病重，他準備返回美國。此前，他接到隆安省農村事務代表的報告，越共在6月、7月、8月加強了對該省戰略村的攻擊，越共在8月份攻破了60個戰略村。

菲力浦斯立即寫了一份備忘錄給Hoang Van Lac，彙報了隆安省的情況，他建議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暫停建新的戰略村，鞏固現有的戰略村。

Hoang Van Lac同意菲力浦斯的觀點，但是他自己無法說服吳廷琰。現在吳廷琰非常信任菲力浦斯，所以，Hoang Van Lac建議菲力浦斯先一份備忘錄給吳廷琰，爭取吳廷琰的同意。果然，吳廷琰同意了菲力浦斯的建議。

後來，菲力浦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吳廷琰現在已經接受我們的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成為他的戰略村計畫的一部分，他也很重視我們的意見。但是，我自己在羅奇大使的命令下，從事秘密活動，試圖把吳廷琰趕出政治舞臺。這是一件具有強烈諷刺性的事情。」

「我在想，如果吳廷琰沒有捲入嚴厲壓制佛教徒抗議運動，對於戰略村計畫的工作來說，那將是多麼美好的事情。」

菲力浦斯訪問南越鄉村地區的逸事

在1963年中期佛教徒危機期間，菲力浦斯繼續他的農村發展工作。

菲力浦斯到富安省訪問戰略村，這個省的代表是博恩斯，省長為博恩斯配備了4個警衛員和一隊民防部隊。

菲力浦斯他們前往安全區邊緣地帶的一個戰略村，當他們快接近村莊時，遭到遠處樹林裏越共小部隊的槍擊。菲力浦斯他們趕緊滾爬到路邊小溝裏。隨行的民防部隊擊退了越共的攻擊，沒有人受傷。這是菲力浦斯第一次在鄉村地區遇到槍擊。

另外一次，菲力浦斯乘小飛機到南越北部Thua Thien省的一個非常偏遠的戰略村，它位於山區的邊緣。這個戰略村的村長是一個高大憔悴的老人，他留著細細的山羊鬍子，穿一件很正式的長袍衣服，表情很嚴肅。

菲力浦斯問他在經濟方面有沒有什麼要求。

這個老人盯著菲力浦斯看了一會，說道：「不管經濟情況怎麼樣，我們最需要的是槍。我們現在只有幾支法國人的老式步槍和幾支手槍。越共的武器更好。」

菲力浦斯試圖把話題再轉到經濟方面。

這個老人固執地喊道：「槍，更多的槍，更好的槍！」

菲力浦斯看到了老人眼裏的怒火，菲力浦斯答應幫助他。

回到西貢後，菲力浦斯去找科南幫忙，看能不能弄些槍來。

科南說，不要把他看成是武器販子，也不要指望他會幫助鄉村的民兵。不過，科南最後答應幫助菲力浦斯搞幾支卡賓槍。

再有一次，美國國務院來了兩名官員，視察USOM的農村事務工作。菲力浦斯安排他們去了富安省，接待他們的還是博恩斯代表。這兩個華盛頓官員回來告訴菲力浦斯一個故事。

博恩斯帶他們去了安全區邊緣的一個戰略村，他正在這裏推廣養豬計畫。他們來到一戶農家的豬舍旁邊，發現豬糞坑已經滿了，一個人正在把豬糞從糞坑裏鏟出來。烘乾後的豬糞是非常好的肥料。

美國國務院官員問博恩斯那是誰？

博恩斯回答是省長。博恩斯說：「你們兩人也幫幫我們，把這些豬糞鏟出來，我們必須在天黑前幹完活，不然越共會來抓住我們。」

博恩斯從他的吉普車上拿了幾把鏟子，分給兩個美國國務院官員。這兩個美國國務院官員很興奮地告訴菲力浦斯，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美國的援助人員和他的夥伴一起，為越南農民幹髒活。

弗拉雷和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

在USOM的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裏，弗拉雷是個很重要的角色，他曾經長期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作，很有經驗。1962年9月，弗拉雷成為菲力浦斯的副手。

弗拉雷發現，USOM和所有其他美國在南越的機構缺乏有效的本地後勤支援系統，缺乏從西貢向各省有效地運送物資的能力。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建立一個後勤支援小組，包括2個美國人和8個菲律賓人，負責處理接收、存放、運送各類援助物資。

弗拉雷還發現，美國天主教救援服務機構在南越有一套優異的處理天主教援助物資的後勤運輸系統，弗拉雷去找他們幫忙，他們很高興讓農村事務辦公室使用他們的系統，包括運輸系統和巨大的西貢倉庫。

為了向偏遠省份鄉村地區運輸物資，USOM的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從MAAG和南越國軍那裏接管了戰略村計畫急需的4萬噸帶刺鐵絲網，以及USOM的14萬噸物資，包括水泥、建築材料、化肥、美國480法令下的救濟糧食、多餘的法國步槍等。農村事務辦公室在成立後6個月內把這些物資運送發放到各省。弗拉雷認為MAAG和南越國軍的後勤運輸系統無法有效處理如此大量的物資。

1963年初，USOM農村事務辦公室的人數為80個美國人，120個越南人。美國人大部分是年輕的美國志願者，他們很多人已經在南越工作多年，有些人會講越南語，他們的薪水是每個月80美元，大概為USOM普通美國員工薪水的十分之一。農村事務辦公室另外支付各省代表每天津貼9個美元，為他們提供一輛吉普車並支付汽油費，各省代表可以雇用幾個越南人作助手。每天津貼9個美元只夠支付代表們每天的飯錢和租用辦公室的租金，通常他們都租用省城的店屋，樓上住人，樓下作辦公室。菲利浦斯和弗拉雷希望各省代表們按照當地越南人的標準生活，以減少農村事務辦公室的行政開支。農村事務辦公室的美國人表現非常優異，他們用自己的行為告訴越南人，美國人不像法國人那樣是高高在上的殖民地老爺，美國人是誠心誠意地來幫助越南人的。

在戰略村計畫支援方面，農村事務辦公室的工作包括：

——支援戰略村的各項工程：包括人工打井，修橋，修路，建學校，建醫療所，建廟宇；在第一年裏，USOM支付了新建戰略村的小學教師工資。

——收集越共的情報，進行分析；開展「歡迎行動」，歡迎越共人員向南越政府投降。

——支持南越政府各省省長和MAAG各省代表的工作，協調南越國軍、民防部隊的剿共作戰。

——支持戰略村內部的民主選舉，包括選舉村長和村委員會委員，支援婦女工作。

——支持訓練和武裝鄉村自衛隊。

——訓練戰略村村長以及其他幹部，培訓鄉村醫生。

——提供各類援助給戰略村，包括現金、建築材料、工具、小型機械（包括水泵和柴油發電機）。

——提供農業發展方面的技術支援，包括養豬、種植蔬菜、水果，增加農民的收入。

為了支援這些行動，農村事務辦公室向每個省代表提供了50萬皮亞斯特的啟動資金，由當地的省長負責簽收。

在當時的南越，除了幾個大城市外，全國的銀行系統很落後，沒有銀行電匯系統，現金是主要的資金流通工具。1963年，美元對南越皮亞斯特的官方兌換率是1比35，黑市上的比價是1比70。

農村事務辦公室從臺灣招募了25個農業專家，臺灣向南越提供了很多改良的農作物種子、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25個臺灣農業專家被派到南越各省，他們直接同當地的農民打交道，他們在南越創造了很多農業方面的奇跡。

臺灣農業專家引進了很多旱季農作物，包括大豆、甜瓜、西瓜、豇豆、小白菜、高產番茄、各類蘑菇等，也引進了高產水稻。臺灣農業專家引進了越南農民從來沒有見過的農業技術。很多南越農民受益於臺灣農業專家，他們的收入成倍增加。

在南越中部地區，農民們主要種水稻，他們很少用化肥，每個農戶只有半英畝的土地。農村事務辦公室決定向戰略村的農民提供水稻使用的化肥，提高水稻的單位產量，農村事務辦公室從美國進口了2萬噸水稻化肥，提供給農民們。1963年，南越糧食大豐收，出口了20萬噸大米。

弗拉雷在南越中部地區考察中發現，南越本地豬都是放養的，這些豬都很瘦小，沒有什麼肉。農民們告訴弗拉雷，本地豬體型小，要兩年的時間才可以長到60磅重，而且這些豬的肉很少，提供的豬糞也很少。

弗拉雷找到美國志願者尼斯談了談，尼斯是愛達荷大學畜牧業專業畢業生。

農村事務辦公室決定開展養豬計畫，引進美國約克夏豬。參加這個計畫的人包括：尼斯，南越政府負責畜牧業的官員Vu Thien Thai，阿肯色大學畜牧業專業畢業生Nguyen Qui Dinh，南越政府信用合作社主任Nguyen Quang Luu，USOM的顧問布羅克曼（Earl Brockman）。農村事務辦公室稱這個計畫為豬－玉米計畫。

根據這個計畫，在已經建成的戰略村裏，農村事務辦公室免費向參加這個計畫的農民家庭提供幾袋水泥和瓦楞鐵板，用來蓋豬舍。農村事務辦公室向每個參加計畫的農戶提供3頭重為20磅的小仔豬，一頭公豬和兩頭母豬，還提供200磅美國480法令下提供的玉米。這些都是按信用條款提供的，當農民賣出成品豬時，將償還信用貸款。

美國約克夏豬是改良的、生長迅速的新品種豬。USOM已經把約克夏豬引入到了湄公河流域，這種豬已經完全適應了本地的環境。湄公河地區的養殖場可以提供剛斷奶的小仔豬。

弗拉雷的養豬計畫是要把這種美國豬推廣到南越各省。各省的南越農業專家為養豬提供技術諮詢，包括修建標準乾淨的磚瓦豬舍、修建豬糞坑、給豬打防疫針等。尼斯和Nguyen Qui Dinh經常到各地區檢查豬的生長情況。

這些美國大型豬在6個月內就可以長到200磅到300磅，可以投放市場。越南人親切地稱尼斯為豬先生「Ong Heo」。

1962年12月在富安省，農村事務辦公室把600頭小豬免費分配給200個當地最窮的農戶，每戶一頭公豬兩頭母豬。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些富裕農戶也有信心參加這個計畫。開始的時候，一切順利。但是在1963年1月，富安省的代表發緊急電報到西貢，說這批豬死了三分之一了。

南越和美國農業專家們找到了原因。在把這些小豬從湄公河養殖場運到富安省時，路上要花費3天時間。為了保持小豬的乾淨，運輸汽車司機們不停地向這些豬噴水，當晚上溫度下降時，這些小

豬得了肺炎，造成了後來的大量死亡。農業專家採用細心照料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農村事務辦公室的豬－玉米計畫非常成功。在不到2年的時間裏，把養豬計畫推廣到15000個南越農民家庭，他們全部還清了信用貸款。後來，300磅重的大肥豬在南越鄉村到處可見。

第十四章

老撾和柬埔寨問題

老撾問題

從地緣政治來說，老撾和柬埔寨是南越共和國的生命線。如果共產黨力量從老撾和柬埔寨滲透進攻南越，南越很難抵擋，因為南越同這兩個國家有非常漫長的邊境線。

冷戰期間，越南戰爭幾乎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但南越和南朝鮮在地理形狀上有根本的不同。這也是南越共和國最後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朝鮮是半島國家，它的蜂腰處大致在中部北緯38線附近。南朝鮮兩邊是東朝鮮海灣、西朝鮮海灣，蜂腰兩邊的海灣就是天然的最佳防線，朝鮮半島的「蜂腰」寬僅175公里。如果美國和南朝鮮軍隊在此蜂腰處築壘設防線，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線。在優勢美國海軍和空軍支援的情況下，即使北朝鮮方面有大量攻擊軍隊，也無法施展開。在海空軍的支援下，美國和南朝鮮在南朝鮮使用有限兵力就可以達到保衛南朝鮮的目的。

南越共和國的情形完全不同。儘管南北越之間的分界線長度只有60公里長，但南越和它的兩個鄰國老撾以及柬埔寨之間的陸地邊界線的長度接近1000公里，而且邊界線一帶地形非常複雜，有高山和熱帶密林，也有平原水鄉。南越共和國在邊界線一帶無法構築有效完整的防線。一旦這兩個國家被共產黨力量控制，南越無法對付

大量滲透過來的北越共軍，而北越後面更是站著有非常綿厚人力資源的紅色中國。

特別令人恐懼的是，南越共和國首都西貢到柬埔寨邊境線的最近距離只有60公里，柬埔寨的版圖在對準西貢的方向凸出一塊擠進越南版圖，這就是有名的柬埔寨鸚鵡嘴地區。這使得西貢和湄公河地區很容易遭到從柬埔寨滲透過來的越共攻擊。為了保衛南越，必須先保證老撾和柬埔寨不落入共產黨力量的手中。

在1960年的戰鬥中，南越國軍掃蕩了越南南北分界線附近的9號公路地區，並在這一地區構築防禦工事，切斷了越共在越南境內建的第一條胡志明小道。

越共在老撾境內建立第一條胡志明小道，以避開南越國軍在分界線地區的防守陣地。這條胡志明小道向南延伸到柬埔寨的東北地區，然後到柬埔寨的東區。

越共利用柬埔寨東區接近湄公河流域的地理特點，在那裏建立了滲透進攻南越的基地。

為了在老撾境內開闢新的胡志明小道，越共必須先擊敗老撾王國的右翼反共軍隊，然後在得到西哈努克的默許下，控制了柬埔寨王國的東北區和東區。

所謂「胡志明小道」在一般人模糊的概念是不知在越南的哪里隱蔽的密林荊棘中的羊腸小徑，靠人畜運輸供給的通道，經常受到美國空軍的亂炸。不，不是這樣的。它是發起於從北越經過老撾到柬埔寨的一條長距離走廊，向南，出口處在柬埔寨東部地區，正東不遠就是西貢！它是由可供紅色中國生產的解放牌卡車行駛的公路與牛車土路與林間小道組成的高效的運輸供應網路。沿途設有多個兵站，柬埔寨東境的鸚鵡嘴一帶是最大的供應集散基地。越共軍隊經這通道進出自如，直接威脅南越的心臟西貢，而南越國軍卻不能進入柬埔寨與老撾，被動挨打就在所難免了。

北越於1975年統一南越後，在1978年底發動對柬埔寨紅色高棉的進攻，攻入金邊，推翻了紅色高棉的統治。這個事件基本上是以前美

國和南越干涉柬埔寨事件的歷史的翻版。為什麼共產黨的越南會進攻共產黨的柬埔寨？地緣政治是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在北越征服南越後，越南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嚴重惡化，兩國在邊界線一帶不斷發生武裝衝突。越共擔心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攻入湄公河流域，威脅越南的經濟首都西貢。所以，越共先下手為強，推翻了共產黨的紅色高棉政權。其背後的國際背景是蘇聯支援越共，中國支援柬埔寨共產黨。儘管中國和蘇聯都支援越共，但是越共在越南戰爭後期明顯同蘇聯走的比較近。此時，中共已經站在蘇聯的對立面。

老撾是一個內陸國家，面積23.68萬平方公里，沒有鐵路，只有3500公里低等級的公路，1960年的人口為200萬人，地廣人稀。

老撾佔據政治和文化主導地位的是老龍人，即低地老撾人的意思，屬於泰語語系。老龍人佔據沿老泰邊界流向南方的湄公河河谷低地，老龍人在本國人口的比例略低於一半，以種植水稻為主，兼種甘蔗和熱帶水果等可以換取現金的經濟作物。

老龍族人性情溫和，他們之間的戰鬥最多是一種顯示實力的儀式。

老聽族是坡地老撾人，說孟高棉語，佔據海拔相對較低的山區。

居住在海拔3000英尺以上地區的是老松族群，以苗族和瑤族人為主。

傣族各王國從吳哥這個印度教的高棉國家那裏承襲了曼陀羅政治體系。曼陀羅通常在印度教中以圓圈來表示，代表了一種宇宙的觀念，包括人體和國家。這些曼陀羅王國都聚焦於一個由國王統治的神聖中心，這些政體關注的是神聖中心，而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和邊界。在一個曼陀羅王國的擴張階段，附近小國被直接捲入其領土內；當其收縮時，這些小國重新獲得自主性或者可能成為一個鄰近曼陀羅王國的附庸。

法國人於19世紀第一次繪製了老撾地圖，並引入了現代地理製圖法，可以說是法國人創立了現代的老撾國家。暹羅和法國在老撾領土上的衝突也是一種不同世界對如何組建國家的觀點衝突。在曼

陀羅體系中，小的傣族公國擁有重疊的宗主權是很正常的，例如兩個宗主或者三個宗主。在這個時期，暹羅依舊保持對周邊的小公國例如瑯勃拉邦的宗主國地位。暹羅也清楚，這些小公國同時向幾個國家進貢。

法國人於19世紀晚期進入老撾。法國人帶來的國家民族主義不承認這種中間地帶，他們強調清晰的領土邊界。暹羅人起初對這個觀點感到很困惑，但是他們學習得很快，不久就雇用歐洲人來幫助他們提出領土所有權。老龍族人在這場事件中扮演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他們只是提供證明檔給法國人，幫助法國人取得對老撾的宗主權。法國聲明老撾是越南的附屬國，並派人到越南順化尋找檔案，以便證實法國人的聲明。法國人只是在順化找到一些模模糊糊的附屬國聲明，但這些檔已經夠用了。

法國人以炮艦外交強迫暹羅於1893年在曼谷與法國簽訂條約，將湄公河定為該地區的邊界，法國取得老撾的控制權。

1893年，老撾作為印度支那五個聯合地區之一（東京，安南，交趾支那，柬埔寨，老撾）成為法國的殖民地。在老撾的北部，瑯勃拉邦成為法國的保護公國，老撾的中部和南部成為法國直接控制的殖民地。

同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相反，老撾殖民地對法國來說一直是個經濟負擔，老撾的經濟一向入不敷出，由法國政府提供資金支援老撾。法國控制老撾的動機來源於法蘭西民族主義的自豪感。

1945年3月，日本人用武力推翻了法國維希政府在印度支那的統治權，日本人控制了老撾。

日本人投降後，中華民國的第93師的16000名軍人進入老撾，接受日本軍隊的投降。越盟共產黨力量也在老撾的越南裔人口中積極活動。總之，人們可以在老撾看到親越盟、親法國、親泰國的支持者，老撾的政治形勢既緊張又混亂，沒有人能對老撾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平衡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法國人一向對老撾瑯勃拉邦王國比較溫和。面對來自越共、中國、泰國的巨大威脅，瑯勃拉邦王國覺得，既然法國已經承諾要建

立一個老撾聯合王國（戴高樂總統再次確認了這個承諾），一切運作最好在法國人的保護下進行。

1946年3月，法國人在支持法軍的瑯勃拉邦國王和其他老撾人支持下，擊敗了由越盟組織的老撾反法軍隊，重新奪回萬象和瑯勃拉邦，控制了老撾。

1950年4月，法國向老撾王國移交了大部分政權。

1953年10月，法國同意老撾王國獲得完全的國家主權。

1954年，日內瓦協定規定各方在老撾境內停止敵對行動，所有外國軍隊撤退出老撾。此時老撾共產黨有220名黨員。

1954年，日內瓦協定生效後，美國為了防止老撾成為第一塊多米諾牌，向老撾王國政府提供經濟援助，幫助訓練和武裝老撾王國政府軍隊。美國在老撾建立了PEO機構，以民事機構作掩護為老撾政府以及右翼派軍隊提供軍事幫助。中央情報局控制的美洲航空公司（Air America）向老撾提供航空服務。

1960年前後，老撾局勢是混亂和複雜的。

老撾境內有三股政治力量：

- 1、富米·諾薩萬將軍（Phoumi Nosavan）的右翼反共力量；
- 2、梭發那·富馬親王（Souvanna Phouma）的中間派力量；
- 3、蘇發努·馮親王（Souphanou Vong）的左翼共產黨力量，或者稱巴特寮。富馬親王和左翼的蘇發努·馮親王兩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巴特寮本身戰鬥力非常薄弱。1958年3月，大批北越軍隊進入老撾，支持巴特寮作戰。北越派駐巴特寮的顧問說：「對付老撾右翼力量的勝利都是我們越軍取得的，老撾左翼共產黨力量只是我們的掩護，他們只是面具而已。」

正是在這個混沌的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有計劃地招募老撾的苗族人。中央情報局最先是從蘭斯代爾那裏聽說有關苗族的相關消息的。

1959年夏天，首批美國陸軍特種部隊被派給老撾的美國專案評估辦公（PEO），大約有一百多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訓練老撾國

王軍隊，後來派人去訓練苗族人。

在美國特種部隊的指導下，這些山地人苗族人很快就證明，與老撾國王的軍隊士兵相比，他們都是出色的超級戰士。

苗族人王寶（Vang Pao）是一個傳奇人物。他18歲時曾兩次領導老撾王國軍隊小分隊打擊滲透到老撾北部的越共部隊。王寶異常的英勇引起一個法國指揮官的重視，於是鼓勵他參加軍官訓練。1954年奠邊府戰役中，絕望的法國人希望他帶領苗族遊擊隊去給奠邊府的法軍解圍，但直到奠邊府陷落這一天，王寶的部隊仍然沒有抵達。法國離開老撾後，王寶帶領許多苗族人戰士轉投老撾國王軍隊。

中央情報局的人找到王寶，問他是否可以為制止共產主義在老撾的蔓延提供幫助。

王寶的回答是：「我，王寶，還有我的人民，將堅決阻止越南人來老撾佔有我們的國家！」王寶要求美國人提供武器、食品、食鹽和醫療供應。中央情報局自此開始通過美洲航空公司，給王寶的苗族軍團和諾薩萬將軍的右翼軍隊空投武器、彈藥、食品和醫藥物品。

老撾共產黨軍隊的主力是越共。當貢勒和巴特寮的聯軍佔領越來越多的查爾平原地方時，王寶被迫把一萬多苗族人從其村寨疏散出來，安置在查爾平原西南的七個山頂上的難民營裏，他的第一個總部設在帕東（Padong），該地於1961年6月被共產黨軍隊攻克。王寶又把總部遷到發考（Pha Khao），最終落腳於龍鎮（Long Cheng）。

1962年7月，苗族武裝人員據統計有14000-18000人。到1969年的高峰期，苗族軍團的人數達到約四萬人。老撾苗族軍團是老撾王國政府抵抗巴特寮和北越共軍的主力。

1959年12月，右翼反共力量富米將軍上臺執政。

1960年8月，老撾王國年輕的傘兵上尉貢勒（Kong Le），發動政變，把富米將軍趕下臺。貢勒把權力移交給了中立派的富馬首

相。作為對富米·諾薩萬的安撫，國王要求他出任副首相和內務大臣。但富米·諾薩萬沒有去萬象就職，而是回到南部沙灣拿吉省。曾經忠於富馬首相的苗族首領杜比·李峰帶領川壩苗軍，突然改變了立場，投向富米將軍的陣營。絕望之下，富馬首相轉而向蘇聯求助，蘇聯方面立即在萬象設立了大使館。

1960年底，經過激烈戰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富米將軍右翼反共力量再次奪回首都萬象，重新掌權。貢勒部隊從萬象撤出，退到查爾平原，在那裏建立了貢勒部隊的司令部，貢勒部隊同巴特寮部隊合併。

在1960年12月15日至1961年1月2日之間，蘇聯空軍在查爾平原執行了180多次飛行任務，給貢勒—巴特寮聯軍空投食品、武器和彈藥。同時，大量北越軍隊偕同巴特寮進入老撾攻佔了北部的六個省。

這時，美國武裝派兵干涉老撾王國機會來臨。根據東南亞防衛公約，老撾是這個公約的被保護國。此時美國出兵老撾，名正言順。

1960年底，艾森豪總統同其顧問們討論老撾局勢說：「我們不能讓老撾落入共產黨集團的手中，不管有沒有盟國的支持，我們將在老撾打一場戰爭。」艾森豪總統有意出兵老撾，支持老撾右翼反共力量部隊同越共作戰。但艾森豪總統任期快結束了，他決定把老撾的問題交給下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處理。

1961年4月19日，美國在老撾成立軍事顧問團。

1961年5月，老撾交戰各方達成停火協定。

1961年11月，毛澤東在北京接見胡志明。此時中、美、英、蘇、老撾、北越等14國正在日內瓦進行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談判。

毛澤東說：不要怕，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暫時的，最後還是要打。胡志明特別問道：如果要在老撾繼續打，越南的部隊還得參加，這樣戰爭會不會擴大？毛澤東說：繼續裝著越南並沒有派兵到老撾，還可以這樣做。

關於老撾的中立化，毛澤東於1970年7月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老撾共產黨領袖凱山·豐威漢時說：「有些東西，你說組織聯合政府也可以，但是要準備另外一手。組織聯合政府的目的是

為了消滅聯合政府。永遠的聯合政府？沒有那個道理。」從1959年到1975年，紅色中國給老撾共產黨力量的援助是89567萬人民幣。在老撾內戰期間，紅色中國提供給老撾共產黨的武器包括：11萬支（挺）槍，各種火炮2780門，槍彈1.7億發，炮彈267萬發。從1962年到1978年，紅色中國提供工程兵部隊和民工大隊，幫助老撾共產黨修建了822.4公里的道路。

艾森豪於1962年5月13日告訴麥克納馬拉和麥克恩：「如果老撾丟了，南越和泰國也最終會丟，因為他們失去了側翼保護。整個東南亞都會丟失，印尼將是下一個。我因此希望把老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艾森豪認為，最低限度，美國應該尋求把老撾一切為二，分成南北兩個部分。親美的老撾右翼力量將控制老撾的南方，這裏有滲透進攻南越的胡志明小道以及北越大規模的補給營地。

由於擔心蘇聯和中國的干預，甘迺迪選擇退縮。他只是派出美國第七艦隊到達泰國灣，同時命令已經在泰國的3000名美國軍人佔據泰國和老撾邊界線附近的陣地，他打算告訴共產黨集團和美國人民，美國總統不是一個膽小鬼。

老撾中立化對南越來說是一場戰略性的災難。如果南越國軍入侵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就會被看作違反國際法。北越軍隊可以隨意地進出老撾和柬埔寨，不受任何限制。

1962年7月23日，參加日內瓦會談的14個國家達成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定，富馬親王組織老撾中立政府。

老撾中立化政策引起美國鷹派和亞洲非共產國家領袖的極大擔憂。

當美國國務院的哈裏曼把老撾中立化政策通知諾爾丁大使時，諾爾丁大使回答道：「從良心上來說，我不支持在老撾建立聯合政府的計畫。」

哈裏曼的回答：「你不是為上帝工作。你是為甘迺迪政府工作。」

因為吳廷琰拒絕同意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定，哈裏曼恨透了吳廷琰。

吳廷琰直截了當地拒絕在老撾中立化的日內瓦協定上簽字。被激怒的哈裏曼勸甘迺迪對吳廷琰施加壓力，要求吳廷琰在這個協定上簽字。在甘迺迪寫給吳廷琰的信裏，甘迺迪向吳廷琰保證，蘇聯會遵守這個日內瓦協定，美國不會讓南越中立化。諾爾丁大使也勸吳廷琰簽了這個協定。作為對甘迺迪支持南越的回報，吳廷琰讓他的外交部長簽了這個協定。

根據1962年7月23日關於老撾中立化的日內瓦協定規定，老撾將組成聯合政府，包括左、中、右三派力量。協定要求在1962年10月7日前，北越的武裝力量和美國派到老撾的顧問團人員全部撤出老撾。此外，禁止北越從老撾領土向南越輸送軍事人員和物資，蘇聯停止在老撾境內向北越部隊和巴特寮的部隊空投物資。

實際上，北越從一開始起就根本沒有打算遵守這個協定，9000名北越士兵仍然大模大樣地留在老撾。

巴特寮的武裝力量拒絕加入新的聯合政府的軍隊，他們不讓聯合政府的軍隊和國際監控委員會的視察人員進入他們控制的地區，包括整個胡志明小道地區。北越的人員和武器裝備仍然繼續不受阻攔地沿老撾的胡志明小道經柬埔寨南下南越。

1962年10月，美國遵守了日內瓦老撾協議，撤出駐老撾的400名軍事顧問。

由於北越沒有遵守這個協議，美國於是恢復支援老撾聯合政府的軍隊和王寶苗族軍團。美國空軍從泰國基地起飛，為苗族軍團提供偵察、補給、戰鬥支援。苗族軍團同北越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交戰地點是查爾平原。這是個高地平原，離老撾首都萬象160公里，佔領這裏可以控制越共的胡志明小道。

王寶此時已經晉升為老撾王國的將軍，負責指揮全部老撾東北軍事區（老撾這時分為四個軍事區）的苗族軍團，以及由山區部落民組成的遊擊別動隊（SGU），還負責管理查爾平原和四周山區的所有平民。他在龍鎮囤積軍火和物資。這個時期，貢勒部隊的內部

發生分裂，貢勒改變原先立場，加入了諾薩萬的右翼軍隊。

1962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各位高級軍官攻擊哈裏曼的老撾中立化計畫，他們爭辯說，老撾聯合政府不可能控制巴特寮，不可能停止北越從老撾滲透進攻南越。

吳廷琰不斷請求美國把越共的力量清掃出老撾。泰國非常擔心鄰近的老撾被共產黨集團吃掉，希望美國能夠幫助保衛泰國。

美國高級軍官們反對老撾中立化的大合唱並沒有打動甘迺迪。甘迺迪決定削減對老撾王國政府的援助。

巴特寮和北越部隊放肆地違反日內瓦有關老撾境內停火協定，猛攻Nam Tha省會，參加進攻的部隊包括幾個巴特寮營，6個北越步兵營。4000名中國後勤部隊為這次進攻行動提供軍事後勤支援。

防守Nam Tha省會的4500名老撾王國政府部隊沒有經過激烈戰鬥就開始潰散了。在老撾的美國顧問人員報告說，老撾王國政府軍隊的領導人極端無能，殘餘的老撾王國軍隊已經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老撾剩下的有戰鬥力的反共部隊是王寶的苗族軍團。

到1962年底，本年度通過胡志明小道滲透到南越的北越官兵達到1萬人。

1963年4月，1萬名巴特寮和北越軍隊聯軍繼續同苗族軍團在查爾平原地區激戰。

富馬親王對於共產黨集團說話不守信用感到很吃驚，他請求蘇聯和英國出面調停。甘迺迪派哈裏曼到莫斯科，請求赫魯雪夫干涉巴特寮和北越在老撾的行動。蘇聯人向哈裏曼保證，蘇聯將嚴格遵守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定條款。不過，蘇聯人又說，他們對老撾沒有什麼影響力。赫魯雪夫告訴哈裏曼：除了蘇聯大使，在老撾沒有蘇聯人，巴特寮會守信用。回到華盛頓後，哈裏曼告訴甘迺迪，蘇聯會幫助使老撾中立化，儘管他本人現在對這一點也有了疑慮。

雖然王寶的苗族軍團打得很勇猛，他們最終對付不了越共力量。在10多年的戰鬥中，老撾苗族人的損失是巨大的，王寶部隊的人數從3萬人減少到2萬人，陣亡1.7萬人，另外有估計5萬到10萬名

老撾苗族平民在戰爭中被打死。王寶甚至開始招募12歲以上的年輕人參加苗族軍團。老撾苗族人在越南戰爭中死傷慘烈，人口的20%被消滅了。

1975年，南越共和國崩潰了。老撾的非共產黨政府也崩潰了，中央情報局幫助王寶的苗族軍團撤往泰國，成千上萬的苗族人拖家帶口追隨王寶逃往泰國，他們後來大部分去了美國。

部分苗族人留在了老撾，他們在1977年左右遭到老撾共產黨和越共的大規模報復性進攻。

到2011年，越南戰爭結束36年後，美國探險家格雷賽夫（Antonio Graceffo）報導，還有300個苗族人家家庭仍然在老撾山區被老撾政府軍追剿。

1975年底，10%的老撾人逃離了這個國家，老撾共產黨控制了老撾。無數老撾王國政府的官員和軍人被投入集中營。老撾王國的國王薩旺·瓦達那、王后、王儲，苗族人領袖杜比·李峰等許多人都消失在集中營裏，再也沒有回來。

歷史對柬埔寨是殘忍的

1975年，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柬埔寨發展到它的最頂峰。在這一年，柬共奪取了柬埔寨政權。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歷史對柬埔寨是殘忍的。

柬埔寨現任政府首相洪森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柬埔寨共產黨統治的4年時間內，800萬人口中有300萬人被殺害，倖存者大傷元氣。」

紅色高棉殺害了柬埔寨90%的知識份子和受過訓練的人員，受過教育的階層被殺光了，國家的元氣受到永久性的傷害。1975年到1979年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就是真實的人間地獄。

1863年，柬埔寨王國的諾羅敦國王接受了法國的殖民地統治。當時的柬埔寨被劃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在法國統治下，另外幾個省份成為暹羅的領土。

1907年，暹羅將柬埔寨的幾個省份歸還給法國。

1930年，胡志明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把史達林式共產主義傳播到柬埔寨。

西哈努克於1941年4月被法國人推上王位。他的政治主張是「佛教社會主義」。

1949年1月8日，柬埔寨王國和法國簽訂《東法巴黎條約》，法國承認柬埔寨是獨立國家。

1951年6月28日，柬埔寨共產黨正式成立，它的名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就是紅色高棉。

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確認了老撾王國和柬埔寨王國的完全獨立。此時，柬埔寨境內有柬埔寨共產黨的活動，他們的力量還比較弱，柬埔寨共產黨的人數在100人左右，而越共在柬埔寨的部隊人數為1000人。

1955年，美國和柬埔寨王國達成協議，美國向柬埔寨王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

儘管獲得了美國的援助，西哈努克在北越發動的滲透進攻南越的戰爭選擇中立政策。

1956年，西哈努克訪問了中國，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西哈努克非常痛恨南越的吳廷琰政府。西哈努克認為，南越政府和泰國政府支持反對他的柬埔寨政治力量「自由高棉」，「自由高棉」的領導人是山玉成（Son Ngoc Thanh）。

1959年，一名前西哈努克的親信達春發動反西哈努克的政變。但是，政變失敗了，達春被殺。西哈努克認為美國支持了達春。

西哈努克儘管基於歷史的原因對越南存有戒心，懷疑北越「總是認為整個印度支那都應在他們的霸權統治下」，他還是「出於對越南人民解放戰爭的同情」，允許這些越共在柬埔寨的庇護所存在。這一做法當然違背了柬埔寨中立的立場。戰爭物資通過柬埔寨港口磅遜港和白馬港區送往13個越共設在柬埔寨的基地，然後轉給南越的越共部隊。這些物資不僅有蘇聯人的，也有中國人送來的。

海運的運輸量大，運輸成本低，可以避開美國飛機的轟炸，它成為越共的另外一條非常重要的武器裝備運輸線路，這條線路運送軍事物資的數量遠遠超過陸上胡志明小道。當然，有些武器裝備也轉給了柬埔寨共產黨武裝部隊。

西哈努克幫助越共是有條件的，紅色中國每年支付西哈努克超過2000萬美金買路錢。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和范文同、阮文靈等人在北京會面。在談到紅色中國運送物資給南越的越共時，他們的對話是這樣說的：

十菊（阮文靈）：中國除了給我們武器外，還給我們大米和食品。因此我們的戰士能吃的比較好些，身體也更強壯。

毛澤東：運到一些了嗎？

十菊：部分已運到了，如蛋粉、豆粉、味精。

范文同：都很好。

毛澤東：大概能得到更多的東西，我們還要感謝西哈努克。

范文同：我們瞭解這個西哈努克。

毛澤東：他就是要點買路錢。花費點買路錢可以，值得，值得。

范文同：我們已計算過，買路錢比美援的數字還大。

十菊：在過去，美國每年援助柬埔寨兩千萬美元，現在中國每年的買路錢已超過這個數字。西哈努克幫助我們是名利雙收。

范文同：對他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保衛了柬埔寨東部於越南南方接壤的邊界。

支付運輸費用的是中國，而這筆錢又是交給柬埔寨的朗諾將軍的，因為負責運送這些物資的哈克·利運輸公司就是朗諾妻子開的。1969年，朗諾將軍以柬埔寨王國政府總理身份正式訪問北京時，要求中國出更多的錢。中國外交部付部長章文晉曾經對韓素音說：「他的要求大沒道理。」

1963年11月19日，西哈努克終止接受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柬埔寨的國家財政很快出現了危機。

柬埔寨政府進行貨幣貶值，民眾深受其害，經濟一片混亂。西

哈努克轉向尋求共產黨國家經濟援助。

1965年，柬埔寨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

1966年，右翼力量在柬埔寨大選中獲得大勝，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席位，並產生了以朗諾將軍為首的政府，這個政府維持了6個月。

1968年，因為經濟困難，西哈努克再次恢復同美國的關係，接受美國的援助。

1969年8月，朗諾將軍再次出任柬埔寨王國政府首相，施裏瑪達親王是副首相。

1970年3月18日，朗諾和施裏瑪達親王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政權，此時西哈努克本人在出國考察途中。

美國支持朗諾政府。在得到新的柬埔寨政府的同意情況下，美軍和南越國軍進入柬埔寨東部地區掃蕩越共在柬埔寨的補給基地。

朗諾和施裏瑪達親王政府制定了新的柬埔寨憲法：宣佈不再承認柬埔寨是一個君主統治的國家，柬埔寨成為共和國，改名為高棉共和國。它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博愛、發展、繁榮幸福。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施裏瑪達親王本人放棄親王稱號。

施裏瑪達親王是西哈努克國王的表哥，曾經是柬埔寨王位的候選人之一。施裏瑪達親王曾經秘密地訪問了北越，希望越共勢力離開柬埔寨。不過，河內方面向他出示了西哈努克簽署的秘密檔，同意越共在柬埔寨建立基地，允許越共利用柬埔寨的海港運輸戰爭物資，施裏瑪達親王非常憤怒。

推翻西哈努克國王後，新的柬埔寨政府要求越共軍隊於1970年以前離開柬埔寨。

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他號召柬埔寨人參加紅色高棉，反對朗諾政權，他本人參加了紅色高棉發起的聯合陣線組織，擔任名義領袖。

紅色高棉與西哈努克聯合，得到中國和越共的支援，紅色高棉武裝人員發展到20萬人。

在柬埔寨的內戰中，柬埔寨共產黨主要依賴越共武裝力量打擊新的柬埔寨政府的軍隊。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武裝力量有4萬人左

右，越共幫助柬埔寨共產黨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越共還幫助柬埔寨共產黨建立了鄉村政權。越共的援軍不斷穿過老撾和柬埔寨東北地區的胡志明小道來到柬埔寨東部地區，隨時準備進入南越，同美國軍隊和南越國軍作戰。

1970年5月，越共控制了柬埔寨東北部的4個省，包括上丁、桔井、拉達那基裏、蒙多基裏省。柬埔寨東區和東北區的廣大領土已經被越共控制了；越共也控制了湄公河西邊的柬埔寨柏威夏省全部，控制了磅通省、暹粒省的大部分農村地區；越共控制了柬埔寨西南地區茶膠省、貢不省、磅清揚、國公省的大部分鄉村地區，越共也進入了柬埔寨西部的馬德望省。越共武裝力量控制了柬埔寨四分之三的鄉村地區。

柬埔寨所謂共產黨的「解放區」是越共部隊打下來的，但它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只得把力量薄弱的柬埔寨共產黨抬出來，讓他們黑袍加身建立政權。所以，柬埔寨當時的所謂「解放區」有兩套軍政系統，越軍以軍事為主，是「解放區」的保衛者，柬埔寨共產黨以行政為主。但是，越共和柬埔寨共產黨的關係不斷惡化。

洪森說：「事實上，北越的援助在改變柬埔寨戰場力量的對比方面是非常強大和有效的。」

1971年8月，朗諾政權的主力部隊發起Chenla 2號進攻戰役，圍剿柬共。但是，朗諾政權的主力部隊被越共和紅色高棉的部隊打敗，3000人陣亡，剩下15000人潰散逃回金邊。

不過，朗諾政權又出人意料地堅持了5年之久，朗諾政權得到柬埔寨城鎮多數柬埔寨人的支持。在柬埔寨共產黨控制的農村地區，農民已經成為柬埔寨共產黨的人質，不敢反抗柬埔寨共產黨和越南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他們只能忍受共產黨的統治。

洪森說：「自從國家陷入戰亂後，所有的柬埔寨人都成了戰爭的人質，因為雙方都要發展力量。柬埔寨人要麼站在革命一邊反對朗諾，要麼站在朗諾一邊反對革命，沒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在解放區，所有的人都成為波爾布特的人質，不管他們是否願意，統統都得忍受下去，和波爾布特站在一起。」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部隊攻入金邊，控制了柬埔寨全境。與此同時，越共軍隊攻佔了南越。

施裏瑪達親王拒絕離開柬埔寨，他被紅色高棉殺害。朗諾逃離了柬埔寨。西哈努克本人回到柬埔寨，成為紅色高棉政府的傀儡領導人。

紅色高棉的政策是非常殘忍的。他們的殺人政策是斬草除根，處決父親的時候，也處決兒子；處決哥哥時候，也處決弟弟。所以，殺人越來越多。西哈努克自己有10多個兒孫被紅色高棉殺害。

紅色高棉的口號是：「今天某人丟失一把鋤頭，明天他就會背叛社會主義！」「今天偷吃一根香蕉或者一個玉米，明天他就會背叛革命！」等等。

柬埔寨共產黨和越南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沿著漫長的柬越邊界線，不斷發生激烈的軍事衝突。由於柬埔寨共產黨武裝力量威脅到西貢地區，越南共產黨準備推翻紅色高棉。

1978年12月25日，在前紅色高棉軍隊師長韓桑林的引領下，10萬名越共軍隊攻入柬埔寨，於1979年1月7日攻佔金邊，紅色高棉政權崩潰，越共軍隊把波爾布特20多萬紅色高棉軍隊擊敗。波爾布特及其爪牙如喪家之犬逃入柬埔寨和泰國邊境附近深山。紅色中國隨後以中越邊界地區衝突和越共軍隊侵犯柬埔寨為由，於1979年2月17日發動了對越共的「對越自衛反擊戰」。

現任柬埔寨王國首相洪森是這樣評價西哈努克國王的：

「西哈努克在曲折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不論是轉左，還是轉右，都是為了權力。他一直把自己當作柬埔寨人民的天皇兒子，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柬埔寨的江山與子民都屬於他一個人。西哈努克是一個令人恐怖的獨裁者，他是個罕見的報復心極強的人，是個狡詐多變的人。他需要通過紅色高棉波爾布特之手，來報復朗諾和支持朗諾推翻自己的人民。西哈努克和紅色高棉種族滅絕集團結盟，就是為了他個人的權力。為了權力，西哈努克不惜和魔鬼結盟。」

洪森於1996年回答德國記者說：沒有任何政黨可以用槍桿子長久統治國家的，即使毛澤東再世、史達林再世、列寧再世、金日成再世，也不能使共產主義在柬埔寨復活！今天柬埔寨的多黨制是不能取消的，因為這是付出兩百多萬條生命得出的歷史結論。

苗族人是自由的人

苗族人（Hmong）於1600年開始，為了逃避中國明王朝和滿清王朝的迫害，為了追求自由，從中國雲南、貴州、四川一帶不斷向南方逃亡，有些苗族人逃到現在的老撾高山地區。

老撾的兩個主要高原的高度均在海拔900米以上，查爾平原位於川壩省，波羅芬高原則位於老撾南部的狹長地帶。查爾平原（也叫石缸平原）的南面接近2820米的普比亞山峰。川壩地區和普比亞山區，在老撾苗族人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老撾苗族人站在法國人一邊，對抗越共遊擊隊；在1960到1975年的血腥越南戰爭（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老撾苗族人捲入其中，他們站在老撾右翼政府和美國人一邊，對抗越共和老撾共產黨，在美國的支持下，老撾苗族人成為老撾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美國人在軍事和基督教方面的所作所為，激勵了老撾苗族人1000年來埋藏在心裏的渴望，這就是希望有一個自己真正的祖國。他們當中有些人開始流傳一個故事：耶穌基督穿著美國軍服，乘坐吉普車來到老撾，並分發武器給苗族人，讓他們可以打敗他們的敵人。

熊九易（Jou Yee Xiong）是一個老撾苗族人，他的家族大概於1830年左右離開中國逃往老撾，一路上九死一生。後來，他和他的全家於1975年從老撾逃往美國。1994年時，他66歲。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敘述了苗族人悲傷的故事。

熊九易認為，苗族人悲劇的根源是苗族人沒有自己的祖國。苗族人沒有自己的固定的家園，苗族人總是到處遷移。

法國人進入印度支那後，苗族人開始在川壩省抗擊法國人，特別是在查爾平原地區。

法國人於是問苗族人：「你們為什麼總是對抗我們？」

苗族人說，我們希望自己管理自己。

法國人說，好吧，你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法國人同意苗族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區。農黑是苗族人自治區政府所在地。在這點上，老撾苗族人感謝法國人。

苗族人只住在山地。每當苗族人到山下的低地時，苗族人都會生病。苗族老人說，低地老龍族人對苗族人下了咒語，所以任何去老龍族人城鎮的苗族人都會生病，甚至死去。所以，苗族人只會在每年1月份新年慶祝節日才去低地市鎮，其他時間很少去老龍族人的城鎮。

在法國人統治時期，年紀在18歲到40歲的苗族人都要向法國人和老龍族頭領交人頭稅。交稅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苗族人受教育程度很低，分不清金銀的價值。苗族人種水稻、玉米和蔬菜，也養家畜。山上野獸很多，特別是野豬，它們經常吃苗族人的農作物。所以，苗族人要用槍打它們，苗族人會使用武器，他們是出色的獵手。

苗族人種的糧食不夠吃，也沒有錢交稅。苗族人過的是刀耕火種的生活，當一塊土地變貧瘠後，他們就會遷移到另外一塊地方去。

苗族人生活很苦。他們缺乏農具，也缺少衣服，沒有鞋穿。苗族人會用麻製作衣服，但是，他們不會做鞋。所以，苗族人都是光著腳在叢林裏跑來跑去的，甚至光著腳去打獵，他們的腳經常被荊棘刺破流血。高山地區多跳蚤和蝨子，熊九易的兩個祖母每隔2到3天都會給孩子們洗澡，用熱水殺死跳蚤和蝨子。

熊九易的祖父是村長，他有兩個太太，9個女兒，2個兒子。熊九易是遺腹子，他的父親在他還沒有出生時就死了，他的祖父很傷心，不久也死了。熊九易的兩個祖母都很能幹，會親自紡制粗麻布衣。

熊九易在15歲時開始學習老撾語，20歲時可以讀寫老撾語。熊九易在16歲時當了一名信使，在鄉與鄉之間傳遞消息。每年，法國人都會提前寫信給村長們，要求徵稅，熊九易把這些信遞交到各個村的村長手上。如果沒有錢交稅，苗族人就要服15天的無報酬勞役，修橋、鋪路、建房子。因為路途遙遠，苗族人通常要花一個月才能完成勞役工作。

熊九易在二戰時期成為法國殖民地政府老龍族官員的僕人。因為聰明好學，這個官員提拔熊九易為「收稅員」，此時他25歲，在這麼年輕的年紀擔任收稅員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

苗族人在從中國移民到老撾以前，就學會了種植鴉片，鴉片是他們的三種主要作物之一，另外兩種是主食稻米和牲畜飼料玉米。鴉片不易腐爛變質，不必在短期內匆忙賣出，可以保存。川壩省苗族人種植鴉片是合法的。

1945年3月，日本人推翻法國的殖民政府後，不斷追擊法國人和法國人的盟友李氏苗族部落和麻氏苗族部落的人，日本人把抓到的法國人送到越南的集中營裏。

法國自由派領導人戴高樂派法國軍官們空降到查爾平原，在苗族人的幫助下，建立起了一些抵抗基地。很多法國官兵跟隨李氏和麻氏部落的人逃到山區。

日本人投降後，苗族人李氏部落和麻氏部落的人把藏在山裏的法國人交還給法國殖民地政府。

法國人為了感謝苗族人，開始在查爾平原空投武器給苗族人，並且給苗族人更大的自治權力。

杜比·李峰的父親從鴉片貿易中獲得財富後，出人意料地於1920年代請了一位老龍族教師教育他的兒子們。杜比·李峰及其兄弟們是第一批在越南接受法語教育的苗族人。

1946年，杜比·李峰成為老撾王國川壩省副省長。川壩省以及查爾平原位於北部老撾的戰略中心，人口以苗族人為主。

二戰後，苗族成為老撾舉足輕重的民族，這是苗族人第一次成為一個國家的主要民族。1947年，杜比·李峰的兄弟杜利·李峰成

為老撾新的國家議會的川壩省代表。杜比·李峰的另外一個兄弟杜固·李峰成為國王委員會的成員。

在杜比·李峰眼中，1947年老撾王國憲法中對於公民權利的規定意義非凡，他說：

最後，在苗族人的集體記憶裏，這是苗族人第一次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真正有了一個祖國。苗族人浮萍般的流浪生涯看來要在老撾結束了。這個使苗族人成為老撾人的一部分的第一步任務已經實現，但是，完成這一進程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老撾1947憲法承認所有老撾少數民族是享有平等公民權利的老撾公民。杜比·李峰鼓勵苗族人融入老撾社會，學習老撾語。

1950年代，由於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苗族人的社會和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杜比·李峰和王寶的家族屬於苗族貴族。二戰結束後，很多在越南學習的苗族貴族子弟返回老撾。

1953年，外國基督教傳教士來到熊九易的村子。熊九易和他的全家受洗成為基督教徒。熊九易停止教自己的兒子們舊的苗族人知識，因為他認為他的祖先們受了很多苦。如果再把舊的苗族人知識教給孩子們，那將只會是孩子們沉重的負擔。熊九易開始教他的孩子們新知識，以免他們遭受苗族人過去那種痛苦。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苗族人繼續支持法國人，這次的對手是老撾共產黨巴特寮和越南共產黨。法國方面組織起杜比·李峰的人馬，建立多個叢林遊擊隊，作為法軍的同盟協作部隊。法國人和苗族李氏部落和麻氏部落取得了勝利，把老撾共產黨趕到了越南邊境地區。大批苗族戰士參加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支持法軍。後來，法國人離開了老撾。但是，苗族人成為巴特寮和越共的敵人。

在越共的支持下，巴特寮重新回來了，他們現在不是戰士而是盜賊。他們搶劫了農黑的富人，其他農黑的苗族人都跑掉了。這些盜賊甚至到了熊九易的村子，把村裏的領袖們綁了起來，包括熊九易。當村裏的領袖們呼救時，巴特寮的人逃跑了。這件事情發生

後，受到驚嚇的苗族村民逃到叢林裏，過了好幾年露天的艱苦生活。這些巴特寮盜賊占了越來越多的土地，變得強大起來。老撾中央政府決定抓捕巴特寮的領導人蘇發努·馮。老撾政府成功地抓捕了蘇發努·馮，並把他關了起來。

1960年，老撾王國政府空軍上尉貢勒發動政變，老撾內戰爆發。蘇發努·馮逃掉了，貢勒的部隊是支持巴特寮的。

老撾王國政府和苗族領袖認識到，沒有現代化武器，他們不可能打贏巴特寮和越共。他們到泰國尋求援助，泰國給了他們一些大炮。

最後，美國答應向王寶的苗族軍隊和老撾右翼軍隊提供援助。老撾王國反共的軍隊把貢勒的軍隊趕出了萬象，雙方展開拉鋸戰。

在查爾平原的幾個回合的戰鬥中，王寶的苗族人部隊被巴特寮打敗了，王寶跑到熊九易的村子尋求幫助，熊九易帶領村裏的人參加了王寶的苗族軍團。王寶的部隊編成9個營。

王寶的苗族軍團在Padong建立了軍事基地，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空投的物資補給，包括糧食、武器、藥品等各類物品。貢勒的軍隊和共產黨部隊攻擊了這個軍事基地。

熊九易跟著王寶跑到Pha Khao建立了另外一個軍事基地，繼續接受CIA的物資，同巴特寮作戰。王寶被老撾王國政府提升為少將，這是老撾王國軍隊的最高軍銜，他成為Pha Khao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

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訓練苗族軍團的士兵。一群群苗族人遊擊隊採用當年巴特寮的戰術攻擊越共和巴特寮。通常，雨季有利於王寶的部隊的行動，他們在美國CIA的空中掩護下向共產黨軍隊發動進攻；旱季有利於越共和巴特寮的行動。苗族軍團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頑強的盟友。

苗族戰士在平原和叢林戰鬥，他們的妻子父母為躲避共產黨武裝，被迫不斷地遷移，尋找可以耕種的地方，但往往等不及收割種下的莊稼，又被迫遷走，為了活命不得不吃下樹葉、野果和樹皮等所有叢林裏能找到的東西來果腹。

熊九易後來厭倦了無休止的戰鬥。他於1966年向苗族軍團的上司要求退出，上司同意了。熊九易的家族和其他幾個苗族家族的人乘CIA的飛機離開了Pha Khao地區，前往萬象。然後，他們前往靠近泰國的Sayaboury省，建立了一個村莊Nam Hia，他們花了三年時間建起了灌溉渠。美國人向老撾苗族人提供了一些農業機械。

這個村莊處在平原地區，附近是山區。因為苗族人一直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他們一開始不會在低地種田。老撾政府分給每個家庭一塊方形田地，大概300米長、100米寬。熊九易他們要學會如何跟耕地的水牛說話。他們在水田裏種水稻，在旱地種玉米喂家畜，他們還種各種蔬菜、香蕉、鳳梨、甘蔗等。他們的收成非常好，倉庫裏堆滿了大米。瑯勃拉邦的老龍族人也過來買他們種植的大米和水果。

熊九易一家人很高興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和土地，生活也很好。

1975年，當王寶準備離開老撾時，熊九易一家人也準備離開。

熊九易有3個兒子，其中一個為美國人工作的兒子告訴：「我們苗族人不能留在老撾了。王寶去了泰國。我們要趕快決定是不是要離開老撾。」

當王寶離開老撾後，沒有人保護苗族人了，所以他們一定要離開。此時，老撾大概有40萬苗族人，其中30萬人住在川壩省。成千上萬的老撾苗族人追隨王寶逃離老撾，很多人在路上被越共武裝力量打死了，在橫渡湄公河時，無數苗族人淹死在河中。

苗族人對王寶懷有深厚的感情，有個老撾苗族人告訴泰國記者說：「我想同我的父親王寶待在一起。」

熊九易一家人放棄了自己的家園，他把自己家裏儲存的大米賣掉一半。然後，熊九易一家人同村裏另外幾個家族的苗族人扶老攜幼步行前往泰國邊境。因為他們帶了很多糧食、小孩、老人，所以他們走得很慢，他們一大群人走了28天才趕到泰國邊境的陸路哨卡。

王寶將軍告訴苗族人，必須在30天內跨過泰國邊境，不然泰國方面會拒絕苗族人入境。熊九易一家人都很害怕，擔心時間不夠。

第一天晚上，由於擔心被當成是遊擊隊，熊九易他們在路上把武器都丟掉了。

在半路上，在他們經過一個崇拜邪靈的村莊時，其中一個家庭的一個孩子遭到邪魔的攻擊，病得很重，這家人落在了他們大群人的後面。熊九易又往回走幫助這家人。最後，這個孩子死了。熊九易以基督教儀式埋葬了這個孩子，帶領這個家庭繼續趕路。

當他們到達泰國邊境時，泰國邊防軍不讓他們過境到泰國，泰國邊防軍說現在老撾沒有發生戰爭，苗族人不會遭到迫害。大概有200個苗族家庭現在聚集在這段邊境線邊上，熊九易負責其中的60個家庭，他們都是基督教徒。這些苗族人在這裏陷入困境。

天氣非常糟糕，雨下得很大。人們的健康情況很差，很多人病了，這裏沒有可以躲雨的地方。

熊九易告訴其他苗族領頭人：「讓我兒子去跟泰國人談談，他會說泰語。」

那天晚上，熊九易召集全體基督教徒在一起，熊九易拿出一本《聖經》開始讀。然後，他們全體向基督耶穌禱告，請求基督耶穌幫助他們，讓泰國邊防軍放他們進泰國。他們禱告了一晚上。熊九易認為基督耶穌聽到了他們的禱告。第二天，泰國邊防軍讓他們進了泰國，每個人都很高興。他們進入了泰國，又走了4天才到達難民營。熊九易覺得他們自由了。

1975年12月29日，熊九易一家人乘飛機從泰國曼谷飛往美國洛杉磯定居。

1975年以後，美國開始大批接受老撾苗族人難民。

根據美國政府201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有26萬名苗族裔美國公民。

第十五章

佛教徒發起反對吳廷琰政府的抗議運動

1963年初，在對南越的鄉村地區的越共的戰鬥中，吳廷琰政府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

南越共和國的軍事力量進一步擴張。南越國軍正規軍人數為21萬5千人，民防部隊達到75000人，鄉村自衛隊10萬人，CIDG的人數為4萬人。此時，南越國軍每個月對越共發動1500到2000次掃蕩行動。

MAAG的丹儂上校是南越第一軍區的軍事顧問。1963年7月，他對第一軍區的情況報告是這樣寫的：「鄉村自衛隊現在同越共作戰的自信心提高了，行動也更為成功，南越國軍開始進攻密林深處的越共，那裏原來是越共的安全老巢。在本軍區，南越民眾向南越國軍提供更多的有關越共的情報。」

美國國防部的科魯拉克少將於1963年6月到南越訪問了全部的4個軍區。他觀察到：「南越國軍在各地發起進攻行動，進攻方式也是多變的，進攻的強度也在增加。」

在1963年的上半年，越共在南越全境只發動了7次營級規模進攻，而在1962年的上半年，越共發動了35次營級規模進攻。

1963年7月的一個星期六，南越國軍第7師派遣一支特遣隊進攻越共第514營的2個連，越共的2個連已經挖好防守陣地，等待南越國軍來進攻。在1962年的北村戰鬥中，南越國軍第7師同越共第514營交過手，吃過虧。

在飛機、裝甲車的支持下，第7師特遣隊攻擊了越共第514營的兩個堅固陣地。越共的陣地設在小山丘上，四周都是平坦的稻田，地形有利於越共，越共的陣地上配備了重機關槍。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第7師攻下了越共的陣地，迫使殘餘的越共通過地道撤退逃跑。第7師清點到58具越共屍體。第7師的傷亡情況是，18人被打死，45人受傷。美國在第7師的軍事顧問告訴記者：「第7師在北村戰鬥中做錯的每件事，在星期六的戰鬥中都做對了。」

LeQuocSan是湄公河北部地方的越共遊擊隊司令官。他回憶說，越共在檳榔省損失很大。檳榔省的越共活動一直很活躍。到1963年中期，吳廷琰政府在檳榔省建了195個戰略村。

LeQuocSan回憶說：「我們的黨員和遊擊隊以前曾經同人民緊密地生活在一起。現在被驅趕了出去，被迫進行秘密行動，或者生活在叢林裏和河堤上。地區和省級越共武裝力量已經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援。沒有人民的支持，我們的武裝力量被迫分散行動，只能發動小規模的進攻，以避開敵人的連續掃蕩行動。」

此時，哈波斯坦和MAAG的羅尼少將一起參加了一場軍事行動。根據這次行動的情況，哈波斯坦寫了一篇報導，說南越軍隊的表現很差，指責南越軍隊的低效率是因為琺夫人不受人民的歡迎。

羅尼少將告訴哈波斯坦：「你知道，大衛，這次行動是很成功的。不管行動成功與否，這件事跟琺夫人沒有什麼關係。南越士兵們甚至都不知道誰是琺夫人。」

哈波斯坦說：「美國讀者們對戰鬥情況的報導沒有什麼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龍夫人。」

越共的資料顯示，在1963年，每個月有1500名北越軍人滲透到南越，這些人填補了越共在戰爭中的人員損失，越共在南方的戰鬥人員維持在23000人左右。從北越南下的共產黨軍人都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在戰鬥力方面，這些北越軍人遠遠強過越共在南方招募的農民。

中國和蘇聯提供給北越的武器被秘密地運送到在南越戰鬥的越共手中。運送武器的線路有兩條，一條是胡志明小道，經過老撾到

柬埔寨，再到南越；一條是走海路，掛著中立國家旗幟的運輸船把中國和蘇聯提供的軍事物資運送到柬埔寨海港，然後經過中國出資修建的公路運送到柬埔寨和南越邊境線附近的越共營地。

河內後來承認，從1961年到1963年，北越向南越的越共武裝運送了165600件武器。

順化佛教徒抗議事件

1963年5月，一件影響南越歷史進程的重大危機在吳廷琰的故鄉順化慢慢地發酵起來。這就是南越非常有名的佛教徒抗議運動。

在討論這個事件時，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紅色中國曾經拿出巨額美元現款支援北越從事顛覆破壞南越政府的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軍事歷史研究專家鄧禮峰曾經在2002年的一份公開出版物提到，紅色中國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給了北越供越南南方鬥爭使用的6億美元的現匯。

這筆美元現金是歷年累計數字總和，每年平均有幾千萬美元。1961年，麥克納馬拉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年薪是兩萬五千美元，如果比較一下，可以發現紅色中國的這筆援助越共的美元現金金額是相當巨大的。

越共使用了其中一部分美元現金在南越搞顛覆破壞活動的。佛教徒抗議運動是南越共和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反政府運動，也是對歷屆南越政府殺傷力最大的政治運動。越共滲透了很多南越的佛教團體組織，再由這些佛教組織出面控制佛教徒抗議運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南越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同1946年到1949年期間發生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各類抗議政府運動如出一轍，那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發起抗議國民政府的運動，口號是「反饑餓、反內戰」。上海甚至發生舞廳舞女的示威運動。後來的資料顯示，所有這些抗議運動都是中共組織的。越南共產黨從中共老大哥那裏學會這些發動政治抗議運動的手段，目的就是要搞垮吳廷琰政府以及歷屆南越政府。這是一種高效的破壞手段。

1960年5月，越共中央領導人在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會談時，敘述了南越鬥爭的方針。中共中央對越南同志的決定表示贊同，並提出了具體建議。周恩來和鄧小平指出：在越南南方，要搞政治鬥爭和武裝相結合。在城市裏，一般地說是搞政治鬥爭，但要最後打倒美吳集團，沒有武裝力量不行；南越的農村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有武裝鬥爭，但武裝鬥爭中也有政治鬥爭。

佛教徒抗議運動事件的起因是一件小事，順化員警禁止佛教徒在1963年5月7日懸掛佛教旗幟。1963年5月7日是釋迦牟尼的得道紀念日，一般稱為「衛塞節」。往常，佛教徒循例張燈結綵，懸掛佛教旗進行慶祝活動，南越政府對此並不加干涉。在幾天前的一次天主教節日中，順化政府允許天主教徒懸掛梵蒂岡教廷的金色和白色相間的教旗。

天主教節日過後，吳廷琰決定強制實行一項已經公佈了很久，但一直沒有被民眾遵守的法令（189號法令），就是1958年發佈的禁



西貢的女學生

止在室外懸掛任何宗教團體旗幟的法令，當然包括禁止懸掛天主教的旗幟。吳廷琰發佈這項法令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政府的威信。在很多越南人的眼裏，懸掛旗幟就是一種權勢的象徵，民間團體掛旗會削弱政府的威望。由於同樣的原因，越共在其控制的地區嚴格禁止民眾懸掛佛教旗幟，也嚴格禁止民眾懸掛其他任何宗教團體的旗幟。

雖然這項法令是針對所有宗教團體的，某些佛教活動人士認為這項法令歧視佛教徒，因為政府最近容忍了天主教徒懸掛旗幟。在這些佛教活動人士的鼓動下，順化佛教徒仍然在5月7日那天在室外懸掛了幾千面佛教旗幟。

1963年5月8日早上，500名佛教徒抗議者聚集在順化的慈雲寺，抗議禁旗令。釋智廣是一個寺廟裏的做飯和尚。釋智廣告訴人群，政府偏向天主教徒，迫害佛教徒。他聲稱，戰鬥的時候到了。

8日下午，抗議者前往順化電臺，他們要求順化政府允許釋智廣在順化電臺發表講話。過去，南越政府曾經允許一些和尚在電臺講話。但是，順化電臺這次拒絕讓釋智廣在電臺上講話，因為釋智廣準備在電臺播放一個預先錄製好的批評政府的錄音帶。

接著，順化市長Nguyen Van Dang和軍管區首長Dang Si少校趕到現場，呼籲大家回家。示威者拒絕了省長的請求。此時，有人用石塊攻擊了市長和員警。市長決定用更嚴厲的手段驅散示威者，民防部隊用消防高壓水龍頭向示威者噴水，試圖驅散示威者。有些示威者仍然不肯離開。不久，一批南越國軍士兵趕到現場。現場很混亂，為了驅散示威者，南越國軍士兵用步槍對天空射擊。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直都是糊裏糊塗的。根據佛教活動人士的說法，政府軍士兵毫無道理地向示威者開槍，並向佛教徒扔手榴彈。南越政府的說法是，越共分子向人群扔了幾顆塑膠炸彈。最後的結果是：9名示威者被打死，14人受傷。

兩天後，5000名佛教徒、僧人、尼姑鬧哄哄地聚集在順化慈雲寺。示威者舉著寫有反政府口號的旗幟。釋智廣要求人們進行和平示威，像印度的甘地一樣，不帶武器，但是準備去死。

順化市長來到現場，對5月8日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政府承諾

對死傷者的家庭進行賠償，現場人群鼓掌表示歡迎政府的決定。

當時在順化的美國MAAG人員海布勒認為，這場危機很快會過去。

USOM的菲利浦斯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開始的幾個星期裏，我認為這個事件是個小事情。」

釋智廣和其他佛教徒抗議運動領導人拒絕同政府和解。他們又組織了幾次新的示威活動。

5月15日，以釋淨潔為首的八名佛教會代表組成請願團，由順化飛往西貢，向吳廷琰政府提出事件經過報告以及五點請求，包括：

- 1、解除懸掛佛教旗幟的限制；
- 2、給予佛教徒和天主教徒相同的權利；
- 3、停止逮捕和恐嚇佛教徒；
- 4、允許佛教僧人和信徒自由傳道；
- 5、撫恤「五八」事件死難人員，並處罰5月8日事件中的負責官員。

吳廷琰政府開始同佛教徒抗議運動領導人對話，吳廷琰認為政府從來就沒有歧視佛教徒，所以5條中的第2、第3、第4條是無從談起的。吳廷琰政府答應向順化事件死亡人員的每個家庭支付50萬皮亞斯特撫恤金（折合7000美元）。但是，吳廷琰不打算向他們提出的第1條和第5條要求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按照吳廷琰的看法，政府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會讓他的政府承擔屠殺示威者的罪名，使南越人感到政府是軟弱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吳廷琰並沒有抓捕釋智廣和其他好鬥的佛教徒抗議運動領導人。在這幾個月裏，釋智廣等人開始猛烈批評南越政府，並多次組織示威遊行。

吳廷琰不抓捕他們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這是吳廷琰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讓釋智廣和好鬥的佛教徒抗議運動領導人有時間得到駐西貢美國記者團的同情。如果胡志明處在吳廷琰的位置，他會毫不猶豫地立刻抓捕釋智廣等人，把他們投入監牢裏。

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吳廷琰不抓捕這些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的決定：第一點，儘管吳廷琰本人非常厭惡政治上的反對派，他想聯合這些佛教勢力打擊越共；第二點，美國政府對吳廷琰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要求他容忍佛教徒抗議者和其他反對派。

兩個著名的越共間諜向美國記者提供消息

駐西貢美國記者團抓住佛教徒抗議事件作為吳廷琰政府不得人心的有力證據。駐西貢美國記者團很快同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建立了友誼，因為他們都敵視吳廷琰政府。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把有關宣傳資料製作成英文版本提供給美國記者，他們的抗議牌和旗幟都寫上英文口號。作為回報，美國記者團寫出同情佛教徒抗議運動的故事，發表在美國的報刊上。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很會迎合美國媒體。

很多西貢的精英知識份子也反對吳廷琰。美國記者們覺得反對吳廷琰的知識份子們和其他說英文的西貢陰謀家們的話語入耳動聽，這些南越人會向他們大談各類稀奇古怪的反對吳廷琰的故事和政變計畫。在他們的努力工作下，在西貢的卡甸那大街的各類咖啡館和酒吧中，謠言滿天飛。

在西貢的卡甸那大街的謠言廣播電臺，美國記者團很依賴兩個特別的南越人獲取南越的政治和軍事消息。他們是南越國軍上校范玉草和新聞記者范春安。這兩個人都是越共地下黨員。

范玉草上校被美國記者吹捧為南越最優秀的年輕精英軍官。范玉草定期把反對吳廷琰的異議和陰謀之類的內幕新聞透露給美國記者，美國記者把這類小道消息通過他們寫的文章登載在美國主要報紙上。

范玉草擔任過建和省的省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同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越共女幹部阮氏萍合作。雙方達成協定，互不攻擊。所以，建和省表面上是很太平的。很多南越人和美國人認為范玉草有本事。范玉草得到吳廷琰的賞識，有傳言說吳廷琰曾經收范玉草為

義子。阮氏萍後來代表南方越共在1972年的越南問題巴黎和談上大出風頭。

吳廷琰被推翻後，范玉草擔任南越國軍的安全局長。他一方面繼續提供大量情報給越共，一方面在南越軍官中煽風點火，加劇軍中互相猜疑，破壞了本來就脆弱的南越國軍的內部團結。後來，范玉草出任過南越駐美國大使館武官，繼續為越共收集機密情報。

1965年2月19日，范玉草和其他軍官發動了一次未遂政變，政變失敗後他躲到了鄉下。1965年7月，南越政府抓住了他，因為懷疑他是越共間諜所以將他殺害。1975年，北越共軍佔領南越。戰後，河內政府追升范玉草為陸軍少將。

范春安於1957年到1959年在美國留學兩年，學習新聞學，他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很善於交朋友，看起來對人很熱誠。回到西貢後，他先在南越官方的越南通訊社工作，後來又為不同的西方媒體工作，包括路透社和美國《時代週刊》，他曾經是《時代週刊》的全職記者。范春安利用自己的記者身份，向美國記者團提供了大量對吳廷琰政府非常有害的虛假消息。

戰後的1976年12月，他以間諜記者身份晉升為越共陸軍少將，獲得越南政府「人民英雄」稱號，可見他給美國和南越造成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

有意思的是，竟然有些美國學者給范春安寫傳記，其中一本書的書名是《愛我們的間諜》，這些美國人認為范春安是愛美國人的。這些天真的美國人忘記了因為范春安這些越共間諜的秘密活動，造成了成千上萬美國的年輕人戰死在越南。

招募他們兩個人加入共產黨的越共幹部Muoi Huong後來說，他當時明白告訴范春安，希望他成為記者，目的就是去影響西方記者。

Muoi Huong後來解釋了希望范春安成為記者的原因：「1945年，當我們的人民取得政權後，外國記者開始說我們年輕政府的壞話。胡伯伯總是提醒我們的領導人，要小心對付這些外國記者，因為他們是第四種政治力量，他們的聲音很有影響力。」

Muoi Huong說：「越南戰爭期間，范春安提供的情報讓我們把美國在南越的戰略行動全部掌握在手裏，實在是個奇跡。范春安談吐幽默，思維敏捷，非常西方化，美國記者們很喜歡他。有一次，胡志明和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看到范春安送來的詳細情報時，搓著手興奮地說：『我們現在就像在美帝的作戰指揮中心室裏啊。』」

在越南戰爭中，范春安非常成功地操控和誤導了外國媒體。

戰後，美國名記者卡諾承認他在越南戰爭中非常依賴范春安。

他說：「我們經常去范春安喜歡的Brodard或者Givral咖啡店，他一支又一支地抽著香煙，耐心地為我解釋越南事務的迷霧。」

哈波斯坦和希漢當然也非常依賴范春安的消息。范春安從越共那里弄來一些半真半假的關於越共的情報，糊弄美國記者。但是，這些半真半假的情報對美國記者來說，的確是很新穎的，所以他們認為范春安很有本事。

一個在越南的美國將軍曾經說過：「一個問題出在許多年輕和無經驗的特派美國記者中，有些人缺少軍事和歷史知識或者毫無所知，也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他們也像大多數美國軍人不懂越南語，短促的居留導致了不準確的報導，一些臨聘的自由撰稿人專門用危言聳聽的手法來推銷他們的新聞稿子。」

南越政府要員大部分為佛教徒

美國記者在美國的報紙和雜誌上聲稱佛教徒占南越總人口的比例是70%。他們暗示，如果南越政府失去佛教徒的支持，就等於失去大多數南越人的支持。

美國國務院的希爾斯曼起草了導致吳廷琰下臺的著名的1963年8月24日電報，他是導致吳廷琰被殺害的罪魁禍首之一。

希爾斯曼在1981年接受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採訪中說：「南越人口的98%是佛教徒。」

美國記者團宣稱，如果佛教徒反對吳廷琰，吳廷琰就會失敗，因為佛教徒的力量很大。但是，在1954年和1955年，吳廷琰曾經成

功地壓制了強大的高臺教以及和好教的反對力量，這兩派當時的勢力很大，甚至有4萬名富有戰鬥經驗的武裝民兵。

實際上，南越真正的佛教徒積極分子人數只占南越總人口的20%。

1963年，南越的總人口是1500萬人，80%的南越人宣稱有宗教信仰，其總人口大概為1200萬人。其中的非佛教徒人口包括：

高臺教的教徒200萬；

和好教的教徒100萬；

華人100萬；

高棉人50萬；

山地人100萬；

羅馬天主教徒150萬；

孔儒教徒100萬人；

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徒合計100萬人。

所以，南越的非佛教徒人口大概是900萬人。

高臺教認為高臺上帝是唯一的神，高臺教的天眼象徵最高神，該教把佛祖和老子等神仙看作是高臺上帝的使臣。由於歷史的原因，高臺教同越共之間的關係是敵對的。

和好教雖然是佛教的分支，但是和好教反對佛教的複雜教義，不建寺廟，否定和尚以及尼姑這種宗教階層。所以，和好教徒同南越真正的佛教徒之間是格格不入的。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和好教同越共之間的關係也是敵對的。

在越南的歷史上，大部分華人不喜歡捲入越族人的事務。華人多信儒教，部分華人交叉信佛教。

高棉人皮膚比較黑，他們是南越的土著人，雖然他們大多是佛教徒，但他們信小乘佛教，同越南人信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另外，由於歷史的原因，高棉人不喜歡摻和越南人的事情。湄公河三角洲一帶原來是高棉王國的領土，被越南人奪占了，高棉人耿耿於懷。只有少數高棉人會捲入越族人的事務。

南越的山地人大部分是萬物有靈論者或者是基督教徒。

南越孔儒教徒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他們是祖先崇拜者，這些人有部分會交叉信佛教。

南越羅馬天主教徒是吳廷琰的主要支持力量。

所以，南越只有300萬到400萬人是傳統佛教徒，其中的一半人會經常參加佛教儀式，把佛教當成自己的宗教。這樣的話，南越的佛教徒積極分子占南越總人口的比例在20%左右。

一份美國的研究報告說，南越的佛教徒積極分子占南越總人口的比例在30%左右。

大部分南越佛教徒積極分子都生活在農村地區，他們對西貢或者順化的政治騷動知之甚少。所以，在真正的佛教徒中，只有少數人會成為1963年發生在城市裏的佛教徒抗議運動的參加者或者支持者。和尚和尼姑干涉政治依佛制是不守清規戒律的。

高臺教、和好教、天主教一直是南越主要的宗教政治力量，都曾經有過自己的武裝民兵力量。在南越共和國建國初期，南越真正佛教徒的力量是很鬆散的，真正佛教的教義主張是避世的，世界是虛空的，佛教徒不會去爭取世俗的東西，包括政治權力。

USOM的菲力浦斯認為：「在1963年，在人們承認年邁的釋定昆為南越的佛教領袖之前，佛教徒在全國沒有形成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天主教才是南越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從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開始到1963年，南越的佛教徒的政治力量從來沒有在南越政治舞臺上出現過。1975年北越用武力統一南越後，所有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全部銷聲匿跡了。在現代南越歷史上，大規模佛教徒抗議運動只出現在南越第一共和國後期和第二共和國前期。在這段時間裏，北越一直企圖用武力征服南越。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宣稱，吳廷琰家族是天主教徒，所以吳廷琰政府迫害佛教徒，5月8日順化的佛教徒傷亡事件就是吳廷琰政府迫害佛教徒政策的結果。美國記者團接受了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這種虛假的觀點，並且通過新聞媒體向美國公眾傳播這個觀點。

吳廷琰一直支持在南越發展佛教，他希望聯合佛教力量對付越共。從一開始，吳廷琰就解除了法國人對很多佛教活動的禁令。

吳廷琰政府沒有頒佈過任何歧視佛教的法令。即使是吳廷琰政府想發佈這樣的法令，也不會在南越國會獲得通過的。

1963年，在南越的4766間佛教寺廟中，有1275間佛教寺廟是在吳廷琰執政期間建立的，很多寺廟是由南越政府出資建的。

1963年9月21日，中華民國的王升將軍受蔣介石的委託，飛往西貢見吳廷琰，準備幫助調解南越的內部衝突。兩人的談話時間長達3個半小時。吳廷琰向王升將軍解釋：他一向是扶持佛教的，他就任總統以來，南越的佛寺與和尚尼姑的數量大大增加了，說明他決無歧視或者壓制佛教之想法。

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宣稱，吳廷琰偏向天主教徒，吳廷琰政府的大部分官員和軍隊高級官員都是天主教徒。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發生時，從南越政府公佈的內閣部長、高級軍官、省長的名單情況看，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指責吳廷琰政府迫害和歧視佛教徒是站不住腳的。

吳廷琰的副總統阮玉書，外交部長武文敏，國務部長兼國防部助理部長阮廷舜都是佛教徒。

吳廷琰政府內閣共有18位部長，其中5人是天主教徒，8人是佛教徒，另外5人是孔儒教或者其他宗教徒。

南越39名省長中有12人是天主教徒，19人是佛教徒，其他8人是其他宗教徒。

全國19名高級將領中只有3人是天主教徒，其他人是佛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

吳廷琰最信任的將軍阮慶和尊室訂是佛教徒，尊室訂還是一個尼姑的兒子。其他主要南越國軍高級軍官，包括楊文明、陳善謙、陳文敦、黎文金、阮高琪等，都是佛教徒。

在南越國會的123名議員中，有75人是佛教徒，人數占近三分之二。

南越駐美國大使陳文章是佛教徒，他是琰夫人的父親。

另外，天主教徒吳廷琰總統曾經私下告訴一位神父，西貢的佛教中心，那座宏偉壯麗的舍利寺，是吳廷琰親自同意由南越政府撥鉅款建造的。沒有想到，幾年後舍利寺竟然成為反對吳廷琰政府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大本營。這麼大的諷刺，難道是天意？

美國記者團還認為，吳廷琰政府壓制佛教徒抗議運動會使南越人民感到驚恐，壓制佛教徒抗議運動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危機。從越南歷史上看，事實並非如此。

越南這類經常發生災變的東方國家是災民社會，災民社會的人們只崇拜力量，只崇拜專制力量。

在南越1955年發生的吳廷琰壓制高臺教、和好教、平川派行動中，因為吳廷琰取得了優勢，所以普通南越人轉而支持吳廷琰。在越南的歷史上，任何成功的領導人都不會容忍類似1963年5月佛教徒抗議運動這樣的有組織的反政府行動。

在南越，有些人對吳廷琰政府是不滿的。吳廷琰上臺以來，在初期曾經壓制過平川派、高臺教、和好教勢力。在同越共的戰爭中，吳廷琰採用秘密員警手段壓制南越城市和鄉村裏的越共勢力，曾經傷及無辜者，或者引起被殺害的越共家屬的仇恨。南越政府裏的高官對吳廷琰的權勢很嫉妒。

在美國的壓力下，吳廷琰政府在對付佛教徒抗議運動時表現出了軟弱性。現在潘朵拉的魔盒被打開了，反對吳廷琰的勢力全部從地下冒了出來。

一篇東南亞地區華文報紙的評論文章說：「散沙般的勢力，現在正由許多不同角落逐漸會合，南越政局已經進入一觸即發的時刻。埋藏在反對吳廷琰政府的各種不同派系人士心中多年不滿情緒，現在已經接近總爆發。」

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釋智廣和尚

釋智廣和尚對1963年到1966年期間執政的每屆南越政府都造成

了巨大的傷害。他是南越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奇人。

釋智廣於1922年出生於越南北方的廣平省。他13歲時進入順化佛教學校學道。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他參加了越盟。1963年的佛教徒危機爆發之前不久，他從斯裏蘭卡修道的寺廟返回西貢。釋智廣的哥哥是北越內政部的高級幹部，負責在南越發動顛覆破壞活動。

在1963年佛教徒抗議運動中，釋智廣非常活躍。他的政治手段，特別是開展宣傳和鼓動群眾的手段，很像越共發動群眾運動的做法。在佛教徒抗議運動中，釋智廣一再拒絕接受南越政府做出的任何讓步。他公開宣佈不會停止抗議，直到吳廷琰政府下臺。

釋智廣從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一直不斷地通過佛教徒抗議運動傷害各屆南越政府，直到1966年由南越第二共和國的阮高琪總理把他軟禁起來。

1975年3月，在南越第二共和國的最後時期，他回到西貢，仍然繼續參加反對當時阮文紹政府的示威活動。

釋智廣有厚厚的嘴唇，棕黑的皮膚，銳利的目光。他可以閱讀英文和法文。

他的講話具有催眠師般的煽動魔力。在人們眼裏，他是複雜和難以捉摸的。

吳廷琰認為某些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是越共秘密間諜，他們可以影響這個運動。對於任何越南男人來說，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很容易地成為一個和尚，只要他願意剃掉他的頭髮，披上和尚的袈裟，做出謙讓有禮的樣子。

1981年任越南聯合佛教大會主席的Thich Tri Thu大和尚曾經在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中被吳廷琰政府逮捕。他於1981年3月15日在胡志明市（西貢）接受了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的採訪。

美國記者談到，西方人認為越共控制了佛教抗議運動並向這個運動提供了領導人。

Thich Tri Thu回答道：「那時，我知道的事實是我們只有佛教徒。但是你必須知道，在那個時候，和尚到處都是。我們不能阻止

越共分子參加到這個運動中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南越政府繳獲的越共檔透露出越共參加了佛教徒抗議運動。一份日期為1963年7月27日的越共檔透露：「在某些地區，越共黨員發動反對迫害佛教的示威活動，以此推動政治鬥爭。」

一直以來，北越共產黨認為南方越共捲入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所以北越共產黨對這個問題保持沈默。

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越南出版物開始透露它直接捲入1963年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的細節。

一份越南共產黨歷史出版物透露，在5月8日事件發生後，「埋伏在佛教徒、學生、工人、DongBa市場的小商人中間的地下黨員，號召人民起來鬥爭，為那些被打死的人討回公道。我們黨的省級和市級委員會密切注視抗議行動，通過我們黨在群眾組織和佛教寺廟裏的地下黨員從內部指揮抗議運動。」

戰後，越共從來沒有明確承認釋智廣是越共間諜。在越南，真正的佛教徒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人們有理由懷疑釋智廣狂熱地參加並且領導這個運動的動機。

如果釋智廣是越共的間諜的話，那麼他將成為歷史上最具有創造力和最有效率的秘密間諜。釋智廣們對1963年到1966年期間執政的每屆南越政府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他們搞垮了吳廷琰、阮慶，陳文香和潘輝括等各屆南越政府，儘管這些政府曾經費盡心機地討好



陳麗春的婦女兵團女戰士

他。如果不是後來的阮高琪總理於1966年把他軟禁起來，他幾乎憑自己一個人力量摧毀了整個南越政府。

美國的泰勒將軍在他回憶錄中談到：

「在阮高琪時代，美國人現在已逐漸看出釋智廣是一個危險的陰謀家，即使他不是受河內的實際控制，但他的行動和河內的利益也是嚴格地保持一致的。一開始，阮高琪總理同他的前任一樣，不願意著手處置他的政府所受到的這種威脅。在1966年3—4月間，他沒有採取實際行動對付順化與西貢的佛教徒示威，他的優柔寡斷引起了軍隊中的憤懣情緒。伴隨著南越反美徵兆的增多，宗派主義重新抬頭，這些情況迫使美國的批評家們重新審查南越的佛教徒運動政策。5月，局勢有了好轉。阮高琪由於美國正式保證支持他對釋智廣採取行動而腰杆硬了起來。他派軍隊到峴港，不費什麼周折就重新控制了那裏的局勢。在西貢，他的員警沖散了佛教徒的示威，這種示威是釋智廣對阮高琪在峴港行動所作的反應。從此以後，阮高琪控制了局勢。在政府軍隊佔領了西貢佛教協會之後，佛教徒危機已不復存在。」

在5月8日的事件後，美國國務院的哈裏曼和希爾斯曼催促諾爾丁大使告訴吳廷琰採取下列行動：向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作出和解表示；發表一次個人公開政治聲明；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5月8日事件。

諾爾丁大使原來計畫於5月9日離開南越去希臘度假。5月8日的事件發生後，他推遲了行程。兩個星期後，諾爾丁認為吳廷琰已經化解了這次危機，他決定繼續離開南越去度假，他的假期是一個半月。

5月29日，南越政府發佈公告，強調憲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發覺順化畢竟遠離南越政治中心西貢，佛教危機事件不容易凸顯在國際新聞媒體面前。他們決定，必須將佛教徒抗議運動從偏遠的順化轉移到西貢，因為在西貢駐有各外國大

使館和美國新聞媒體。

5月30日，順化佛教徒抗議事件爆發後的第3個星期，近400名僧侶尼姑分乘公共汽車和火車，包租計程車，掛起抗議政府的布條，自順化浩浩蕩蕩千里南下到西貢。

這批人到達西貢後，馬上到卡甸那大街和黎利大街的交叉口，在南越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席地而坐，與維持治安的員警對陣4個小時。9年來，這是南越第一次出現有組織地向吳廷琰政府公開叫陣的情況。

在6月份，南越政府更換了順化的高級官員以安撫激進派佛教徒。此時，美國國務院仍然指示朱哈特代理大使要求吳廷琰做出更多的讓步。

6月5日，吳廷琰派阮廷舜同南越中部地區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達成了一項初步和解協定，以打破僵局。根據這個協定，佛教徒將停止一切示威行動。在佛教寺廟外，佛教徒可以在任何時候懸掛南越國旗，可以在佛教節日時懸掛佛教旗幟；在佛教寺廟內，可以隨時懸掛佛教旗幟。作為回報，南越政府將把武裝保安人員從寺廟裏撤退出來，政府將處罰干涉佛教活動和任意逮捕佛教徒的官員。

幾天後，琰夫人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攻擊好鬥的佛教徒抗議運動積極分子，她呼籲政府對佛教徒抗議運動採取更嚴厲的行動。她暗示越共控制了佛教徒示威活動。她呼籲政府停止對社會上喧囂的政治反對意見充耳不聞，立即行動起來把所有的外國煽動者驅逐出境。

由於擔心琰夫人的公開聲明會破壞初步的和解協定，吳廷琰命令南越的報紙和電臺避免評論她的聲明。吳廷琰自己有時也認為琰夫人是政治麻煩的製造者，他也曾經因為好幾件事向琰夫人發了脾氣。不過，吳廷琰從內心裏認為，在這個危難的時刻，只有琰夫人和她的丈夫才是他最有力、最忠誠的支持者。

到目前為止，美國公眾和美國政府對於南越的佛教徒抗議運動沒有太多的興趣，美國公眾的注意力放在美國本土的民權運動上面。

釋廣德和尚自焚事件

釋智廣準備做一件場面宏大的事情，它將給美國人留下無比深刻的印象。

釋智廣他們先安排一個講流利英語的和尚擔任這個運動的發言人，然後準備好越語和英語的雙語的抗議旗幟，準備同美國的媒體進行溝通。

按照釋智廣的命令，西貢舍利寺發言人釋德義通知幾個美國記者，6月11日在西貢的柬埔寨王國駐南越大使館門口將會有大事發生，這個地點離獨立宮總統府不遠。

1963年6月11日早上7點，只有美國記者布朗按照釋德義的指示來到了柬埔寨駐南越大使館門口。

上午9點，66歲的老和尚釋廣德和兩個年輕的僧人從一輛奧斯丁牌小汽車裏走了出來。兩個年輕的僧人幫助釋廣德下了車，讓他盤腿坐在馬路中間一個方形的座墊上。據目擊者說，老和尚明顯被注射了迷幻藥。周圍有350名和尚及尼姑開始念經。幾個和尚迅速在馬路中央圍成一個圓圈，禁止車輛往來。

9點20分，老和尚坐在馬路中間，手裏捏著念珠。另外一個和尚拿出一個5加侖容量的塑膠桶，裏面裝滿了汽油。然後，這個和尚把汽油澆到釋廣德的頭上和身上。釋廣德平靜地點燃一根火柴，把自己點著火。圍觀的人群很安靜。

美國記者布朗用照相機拍下了這個老和尚自焚的照片，滿足了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的要求。佛教徒運動積極分子使用手提擴音機用英語和越南語宣佈，釋廣德是為了抗議政府拒絕滿足他們提出的5點要求而自焚的。事實是，政府和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已經達成了和解協定。

幾個員警和救火車準備接近並解救老和尚，打算把老和尚身上的火撲滅。那些圍觀的和尚們擋住了員警，不讓他們接近老和尚。

9點35分，釋廣德發黑的軀體倒在了被燒熔的瀝青路面上。

舍利寺裏鐘鼓齊鳴，巨大的鐘聲在西貢上空回蕩，西貢其他佛教寺廟也都敲起了鐘聲。釋智廣等激進派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就是要用「殉道」這樣最激烈的手段，鬥垮吳廷琰政府。舍利寺已經成為反對吳廷琰政府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大本營。

布朗拍的釋廣德自焚照片通過美國報紙傳遍了美國。布朗因為拍攝了和尚自焚照片而獲得新聞業的最高獎——美國普利策新聞獎，可見這件自焚事件對美國公眾的影響。

南越從一個不太重要的冷戰前線國家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不熟悉南越最近發生的事情的美國人傾向於認為，佛教徒在南越遭到嚴重的迫害，不然不會發生這樣自我犧牲的慘烈事情。

6月17日，《紐約時報》上一篇專欄文章說：吳廷琰應該認識到他不能歧視大部分越南人，如果這樣，他就打不贏同越共的戰爭。如果他不能代表大部分人民，他就不是南越總統的合適人選。

6月27日，12名美國基督教牧師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登出整版的廣告，抗議南越政府對待佛教徒的不公正，布朗拍的照片放在最上面，標題是：「佛教修士，令人尊敬的釋廣德自焚了，他是為抗議南越政府迫害佛教徒而死（佛教徒占人口的70%）。」這些美國牧師抗議美國政府把軍事和經濟援助給予迫害宗教自由的南越政府，他們抗議美國政府把大把美元花在不公平、不民主、不穩定的南越政府身上，他們不相信南越政府是為自由而戰。

不過，CIA的一份6月份的調查報告說：南越政府沒有明顯地壓制宗教自由，政府成功地限制了某些宗教團體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是少數民族族群的。

1963年6月16日，南越政府和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達成和解的公告正式發表，該公告確認了6月5日初步和解協定的條款。

公告發表後幾個小時，250名西貢年輕人攻擊了舍利寺外面的執勤員警。這些年輕人用石頭、磚頭、自行車鏈條攻擊員警。最後，員警用高壓水龍頭和催淚瓦斯驅散了這些年輕人。30名受傷的

員警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而示威者無人受傷。這次示威者選擇在和解公告發佈後幾個小時鬧事，顯然是想破壞這個和解協定。這個行動的目標不是為了宗教自由，而是為了煽動政治騷亂。這些好鬥的佛教徒運動積極分子其實打算推翻吳廷琰政府，政府的宗教政策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

美國記者們把好鬥的佛教徒積極分子描寫為具有誠實性格的人，願意反映民眾的苦難的人，而吳廷琰是性格多變的暴君，對民眾的苦難很冷淡。

泰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在這些事件中，從來沒有任何真正的宗教迫害問題，而是政治上的『在野派』佛教徒與『執政派』天主教徒發生了衝突，前者試圖取代後者，或至少平分秋色。」

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提到：「即使政府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化解了他們的指控，佛教徒運動積極分子還會提出新的指控，他們打算一直對吳廷琰施加壓力，直到把他趕下臺。」

據中華民國駐西貢的軍事顧問團的陳祖耀先生回憶，他曾經親眼看到過一起和尚自焚事件。事情雖然發生於1966年，但是仍然可以從中觀察到各類自焚事件的情況。

陳祖耀先生說：

1966年7月，我們在西貢就曾親眼看見一宗自焚事件，那是發生在我們顧問團位於公理街292號宿舍的隔壁，正好我們從越南各單位下班回來時碰見。當時只見有一個人在地上打滾，許多人在圍觀，據說是『和尚自焚』，我們都圍過去觀看。但經警方訊問當事人，他說是到西貢來辦事的，不知怎麼會變成這樣。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66年7月21日，佛教各派領袖聚集在公理街294號佛教文化中心，參加一個宗教公民陣線舉行的茶會。下午6點20分，大多數的人均已散去，只有5名年輕僧人及兩名尼姑，仍然在辦事處。6點40分，一輛機動三輪車，載著釋廣祥修士和另一個年輕僧人，來到佛教文化中心面前。兩人下車後，車子剛剛離去，有人看見那名年輕僧人，突然取出一盒火柴，點燃釋廣祥修士的衣服。釋廣祥修士發現衣服著火，立即倒在地上打滾。

這時一個戴眼睛的年輕僧人，從佛教文化中心跑出來用腳踢他，而被焚的人拼命翻滾，兩手並使勁撕扯外衣，急欲要將衣服脫下。旁邊的民眾見狀，急忙趕去準備將火撲滅，但三名年輕僧人及兩名尼姑站成一個圈子，包圍著釋廣祥修士，阻止前來搶救的人。忽然，釋廣祥修士的外衣被脫掉，但尚有火苗留在他的內衣上。那名戴眼睛的年輕僧人，以腳將那件正在燃燒中的外衣，踢到被焚者的身上。這時幾個大學生和一名穿西裝的男子，脫下自己的外衣，覆在被焚者的身上，協助將火撲滅，一名大學生即叫計程車將其送往首都醫院救治。

釋廣祥修士在醫院說，他的真實姓名是黎文八，24歲，他在巴川省靈福寺修行，法名為釋慧鴻大德，並非釋廣祥。他是7月21日，由巴川省到西貢辦事，在安東車站下車後，即乘機動三輪車前往公理街294號佛教文化中心。但有一名年輕僧人請求同搭一車，並願付一半車費。途中，他感覺身上好像被針戳了一下，下車時發覺自己被焚。

釋廣祥告訴首都員警當局、黎友德醫生及院內的護士說：「我不知道誰要害我，我並沒有想要自殺。」這位被強迫自焚的修士，因傷勢過重，於7月22日下午6點30分，在首都醫院去世。陳祖耀先生的回憶，雖然說的是1966發生的事情，但仍然清晰地說明瞭一個「和尚自焚」案例的實際情況。

羅奇出任新的美國駐南越大使

美國國務院一項新的任命公告加重了美國和南越之間的緊張關係。美國宣佈，由羅奇接替諾爾丁擔任美國駐南越的大使，羅奇將於8月份到西貢。諾爾丁調回美國另外安排工作。

羅奇同甘迺迪一樣，出生於美國最有名望的的家族。羅奇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會說流利的法語。1936年，他當選為國會共和黨參議員，年僅34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奇辭去參議員職位，加入美國軍隊當兵，這是美國內戰以來的第一例。戰後，他重新當選為美國國會參議員。在1952年的國會選舉中，他敗給約翰·甘迺迪，丟失參議員位置。

甘迺迪挑選羅奇擔任駐南越大使，主要考慮他是著名的共和黨人，有可能獲得該黨1964年總統大選的提名。把一個有名的共和黨人放到有爭議的南越事務中，甘迺迪覺得可以避免共和黨指責他偷偷地把美國捲入越南戰爭。同時，還可以威脅羅奇的政治前途。不過，羅奇認為擔任南越大使一職，是通向總統寶座的跳板。兩人各打各的算盤。

羅奇的性格有三個特點：第一，他骨子裏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他的天性喜歡獨立行動，不喜歡聽別人的指導；第二，他此時對亞洲人民和他們的處事方式不瞭解；第三，他是保守的共和黨裏面的自由派，他打算按照美國的模式改造南越。

經過一段時間，羅奇才慢慢瞭解越南。在羅奇後來第2次擔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期間，當時的南越總理阮高琪鎮壓了順化的佛教徒抗議運動，手段比吳廷琰嚴厲多了。但是，羅奇支持了阮高琪的行動。

儘管吳廷琰不瞭解羅奇，但吳廷琰知道，美國在這個節骨眼上任命新的大使是一個信號，美國人準備把他們的處方藥灌到他的喉嚨裏。

吳廷琰告訴國務部長阮廷舜：「他們可以派10個羅奇來，但是

我不允許我自己或者我的國家被羞辱。即使他們把大炮對準總統府，我也不怕。」

7月5日，USOM的菲利浦斯發了一份備忘錄給朱哈特代理大使，要求美國政府將蘭斯代爾將軍調到西貢，擔任吳廷琰的正式顧問，讓他影響吳廷琰，緩解南越的困局。

同時，菲利浦斯把這份備忘錄的副件用快郵發給在華盛頓的蘭斯代爾將軍。

菲利浦斯告訴蘭斯代爾將軍：「我沒有預先徵求你的意見，但是我認為這是讓我們從目前的亂局中擺脫出來的唯一方法。」

華盛頓方面沒有回音。

7月份，美國記者團的文章認為，南越政府對佛教徒運動的壓制會引發軍事政變。哈波斯坦在某個報導中寫到：「據報導，南越軍官們準備開始行動，但是，他們希望美國發出公開聲明支持這樣的變化。」哈波斯坦的文章是想推動美國官員朝著這個方向行動，鼓勵可能的軍事政變者。哈波斯坦還加了一句，美國希望有一個新政府。實際上，美國在西貢的三個最高級官員，諾爾丁大使、MAAG的哈金斯將軍、中央情報局西貢站長理查森，都主張支持現在的南越政府。

南越的精英階層知道，沒有美國的支持，吳廷琰政府無法生存下去。南越的精英階層把美國記者的這類文章看成是美國政府的信號，認為美國準備讓吳廷琰下臺，所以他們中的一些機會主義者開始轉向反對吳廷琰。

在南越，哈波斯坦是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記者，人們認為《紐約時報》是美國最主要的政治性大報，它代表美國政府評價吳廷琰的晴雨錶，很多南越人認為《紐約時報》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在哈波斯坦宣稱美國希望有一個新政府後，幾個南越將軍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的官員科南到西貢一家喧鬧的餐館用餐。同科南見面的南越將軍包括：楊文明和陳文敦。楊文明於1960年被吳廷琰調到不重要的崗位，因此對吳廷琰很有意見。陳文敦將軍是南越國軍代理總參謀長，陳文敦從1945年起就認識了科南，兩人是老朋友

了。他們選擇同科南見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央情報局涉及很多國家的政變活動，二是科南本人非常討厭吳氏兄弟。

在這次會面中，陳文敦告訴科南，南越軍官們對吳氏兄弟很不滿，特別是對吳廷琰不滿，因為吳氏兄弟壓制佛教徒。陳文敦問科南，美國對政變的態度是什麼？陳文敦說，大部分將軍支持他們推翻吳廷琰政權。

科南向中央情報局的高層官員報告了這次會面。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認為，陳文敦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將軍的支持，將軍們自己的意見也不統一。吳廷琰仍然在將軍們之間積極活動，防止政變發生。後來，美國人沒有進一步聯繫陳文敦將軍。

7月18日，吳廷琰在西貢電臺作了廣播談話，再次表達了和解意願，政府準備成立部長級委員會同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合作，處理佛教徒的抗議問題。

7月19日，菲利浦斯因為農村事務拜見了吳廷琰。菲利浦斯告訴吳廷琰，最近他訪問了Phu Yen、Quang Tri、Thua Tien省，戰略村計畫有進展。

吳廷琰談到最近的佛教徒抗議運動時說：「我不明白美國媒體為什麼要羞辱南越，南越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真正朋友。美國記者們並沒有以這樣的方式批評緬甸、印尼、柬埔寨。我現在被美國記者們稱為羅馬天主教總統了。」

諾爾丁大使休假結束後回到紐約，他才知道南越佛教徒危機事件鬧大了。

他還收到阮廷舜國務部長給他的信：「吳廷琰總統請你儘快返回南越。」

在此期間，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的往來資訊充滿了誤解、虛假、欺騙。佛教徒抗議運動激進派分子和秘密的越共人員已經極大地誤導了美國政府和美國新聞界，使他們相信西貢政府迫害佛教徒。

1963年8月初，吳廷琰接受了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女記者希金斯的採訪，希金斯是美國第一個女性戰地記者，她報導過朝鮮

戰爭，獲得過普利策獎。她是美國新聞界的名人，她也是少數對吳廷琰友好的美國記者。

希金斯和吳廷琰的談話進行了5個小時。希金斯發現：除了偶爾起來喝口綠茶，吳廷琰總統始終安靜地坐在他的椅子上，非常鎮靜自若。最近幾個月來的佛教徒騷動，對他影響很少，他的氣色仍然很好。

希金斯說：「很難相信他曾經是一個革命者，他曾經帶領他的人民於1954年取得政權。吳廷琰的超凡智力仍然沒有絲毫減退。」

吳廷琰尖銳地批評了美國人：美國人總是告訴他如何按照美國人的經驗管理越南，這是錯誤的。盲目地用西方的方法來解決亞洲問題完全是一種虛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亞洲或者非洲國家成功地採用了美國一直打算強加在南越身上的那套政治自由化方案。何況南越政府現在還要反擊越共發動的軍事進攻。

吳廷琰解釋說：

「如果不使用威權專制的辦法，我無法防止激進小團體主義者和越共把這個國家撕裂開來。美國的報紙嘲諷我們對紀律和對權威的重視，美國人提倡公民的民權，提倡批評政府的權利，提倡政治反對派。但是，這個國家是在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在戰爭緊急狀態下，西方民主國家也會暫時停止自由化政策。佛教徒抗議運動是一場政治鬥爭，其目的就是要推翻現在的南越政府。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就是共產黨員。如果我們讓這些煽動者為所欲為，如果我們把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給他們，普通越南人就會認為政府是軟弱的，騷亂將進一步升級。美國人要求我們容忍和討好這些佛教徒抗議運動激進者，只會使情況更為惡化。美國人不懂得越南人的心理。」

吳廷琰又說：「難道我只是被華盛頓操控的木偶人？或者如我所希望的，我們和美國人是有共同事業的夥伴？如果美國人命令

越南人如同操控木偶人，那麼美國人和法國殖民主義者有什麼區別？」

希金斯發回美國的報導說：南越總統對於美國人威脅要減少對南越的經濟援助非常不滿，也對有報導說某些美國人正在煽動反對派進行政變的消息非常不滿。

8月份，佛教徒抗議行動危機繼續進行著。

政府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場危機，委員會的領導人是副總統阮玉書，他本人也是佛教徒。不過，佛教徒抗議運動的激進者拒絕跟這個政府委員會合作。一名和尚在PhanHiet自焚，接下來幾天又有3名和尚自焚。大規模的佛教徒抗議示威行動再次爆發，佛教徒抗議運動的發言者指控政府對人民實行專制統治，還指控政府準備消滅佛教。

琰夫人也用嚴厲的語言反擊佛教運動的激進派，她指責佛教運動的激進派領袖們犯有欺騙罪和叛國罪，政府對這些佛教運動激進派的態度太軟弱了。

在8月1日接受美國CBS新聞採訪節目中，琰夫人宣稱：

「這些所謂的佛教徒領袖究竟要幹什麼？他們既沒有任何自己的方案，也沒有可以提出替代政府方案的人才。所有他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個和尚燒烤了，即使就是這件事也不是他們自己能完成的，因為他們不得不用進口的汽油。」

「看到另外一個和尚被燒烤，我會拍手稱快，因為人們不可能為其他人的自己的瘋狂行為負責任。」

琰夫人此言一出，西方各大媒體譁然。他們開始猛烈攻擊琰夫人關於人肉燒烤的惡毒言辭。

雖然琰夫人言語很尖刻，但是也擊中了問題的要害。這些佛教徒抗議運動的領袖們的確拿不出任何方案來，如果說他們有方案，那就是要讓吳廷琰政府倒臺。不僅是要讓這屆政府下臺，而且是要讓以後各屆南越政府下臺，他們的目的同越共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8月18日，2萬名示威者聚集在西貢舍利寺外面，其中有不少學

生。有的和尚號召推翻政府，贏得了示威者的熱烈歡呼。

南越政府對鬧事的主要佛教寺廟實行壓制清場行動

西貢的舍利寺成為反對吳廷琰的大本營。寺廟的前後左右，佛塔上下，掛滿了寫有反對政府口號的布條幅，寺廟周圍築起鐵絲網和沙袋工事，舍利寺好像變成了一座軍事防禦要塞。寺裏的僧侶尼姑個個如臨大敵，神情緊張。

舍利寺還專門成立了新聞處，新聞處發言人是釋德義。他們摸清了誰是同情佛教抗議運動的美國記者，將他們選為可以利用的工具，這些美國記者代表的報紙足以影響美國社會輿論和美國政府某些官員。

舍利寺新聞聯絡處工作很有章法。有些美國記者整天混在舍利寺裏，與和尚、學生一起抽煙、喝茶、聊天，希望能探出點內幕新聞。釋德義不斷向美國記者透露各種小道消息，仿佛唯恐西貢不亂。

舍利寺正好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OM隔一道牆。有的時候，和尚們就在牆這邊與牆另一邊的美國記者丟紙條互通音訊。和尚們進一步請求美國USOM方面允許在牆上開一個大洞，如果情況緊急可以利用這個牆洞逃到美國國際開發署。這個要求被美國方面以「不能濫用外交特權」的理由拒絕了。可是，在8月21日南越軍警強行沖入寺院清場時，佛教徒抗議運動激進派領袖釋智廣等人逃入美國國際開發署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

在這個時候，的確有些政府官員開始對吳廷琰不滿了。這些官員認為政府對待佛教徒運動太軟弱了。副總統阮玉書曾經告訴一批外國的外交人員，政府應該無情地粉碎佛教徒抗議運動。

8月18日晚上，10名南越高級軍官開會討論日益嚴重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這些軍官大部分是佛教徒，這些人也是後來發動推翻吳廷琰政變的主要角色。他們包括：楊文明，陳文敦，尊室訂，陳善謙，阮慶，黎文金。這些將軍們認為，吳廷琰政府已經讓示威行動持續了太長的時間。激進派佛教徒現在已經對反共戰爭造成了

傷害，越共已經混入佛教徒抗議運動。將軍們一致認為，政府應該採取行動立即終止佛教徒抗議運動，把參加運動的和尚及尼姑遣送回各自的寺廟。

會議結束後，將軍們去見吳廷琰，催促他下令用武力對鬧事的寺廟實行清場，實施戒嚴令，進行軍事管制。

陳文敦將軍說：「政府不應該允許連續騷亂的發生。這些騷亂會嚴重削弱政府的威信，應該把帶頭鬧事的領袖人物都抓起來。寺廟不應該成為這些破壞分子的避難所。」

陳文敦將軍還強調：「如果不是越共勢力滲透到舍利寺的佛教徒中，5月8日發生在順化的事件早就已經解決了。」

將軍們還談到，1955年政府曾經用武力解決了各個派系軍閥，終結了類似的危機。

聽過將軍的意見後，吳廷琰同意對寺廟進行清場，並實施第10號戒嚴令，但堅持不要傷害和尚及尼姑。

8月21日午夜後，一支由南越員警部隊、特種部隊組成的混合武裝力量包圍了西貢舍利寺，南越國軍佔據西貢各處的重要戰略位置。另外，為了向美國人隱瞞這次行動，南越技術人員切斷了美國大使館和美國官員住宅的電話線。南越官員關閉了美國記者發送電報的電報大樓。

特種部隊司令官黎廣棟指揮部隊攻入舍利寺。尊室訂將軍負責西貢行動的總體協調工作，他本人也是佛教徒。陳文敦將軍自己去了西貢電臺，宣佈實施戒嚴令。

為了挑戰軍警的壓制行動，舍利寺的和尚們鎖住了大門，並從舍利寺樓上向軍警投擲瓶子和陶瓷杯。軍警們破門而入，逮捕了845名佛教人士和1380名學生。在這次行動中，共有9名和尚及尼姑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20名受傷的員警也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無人死亡。

在南越北方，南越國軍單獨採取行動對順化的鬧事佛教寺廟進行清場，軍隊自己的電臺報導了這次行動。

總而言之，南越政府用武力控制了鬧事的30座寺廟。大部分被

逮捕的和尚及尼姑隨後被遣返回他們原來屬於的寺廟，一些佛教徒抗議運動領導人被關進了監牢裏。在呈送給吳廷琰的一份報告裏，尊室訂將軍說在西貢的幾間寺廟發現了越共的檔和武器，證明佛教徒抗議運動同越共有關。

最後根據中立方面的統計表明，在南越政府對各地的鬧事的主要佛教寺廟實行壓制清場行動中，無人死亡。

在8月21日南越軍警強行沖入寺院時，釋智廣利用通道逃入美國國際開發署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這件事對後來局勢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南越軍隊高級軍官們清楚地看到美國政府的立場。

陳文敦將軍在1981年接受《越南歷史電視節目》的採訪中說：「我們（南越國軍）的確到現場了，但是動手的不是我們。」

在8月21日的壓制行動後，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的活動大幅度地減少了。在吳廷琰執政的最後2個月裏，佛教徒抗議運動基本上停止了。如同1954和1955年的情況一樣，吳廷琰用武力壓制了佛教徒抗議運動。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吳廷琰已經乾淨俐落地解決了這場佛教徒抗議運動。

國際觀察委員會的加拿大代表考克斯告訴美國官員：「考慮到寺廟裏的和尚們如同戰爭一樣的準備狀態，8月21日的行動是合乎情理的，佛教徒抗議運動的領袖們很明顯打算一直進行政治抗議運動，直到吳廷琰政府被推翻。這次進攻提高了政府的威信。」

英國駐南越大使史密斯（GordongEtherington-Smith）評論說：「7月18日以來，舍利寺和尚們的行動愈來愈有挑戰性，他們甚至嘲諷政府。大多數西方觀察家認為，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將垮臺。考慮到交趾支那民眾的天性是懶散的，考慮到佛教組織在南越是非常鬆散的，我估計在今後很長時間裏都不會有公開的對抗行動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局長科爾比說：

「我相信，在發生11月1日政變前，南越政府已經成功地壓制了佛教徒叛亂運動。但是，美國政府對這場壓制行動的態度是否定的，這最後導致吳廷琰政府被推翻。人們可以比較

一下伊朗巴列維國王的情況，巴列維國王沒有壓制住宗教的騷亂。我認為吳廷琰已經預先考慮好了，壓制行動不應該是殘酷的。吳廷琰政府只是逮捕了一些人。我們本來應該繼續執行原來的政策，繼續支持吳廷琰政府，繼續支持戰略村計畫，我們也許不必派出50萬美國部隊到南越。我估計，吳廷琰在南越贏得對越共的勝利的可能性至少有50%。美國本來不必在越南犧牲5萬條人命。」

第十六章

美國大使羅奇暗中支持 推翻吳廷琰政府的政變活動

1963年8月21日的南越政府對主要佛教寺廟實行壓制清場行動，在美國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美國記者們指責這場佛教寺廟清場行動是一場野蠻的鎮壓行動。反對吳廷琰的人把污水全部潑到吳廷琰的頭上。

哈波斯坦寫了一系列《紐約時報》頭版文章，批評8月21日的清場行動。

在8月21日的第一篇報導中，哈波斯坦寫到：

在西貢的舍利寺，幾百名佛教修士被逮捕。很多人在軍隊和員警的行動中遭到毆打。員警用上了刺刀的槍托猛擊寺廟的大門，然後破門而入。佛教修士在舍利寺樓上設障礙物企圖阻攔他們。有些和尚企圖逃跑，但遭到槍擊。其他人被拖到樓下。目擊者說，軍隊和員警用刺刀刺這些和尚，用棍棒毆打他們。順化的行動特別血腥。在順化，軍隊在凌晨3點鐘開始攻擊寺廟，人們聽到很多槍聲，甚至聽到了爆炸聲。」

一開始，哈波斯坦並沒有指責吳廷琰，而且報導說軍隊也參加了這次行動。

8月22日，哈波斯坦改變了認為南越軍隊共謀參加這次行動的

立場，他是這樣報導的：「今天，根據高度可靠的消息來源，攻擊佛教寺廟和實行戒嚴令的計畫是由吳廷琰作出的，他指揮了這些行動。南越軍隊對此並不知情。」

從此以後，美國駐西貢的記者們宣稱是吳廷琰制訂了攻擊佛教寺廟的計畫。

8月23日，哈波斯坦報導說，在南越政府攻擊順化慈雲寺的行動中，至少有30個人被打死，70個人受傷。幾年後，在哈波斯坦寫的一本名為《無法脫身的困境》的書中，他會重複這些傷亡數字。不過，在他後來寫的一本更有名的書《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人》中，這些傷亡數字消失了。

哈波斯坦對南越政府攻擊西貢和順化寺廟的報導，引起了國際輿論界對吳廷琰政府的憤怒。

美國決定派出一個調查小組到南越，調查小組於10月24日到達西貢。調查小組發現佛教寺廟清場行動中死亡人數已經縮小到4個人，2個人在西貢，2個人在順化。在實際調查中，美國調查小組最後見到了這4個和尚，並同他們進行了交談。

所以，在吳廷琰發動的掃蕩佛教寺廟行動中無人死亡，包括順化和西貢兩地。

8月24日，哈波斯坦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另外一場大屠殺，「星期四，根據沒有經過證實的消息，在美荻的南越國軍第7師司令部，天主教士兵同佛教徒士兵雙方開火打了起來。報導說有60人被打死，120人被打傷。」這是另外一個哈波斯坦式的謊言。

在8月最後一個星期裏，哈波斯坦說：「南越現在是由一個極不受歡迎的政府統治著。南越的關鍵性人物一直在等待美國發出信號，說明美國已經受夠了吳氏家族。」南越的關鍵性人物就是南越軍隊高官。

哈波斯坦斷言，吳廷琰和他的政府已經失去了民心，吳廷琰已經不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了。哈波斯坦鼓吹，楊文明將軍是非常好的替代吳廷琰的人選，楊文明是南越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真正英雄人物。後來的事實證明，楊文明作為國家領導人是完全不稱職

的，並且有理由懷疑他同越共有秘密聯繫。

南越的政治家和將軍認為：《紐約時報》和其他美國大報的觀點代表了美國政府的立場。哈波斯坦對吳廷琰的蔑視和對楊文明的讚揚，暗示甘迺迪政府打算讓吳廷琰下臺。哈波斯坦報導美國人和南越人反對吳廷琰，大大地降低了吳廷琰的威信。

同時，南越將軍們開始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參加壓制激進派佛教徒運動的共謀而受到美國的批評。為了避免美國人的憤怒，有些將軍們開始支持軍隊領導人沒有捲入佛教寺廟清場行動這一說法。

哈波斯坦的報導也深深地影響了美國華盛頓的政客們。美國新一代知識份子因為希特勒獨裁政府殺害幾百萬猶太人的罪行，非常痛恨各類獨裁政府。他們認為美國支持吳廷琰這樣的獨裁政府是不對的。

美國官員同幾位南越將軍的秘密談話

在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發生幾天後，在西貢的美國官員們分別同幾位南越將軍進行了重要談話。這些談話可能是美國政府的一次摸底行動。

第一個談話是在黎文金將軍和菲利浦斯之間進行的。黎文金曾經是8月20日那天向吳廷琰建議採取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的將軍們中的一員。黎文金非常討厭吳廷琰，他聲稱吳廷琰欺騙軍隊實行戒嚴，吳廷琰操控了整個佛教寺廟清場行動，軍隊不知道攻擊舍利寺的計畫。黎文金認為，應該保留吳廷琰為南越總統，但是他希望美國人應該表明反對吳廷琰夫婦的立場。他承諾南越軍隊將把吳廷琰夫婦驅趕出南越政治舞臺。黎文金是陳文敦的妹夫。

吳廷琰總統府特別辦公室主任武文海也向美國國務院官員卡騰伯格提出了同樣的驅趕吳廷琰的要求。武文海對吳廷琰很反感，他說吳廷琰把吳廷琰同其他人隔離開了。他恨吳廷琰奪走了他原來對吳廷琰的影響力。但是，武文海希望吳廷琰繼續擔任南越總統。

國務部長阮廷舜在同菲力浦斯的談話中，指責吳廷琰命令攻擊舍利寺，他說將軍們先前並不知道這次攻擊行動。菲力浦斯從來沒有看到阮廷舜如此沮喪過。阮廷舜說，他沒有辭職的原因是因為對吳廷琰的忠誠以及擔心自己家庭的安全。阮廷舜說，吳廷琰是不可替代的越南領袖，沒有人像他一樣受到越南人的廣泛尊重。但是，吳廷琰應該被趕下臺。阮廷舜建議，只要吳廷琰在臺上，美國政府就不應該繼續支持吳廷琰政府。由於吳廷琰的原因，阮廷舜失去了對吳廷琰的影響力。阮廷舜對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的評論對美國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因為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很尊重阮廷舜。

第四個關鍵性談話是在陳文敦將軍和中央情報局官員科南之間進行的。他向科南承認，是他和其他將軍們建議吳廷琰採取佛教寺廟清場行動和實行戒嚴令的，而不是吳廷琰。同其他三個人一樣，陳文敦將軍認為吳廷琰是南越總統的最佳人選。陳文敦不認為應該把吳廷琰趕走，他希望對吳廷琰的內閣人員進行調整，但是他沒有說明進行什麼樣的調整。陳文敦催促美國表明明確立場。

杜茂上校（DoMao）是吳廷琰的心腹，他具體負責吳廷琰的政治組織勤勞黨，他也偷偷地站在了反對吳廷琰的陣營裏，他的態度的轉變對後來局勢的變化有重大影響，他實際上是秘密員警頭目。

但是，關於吳廷琰被吳廷琰孤立起來的說法，諾爾丁前大使的觀點是不同的，他說：「在1962年和1963年，我對吳廷琰很瞭解，我和他經常見面長談，我們有時候也發生爭吵。我從來沒有覺得吳廷琰總統是他家庭的囚犯，他也不是任何政治組織的囚犯，包括天主教會。我覺得他在領導政府反擊越共方面遇到一些困難。我從來沒有覺得他是一個獨裁者。他在尋找合適的人代表他時遇到一些困難，他並沒有找到很多合適的人可以代表他去做事情，所以，他只好自己做很多事情。從精神方面來說，他絕對不是類似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

8月22日晚上，羅奇大使到達西貢。不久，羅奇請著名的駐西貢美國記者三劍客哈波斯坦、希漢、布朗一起吃飯。羅奇對這些記

者們說，新聞自由是美國民主的基石，羅奇歡迎記者們的觀點。美國記者們成為美國大使的支持者。羅奇大使不像諾爾丁和哈金斯那樣經常到南越各地視察，羅奇選擇待在西貢，從美國記者團獲取消息。

羅奇的助手杜安少將回憶：「美國記者們經常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事情有些什麼進展。他們不像是南越事務的局外觀察人員。他們是運動的參加者。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羅奇大使很依賴他們提供的消息。」

在羅奇來到西貢後，一些有經驗的美國記者開始為吳廷琰辯護，並批評這些常駐西貢的美國記者。他們是希金斯、阿爾索普、畢奇（Keyes Beech）。

這些美國著名記者認為，駐西貢的美國記者團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記者職業道德行為的界限，並且危害了美國的利益。希金斯在她8月份西貢之行中寫的文章裏特別批評了哈波斯坦，說他寫的文章誇大事實，他的分析也是錯誤的。

美國國務院8月24日的電報

諾爾丁在1981年的採訪中說：「我開始有了一種強烈的感覺，負責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的副國務卿哈裏曼對於南越的民主化改革進展越來越沒有耐心了。他想加快南越的民主化改革速度。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他天性沒有耐性，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希望南越的成功可以幫助甘迺迪贏得下一次大選。我認為哈裏曼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當我看到華盛頓高級官員在南越問題上出現分裂時，我很沮喪。情況變得很混亂，在南越現場的人都不知道誰在華盛頓發號施令。」

1963年8月24日，美國國務院的三個高級美國官員起草了一份準備發給羅奇的電報備忘錄。這三個人是哈裏曼、希爾斯曼、佛雷斯托。哈裏曼、希爾斯曼是在國務院裏具體負責越南事務的人。

這三個人認定，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造成的危機已經威脅到南越的反共戰爭。根據黎文金、阮廷舜、武文海三人的證詞，他們的

結論是，吳廷琰是實施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的主謀。他們做出的這個結論非常依賴駐西貢的美國記者團的報導，美國記者軍團已經告訴全世界，吳廷琰是這個事件的唯一主謀者。

這份檔最後導致吳廷琰政權被推翻。這三個人在起草這份檔時，並沒有考慮激進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的挑釁性和叛逆性導致了南越政府發動寺廟清場行動。他們不熟悉越南的文化。他們沒有理解，如果南越政府容忍這樣的抗議行動會使政府丟臉，會使政府失去威信。

哈裏曼出身美國名門望族，本人非常富有，是美國著名的外交家，長期負責對蘇聯的談判工作，他的思想是左傾的，他同情蘇聯和共產主義思想。希爾斯曼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曾經在二戰時參加緬甸遊擊戰爭，後來成為學者。他的性格特點很像哈波斯坦。

哈裏曼、希爾斯曼一直希望把吳廷琰趕下臺，現在，一個最佳的機會終於出現了。

他們授權「美國之音」宣佈，這次南越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的罪魁禍首是吳廷琰，而不是南越軍隊領袖。

這份備忘錄的起草人指示羅奇大使告訴南越的將軍們，如果吳廷琰不把吳廷琰趕下臺，不對佛教徒抗議運動做出重大的讓步，美國將停止支持吳廷琰，美國準備選擇支持其他人成為南越的最高領導人。他們採取偷跑戰術，準備搞垮吳廷琰政府。

8月24日的電報以副國務卿波爾的名義發給美國駐西貢大使的。美國政府現在已經將該電報解密，它的主要內容為：

現在很明顯，無論是軍方建議實行戒嚴令，還是吳廷琰用詭計發表了戒嚴令，吳廷琰利用戒嚴令使用員警和黎廣棟的特種部隊掃蕩了佛教寺廟，他在世人和越南人民的面前把責任推到了軍方身上。另外，很明顯，吳廷琰自己指揮了這個行動。

美國政府不能容忍南越政府權力落入吳廷琰手中這種情況發生。必須給予吳廷琰機會，讓他擺脫吳廷琰和他的同夥，另外用最合適的政治和軍事人才替代他們。

如果你已經盡了全力的情況下，吳廷琰仍然頑固拒絕，那麼我們必須面對吳廷琰不能繼續執政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相信，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阻止吳廷琰繼續鞏固其權力。因此，除非你和哈金斯將軍商量後他仍然反對這個行動，你有權採取下述措施：

- (1) 首先，我們必須對南越政府適當級別的官員施加壓力，告訴他們：
 - 美國政府不能接受吳廷琰及其同夥利用戒嚴令迫害佛教徒。
 - 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包括取消第十號令、釋放被捕的佛教和尚以及尼姑，以扭轉情勢。
- (2) 我們必須同時告知南越軍方主要領袖，除非採取上述措施，並立即將吳廷琰攆出政治舞臺，否則美國不會繼續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支持南越政府。我們希望給予吳廷琰一個合理的機會讓他更換吳廷琰，但假如他頑固不接受，則我們準備不再支持他。你也可以告訴合適的越南將軍，一旦越南中央政府機構暫停運作時，美國會給他們直接支援。
- (3) 我們認為有必要除去軍方鎮壓佛教寺廟的汙名，應該直接把責任歸於吳廷琰。如果有必要，我們授權你在西貢作出聲明。當你在西貢宣佈這個聲明時，我們會通過「美國之音」廣播同樣的聲明內容。

現在基於上述理由，大使和西貢使團應該緊急尋覓可能的替代領導人，制定詳細的如何更換吳廷琰的計畫。

你應該同哈金斯將軍商量，當危機發生時，如何小心謹慎地保護美國公民。你應該明白，我們不可能從華盛頓發給你詳細的指示，告訴你如何操作，但是你應該知道，在你完成我們的目標所採取的行動中，我們將給你最徹底的支援。

希爾斯曼在1981年5月11日接受美國電視節目《越南歷史電視系列片》採訪時，輕描淡寫地評論了這份電報：

羅奇於8月24日發了份電報到華盛頓，他說南越的將軍們同科南見了面。將軍們得到情報，吳氏兄弟準備逮捕和槍斃他們，所以他們準備推翻吳氏兄弟，成立新政府。他們希望知道美國的態度是什麼？我們在星期六早上收到了這個電報。然後，我們幾個人起草了一份很標準的電報，每個星期都會有很多這類電報從華盛頓發往世界上這個國家或者那個國家（笑），我們的電報說我們會審查新政府的優點，但是這是他們（南越人）自己的事情。我們並沒有卷人其中。後來，這個政變沒有發生，因為將軍們取消了這個政變。發生在11月1日的政變同8月24的電報沒有任何關係。」

泰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電報。我是一直反對8月24日電報提出的方案的。當我看到這封電報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反吳廷琰集團利用主要官員外出機會，發出了在正常情況下決不會得到批准的指令。就內容而論，這是一封不易看懂的電報，要是我收到的話，我一定會先請求華盛頓對許多問題加以澄清，然後再開始行動。

總之，按照我對電報的理解，我們的西貢大使應該向吳廷琰發出最後通牒，與此同時，西貢大使要同吳廷琰手下的官員和將軍們建立一種同謀關係，大使還要向他們表明我們對現政權已不存幻想；並且保證，如果有人起來推翻吳廷琰，我們一定給予積極支持。這樣，即使吳廷琰真心誠意地努力按照最後通牒去做，電報指示要採取的行動卻如此清楚地表明瞭我們對他所感到的不快，等於是無條件地鼓勵陰謀家們隨時起來反對他。

星期六下午，哈裏曼、希爾斯曼把這份電報拿給正在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的國務院副國務卿波爾審閱。波爾贊同電報裏的嚴厲

的措辭。波爾建議先征得甘迺迪的同意，再把電報發給羅奇大使。

甘迺迪此時正在鱈魚角自己的老家度假。哈裏曼等人打電話給甘迺迪，並催促他批准這份電報。由於美國媒體對吳廷琰實施佛教寺廟清場行動的強烈批評，甘迺迪開始傾向於對吳廷琰施加壓力並且讓吳廷琰離開政治舞臺的策略。甘迺迪告訴這些美國官員，他可以批准這份電報，但是有個前提，這份電報應該先得到臘斯克和吉爾派翠克的同意。吉爾派翠克現在代理麥克納馬拉的國防部長職位，麥克納馬拉在美國中部山區爬山度假。

臘斯克在揚基運動場看球賽。接通電話後，哈裏曼他們告訴臘斯克，總統已經批准了這份電報。他們沒有告訴臘斯克，總統說要先得到臘斯克和吉爾派翠克的批准。臘斯克同意了這份電報。佛雷斯托聯繫了吉爾派翠克，請他批准這份電報，佛雷斯托強調甘迺迪和臘斯克已經批准了這份電報。佛雷斯托也沒有告訴吉爾派翠克，總統說這份電報應該先得到國防部的批准。吉爾派翠克以為他只是履行一下手續。吉爾派翠克也批准了這個電報。

哈裏曼聯繫了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主管計畫的海爾姆斯（Richard Helms），他告訴海爾姆斯，總統已經在南越選擇了新的行動方案。哈裏曼沒有聯繫中央情報局的局長麥科恩，因為他知道麥科恩是吳廷琰的強有力支持者。這份電報的起草者們也沒有聯繫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將軍，他是另外一個強烈支持吳廷琰的人物。這份電報隨後發給了美國駐西貢大使館。

在收到8月24日的關鍵性的電報後，羅奇非常積極地加入了反對吳廷琰的陣營。根據他跟這些駐西貢的美國記者的談話，他認為吳廷琰不會把吳廷琰趕下臺。在8月24日電報的基礎上，他提出進一步的方案。他打算讓將軍們立即把吳廷琰趕下臺；至於吳廷琰的前途，羅奇建議把它交到這些政變將軍們的手上，讓他們決定他的去留。

8月25日，羅奇把他的新建議發給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波爾回電同意羅奇的新計畫。

科南把羅奇大使的新建議轉交給了陳善謙將軍。陳善謙將軍是南越國軍總參謀長，深得吳廷琰的信任，他是南越國軍中最有權勢



吳廷琰和羅奇大使

的人。到這個時候，將軍們仍然希望讓吳廷琰繼續執政，只是趕走吳廷琰。

很多年後，陳善謙說：「我尊重和讚賞吳廷琰的領導能力和智慧。」

但是，羅奇的新建議和「美國之音」報導說美國要削減對南越的援助，使很多南越軍官恐慌起來，很多軍官轉而支持發動政變。將軍們認為吳廷琰和吳廷琰是分不開的，如果要滿足羅奇提出的趕吳廷琰下臺的要求，將軍們必須把這兩個人人都趕下臺。南越的將軍們必須滿足美國人的要求，因為沒有美國的援助，南越將無法生存。

陳善謙說，將軍們發動政變是為了討美國人的歡心，將軍們認為是甘迺迪政府想要這場政變。

陳善謙說：「如果美國人對吳廷琰發怒，就有可能切斷給南越的援助，美國人甚至有可能完全從南越脫身。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一切都完了。」

星期一早上，甘迺迪一上班就發火了。中午的時候，甘迺迪召集美國政府的主要官員開會，討論星期六發生的電報事件。麥克納馬拉、泰勒將軍、麥科恩對於星期六發生的電報事件非常憤怒。

泰勒將軍對這份電報尤其憤怒，特別是這項決策已經獲得總統的批准，並已經傳送出去。這代表美國對越南政策的重大改變。更嚴重的是，這與他所認識的正確之道是背道而馳。

泰勒將軍是當時美國最有智慧的軍事地緣政治專家，具有開闊的政治視野。泰勒是戰場上的英雄，曾經在二戰歐洲戰場指揮過美國赫赫有名的第101空降師，他後來參加過朝鮮戰爭，擔任美國第8集團軍的司令官。他也是會六、七種語言的學者，並出過兩本有關軍事方面的名著。他是美國軍隊的四星上將。

甘迺迪覺得他自己對這場混亂負有責任。甘迺迪後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現在認為這份電報起草的很糟糕，它本不應該在星期六發給西貢美國大使館。在沒有同麥克拉馬拉和泰勒舉行園桌會議，並聽取他們的意見之前，我本不應該同意把這個電報發出去。」

甘迺迪批評了這份歷史性電報的起草人，甘迺迪總統很少這樣嚴厲的語氣批評他的下屬。佛雷斯托提出辭職。甘迺迪以譏諷的口氣說：「你不值得被開除。你還欠我人情，所以你不能走。」

甘迺迪告訴到會的美國官員，8月24日的電報是由美國駐西貢記者寫的報導引發的。甘迺迪在這次會上說：「《紐約時報的》記者哈波斯坦實際上發起了一場政治運動。他的報導是非常不客觀的。我們不能讓哈波斯坦影響我們的決定。儘管吳廷琰兄弟的有些做法的確令人反感，但是吳廷琰作為我們的合作夥伴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即使我們準備推翻這個政府，它也不是《紐約時報的》施加壓力的結果。」

在會上，甘迺迪問麥克納馬拉、泰勒將軍、麥科恩，他們是不是想發出新的命令給羅奇大使，取消那份電報。這三個人都說不必了，這麼快改變美國的政策會降低美國的信譽度，另外，也沒有什麼效果，因為羅奇已經進入了那個政變的密林。

8月份的第一次政變計畫流產了

在西貢，陳善謙把將軍們的答復轉交給科南。陳善謙說，將軍們準備在1個星期內發起政變，楊文明和阮玉書將會是政變的主要角色。陳善謙還說：有些軍官可能反對政變，包括第4軍區司令官黃文高，第3軍區司令官兼西貢的軍管市長尊式訂，特種部隊司令官黎廣棟。

8月27日晚，甘迺迪發電報給西貢的羅奇和哈金斯，詢問他們對政變前景的看法。一次失敗的政變會嚴重破壞美國政府和吳廷琰政府之間的關係，也會讓甘迺迪陷入尷尬的境地，如同在古巴豬灣發生的情況。

羅奇的報告說，計畫參加政變的軍官們都是南越最好的軍官，他們控制的軍隊力量比吳廷琰控制的軍隊力量更強。他們是不是可以很快取得勝利並掌握政權，這一點還不太確定。

哈金斯的報告說：「在南越軍隊中，支持和反對吳廷琰的軍事力量之比是多少，這個還不太清楚。因此，美國不應該急於現在就表態支持政變。」

8月28日，甘迺迪召集大批官員到白宮開會，討論迫在眉睫的南越政變。

甘迺迪特別有興趣想聽聽諾爾丁前大使的意見。

諾爾丁反對把吳廷琰趕下臺。

哈裏曼當著甘迺迪的面對著諾爾丁咆哮道：「閉嘴，從開始起，你就是錯的。沒有人在乎你的想法。」

甘迺迪打斷了哈裏曼的話，說他希望聽聽諾爾丁的意見。

諾爾丁告訴與會者：「我對於推翻吳廷琰持嚴重保留意見。只有吳廷琰才有把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團結在一起的本領。我認為我們可以勸吳廷琰讓琰夫人離開這個國家一段時間，讓吳廷琰減少在政府中的作用。」

哈裏曼反擊道：「將軍們可以把副總統阮玉書推上臺，並且按

照南朝鮮的方式管理這個國家。我們同吳廷琰一起打贏戰爭是因為將軍們支持他。現在，因為吳廷琰最近攻擊佛教寺廟的行動，將軍們開始反對他了。」

波爾說：「如果吳廷琰掌權，我們將無法贏得這場反擊越共的戰爭。美國在全世界的威信已經受到損害。現在撤回對南越政變軍官的支持已經太晚了，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

甘迺迪說：「我不相信事情已經無法挽回這個說法。」

白宮把甘迺迪對政變持保留態度的意見轉發給羅奇，並要求羅奇提供進一步的資訊。

8月28日，吳廷琰在西貢發出警告，他不會屈服於美國人的不合理要求，他也不會向越共叛亂分子投降。

這位南越總統告訴到訪的美國官員卡騰伯格：「如果要把我們9年來付出的血與汗的努力白白地犧牲給一小撮偽裝成佛教徒的煽動者，我寧願立即去死。」

西貢時間8月29日下午6點，羅奇發電報給華盛頓：「我們已經發起不可逆轉的行動：推翻吳廷琰政府。不可逆轉的部分原因是，美國的聲望已經同這件事情公開地聯繫在一起了。從我的觀點來看，如果吳廷琰繼續掌權，這場戰爭就不可能贏。」

吳廷琰已經從他的情報系統獲取了這次政變的資訊。他在一次會議上告訴到會的南越主要的軍事將領們：他已經知道了這次政變行動，他已經讓他的特別部隊保持在高度警惕的狀態。

8月31日凌晨2點39分，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站長理查森向華盛頓報告說：這次政變行動已經被終止了。白宮命令美國在西貢的官員銷毀上周以來的全部關於政變的來往電報

因為8月份的政變流產了，希爾斯曼後來談到8月24日的電報時說：「發生在11月1日的政變同8月24日的電報沒有任何關係。」

他說這話的時間是1981年，對於美國和南越來說，越南戰爭已經失敗，希爾斯曼打算讓自己從1963年的軍事政變策劃中脫身出來。但是，希爾斯曼的說法是不正確的。8月24日的電報的這些意見仍然在8月以後繼續影響著羅奇。8月24日的電報導致美國政府同

這些南越將軍們建立起了秘密聯繫，這份電報讓將軍們知道，美國有興趣更換南越政府。

吳廷琰在這段時間裏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此時，他仍然掌管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的工作。Hoang Van Lac上校負責這個委員會的具體工作，他每個星期五都會在全國戰略村計畫委員會上碰到吳廷琰。

Hoang回憶道：「在8月、9月、10月的每週會議上，吳廷琰的情緒很低落，他的臉色很憔悴。他也不像以前那麼愛說話了。每次開完會，他馬上就匆匆地離開了會場。」Hoang只好自己整理會議記錄，轉發給各軍區、各省、各師的長官們。

在一次會議上，吳廷琰問Hoang：「Lac，你認為現在形勢怎麼樣？」

Hoang回答道：「正如總統顧問所知，現在形勢很危險，到處都在談論推翻政府的謠言。我不懂政治，但是，從軍事上來說，我們不能同時對付兩個強大的敵人。」



甘迺迪總統和顧問

吳廷琰聽完Hoang的話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會場。

Hoang Van Lac認為吳廷琰想對美國人作出讓步，帶著他的家人離開南越一段時間。但是，聽說他的二哥吳廷俶堅決反對吳廷琰離開。

美國科魯拉克將軍和曼登霍爾調查組訪問南越

8月份的政變失敗後，美國華盛頓的高級官員們仍然分成支持和反對吳廷琰的兩派。支持吳廷琰的一派人包括：麥克納馬拉，泰勒將軍，麥科恩，總統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前駐南越大使諾爾丁，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局長科爾比，副總統詹森等。反對吳廷琰的人包括波爾、哈裏曼、希爾斯曼、佛雷斯托。

關於南越政府的民主化問題，支持吳廷琰的美國人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南越處於內戰時期，南越民眾不可能得到美國人享受的那種自由。

泰勒將軍說：「我們需要一個強人來統治這個國家。我們需要一個獨裁者，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他了。在美國內戰時期，我們的政府也是獨裁政府，這個政府暫時終止了人身保護法令。」

英國派駐南越的顧問羅伯特·湯普遜說：「西方的觀點經常受到『缺乏民眾支持』這樣的詞語的影響，在越南，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那些是奢侈的想法。為什麼現在停止對吳廷琰的支持？是因為他如同其他的亞非國家領導人一樣的壞嗎？同其他亞洲和非洲國家領導人相比，他算是好的。在實施緊急狀態法令方面，吳廷琰遠沒有我們英國人在馬來亞實施戒嚴時那麼殘酷。」

甘迺迪在接受一次全國電視採訪時說道：「我們準備繼續支持他們。但是，在我看來，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就必須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援。在過去的兩個月裏，南越政府已經同他們的人民脫離了聯繫。我們覺得，壓制佛教徒的抗議行動是非常不明智的。」

電視主持人問甘迺迪：「吳廷琰政府是不是可以贏回南越人民對政府的支持？」

甘迺迪說：「我認為可以。只要改變政策和對人員進行調整，我認為可以。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這些改變，我認為我們贏得勝利的機會不是很大。」

在西貢，吳廷琰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聽到了美國總統批評吳廷琰政府的嚴厲言辭。這個訪談影響很大，很多還在猶豫中的高級軍官們選擇站在反對吳廷琰一邊。

9月份，甘迺迪政府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南越。調查組成員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軍科魯拉克，他是由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選定的；國務院的曼登霍爾，他是由哈裏曼和希爾斯曼選定的。

科魯拉克將軍走訪了南越4個軍區的10個地方，同87名美國軍事顧問人員進行了談話，這些軍事顧問人員跟隨南越軍隊在風雨和酷熱中進行軍事行動。科魯拉克也同22名南越官員談了話。有些美國顧問人員提交了他們自己的報告，科魯拉克將軍把他們的報告附在自己報告的後面。

根據這109人的報告，科魯拉克的結論是：戰爭進行得很順利，南越軍官們不會拿起武器反對吳廷琰政府。87名美國軍事顧問人員中有35人是工作在剿共戰爭最困難的湄公河地區。科魯拉克說：「這35人都對戰爭情況的順利進展充滿了熱情，強調他們的南越同伴都忙於戰鬥，而不是政治鬥爭。」

9月初，羅伯特·湯普遜的英國駐西貢顧問團訪問了三角洲地區的各個省，他們總結說：「總的來說，在過去6個月裏，這些省的戰略村有穩固的發展，道路和橋樑也有很大的恢復。這是因為政府的權威在鄉村的很多地區得到了恢復，政府為更多的農民提供了安全保護。」

國務院的曼登霍爾一直反對吳廷琰。曼登霍爾訪問了三個南越城市，同南越官員、南越城市居民、美國官員進行了交談。

在提交給甘迺迪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中，曼登霍爾警告說：如果吳廷琰繼續在臺上，那麼吳廷琰政府將會成為越共的犧牲品。

9月10日上午10點15分，科魯拉克和曼登霍爾參加了甘迺迪主持美國高級官員會議。

科魯拉克先發言，認為南越的情況是樂觀的。

然後，曼登霍爾發言，他認為南越的情況很糟糕。

聽完兩個人的報告後，甘迺迪皺著眉頭諷刺地說道：「你們兩個人去的是同一個國家嗎？」

菲利浦斯恰好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菲利浦斯向甘迺迪報告說：「建議讓吳廷琰下臺，同時保留吳廷琰在臺上。第1、第2、第3戰區的戰事進行的很順利，但是第4軍區的情況不太順利。在隆安省，有60個戰略村被摧毀。越共在夏季攻勢中重點進攻了湄公河地區的4個省，其中包括隆安省。佛教徒抗議運動的領袖反對吳廷琰的意見不具有代表性，真正的威脅在南越政權內部，一些民事和軍隊的領袖對吳廷琰不滿。建議派蘭斯代爾到西貢去。」

在會議上，曼登霍爾和菲利浦斯的報告引起了中央情報局局長麥科恩的強烈不滿，他的西貢情報站收集了更多更詳細的資訊。

麥科恩說：「情報部門的觀點比這兩位官員的報告更樂觀。」麥科恩在會議的最後發言說：「南越軍隊官員願意同吳廷琰一起工作。」

泰勒將軍主張繼續支持吳廷琰。兩派的爭吵導致甘迺迪總統對南越當前真實情況更加心中無數。

吳廷琰作出了讓步

1963年9月6日，南越政府控制的英文報紙《越南時報》刊登了一份美國支持軍人政變的「秘密計畫」。

「檔」提到美國為這個計劃撥出2400萬美元存放在西貢的幾家外國銀行分行，可以隨時動用。

這份「秘密計畫」的主要內容是：美國鼓勵製造不安政局，加深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唆使宗教團體與政府間關係對立；動員青年，特別是全國男女童子軍、佛教青年、佛教學生團體；影響政府

行為出錯，造成對無辜者的傷害，並唆使政府儘量抓人，特別是青年人；當政局混亂到極點時，催促各團體代表，包括公務員和軍人出面向總統攤牌，逼使總統辭職，逼使吳氏家人流亡國外；如果總統辭職，立即由軍人組成的軍人執政團接管政府，直到全國舉行新的選舉。

《越南時報》認為，美國大使館、CIA西貢站、USOM、MAAG的有關人員共同完成政變計畫的制定，而且得到美國國務院的批准。

《越南時報》在結尾指出：「一位受雇於美國的越籍特務知道政變計畫取消後憤怒地說，琰贏得了第一回合，現在只好等待第二回合了。」

不管這份檔是真是假，經南越政府控制的報紙的大膽披露，任何人都清楚，吳廷琰政府和美國的關係已經到了接近公開決裂的程度。

吳廷琰一反常態在西貢花了兩個鐘頭時間接見近十名西方記者，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駐越單位曾經鼓勵佛教徒造反。又說南越人民對美國已經失去信心，人民要儘早結束這場戰爭。吳廷琰罕有的記者會，被看作是對美國的公開挑釁。

9月初，吳廷琰告訴美國人，他準備從政府中完全退出，條件是美國也撤出那些同潛在的政變者打交道的間諜。

談到這些間諜，吳廷琰說：「每個人都知道這些間諜是誰。」

根據羅奇的要求，吳廷琰承諾，被扣壓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分子會被釋放，琰夫人將出國一段時間。

9月9日，琰夫人和她的大女兒離開南越前往南斯拉夫，參加「世界國會聯合會議」。琰夫人的行程安排包括去義大利和美國。

吳廷琰的二哥吳廷俶大主教也於9月7日離開南越前往義大利羅馬述職。

Tran Ngoc Chau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吳廷琰曾經向他透露，考慮讓吳廷琰夫婦離開南越一段時間。吳氏兄弟做出了這些明顯讓步

是打算取悅美國人。

羅奇反而進一步威脅吳氏兄弟。

幾天後，羅奇訪問了嘉隆宮。羅奇警告吳廷琰，在美國有強烈反對吳廷琰力量。

羅奇說：「我認為，如果南越政府的政策不做出一些改變，美國很有可能暫停對南越的援助。」

羅奇還說：「琰先生應該走，至少在12月底前不要回來，12月底美國國會將對給南越的撥款進行投票表決。」

吳廷琰回答道：「為什麼？讓他離開是不可能的，他現在負責戰略村計畫，工作很繁重。人們不公正地指責了他。他沒有負責組織8月21日對佛教寺廟的清場行動。」

事後，琰夫人陳麗春說，這是美國人的勒索。

羅奇直接向吳廷琰提出這樣的問題，使問題陷入僵局。吳廷琰已經說他準備離開政府，吳廷琰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考慮讓吳廷琰離開。現在，羅奇這樣說讓吳廷琰很丟面子，他決定對抗美國人。根據接近吳廷琰總統的人說，吳廷琰拒絕讓吳廷琰離開，是因為越南人民會認為是美國人讓吳廷琰走的。他不想被人看作是美國人的傀儡。

在這次同吳廷琰的談話中，羅奇感到吳廷琰回避美國人提的建議。在談話結束時，吳廷琰承諾會仔細考慮美國人的建議。羅奇沮喪地離開了嘉隆宮。他打算再次推動政變。

9月11日，羅奇向華盛頓發電報說：「美國使用有效的制裁手段推翻現政府並建立新政府的時機已經來臨。這個制裁手段就是暫停美國對南越的援助。」他建議用楊文明取代吳廷琰。

美國政府回電說，還沒有計劃準備發動另外一次政變，華盛頓的官員告訴羅奇要耐心地等待，並保持和吳廷琰的對話。但是，羅奇沒有耐心等待了。在沒有得到華盛頓上級官員的同意情況下，羅奇準備自己幹，尋找推動新政變的可行性。

吳廷琰同一名法國記者拉賓談到：「當羅奇被任命為大使時，我們為前任大使諾爾丁感到難過。但我們也曾經自我安慰，認為羅

奇是共和黨人，有強烈的反共意識，我們就盡量熱忱地迎接他。但是，我們逐漸地認識到，他的政治觀點受到《紐約時報》記者的影響。羅奇不斷反對我們，儼然以法國殖民地統治者的姿態出現。羅奇根本沒有做到一位大使份內應該做的工作，他只用心使出陰謀來對付我們。」

9月13日，根據CIA西貢站的報告，麥科恩告訴甘迺迪，羅奇正在同陳文敦將軍合作發起新的政變。

不久，國務院發電報告告訴羅奇：「我們想告訴你，在今後的幾天內，不要去推動新的政變，因為華盛頓方面仍然在討論制定新的南越政策。」

9月中旬，將軍們向吳廷琰提出，他們希望得到內閣裏的一些重要的職位。吳廷琰回答說，請他們等到9月27日的全國大選之後再定，將軍們同意了。

相反，哈金斯將軍繼續強調吳廷琰政府的堅強鬥志，以及南越軍隊最近所取得的良好成績。他報告說，南越軍官都同意壓制佛教徒抗議騷亂，他們仍然願意支援吳廷琰政府。

CIA西貢站站長理查森報告華盛頓：「釋智廣和其他佛教抗議領袖一開始就打算尋求政治變革，而不是宗教權利。對於佛教寺廟清場行動，將軍們是預先知情的，而且也參加了行動。儘管最近的政變流產了，將軍們仍然願意繼續同吳廷琰合作。我個人認為我們可以在南越的軍事和民事方面取得成功。」

CIA在南越有很多工作人員，他們在南越收集的情報遠遠多於駐西貢美國記者團收集的情報。

理查森也同吳廷琰進行了面對面的談話。

這一切激怒了羅奇。9月13日，在發給國務卿臘斯克的絕密電報中，羅奇要求將理查森解職。羅奇希望用蘭斯代爾替代理查森，因為菲利浦斯曾經告訴羅奇，蘭斯代爾是搞政變的專家。不過，菲利浦斯沒有告訴羅奇，蘭斯代爾是吳廷琰最忠實的支持者。菲利浦斯也許認為，如果蘭斯代爾能來西貢，就可以拯救吳廷琰。麥科恩拒絕撤換他的西貢站長。

羅奇在西貢的美國記者盟友們開始寫文章批評理查森，說他不去瞭解實際發生的情況。

美國記者阿爾索普最近訪問了南越的建和省。幾個月來，該省一直是越共的攻擊重點。阿爾索普在他的報導中寫道：「阿麥斯少校（John Ames）告訴我，5個月來他一直都在這裏，每個晚上都有越共攻擊戰略村的行動。我們現在有250個戰略村，每個村都激烈地抵抗了越共的進攻。雖然有些戰略村曾經被越共攻破，但是越共沒能佔領任何戰略村。這裏的美國記者宣傳報導說越南人民不願意抵抗越共，我的觀察跟駐西貢的記者們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阿爾索普還把美國駐西貢的記者們同1946年駐中國的那幫記者們相提並論，當時駐中國的那些美國記者攻擊批評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並且聲稱毛澤東是偉大的人物，甚至是人類中最偉大的人物。

這篇文章發表後的一個早晨，甘迺迪在白宮告訴一批美國高級官員說，阿爾索普對美國駐西貢記者團的評價是準確的。

CIA在交給甘迺迪的報告中確認，哈波斯坦的報導的並不客觀。這份報告說：「其他在南越的觀察家指出，大部分在南越的美國軍事顧問人員都對戰爭的前景表示樂觀。哈波斯坦的報導幾乎從來不引用這些美國軍官們的樂觀看法。」

美國保守派作家和政治活動家路賽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整版的文章為吳廷琰辯護。

她同意阿爾索普的觀點支持吳廷琰。她說：「難道發生在重慶和哈瓦那的新聞自由的悲劇在重演嗎？是的，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點。」

關於佛教徒抗議運動的問題，路賽認為：「在美國，如果一個天主教神父因為抗議政府不給教區學校提供校車而自焚，或者一個基督教新教牧師因為抗議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做禱告的法令而自焚，我們只能認為他們是宗教狂熱者。我們的政府會採取嚴格的措施防止別人模仿他們的行動。這正是琺夫人關於和尚自焚的觀點。」

美國決定削減對南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1963年9月下旬，為了評估南越的形勢，甘迺迪派出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領導的調查組前往南越。這兩位是吳廷琰的主要支持者，並且是甘迺迪的主要顧問。

9月中旬以後，吳廷琰取消了戒嚴法、解除了宵禁和新聞檢查，緊張局勢有所緩和。

9月24日，麥克納馬拉和泰勒調查組到達南越，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兩個人同南越各方面的人士進行了談話。

泰勒將軍在回憶錄中說：「這一次我們集中精力，著重瞭解軍事作戰的進行情況和決定美國對吳廷琰政府應抱的態度。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得出的結論和科魯拉克將軍的極為相似。那就是，軍事作戰已經取得相當大的進展。」

泰勒還約了楊文明將軍到西貢的軍官俱樂部打網球，想聽聽楊文明的坦白意見。麥克納馬拉坐在網球場旁邊看兩個人打網球。麥克納馬拉和泰勒聽說楊文明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他們私底下談，他們以為是楊文明關於政變的看法。

那天非常熱，泰勒出了一身汗。中間休息的時候，麥克納馬拉和泰勒暗示楊文明可以直截了當地把他的意見告訴他們。但是楊文明回避談到政變的事情。在幾天後的第二次秘密見面中，楊文明只是抱怨南越軍隊組織問題很多，天主教徒軍官比佛教徒軍官可以得到更快的提升。

楊文明說：「如果美國削減對南越的援助，那麼對南越的軍事行動來說就是一場災難。我不反對現政府，現政府可以聯合國內和國外的支持力量。」

9月29日，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在羅奇的陪伴下到嘉隆宮見吳廷琰。會談進行了3個小時，會後吳廷琰設晚宴招待了他們。

吳廷琰先用他那令人昏昏欲睡的語調連續談了2個多小時，談他的政策中蘊含的智慧，談戰事的進展，他口中的雪茄煙沒有斷

過。說到戰事的進展，吳廷琰會起身指著地圖加以說明。他的態度是沉穩自信的。

麥克納馬拉首先轉達了甘迺迪總統對吳廷琰政府失去美國人和南越人支持的擔心。麥克納馬拉說：「美國公眾嚴重質疑美國政府，認為支持一個在國內不受人民歡迎的政府是不理智的，這個政府看起來不可能團結所有力量爭取戰爭的儘早的勝利。美國真切地希望幫助南越打敗越共，但這只是南越人自己的戰爭，美國人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幫助。雖然軍事行動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但是美國人對南越政局不穩很關心，最近對佛教徒的壓制行動已經危害了戰事的進行和美國援助南越的意願。」

吳廷琰說：「心存惡意的美國媒體對南越政府、我的家人和我的攻擊，導致美國國內對南越真實情況的誤解。」

麥克納馬拉承認有些美國媒體的報導有誤，但是南越人和美國人對吳廷琰政府嚴重缺乏信心卻是不爭的事實。

吳廷琰不同意這些看法，他把最近對佛教徒壓制行動歸罪於那些不成熟的、不負責任的人身上。他說，他個人應該對佛教徒抗議運動負責，因為他以前對這些佛教徒鬧事者太仁慈了。

麥克納馬拉就琺夫人的問題向吳廷琰施加壓力，說她輕率不恰當的言論已經在美國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麥克納馬拉拿出一份報紙的剪報，上面引述了琺夫人的話。她說：美國駐南越軍事顧問團的軍官『就像一群少爺兵』。麥克納馬拉說，這樣的言論冒犯了美國人民。

吳廷琰仍然為琺夫人辯解。

麥克納馬拉認為，他提到這些問題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這些問題必須先解決掉，才有可能打敗越共，才有可能獲得美國的繼續支持。

泰勒將軍說，「吳廷琰政府應該對美國國內對南越近來發生的風波所產生的焦慮，有合理的解釋。」

吳廷琰仍然為自己的立場辯解。美國參加會議記錄官的記錄是：「吳廷琰態度很平靜，耐心地解釋著一切，並希望借此糾正誤

解。」

泰勒將軍的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這次談話的：「由於他無疑知曉我們即使不是同謀，至少也是暗中知道反對他的陰謀的，我們促使他接受我們觀點的任務也就難上加難了。他象往常一樣一支煙接一支煙地抽，逐條逐條地為他的行動辯護，顯然不想向美國人派來的這個最新代表團屈服，儘管這些人是從對他友好的五角大樓來的，而不是從對他敵視的國務院來的。總的說來，這個晚上是令人沮喪的，這個剛強執拗的愛國者就是不願承認那些有可能把他本人，他的一家和他的國家壓垮的現實情況。」

10月2日，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調查組回到美國，他們向甘迺迪彙報：南越戰事進行得很順利，到1963年底，美國可以撤回1000名軍事顧問人員；南越政治困境短期不會對軍事行動有不利的影響；美國應該減少對南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迫使吳廷琰進行政治改革；應該給吳廷琰2到4個月時間來實施這些政治改革，如果到時他仍然不進行改革，美國考慮支持軍事政變推翻他；新上臺的政府，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只有50%的機會改善南越政府的統治，報告特別提到楊文明對於取代吳廷琰不太積極；美國不應該主動鼓勵南越政變。

甘迺迪根據他們的建議，下令減少對南越的援助。為此，美國暫時停止了對吳廷琰政權的「商業進口計畫」援助撥款，並藉口南越特種部隊不上前線打仗，正式宣佈停止了對它每年三百萬美元的津貼。美國還放出空氣說，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削減對南越的剩餘糧食的供應。這些措施，說是為了壓迫吳廷琰進行民主化改革，而實際上，正如美國報紙所承認的，是為新的政變開放「綠燈」。

甘迺迪最重要的決定是減少對南越的經濟援助，這個決定對後來局勢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它向政變將軍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當甘迺迪減少對南越援助的命令傳到西貢後，南越高級軍官們認為，如果吳廷琰繼續執政，南越有可能會失去美國人的支持，南越將會被越共打敗。有一些吳廷琰原來的心腹愛將們也大體上看出美國的意圖，眾叛親離的投機傾向浮上了臺面。

在同西方記者的談話中，吳廷琰說：「南越不需要美國的軍事顧問人員。美國減少對南越的援助，降低了南越政府進行社會改革的能力，也降低了南越的軍事行動能力。」

吳廷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經濟措施，並調整了政府機構，以便南越可以在美援減少的情況下能夠生存下去。這些措施和美援減少大大地影響了南越的經濟，產生了通貨膨脹，讓很多南越軍官和政府官員產生不滿情緒。結果，進一步降低了南越政府的威信。

10月5日，由於美國減少對南越的援助，將軍們準備發動新的政變。楊文明轉告科南，他想得到美國的保證，保證美國不會阻擾政變；保證在政變成功後，美國仍然會提供援助給新的南越政府。羅奇看到推動新的政變的機會來臨了。羅奇發電報給甘迺迪，希望甘迺迪授權給他，讓他可以對楊文明作出這些保證。

10月9日，甘迺迪回電給羅奇，不要給政變團夥以積極的鼓勵，但是，找到可以替代吳廷琰的可能人選。甘迺迪的電報說明，美國政府不希望去激發這次政變；同時，美國政府也不希望給政變高級軍官留下這樣的印象，美國會阻擾政變，或者美國會停止向新的南越政府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繞來繞去，這個電報的意思還是支持發動政變。

10月10日，羅奇通過科南把美國的保證轉告了楊文明和其他將軍們。

10月份，戰鬥仍然在鄉村地區進行。

哈波斯坦報導了南越國軍第21師攻擊了Chuong Thien省的Bai Ai村的行動。南越第21師的士兵們沖過開闊的稻田向配置有重機關槍的越共陣地發動攻擊。這次戰鬥的地形和越共的防禦陣地的佈置，很像北村戰鬥中的情況。

哈波斯坦寫道：「軍事專家認為，地形和越共陣地的情況對第21師非常不利，使得第21師的進攻行動幾乎不可能獲得成功。不過，士兵們在齊腰深的水裏向越共陣地發起進攻。為了配合步兵的行動，南越空軍的戰鬥機用凝固汽油彈轟擊了越共的陣地。第21師

發起多次進攻，試圖越過稻田把越共包圍起來。不過，越共的重機關槍封鎖了他們的前進道路。下午，第21師準備突破越共的最後一道防線時，天氣突然轉壞，下起了大暴雨。直升飛機的行動被迫取消。天黑後，越共偷偷地撤退出戰場。在戰鬥中，南越國軍的傷亡是41人被打死，83人受傷。越共在戰場上留下了82具屍體。

哈波斯坦的總結說：「美國顧問認為，在越共強大的火力下，南越正規軍表現不錯。」

在平定省，越共第32主力營於10月7日進攻了An Tuong村的政府辦公室，並在道路兩邊設伏，準備攻擊來援的南越國軍。但是，機智的南越國軍軍官識破了越共的戰術，帶領部隊從後側進攻了設伏的越共，確認打死了64名越共，包括越共第32主力營的營長。

10月底，在Quang Tin省，幾個南越國軍主力營，在兩個榴彈炮連和兩個反共民兵連的配合下，搜索越共的第60營和第70營。戰鬥進行了好幾天，確認有22名越共被打死，南越國軍俘虜了17名越共，繳獲7噸大米。

南越將軍們準備發動政變

吳廷琰知道有人企圖發動政變，他很憂慮。但是，他不太清楚這些反對派軍官們的力量有多強，也不太清楚是那些將軍們反對他。

在南越獨立日慶祝活動前幾個星期，吳廷琰打電話給Hoang Van Lac，要他晚上9點到總統府見總統。吳廷琰要求Hoang Van Lac在1963年獨立日慶祝活動中擔任他的特別保鏢。吳廷琰認為政變有可能在獨立紀念日那天發生。

Hoang Van Lac曾經私下告訴杜茂上校：「你儘管去做對國家有利的事情。我不參與這件事情。但是，我保證不向任何人透露情況。我們是多年合作的好朋友了，請相信我。」Hoang知道政變的大概情況。

吳廷琰頻繁地視察南越國軍參謀總部，觀察這些國軍將軍的動向。

有一次，在南越國軍參謀總部，吳廷琰當著一群將軍們的面，隨意地同Hoang Van Lac聊天：「有個將軍告訴我，CIA已經聯繫了他。如果他答應推翻政府的話，CIA就會給他一大筆美元。我告訴他接受這個建議，把錢拿了，然後通知總統，這筆錢對國家有用處。」

吳廷琰停了一下又說道：「最近有很多政變的傳聞。我認為有兩個辦法可以對付，一是儘早消滅政變企圖，一是你可以假裝同意政變，看看他們可以搞什麼鬼。」

10月22日晚上，英國大使館舉行晚會，很多南越將軍參加了這個晚宴。

在晚會上，哈金斯將軍嚴肅地把陳文敦拉到旁邊，說了一番讓陳文敦大吃一驚的話。哈金斯說：「兩天前，一個南越上校軍官曾經問一個美國軍官，美國是不是支持牽涉到楊文明和其他將軍的政變。」哈金斯警告陳文敦，他反對政變。陳文敦假裝不知道政變的事情。

陳文敦嚇壞了，趕快溜出晚會。將軍們本來計畫10月26日發動政變。這天是南越的獨立日，將舉行閱兵式。但是，幾天前，有報告說吳廷琰已經知道政變在進行了。現在又冒出了哈金斯的警告。在這個情況下，陳文敦和將軍們決定推遲政變時間。

第2天早上，陳文敦和科南在西貢的一間牙醫診所秘密碰頭。陳文敦告訴科南，將軍們對哈金斯警告的很擔心。陳文敦問科南，將軍們是不是仍然可以得到美國的支持？科南向陳文敦保證，哈金斯將軍的言辭不代表美國的政策。科南強調美國政府不會阻攔將軍們的政變行動，也將提供援助給南越新政府。陳文敦把科南的意見轉給了將軍們。第3天，陳文敦約科南在牙醫診所見面，陳文敦告訴科南，政變將在11月2日前進行。

10月25日，甘迺迪召開一個高級官員會議，討論南越問題。

麥克納馬拉認為：「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從這件事情中擺脫出來，那些控制這件事情的人的手法是很業餘的，那些人是羅奇和科南。羅奇是深受美國媒體影響的大使，科南是一個不穩定的法國

人。這是我見過的最糟糕的接觸安排。」甘迺迪同意麥克納馬拉對羅奇的評論。但是，甘迺迪還不算撤換羅奇。

甘迺迪說：「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對羅奇的做法都有或多或少的保留意見。但是，他已經在那裏了。我們不能開除他。我們應該給他指明行動方向，讓他按照我們定的方向行動。我們不能被他牽著鼻子走。」

10月26日是南越獨立慶祝日。Hoang Van Lac於上午9點45分到達總統府，請吳廷琰參加在Thong Nhat街舉行的慶祝儀式，但是吳廷琰靜靜地坐在那裏，沒有回答Hoang Van Lac的請求。10分鐘後，Hoang Van Lac再次請吳廷琰動身前往慶祝會場。總統看上去非常疲倦，他站起來走向門口，地上的一塊瓷磚絆了他的腳，他幾乎跌倒。不過，他重新站穩，走了出去。

慶祝活動持續了3個小時。

活動結束後，Hoang Van Lac陪吳廷琰回到總統府。

回到總統府後，吳廷琰先謝了Hoang Van Lac，然後喃喃自語道：「今天是一個美麗的日子。」Hoang Van Lac向總統敬禮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10月28日，吳廷琰邀請羅奇大使夫婦到山城大叻度假。

根據科南的安排，羅奇在西貢飛機場「偶然」遇到陳文敦將軍，陳文敦將軍只問了羅奇一個問題：科南是羅奇的授權代表嗎？羅奇說：是的。陳文敦將軍說政變將只是越南人自己的事情，羅奇表示同意。

羅奇和他的太太下榻大叻的總統別墅。吳廷琰和羅奇夫婦一起享用了精美的晚餐。吳廷琰提到美國削減對南越援助的問題。

羅奇問吳廷琰，如果援助恢復到原來的程度，南越政府會不會同佛教徒搞好關係？吳廷琰說他正在這些方面做工作。吳廷琰然後指責麥克林和CIA的某些人同南越政府的反對派勾勾搭搭。

羅奇宣稱：「如果你能拿出這些美國官員在西貢有不當行為的證據，我會馬上讓他們離開越南。」

羅奇重複美國要求南越進行政治改革，他說：「美國政府不想

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縱容獨裁政府的行為，這違背了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理念。」

吳廷琰的回答是：「我不打算服從你們的這些指示。」

在會談快結束時，羅奇說：「總統先生，我提的每一項建議都被你拒絕了。不過，在你的能力範圍內是不是可以做某一件事情來取悅我們美國政府？」

吳廷琰按照越南人不當面發生衝突的傳統，轉移了話題。羅奇報告白宮：吳廷琰的反應非常消極。羅奇深感挫折，覺得無法同吳廷琰合作。

這天晚上，科南和陳文敦又在牙醫診所秘密見面。

陳文敦發誓：「我的政變小組和我本人沒有政治野心。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打敗越共，贏得戰爭，重新恢復國家和軍隊的榮譽。」

陳文敦向科南透露了參加政變行動的某些軍事單位。當科南問到政變的準確時間時，陳文敦拒絕透露政變的準確日期。陳文敦說，他們會在政變開始前4個小時內把政變的計畫和時間表告訴美國人。陳文敦還說，尊室訂將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同意參加政變。

羅奇向華盛頓方面報告：政變迫在眉睫。他認為，如果美國阻止這次政變，代價將會非常高。美國政府的任何積極企圖都無法阻攔這個政變，除非立即通知吳廷琰和吳廷琰。如果那樣，美國政府將遭受巨大恥辱。

10月29日下午4點20分，甘迺迪召集他的高級顧問們開會。

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局長科爾比拿出一份西貢地圖，上面標出了南越各軍事單位的位置。科爾比認為，在西貢地區支援吳廷琰的軍隊有9800人，反對他的軍隊有9800人，中立的軍隊18000人。最重要的是各個精銳部隊的立場，這些部隊包括：總統衛隊，特種部隊，空降兵，海軍陸戰隊，空軍，裝甲兵部隊。科爾比認為雙方力量對比是一比一。

甘迺迪認為：「我認為我們現在幹的事情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我們做的事情會使南越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命運落在某個我們

不瞭解的人的手裏。吳廷琰是個鬥士，性格堅定，他會堅持下去繼續戰鬥。如果他失敗了，我認為他會告訴我們說，美國人，請離開這個國家。」甘迺迪最後警告說，「我們走在通往災難的道路上。」

泰勒將軍支持總統的觀點。泰勒將軍說：「我絕對不同意南越軍隊無心作戰這種說法。根據我最近越南之行的經驗，我認為，成功的政變對於正在進行的戰爭來說是一場災難。首先，我們會有一個沒有經驗的政府，第二，對於戰爭來說很重要的省長們和地方官員們會被撤換掉。」

麥科恩說：「我同意泰勒的觀點。我認為不成功的政變是一場災難；成功的政變會造成一個政治混亂時期的出現，它的長期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所以，成功的政變也許是另外一場災難。」

甘迺迪問：「現在給羅奇的指令是什麼？」

臘斯克讀了10月9日發給羅奇的電報，指令是不要給政變團夥以積極的鼓勵。

麥克納馬拉說：「我認為，不管是對還是錯，我們已經引導他相信我們支持政變。至少，我們應該脫身出來。」

最後，甘迺迪說，如果雙方力量對比是一比一，那麼政變是不明智的。除非羅奇能夠拿出證據證明，政變領導人可以控制大部分的南越軍隊，否則美國不鼓勵發動政變。

會後，邦迪根據總統的要求發電報給羅奇，這個電報拒絕了羅奇關於政變已經停不下來的觀點。

邦迪在電報中說：「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告訴政變小組停止政變行動；我們也相信，把政變計畫透露給吳廷琰，不是唯一可以停止政變行動的方法。」

10月30日早上，羅奇收到了邦迪的報告，當天晚上才通過渠道把這份電報的內容轉給南越將軍們。羅奇堅持，美國不能推遲或者逆轉這場政變了，除非把這個政變計畫透露給吳廷琰和吳廷瑑。如果是這樣的話，吳氏兄弟會更換大部分重要的高級軍官，並且使美國人成為出賣他們的叛徒。

關於華盛頓方面擔心政變成功的可能性，羅奇在回復給華盛頓方面的電報裏這樣說：「這些人明顯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將軍們不貪圖任何東西。這就是獲得成功的最好證據。如果讓我從人性的角度判斷，在今天早上同陳文敦將軍的談話中，我從他的臉上表情裏看出他的誠實和決心。」

10月30日，哈金斯將軍發現情況危機，他急了，連續發了三份電報給白宮。哈金斯認為羅奇大使積極鼓勵政變違反了美國的官方政策。哈金斯認為，南越的將軍們仍然願意同吳廷琰合作，雖然他們不喜歡吳廷琰。哈金斯掌握了全部南越高級軍官的第一手詳細資料。哈金斯警告，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吳廷琰。

哈金斯說：「在我接觸的南越人中，至少在同越共作戰方面，我沒有發現任何人具有吳廷琰那樣的堅定性格。我的觀點是，沒有任何南越將軍是吳廷琰的合格接班人。」

哈金斯的電報加重了甘迺迪對政變的疑慮。

10月30日晚上，甘迺迪發電報給羅奇，表達出對政變的疑慮，他說：「我們不接受我們沒有權利推遲和不鼓勵政變這一觀點。」不過，甘迺迪還是授權給羅奇，讓羅奇自己做最後的決定。

據說，1963年9月底，麥克納馬拉和蘭斯代爾去見甘迺迪總統。甘迺迪總統準備任命蘭斯代爾將軍為羅奇大使的助理，讓他回越南去影響吳廷琰，讓吳廷琰安排吳廷琰出國。

甘迺迪問蘭斯代爾：「如果擺脫吳廷琰的計畫不成功，我們準備趕吳廷琰下臺，在這種情況下，你還願意去擔任這個職務嗎？」

蘭斯代爾將軍回答道：「不，總統先生，我不能那樣做。吳廷琰是我的朋友。」

麥克納馬拉對於蘭斯代爾拒絕了總統的提議非常不高興。1963年10月底，美國國防部通知蘭斯代爾將軍退役。

第十七章

吳廷琰總統被政變軍官殺害

1963年10月30日上午，吳廷琰在總統府接見了菲力浦斯。前段時間，南越英文版的《越南時報》透露說，菲力浦斯捲入反對吳廷琰的政變。菲力浦斯心裏忐忑不安，不知道見面的情況會是什麼樣的。

吳廷琰一直對菲力浦斯很好，因為菲力浦斯是蘭斯代爾的朋友，他們很早就認識了。可是，吳廷琰並不知道，菲力浦斯已經深深地捲入反對吳廷琰的政變活動。

在這次見面中，吳廷琰仍然像以前一樣熱情歡迎老朋友菲力浦斯的到訪。

吳廷琰說，他聽到了菲力浦斯父親去世的消息，他很遺憾。

吳廷琰說：「我看到了《越南時報》登載的關於你捲入政變的消息，我認為那個消息是不正確的，我向你表示道歉。」

菲力浦斯說：「謝謝總統。」

吳廷琰又問菲力浦斯：「蘭斯代爾將軍最近怎麼樣了？」

菲力浦斯說：「我最近同蘭斯代爾將軍通了電話，他很好。但是，蘭斯代爾不能來南越。」

吳廷琰歎息良久。

吳廷琰又柔聲問菲力浦斯：「你認為會發生政變嗎？」

菲力浦斯看著吳廷琰的眼睛說道：「是的，總統先生。」菲力浦斯這時覺得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吳廷琰看到了菲力浦斯眼裏的悲傷，他以為菲力浦斯因為父親的去世而悲傷。他站起來，走到菲力浦斯的身邊，用手抓著菲力浦斯的手背，試圖安慰菲力浦斯。

最後，吳廷琰跟菲力浦斯說：再見。

吳廷琰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裏，感到非常的悲傷和絕望。

對於美國，吳廷琰不願意再表露什麼。

據新加坡的越南戰爭戰地記者陳加昌先生回憶，吳廷琰曾經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向華僑阮樂化神父吐露了內心的痛苦。

阮樂化神父是吳廷琰總統的至交，阮神父是湄公河地區海燕反共特區的領袖，他本來打算在10月26日南越國慶日當天到西貢向吳廷琰祝賀，因為有事沒去成。

10月28日，阮神父打電話給總統府特別辦公室，要一架直升飛機接他到西貢拜見吳廷琰。

阮神父說，他到總統府後，見到吳廷琰面帶愁容，感到事情不妙。兩人的談話如下：

阮神父：局勢可有扭轉的希望？

吳廷琰：（情緒失落）沒有希望了。

阮神父：（哀傷）難道一點妥協的餘地都沒有嗎？

吳廷琰：沒有妥協的餘地。

阮神父：（鼓起勇氣）為了國家命運，為了反共前途，我希望有一方面能讓步。

吳廷琰：（責備語氣）你難道勸我讓步？

阮神父：（急回答）不敢，但是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不讓越共有機可乘，讓步是容忍而不是恥辱。

（兩人相對默默無言片刻）

吳廷琰：我心裏很痛苦，整夜沒有睡，我需要安靜和休息，原諒我吧，再見。願天主保佑我們的國家，我們為它祈禱吧！（吳廷琰的眼淚奪眶而出）

1963年10月31日，吳廷琰命令36歲的尊室訂將軍到總統府開會。

吳廷琰接到定祥（Dinh Tuong）省省長的秘密報告，說尊室訂將軍的副官阮湖藻上校拉攏該省長參加政變。

尊室訂將軍告訴吳廷琰，他對此事一無所知。

尊室訂叫道：「我們必須把阮湖藻抓起來，敲掉他的腦袋！」

吳廷琰決定不對阮湖藻採取行動，他要看看阮湖藻的下一步行動還會透露出什麼消息來。

尊室訂現在是南越國軍第三軍區司令官，兼任西貢市的軍管市長。尊室訂一直深得吳廷琰的信賴，有傳言說吳廷琰曾經收尊室訂為義子。所以，吳廷琰把關係到西貢安危的第三軍區司令官一職交給尊室訂。不過，尊室訂是個酒色之徒，只關心金錢和美女。

同一天，陳文敦將軍也去了總統府。9月份的時候，陳文敦和尊室訂等將軍們曾經向吳廷琰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幾個內閣部長的職位。陳文敦將軍就是為這件事情來總統府的。另外，他可能想借機探探總統府的虛實。

吳廷琰告訴陳文敦，現在情況已經有了改善，所以沒有必要再對內閣職位進行調整。吳廷琰拒絕了將軍們的這個要求。

吳氏兄弟一手提拔了這些將軍們，對他們每個人有幾斤幾兩是很清楚的。根據多年同這些將軍們打交道的經驗，吳氏兄弟認為政府內閣部長的職位並不適合這些將軍們。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吳氏兄弟的判斷是正確的。

陳文敦後來說，因為吳廷琰拒絕了這項建議，導致將軍們最後做出了的政變決定。

11月1日早上，美國大使羅奇和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官海軍上將菲爾特訪問了嘉隆宮總統府。此時，乳白色的嘉隆宮周圍一切正常，四周的街道很平靜。

早在1962年2月，兩名叛變空軍軍官駕機空襲了獨立宮總統府，炸毀了獨立宮總統府左翼樓的一角。

隨後，吳廷琰指示設計師重新設計圖紙，在原址修建新的獨立

宮，此時新的獨立宮還沒有完工。所以，吳廷琰一家人又搬回了舊的嘉隆宮。

嘉隆宮比較小，是19世紀法國人設計的古典建築物，曾經是法國駐印度支那最高專員的官邸。

吳廷琰兄弟雖然意識到國內氣氛異常，但吳廷琰接見貴賓時態度一如既往，若無其事，非常平靜。

羅奇告訴吳廷琰，他過兩天就要回華盛頓述職。

吳廷琰告訴兩個美國客人：「我知道政變正在進行。但是，我不知道搞政變的人是誰。」

羅奇說：「我不認為有什麼事情是可以擔心的。」

吳廷琰此時預感到危機即將來臨。

在同羅奇談話時，南越共和國的總統懇求道：「請告訴美國總統，我是一個好的、坦白的盟友，我願意坦白地解決現在的問題。我不希望在我們失去一切後再談起這些問題。請告訴總統，我會非常認真地聽取他的意見，並採取行動。但是，我需要時間。」

羅奇把這次談話記錄寫在備忘錄裏，然後發給了華盛頓方面。羅奇在這份備忘錄認為，美國可以跟吳廷琰達成妥協。但是，羅奇把這份電報的級別定位最低優先順序。此時，華盛頓方面已經收到按照最高優先順序發來的關於政變的電報。

很湊巧，反對這次政變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理查森也在這一天被調回美國。

結束同吳廷琰的見面後，海軍上將菲爾特隨即飛往香港，送機的人有陳文敦將軍等南越高級軍官。

陳文敦在機場時心情有些緊張，他不時看著手錶，等待政變時刻的到來，因為一個小時後，政變部隊就要封鎖機場了。

11月1日早上，眼淚汪汪的陳善謙將軍來找尊室訂將軍。

陳善謙說有秘密要告訴尊室訂，但要他保密。

尊室訂說可以。

陳善謙說，他準備取消政變。

他哽咽著說道：「訂，我認為我們還有時間跟老人家談談。我

不想傷害他，他很可憐。」

尊室訂猶豫了一下，然後告訴陳善謙說：他仍然要繼續發動政變行動。

尊室訂也許認為陳善謙是來試探他的，政變將軍們一直對尊室訂不放心，因為他一直是吳廷琰的心腹將領。政變將軍們並沒有把詳細的兵變計畫交給他，也沒有讓他參加兵變指揮部的工作。

陳善謙後來告訴陳文敦，他弄了點中藥油抹到眼睛裏，假裝哭了，以測試尊室訂的對政變一派的忠誠。

政變開始

阮湖藻上校帶領一隊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乘車趕往美荻的南越第7步兵師司令部駐地。

在美荻，阮湖藻上校用武力強迫第7師師部的軍官們屈服，自己接任第7師的指揮官。為了防止湄公河地區的其他南越部隊增援吳廷琰，他命令把湄公河上的渡船全部開到湄公河北岸，靠近市區一側。

忠於吳廷琰的海軍行動指揮官Ho Tan Quyen發現西貢市區部隊調動不正常，他決定去告訴吳廷琰。結果，另外的叛變軍官把36歲的Ho Tan Quyen打死了。

陳善謙此時的頭銜為南越國軍的參謀總長，陳文敦為代理參謀總長，楊文明將軍的頭銜是總統府參軍長。

政變的將軍們以南越國軍參謀總部的名義請西貢地區的各師團長官們和各軍事單位的司令官們到參謀總部開會。

楊文明將軍在會上突然宣佈軍事革命委員會奪取權力。

陳善謙等人把到會的高級軍官全部軟禁起來。他們逮捕了可能仍然忠於吳廷琰的司令官們，包括南越國軍空降旅、海軍陸戰旅、特種部隊、空軍、員警部隊、民防部隊的司令官們。這些被抓的軍官們是西貢地區主要部隊的指揮官，他們有可能支援吳廷琰。對於政變一派人來說，這次抓捕行動意義重大。

目擊者說，南越最精銳的部隊空降旅旅長高文園（Cao Van Vien）當場痛哭起來，把徽章交給了楊文明，聲明辭職不幹了。後來，從1967年到1975年，高文園擔任南越國軍海陸空三軍參謀總長。

陳文敦聯繫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科南上校，讓他帶盡可能多的錢到南越國軍參謀總部來。科南帶來了南越貨幣300萬皮亞斯特，折合4.2萬美元。科南還帶來了一部電臺，以便同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保持聯繫。政變的將軍們告訴科南，他們準備好了9輛裝甲車，如果政變失敗，他們將乘坐這些裝甲車，殺出一條路，逃往柬埔寨。

11月1日下午1點45分，政變行動在西貢市區開始了。

肩上紮有紅布作為標識記號的政變軍隊，一車一車開往市區各個重要位置。有的部隊開始進攻仍然忠於吳廷琰的部隊和員警單位。如同1960年發生的政變一樣，直到最後一分鐘，各個參加政變的部隊才知道行動計畫，他們被告知是去救吳廷琰總統，因為有人發動兵變了。

政變部隊攻下了國家電臺，奪取了很多政府機構大樓。最後，政變部隊包圍了嘉隆宮總統府。

海軍總部是親吳廷琰的部隊，他們用架在院內和樓頂的防空炮頻頻向參加叛亂的飛機射擊。

由於駐西貢的各部隊司令官都被軟禁在叛變總部，所以大多數忠於吳廷琰的部隊沒有來救援南越共和國總統。只有少數幾個部隊對政變部隊的進攻進行了激烈的抵抗，他們是特種部隊、總統衛隊、海軍。

步兵學校的司令官Lam Son上校指揮兩個幹部營打退了政變部隊對步兵學校的攻擊。

吳廷琰的嫡系特種部隊的抵抗不太激烈，因為政變的將軍們已經把幾支精銳特種部隊調到遠離西貢的地區去執行任務。這個調離任務可能是由美國大使館安排的。政變前1個星期，美國迫使吳廷琰政府命令黎廣棟把特種部隊的指揮權交到南越國軍的參謀總長的手上，作為南越政府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安排。

政變的將軍們用手槍對著黎廣棟的頭，強迫他用電話下命令讓特種部隊投降。隨後，政變的南越將軍們打死了黎廣棟，他們還殺害了黎廣棟的弟弟，特種部隊的Le Quang Trieu少校。

現在，政變的將軍們占了上風，騎牆派的尊室訂將軍徹底地投向了政變一派。

幾年後，尊室訂告訴雷震遠神父，他在政變時受到美國很大壓力，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為了自身的安全，實在無法顧到人格道義。

到下午3時，西貢市面情形極不尋常，路上計程車不載客或載滿了客。商店全部關門。在店門口和屋頂天臺上，市民朝向遠處看熱鬧。市區內炮聲、槍聲不停，天空有幾架飛機盤旋。此時，西貢與堤岸之間的往來交通已中斷，十字路口有軍車、荷槍實彈的士兵戒備。

下午2點，西貢電臺宣佈南越組成了軍事革命委員會，推翻了吳廷琰政府。參加政變的軍官們來到電臺的麥克風前面，一個接一個地宣佈自己的名字和軍階。

下午4點15分，吳廷琰同陳文敦通了電話。

陳文敦說：「我們要求你無條件辭職。我們會把你和你的家人送出國。」

陳文敦說，將軍們發動政變的原因是吳廷琰拒絕改組政府。

吳廷琰爭辯說，他本來決定今天宣佈重組政府的。

陳文敦說：「你為什麼昨天不告訴我這個決定？現在太晚了。」

吳廷琰接著在電話上問陳文敦：「你們為什麼攻擊我們？如果你們對什麼事情不滿意，我們可以談談。為什麼你們對我們忘恩負義？」

吳廷琰在電話上請政變將軍們到總統府談談。

陳文敦跟圍在他旁邊的政變將軍們交換了一下意見，拒絕了吳廷琰的建議。他們擔心吳氏兄弟拖時間，等待救兵，如同1960年政變時的情況。

然後，將軍們警告吳氏兄弟，要求他們在5分鐘內投降，不然政變部隊將從空中和地面進攻總統府。

吳廷琰拒絕屈服。他仍然希望西貢地區忠於他的部隊可以來救他。此時，政變部隊並沒有進攻總統府。

下午晚些時候，政變將軍們再次通過電話要求吳廷琰投降。

楊文明說：「如果你們不投降的話，我們要把總統府從地球表面抹掉。」

吳廷琰再次拒絕。政變部隊開始進攻嘉隆宮，戰鬥打響了。

現在，嘉隆宮裏有1500名總統衛隊的士兵，並且有若干輛坦克和裝甲車。總統衛隊的士兵是南越最精銳的士兵，戰鬥力非常強。

這時，在總統府裏的一名忠於吳廷琰的特種部隊旅長向吳廷琰提了一個大膽的建議，他建議使用總統府裏的裝甲部隊和步兵向叛軍的大本營南越國軍參謀總部發起反攻。這個旅長說勝利是肯定的，因為南越國軍參謀總部的守軍力量很薄弱。如果抓住這些叛變的將軍們，就可以打敗叛軍。

吳廷琰說：「這個旅應該保存實力去打越共，應該避免無謂的流血。」

另外一名在現場的人回憶說，吳廷琰不願意進攻南越國軍參謀總部，是因為它代表著南越國軍的權威。南越總統認為，他的克制會使叛變軍官們認識到，他是南越總統。

下午4點30分，吳廷琰打電話給羅奇大使。羅奇對這次談話的官方記錄是這樣的：

吳廷琰：有些部隊單位在叛亂，我想知道美國的態度。

羅奇：我沒有詳細的消息奉告，我聽到一些槍聲，但不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是華盛頓時間凌晨四點半，美國政府方面不會有什麼建議。

吳廷琰：但是，你肯定有些總的概念。我是國家元首。我盡我的職責。我現在按照我的責任和我的良心做事。我相信我的責任高於一切。

羅奇：你當然完成了你的責任，正如我今天早上（陪同菲爾特將軍拜會你時）告訴你的，我很欽佩你的勇氣和你對國家做出的貢獻。任何人都不能奪走你的榮譽。我現在擔心你的人身安全。我接到的報告，那些現在負責行動（政變）的人要求，只要你和你的弟弟辭職，就可以安排你們經過安全途徑出國。你聽到沒有？

吳廷琰：沒有。（聲音停頓了一下）你有我的電話號碼。

羅奇：是的。如果在人身安全上需要幫助，請你給我來個電話。

吳廷琰：我正在恢復秩序。

其他在現場的證人對這個談話內容的回憶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證實，羅奇催促吳廷琰停止抵抗，離開南越。羅奇答應提供美國飛機給吳氏兄弟，讓他們去菲律賓。羅奇現在有一架專門供美國大使使用的飛機停在西貢新山一機場。

在羅奇大使和吳廷琰通電話時，羅奇的助手佛羅特就站在羅奇的旁邊。

佛羅特回憶羅奇告訴吳廷琰：「你是一個偉人。你已經為你的國家做了很多偉大的事情。我認為，從謹慎的角度考慮，你應該離開這裏，不要再抵抗下去了。我準備讓我的一名助手乘我的小汽車來見你，你認識這個助手。我們可以向雙方呼籲，讓你們離開嘉隆宮到機場去。我正好有一架飛機在機場。」佛羅特將開著掛美國旗的轎車去接吳廷琰和吳廷瑑，帶他們去機場，他們可以登上羅奇的專用飛機。

吳廷琰回答羅奇：「不，不，你瘋了。你誇大了危險性。」佛羅特提到，吳廷琰甚至沒有口頭感謝羅奇願意提供幫助的慷慨。

吳廷琰的回答不僅僅缺乏禮貌。

吳廷琰的一個警衛員回憶說：「吳廷琰在電話裏對羅奇叫道：『大使先生，你難道沒有明白你是在和誰說話？我要告訴你，你在

同一個獨立國家的總統說話。只有在我的人民要求我離開時，我才離開這個國家。我決不會按照一夥叛變將軍或者一個美國大使的要求離開這個國家。美國政府必須為這個事件負完完全全的責任。」

幾個小時以來，吳氏兄弟一直用無線電話呼叫忠於他們的部隊趕到西貢來救援，但是沒有成功。雖然很多省長公開支持吳廷琰，還有一些在外地的步兵師也是支持吳廷琰的，但是他們無法趕來幫助他，政變部隊已經切斷了軍隊通訊系統，並且在公路和水路上設置了障礙。

第4軍區的司令官黃文高命令第9步兵師趕到西貢去救吳廷琰，第9師的師長迅速帶領部隊趕往西貢。但是，當他們到達西貢週邊時，他們發現沒有渡船，無法渡過西貢河，所以無法進入市區。叛變的阮湖藻上校已經把所有的渡船開到了西貢河對岸。

南越國軍第1軍區司令官杜高智和第2軍區司令官阮慶，以及其他遠離西貢的一些師的師長們，都保持中立態度。

南越空軍的阮高琪上校，在邊和空軍基地軟禁了南越空軍司令官，實際上控制了南越空軍。叛變的南越空軍飛機在西貢上空巡邏，威脅可能來增援吳廷琰的其他陸軍部隊。

阮高琪上校派飛機空投了一封信給準備從芹苴到西貢救援吳廷琰的第21步兵師的師長，信上說：「不要移動你的部隊，不然我們就轟炸你們。」第21師終於沒有來救援吳廷琰。

美國駐西貢的大使館對政變的明顯支持態度，使很多打算來救援吳廷琰的高級軍官們顧慮重重。

入夜，政變將軍們通過國家電臺，宣佈政變成功，呼籲人民保持鎮定。

晚上8點，吳氏兄弟和幾個衛兵通過嘉隆宮的一條秘密地下通道，偷偷地逃了出去，來到包圍圈以外的街道上。

吳廷琰建議兩個人分頭行動，一個去湄公河地區找黃文高將軍，另外一個去中央高原地區找阮慶。吳廷琰拒絕了這個建議。

吳廷琰告訴吳廷瑛：「你不能一個人留下來。他們非常恨你，他們會殺了你。你跟我在一起，我會保護你。」



11月1日政變前的羅奇大使和吳廷琰

另外一個版本的說法是，吳廷琰說：「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一起共患難。我們怎麼可能在這個危機的時候分開？」

兩個人逃到了堤岸華人區，堤岸華人區的潮州幫華僑領袖馬國宣收留了他們，讓他們住到自己的家裏。

晚上8點半後，叛軍開始用大炮和坦克轟擊嘉隆宮。駐守在嘉隆宮的三個營總統衛隊的士兵們用猛烈的火力回擊叛軍的進攻。叛變空軍空投下來的照明彈和激烈戰鬥的炮火把西貢的夜空照得非常明亮。

晚上10點，總統衛隊的400名士兵在17輛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沖出總統府，向叛變部隊發起反擊。雙方的坦克在嘉隆宮外面的街道上近距離對射。很多美國和南越平民站在附近的大樓的樓頂上觀戰。

進攻嘉隆宮的是阮文紹上校帶領的南越國軍第5步兵師。

在8月份，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阮文紹上校忠於吳廷琰和吳廷瑑。在1960年11月的兵變中，阮文紹帶領第7步兵師到西貢，同其他援軍一起打敗了叛軍。

在此次政變行動中，阮文紹一開始並沒有參加政變計畫。很多政變領袖不信任他。如果阮文紹站到吳廷琰一邊，他們準備殺掉他。阮文紹看到美國大使堅決地站在叛軍一邊，為了自保，他只好選擇站在叛軍一方。

整個晚上，總統衛隊守住了嘉隆宮。

11月2日早上6點45分，考慮到再打下去只會增加無謂的傷亡，吳廷琰用無線電話命令總統衛隊向叛軍投降。

沖進嘉隆宮的叛軍領袖們很沮喪地發現，吳氏兄弟已經跑掉了。

美國人也很沮喪。根據陳文敦的回憶，科南不停地說：「這兩個人去哪里了？無論如何必須把他們逮捕，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打開一個雞蛋卻找不到裏面的蛋黃。」



吳廷琰兄弟最後的藏身處堤岸入主教聖方濟各教堂

科南擔心，如果吳廷琰跑掉了，他也許會跑到仍然忠於他的部隊那裏，或者跑到國外組織流亡政府。如果那樣的話，政變將軍們會有很大的麻煩。

西貢華僑領袖收留吳廷琰兄弟的最後一夜

堤岸潮州幫華僑領袖馬國宣先生在政變那天，在吳廷琰兄弟最危急時刻毅然為總統兄弟提供避難所，收留吳廷琰總統12個小時。吳廷琰可能覺得，這些南越華僑遠比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南越將軍們可靠，更講義氣。

馬國宣早在1954年就認識吳廷琰了，那時吳廷琰剛回國出任總理，馬國宣就以堤岸潮州幫幫長和西貢第5郡華人區僑領身份，組織華僑救濟總會，出錢出力，籌措米糧分派給北越南來的難民。吳廷琰被馬國宣的熱情和俠肝義膽所打動，兩人也成為至交。馬國宣深得吳廷琰兄弟的信任和倚重。

11月1日下午，在政變開始的時候，堤岸地區形勢也很緊張，槍炮聲清晰可聞。馬國宣在家中收聽電臺廣播，緊張地留意著局勢的發展。

1日下午5點鐘左右，馬國宣家裏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一個急促的聲音說：「我是負責安全的副部長阮友福，你是『翁幫』（幫長）嗎？市區目前還在政府手中，事情危急，請你馬上開部車子到第五郡共和青年團部來，有急事面談，越快越好。」馬國宣是第五郡華人區共和青年團團長。共和青年團是吳廷琰的反共政治組織。

馬國宣知道事態嚴重，在道義上他覺得應該趕去。他趕到第五郡共和青年團部時不見阮友福的影子。

到了六點鐘左右，阮友福才急促到來，向他附耳道：「總統一會兒要到你家裏暫避，你有沒有意見？」

馬國宣雖然不清楚情況，但是出於華僑的道義，他一口答應。入夜九點左右，一部小型法國出產的黑色轎車，在另一部較大的美國車子護送下開到馬家門口，一位穿著神父黑袍的胖子，在衛隊的

掩護下踏進家門，他便是吳廷琰，另一位是吳廷瑑。除副部長阮友福外，另有4個警衛人員。

見面時，馬國宣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先問總統兄弟吃過晚飯沒有，兩兄弟回答說心情疲倦還沒有吃飯，暫時不想吃。

接著吳廷瑑說：「局勢非常緊張，但不是很惡劣。」

此時，總統握住馬國宣雙手強笑道：「馬先生，請你寬心好了。」

晚上10點多，馬國宣準備好樓上的臥室給總統兄弟休息。

總統問有沒有收音機，馬國宣馬上找了一台。吳廷琰兄弟倉促離開總統府，什麼都來不及帶，手上只有一個公事皮夾。

晚上11點，部長阮友福匆匆走來又離開。警衛人員留到深夜12點鐘才離去，只留下杜上尉一個人。

隨後總統兄弟將房門關上，熄燈不久，總統又出來問馬國宣電話放在哪里？為預防被竊聽，他吩咐馬國宣不要給任何人使用。

總統兄弟和馬國宣一夜沒有合眼，總統整夜打無線電話，想必是聯絡救兵，希望能在最後時刻扭轉乾坤。

早些時候，總統問馬國宣認不認識「中華民國」大使館的人，馬國宣回答說認識，總統沒有再說下去。

第二天清晨四點鐘，總統也許知道一切都已經無望，他從睡房拿出一些檔給馬國宣說：「你不要撕，要即刻燒毀。」

馬國宣對總統的信任感到既驕傲又難過。

總統接著問：「附近有沒有天主教教堂？」

馬國宣告訴總統，附近有一間天主教聖方濟教堂。

總統說：「我要去」。

馬國宣提醒總統：「副部長阮友福還沒有來，你怎麼去得了？」

總統回答：「無所謂。」最終阮友福也沒有再來。

天亮後，總統盥洗完畢，向馬國宣借了套西裝，更換身上穿的神父黑袍。總統的身材和馬國宣差不多，西裝穿起來很合身，他們都不知道幾小時後這套西裝將沾滿總統的鮮血。

總統拿出六個信封，吩咐不要拆看，要馬上燒毀。

總統對馬國宣說：「我只相信你。」

馬國宣問：總統還有什麼吩咐

吳廷琰說：「沒有了，該吃早餐了。」

馬國宣問：「要中餐還是西餐？」

總統說：「簡單些，粥和咖啡就可以。」

馬國宣準備了兩份給他們兄弟倆，但總統要求多備一份，並請馬國宣一起用餐。餐後，總統放著自己的車不用，要用馬國宣的車。

大約七點鐘，總統兄弟倆下樓，馬國宣上前準備親自送他們去教堂，被婉言謝絕了。馬國宣於是吩咐自己的司機送總統兄弟到教堂，由一起留宿的杜上尉陪同。

分手前，總統兄弟二人鎮定自若，與馬國宣握手道別時說：「很感謝你。」

吳廷琰當時的心情，可以借用1975年高棉（柬埔寨）共和國末任總理施裏瑪達親王說過的一段話來表達最為貼切。在紅色高棉軍隊攻破金邊時，施裏瑪達親王拒絕了美國駐柬埔寨大使狄恩提出建議，狄恩準備為他提供一架飛機讓他流亡美國。

施裏瑪達親王給狄恩的回信說：「天啊！我不可以像懦夫一樣逃亡，我永遠沒有想到偉大的美國在我們危亡之際竟然會捨棄我們這些選擇了自由生活方式的柬埔寨人。美國既已拒絕保護我們，我們只有坐以待斃。你們捨棄了我們，我只能祝福你和你的國家能在天空下找到幸福。如果我死在我熱愛的祖國雖是不幸，但有生必有死。」施裏瑪達親王隨即被佔領金邊的紅色高棉殺害。

吳廷琰兄弟被政變軍官殺害

1963年11月2日早上7點，在給嘉隆宮總統衛隊發出向叛軍投降的命令後，吳氏兄弟離開了馬國宣家，前往天主教聖方濟教堂。

在他離開馬國宣家的時候，吳廷琰告訴最後跟隨他的杜上尉：「我不知道我會是生還是死，我不在乎。但是，我希望你去告訴阮慶，告訴他總統愛他，要他為我報仇。」

在堤岸的天主教聖方濟各教堂裏，吳廷琰給羅奇大使打電話。羅奇從來沒有向華盛頓報告這次談話內容。但是，兩個人證明瞭這次談話的存在，包括羅奇的高級助手杜安少將，他就在羅奇的談話現場。

羅奇告訴吳廷琰，他願意提供避難場所，也願意做其他任何事情，但是，他不會為吳廷琰安排任何交通工具。在11月1日的兩人的電話談話中，羅奇曾經告訴吳廷琰，他可以提供飛機給吳廷琰，讓他去菲律賓。

杜安少將告訴羅奇，他自己願意開車去接吳廷琰和吳廷瑑，以避免政變軍官們傷害他們。但是，羅奇禁止他這樣做。

杜安少將回憶：「我太吃驚了，我們不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吳廷琰在同羅奇通過電話後，感到很沮喪。

吳廷琰又同政變將軍們通了電話。

吳廷琰先打電話給總統府參軍長楊文明，表示願意談判，電話中並未提到避難的落腳地點。

參與政變的范玉草上校從被捕的總統府衛兵口中獲知總統兄弟的下落，這位范玉草上校是越共長期潛伏在南越國軍中的重要間諜，很得吳廷琰兄弟信任。

總統在電話中同意辭職，條件是必須依照憲法，將政權交給副總統或國會議長。楊文明和政變的幾位主要將領商量後，拒絕了總統的要求。

過了一會，吳廷琰再一次打電話給參謀總部，這一次是陳文敦接電話，陳文敦答應總統兄弟二人出國流亡。吳廷琰說他是人民選出來的總統，他要向國人公開宣佈辭職，要有尊嚴地出國，陳文敦考慮片刻後拒絕了吳廷琰的要求，只保證兄弟二人出國時的安全。

很快，吳廷琰打電話表示接受「無條件投降」。

當吳廷琰告知自己的落腳點時，政變總部的將軍們才開始擔憂總統兄弟的人身安全問題，多數將領主張對總統從寬對待，讓他流亡國外，而且必須儘快將總統送到國外，免得夜長夢多。

為了穩妥起見，政變首領向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政變的聯絡員

科南求助。政變軍官們問科南，美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架飛機把吳氏兄弟送出國。

2日早上，美國大使館接到科南從南越國軍參謀總部打來的一個電話。科南把政變軍官們要求用飛機把吳氏兄弟送出國這個消息轉告了美國大使館。

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官員告訴科南，需要24時才可以安排合適的飛機。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官員向科南解釋，吳廷琰應該被送到已經預先同意接受他避難的國家。送他的飛機應該直飛，不能中途停靠在接進南越的國家，以免他下飛機組成流亡政府。這樣的國家或者地區必須使用遠端飛機才可以飛到，比如說關島。

羅奇其實可以把吳廷琰送到菲律賓的美國克拉克空軍基地，這個空軍基地當時屬於美國管轄。

羅奇在11月1日同吳廷琰的通話中就打算把吳廷琰送到克拉克空軍基地，因為他想誘使吳廷琰放棄抵抗，此時政變的最後勝負情況不明朗。到了11月2日，既然現在政變已經成功，羅奇認為沒有必要再給吳廷琰提供這樣的優惠條件了。羅奇現在主要關心的是保證政變領導人的穩固的勝利。如果吳氏兄弟在外國組成流亡政府，就有可能對新的南越政府產生威脅。

事實上，當羅奇知道吳氏兄弟沒有跑掉時，他松了口氣。羅奇後來告訴哈波斯坦：「如果他們還活著，我們應該拿他們怎麼辦？」

陳文敦和吳廷琰達成協定，準備把他們送出國。

陳文敦告訴吳廷琰，政變將軍們將會把吳氏兄弟安全地送到機場，然後讓他們乘飛機離開南越。

政變將軍們派出一輛M113裝甲運兵車和兩輛吉普車到堤岸教堂接吳廷琰兄弟。

在同幾個叛變軍官商量過後，楊文明下了決心，準備殺害吳廷琰和吳廷瑑。

11月2日早上7點30分，當派去接吳廷琰的車輛準備發動時，楊文明向負責行動的軍官作了個手勢，命令他們殺掉吳氏兄弟。

參加行動的南越國軍軍官包括：

Mai Huu Xuan梅友春將軍

Nguyen Van Quan上校

Duong Ngoc Lam上校

Duong Hieu Nghia少校

Nguyen Van Day少校

Nguyen Van Nhung阮文絨上尉

阮文絨上尉是楊文明將軍的警衛。Duong Hieu Nghia少校曾經是裝甲兵部隊指揮官。他們還帶了一些士兵參加這個行動。

當這三輛車到達堤岸的天主教聖方濟教堂的時候，很多人圍在教堂附近看熱鬧。

到了教堂後，梅友春將軍和Nguyen Van Quan等人等在外面，Duong Ngoc Lam上校進去見了吳氏兄弟。Duong Ngoc Lam以前曾經是裝甲兵指揮官，吳廷琰提升他為全國民防部隊總指揮，吳廷琰對他比較熟悉。

因為信任Duong Ngoc Lam，吳氏兄弟同意離開教堂。

走到門口時，吳廷琰發現政變軍官們用一輛裝甲運兵車來接他們兄弟，他非常憤怒，吳廷琰認為這些將軍們不尊重吳廷琰總統。

吳廷琰咆哮道：「你們居然用這樣的車來接總統？簡直太不像話了！」

雙方發生了爭吵，阮文絨把吳氏兄弟推進了那輛裝甲運兵車，車牌號是80989。

在車上，Nguyen Van Day少校和阮文絨從吳廷琰手裏搶奪下了他的公事包和手杖，把這些東西交給了梅友春將軍。在裝甲車裏，阮文絨將吳廷琰和吳廷琰雙手反銬。

裝甲運兵車後門關好後，Duong Hieu Nghia少校和阮文絨坐在車頂上。車隊開往南越國軍參謀總部。

當車隊來到一個鐵路道口時，裝甲運兵車停在了路邊。

當時的目擊者說，阮文絨先打了吳廷琰一個耳光，還口出穢言辱罵。

吳廷琰性情剛硬，加以反抗，雙方發生爭執。這時另兩名士兵趕來幫阮文絨，用刀刺傷吳廷琰，接著用槍將他打死。

吳廷琰見到弟弟被殺，也與叛軍押運官兵衝突起來，於是叛軍押運官兵對準吳廷琰的後頸開了三槍，吳廷琰的眼睛都被打飛了。

士兵們用科爾特式點45手槍，Duong Hieu Nghia少校用湯姆遜衝鋒槍，朝著兩個人的屍體亂射一氣，把兩個人的屍體打得血肉模糊。然後，阮文絨拔出刀來，在他們兩人的屍體上亂刺一通。在吳廷琰的屍體上，他們找到一盒BLUEBASTOS牌本地香煙和一串天主教徒祈禱用的念珠。

當這輛裝甲運兵車到達參謀總部時，參加行動的官兵們打開車の後門。

政變將軍們看到的是兩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有些將軍既懊悔又悲哀，有的將軍還甚至流下了眼淚。

陳文敦質問楊文明：「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怎麼死了？」

楊文明回答道：「他們死了嗎？他們死了嗎？」

陳文敦吃驚地看著楊文明。

這時，梅友春將軍進來向楊文明報告說：「任務完成了。」

陳文敦認為是楊文明下命令殺害了吳氏兄弟的。

在1961年湄公河發洪水的時候，南越的電視紀錄片記錄了吳廷琰乘小船進入洪災區視察的片段，正是楊文明將軍殷勤地圍繞在吳廷琰左右，親自站在齊腰深的水中推著吳廷琰總統坐的小船。

政變將軍們匆忙地把吳廷琰和吳廷琰的屍體草草地埋在南越國軍參謀總部旁的一片空地裏，沒有墓碑。

此時，澳大利亞洲大使親自駕車到參謀總部，轉達本國政府願給兩兄弟政治庇護的意願，大使對總統被殺之事顯然還不知情。

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站的科南上校，在政變期間是美國大使館和南越叛軍將領之間的聯絡員，科南一向敵視吳廷琰，科南也是老資格的鐵石心腸的間諜。

可是，在1981年接受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採訪時，科南

最後談到吳廷琰的死時，聲音開始哽咽，淚水已經開始在他的眼眶裏打轉。科南說他對吳廷琰的死感到非常沮喪，本來計畫是送他出國的。當時在南越國軍參謀總部現場的科南說：「我得到很多人的肯定確認，是楊文明下命令殺害了吳廷琰兄弟。」

參加政變的南越空軍上校阮高琪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如果早知道他們要殺人，我是不會參加政變的。因為這些將軍們的殺戮行為，我失去了對他們的僅有的一點尊重。他們為了爭奪權力而殺人，這太可怕了。」阮高琪本人是個佛教徒，他的回憶錄的名稱是：一個佛陀的孩子。

1963年11月2日9點30分美國東部華盛頓時間，甘迺迪總統正好在白宮主持討論越南問題會議。會中，佛雷斯托拿著一封來自戰況報告室的緊急電報沖了進來。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從南越情報部門得到消息，吳廷琰兄弟已經在「從西貢市區到南越參謀總部的路上」自殺了。

聽到吳廷琰死亡的消息，甘迺迪總統非常悲傷。甘迺迪長期以來都是吳廷琰的主要支持者。

據泰勒將軍回憶，當甘迺迪得知吳氏兄弟被殺害時，甘迺迪從房間裏沖了出來，臉色一片蒼白，他臉上的表情是震驚和悲傷，泰勒從來沒有看到甘迺迪如此沮喪過。

佛雷斯托形容甘迺迪對暗殺行動的反應是：「這件事打擊了他，使他從道義和宗教方面感到困惑極了。這也打擊了他對南越事務的自信心。」

當一個朋友試圖安慰甘迺迪，說吳氏兄弟是獨裁者時，甘迺迪駁回道：「不對。他們處在困難的情況。他們為自己的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

南越政變軍官們告訴美國人：吳氏兄弟自殺了。

甘迺迪懷疑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吳氏兄弟怎麼會自殺？因為根據基督教《聖經》的教義，基督教徒是絕對不可以自殺的，人的生命是上帝給的，人無權自殺。

希爾斯曼說，在他們自己內心激烈鬥爭的情況下，這兩個信奉天主教的人也會自取性命。

佛雷斯托冷冷地說，吳氏兄弟的死並不尋常，人不可能在雙手被綁住的情況下，還可以用刀槍自殺。

白宮命令羅奇盡一切可能保護吳廷琰的第五個弟弟吳廷謹。吳廷謹已經在順化向美國駐順化的MAAG辦公室投降了。政變將軍們要求羅奇把吳廷謹交給他們，他們向羅奇保證，他們會保證他的安全，並公正對待他。羅奇把吳廷謹交給了政變將軍們。

吳廷琰最信任的阮慶將軍後來於1964年組織了臨時法庭，宣判吳廷謹有罪，槍殺了吳廷謹。

在最後的時刻，羅奇仍然有能力挽救吳廷琰兄弟的生命，但是羅奇拒絕這樣做。當初羅奇大使到任的第2天就親自下令，給逃亡到西貢美國USOM的釋智廣政治庇護。

但是，羅奇對同美國合作了9年多的吳廷琰兄弟的安全置若罔聞。美國駐西貢的大使館完全有條件給吳廷琰兄弟提供政治庇護，送他們出國。

- 1) 羅奇本人有一架專用飛機在西貢新山一機場；
- 2) 南越空軍有2個C-47運輸機中隊，共有30架左右C-47運輸機，可以執行遠距離飛行任務，加滿油的C-47運輸機可以從南越一直飛到沖繩島美軍基地；另外，此時已經有大批美國飛行員在南越空軍擔任顧問工作。根據阮高琪將軍的回憶，其中第一批美國飛行員30人已經於1962年4月到達西貢，美國飛行員參加南越空軍戰鬥飛行任務。美國大使館可以安排美國飛行員駕駛美國飛機送吳廷琰兄弟出國
- 3) 在西貢新山一機場和邊和機場，美國海軍陸戰隊和美國空軍支持南越國軍作戰的的直升飛機有300架，可以調用一架直升飛機，解救吳氏兄弟。

政變軍官們殺害吳氏兄弟的最主要原因是怕吳廷琰捲土重來。

陳文香後來擔任南越總理，他曾經因為反對吳廷琰而被關到監獄裏，當了幾個月的囚徒，他絕對不是吳廷琰的朋友。

陳文香告訴一名英國外交家：「將軍們謀殺吳廷琰總統和他的弟弟是因為他們非常恐懼，他們怕得要死。將軍們很清楚，他們沒有能力和道德價值觀來管理這個國家，他們也不受人民的歡迎。如果吳廷琰和吳廷瑑活著，將軍們根本無法阻攔吳氏兄弟捲土重來。」

楊文明將軍解釋殺害吳廷琰兄弟的原因：「不能讓吳廷琰活著，他在那些單純的越南農民心中德高望重，特別是在天主教徒和北方來的難民中間。」

至於吳廷瑑，楊文明將軍說：「我們殺掉吳廷瑑是因為很多人都非常怕他，他創建了一個自己的私人軍隊組織。」

關於楊文明殺害吳廷琰，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即楊文明已經被越共共用金錢收買了，讓他在政變成功後殺掉吳廷琰兄弟。在南越共和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十幾次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政變。除了1963年11月1日的政變中有吳廷琰兄弟等幾個人被殺害外，在其他政變中沒有發生殺人滅口的事情。

現在一般歷史學家認為，楊文明跟越共有長期的秘密聯繫。人們要等到越南共產黨完全公佈它的歷史檔案之時，才可以做出關於吳廷琰死因的最後結論。

各國政治人物對殺害吳廷琰事件的評價

美國有很多高層政府官員反對發動推翻吳廷琰的政變。這些美國人包括：甘迺迪政府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甘迺迪的首席軍事顧問泰勒將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麥科恩和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長科爾比，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理查森，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司令官哈金斯將軍，詹森副總統，美國前駐南越大使諾爾丁等。

美國前駐西貢大使諾爾丁說：「我的觀點是，美國本來應該同南越的合法政府站在一起。至少，美國政府本來應該告訴吳廷琰，

美國政府的政策發生了變化。9年來，吳廷琰兄弟一直是美國忠誠的盟友，我認為在吳廷琰兄弟背後幹的這些事情是不公正和不光彩的。我相信，甘迺迪政府後期政策的變化導致美國最後捲入不必要的災難性的戰爭。我們本來應該明確告訴我們9年來的盟友，我們準備抽掉他下面的地毯，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對此始終難以釋懷。」

諾爾丁認為：「8月24日的電報和美國高級官員在國家安全會議上爭吵的結果，導致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吳廷琰是唯一有機會可以使美國人擺脫南越困局的人。推翻吳廷琰政府是美國最後大規模捲入越南戰爭的轉捩點，這場戰爭本來是不必要的。」

2008年美國政府解密了詹森總統於1966年2月1日同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的一段談話錄音。詹森總統是這樣說的：

他們開始告訴我關於吳廷琰的事情，你記得吧？吳廷琰是腐敗的，應該被殺掉。然後，我們殺掉了他。我們全部走到了一起，我們同一群惡棍（南越政變將軍們）走在一起，暗殺了吳廷琰。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不再有（南越的）政治穩定了。

甘迺迪政府的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他的回憶錄這樣說：「在政變之前，我和泰勒將軍覺得，要建立一個能夠替代吳廷琰政權，一個新的強有力政府的機會是少之又少，我們也不認為在政變後有實現的可能。吳廷琰的死震撼了甘迺迪，但這還不是最令人震驚的，最令華盛頓方面震驚的應該是如何面對南越政治的真空狀態。」

泰勒將軍在回憶錄中說：

毫無疑問，由於我們公開表明不贊同吳廷琰兄弟，從而鼓勵了那些兇手，因此，甘迺迪總統和我們所有這些替他出主意的人都對這事件負有嚴重的責任。我們不僅應該對吳廷琰之

死負責——甘迺迪總統對此已深表遺憾——而且還要對戰爭的延長和爾後數年內美國大規模地捲入越南戰爭負責。這是這個災難性的秋天發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後果之一。

在吳廷琰被推翻後的兩年時間裏，南越發生了一連串軍事和政治危機，最終迫使詹森總統不得不在1965年作出抉擇——要麼承認失敗退出南越，要麼派出美國戰鬥部隊到南越。吳廷琰的倒臺對敵人則是一大激勵，敵人利用他們不共戴天的死敵被翦除的機會，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攻勢和軍事攻勢。考慮到這一切後果，我要把這一事件看作越南戰爭中發生的一大悲劇，它是促使這場戰爭拖長到七十年代而且如此勞民傷財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加坡的建國總理李光耀站在非常中立客觀的立場評論了殺害吳廷琰事件，他在回憶錄中說：「美國人在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方法，始終沒給我留下好印象。允許南越民族主義領袖吳廷琰被暗殺，美國顯得毫無原則可言，先是支持他，當他拒絕俯首聽命時就棄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將領暗殺他。他們的本意是好的，但是過於專橫，而且對歷史缺乏認識。」

1967年10月，李光耀訪問美國期間在白宮遇到了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費爾德。

曼斯費爾德直接問李光耀一個問題：「吳廷琰遭暗殺，是好事還是壞事？」

李光耀回答說：「這是壞事，因為並沒有更能幹的人來取代他的領導。要吳廷琰改變政策或者統治的方式，應該還有其他方法，幹掉他只會使局面更加動盪。更糟的是，誰也不曉得今後任何肯站起來為南越而鬥爭的領袖，如果拒絕聽從美國的勸告，還能不能生存下去。」

曼斯費爾德掀起嘴唇說：「是的，是壞事。」此時距離1963年11月1日的暗殺吳廷琰事件已經4年了，南越政治局勢不斷惡化的事實證明暗殺吳廷琰是錯誤的。

聽到吳廷琰被殺害的消息，胡志明說：「我簡直不能相信，美國人竟然蠢到這個地步！」

政變事件發生後，北越政治局的檔透露了北越人對南越事物的驚人的預測能力：「11月1日政變的結果將同美帝國主義的打算完全相反。吳廷琰是最堅定的反對人民和反對共產主義的人。每件破壞人民革命的事情都是吳廷琰幹的。吳廷琰是美帝國主義的最有能力的傀儡。在南越的反共力量中，沒有人有吳廷琰這樣足夠的政治實力和能力可以讓其他人服從。因此，傀儡政府是不穩定的。11月1日政變決不是最後一次。」

根據甘迺迪總統在1963年11月4日作的私人錄音備忘錄（1998年解密），關於吳廷琰兄弟被推翻，他是這樣說的：

我感覺，我們必須要為這個事件的後果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這個事件起因於8月初我們建議發起政變的電報。我認為這份電報起草得很糟糕，這份電報本不應該在星期六發給西貢美國大使館。在沒有同麥克拉馬拉和泰勒舉行圓桌會議並聽取他們的意見之前，我本不應該同意把這個電報發出去。我對吳廷琰和吳廷瑑之死感到非常震驚。很多年前，通過大法官道格拉斯，我已經認識了吳廷琰。他具有出色的人品。儘管在最後的幾個月裏他非常困難，但是在過去10年中，他一直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維持了國家的團結和獨立。殺害他的方式使這個事件更加令人憎恨。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南越將軍們是不是可以團結在一起，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將來的西貢政權會不會轉而依賴西貢公眾的觀點，包括知識份子、學生等的觀點；將來的西貢政權會不會仍然是壓制和不民主的政府。

吳廷琰的南越反共政府的失敗幾乎就是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敗的翻版。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南越政策混亂不堪。美國政府國

務院負責越南事務的官員被那些駐西貢的美國記者們的報導誤導。而這些美國記者們又被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人物誤導。這個佛教徒抗議運動的背後明顯有越共的影子。開始的時候，越共也許沒有認識到順化事件的重要性，隨著美國記者們對這個事件進一步煽風點火，越共認為有必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借敵人之手推翻死敵吳廷琰政府。

吳氏兄弟死後，越南人對他們的功過有不同的看法。不過誰都不否認，吳廷琰兄弟在臨難和被殺時，表現了真正的骨氣和尊嚴。吳廷琰總統被殺害後，越南第一共和國落下帷幕。

第十八章

政變後南越的混亂政治局勢 和美國地面部隊進入南越

政變發生後，美國駐西貢的記者們開始讚揚發動政變的將軍們。

《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宣稱：「在西貢發生的政變是不可避免的，吳廷琰總統一直頑固地拒絕美國長期以來催促他進行的政治改革。」

《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說：「如果吳廷琰政府繼續執政，就不可能有效抵抗共產黨集團征服這個東南亞國家。」

羅奇大使如釋重負，政變後有人形容羅奇下班離開大使館的時候像是走出了賭場的大贏家。

政變發生幾天後，羅奇發電報給華盛頓方面：「我們可以預期，這場政變將縮短戰爭進程，美國人很快可以回家了。」

在美國國務院，反對吳廷琰的人很高興。

加爾佈雷斯在吳廷琰死後立即寫信給哈裏曼：「親愛的阿夫雷爾，南越政變是插在你帽子上的一根巨大羽毛。請把那些說南越沒有人可以替代吳廷琰的人的名單給我。」

外國媒體廣泛報導了南越民眾在西貢大街的示威遊行，燒毀南越政府控制的《越南時報》報社，推倒征氏夫人的塑像（據說這個塑像是按照琺夫人的形象做的）等活動。

不熟悉亞洲的美國人會以為這些行動證明「人民」敵視吳廷琰政權，實際上，政變領袖們在背後操控了這些示威行動。

因為新政府廢除了琰夫人的「社會淨化法令」，在酒吧裏，美國記者們和美國軍官們興高采烈地摟抱著年輕的南越婦女們跳舞。

多年來琰夫人嚴格禁止的酒吧、舞廳、妓院等行業紛紛恢復營業，有如雨後春筍。美國人、南越人、外國人湧向西貢卡甸那大街，享受那一帶重新瀰漫起來的羅曼蒂克氣氛。西貢又恢復往昔東方巴黎的風情。

人們都把正在進行的殘酷剿共戰爭拋到一邊去了。

南越新政府成立

1963年11月5日，政變將軍們宣佈組成新政府。

楊文明成為國家元首，兼任由12名高級軍官組成的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楊文明曾經是吳廷琰的心腹愛將，因為他身材高大，人們叫他「大明」。



11月1日政變領袖

國家最高領導機構是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是內閣，內閣總理是阮玉書，他是吳廷琰政府的副總統。阮玉書的內閣部長們都是些沒有名望、沒有政治經驗的人。

陳文敦為國防部長，尊室訂為安全部長。其他參加政變的將軍們全部擔任新政府掌握實權的要職。羅奇曾經說這些政變將軍們自己不貪圖任何東西。實際上，這些將軍們貪圖的是權力。

南越將軍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美國駐西貢大使館施加壓力，要把美國MACV司令官哈金斯將軍趕回美國。

哈金斯一直力挺吳廷琰。哈金斯跟這些南越將軍們打交道多年，早已把這些將軍們看穿了，認為他們不能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任。美國政府沒有理睬這些南越將軍們，哈金斯將軍後來在南越服役期滿後被調回美國。

新政府開始論功行賞。楊文明在阮文紹的肩膀上加了一顆金星，升他為少將。梅友春升為公安部長。在政變中支持吳廷琰的黃文高調任南越駐老撾大使，杜高智被放逐到法國，阮慶被調任到偏遠的第1軍區擔任司令官。華僑領袖馬國宣因為收留吳廷琰兄弟被抓入監牢關了3天。

新政府立即釋放了所有在押的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

新政府向美國人承諾，他們將滿足美國人提出的所有政治改革建議。這些建議包括：新聞自由；容忍非共的反對派政治組織存在；按照政績提升官員；強化軍事行動打擊越共。

軍人政府發誓進行更多的公開講話，以爭取公眾的支持；強化軍事行動打擊越共。

一個月內，南越國內冒出來60多個新政黨，為了擴大勢力相互爭鬥不休，最後這些政黨都把批評方向對準了新政府，令新政府非常頭痛。

11月22日甘迺迪總統被刺殺

1963年11月22日美國中部標準時間下午12點30分，約翰·甘迺迪

迪總統在達拉斯市被槍擊，下午1點，醫院宣佈甘迺迪總統死亡。詹森副總統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

甘迺迪在世時一直堅定地主張美國決不從南越撤退。甘迺迪從來沒有跟他的最親密的顧問們談起美國從南越退出的問題。甘迺迪一直誓言防止南越落入共產黨集團的手中。

在1964年的一次採訪中，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說：「甘迺迪總統覺得，他有足夠的理由讓美國留在南越，我們可以贏得越南戰爭。」

當被問到這些足夠的理由是什麼時，他回答說：「如果我們失去了越南，我們就失去了東南亞。它將對我們在世界上的關鍵地區的地位產生深遠的影響。它也將影響印度，然後影響中東地區。它也會對有1億人口的印尼產生影響。」

當主持人問他，甘迺迪總統是不是曾經考慮過從南越撤出，羅伯特·甘迺迪直截了當地說：「沒有！」

在之前的1963年9月2日，甘迺迪接受了克倫凱特（Cronkite）的全國電視採訪，甘迺迪總統說：「我不同意有些人說我們應該從南越撤出來。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從甘迺迪上臺開始，他就加大了美國援助南越的力度。1961年底，他向南越送去了更多的顧問人員，更多的金錢，更多的武器裝備。他命令國防部和泰勒將軍審核在南越使用美國部隊的可能性，表達了準備使用美國部隊作為最後手段挽救南越的意願。

如果甘迺迪打算從南越撤出來，他本來可以利用南越政府壓制佛教徒運動以及琺夫人公開攻擊美國的言論作為藉口，撤出南越。他甚至可以利用11月1日政變作為藉口，停止給南越援助。但是，甘迺迪總統從來沒有考慮過讓美國從南越撤出來。

詹森總統決心繼續支持南越。長期以來，他一直強烈贊同甘迺迪總統支持南越的政策，他上臺後保留了大多數甘迺迪時代的高級官員，以示美國政策不變。

詹森總統決定調整美國對南越的政策。

當羅奇回華盛頓述職時，詹森總統告訴羅奇，他本人對美國捲

入推翻吳廷琰這件事持強烈的保留態度，他說：「很多美國人質疑我們支持推翻吳廷琰政府的行動。國會有很強的呼聲，要求我們從南越撤出來。我不能確定我們支持推翻吳廷琰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

詹森總統明確告訴羅奇，他要打贏這場戰爭，他要把重點放在軍事行動上，而非所謂的政治改革上。美國不需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每個亞洲國家，美國不需要對南越施加壓力，迫使南越進行政治改革。

詹森總統解除了希爾斯曼的職務，哈裏曼也不再過問南越事物。

南越新政府領導階層很快處於分裂狀態

在推翻吳廷琰政府的行動中，楊文明如英雄般受到美國人和支持政變的南越人的歡迎和擁戴。如今人們發現他是一個能力非常有限的草包，媒體對他的興趣日益減少，市面上很少有人談他。將軍們只顧爭權不顧治國，引起普通民眾對他們的反感。

南越的政治情況正在惡化。

吳廷琰在位的時候，他是南越政府的免疫系統，可以防止小團體主義病毒侵蝕南越政府機體。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防止南越政府感染上這種病毒，這種病毒使南越政府變得越來越虛弱。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很快陷入無休止的會議中，為各種命令和政策爭吵不休。

11月4日，CIA根據接近陳文明將軍（小明）的消息來源提交的一份報告說：「將軍們在相互爭吵，如果到明天這些爭端不解決的話，有些軍事單位準備發動另外一次政變。爭論的主要焦點是為什麼要處死吳廷琰。」

科南觀察到，處死吳廷琰這件事情破壞了新政府軍人執政團的團結，因為大多數參加政變的高級軍官不想處死吳廷琰，很多參加政變的軍官們都聲稱自己同這次政變無關。

態度最激烈的是阮慶將軍，他聲稱原來政變制定的方案是不殺害吳廷琰的，他是在這個條件下才參加政變的。



11月1日政變後限制跳舞令解除

軍官們之間的其他爭議包括：政變發生時普遍存在的搶劫現象；某些軍官在政變後的快速晉升。這場危機後來被化解了，但是，軍官們之間的相互憎恨仍然存在，危機會再次浮上表面來。

羅奇和其他美國官員很快發現，儘管新政府主要官員們態度很好，說得很好聽，但是他們在採用美國建議的政治自由化措施方面沒有什麼進展。將軍們最初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導致新政府威信的降低，干擾了戰爭的進程。將軍們很快傾向於放棄這些政治自由化政策。

楊文明元首和阮玉書總理上臺不久，自由化了的南越媒體開始用蔑視的言辭批評他們。新政府決定採取行動壓制這些批評。

11月30日，CIA報告說，南越政府新聞部向各個南越媒體公佈了一個長長的禁止媒體涉及的話題。

幾個星期後，阮玉書總理在他的辦公室召集100多名南越新聞工作者開會，他大聲批評記者們的報導是不準確、不負責任、不誠

實的。當著記者們的面，阮玉書總理拍著桌子高叫道：「有記者說我的平民政府只是楊文明軍人執政團的幌子，這是謊言。」阮玉書總理指責其中一個記者是越共分子，指責另外一個記者是吸鴉片煙的。他宣佈，如果報社不閉嘴，政府將採取行動。第2天，新政府關閉了三家報紙，指控他們對政府不誠實。

新政府和美國媒體的蜜月期也非常短。

雖然大部分在西貢的美國記者支持這場政變，仍然有一些美國記者開始報導新政府不想讓南越人民知道的事情。

《時代》雜誌在12月的一篇文章中說，楊文明和他的軍人執政團非常沒有效率，現在南越的領導階層出現權力真空。

美國《新聞週刊》一直主張讓吳廷琰下臺，它在12月的一篇文章說，新政府很明顯已經分裂，無法做出任何決策。

12月20日，麥克納馬拉訪問南越。他召集南越的將軍們開會，到場的還包括南越新總理阮玉書，美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羅奇和CIA的麥科恩。

麥克納馬拉問南越將軍們：「好吧，誰是你們的頭？」

猶豫了一下，楊文明說陳文敦是軍隊的負責人。

麥克納馬拉對這個答案非常不滿意，他說陳文敦是國防部長。

麥克納馬拉又重新問：「誰是國家元首？」

楊文明只好承認自己是國家元首。

麥克納馬拉說，他對Long An省最近越共發動攻勢的情況很瞭解，他說現在南越政府缺乏強有力的負責人。

在這次會議上，將軍們說，他們想請美國幫他們一個大忙，不要讓《時代》和《新聞週刊》發表關於將軍們之間出現分裂的虛假報導。將軍們說這些文章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因為美國媒體上的文章會被翻譯成越南文，然後通過南越媒體在南越廣泛地傳播。

在這次會議上，一名南越將軍說，在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中，他把《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觀點看成是美國政府觀點。羅奇說他非常吃驚，英文版的美國出版物在南越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在這次會議上，美國人建議將軍們多通過國家電臺向人民講話。很多年來，美國人一直向吳廷琰提出這個問題，吳廷琰很少採納這個建議。

羅奇記錄下了將軍們的反應：「將軍們很快指出，南越的情況和美國完全不同，美國是個民主社會。他們強調南越人是非常難對付的。如果你在電臺上演講太多，他們認為你是獨裁者；如果你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問題，並且不說話，他們將稱讚你的工作。」他們看起來跟吳廷琰一樣。

CIA的局長麥科恩說：「此時此刻在南越，有組織的政府是不存在的。」

阮慶將軍後來回憶：「11月1日政變後，軍官們都放鬆了，專門研究吃喝賭，對打仗不感興趣。我們費了很大力氣建立起來的情報系統被摧毀了，很多被我們抓住的越共骨幹分子也被釋放了。」

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是導致吳廷琰下臺的主要原因。

新政府上臺後，這個問題沒有消失。雖然將軍們在政變後釋放了所有被關押的佛教徒，在新政府執政的第一個月裏又有三個和尚自焚了。在吳廷琰死後的頭四個月裏，自焚和尚的數量比吳廷琰執政9年裏全部自焚和尚的總人數還要多。

《時代》的文章指出，新政府執政期間發生的和尚自焚事件，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公眾注意，西方記者也不太關心這類事情了。

新政府摧毀了負責戰略村計畫的南越政治組織

新的軍人政府摧毀了吳廷琰和吳廷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完整的戰略村計畫組織和所有反共的政治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將軍們試圖扔掉任何跟前政府有關係的東西。

建和省的Tran Ngoc Chau省長認為：「這場政變使得鄉村掃蕩行動陷入嚴重困境。越共利用了我們在西貢的混亂局勢，遊擊隊活動大幅度增加了。當我回到建和省重新擔任省長時，我發現我們過去取得的大部分進展都已經喪失了。南越現在處於無政府狀態。」

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傳喚具體負責戰略村計畫Hoang Van Lac上校去開會。在會議上，Hoang Van Lac上校極力為戰略村計畫辯護。不過，將軍們明顯對戰略村計畫很有敵意。

黎文金將軍甚至挖苦地說：「那個狗屁戰略村計畫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次會議決定讓Hoang Van Lac上校去學習英語，然後送他去美國接受培訓。

後來，USOM的菲利浦斯私下裏做工作，讓Hoang Van Lac上校留在了戰略村計畫委員會裏。

新的軍人政府上臺後逮捕了大量親吳廷琰兄弟的人，提拔忠於自己的人，這些新官員沒有經驗、工作散漫。

新政府逮捕了很多參加過吳廷琰勤勞黨的政府官員，還把很多人開除了公職和軍職。軍人政府更換了大部分的省長和地方區長，這些人曾經是負責戰略村計畫的主要政治力量，他們也負責地方上的各種民兵力量、員警部隊、鄉村地區的經濟和政治計畫等。

軍人政府解散了吳廷琰的所有政治組織，包括共和青年，勤勞黨，吳廷謹的「大眾力量」等。吳廷琰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和很長的時間來培養這些地方骨幹人才，這些人有很強的能力，並且是堅定的反共者。軍人政府啟用的新省長和新區長都沒有什麼經驗，能力平庸。

在1963年11月和12月，新的軍人政府解散了大量的戰略村反共鄉村自衛隊，收繳了他們的武器，包括由吳廷謹指揮的中部地區很有效率的民兵力量以及一些天主教民兵組織；他們把原來的民防部隊和鄉村自衛隊的全國最高指揮官解職，換上自己的人。新的軍人政府更有興趣進行爭權奪利的內部鬥爭，而不是對越共的戰爭。泰勒將軍曾經預言了這種情況。

政變後不久，越共在鄉村地區發動一波新的攻勢，以測試新政府的應戰能力。新的南越政府很快就證明自己沒有能力對付越共發起的攻勢。在南越這樣的國家，所有的行動都需要上級的指令和從上到下有效的系統來推動指令的實施，楊文明和他的將軍們完全沒

有這個能力。

美國USOM顧問弗拉雷回憶：「我們不久就注意到，西貢的軍人執政團就像是一群沒有目標的人，隨波逐流。公眾對新政府的信心大為減退。新政府不能推出任何新的計畫和方案，也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承擔領導工作。南越的政局不可逆轉地向最壞的情況發展。」

美國國務院的喬登（Bill Jordan）在1963年的12月訪問了南越，他在報告中說：「西貢的情況是很嚴重的。抓捕吳廷琰支持者的運動在全國廣泛地進行著，好像成為國家的娛樂活動。這種大規模的抓捕行動使大部分國家機構癱瘓了，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各級政府癱瘓了。結果，大部分官員不願意對任何事情作出決定或者採取行動，只是循規蹈矩地混日子。最糟糕的是南越政府沒有一個有力量、有想像力、思路清晰的領導階層。」

羅奇在12月的一份發給華盛頓的報告中承認：「新政府明顯缺乏從事反共戰爭的主動性，我對此感到很困惑。軍人執政團成員們說的話都很漂亮、也很正確，但是他們什麼事也沒有做。」

因為缺乏優秀的領袖和機動部隊的支持，很多戰略村的反共民兵們向越共交槍，停止抵抗越共。南越國軍積極的巡邏行動也停止了。在過去，這些積極的巡邏行動有效地削弱了越共，並阻止越共發動規模比較大的攻擊戰略村行動。越共認識到他們現在可以在鄉村地區隨意行動，不會遭到南越國軍對他們的攻擊，他們重新佔領了很多政府軍的哨卡和戰略村，就像貓在河灘上抓住了攔淺的魚。在很多村莊，南越政府失去其影響力。

12月6日，在同羅奇大使的談話中，澳大利亞反叛亂專家賽隆告訴羅奇：「新政府軍人執政團的領導人太弱了，南越這個病人正在快速接近死亡，只有採用極端的緊急手術才可以挽救這個病人。在新政府成立以來的5個星期裏，南越新政府表明自己是無能的，對這些小矮人來說，這項工作太大了。同時，這個國家和反共戰爭正在瓦解。除非美國直接接管南越政府，否則戰爭將在1964年於日內瓦結束。」

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局長科爾比說：「最有希望的事情就是1960年代初期的南越戰略村計畫，這個計畫專案發展得很快。當然，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還有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可以被解決的。它的發展勢頭是非常良好的。1962年，南越政府已經在南越鄉村地區重新掌握戰略主動權。所以，如果這個計畫繼續進行的話，南越政府將有機會阻攔北越政府在南越發動的叛亂行動。戰略村計畫被佛教徒抗議運動破壞了，這個運動導致南越政府被推翻。美國政府策劃了這個陰謀，我認為這是個錯誤。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後，戰略村計畫取得成功的機會消失了。」

越共方面的資料也證實，政變後越共的處境從劣勢轉變為優勢。

1965年3月，此時南越政府接近完全被越共打敗，越共的一份報告說明瞭自吳廷琰被殺後16個月來的情況：「南越革命力量和敵人之間的平衡迅速向我們一方轉變，敵人在鄉村地區的大量武裝力量和准軍事力量被瓦解，敵人剩下的力量繼續被瓦解。美國人視為特種戰爭脊樑骨的戰略村，80%被摧毀了。鄉村地區大部分的人民和土地都回到了解放區的懷抱。」

根據河內後來出版的官方歷史資料，在南越關鍵性的第5軍事區（越共的編排方法），越共從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摧毀了該區2800個戰略村中的2100個。對於南越第6軍事區而言，越共控制的人口從1963年11月的2萬5千人跳升到203345人。在中央高原地區，越共在幾個月裏摧毀了40%的戰略村。

在湄公河地區的Long An省，越共的力量一直非常活躍。在政變後的6個月內，Long An省的越共摧毀了幾乎全部的戰略村。

Dinh Tuong省是另外一個越共非常活躍的省。在政變後不久，越共摧毀了33個政府軍據點，摧毀了全省184個戰略村中的100個。

由於吳廷琰政府在1962和1963年取得的成就，南越政府可以依靠慣性向前滑行一段時間，新的南越政府還有些老本可以吃。

如果吳廷琰繼續執政，很可能不會出現南越政府在1965年面臨完全崩潰的局面，美國也有可能不必派出幾十萬部隊來挽救南越。

吳廷琰政府很有可能在美國只提供空軍支援但不派出地面作戰部隊的情況下生存下去。

北越共產黨迅速抓住了1963年11月政變提供給他們的最好時機，在南越鄉村地區壓垮了南越政府的力量。如果不是美國直接出兵，南越在1965年已經被北越攻克。

親共的澳大利亞記者波切特在11月1日政變後不久見到了越共領導人。1964年下半年，波切特告訴一個美國記者：「我們從來不相信美國人會讓吳廷琰下臺，削減對南越的援助造成了他的下臺。吳廷琰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你永遠不可能取代他，永遠。你從此不會再有一個具有效能的西貢政府，不會再有了。」

波切特說當越共領導人聽到政變的消息時，他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聲稱這次政變是一個禮物。越共領導人說：「美國人做了我們9年來無法做成的事情，幹掉吳廷琰。」

1963年12月，越共第9屆中央委員會的檔透露：「在吳廷琰下臺後，傀儡政府和傀儡軍隊內部一片混亂，吳廷琰的鎮壓組織，包括勤勞黨、共和青年組織、間諜系統、天主教的反動組織，都瓦解了，為我們進一步摧毀戰略村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傀儡政府極大地削弱了自己。敵人已經失去了阻擋我們大規模進攻的能力。」

南越接連不斷的政變

1964年1月28日，南越第1軍區司令官阮慶將軍同陳善謙參謀總長聯手發動政變，推翻了楊文明的統治。1月28日上午，國家電臺公佈了一項通告，阮慶中將已經接管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位。

新的國家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把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要策劃人黎文金將軍、武裝部隊司令官兼國防部長陳文敦、內政部長尊室訂、公安部長梅友春押往中部的大叻軟禁起來。很快，新政府宣佈國家革命軍事委員解散，改由三人軍人執政團掌權。楊文明被邀請擔任主席，陳善謙為委員，阮慶將軍出任總理兼三軍總司令。楊文明有職無權，大權由阮慶將軍控制。

阮慶宣佈發動政變的理由是，他深信前國家軍事委員會的頭頭們正在考慮實施法國戴高樂幾個月前提出的南越中立化政策。

由於佛教徒抗議運動勢力的壓力，阮慶被迫派行刑隊槍殺了吳廷琰的弟弟吳廷謹。

1964年8月16日，軍人執政團改組為革命軍事委員會。阮慶為主席，陳善謙為第一副主席。增加了杜茂，阮文紹，阮高琪三個人委員。楊文明被排除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外。

1964年8月26日，阮慶的「816憲法」引起風波，學生佔領國家電臺。阮慶排擠了陳善謙將軍，調他任南越駐美國大使。

1964年9月13日，林文發將軍和第4軍區司令官楊文德發動反阮慶政變，政變未遂。

1964年10月，南越成立最高國務會議，受人尊敬但庸碌無能的政界元老潘克醜擔任國家元首，前西貢市長陳文香出任總理。阮慶擔任南越國軍總司令。潘克醜曾經在保大政府裏擔任農業部長。

1964年12月19日夜裏，受阮慶指使的軍官們分別突然闖進潘克醜和陳文香的家裏，通知他們軍隊已經解散了南越最高國務會議。

泰勒將軍已經出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泰勒將軍為此憤怒地召集了阮慶手下的三個將軍開會，包括阮文紹、阮高琪、阮正詩，狠狠地把他們訓了一頓。

中國的《人民日報》在1964年12月16日的報導中說：「一年之中，美帝國主義在南越換了四次走狗，每換一次，政局就更加混亂。新走狗一個比一個脆弱。」

1965年1月27日，阮慶發動政變，推翻了陳文香為首的平民政府。阮慶接管政權。

1965年2月19日，林文發將軍和范玉草發動推翻阮慶的政變，政變未遂。

1965年2月21日，阮正詩發動推翻阮慶的政變，政變成功，阮慶下臺。阮正詩，阮文紹，阮高琪三人組成軍人執政團聯合執政。

1965年6月，阮文紹發動兵變，把阮正詩趕出執政團，自己出任國家領導委員會主席，阮高琪為總理。阮文紹和阮高琪聯手組成

越南第二共和國。

美國地面部隊進入南越

1963年11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受詹森總統委託訪問了南越。在他回美國會寫給詹森總統的報告中提到：「那裏的情況十分混亂，除非能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月內扭轉局勢，不然南越最好的結果不過是中立，更有可能的結果是共產黨控制了南越。南越的將軍們一點都沒有行政上的天分，他們只會不斷地爭吵，又無法阻擋越共在戰場上的攻勢。至此，反對發動推翻吳廷琰政府政變的人士的顧慮似乎都一一兌現了。」

1964年3月，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訪問南越，此時阮慶將軍掌握南越的政府權力。

泰勒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越南的政治軍事形勢比我在華盛頓所瞭解到的更為嚴重。敵人顯然充分利用了政局的動盪和11月及1月的兩次政變造成的軍事效能減低的情況。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間聯繫的政治結構實際上瓦解了。四十一個省中有三十五個省的省長是新任命的。」

「從去年10月以來，大部分高級軍事司令部的領導均已兩易其人。南越部隊的逃兵比例很高而且有增無減，人們對南越國軍保衛鄉村地區的信心大幅度下降。同時有證據證明，由於越共不斷從當地招募兵員而且從北越獲得更多的裝備，因而其力量增長了。哈金斯將軍提請我們注意，在繳獲的武器中發現了中國製造的重武器——無後座力炮、重機槍和迫擊炮。越共在進攻時表現出色，這證明瞭他們的信心越來越強，士氣越來越高。」

泰勒將軍於1964年7月7日接替羅奇，擔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泰勒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一想到吳廷琰，那些知道他倒臺情況的人就不寒而慄。由於我們插手其事，我們美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南越人所身受的痛苦負有責任。這個想法制止了我產生拋棄他們的任何念頭。」

1979年，泰勒將軍在接受卡諾的採訪時說：「由於我們捲入推翻和殺害吳廷琰的行動，使得美國為南越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使得美國更深地捲入越南戰爭。」

美國政府官員於1964年5月20日編寫了一份決議草案，準備提交美國國會審議，它是東京灣決議案的前身。提案認為，美國總統有權在南越或者老撾政府提出要求時，運用包括武力在內的所有方法來保護南越或者老撾，包括轟炸北越和派出美國地面部隊到南越。

1964年8月2日當地時間下午3點40分，北越的巡邏艇攻擊了靠近北越的東京灣公海水域裏巡邏的美達克斯號美國驅逐艦。

1964年8月4日晚上7點40分，美達克斯號美國驅逐艦報告說，再次在公海水域遭到不明身份艦艇的進攻。這就是「東京灣事件」，或者叫「北部灣事件」。

為了報復，美國在東京灣的航空母艦於8月5日出動了64架次飛機，轟炸了北越港口的巡邏艇基地和油槽。這是美國飛機第一次轟炸北越領土。

1964年8月7日，美國政府向美國參眾兩院提交了「東京灣決議案」，美國參議院以88票對2票通過，美國眾議院以416票對0票通過。

東京灣決議案主要內容是：基於北越海軍部隊違反國際法，攻擊合理航行於公海上的美國軍艦，美國已經準備好在總統的同意的情况下，採取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以幫助需要外援保衛其自由的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會員國。東京灣決議宣佈：維護東南亞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對世界和平都是至關重要的。

1964年11月1日凌晨，越共遊擊隊使用81毫米迫擊炮攻擊了邊和機場的美國空軍基地，越共在39分鐘內發射炮彈100發，打死了4個美國顧問人員，打傷30多個美國人。27架美國飛機被擊傷或者擊毀，包括11架B-57轟炸機。

泰勒認為，炮擊邊和機場標誌著越共戰術的一個轉捩點。過去，越共對美國人員和裝備的小規模襲擊雖然屢見不鮮，但是，這些襲擊幾乎都是在同日常作戰行動有關的情況下發生的。越共這一次卻是選擇了一個美國的主要軍事設施作為蓄意攻擊的目標，其手法與東京灣事件相似。美軍遭受到損失卻無法殺傷敵人，他們安然逃跑了。越共戰術的這一重大改變肯定得到河內的唆使和批准，因此就有理由立即對北越的目標進行報復。要想避免越共的迫擊炮攻擊邊和機場這樣一個空軍設施，就需要大約六個美國步兵營，泰勒估計，要想保護美國在南越的全部空軍和海軍設施，將需要七萬五千名美國軍人。

1965年2月7日早上，越共使用迫擊炮和火箭筒攻擊了波萊古（Pleiku）的南越空軍基地，打死7個美國人，打傷100多美國人。25架飛機被摧毀或者被擊傷。

2月7日，為了報復，美國發起空襲轟炸行動，美國航空母艦Coral Sea和Hancock號派出49架次飛機轟炸了北越在Dong Hoi的軍營。

2月8日，24架南越飛機對同一地區的北越執禮兵營進行了第二次襲擊。不准使用美國空軍打擊越共老窩的禁令終於被打破了，越南戰爭的新階段開始了。

1965年2月26日，詹森總統批准派遣2個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往南越的計畫，這兩個營將保衛位於峴港的南越空軍基地。

1965年3月2日開始，美國執行滾雷行動計畫，一百六十架美國和南越飛機襲擊了北緯十七度線以北的一座北越軍火庫和一個海軍基地。空襲的計畫限於每週出動一至二日，或者每日襲擊二、三個目標。滾雷行動計畫目的不在於報復，而是存心使用武力脅迫胡志明停止對南方的侵略。

1965年3月8日和3月9日，兩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營在峴港登陸，加強對峴港空軍基地的防禦。美國地面部隊正式捲入越南戰爭。

根據韓索音的回憶：越南戰爭升級了，這使周恩來十分懊惱。

CIA的科爾比在談到美國為什麼會派出美國戰鬥部隊到南越時說：

「1965年，CIA認為南越的情況是非常糟糕的，因為推翻了吳廷琰總統和隨後出現的政治混亂。當時的南越政府是個壞的政府，也是一個軟弱的政府，政變就像是家常便飯。我們發現北越在1964年10月派出了正規軍南下到達南越。我們當時很清楚，南越將在1965年底或者1966年初陷落。北越利用了南越政府的弱點，如果美國不派出大量戰鬥部隊來保衛南越的話，北越肯定會在南越取得勝利。美國的戰鬥部隊可以建立一道屏障，阻攔越共的攻擊，同時讓南越政府有時間重新組織自己的力量。我們美國人推翻了吳廷琰政權，造成了這種混亂。我認為這是我們在越南幹的最愚蠢的事情。我們覺得如果用美國部隊建立起屏障後，我們可以在屏障後面重新組織南越政府機構。」

到1965年10月底，在越南的美國戰鬥部隊已達到十五萬人左右。從1965年3月開始，在越南戰爭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美國軍隊。

到1967年1月，在南越的美國軍隊已達到約三十八萬五千人。1967年底，美國在南越的軍隊人數達到50萬。

1973年3月，在美軍傷亡慘重和美國國內反戰呼聲日高的情況下，美軍完全撤出南越。美國參加越戰1965年3月8日－1973年3月27日，共計8年。

美軍陣亡：58,209人，受傷：300,000人。

1975年4月，北越正規軍大規模進攻南越共和國。阮文紹辭去總統職位逃往國外，按照北越政府的指令，楊文明接過岌岌可危的政權。

1975年4月30日，楊文明下令南越國軍放下武器向北越共軍投降，此時南越國軍在第3和第4軍區仍然有大量建制完整的部隊。北越共軍攻下西貢。越南共和國亡國。楊文明成為亡國之君。

後來，每年4月30日為越共政權的統一紀念日。

第十九章

南越第一共和國第一夫人陳麗春

陳麗春是上個世紀越南激蕩歲月歷史中的傳奇。她是南越吳廷琰政府的第一夫人。

在南越政府壓制佛教徒抗議運動中，美國記者形容她是龍夫人、惡毒的蠍子、母老虎、殘暴的蹂夫人、貪權的小女人、迫害佛教徒的瘋女人、無情的美女。不過，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陳麗春做過什麼害人的事情。

2012年，筆者在新加坡遇到已屆80高齡但思維仍然非常清晰的陳加昌先生。新加坡的越南戰爭戰地記者陳加昌先生是少數曾經多次採訪過陳麗春的人，他曾經在近距離觀察過陳麗春。陳麗春後來流亡歐洲後，他們還經常有通信往來。他是極少數仍然健在的越南戰爭戰地記者。他可以用流利的英語同陳麗春交流，所以他的觀感是第一手的。

筆者請他談談對陳麗春的印象。出乎意料，陳加昌先生對陳麗春的評價是相當正面的。陳麗春身材嬌小，容貌秀麗，很有女人味，她待人和藹可親，說話風趣幽默，聰明機智。

在吳廷琰執政期間，曾經在南越城市裏氾濫成災的賣淫、吸毒販毒、公開賭博、黑社會橫行霸道等惡習基本銷聲匿跡。越南政府官員的根深蒂固的貪汙腐敗問題基本上得到了控制。陳麗春在這些方面是功不可沒的。

吳廷琰下臺後，這些問題全部死灰復燃，尤其是南越婦女賣淫

問題，失去控制，愈演愈烈。美國軍隊於1965年正式進入南越，大批窮困的南越婦女向富有的美國大兵出賣肉體，南越人的道德體系完全崩塌，國民士氣低落。

很多年後，一位當年曾經反對過陳麗春的南越婦女黃氏麗柳是這樣評價陳麗春的：「我對她為越南婦女所做的一切表示敬意。陳麗春是一個模範，證明瞭越南女性樣樣不輸於男性。在整整一個世紀裏，我們有女醫生、女律師、女官員、女教育家及女商人，越南女性和男性肩並肩工作，擔任責任重大的職位，可是我們不能真正地感覺到我們已經解放，直到陳麗春出現。她讓我們越南婦女有同男人一樣的同等權利，在政治上使我們越南婦女感到了真正的解放。」

美國橙縣威斯敏特鎮的越南裔前市議員Tony Lam聽到陳麗春去世的消息說：「歷史合上了它過去的一頁。琰夫人為越南共和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陳麗春出生於1924年，她是北越人，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的丈夫吳廷琰（Ngo Dinh Nhu, 1910-1963）是吳廷琰的四弟，所以人們也稱她為琰夫人（Madame Nhu）。因吳廷琰終身未婚，從1954到1963年間，琰夫人因管理總統府國事家事，事實上是南越的第一夫人。這段時間她與吳廷琰和他們的孩子們都住在南越總統府官邸。

2011年4月24日，她在義大利羅馬的一所醫院裏因年邁去世，終年87歲，去世那天是耶穌復活節。

她的朋友張富書（Truong Thu Phu）告訴美聯社記者說：「當人們聽到自己的朋友或者親戚離開人世時，都會非常悲傷。但是，當我聽到她去世的消息時，我是高興的。當她的丈夫被殺害時，她不在越南。此後，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為了什麼？她在等待同她的丈夫再次重逢的一天。」

在美國加利福利亞的橙縣，越南裔天主教助理主教Dominic M. Luong說，他幾年前在巴黎見過陳麗春。他非常吃驚地發現，她已

經完全把自己奉獻給了教會，她也許明白她在越南的生活已經過去了。她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人，非常聰明。

Dominic M. Luong請求橙縣的越南天主教社區在星期二的彌撒上為她祈禱，教區公佈了她的死訊。

琰夫人在10年前開始寫回憶錄，這個回憶錄是用法文寫的。她是最瞭解吳廷琰政府內情的人，世界上很多關心越南戰爭的人期待著她的回憶錄的出版。

她的親密朋友張富書（Truong Thu Phu）說：「讀者們迫切地期待她的回憶錄的出版，因為他們想看看，她對謠傳她有170億美元財富的說法有什麼評論，她對那些殺害了她丈夫的人有什麼評論。不過，很遺憾，她在她的回憶錄中沒有提這些事。」

張富書正在把她的回憶錄翻譯成越南語。

張富書說：「她的回憶錄不是普通的那種回憶錄。通常，當人們寫回憶錄時，人們會寫在他或她自己生活中發生的所有故事，不管是幸福的還是悲傷的。但是，陳麗春的回憶錄不是這樣的。任何人想看聳人聽聞的故事，或者想知道她承認她過去做錯了事情，都會覺得失望。」

張富書說，他只收到回憶錄的第1部分和第2部分，至於回憶錄的最後一部分第3部分，他不確定琰夫人是不是把它寫完了。第3部分將是有關南越政治的部分，很多人期待這部分有爆炸性的故事。這本書本來計畫在2011年10月份出版的，但是由於琰夫人去世了，所以出版計畫被延期。

張富書說：在回憶錄中，琰夫人原諒了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殺害她丈夫的人，更不用說那些破壞她的名聲的人。

Le Chau Loc曾經是吳廷琰總統的私人助理。他看了部分回憶錄的原稿，他說：「我認為我在讀一本修女寫的回憶錄，我認為她承受了很多痛苦。我想，本書對很多越南婦女是很有好處的，這些婦女們因為在海上失去了她們的丈夫或者孩子而遭受了同樣的痛苦。」

上個世紀中葉左右時期，亞洲出現了兩個由基督教徒擔任總統的國家，中華民國和南越共和國。中華民國的第一夫人是宋美齡，而南越共和國的第一夫人就是陳麗春。兩人有很多共同點：首先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兩位都有如花的容貌；兩位的性格卻是非常的堅強；兩個人都是聰明睿智的人。蔣夫人對人非常溫和，說話慢條斯理，而陳麗春性格直率，是個炮筒子。陳麗春潑辣的言辭得罪了很多人，包括美國記者群。

陳麗春出身於具有阮朝皇室血統的家族，她母親是阮朝同慶皇帝的外孫女，也是阮朝末代保大國王的遠房堂姐。她的祖父陳文通為法屬殖民地南定省省長。

她的父親陳文章在法國受教育，獲得法學博士，回國後擔任法屬殖民地法官。吳廷琰上臺之初，陳文章擔任南越共和國駐美國大使。她父親性格平和，相貌儒雅。陳麗春父母郎才女貌，母親比陳麗春更漂亮，豔名遠播。這個家庭就是一個美人之家。陳麗春有姐姐和弟弟各一人，她的母親在14歲時生她，更令人吃驚的是她的母



吳廷琰和陳麗春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

親在12歲時生了她的姐姐。那個時代的越南，女子14歲生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可能跟南洋一帶女孩子普遍比較早熟有關係。在那個時代的越南，女子14歲生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她的姐姐也是一個大美人。

陳麗春從小接受法文教育，講法語。她雖然會講越南話卻不會寫。在她從政後，在起草檔時，她一般先用法語寫，然後再翻譯成越語。

她就讀河內初級法語中學Lycee Albert Sarraut，這間法國殖民地的法語學校培養了很多越南的學者和政治家。據說她在少女時代是一個很男性化的女孩，但喜愛芭蕾舞與鋼琴，曾在河內的國家劇院登臺表演過。

浪漫邂逅吳廷琰

吳廷琰是越南阮朝成泰皇帝大臣吳廷可的第四個兒子，吳家與阮朝皇室關係一直很密切。

吳廷琰是個留學生，畢業於法國國立文獻學校（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從法國回到越南，在河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陳麗春經常到河內圖書館借書，因此認識了吳廷琰。吳廷琰相貌英俊，他的談吐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深深地吸引了陳麗春，兩人一見鍾情。坊間有一說，吳廷琰當年也追過陳麗春，但佳人最後選擇了他的弟弟。

陳麗春的家族都是佛教徒，她的父母親反對她嫁給天主教徒。終於，陳麗春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於1943年在她19歲時皈依天主教，嫁給吳廷琰。婚後兩人感情一直非常好。兩人共有四名子女，兩男兩女。後來，長相漂亮、權勢很大的吳廷琰沒有任何緋聞。

吳廷琰的大哥吳廷魁和三哥吳廷琰都擔任過法屬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的省長，整個吳氏家族都是忠誠的越南愛國者。

1946年，吳廷琰的大哥和他的兒子因為拒絕和胡志明的越共合作而慘遭活埋處死。吳廷琰被越共扣押，吳廷琰躲藏起來。陳麗春

與剛出世的大女兒吳廷麗翠和婆婆，被越共抓到。越共把她們流放到偏遠的鄉村長達4個月，她們幾乎死在那裏。她們三人後來被當地的天主教教友救出。隨後，她們跟吳廷琰會合，逃往越南南方。

一家人後來搬到中部的大叻，吳廷琰在那裏辦了一份報紙。他們在大叻過了一段甜蜜平靜的生活。

吳家大哥父子的慘死深深地刺激了吳廷琰和陳麗春，她和丈夫從此開始政治活動，為將來從政做準備，此時她年僅24歲。吳廷琰在南越從事工人運動，開始組織自己的政治黨團。

走上政治舞臺

1954年6月，吳廷琰受保大國王的委託回國擔任越南國的總理。吳廷琰和陳麗春也登上政治舞臺。吳廷琰是吳廷琰的主要謀士，可以說是影子總理。陳麗春開始在政壇上嶄露頭角，此時她才31歲，她成為南越政府最有權勢的女人。

此時的南越國軍參謀總長是阮文馨將軍，他對吳廷琰當總理很不滿。

在一次外交酒會上，阮文馨向賓客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我發動政變成功，我會將吳廷琰一家人驅逐出境，僅僅留下陳麗春做我的姨太太。」

後來在另外一次酒會上，陳麗春遇見了阮文馨將軍，她一手拿著酒杯，另一隻手握著象牙骨扇，徐步走向阮文馨，只見阮文馨步步後退到客廳一角。賓客見將軍受困，氣氛突然沉寂下來。

這時，陳麗春用輕鬆的語氣問阮文馨：「你，你真有膽量？你想要推翻政府嗎？你以為你能活著娶我做你的姨太太嗎？你沒有這個膽，在你政變成功之前，我已經將你的喉嚨挖出來了。」後來，這位風流倜儻的將軍被保大國王電召回法國述職，從此再也沒有回南越。

1955年平川派軍閥在西貢跟吳廷琰的政府軍交火，有一支平川派軍隊逼近總理府。陳麗春帶領婦女義勇軍的姐妹們冒著槍林彈雨

來到出事地點，被平川派部隊團團圍住。她跳上叛軍的裝甲車上喝道：「有種來捉我」，並向叛軍訓話，不到幾分鐘叛軍紛紛退去。從那時起，外間給陳麗春的綽好「越南母老虎」不脛而走，她迅速成為駐南越的西方外交官和記者特別注意的人物。此時她才31歲。

這件事情過後，總理府認為陳麗春做事過於衝動和冒險，為避風頭，家人送她到香港一間女修道院讓她平靜下來，三個月後回國。

憑著她流利的法、英語和沒有拘束的辯才，隨著南越政局的逐步安定，她開始在政壇上平步青雲。年紀剛過三十就權傾一國，周旋於混亂複雜的政治圈，燦爛的人生走到頂峰。

在南越第一屆國會開幕的時候，陳麗春開口就說要為全國的婦女爭取平等權利，她說那並不等於削減男人的權利。她的主張在越南聞所未聞。以前，越南婦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1957年10月，陳麗春在南越國會上提出「家庭法案」。這個法案在南越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它基本上是按照天主教的教規來規範南越人的社會生活。它的主要內容包括：男女平等，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娶小老婆，禁止通姦，禁止墮胎，禁止避孕。這個法案是一個婦女權利法案。規定婦女可以從事任何職業，女人結婚後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財產。南越國會投票通過了這個法案。陳麗春的主張在那個比較封閉的越南社會是非常大膽的。她是「國會之花」，利用她的個人魅力和善辯的口才，她在國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她為吳廷琰政府爭取到很多南越婦女的支持。

在吳廷琰當南越總理的初期，陳麗春非常忙碌。經常代表總理巡視位於西貢周圍各處的從北越南來的天主教難民營。回總理府後，她要親自負責清理總理辦公室，還要充當總理私人秘書。她還組織了一個婦女義勇團，有女兵3200人。

晚餐時，吳廷琰幾兄弟在一起討論國事，陳麗春也參加這個家庭國事晚餐討論會。她曾經告訴新加坡記者陳加昌：「主婦本來就是家庭的內政部長。」

美國人認為她可以對吳廷琰和吳廷瑑施加很大影響力。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吳氏兄弟只是把她看成家庭成員，容忍她的意見。

一個在總統府工作知道內情的人這樣說：「像吳廷琰這樣驕傲的人、這樣非常聰明的人，是不會相信年輕妻子的意見的。在吳廷琰眼裏，琰夫人不過是剛從法語學校畢業的小女生，她甚至還沒有通過畢業考試。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吳廷琰會接受她的建議，但也只是把它當成聰明女學生的建議而已。」

南越國軍高級軍官Hoang Van Lac對陳麗春的評價是：「很有個人魅力，性格活躍，很有政治抱負，很有自信心，聰明，勇敢。她成為她的政治抱負的犧牲品。」

美國駐南越大使諾爾丁是這樣評價陳麗春的：「對我來說，琰夫人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她有些優點，也有一些弱點。作為政治家，她是很困難的。她的主要動機是保存越南社會的古典傳統，保證這些越南傳統不受美國人的影響。所以，她的言辭和行動激怒了一些特定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記者們。我不認為她是故意的，有些時候她只是很難控制她自己。我曾經跟吳廷琰談過她的問題，吳廷琰也基本同意我的觀點。但是，琰夫人是第一夫人，吳廷琰同吳廷琰夫婦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吳廷琰也有他的困難。」

得罪美國記者

因為南越政府沒有新聞部，陳麗春有段時間擔任政府發言人的角色。以陳麗春的個人魅力、才智加上手中的權勢，要使美國輿論轉變為吳氏家族有利並非難事。但陳麗春生來性格就如同吳家人一樣，特別剛強。她和吳家兄弟始終不肯在美國輿論面前放低姿態。美國記者在美國本土號稱無冕之王，他們的報導文章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非常大的影響，可以認為美國最後在南越的完全失敗，美國的新聞媒體也要承擔相當的責任。他們把美國那一套民主自由理論，強加在脆弱的正在遭受四面圍攻的吳廷琰南越政府身上，徹底壓垮了吳廷琰政府。

陳麗春經常反駁美國記者寫的批評南越政府的文章，她的快人快語得罪了美國記者。對陳麗春的一言一行，西方記者目不轉睛，

專等著她言多必失之時來製造話題。她的女強人的舉動使琰夫人在歐美國家也有了「龍夫人」這個很有貶義的綽號。

陳麗春評論美國記者的名言：「我並不反對美國，我只對那些蠻橫邪惡，過分看扁吳廷琰總統和小看南越政府成就的美國記者不滿。他們的做法直接幫助了越共。一大群美國記者到越南來，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他們不是來團結盟友而是在製造分裂，他們播下懷疑的種子，散出驚人的流言，所以我說過，他們比越共還要可惡。可是很不幸，他們正在我們的隊伍裏面，我最害怕的就是這些小毛蟲。」

陳麗春對有人指責他們吳家貪汙的回答：「某些美國媒體說我們貪汙。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對財富沒有興趣，我們不需要金錢，我們的家庭本來就很富有。我們要的是權勢，用它來建立新越南。關於我的安全，經過1946年、1954年、1961年和1962年的考驗，我早已為這些要取我命的罪行感到遲鈍。我隨時可以受到突如其來的子彈或炸彈攻擊。除此之外，還有西方記者尖利放肆的筆鋒。它們可以毀掉我的身體，但奪不走我的靈魂和精神。我對上帝充滿信心，一切由上帝安排。」

她在接見一些美國記者曾經有過如下的對話：

問：你如何看待外國報紙對你的攻擊？

答：我想我和任何女人一樣都不願受到侮辱、嘲笑或挖苦。起初我不願和任何記者講話，大家就說我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於是我開始見他們，可有時候沒有見過的記者都會寫出關於我的很可怕的文字來。

問：你對國內新聞自由的立場如何？

答：外國報章批評我們控制國內報紙，那是不正確的。不錯，我們可以封閉報紙，但這是一件冒險的事，我們每天都可以這麼做，但是它只會造成更惡劣的局面，因此，還是讓它自生自滅的好。唯一不可寬容的是一些美

國報紙正在分化政府內部的團結，是不是有意為共產黨宣傳我不知道，我們常常提醒當地報章避免為越美關係製造困難。越美之間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正如夫婦也會如此，但不是真的大吵。

問：你怎麼看待當前的美越關係？

答：美國是我們的客人，來協助我們打贏共產主義，我並不是反對美國，我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

問：你相信美國報紙已被共產黨滲透了嗎？

答：那當然。我不只推測，共產黨的策略是針對新聞界和教育界，它爭取著名的報紙和學校，《紐約時報》和哈佛大學便是目標。

問：你出國兩個半月回來，發覺國內情形有什麼不同？

答：我不是新聞記者，在剛回來的24小時裏沒法瞭解一切。我先和婦女團結運動的中央委員會成員見面，從她們口中我知道婦女們的精神振奮，道德也提高了。

問：關於你的丈夫？

答：他勸我最好什麼人都不要見，尤其是新聞記者，這樣就不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我的丈夫怕我直言不諱。

1963年佛教徒抗議運動中，她的一句對佛教徒自焚的「烤肉」言論，終於掉在為她設好的輿論陷阱，美國記者抓住難得的機會，對陳麗春的攻擊達到最高潮。幾乎全靠美國媒體為來源的亞洲報紙也跟著轉載，再流回到南越國內報紙，越南政府只能採取檢查報紙，驅趕美國記者等辦法。凡是這些，美國記者都把責任算在陳麗春和她丈夫身上。而吳廷琰始終保持緘默從不辯解，只有陳麗春在總統府內對美國記者團孤軍作戰。

這段話的原話是這樣的。在1963年8月1日，她接受美國CBS新聞採訪節目中，琰夫人宣稱：

這些所謂的佛教徒領袖究竟要幹什麼？他們既沒有任何自己的方案，也沒有可以提出替代政府方案的人才。所有他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個和尚燒烤了，即使就是這件事也不是他們自己能完成的，因為他們不得不用進口的汽油。

吳廷琰政府時期的新聞官黃氏麗柳（Mrs. Le Lieu Browne），當年她負責聯絡外國記者事務兼新聞檢查工作，1963年佛教反政府事件發生時她退出政府部門，與當時批評吳廷琰最激烈的「三劍客」之一美聯社美國記者布朗結婚，越戰結束後隨丈夫回美國。30年後，黃氏麗柳對「烤肉秀」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她替陳麗春工作過，熟悉她的個性，麗柳不相信陳麗春是那麼殘忍的人，她當時就相信陳麗春本身是無知的受害者。

麗柳說：「身為南方人，陳麗春坦白又天真，而她的英文並不很好，由於不懂得使用適當的英文字眼，她會說出一些得罪人的話。如果使用越南語，陳麗春決不會把自焚的和尚形容是『烤肉』。陳麗春並不瞭解美國人無法接受這麼刻毒的語言。另一方面，美國人也從來沒有嘗試瞭解我們的文化、習俗。我們曾經被外國強權統治過，因此不會信任任何外國人。」

雖然在政壇和外交周旋方面她是備受爭議的人物，但是政變過後多年，在美國國防部發表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檔中很少直接提及與她爭論的文字。大概美國方面知道，她的意見往往就是她丈夫的意見。另外，西方媒體和政界對吳氏兄弟的慘死應該是有負罪之感，所以也就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

陳麗春的生活情趣

陳麗春本人非常有生活情趣。1960年，她對傳統的越南女裝奧黛進行了改造。傳統的奧黛是硬領護肩，保守高雅。修改過的陳式奧黛是露出脖子和一部分肩膀的圓領式的，很受南越年輕女性的喜歡，風行一時。

在越南老一輩的人眼中，露出肩膀是一種性暗示。

據說，吳廷琰總統私下有一次批評修改過的奧黛裝。陳麗春不悅，告訴吳廷琰：「露出來的脖子是我的，又不是你的。」令人莞爾一笑。

她說：「我是一名宅女，我喜歡打開窗戶呆在房間裏。在西貢九年，能不出家門我就很滿足了。我很高興和家人團聚，但是我不喜歡他們到我的房裏，因為我愛安靜。我有四個孩子，二女二男。身為母親，我嚴格管教他們，要他們專心讀書，盡心玩耍，給他們健全的環境。」

「空閒時，我喜歡閱讀。只要空下來，日與夜我都浸在想像中。目前我的確很忙，再也沒有時間倒臥在我喜歡的行軍吊床上做白日夢。」

「西方記者說我是『龍女』，我卻像是越南民族神話中的蜻蜓，當我喜歡的時候，可以停在湖中央漂浮的細枝上逍遙自在，我不喜歡時就如蜻蜓點水般飛走。」

陳麗春從政九年，總共出國四次，兩次為公事，兩次是受逼。1962年她隨同丈夫訪問摩洛哥，是兩人一生中僅有一次的夫婦出國之旅。第二次出國是到曼谷，泰國王后以第一夫人規格禮待。至於兩次不心甘情願離開國門是為了暫避國內的政治風暴。1955年她31歲時因「馨琰事件」後被家人送到香港，三個月後回國。



陳麗春和她的大女兒

11月1日政變前離開南越

陳麗春因為南越政府壓制佛教徒事件的餘波，被逼無奈於1963年9月上旬帶了18歲的長女出國。她埋怨說：「我從來沒有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過任何角色，卻被推到燈光前，因為一些對我的國家報有陰謀的人突然決定要推倒我的國家而將一切責任歸咎在我和我丈夫的身上。」

陳麗春的父親陳文章是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反對國內壓制佛教徒抗議運動，憤然辭去南越駐美國大使職位，他因為女兒早些時形容和尚自焚為「烤肉」一詞公開宣佈和女兒脫離父女關係，還說女兒是南越「最顯眼的頭條新聞對象」，女兒陳麗春也不相讓，回電說：「親愛的父親，我很抱歉，你們已經中了人家的毒素。」父女鬧翻的事轟動了國內外。

陳麗春依照原定計劃於10月7日從巴黎飛到紐約。美國報章和電視臺為她三個星期的全美行程安排了29場演講會和訪問節目。

一周後，陳麗春帶著長女到華盛頓探望父母，父親怒氣未消，避而不見，給女兒和外孫女吃了閉門羹。

她在哈佛大學演講，雖然講的主體是南越婦女問題，一方面也替自己國家的宗教政策辯護。大學會堂門外集結了不少男女學生，歡呼喝倒彩的都有。

政變這一晚，陳麗春和長女下榻在美國洛杉磯的酒店。第二天一早，政變消息傳來。陳麗春帶著焦慮的心情到教堂參加感恩節。

她對圍住她的記者憤怒地說：「地獄的魔鬼都在對付我，政變消息如果確實，將是美國莫大的恥辱，我不會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我也不會住在向我們背後猛刺一刀的美國。」

接著她致電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要求給她安全保障，幫她回國看她的丈夫和三個年幼的子女。

另一方面，支持陳麗春的加利福尼亞共和黨保守派青年團體聲援她，發表聲明警告美國政府：「這個女人可能會使甘迺迪時代結

束。」不幸言中，三星期後，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對她支持同情的言行紛紛出現，美國一對富豪夫婦表示願意捐出價值40萬美元的房子給陳麗春和子女居住。有人擔心她的經濟會出問題，這時母女在美國所剩的錢據說僅有五千美元，一份美國雜誌以十萬美元酬勞請陳麗春撰寫自己的故事，但被她拒絕。

父親陳文章這時靜悄悄來到酒店和女兒談了半小時的「家事」。過後，記者問他是不是和女兒已經和解？老父說：「不必和解。當我聽到政變的悲劇時，我的心已經親近了我的女兒。」。

後來，陳麗春帶了四個年幼子女飛到羅馬，暫居在二伯吳廷俶主教家裏，隨後去了法國。吳廷俶在政變前先到了羅馬，另一位駐英國大使的叔叔吳廷練身在國外，兩人都逃過一劫。

1964年，老五吳廷謹被阮慶將軍殺害。這樣，吳氏四兄弟死於非命。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在1963年11月一個月內，美國和南越兩位總統非正常死亡，是震動全球的大新聞。南越和美國都是並肩同共產黨勢力作戰的盟邦，兩個總統以及陳麗春和賈桂琳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陳麗春三十九歲，賈桂琳才三十四歲。

南越政變軍官團曾經要求法國政府把陳麗春引渡回南越，接受審判。法國政府經過考慮，以陳麗春是法國公民為由拒絕了軍官們的要求。第二天，陳麗春在一篇聲明中否認自己是法國公民，她說：「我一直是越南國民」。法國政府哭笑不得。

陳麗春的清苦流亡生活

在1963年到1966兩三年裏，陳麗春流亡於巴黎和羅馬之間，日子過得很辛苦。她和四個未成年的子女同擠在一間公寓裏，沒有床鋪，母子五人同睡在地板上。後來一位羅馬非常富有的伯爵夫人匿名送給她一筆數額不明的鉅款，陳麗春知道來日苦長，用贈款買下巴黎第十五郡一座公寓的一個單位，在對過街公寓大樓再買下另一

個單位，各是一房一廳一廚房。其中一間對外出租維持日常生活費。她把自己的孩子們送到羅馬受教育，那裏有當主教的二伯照顧，陳麗春自己留在巴黎獨居另一公寓，過著隱居生活。

她生活雖然清苦，但活得有尊嚴，不向人訴苦或告貸。據陳麗春的朋友說，每年有日本外交官的太太友人寄來幾件家庭用的衣服給她。

食的方面同樣很簡單。她很少買食品，到附近雜貨店多是買束鮮花回家裝飾，自己獨居，廚房難得開夥，法國鄰居常送食物過來。

據說陳麗春清茶淡飯，有時僅飲果汁。她幽默地說：「只聽過歐洲和美國有人吃到死，沒有聽說是有人餓到死！」

住的方面，據說陳麗春沒有習慣睡床，她每晚將棉被鋪蓋在地上睡覺，說這能幫助上了年紀的人挺直背脊和增加腳力功能。她有每天清晨散步的習慣，只要氣候允許，她必由公寓住家步行約10分鐘後到教堂祈禱，過後，協助整潔教堂的工作。

早年傳說曾有歐洲「狗仔隊」在巴黎和羅馬追蹤她，希望從她的身上挖到粉紅花邊新聞而沒有成功。從此，她虔誠地將命運交給上帝。



陳麗春在教堂

1985年，《紐約時報》問她近年來的生活情形，她用書面回答：「外在生命有如日常的寫作和閱讀，似乎從未精彩到值得一讀。而內在生命則是無法輕易啟齒的謎團，比秘密還要秘密。」

每年11月1日是吳廷琰和丈夫吳廷琮的忌日，她必到教堂為兩人追思彌撒。

陳麗春的長女，一路以來和她相依為命的吳廷麗翠，於1967年4月12日在法國巴黎遇車禍身亡，年僅22歲。此時，她是巴黎法律學院的學生。

2008年，陳麗春84高齡，長子吳廷綽將母親從巴黎接到羅馬。她的長子生於1952年，定居義大利，有三男一女。次子定居比利時布魯塞爾。幼女定居義大利。他們都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據一位友人講，陳麗春精神矍鑠，腰背挺直，依然熱力四射，沒有患上一般老人患的通病，選擇與外間音訊隔絕，有如隱居避世。

2011年4月15日，子孫圍繞床前為她慶祝生日。

2011年4月24日，耶穌復活節這一天，陳麗春在羅馬去世，享年87歲。

2012年4月16日，她的幼女吳廷麗娟（Ngo Dinh LeQuyen）在義大利遇神秘車禍去世（1959年7月6日－2012年4月16日）。45年前，她的姐姐在巴黎遇神秘車禍去世。歷史的神秘性在於，母女三人都是4月份去世的。

吳廷麗娟是義大利公民，羅馬大學的法學博士，去世前是義大利政府負責移民和難民事務的高級公務員。她和她的義大利丈夫有一個兒子。

陳麗春1982年2月11日訪談錄

1982年2月11日，陳麗春接受了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的採訪，這個談話是她的一家之言。接受採訪之時，她的憤恨之情溢於言表。不過，在她後來的回憶錄中，她原諒了所有的人。訪談的主要內容如下：

琇夫人的自述：政府的合法性是以人民的自由選舉為基礎的。在越南，唯一滿足合法性條件的政府是吳廷琰總統的越南政府。1955年，吳廷琰在同保大的合法競爭中取得勝利，和平地接任總統職務。有人說，在1945年保大退位後，胡志明接受了越南的政權。問題是，4年後保大回來了，並向胡志明發出挑戰。所以，吳廷琰的政府是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吳廷琰的政府被美國人斬首了，它的合法領導人被謀殺了。

關於古巴導彈危機，有人以為它是美國的一次勇敢的行動。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我認為美國政府覺得它被蘇聯人騙了。蘇聯人其實沒有能力保衛卡斯楚的古巴，但是蘇聯通過撤出導彈，得到了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的承諾。所以，這是一次美國的失敗，也許蘇聯人的那些導彈只不過是錫片。所以，美國人在古巴豬灣事件、柏林牆事件、古巴導彈危機中犯了三個大錯誤。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手中只剩下一張可以贏的牌，這就是南越。美國人跳進了南越，美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他們不可能進入到失敗的地方。我們南越政府已經掃蕩了南越地區的越共，通過戰略村計畫壓制了越共。所以，美國人認為所有的勝利因素都擺在那裏了。只剩吳廷琰和吳廷琇是他們的眼中的障礙。吳廷琰和吳廷琇反對美國人直接干涉南越。所以美國人準備用聽話的南越人替代吳廷琰和吳廷琇。結果，吳氏兄弟被殺害了。

為了配合美國的政策，美國在西貢的記者把吳廷琰政權說成是獨裁政府。我們南越政府從來沒有做過違反南越憲法的事情。我認為，我們南越的憲法比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更民主。所以，說我們是獨裁政府絕對是不誠實的說法。在佛教徒抗議行動中，西方媒體不僅說南越政府獨裁，而且說我們沒有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我所瞭解的真正的佛教徒的信念是：沒有行動，沒有回應。真正的佛教徒從來不對事務作出回應。他們絕對不會走出來，不會公開批評任何人。

這些假佛教徒利用了佛教的禮儀，他們知道真正的佛教徒不會批評這些假佛教徒。另外一方面，這些假佛教徒知道，對於西方人

來說，佛教徒抗議運動只是宗教狂熱運動，只是不發達國家人們的典型不成熟的行為，所以，假佛教徒不需要進一步向世人解釋自己的行動。所以，美國人選擇佛教徒運動來指責南越政府實行獨裁統治，說我們南越政府不受人們的歡迎。但是，我們只是拘留幾個煽動者，並要求聯合國派出調查團調查南越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就已經戳破了佛教徒抗議運動的謊言泡泡。

美國政府覺得很丟臉，所以決定支持推翻吳廷琰政府的政變，殺害了吳廷琰和我的丈夫。

後來，在1966年的佛教徒抗議運動中，當美國覺得南越的情況失控時，美國的一個金童子（阮高琪）使用美國飛機轟炸，掃蕩了這些佛寺，完全鎮壓了佛教徒抗議運動。在此之後，美國認為可以按照這個辦法有效地對付各國的宗教狂熱運動。

美國在西貢的大使館成為搞陰謀詭計的中心，包括殺害越南政府的領導人。

美國在西貢的外交官不應該搞陰謀詭計，因為你們美國人已經將你們的美元神聖化了，你們在你們的美元上印上了：我們相信上帝。

如果你們美國人不尊重你們的神聖信條，你們必須承受這樣慘重失敗的結果。

下面是記者提問：

問：琺夫人，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吳廷琰的事情嗎？他的性格特點是什麼？他的性格在9年執政期間是不是有變化？

答：他從來沒有變。關於他的性格特點，我可以說他是一個普通人。他就如同《聖經》裏虔誠的愛上帝的聖徒一樣。他會犯錯誤，但是，他總是立即糾正自己的錯誤。我認為西方人指責他並且殺害他是一種犯罪行為，美國人甚至不給他回答和說話的機會，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會發生政變這種事情。

吳廷琰曾經問道：我做錯了什麼事情？你們要我做什麼？諾爾丁大使因為不願意捲入美國大使館的烏七八糟的事情而被魯莽地解職了。他被羅奇替代了。吳廷琰曾經對更換大使很疑惑，他問：我應該說什麼？我應該做什麼？美國人的回答是：什麼都沒有，保持安靜，不要說任何事，一切問題都是美國媒體引起的，我們來解決。美國人讓他保持安靜，然後殺害了他，在他的背後捅了刀子。

問：你對美國人的最初印象如何？

答：一開始，我對他們有非常好的印象，我認為他們是真誠的人，可以很好相處。

問：蘭斯代爾上校曾經做過吳廷琰的顧問。

答：是的。我必須說我不太瞭解他。吳廷琰跟他們關係很好。我認為他是我們的好朋友，諾爾丁大使也是我們的好朋友。不過，他們都被解職了。

問：琰夫人，你被稱為第一夫人，你是怎麼定義你的角色的？

答：哦，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這個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書。我只能說，我像一隻小貓，上帝拎著我脖子上的皮，把我扔進了獅子們的競技場。我認為我生下來的時候可能帶著獅子的標誌，我原來相信我可以同獅子們好好相處。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問：西方記者如何背叛你們的？他們稱你為龍夫人。

答：我相信他們這樣稱呼我，是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勇敢的人，事實也是如此。我的丈夫是很不高興的，一邊是他的太太，一邊是他的兄弟吳廷琰。我的丈夫認為我和吳廷琰都是森林中的嬰兒，我和吳廷琰對現實情況根本不瞭解。我的丈夫認為，我和吳廷琰根本沒有搞清楚，我們這兩個嬰兒正在同最兇猛的野獸戰鬥。吳廷琰總是告訴吳廷琰和我：吳廷琰應該去當修道士；而我應該待在家裏當一名家庭主婦。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願意立刻聽從我丈夫的建議，回家當一名家庭主婦。我很願意這樣做。但是，我的國家和人民需要我。他們要求我，說我應該做這個，應該做那個。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不做這些事情，沒有人會做。我以這樣的方式組織了這些事務，然後立即把這些事務交給其他人負責。美國記者們叫我龍夫人，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很有決心的人，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攔我。如果他們想阻攔我，他們必須跟我解釋我的錯誤在哪里，如果他們不能解釋，我不在乎。他們叫我龍夫人，是因為我向他們發起了挑戰。

問：琇夫人，請談談你的丈夫。你如何定義他在越南政府裏的角色？

答：他管理越南政府的一切事務。當吳廷琰訪問其他國家時，吳廷琇負責政府的正常運轉。當總統回來時，每件事都是井井有條的。如果沒有我丈夫，對於吳廷琰總統來說，管理國家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當人們要求我丈夫離開越南時，吳廷琰說這是一個絕對愚蠢的要求。吳廷琰很清楚，他離不開吳廷琇的幫助。我相信我丈夫的思想是超前的，超越了他的時代和他的人民。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他的。我無法在這裏作進一步的解釋。

問：琇夫人，請談談1963年的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在此期間，有一種說法，你說很高興看到和尚燒烤了自己。請你評價一下這個說法。

（陳麗春停頓了一下，長舒了一口氣）

答：哦。過去的時候，我已經在不同的場合解釋了這件事情。我只想說的是，如果每個人遇到這種情況，他們最後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這些和尚為了虛幻的榮譽，為了保衛並沒有受到任何人威脅的權利，接受注射迷幻藥，接受自焚，接受被這些示威者謀殺，我們無能為力。

我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諷刺他們。總是有些人為了虛幻的榮譽，為了得到稱讚接受自焚這類事情，我只能做相反的批評。

問：孫夫人，佛教徒抗議運動的背後黑手是誰？

答：我相信，一開始是越共分子。不過，如果沒有美國媒體的幫助，這個運動不可能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在越南戰爭成為美國人的事務以後，在他們殺害吳廷琰兄弟以後，在他們覺得無法控制這個運動時，他們消滅了這個運動。

問：在1963年8月期間，越南已經開始有謠言傳播，有人要搞政變。孫夫人，你能解釋一下你為什麼覺得你可以放心地離開越南？

答：1963年，我不得不離開越南。對於我來說，這是可以的，因為我已經組織好了所有的事情，其他人可以在沒有我參加的情況下完成這些事情。對於我的工作，對於我自己的婦女運動，我已經安排好了，我可以離開。我有一個團隊幫我處理一切事務。政變行動是有預謀的。

問：你認為誰應該對1963年的政變承擔責任？

答：我認為是那時的美國政府。如果那時的美國政府沒有犯下其他錯誤的話，例如豬灣事件、柏林牆、古巴導彈危機，越南的政變本來是不會發生的。但是，在美國政府犯下了那三個大錯誤後，他們想在越南幹點事情，控制南越，來挽回那三次失敗的臉面。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南越的所有勝利因素都擺在那裏了。他們認為不可以把勝利交到我們南越政府的手上，美國政府搶劫了窮人，搶劫了南越政府。所以，厄運一直纏繞著幾屆美國政府。

問：誰應該對你丈夫的死負責？

答：美國人做了很多調查，美國方面寫了很多書，可是，美國人說找不到負責的人。就我來說，美國人做了這些調

查，其實是想誤導人們。如果他們真想知道誰是承擔責任的人，他們可以找到。我不想指責任何人，我也不想深入到細節中去。但是，證據就在那裏。應該負責任的是甘迺迪政府。可以肯定，如果沒有甘迺迪總統開綠燈的話，誰也不敢謀殺越南政府的總統和他的弟弟。很明顯，甘迺迪總統是那個應該承擔責任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事實的真相是什麼。我很想知道。

問：琺夫人，在1963年，有些謠言說你丈夫是追求權力的瘋子，他是一個吸食鴉片煙的大煙鬼。現在，你是怎麼評價這些謠言的？

答：是的，他們說了很多關於我丈夫的壞話。他們說他是有毒癮的人。如果他們說攻擊我的話，我不在乎。但是，我瞭解我的丈夫，也知道這些攻擊他的言辭。我不能容忍這些攻擊我丈夫的言辭，因為我瞭解他。

吳廷琺是一個有很強責任心的人，他很清楚自己被人誤解了，他的信心是來自對上帝的信仰。因為他同美國人發生了衝突，所以人們認為他是瘋子。對上帝的信仰給人帶來了力量。但是，沒有人理解這點，所以人們說了關於他的很多壞話。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已經接受了我丈夫死亡的事實。但是，我不能接受損毀他的人格言辭。現在，報復正在來臨。當人們知道有關他的真相之時，對所有攻擊他的人的報復將來臨，因為所有這些人將感到羞愧。

問：有謠言說，因為你丈夫覺得美國人背叛了自己，所以他轉向聯絡北越共產黨。你是如何評價此事的？

答：事實上，我們已經在南越贏得了同越共的戰爭。如果我們沒有贏得戰爭，美國政府不會跳進越南的。我們打贏了。越共不敢讓戰爭升級。所以，越共只有一個選擇，選擇談判。因為我丈夫找到了打敗越共的辦法，所以逼迫越共先派人來找我們談判。我丈夫的辦法可以讓南越

人生存下去。有謠言說是我丈夫先主動向北越提出談判的。這是謊言。事實是，越共先派人來找我們談判的。

問：你認為哪里出錯了？是什麼導致了1963年的悲劇？

答：我認為是美國人的傲慢。美國人認為他們擁有真理，他們鄙視我們南越政府。這是現實主義的，很難理解。我不想指責他們。我必須承認，我們越南人也不太理解這些事情，很多人什麼都不懂。越南人是現實主義的，他們認為我丈夫是瘋子，竟敢蔑視美國強權，堅持自己的主張。我認為誤解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國人的傲慢，一方面是南越人的不理智、不成熟。

問：關於這個問題，你還想說什麼？

答：最後，我想告訴美國政府：在沒有提供一個安全網的情況下，不要讓美國人民作空中飛人表演。

只有在尊重上帝的律法的條件下，美國人才可以建立強大的有信念的力量，才可以挽回在越南丟失的聲望。美國人必須先接受關於越南的教訓，並對自己的理念作出改正。

第二十章

對吳廷琰和吳廷瑑的評價

對吳廷琰的評價

對吳廷琰最客觀的評價來自1981年的胡志明市（西貢市）天主教大主教阮文平（Nguyen Van Bihn）神父。在吳廷琰時代，阮文平是芹宜地區的大主教，後來擔任西貢地區的大主教。他本人比較親共，同吳廷琰家族關係不好，北越佔領南越後，由於他的親共傾向，他被共產黨政權任命為胡志明市天主教大主教。

在1981年3月15日接受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採訪中，阮文平神父談到吳廷琰時說：

這些只是我個人對他的私人生活的觀點，不是對他的公眾和政治生活的看法。以我的觀點來看，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過著簡單的生活，他為這個國家犧牲了。我的觀點是，他真誠地愛這個國家，他真誠地希望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幸福。

吳廷琰是非常虔敬的天主教徒。因為年輕的時候曾經準備進修道院當神父，所以吳廷琰按照天主教的傳統，成為堅定的獨身主義者。吳廷琰一直過著簡單天主教修道士式的生活。他的早飯通常

是稀飯、醃菜、肉湯。在他當總統期間，人們只看見他穿過兩套西裝，一套是在總統府經常穿的仿鯊魚皮的，一套是外出視察時穿的卡其布的。

基根神父曾經是吳廷琰在美國瑪麗科諾修道院的同學，他評價吳廷琰說：「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一個非常虔敬的天主教徒，他比我們這些研究神學準備當神父的人還要虔敬，我們對他的虔敬印象很深。他參加每天早上的彌撒，通常比我們更早到教堂。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就是神父的生活方式。」

陳文敦將軍是發動推翻吳廷琰政變的主謀，他在1981年的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訪談節目中說：「我們習慣叫吳廷琰為修道士。他的生活就像一個修道士。他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吳廷琰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不過，他有點不切實際。他沒有認識到南越不僅有天主教徒，而且也有佛教徒。我就是佛教徒。吳廷琰是一個宗派主義者，在他眼裏只有天主教。」新加坡著名記者陳加昌當時任《泛亞通訊社》駐南越特派員。1956年，他在南越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見過吳廷琰，他的評價是：吳廷琰給人的印象不像是政治家，而像一個溫文爾雅的學者。

蘭斯代爾認為：吳廷琰更像一個歷史學者，知識非常淵博，記憶力超強。吳廷琰也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只不過他不會向所有的人表露他的感情。他的缺點是他有時對他的下屬以及內閣成員不夠信任，所以他把很多應該派給下屬做的工作都攬到自己身上。這樣一方面降低了效率，一方面引起他的下屬對他的不滿，人們認為他獨裁。在他的後期統治時期，他過於依賴吳廷琰。

Tran Ngoc Chau省長認為：「對於南越來說，推翻吳廷琰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我對吳廷琰政府的某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尊重吳廷琰總統，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我一直在想，如果蘭斯代爾取代羅奇擔任美國大使，情況會是怎麼樣？我認為蘭斯代爾可能會幫助吳廷琰解決佛教徒抗議運動危機，甚至可以避免這場危機。他們倆曾經是非常親密的好朋友。」

越共高級幹部BuiTin曾經說：「雖然我們公開批評吳廷琰是美

國人的傀儡，但是胡志明經常讚揚吳廷琰，胡志明認為吳廷琰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只是他和吳廷琰的愛國方法不同。」

諾爾丁在1961年到1963年的關鍵時期擔任美國駐西貢的大使，他認為：吳廷琰遠不是一個一心為自己爭奪權勢的獨裁者，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和有高度原則的愛國者，他本來不想當政治領袖而寧可出家當天主教修道士。吳廷琰的堅強信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成了軟弱的根源，因為這些信念使他過多地集中大權於一身，從而損害了政府的效能並使他個人作為一個政治靶子，增加了政府的脆弱性。

吳廷琰曾經反對美國直接派出地面部隊到南越。諾爾丁大使回憶道：「吳廷琰不希望美國在南越有壓倒性的影響力，他很擔心美國的這種影響力，所以他反對美國直接出兵幫助南越。他曾經很多次在農民們參加的集會上批評北越共產黨同中共有勾結，批評越共要把共產主義制度強加到越南人身上，所以他要利用南越人的民族主義心理反抗越共。如果美國對南越的影響太大，共產黨的宣傳會把矛頭對準他，說他是美國人的傀儡。我認為吳廷琰是正確的，他比我們美國人更能理解越南人民的心理。」

諾爾丁認為：「8月24日的電報和美國高級官員在國家安全會議上的爭吵的結果，導致吳廷琰政府被推翻。吳廷琰是唯一有機會可以使美國人擺脫南越困局的人。推翻吳廷琰政府是美國最後大規模捲入越南戰爭的轉捩點，這場戰爭本來是不必要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科爾比說：「我認為南越政府有幾次機會可以在美國的支援下生存下去。在美國不必派出大量地面部隊的情況下，吳廷琰總統至少有一半的機會可以贏得最後的勝利。可是，我們的政策是推翻他，並最後導致他被殺害。我認為這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犯的最愚蠢的錯誤。如果我們不犯這個愚蠢的錯誤，我們本來可以挽救5萬個美國軍人的生命。」

泰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們認為，吳廷琰當時對付越共威脅的全盤工作做得確實不錯，他的政府完全有效地使用了我們

給予的額外援助。我們不明白的是，1963年怎麼會出現由美國支持的推翻吳廷琰的政變。這場政變隨之又打開了吳廷琰的政治性潘朵拉盒子，放出了被他禁錮在盒子中的製造政治動亂的妖魔。這些力量獲得行動自由後，在1964年和1965年，把南越攪得四分五裂，並給美國製造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政治問題。」

儘管很多美國記者百般攻擊吳廷琰兄弟，但是沒有人在吳廷琰兄弟的個人私生活上挑他們的毛病。在大多數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獨裁經常與貪汙腐敗聯繫在一起。但是，美國的新聞記者和南越人很少指責過吳廷琰兄弟利用職權貪汙國家財產的行為。人們批評吳廷琰的矛頭集中在說他是獨裁者、說他貪戀權力，沒有人說他撈錢。特別是吳廷琰被推翻後，南越的將軍們掌權後也沒有攻擊吳氏兄弟貪汙。如果南越將軍們掌握了吳廷琰兄弟貪汙的證據，他們一定會大肆張揚，以證明他們政變行動的合法性。

吳廷琰的一生很坎坷，他在極其艱苦的執政中經歷了千錘百煉，但他終究不是聖人，也會犯錯誤。他的缺點是固執己見，過於自信，性格多疑，過於瑣碎。他有時候會管那些很小的事情，比如公園裏的種樹的位置，政府部門建築物空調的安裝位置等。吳廷琰家族來自越南中部安南地區順化，所以吳廷琰喜歡任用安南人擔任南方重要官職。這些做法也引起以南圻人為主的南越軍官團軍官們的暗暗不滿。

1954年夏天，吳廷琰回到支離破碎的祖國，擔負起領導國家的重任。在他的面前，擺著一大堆困難問題。吳廷琰剛回國時，他手上即沒有兵權也無員警權，西貢幾乎是處在無政府狀態，天天可聞槍聲。南越的盟國和南越人民對國家的前途都很悲觀，認為吳廷琰的政治生命最多維持3個月。但在美國的全力支持下，吳廷琰以強勢手段穩定了政府，恢復了社會秩序。不到兩年的時間，他將國家帶上了軌道，建立了南越第一共和國，開啟了「吳廷琰時代」。

他那時的口號是：「如果我前進，請跟隨我！如果我後退，請殺死我！如果我被殺害了，請替我報仇！」

在吳廷琰執政的前幾年，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南越的發展氣勢如虹，有效地壓制了越共在南越鄉村地區發動的叛亂行動。此時，他被視為國家救星。

在他的執政後期，由於中國加大對北越的援助，越共在南越的滲透進攻不斷升級。越共軍事行動對吳廷琰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越共力量滲透到佛教抗議運動中，通過影響美國新聞記者，進一步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導致美國政府對吳廷琰兄弟產生誤解和反感，最後引起南越將軍們發動兵變，殺害了吳廷琰兄弟。

從此，南越失去了可以團結各派系的堅強領導人，南越的政治局面陷入四分五裂狀態。南越政府也失去了吳廷琮這樣的厲害角色，失去了可以有效抵抗越共滲透的反共政治組織。南越的局面只能依靠美國派出大量武裝力量維持，一旦美國撤出，南越只有崩潰。

對吳廷琮的評價

吳廷琮建立了南越有效率的反共政治組織，他維持了一個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獨立政治體系，包括模仿共產黨體系的反共政黨和秘密員警力量，在反擊越共和維持南越政府統治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吳廷琮是一位堅定的反共分子和改革派人物，他頗工心計，深謀遠慮，很有才幹。作為總統顧問，吳廷琰對他非常倚重，從而在內閣部長們和將軍們心中埋下嫉妒和不滿的種子。由於吳廷琮久居幕後，加上他天性內向，不善於交際，很少和西方記者和外交官接觸。日子久了，人們誤以為他為人傲慢，對他漸生反感。最後，外間對他的這種厭惡心態延伸到總統身上，導致最後悲劇的發生。

批評吳廷琰的人說他任人唯親，搞家天下。也有人為吳廷琰辯護，認為像南越這樣的小國家人才短缺，舉賢不避親。如果因為吳廷琰當上總統，難道讓他的親人都遠走異國？因為只要留在國內，無論做什麼工作或者沒有任何職務，人們還是會對這些總統親人們

說長道短的，還會把他們跟貪汙腐敗掛鈎的。

蘭斯代爾對吳廷琰的評論：

吳廷琰長得很漂亮，他如果去好萊塢發展當男演員，肯定可以獲得成功。他的微笑很迷人，對女人很有吸引力。有些在西貢工作和生活的美国女人告訴我，說吳廷琰長得極有魅力。」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獲得了法國大學的學士學位，在那個時代的越南，這是不多見的。他是受過最好教育的越南人，所以不免有點自大，總是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甚至認為自己比吳廷琰還要聰明，比吳廷琰還要懂得如何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他的自大欺騙了他自己，這可能對他們的兄弟關係造成了一定的損害。

關於在南越建立民主制度，諾爾丁大使說：「我認為吳廷琰對在鄉村地區引入自治管理政府組織更積極，雖然人們往往認為他是反對民主的人。」

希爾斯曼在1981年5月11日接受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採訪時談到同吳廷琰見面時的情況：「吳廷琰為我們這些美國來訪者舉辦了一次晚宴，這是一次很正式的晚宴，上了很多道非常美味的越南菜。不過，在談話中，吳廷琰的想法是很瘋狂的。他跟我們談到他希望美國侵略泰國和老撾，他要求我們回美國告訴甘迺迪總統，上帝已經給了自由世界控制整個東南亞的黃金機會（此時老撾右翼力量上臺執政）。我認為他就是一個瘋子。後來，人們報告說他是吸食鴉片煙者，我很相信這點。他的想法是希特勒式自大狂的想法。」

在同樣的電視節目採訪中，諾爾丁說他不知道吳廷琰曾經請希爾斯曼參加過正式晚宴，諾爾丁說：「我曾經說過很多次，我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吳廷琰是個權力狂。我認為他忠於他的哥哥。我認為吳廷琰是一個善於搞秘密活動的人，他善於把越共分子拉攏到南

越政府一邊。有一次，我到他的辦公室找他談事情，他說一個越共幹部剛剛坐在我坐的椅子上。我說，情況怎麼樣？他說，他試圖勸這個越共帶著他的部隊投降政府，結果成功了。吳廷琰也知道這件事情。」

Hoang Van Lac對吳廷瑑的評價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學者，他的思想很激進。他的天性是冷酷的。」

吳廷練在接受1981年的美國《越南歷史電視節目》採訪中是這樣評價吳廷瑑的：「我的哥哥吳廷瑑一開始也是打算進修道院當神父的，他覺得這是他的天職。不過，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拒絕了他的要求。所以，他走向世俗的生活。吳廷瑑是個非常好學之人，他非常有智慧和很強的分析能力，他也很有政治眼光。但是，他對人有點冷漠。他對很多事情很冷淡，這對他並不好。」

在吳廷瑑死後，能夠有效對抗越共的南越政治組織消失了。吳廷瑑的妻子兒女後來在歐洲過著自食其力的流亡生活。

毛澤東與黎筭的談話，1970年5月11日下午北京人民大會堂。

毛澤東：吳庭豔一殺16萬，我是聽的報告，不曉得准不準確，但我知道殺死了十幾萬人就是了。

黎筭：是的，16萬人被殺害了，而且許多人被投入監獄。

毛澤東後來不止一次地向越南黨的領導人表示：日內瓦會議時我們勸你們只搞政治鬥爭，不搞武裝鬥爭，你們的武裝一撤走，吳庭豔就開始殺人。後來改變了一下，但還是說要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相結合，只小打不大打。這都是錯誤的，是美帝和吳庭豔教育了我們。現在看來，日內瓦協議是一個失敗，你們和我們都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萬人的生命代價。

對越南戰爭的簡評

1954年日內瓦協定簽定後，歐洲強國法國退出印度支那。此時世界上形成兩大冷戰陣營，以蘇聯為領袖的共產黨國家集團陣營為

一方，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國家為另外一方，雙方進入冷戰對峙狀態。當時的自由世界有三個強國，美國、英國、法國。法國在印度支那戰爭中遭到失敗，使得法國的實力和信心遭到重大打擊，只能勉勉強強站在歐洲自由國家陣營裏；英國在二戰中力量受到削弱，實施孤立主義政策，對歐洲以外的事務不太感興趣。所以，只有美國獨自支撐著自由世界陣營。

相反，共產黨國家陣營士氣很旺。1949年紅色中國加入了共產黨國家陣營，使冷戰最後勝利的天平看起來向共產黨國家陣營傾斜。共產黨國家陣營通過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向歐洲自由國家陣營的心臟滲透，通過圍困西柏林向西德施加壓力。在亞洲，美國同紅色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交手，雙方死傷慘重。雖然在日內瓦簽定了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美國因為在朝鮮戰爭的慘重傷亡而心有餘悸。

剛剛在二戰期間獨立的眾多亞非拉國家大部分傾向於蘇聯共產黨集團。

總體而言，共產黨國家集團占了明顯的上風，自由世界陣營搖搖欲墜。只有美國獨自支持著。共產主義勢力有橫掃全球的趨勢，共產主義的紅旗看起來將插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現在雙方鬥爭的焦點轉到了越南。北越在蘇聯和紅色中國的幫助下，時時刻刻準備用武力吞併南越。共產黨國家集團陣營在東南亞的策略是先拿下南越，然後拿下老撾和柬埔寨，接下來的目標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菲律賓。共產黨國家集團的力量已經滲透到了所有的東南亞國家，威脅這些非共產黨國家固有的自由的生活方式。

1、越南戰爭對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影響

對於東南亞非共產黨國家來說，美國在越南進行干預，給東南亞國家爭取到了進行內部改革調整的時間。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認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具備力量和意

志，足以抵禦這股無情的歷史潮流，扭轉趨勢，恢復人們抵抗共產主義決心的國家。單靠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英國人，是不可能擋住共產黨向東南亞挺進的攻勢的，是美國人制止了中共 and 越共支持的遊擊叛亂行動繼續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國。要制止共產主義繼續擴張，美國是無可替代的後盾。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裏提到他的觀點：「美國準備在任何受到威脅的地方，不惜任何代價，同共產黨人對抗到底，這一點倒讓我松了一口氣。正因為美國堅決反共，跟共產黨人勢不兩立，所以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賽爾、印尼的蘇加諾才有條件走不結盟路線。採取不結盟的姿態是很自在的，我也這樣做了，一開始卻並未意識到這其實是美國人付出代價後所提供的迴旋的餘地。」

李光耀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堅定地支持美國介入越南。他多次利用出訪美國和英國的機會，在西方媒體上為美國政府介入越南的政策辯護。他認為美國在越南進行干預，是在給東南亞國家爭取時間，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必須充分利用這個時機，解決社會中存在的貧窮、失業和財富不均的問題。雖然美國介入越南失敗了，它卻為東南亞其他國家換來了緩衝的時間。1965年，就在美國軍隊大舉進駐南越之際，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都面臨共產黨分子叛亂活動的內部威脅。到了1975年，各國都更有能力應付共產黨分子的威脅。要不是美國決定介入越南，東南亞國家對抗共產黨勢力的毅力和決心恐怕早已消失殆盡，東南亞也將無可避免地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亞細安繁榮新興的市場經濟體，正是在越戰的那幾年間孕育成形的。

從東南亞的角度來看，歷史證明李光耀的觀點是正確的。

2、對紅色中國的影響

對於共產黨國家陣營來說，越南戰爭加劇了紅色中國和蘇聯之間的內部分裂。越南戰爭是紅色中國和蘇聯兩個共產黨大國最後徹底決裂，反目成仇的導火索。

蘇聯領袖赫魯雪夫在1956年提出共產黨國家集團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平共處的政策。赫魯雪夫此舉被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國家集團必須用武力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胡志明作為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願意充當毛澤東的打手，把共產革命推廣到東南亞地區，首先是南越、柬埔寨、老撾。

後來發生的三件事影響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亞州的擴張。

第一個事件是1962年6月到10月期間紅色中國和印度之間發生邊境戰爭。中印發生戰爭的原因，首先是兩國對邊境線的劃分有爭議；第二是印度總理尼赫魯與蘇聯的關係較為密切；第三是1959年西藏拉薩發生藏民騷亂，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帶領他的支持者們逃往印度。印度出於對西藏人的憐憫和同情，給西藏流亡者官方庇護，這引起紅色中國的強烈不滿。回到1954年6月，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後訪問印度。他意外地發現達賴喇嘛坐在同一個講臺離自己不遠的地方，這讓他心中感到不快。這件事雖然在雙方的官方報導中都沒有提到，但引起中國人的怨恨。原來達賴喇嘛正在秘密訪問印度。

在中印戰爭中，美蘇兩大強權國家意外地同時支援印度，並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資援助及國際輿論的支援。印度的尼赫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享有崇高聲望，第三世界國家更是一面倒地批評紅色中國發動戰爭。這場戰爭所產生的結果是，尼赫魯所發起的由中印兩大國領頭的不結盟運動破產了，中印兩國從二戰後最親密的盟友變成互看不順眼的對頭。中印邊境戰爭挫傷了毛澤東向世界輸出共產革命的雄心壯志。中共和蘇共之間的敵意加深了。

1965年8月，在印度-巴基斯坦第二次戰爭中，紅色中國支持巴基斯坦，蘇聯支援印度。中共在混亂局勢中將軍隊開到邊境線附近威脅印度，結果巴基斯坦被打敗，中共軍隊立即後撤。

第二個事件是美國於1965年正式出兵保衛南越。對於紅色中國來說，美國於1965年在南越進行的干預行動使毛澤東在其有生之年把東南亞國家全部變成共產黨國家的計畫破滅了。1965年，美國投

入的地面戰鬥部隊遏制了越共在南越取得勝利的勢頭。大量美國B-52重型轟炸機飛往北越上空，投下巨型炸彈報復性轟炸北越的軍事目標。中共對美國B-52飛機轟炸北越的威力有深刻的印象，毛澤東的親密副手林彪曾經在一份反對毛澤東的秘密檔裏，給毛澤東起了個代號叫B-52。

第三是印尼的930事件。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發動反政府政變，殺害6名印尼軍隊高級軍官，成立了印尼革命委員會。反共的蘇哈托將軍帶領以印尼陸軍為主的反共力量進行反擊，印尼共產黨發動的政變失敗。蘇哈托將軍把親共的蘇加諾總統趕下臺，印尼反共力量殺害了大概50萬到100萬親共產黨的印尼人，印尼共產黨在這次大屠殺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韓素音認為，對於印尼共產黨的形勢，平素細心謹慎的周恩來，不是聽了紅色中國在雅加達的外交官的誤報，就是過於樂觀，他的判斷又錯了。印尼軍方獲勝，紅色中國和印尼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到1967年，兩國關係終於破裂。因為印尼930事件，使得毛澤東向東南亞地區輸出共產革命的理想受到了進一步的挫折。

毛澤東向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受挫，他轉而把自己的革命鬥志放回紅色中國，他於1966年發動了內鬥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色中國繼續猛烈批評蘇聯，大罵蘇聯是蘇修帝國主義。1969年期間，中蘇兩國在邊境線地區發生多次武裝衝突。兩個共產黨巨頭之間關係嚴重惡化，隨時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同時，紅色中國的經濟也陷入嚴重的困境，還要負擔沉重的對北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為了防止蘇聯和美國可能對紅色中國的核打擊，紅色中國把大量沿海地區的工廠搬遷到內地省份。

從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紅色中國先後向北越派出了高炮、工程、鐵道、掃雷、後勤等部隊，總計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軍人。

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紅色中國向北越提供的武器裝備、物資主要有：各種槍177萬支（挺），火炮3萬餘門，坦克、裝甲車810輛，飛機165架，艇船117艘，汽車1.5萬輛，地空導彈系統3套，導

彈180枚，雷達260部，工程機械4834部，槍彈10.4億發，炮彈1660萬發，等等。此外還供給越南500萬噸糧食，200萬噸汽油和大量的日用品，以及供越南南方鬥爭使用的6億美元的現匯。到1978年中國援越的物資按照成本價值計算即達200億元人民幣以上。如果將中國援越的全部費用按當時的美元估算，則至少在200億美元以上。這些援助基本上都是無償的。

胡志明曾用「慷慨的」、「無私的」、「極其巨大的」和「有效的」這些辭彙形容紅色中國向北越提供的援助。這些武器可以裝備200萬軍隊。

根據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據紅色中國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50元。

紅色中國同時面對蘇聯和美國兩個強大的敵人，兩相比較，紅色中國尋求同美國和解，對抗蘇聯。

3、對美國的影響

Tran Ngoc Chau認為，美國幫助南越反抗北越共產黨勢力侵略的行為是光榮的，甚至是高貴的。但是，他認為美國政府對南越的局勢認識不深刻。

1965年3月8日到1973年3月27日，合計8年19天。地點：越南南部。美國人陣亡：58,209人，受傷：30萬人。

由於南越自己的政治體系已經瓦解，為了保衛南越，為了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蔓延，美國於1965年派出地面部隊參戰。成千上萬美國年輕人戰死在南越的稻田和密林裏。由於美軍傷亡慘重，美國國內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到1960年代後期，美國撤出南越只是時間的問題了。美國看起來已經無法遏制共產主義浪潮在東南亞地區蔓延。

1970年，尼克森總統上臺後，突然收到紅色中國表示願意同美國和解的信號。有人形容尼克森總統像在賭場上中了超級大獎。

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問紅色中國，打開了兩

國改善關係的大門。

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紅色中國，會見了毛澤東。中美聯手對抗蘇聯的新局面形成了。

因為中美聯手對抗蘇聯，也因為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這些非共政權逐漸穩定，美國原來估計的共產主義浪潮橫掃所有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可能不會發生了。如果美國撤出南越，最多只會丟掉南越、老撾、柬埔寨三個國家。為了減少美國軍人的傷亡，美國決定從南越撤退。對於美國來說，如果南越、老撾、柬埔寨是一塊麵包，那麼紅色中國就是一頓耶誕節大餐。

1973年3月，美國地面部隊撤退出南越。

出於巨大的慣性，紅色中國仍然繼續向北越提供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同時蘇聯也維持對北越的援助。依靠這些援助，北越最終擊敗並佔領了南越。

1989年，蘇聯共產黨帝國最後終於頂不住巨大的內外壓力，崩潰了。各個東歐共產黨政權也全部垮臺。多米諾牌式倒塌的情況是發生了，不過不是發生在東南亞，而是發生在蘇聯控制的東歐共產黨國家中間。

美國是冷戰的大贏家，它成為後冷戰時期惟一的超級大國。因為蘇聯分崩離析與華沙條約組織的解體，因為蘇聯和紅色中國反目為仇，曾經強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集團瓦解了。上帝之手改變了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陣營所處的不利境地。

4、對南越的影響

由於美國軍隊準備於1973年撤出南越，現在南越人只能依靠自己了。

如果全體反共的南越人能夠團結起來，在有堅強決心的領導人的帶領下，還是有希望頂住北越的進攻，讓南越共和國生存下來。但是，不團結是南越反共社會團體的固有嚴重弱點，這個弱點導致了南越共和國的失敗。

自從吳廷琰兄弟被殺害以後，南越再也找不到像吳廷琰兄弟這樣有堅強的決心和有組織能力的國家領導人。很遺憾，南越共和國倒在黎明前的黑暗裏。

南越共和國的淪亡，是20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悲劇之一。

1975年4月，北越軍隊攻下西貢，越南共和國亡國。在南越1937萬人口中（1973年估計），有200萬人以各種方式逃離這個國家，包括乘坐各種小漁船。越共把另外200萬南越人關進了集中營，其中10萬到25萬人死在集中營裏。

在越南戰爭中（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南越國軍陣亡了22萬人，50萬人受傷，傷亡合計72萬人。相對於南越人口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正是南越國軍在越南戰爭中表現出了反共的決心和意志力，所以他們才遭受如此巨大的傷亡。

在越南戰爭中，北越聲稱有110萬人陣亡，60萬人受傷。

最近這些年來，越共統治下的越南國民開始反思越南戰爭。

一位女性越南人，籍四月三十日之際（越共統一越南紀念日），在其《蘑菇母》的博客上寫下她給自己兒子的文句：「兒子，你將來從書本上所看到的四月，它不只是紅旗和鮮花，還有許多人流下的血水淚水形成的海洋。你要懂得分辨，懂得傾聽和懂得思考歷史的事件。事實上，那個不是勝利，那只是我們民族痛苦的一次權力交替而已。這個家鄉是母親的，是你的——我的兒子的，也是每個越南人的。當我們民族與鄰邦朋友作比較時它卻是退步的了，如此，又有誰人是戰勝者呢？」

越南人裴文富的《應該如何稱作4月30日》的一文列舉了發生於1954年至1975年的戰爭的一連串的名稱，他總結說：「我稱它為內戰。兄弟之間的人不尋找和平的解決方法，而是各自高舉起主義的旗幟，互相殺戮。」

曾是越共黨員，已經退黨的越南作家范庭仲在介紹詩人阮泰山《戰爭：懷念九曲》的長篇史詩時寫道：「極之痛心在那個瘋狂、迷惘的時代裏，越南人曾如夢幻般地殺害越南人！在經過

那個令人痛心的民族悲劇的時代後，我們必須對它要有新的認識。」

范庭仲說：「自從出現那首《戰爭：懷念九曲》的長篇史詩，以往被稱為抗美救國的戰爭，至今才讓我們看到那場戰爭的本質：互相殘殺的內戰，一場越南民族的大悲劇，一場越南人殺害越南人的痛苦慘劇。」

武玉進作家在其博客中的《四月隨筆》一文中心感悲痛地寫道：「目前已是2010年的4月，快要接近國家從河江省至金甌角皆為統一的日子了。我們要為它付出的代價卻不小：一百一十萬名烈士，其中五十萬人是可標榜名字功績的，卅萬人埋在無名烈士之碑墓裏，此外還有卅萬人失蹤了，卻不留下任何一塊殘骨可尋。戰場上另一方的人，他們的傷亡人數也相差不多，而他們亦屬於越南民族的一份子啊！」

人們會問胡志明和他的共產黨同志們，你們為什麼會根據沒有被證實過的理論，發動一場導致越南人和東南亞人死亡、絕望、貧窮的共產主義革命呢？這場革命要犧牲如此多的人命，值得嗎？你們的共產主義革命想證明什麼？

人名以及機構名錄

A

ARVN：南越國軍

AID：美國國際開發署，或者USAID

Ap Bac Battle：北村戰鬥

Alsop, Joseph：阿爾索普，美國名記者

Arroyo Chinois River：阿羅約希諾宜斯河，西貢河的支流

B

Ball, George：波爾，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

Bundy, McGeorge：邦迪，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Bowles, Chester：包爾斯，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

Bigart, Homer：畢加特，美國記者

Browne, Malcolm：布朗，美國記者，常駐西貢

Burchett, Wilfred：波切特，澳大利亞記者

Bao Dai：保大，越南阮朝最後一任國王，越南國元首

Bui Chu：裴珠，北越省名，越南天主教重鎮

Bui Van Lung：南越政府內政部長

C

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Civil Guard：南越政府的民防部隊

Cottrell, Sterling：考特瑞爾，美國政府官員

CIDG：南越民眾非正規防衛團，南越山地人的准軍事部隊

Cochin China：交趾支那，越南南圻

Conein, Loucien：科南，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西貢官員，法國裔美國人
Can Lao：勤勞黨，吳廷琄的反共政治組織
Colby, William：科爾比，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局長
Collins, Lawton：科林斯將軍，美國駐西貢大使，1954年-1955年

D

DRV：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
Durbrow, Elbridge：杜博羅，美國駐西貢大使，1957年到1961年
Davis, James Thomas：大衛斯，美國軍事顧問團成員
Duong Van Minh：楊文明，南越國軍將軍，外號大明
Charlesde Gaulle：戴高樂將軍，法國總統
deLattre, Jean：德拉特，法國遠東派遣軍司令官
Dulles, John Foster：約翰·杜勒斯，艾森豪總統任內國務卿
Dulles, Allen：亞倫·杜勒斯，艾森豪總統任內CIA局長
Douglas, William：道格拉斯，美國大法官
Dunn, Michael：杜安，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官員，美軍少將
Do Cao Tri：杜高智，南越國軍將軍
Denno, Bryce：丹儂，美國軍事顧問團成員

E

Eisenhower, Dwight：艾森豪將軍，美國第34任總統
Ely, Paul：埃裏，法國遠東派遣軍司令官

F

FOA：美國政府的外國行動局
Fall, Bernard：法爾，法國研究東南亞事務的學者
Fishel, Wesley：費舍，美國學者，南越密歇根大學計畫負責人
Fraleigh, Albert：弗拉雷，美國USOM使團顧問，農村事務專家
Forrestal, Michael：佛雷斯托，美國國務院官員
Felt, Harry：菲爾特，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官

Flott, Frederick：佛羅特，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官員

G

Galbraith, John Kenneth：加爾佈雷斯，美國國務院官員

Gilpatric, Roswell：吉爾派翠克，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

G-5：南越國防部心理戰局

G-6：南越國防部非常規戰局

H

Harriman, Averell：哈裏曼，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

Harkins, Paul：哈金斯，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司令官

Heavner, Theodore：黑夫勒，美國政府官員

Hallberstam, David：哈波斯坦，美國記者，常駐西貢

Huynh Van Cao：黃文高，南越第7師上校師長，後任南越第四軍區
司令官

Hamil, Richard：哈米爾，美國軍事顧問團成員

Higgins, Marguerite：希金斯，美國女記者

Hilsman, Roger：希爾斯曼，美國國務院官員

Helms, Richard：海爾姆斯，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

Hmong：苗族

HuynhPhuSo：黃富數，越南和好教創建人

Heath, Donald：希斯，美國駐西貢大使，1953到1954年

Hoang Van Lac：南越國軍上校，南越政府戰略村計畫委員會執行委員

Hoang Van Duc：南越國軍軍官

Helble, John：海布勒，美國MAAG軍官，駐順化

I

ICC：日內瓦協定國際監察委員會，監察1954年日內瓦停火協定

IVS：美國國際志願者服務機構

Indochina：印度支那，該地區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

J

Johnson, Lyndon B.：詹森，甘迺迪的副總統，後來為美國第36任總統

K

Kennedy, John F.：約翰·甘迺迪，美國第35任總統

Kennedy, Robert：羅伯特·甘迺迪，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美國司法部長

Khrushchev, Nikita：赫魯雪夫，蘇聯最高領導人

Krulak, Victor：科魯拉克，美國國防部高級軍官

Karnow, Stanley：卡諾，美國記者

Kattenburg, Paul：卡騰伯格，美國國務院官員

Keegan, Jack：基根神父，吳廷琰在美國瑪麗科諾修道院的同學

Kidder, Randolph：吉德：美國駐西貢高級官員

Kieu Cong Cung：南越政府農村幹部培訓學校專案負責人，前越共軍官。

L

李光耀：新加坡建國總理

Lansdale, Edward：蘭斯代爾，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顧問

Lodge, Henry：羅奇，美國駐南越大使，接替諾爾丁

Le Duan：黎筭，北越共產黨領袖

Le Van Kim：黎文金，南越國軍將軍

Le Quang Tung：黎廣棟，南越特種部隊司令官，南越國軍上校

Lai Van Sang：賴文創，南越平川派頭目，西貢警察局總監

Luce, Clare Booth：路賽，美國作家和記者

黎光榮：南越和好教軍隊首領

黎文遠：南越平川派軍閥首領

雷震遠：南越的比利時籍天主教神父

M

MAAG：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

MACV：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

Mansfield, Mike：曼斯費爾德，美國國會資深參議員

Montagnard：蒙塔格納德人，南越的山地人

McNamara, Robert：麥克納馬拉，美國國防部長

McCarr, Lionel：麥克格爾：美國MAAG司令官，美軍中將

McCone, John：麥科恩，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Manning, Robert：曼甯，美國國務院官員

Mendenhall, Joseph：曼登霍爾，美國國務院官員

Mecklin, John：麥克林，美國記者，後來為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官員

Mus, Paul：慕斯：法國研究東南亞的學者

McCarthy, Eugene：麥卡錫，美國參議員

Magsaysay, Ramon：馬格塞賽，菲律賓第7任總統，1953年到1957年
任職

毛澤東：中共最高領袖

N

Neese, Harvey：尼斯，美國IVS志願者，USOM養豬專家

Nixon, Richard：尼克森，美國第37任總統

NLF：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在南方的分支機構

Nolting, Frederick：諾爾丁，美國駐西貢大使，1961年到1963年

Ngo Dinh Kha：吳廷可，吳廷琰的父親

Ngo Dinh Khoi：吳廷魁，吳廷琰的大哥，法屬印度支那廣南省的省長

Ngo Dinh Thuc：吳廷俶，吳廷琰的二哥，天主教大主教

Ngo Dinh Diem：吳廷琰，越南第一共和國總統（南越）

Ngo Dinh Nhu：吳廷瑛，吳廷琰的四弟，總統顧問

Ngo Dinh Can：吳廷謹，吳廷琰的五弟，中圻總統代表

Ngo Dinh Luyen：吳廷練，吳廷琰的六弟，保大國王的聯絡員

Nguyen Cao Ky：阮高琪，南越空軍將軍，後為越南第二共和國總理

Nguyen Khanh：阮慶，南越國軍將軍
Nguyen Van Thieu：阮文紹，南越國軍將軍，後為越南第二共和國總統
Nguyen Dinh Thuan：阮廷舜，吳廷琰政府國務部長兼助理國防部長
Nguyen Chanh Thi：阮正詩，南越國軍傘兵旅上校旅長
Nguyen HuuCo：阮湖藻，南越國軍第三軍區上校軍官
Nguyen Ngoc Tho：阮玉書，南越第一共和國副總統
Nguyen Van Nhung：阮文絨，南越國軍上尉
阮樂化：南越華僑天主教神父
阮文馨：南越國軍陸軍參謀總長，1954年-1955年
阮成豐：高臺教軍隊首領
阮度吾：和好教軍隊首領

O

OB：兄弟行動，菲律賓志願者向南越和老撾提供醫療服務的行動，1954-1956年
O'Donnell, Larry：奧丹尼爾將軍，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司令官
OSS：美國戰略服務辦公處，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P

PL-480：美國公共480法令授權提供用於和平目的的糧食援助
PEO：老撾專案評估辦公室，實際上是美國在老撾的軍事顧問團
Pathet Lao：巴特寮，老撾共產黨
Pham Van Dong：范文同，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北越）
Pol Pot：波爾布特，柬埔寨共產黨最高領袖
Philips, Rufus：魯弗斯·菲力浦斯，USOM使團高級顧問，南越農村事務專家
Picou, Lloyd：皮科，美國軍事顧問團成員
Pham Xuan An：范春安，為美國新聞媒體工作的南越記者，秘密共產黨員
Pham Ngoc Thao：范玉草，南越國軍高級軍官，秘密共產黨員

Phoumi Nosovan：富米·諾薩萬，老撾右翼武裝部隊司令官

Pigneau de Behaine：百多祿，法國神父，阮朝復國的功臣

Piaster：皮亞斯特，南越貨幣單位

範公稷：高臺教領袖

R

RA：USOM的南越農村事務辦公室

Republic of Vietnam：越南共和國（南越）

Rusk, Dean：臘斯克，美國國務卿

Rostow, Walt：魯斯托，美國國家安全代理顧問

Robinson, Jim：魯濱遜，美國記者

Rowny, Edward：羅尼，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成員，美軍少將

Richardson, John：理查森，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站長，1962年到
1963年

Reinhardt, Frederick：萊因哈特，美國駐西貢大使，1955-1957年

S

STEM：美國特別技術和經濟使團

SEATO：東南亞防衛條約組織

SDC：南越政府的鄉村自衛隊

Souphanou Vong：蘇發努·馮親王，老撾左翼力量領袖，共產黨員

Souvanna Phouma：梭發那·富馬親王，老撾中立派領袖

Sukarno：蘇加諾，印尼總統

Sully, Francois：索裏，法籍美國記者

Shackleton, Michael：謝克萊登，新西蘭派到南越的醫療隊外科醫生

Shackleton, Annabel：安娜貝爾，新西蘭人謝克萊登醫生的太太

Stump, Felix：斯湯普，美國太平洋軍區司令官

Sheehan, Neil：希漢，美國記者，常駐西貢

Spellman, Francis Cardinal：斯貝爾曼，紐約天主教樞機大主教

State of Vietnam：越南國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戰略村計畫

Serong, Ted：賽隆，澳大利亞反叛亂行動專家

Sisowath Sirik Matak：施裏瑪達親王，高棉（柬埔寨）共和國代總理

Sabin, Lorenzo：沙賓海軍少將，美國第90特遣艦隊司令官

Stilwell, Richard：史迪威，美國MACV軍官

T

TRIM：法國－美國聯合訓練使團

Truman, Harry：杜魯門，第33任美國總統

Thompson, Robert：羅伯特·湯普遜，英國反叛亂專家

Turner, Ralph：特納，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畫成員（援助南越）

Truehart, William：朱哈特，美國駐西貢大使館高級官員，代理大使

Turner, Nick：特納：美國記者

Tregaskis, Richard：崔加思基斯，美國記者

Taylor, Maxwell：泰勒將軍，甘迺迪的軍事顧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Thich Tri Quang：釋智廣，和尚，南越佛教徒抗議運動領袖

Thick Duc Nghiep：釋德義，西貢舍利寺佛教抗議運動大本營新聞發言人

Thich Quang Duc：釋廣德，自焚和尚

Tran Van Don：陳文敦，南越國軍將軍，代理參謀總長

Tran Le Xuan：陳麗春，吳廷琰夫人，南越國會議員

Tran Thien Kheim：陳善謙，南越國軍將軍，參謀總長

Tran Van Minh：陳文明，南越國軍將軍，外號小明

Tran Van Chuong：陳文章，南越駐美國大使，陳麗春的父親

Tran Van Huong：陳文香，南越政治家，擔任過西貢市長，政府總理

Ton Tha Dinh：尊室訂，南越國軍將軍

Trinh Minh The：鄭明世，南越反共遊擊隊領袖，南越國軍將軍

Tran Van Soai：陳文帥，南越和好教軍隊首領

Tunku Abdul Rahman：東姑拉赫曼，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

Tran Ngoc Chau：南越國軍軍官，建和省省長
Thai Hoang Minh：平川派大將，後投降吳廷琰政府
陳光榮：高臺教軍隊首領

U

USOM：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南越本地分支機構
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
USIA：美國新聞署
USIS：美國新聞署的南越本地分支機構

V

Vann, John Paul：范恩，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成員
Vo Van Hai：武文海，吳廷琰總統府特別辦公室主任
Vo Nguyen Giap：武元甲，北越共軍總司令官
Vu Van Mau：武文敏，吳廷琰政府外交部長
Vietmihn：越盟
Vietcong：越共，在南越的共產黨組織

W

WSM婦女團結運動：瑤夫人領導的南越婦女組織
Williams, Samuel：威廉姆斯將軍，美國駐印度支那軍事顧問團司令官

Y

Yong, Earl：揚，美國USOM使團顧問，農村事務專家

參考資料

英文部分：

- 1.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 2.EdwardLansdale, In The Midstof Wars (New Nork: Fordham Universtiy Press, 1991)
- 3.Rufus Phillips, Why Vietnam Matter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e Press, 2008)
- 4.Ronald Bruce Frankum, Operation Passageto Freedom,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Howard Jones, Death of a generation: 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
- 6.Jacobs Seth, 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 Ngo Dinh Diem
- 7.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1996)
- 8.General Maxwell D.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Da Capo Press 1990)
- 9.Mark Moyar, Triumph Forsaken :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0.Nguyen Cao Ky, Buddha’s Child, My Fight to Save Vietnam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2)
- 11.Andrew Wiest, Rolling Thunder in a gentle land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6)
- 12.website: <http://www.ussskagit.org>
- 13.Michael Shackleton, Operation Vietnam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2004 Page103)

14. James S. Olson and Randy Roberts, *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 1945-2006* (New York: Brandy wine press 2006)
15. [http://openvault.wgbh.org/Nguyen VanBihn](http://openvault.wgbh.org/Nguyen%20VanBihn)
16. [http://openvault.wgbh.org/Tran Le Xuan](http://openvault.wgbh.org/Tran%20Le%20Xuan)
17. [http://openvault.wgbh.org/William Colby](http://openvault.wgbh.org/William%20Colby)
18. [http://openvault.wgbh.org/Loucien Conein](http://openvault.wgbh.org/Loucien%20Conein)
19. [http://openvault.wgbh.org/Tran Van Don](http://openvault.wgbh.org/Tran%20Van%20Don)
20. [http://openvault.wgbh.org/Edward Lansdale](http://openvault.wgbh.org/Edward%20Lansdale)
21. [http://openvault.wgbh.org/Frederick Nolting](http://openvault.wgbh.org/Frederick%20Nolting)
22. [http://openvault.wgbh.org/Roger Hilsman](http://openvault.wgbh.org/Roger%20Hilsman)
23. [http://openvault.wgbh.org/Henry Lodge](http://openvault.wgbh.org/Henry%20Lodge)
24. [http://openvault.wgbh.org/Maxwell Taylor](http://openvault.wgbh.org/Maxwell%20Taylor)
25. Nghia M. Vo, *The Bamboo Gulag*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4)
26. [http://www.vietnam.ttu.edu/The Vietnam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http://www.vietnam.ttu.edu/The%20Vietnam%20Archive)
27. Chan Sucheng,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 Harvey C. Neese, *Prelude to Tragedy: Vietnam, 1960-1965*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中文部分：

29.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30. 陳加昌，*越南我在現場*（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1年）
31. 陳鴻瑜，*越南近現代史*（臺北：國立編譯局）
32. 蔣永敬，*孫中山與胡志明*（臺北：臺灣商務印刷館）
33. 格蘭特·埃文斯 郭繼光等譯，*老撾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11）
34. 鄧禮峰，*援越抗美述略 當代中國史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2002年1月第9卷第1期
35. 楊奎松 沈志華等著，*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36.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63頁
- 37.陳祖耀西貢往事知多少（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第125頁
- 38.任不寐災變論（香港：國際福音證主協會2010年）第104頁
- 39.李新芝劉晴主編周恩來珍聞（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03頁
- 40.錢江，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05年）
- 41.本書編輯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266頁
- 42.王楚英 陳遠湘，受降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174頁
- 43.洪森，柬埔寨130年（新加坡：勝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9年）第74頁
- 44.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北京1963年6月）
- 45.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
- 46.<http://www.gxdqw.com/>廣西地情網——隆安縣誌
- 47.沈志華，毛澤東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2月號總第105期）

Do歷史23 PC0427

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

——越南戰爭序曲

作者／唐向宇

責任編輯／林千惠

圖文排版／楊家齊

封面設計／王嵩賀

發行人／宋政坤

出版／獨立作家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bodbooks.com.tw>

印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owwe.com.tw>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351號

電話：+886-2-2306-6842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 BOD一版 定價／580元

獨立作家
Independent Author

寫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 / 唐向宇著 -- 一
版. -- 臺北市：獨立作家，2014.11

面；公分

BOD版

ISBN 978-986-5729-39-4 (平裝)

1. 越南史

738.3263

103019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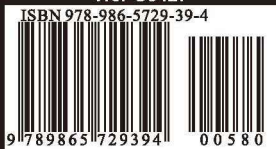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和越南這兩個共產黨國家圍繞著南海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主權的爭端開始升溫。在這個爭端的背後，人們的目光又重新投向被共產黨的北越用軍事暴力手段非法吞併的自由、民主、合法的國家——南越共和國。

越南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結束後，越南捲入錯綜複雜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紛爭旋渦之中。根據1954年的日內瓦協定，越南被一分為二，北越為共產黨國家，南越為吳廷琰領導的反共的南越第一共和國。隨後，南越成為以蘇俄、紅色中國為首的共產黨國家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陣營之間血腥角力的主要戰場。

本書從第一手資料出發，探討二戰結束後南越共和國的建國過程，介紹南越第一共和國首任總統吳廷琰的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深入、客觀地分析美國人干涉南越第一共和國的複雜政治鬥爭的內幕，以及美國最終捲入越南戰爭的原因。

WJPC0427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歷史

South Vietnam